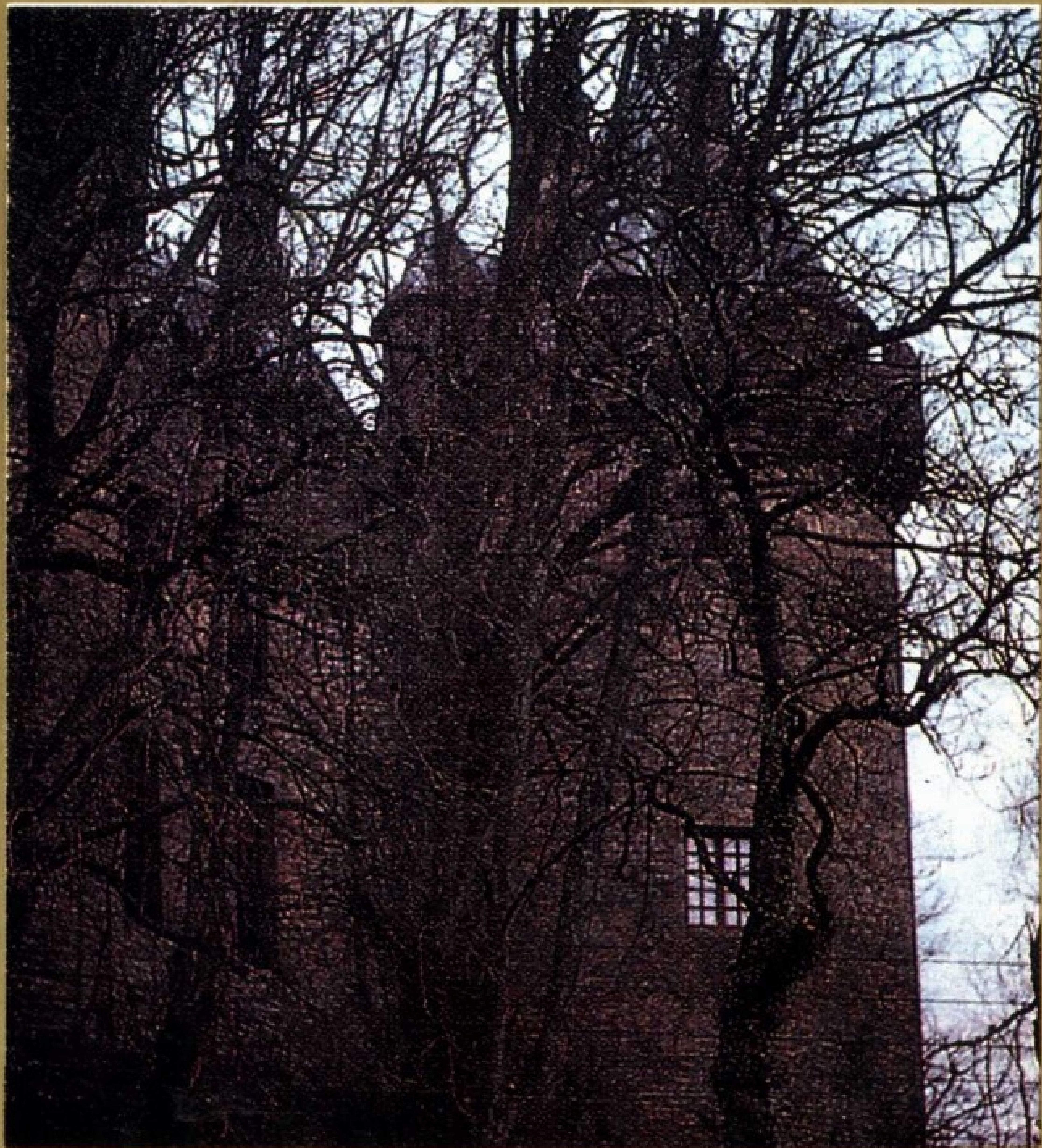
LA COMEDIE HUMAINE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8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八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Ⅳ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八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95-5

Ⅰ.人… Ⅱ.①巴… ②多…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28号

本卷编校人员：袁树仁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列奥纳尔·德·赛尔瓦-塔巴博尔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9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0.125　插页8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6.80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Ⅲ〕

巴黎人在外省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

献给卡斯特丽公爵夫人①

推销员在古代不曾有过，这号人物难道不正是当今文明所塑造出的许多古怪形象之一吗？观察家们发现从物质开发时期到智力开发时期之间存在一个伟大的过渡时期，从某种事物发展规律来说，推销员难道不正是过渡时期的标志？在个体生产时期，工匠的独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而在单调划一的大生产时期，单一的产品大量抛出，其唯一宗旨是顺应社会各阶层的最新口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正是联结这两个时期的纽带。一旦思想的统一达到了高峰，文明耗尽了最后精力把地球上的财富高度集中起来，难道随之而来的不正是野蛮的黑暗？推销员之于思想，与驿车之于人和物，不完全是一回事吗？推销员把思想运送到各处，让思想活动起来，让各种思想互相撞击；他从那光亮的中心取到他要用的光焰，把光焰撒播到沉睡的民众之中。然而这位人类的播火者却是一个无

---

① 巴尔扎克一八三二年左右与卡斯特丽公爵夫人（1796—1861）关系甚为密切，到一八三三年，两人关系已经恶化。巴尔扎克将此篇献给她，将本来是一八三三年完成的作品，假托为一八三二年完成。

知的学者，被人哄骗的骗子，一位自己不信教而只会把信条和教义讲得更加头头是道的传教士。真是古怪的人物！此公见多识广，无人不识，无事不晓。他通身上下渗透着巴黎的一切坏习气，却能装出外省人的憨厚。尽管本质上他既不是巴黎人，也不是外省人，而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然而这样的身分不正好使他成了联结首都和乡村的链环吗？此公浅尝辄止：对于人和神祇，他只记名字；对于东西，他只注重表面；衡量任何事物他都有自己特有的尺度。总之，他的眼光从事物的表面滑过，而不能穿透事物。他对什么都爱打听，可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他刻薄刁钻，嬉笑怒骂无常。表面上各派人物皆不得罪，可总的说来灵魂深处是一个爱国主义者①。他是出色的滑稽演员，有时为了表示亲热，有时为了表示满意，有时又为了表示殷勤，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根据需要变换各种不同的笑脸。然而一转脸他又若无其事地恢复了本来面目。为了吃这碗饭，他要善于察言观色，一眼就要摸清对方的底牌，猜出对手要采取的手段以及惯用的伎俩，特别是探清对方的支付能力，不失时机地抓住成功的希望，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办一切事情果断、干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喜欢妄加评论的人。他竟然以巴黎剧场老板的口吻对首都及外省的演员品头论足。他亲身领略和亲眼目睹了法国一切正派和下贱的场所。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万无一失地把您引入歧途或指上正路，他能言善辩，那张嘴就象可以随意打开的热水龙头。他那早已准备

---

① 一八三〇年前后，"爱国主义者"一词具有政治含义，一般是指持自由党见解的人。

停当，可以随时倾泄而出的惊人妙语，想停就停，想接着说就接着说，毫无差错，对不幸的听众来一次精神淋浴，这不也是他的才能吗？他善辞令，好风流，能抽烟，会喝酒。他巧舌如簧，对下等人颐指气使。在乡下冒充百万富翁，从来不会被捉弄（这是他的行话），当他进入有产者的府邸时，为了不使疑心很重的女仆把他当作小偷，他很知道什么时候拍响口袋里的银钱。至于他的活动能力，不正好表现出人体这部机器最小小不然的性能吗？鸢鸟扑向猎物，鹿拐上几道弯以逃避猎狗的追逐和迷惑猎人，猎狗嗅出猎物之所在，都够机敏的了吧？然而与他逃避不保险的差使的速度相比，与他战胜对手的巧妙手腕相比，与他预感、寻找、发现货物推销点的艺术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对这样一位人物来说，多少超人的优点也不算多呀！这种出身微贱的外交官，这种代替纺织品、首饰、毛织品、葡萄酒说话的老练的谈判代表，往往比大多数装模作样的大使还要机灵。这种人，在一个国家里，你能找到很多吗？这些走南闯北的人，这些谈判桌上无所畏惧的骗子，代表着文明的进步和巴黎的创造发明，在边远小镇上与外省的良知、无知或陈规陋俗进行较量。他们不断发挥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这在法国恐怕是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他们为了教化顽固落后的民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就象磨工用锉刀一点一滴地打磨着最坚硬的岩石，这种伟大的壮举怎能使人忘怀！舌头的威力有多大，高级辞令对难以开启的钱柜、对于囿于乡间茅舍中的乡下佬们的钱柜能产生多大的压力，你们想了解一下吗？……那就请听一位巴黎工业

巨头是怎样评价推销员的吧！对于名叫投机的这台蒸汽机，这些推销员就是聪明的活塞。他们奔波劳碌，全是大亨们得利。

“先生，”这位最著名的一家火灾保险公司的经理——出纳员——主管人——秘书长对一位经济学家说道，“在外省需要展期的五十万法郎保险金中，主动签订合同的不超过五万，剩下的四十五万全是靠我们的人去找投保人磨出来的，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讲述一些可怕的火灾去纠缠那些投保人，以便使他们重新签署保险契约。您看，我们企业财源的十分之九全靠三寸不烂之舌呢！

“滔滔不绝地说呀！让人家听呀！这难道不也是诱惑吗？设有两个议会的国家和软耳朵的女人，都同样要完蛋。夏娃和蛇的神话，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它随着人世之始而始，恐怕也只有随人世之终而终。”

“交谈两个小时，就应该使对手就范。”一位洗手不干的诉讼代理人说。

你要前后左右打量一番这位推销员吗？你想看看他的尊容吗？可不要忘记他那橄榄绿色的燕尾服和他的大衣，也不要漏掉他那摩洛哥皮公文包、他的烟斗，以及蓝条纹的衬衣。在这张不平凡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有多少不同的特征你不能发现呀！瞧！这是位多么出色的竞技者！世界是他大显身手的场所，唇舌是他锋利的武器。这位英勇无畏的水手，携带着绝妙好词，乘船远航，准备到法国、到易洛魁人①居住的地方、到冰海去钓上五六十万法郎！这难道不是纯粹用智力手段去

① 易洛魁人，即北美印第安人。

开发埋藏在外省的黄金，而且叫人痛痛快快地把黄金交出来吗！外省的鱼儿既受不了鱼叉，也受不了明火执仗的惊扰，只有用捕鱼篓、大拉网和最温和的鱼具才能捉住。天一亮就开始在法国奔流而下的话语瀑布，你想到时能不发抖吗？这种类型你是了解的，下面就是一个典型。

巴黎有一位无与伦比的推销员，是这一职业中的佼佼者。他具备成功的一切有利条件。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中，硫酸和粘胶兼有之：硫酸是为了溶解最精明的盘算，粘胶是为了抓住和打动顾客，使顾客脱身不得。他经营的是帽子，但他叫人上钩的才能和手腕使他在商界成了名人，巴黎产品的批发商们都争着向他献殷勤，希望他赏脸为他们推销商品。当他从外地凯旋回到巴黎小住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宴请和盛会等着他；在外省，客户对他分外热情；在巴黎，各大公司将他奉为上宾；他到处受到欢迎、款待、宴请；他如果能独自消消停停地吃顿午餐或晚饭简直是种快乐和享受。他过的是君王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是记者生活。他难道不是巴黎商业活生生的写照吗？他叫戈迪萨尔。他的声望和信誉，以及人们对他的赞扬，为他赢得了名字前面的大名鼎鼎几个大字。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去，走进一家商店还是旅店，出入沙龙还是乘坐驿车，走进亭子间还是去拜访银行家，碰到他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说："啊，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大驾光临！"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与其名字之般配是任何人所不及的①。一切都向这位推销

---

① 戈迪萨尔(Gaudissart)与开心(gaudir)是同根词。

员微笑，他也对一切报以笑脸。Similia similibus①，来而不往非礼也，他赞成顺势疗法。他那妙趣横生的文字游戏、粗犷的笑声、修道士的面孔、方济各会修士的肤色、拉伯雷的外貌，衣着，体态，思想，面孔融为一体，使他整个人处处显得随和乐观，与他的名字极为相称；他业务上圆滑，心肠好，爱打哈哈，是位讨街头女工喜欢的男人。你看他登上驿车顶层的潇洒劲，你看他把手伸给从四轮小马车上胆怯地往下迈步的太太时的风度；他拿马车夫的包头布开上几句玩笑，乘机推销一顶帽子；他对女佣人满面春风，或者搂住她的腰，或者打动她的心；在饭桌上，他会用手指弹着鼓起的腮帮子，发出瓶子倒酒的咕噜咕噜声；两片嘴唇一用力，啤酒就会吸入口中；他能使劲用刀子敲打香槟酒杯而不将酒杯打碎，嘴里还对别人说着："不服气，你也试试看！"他拿腼腆的路人开心，揭穿读书人的谎言，在饭桌上出尽风头，精华全部吞进他的肚中。他还有本事把玩笑开到恰到好处就收场；他凝望着一座城市，把烟头一丢，摆出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说："我要去看看这些人的肚子里是些什么货色。"这时，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就成了最精明干练的使臣。他以董事身分进入专区区长的府邸，以资本家的身分去拜访银行家、以虔诚的教友和君主制拥戴者面目出入保王党的门庭、以布尔乔亚的身分和布尔乔亚相交。总之他根据需要在各处扮演不同的角色。进门时，把戈迪萨尔的本来面目丢在门口，一出门又依然故我。

一八三○年以前，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一直忠心耿耿地

① 拉丁文，意义如下句。

为推销巴黎货而奔波。在应付人类绝大部分稀奇古怪的想法过程中，他熟悉了商业上的各路门径，使他有机会观察人们的隐秘，教他练就了一副蛊惑人心的口才，教会了他叫人解开束得紧紧的钱袋的本领，使他有办法唤起妻子、丈夫、孩子、女佣的欲望，并且鼓动他们为满足这些欲望而解囊。先吊批发商的胃口，当对方追切成交的心情达到顶点时，他却转身离去。他使用这套惯用的手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直无人可企及。他对帽子生意充满感激之情，他说，正是通过装饰人类头颅外部的工作，他才懂得了头颅的内部活动。他惯于给人戴高帽子，奉承人。诸如此类有关帽子的笑话，他永远讲不完。但是从一八三〇年八月和[illegible]月之后，他不再过问帽子和巴黎货，不再推销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而投身于巴黎智力开发的最高领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放弃了物质而致力于思想，放弃了有形产品而致力于智力开发。这需要解释一番。

众所周知，一八三〇年的动荡使许多旧思想死灰复燃，机灵的投机家们企图使这些旧思想返老还童。一八三〇年以后，思想变得尤其值钱了，正如同一位作家所说：如今被剽窃的思想比偷的手帕还多。这位作家相当有才智，但什么作品也发表不了。很可能将来某一天，我们会看到思想交易所的诞生，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思想（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可以标出价格，可以采摘，可以引进，可以孕育，可以出售，可以制造，可以赢利。如果没有什么思想可以出售，投机商就想方设法玩弄辞令，将词句粉饰成一种新思想来招揽顾客。鸟以谷粒为生，他们以辞令为业，请不要笑！在注重商标不注重

内容的国度里，一个新字眼抵得上一种新思想。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当文学界把神奇一词判处死刑后，书店的广告便使用起别致这个字眼了吗？坐落在和平大街印花大厦的税务局预料到智力税收可观，准确估计了广告规模，把各种说明书登记注册，为思想开出了价码。智力和智力产品既然变成了企业经营，那么自然要遵守企业生产所特有的方式。某些巴黎人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上，表面看，优哉游哉，而实际上一面将酒喝干，一面举起野鸡大腿时，正进行着紧张的脑力战斗。酒足饭饱之后，思想也酝酿成熟了。第二天从头脑中产生的这些思想便交给了urbi et orbi① 巴黎和外省各地的推销员，推销员则用广告和启事的形式将这块烤肉巧妙地送出去。借助于这些东西，企业这个捕鼠夹子便能将外省老鼠逮住。这外省老鼠，通常称作订户、股东或者客户，有的地方又叫认购者或赞助者等等，名目繁多，但说到底都是些傻瓜。

“我真是个傻瓜，”不止一个可怜的小财东这样说过。他们满以为可以成为某一事业的创办人，末了却发现自己的一千或一千二百法郎已化为乌有。

“订户们都是些傻瓜，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在智力王国中每前进一步比在欧洲转一圈花的钱还要多。”投机家却这么说。

一方是拒绝向巴黎纳税的愚昧民众，另一方是以税收为生的巴黎征税人员，他们用新思想、企业、广告和奉承当佐料，

---

① 拉丁文：遍布。

把民众煨起来，熏烤煸炒之后，再蘸着某种新调味汁将民众吃掉。民众掉进这调味汁里，已经晕晕乎乎，就象苍蝇落进灭蝇药水中一样。于是双方展开持久的争战。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在法国为了激发进步的智慧的民众①的自尊心和热情，什么手段没有使用过呀！头衔、奖章、证书，一个个应运而生，但很快又销声匿迹，这都是为殉道的芸芸众生而发明的荣誉勋位勋章。最后，所有的智力产品制造商都发现了一种辣椒，或叫作一种特殊的生姜，真叫他们喜出望外。这就是奖金，预支股息和征用名人的名字；这些倒霉的艺术家，名字被人盗用，自己还一点不知道，就这样与许多企业积极合作起来，因为法律还没有为盗名定罪。这些企业数量之多，不少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数目。这些承包民众思想的人活象亚洲的奴隶贩子，他们把刚刚在头脑中绽开的思想劫掠来，脱光衣服，拖着在他们愚昧的苏丹、他们的沙哈巴汗②面前走过。如果民众不开心，就会砍掉这些承包商的脑袋，同时也就砍了他们的金饭碗。

当代的这种荒唐事，反过来对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发生了影响，原来一家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风闻他的无双辩才，慕名而来，以重金相聘，他接受了。拍板成交，签定了合同。推销员给送到这家企业的秘书长那里去学习独立工作的本事。秘书长把戈迪萨尔的思想从襁褓中解放出来，给他指点迷津，教

① 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词句，巴尔扎克用在这里，有嘲讽之意。

② 沙哈巴汗是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1791—1861)所著闹剧《熊和巴夏》中的一个人物，此处用来指愚昧的民众。

给他行话和术语，将这一行当作机械，把零件一个个拆卸下来给他看，解剖了他将要与之打交道的特殊对手，向他灌输了许多辞令，教给他随机应变的本领和一些不容置辩的论据；总之一句话，磨利了将要使法兰西的生活起变化的舌头。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没有辜负秘书长的悉心关照，干得很出色。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的首脑们把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吹得神乎其神，对他关怀备至，使这个活广告蜚声于大银行界和上层知识外交界，以致引起两家报纸财政负责人的注意，都想雇用戈迪萨尔为他们征求订户。这两家报纸是圣西门主义理论机关报《环球》和共和派报纸《运动》①。他们把戈迪萨尔请到财会科，向他提出：每征订一千户，他可以从每户提成十个法郎；如果订户只够五百，他只能从每户提成五个法郎。政治报纸一方不损害财产保险一方，因此这笔生意成交了。不过戈迪萨尔要求五百法郎的补贴，因为他要用八天的时间去熟悉圣西门的理论，他的理由是，要深入研究货物，是需要花很多精力和脑筋的，为的是能够讲得头头是道，而"自己又不会转不出来"，这后一句是他自己的话。他没有向共和派的报纸提出任何要求。首先因为他本人就倾向于共和思想，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惟有共和思想才能建立合理的平等社会；其次，戈迪萨尔曾与法国的烧炭党人有染，并受过囹圄之苦，后因证据不足才被开释；最后，他还提请报纸的财东们注意：自七月革命之后，他就蓄起了小胡子，现在他只需戴上鸭舌帽，配上长马刺

① 《运动报》更确切地说是代表君主立宪中左派的观点，而不是共和派的观点。

就是地道的共和派。整整一个星期，他早上去《环球报》学习圣西门主义，晚上又跑到保险公司办公室学习财经语言技巧。他的天赋和记忆力如此超群，使他可以把行期定在四月十五日，这是他每年出征的日子。传闻有两家大商行，被营业额下降吓破了胆，也来引诱雄心勃勃的戈迪萨尔，使他下决心再为他们效劳。这位推销大王考虑到老朋友的关系，同时也由于诱人的酬金，才大发慈悲，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听我说，我的小珍妮，"在出租马车上，他对漂亮的卖花女郎说。

所有真正的大人物都喜欢任凭一位弱者对自己专横暴虐，戈迪萨尔的专制君主是珍妮。他把她打扮得珠围翠绕，带她到竞技剧场去，租的是头等包厢。十一点钟时，他从剧场陪伴她回家，路上他说了这番话：

"等我回来，珍妮，我要把你的房间精心布置一下，要叫显赫的玛蒂尔德也挑不出刺来。俄国使馆的使臣给她带来了地道的印度披肩，她那身漂亮的衣服，她那镀金的银餐具和那位俄国王公，总是叫你心里难受。我看那个俄国王公也不过是个牛皮大王。我要用在外省弄出来的'孩子'装饰你的房间。"

"哎呀！你可真够可以的！"卖花女郎叫了起来，"你这魔鬼男人，竟大言不惭地对我谈什么生孩子！你干这种事，你以为我会饶了你吗？"

"哎，这个嘛，你怎么这样笨，我的小珍妮？……这是我们谈生意的行话。"

"你们那生意可真够恶心的！"

“你听我说呀！总是你说话，可不是你有理么！”

“我就是要总有理！瞧，你一点也不害羞！”

“你让不让我说完？是这么回事：有人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要为孩子们办份报纸，我支持这个主张。在我们这一行里，假如在某个城市中为《儿童报》招揽了十个订户，我们推销员就说‘我搞了十个孩子’；正象我为《运动报》招揽了十个订户，我就说‘今天晚上我搞了十个运动’一样……你现在明白了吧？”

“真恶心！你居然搞起政治来了？看来我要天天去圣佩拉日监狱去看你喽！唉，爱上了一个男人，天知道要承担什么义务！说实话，也只好让你们这些男人自己去折腾！好了，明天你就上路了，咱们还自寻烦恼，真傻！”

马车在阿图瓦街一所新建的漂亮住宅前停下来，戈迪萨尔和珍妮双双登上五楼。珍妮·库朗小姐就住在这里。据说她已和戈迪萨尔秘密结婚，推销员对这些风言风语也无意辟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珍妮·库朗给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立下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并总是威胁说，如果发现他稍微有失检点，就跟他吹。戈迪萨尔必须每到一处就给她写信，事无巨细都要向她汇报。

“布置我的房间需要多少《儿童》呀？”她说着解下披肩，在烧得旺旺的炉火旁坐下来。

“每一订户可拿到五个苏。”

“好啊！你原来想拿五个苏来叫我发财呀！除非你是个犹太流浪汉，或者把你的钱袋口缝得紧紧的！”

"不过，珍妮，我要搞几千个《儿童》。你想想看，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过报纸呢！我真傻，怎么能给你讲清楚这些生意经呢，你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哟，好吧，那你说说，戈迪萨尔，既然我这么傻，你干吗爱我？快说！"

"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小笨蛋！听我说，珍妮，如果《环球》、《运动》顺利，保险业吉利，巴黎货畅销，我就不会象个十足的马约①那样到处漂泊，可怜巴巴地只挣万儿八千法郎，而是每跑一趟就要赚两三万。"

"给我解开胸衣的带子，戈迪萨尔，看准了，别揪疼我。"

"到那时，"推销员注视着卖花姑娘那丰满的后背，说道："我就会象斐诺一样变成报纸的股东。斐诺是我的一个朋友，帽商的儿子，他现在有三万利勿尔的年收入，马上就要进入贵族院了！一想到小包比诺……啊！上帝，我还忘了告诉你，包比诺先生昨天被任命为商业部长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有点雄心壮志呢？哈哈，演讲，台上耍嘴皮子我也很在行，满可以当部长，成为上等人！瞧，听着：

"'先生们，'说着往扶手椅的背后一站，'报纸既不是工具也不是商品。从政治角度来看，报纸是一个机构。而我们不能不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所以嘛……（他喘一口气），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报刊是有利还是有害，从而决定需要鼓励还是制止，限制还是任其自由发展，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认为研究

① 马约，漫画家特拉维叶（1804—1859）所创作的一个小市民形象，当时家喻户晓，成为许多文章和讽刺小品中常援引的典型人物。

这一文件，以便使诸位了解形势，对议会来说，并非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在走向深渊。当然，法律并不象有些人主张的那样温和！……’”

“怎么样？”他看着珍妮说，“所有的演说家都在把法兰西推向深渊。他们说这些话，要么就是大谈什么政体、政治风暴和政治远景，我难道不了解这些把戏？我谙熟各种生意经，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出生时头上带有胎膜，运气好，我母亲还保留着我的胎膜呢，我要把它送给你！所以，我很快就会进入政界的。”

“你……”

“为什么我就不能成为戈迪萨尔男爵，威为贵族院议员呢？包比诺先生不是已经两次被任命为第四区的议员了么！他还和路易-菲力浦共进晚餐呢！有人说斐诺也要当参议员了！嘿！要是把我派往伦敦当大使，我定会叫英国人服服帖帖，此话绝非夸口！谁动过我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一根毫毛啊！是的，不管干哪一行，不论在政治事务中还是非政治性事务中，不论在巴黎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栽在别人手下，将来也不会。不过眼下，我必须全力以赴为财产保险公司、为《环球》、《运动》、《儿童》还有巴黎货奔波。”

“你搞报纸肯定要受骗上当的。我敢打赌，你到不了普瓦捷就会寸步难行。”

“我们来打赌吧，可爱的宝贝。”

“一条披肩！”

“一言为定！如果我输掉披肩，我就重操旧业，继续推销

巴黎货和帽子。但是要想搞垮戈迪萨尔，谈何容易！"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往珍妮面前一站，踌躇满志地看着她，一只手插在背心里，头成四分之三侧面，完全是拿破仑的姿势。

"呀，你真可笑！今天晚上你吃什么了？"

戈迪萨尔三十八岁，中等身材，肥肥胖胖，象个习惯于车马生活的男子；他的脸盘圆乎乎的，象个大南瓜，满面红光，线条匀称，就象各国雕塑家用来表现富态、法律、力量、贸易等形象而创造出的传统脸型。他那隆起的肚子象只梨子，他的腿很短，可是很灵活，好动。他把半裸的珍妮抱起来放在床上。

"别说话，自由的女性！"他说："你一定不懂什么是自由的女性，也不懂什么是圣西门主义，对抗，傅立叶主义，批判主义以及狂热的剥削，对，这就是……总而言之，每个订户提成十法郎，戈迪萨尔夫人。"

"你肯定疯了，戈迪萨尔。"

"越来越疯狂地爱着你，"他说着一下子把自己的帽子抛到卖花女郎的沙发上。

第二天早上，戈迪萨尔美滋滋地和珍妮饱餐一顿之后就扬鞭催马向各种企业特别关照要予以开发的各区首府行进，这些公司成功与否全靠他的才能。他用四十五天的时间跑遍了巴黎至布卢瓦一带各地区，在布卢瓦城逗留了半个月，写写信，参观参观当地的古堡。动身去图尔的前一天，他给珍妮·库朗小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明扼要，十分可爱，任何故事都无法与之相比，同时也证明了两个人关系的合法性。

戈迪萨尔致珍妮·库朗

亲爱的珍妮，我想你是输定了。戈迪萨尔和拿破仑一样总是吉星高照，所不同的是我绝对不会有滑铁卢之役。我所到之处总是战绩辉煌。财产保险非常顺利。从巴黎至布卢瓦就有近二百万拍板成交，但是越接近法国中部，人们的脑筋就越顽固，因此百万之数就益发稀罕了。巴黎货还凑合，这是捎带的事。利用我的老伎俩，不怕那些店主不上钩。我在奥尔良兜售了一百六十二条泰尔诺开司米披肩①。除非他们把这些披肩再披在绵羊身上，否则，我向你保证，我真不知道他们拿这些披肩有什么用。至于报纸这批货，真见鬼！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上帝保佑！为了给这些家伙开开窍，要费多少口舌呀！我一路下来，只弄到六十二个《运动》！比起我在一个城市销的泰尔诺披肩还少一百！那些爱恶作剧的共和党人，一点也不愿订阅报纸：聊天吗？他们奉陪，并赞同你的意见，要推翻一切现存的东西吗？他们马上表示同意。你以为他要订报吗？啊！见鬼去吧！这才不关他的事哩！只要他还有三分地，能收上一打左右卷心菜，只要还有够做一根牙签的木材，他就会谈论什么巩固财产所有权、税收、年金、分配等等一大堆蠢话，而我等于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分在那里浪费时间和唾液。倒霉的生意！总的说来，《运动》极不景气。我写信把这种情形告诉那些先生们。不过，由于这份报纸代表了我的政治观点，我心里很难过。《环球报》也同样叫人败兴！那些你以为很容易上钩的人，只要跟他们谈起什么新学说，就好象你说要烧掉他们的房子一样！我对他们说这是将来的事，就目前来说，当然利害和经营都丝毫不受损

① 泰尔诺(1763—1833)，法国一位工业家，他将西藏羊在法国驯化，用这种羊毛织出的披肩比从印度进口的披肩便宜得多。

失；我对他们说人剥削人，妇女当牛做马的现象由来已久，应该使上帝的伟大思想得胜，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总之我使用了全部雄辩天才……，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我亮出这些思想时，外省的乡下佬们就忙不迭地关上柜子，似乎我要抢走他们的东西，叫我滚开。这些笨蛋，简直愚蠢到家了！《环球》算是完蛋了。我早就对他们说过："你们太脱离现实了；走在前面，这很好，但要拿出实际东西来，外省人喜欢看到成果。"尽管如此，我还是销了一百份《环球》。面对如此愚昧的乡下佬，这已经是奇迹了。我向这些订户们许诺了不少美好的事物。可是，说心里话，这些地球、太阳、星星、月亮们①怎样能使这些美好的事物兑现，谁知道呢！既然他们许诺说他们主宰的世界会比现在美好得多，我也先走一步，为了从每一订户中捞取十法郎的好处，作个预言家也未尝不可。有个庄园主，由于报名的关系，他还以为《环球》讲的是土地问题呢，我便鼓动他订了一份，他将来就明白了，这是一定的。他长着高高的额头，据说高额头的人都是空想理论家。啊！谈谈《儿童》吧！从巴黎至布卢瓦，我销了两千《儿童》。小生意满不错！并且用不着多费口舌。只要假装背着孩子把小插图给妈妈看，以便引起孩子的好奇，当然孩子们一定会看到的，于是孩子就扯住妈妈的裙子不松手，非要订上报纸才肯罢休，因为爸爸都有报纸嘛，再说妈妈可不愿意小宝贝把裙子撕破。报纸值六法郎，而一条裙子就值二十法郎，这个账当妈妈的算得过来，于是这份报纸就算很顺利地订上了。真是妙极了！果酱和图画是儿童永远需要的东西，而报纸介于二者之间，他们确实需要。这些急不可耐的孩子已经如饥似渴

① 此处巴尔扎克用环球(Globe，也可译为地球)一词的词根造出四个新词，并无确切意义，暂且译作"地球、太阳、星星、月亮"。

地读上了！在此间旅馆的餐桌上，关于报纸和我的政见问题，我与人有过一场口角。当时我正安安静静地吃饭，旁边坐着一位戴灰色帽子的先生，他正在看一份《辩论报》。我心想："我应该试试自己的演说才能。"这是位拥护君主制的家伙，让我耍耍他。如果我能获胜，对于我具有当部长的才能，将是很好的证明。于是我先从夸奖他的报纸入手。哎，这可绕了个大圈子！我口若悬河，吹得天花乱坠，那位先生不知不觉地被我征服了。大家都在听我讲，我看到有个人留着富有七月革命色彩的小胡子，就要上钩订《运动报》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失口说出笨蛋一词，这一下子可激怒了那位戴半丝半棉、里昂出品的破灰帽子的保王党人，他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我也不示弱，拿出我的高贵气派，对他说："喂，先生，您可真有意思。如果您不高兴，我会使您变得理智一点。我在七月革命中可是打过仗的。"他对我说："我虽然已是一家之长，也准备奉陪……"我立即接过话头："您是一家之长，亲爱的先生，那您有孩子喽？""是的，先生。""十一岁？""差不多。""噢，太好了，先生。《儿童报》即将出版，六法郎一年，每月一期，共两栏，由文学界权威人士执笔。报纸出版条件良好，纸张结实，插图出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之手，还有地道的印度颜料印制图画，色彩永不消褪。"然后我又将我早已准备好的那一大套话抛了出去，把这位当爸爸的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次纠纷以订阅一份《儿童报》告结束。"只有戈迪萨尔才能想出这样的花招。"瘦小的拉马尔在咖啡馆里对傻大个比罗讲起这一幕时是这样评价我的。

明天我动身去昂布瓦斯，我要在两天之内将那里的事情了结，到图尔后再给你写信。在图尔的穷乡僻壤试试鄙人的才华和智力。以戈迪萨尔的名誉起誓，会让他们上钩的，他们也一定会上钩的！再见，可爱的人儿，永远爱我吧！忠实于我吧！不管怎么说，

忠诚是自由女性的一个优点。是谁在亲吻你的双眼呢？

永远属于你的费利克斯

五天之后的一个早上，戈迪萨尔辞别了他在图尔下榻的山鸡旅馆，直奔伏弗赖。这是个富饶的人口密集的地区。他觉得此地老百姓的思想似乎可以教化。他策马扬鞭，沿着卢瓦尔河堤一溜小跑，再也不想自己的台词，就象一个演员对自己演过一百遍的角色也不怎么想一样。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一路上悠然自得地走着，欣赏着如画的美景，万万没有料到他那万无一失的经商本领会栽在伏弗赖欢乐的山谷之中。

在此向读者介绍一下都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很有必要。拉伯雷的作品每一页中所表现出的善杜撰，工心计，爱揶揄，喜讽刺的性格惟妙惟肖地体现出都兰人的性格，在这法国王室多年生活过的地方，似乎就该有这种机灵而又文质彬彬的性格。虽说本来也有热情奔放的、带有艺术家气质、诗人气质、追求感官享乐的精神，但是，这种倾向刚刚表现出来，很快便消除了。温和的空气，怡人的气候，易于生存的优越条件，与人为善的风俗使艺术灵感很快窒息，使最宽阔的胸怀变狭窄，使最坚强的意志受到腐蚀。假如都兰人迁居他处，特长会充分发挥，完成宏伟的事业。在各行各业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拉伯雷和桑布朗塞①，印刷家普朗坦②和笛卡尔，布西科③——当时的拿破仑——和完成了教堂中大部分玻璃彩绘

---

① 桑布朗塞(1457—1527)，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银行家。

② 普朗坦(1514—1589)，法国著名印刷家。

③ 布西科(1366—1412)，法国著名武将。

的皮内格里埃①，还有维尔维尔②和库里埃③。名声在外的都兰人在自己家中却象睡在席子上的印度人和躺在沙发上的土耳其人一样懒惰。他们的才智都用在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上，用在无聊的取乐上。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悠哉游哉地了却一生。都兰是地地道道的《卡冈都亚》④一书中赞扬备至的德廉美修道院。这里有诗人⑤笔下乐于助人的修女，也有拉伯雷所津津乐道的珍馐美味。一个民间小故事把都兰人的懒惰刻划得淋漓尽至："'都兰人，你想喝汤吗？'——'想呀！'——'把碗拿来！'——'我不饿了。'"这种窳惰之风、温和的性格，是由于葡萄农终年高高兴兴，由于法国最美的山川和谐秀丽，还是由于这个地区从未遭受外国军队蹂躏，一直安居乐业而形成的呢？对这些问题，人们还没有找到答案。你来到这个法国的土耳其，你也会变得懒惰、逍遥、自满自足。即使你象拿破仑那样野心勃勃或者象拜伦那样具有诗人的气质，一股不可名状的力量也会将你的雄心壮志化为幻梦，使你的诗兴变得索然。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大概要在伏弗赖碰上一位土生土长的擅长开玩笑的人，并将有一场好戏看。这些玩笑大师们的玩笑只是因为其嘲弄之辞已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才变得辛辣、伤人。不管有无道理，都兰人有囿于旧习的传统。所以，在这

① 皮内格里埃（约1490—1570），十六世纪法国彩绘专家。

② 维尔维尔（1558—1612），法国作家。

③ 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

④ 即《巨人传》第一部。

⑤ 此处的诗人指拉伯雷。

一地区，圣西门的理论倍受仇视和抨击，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是高傲和玩世不恭的，完全符合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善于捉弄邻人的地区所具有的精神。与拜伦爵士称之为英国式的cant① 相比，这种精神现在正日益消失。

前帝国禁卫军投弹手弥图弗莱娶了一个殷实的女葡萄园主为妻，在此地开了一家旅店，取名“金太阳”。戈迪萨尔在这里下榻之后，郑重地把马交给店家，然后去拜访伏弗赖的机灵鬼——当地的活宝。他为了维持欢乐的场面而扮演的角色和他的本性使他成了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这位乡下的费加罗从前是洗染店老板，每年有七八千利勿尔的收入，一所漂亮的住宅坐落在山坡上，还有一位矮矮胖胖、体格健壮的女人伴以终身。十年来，他所操心的事就是料理好自己的花园和照顾好妻子，体面地把女儿嫁出去，在晚间的牌桌上赢上几把，探听一下他造出的那些诽谤之辞的效果，阻挠一下选举的进行，和大财东们干上一仗，组织些丰盛的晚餐，或者沿着卢瓦尔河河堤蹓蹓跶跶，跑到图尔去看热闹，听听新闻，给本堂神甫找点麻烦；总之，他最大的操心事就是何时能买下夹在自己葡萄园中的那块土地。一言以蔽之，他过着典型的都兰人的生活，在乡村中过着小城镇的日子。另外他还是当地布尔乔亚中最有名望的人物，是喜欢嫉妒的小财东们的首领。他以传播、宣扬贵族们的丑事为乐事。他善于把一切都降低到他那个阶层的水平。他与高于他的一切人为敌，并以无知者的泰然对他们加以藐视。这位本镇的小小的大人物名叫韦尼埃。他坐在夫

① 英文：傲慢和假正经。

人和千金的中间刚要进完早餐，戈迪萨尔就在饭厅中出现了。这是当地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一个餐厅，从餐厅窗口便可遥望卢瓦尔和谢尔两条河流。

“阁下可是韦尼埃先生……”推销员毕恭毕敬地施礼，腰弯得象没有脊椎骨似的。

“是的，先生。”机灵的洗染匠打断他的话回答道。他对推销员略加审视，便知道与他打交道的是何种人了。

“先生，我特来登门求教，”戈迪萨尔接着说，“弥图弗莱先生告诉我，阁下在贵乡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先生，我被派到外省来是代表一家最最重要的企业，投资于这一企业的银行家们想……”

“想来骗我们的钱。”从前对于和推销员打交道已经司空见惯，经常看到推销员上门的韦尼埃先生笑着说。

“确实如此，”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傲慢地说，“不过，先生，既然您的嗅觉如此灵敏，那么您一定知道，只有被骗的人同样有利可图，他们才会受人骗。因此请您不要将我与那些靠诡计和胡搅蛮缠取胜的普通推销员混为一谈。我曾经当过推销员，并且战绩辉煌，不过现在不是了。我今天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理应使你们这里的上层人物将我视为忠心耿耿为此地的开化作贡献的人士。先生，请您听我说下去，您将会在我荣幸地与您交谈的半个小时内受益不浅。巴黎最著名的银行家绝不会凭一时心血来潮，投资于这项事业，这项事业与我称为捕鼠器的可耻投机事业毫无共同之处。是的，绝对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去耍那些只能蒙骗傻瓜的花招。是的，先生。您

要知道，巴黎最好的，最受人尊敬的公司都与这一事业有关，他们不是当事者就是保证人……”

说到这里，戈迪萨尔将他那些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词句象缎带一样展开，韦尼埃先生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听他讲下去，戈迪萨尔还不知自己上了当。说到“保证人”这个词的时候，韦尼埃早已不注意听推销员那套华丽词藻了，他正在考虑如何施展计谋，好把这种巴黎毛毛虫赶走。他们的家乡一向被无法涉足的投机家们称为未开化的野蛮地区，这倒是十分恰当的叫法。

当地有个景色宜人的山谷，人称“风流山谷”，谷中曲径幽深，流水潺潺，拾级而上，一步一折，不论是顺水而下，还是溯水而上，都是一景胜似一景。在山谷上方，葡萄掩映之处露出一所房子，里边住着一位叫马加里蒂的人。此人有点疯癫，祖上是意大利人，已婚，无后，其妻以被人称道的勇气照料着他。除其他毛病之外，疯子身上总要带着两把长刃匕首，有时竟掏出匕首恐吓妻子。守着这样的男人，马加里蒂夫人自然是颇担风险，但谁又不了解外省人对病人表现出的可贵献身精神呢？而之所以有这种献身精神，说不定是因为一个布尔乔亚妇女如果把孩子和丈夫交给医院护理，等待着她的，便是坏名声。而且谁不知道如果把一百金路易或一千埃居付给沙朗通疯人院或疗养院，那会引起外省人多大反感！如果有人向马加里蒂夫人提议请杜比伊松、埃斯基罗尔①、布朗什② 或别的

① 杜比伊松、埃斯基罗尔都是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医生。

② 布朗什(1792—1852)，精神病疗养院的创办人。

什么大夫来治疗，她会高傲地表示宁愿自己护理可怜的丈夫而省下三千法郎。本故事的结局与此人的疯症所引起的无法理解的意愿有关，因此有必要把他最主要的病症介绍一下：每逢天下大雨，马加里蒂就立刻跑出家门，光着头在葡萄园中徘徊一番。在家中他会随时随地要报纸看。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妻子和佣人就把一张旧《安德尔-卢瓦尔报》拿给他。七年过去了，他还一点没发现自己看的一直是同一张报纸。可能某位医生也会不无兴趣地观察到他反复要报纸与气候变化之间有什么关系。疯子时刻操心的事，便是核实影响葡萄生长的气候变化。邻居们很同情马加里蒂女人，所以几乎每晚都有人来陪她玩波士顿牌。在这种情况下，马加里蒂总是默不作声地躲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他的挂钟装在一个长方形的大立柜里。每当挂钟敲响十下，他就在最后一响时象德国玩具中装弹簧的小人一样准确无误地立起身，慢步走向玩牌的人，瞪他们一眼。那眼神与巴黎神庙街上露天陈列的版画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无意识的眼神十分相象，然后他对玩牌的人说："滚蛋！"有时候，这位先生恢复了从前的神志，便在葡萄酒生意上给他的女人出些很好的主意。但有时他又变得非常令人讨厌，在柜橱里偷甜食，躲到一边偷偷吞下肚去。当常客们进门时，有时他能温文尔雅地应酬一番，但通常是答非所问。有时一位太太问他："今天您感觉如何，马加里蒂先生？"他却回答说："我修了胡子，您呢？……"另一位太太问他："您好点了吗，先生？"他却回答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多数情况下他傻呆呆地看着来人，一言不发，于是他女人对来客说：

"可怜鬼今天什么也听不懂。"五年之中有过两次，都在春分或秋分前后，他听到这句话时突然勃然大怒，拔出身上的匕首，喊叫道："这个女人叫我丢人现眼。"再说他吃饭、喝酒、散步，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模一样。因此，久而久之，大家对他的尊重和关注并不比对一件家具更多些。日久天长，本地的智囊们已对疯子的最不可理解的行为作出了解释和评价，不过在他所有的怪诞行径中，还有一件直到如今无人能解开其中的奥秘。这就是他总在家中保存一袋面粉和两桶自家酿制的葡萄酒，并且绝不许别人动一动。六月一到，他就以疯子的热情为出售这袋面粉和这两桶酒的事坐卧不安。几乎每次，他的女人总是告诉他，两桶葡萄酒已经出售，并且卖了好价钱，随后把钱交给他。他把这笔钱藏得严严实实，他的妻子和佣人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密监视，却始终没发现他把钱藏在何处。

戈迪萨尔到达伏弗赖的前一天，马加里蒂好象变得比平日清醒得多，太太想再次哄骗他，可没想到比什么时候都更困难。

"真不知如何度过明天这一关，"她对韦尼埃太太说。"如果可怜鬼想亲眼看看他的两桶葡萄酒可怎么办呢？他折腾（当地方言）了我整整一天，非要看看那两桶酒不可。幸好我们的邻居皮埃尔·尚普兰还有两桶没卖出去，经我再三请求，他答应把两桶酒滚到我家的贮藏室来。唉！真没办法！您瞧这不是，可怜鬼一看见酒桶就非要亲自做这笔生意不可。"

韦尼埃太太刚刚对丈夫讲述了马加里蒂太太的难处，戈迪萨尔就来了。推销员刚一开口，韦尼埃就产生了让他和马

加里蒂较量一番的念头。

“先生，”等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结束第一段演说之后，前洗染匠说道，“您的买卖在此地大概要碰到不少困难，我无意对您隐瞒。敝乡人向来suo modo①，任何新思潮都扎不住根。我们象父辈人一样生活，每天以四餐饭为乐事，以种葡萄和卖葡萄酒来度过时光。在任何交易中，我们都傻里傻气地尽量把东西卖个大价钱。我们以后还会这样，不论上帝还是魔鬼都不能使我们改变分毫。不过我还是愿意给您出个主意，一个好主意就好比手上长了眼睛。敝乡隐居着一位退休的银行家，我本人对他的精明特别佩服。如果您能说动他，我也一定效法于后。如果您的提议确实有利可图，如果我们被您说服，那时马加里蒂先生的赞成票将引出我的赞同票，伏弗赖将会有二十家富足的商号欣然解囊，吃上您的强壮药。”

一听到疯子的名字，韦尼埃太太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看丈夫。

“对了，正好我的妻子要与一位邻居去拜访马加里蒂太太。请稍等片刻，两位太太会给您带路的。”

“喂，你去找丰塔尼厄太太，”老洗染匠对妻子挤了挤眼说道。

请出丰塔尼厄太太这位当地最爱打趣的、最有口才的、最能嘲弄人的长舌妇，难道不等于要韦尼埃太太找上一个见证人，以便将推销员和疯子就要同台演出的好戏传遍全镇，使镇

① 拉丁文：我行我素。

上的人笑上一个月吗？韦尼埃两口子装得那么象，戈迪萨尔丝毫未起疑心，完全上了圈套。戈迪萨尔殷勤地让韦尼埃太太挎着自己的手臂，一路之上，他还满以为自己敏捷的思路，刻薄的话语，难懂的文字游戏已把两位太太征服了呢！

所谓银行家的府邸坐落在"风流山谷"的入口处，名叫拉菲叶，并无任何奇特之处。底层有一间带护墙板的大客厅，疯子和妻子的卧室分列两侧，通过前厅（兼作饭厅）进入客厅，前厅连着厨房。都兰地区最简陋的房子都有漂亮的外部装饰，而这所房子却没有。顶层是阁楼，通向阁楼的楼梯建在外面山墙上，楼梯上方有遮檐。宅子和葡萄园之间有一花园，园中种满了金盏花、山梅花和接骨木。院子四周是一些经营葡萄所必需的建筑物。

马加里蒂坐在客厅靠窗的一张荷兰乌得勒支出产的黄色丝绒罩面的扶手椅上，看见两位太太陪着戈迪萨尔走进来，他没有站起身来，他正在考虑如何卖掉他那两桶酒呢！他长得干瘦，脑袋前面秃顶，后面稀稀落落长几根头发，勾出个梨子图形。他眼窝深陷，眼圈发黑，两道浓眉；鼻子尖尖象匕首刃一样，上颌骨突出，两腮凹陷。整个轮廓为长方形，一切的一切，直到他那又长又平的下巴，都使他的面部表现出一副奇怪的神色，既象一个老态龙钟的修辞学教授，又象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马加里蒂先生，"韦尼埃太太说，"来，活动活动吧！我丈夫给您介绍来一位先生，您应该仔细听他讲讲才是。别总在那里搞您的数学运算了，跟他谈谈吧！"

听到这话，疯子站起身，看了看戈迪萨尔，示意他坐下，然后说道："咱们聊聊吧，先生。"

三个女人进到马加里蒂太太的卧室里去了，但是没有关门，以便听到全部谈话内容，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她们刚刚坐好，韦尼埃先生就悄悄地从葡萄园中溜了进来，叫人打开窗户，悄悄地进来了。

"先生，"戈迪萨尔说，"您从前是……"

"搞公益事业的，"马加里蒂打断他的话说，"在缪拉国王① 治下参加过平定卡拉布里亚的战役。"

"瞧，他现在扯到卡拉布里亚上去了。"韦尼埃先生低声说。

"噢，是这样，"戈迪萨尔接着说，"那我们一定能谈得来。"

"我洗耳恭听阁下的高论，"说着马加里蒂先生就象准备让画家画像一样摆好了姿势。

"先生，"戈迪萨尔嘴里说着，手里摆弄着怀表钥匙，心不在焉地把怀表有节奏地转过来转过去，这可使疯子看个不迭，这大概对于疯子很安稳地坐在那里起了不小的作用。"先生，如果您不是上流人物……(疯子弯了一下腰)我只向您介绍一下这笔买卖的实际好处就行了，此项交易心理动机也很值得向您作一番陈述。请听我说下去：一切社会财富之中，最可宝

① 缪拉(1767—1815)，拿破仑麾下的名将，一八〇八年被封为那不勒斯王，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帝国覆灭。

贵的难道不是时间吗？节约时间，难道不正是发财致富吗？在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我称之为蔬菜牛肉浓汤①的事消耗更多的时间呢？这个叫法虽说有些庸俗，但却把问题提得明明白白！假如您前途大有希望而又暂时处于贫困之中，需要向别人借钱，但又不能向债权人提供什么偿还的保证，还有什么比这事花费更多的时间吗？”

“钱！我们谈到这上面了。”马加里蒂说。

“好极了，先生，银行家和工业家们看到前程无量的人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智力或生产活动的浪费，于是共同经营了一个公司，我正是受他们的委托来到外省的。我们想把这些人的前程变成资本，使他们的天才提前贴现，同时向他们预支什么呢？……对了，预支上面提到过的时间，使他们的继承人受益于这些财富。这就不仅是节约时间的问题了，而是给时间标出价格，用数字表示出来，把您预计的在智力方面可能生产的产品用金钱表示出来，把您具有的脑力价值表示出来。先生，这些脑力价值不同一般，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象瀑布一样，象三马力、十马力、二十甚至五十马力的蒸汽机一样。啊！这是个伟大的进步，是向更美好秩序的迈进。这要归功于当前这个时代的活动，我们这个时代本质是进步的。待我们谈到更合理地协调社会利益的思想时，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我将用显著的事例表达清楚我的思想。这些纯抽象的推理，我们一般人称之为思想数学，我暂且

① 蔬菜牛肉浓汤是法国人晚餐时常吃的汤，在这里是指每日的衣食。

放在一边。假设您不是靠年金生活的业主，而是一位画家、音乐家、艺术家、诗人……”

“我是画家，”疯子插话说道。

“那好吧，既然您明白我的比喻，就说您是画家好了。您这位画家将成名，发财。不过我还要走得更远。”

疯子一听这话，以为他真要走，心神不定地端详着戈迪萨尔。后来见他坐着没动，这才放下心来。

“您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是，”戈迪萨尔继续说，“但您感到自己……”

“是的，我感觉到自己。”疯子说。

“您在想：‘我会当部长，’那好吧，您这位画家、艺术家、文人、未来的部长，您把自己有指望的东西用数字表示出来，定个价钱，假定您值十万埃居……”

“那您就给我十万埃居？”疯子说。

“是的，先生，您听我往下说。如果您不幸去世，您的继承人肯定会领到这笔钱，因为公司保证把钱付给他们；如果您还健在，这笔钱就花在您的艺术事业上或您所投身的事业上。如果您不幸失败，您甚至可以重整旗鼓，再干一番事业。但是，象我刚才很荣幸地对您说过的那样，一旦您把智力资本的价格定下来，我讲的是智力资本，请您记住这一点，智力……”

“我懂，”疯子说。

“一旦把智力资本的价格定下来，您就要与公司签定一个保险合同，这家公司承认您这位画家具有十万埃居的价值……”

“我是画家。”疯子说。

“不，请听我说完，”戈迪萨尔接着说，“承认您这位音乐家、部长具有十万埃居的价值，而且万一由于您的去世，建立在智力资本之上的前程和家业破了产，这家公司就按照合同将这笔钱付给您的家人和继承人。这笔保险费的支付足可以充实您的……”

“您的钱柜。”疯子打断他的话说道。

“当然了，先生，看得出来，阁下是位行家。”

“是的，”疯子说，“早在一七九八年我就在巴黎的蒙马特尔沟街创办了土地券银行。”

“因此，”戈迪萨尔接着说，“为支付每个人自认为所值的、自己定下来的智力资本，难道所有的投保人不应当交纳一定比例的，比如每年百分之三的保险金吗？这样通过交纳一小笔微不足道的保险金，就可以使您的家庭不致因您去世而处境不幸了。”

“可是，我活得挺好。”疯子说。

“啊，但愿您长寿！这是最常见的最普通的反对见解。您一定明白，如果我们预见不到这一点，没有能力驳倒这种见解，我们就不配称为……什么呢？这么说吧，称为伟大的智力办公室的簿记员了。先生，请原谅，我说这番话不是针对您的。不过我到处都碰到一些人，他们自以为很聪明，总试图教行家们一点新东西，给行家们揭示一点什么真理！……说真的，他们真有点可怜。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改造世界的雄心。您的意见嘛，先生，毫无意义。”

“您说啥？”马加里蒂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听我解释，如果您活着，如果您有在您的保险合同中估计到的那些避免死亡的办法，请听我说下去……”

“我听着呢。”

“那好，您在自己的事业中获得了成功！可是，您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的保险合同。因为您投了保，用不着担心过世之后，妻室儿女会陷入厄境，成功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倍。您获得了成就，您就领取了智力资本，您交的那点保险金又算得了什么，又值几文！”

“好主意！”

“是吧，先生？”戈迪萨尔又说，“我把这一慈善钱庄称为救贫互助保险公司！……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称为天才的押金。因为天才嘛，先生，天才是大自然赋予天才人物的一张期票，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贴现……嘿嘿！……”

“哈，好一个重利盘剥！”马加里蒂高声说。

“好家伙，见鬼了，这家伙真精明，看来我有些轻敌，”戈迪萨尔心想，“我必须认真对付，使用第一号辞令来征服他。”“决非如此，先生，”戈迪萨尔也提高了嗓门，“对于您……”

“您可愿意喝一杯葡萄酒？”马加里蒂问道。

“非常愿意。”戈迪萨尔答道。

“喂，老伴，从剩下的两桶酒中给我们倒一瓶来。您现在身处伏弗赖之首，”可怜的疯子指着他的葡萄园对戈迪萨尔说，“马加里蒂葡萄园！”

女佣人拿来几个杯子和一瓶一八一九年酿制的葡萄酒。好心的马加里蒂小心翼翼地把酒倒在一只杯子里，恭恭敬敬地递给戈迪萨尔，戈迪萨尔一饮而尽。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先生，"推销员说，"这是马德拉葡萄酒，真正的马德拉葡萄酒。"

"我想也是，"疯子说，"伏弗赖葡萄酒的不足之处，先生，是既不能当普通葡萄酒喝，也不能当饭后甜酒那样饮用，因为太醇太烈。因此在巴黎，人们将这酒掺上白葡萄酒充当马德拉酒卖给你们。我们的酒非常象葡萄甜烧酒，因此当我们的收成不能满足对荷兰和比利时的出口时，很多巴黎商人就把我们的酒买去，掺进巴黎附近的葡萄酒，充当波尔多酒出售。不过，尊敬的阁下，您现在喝的酒是伏弗赖最好的供国王饮的酒。我有两桶，仅仅两桶，再多就没有了。那些酷爱高级名酒的人，那些希望在经商之余待宾宴客的人，如巴黎几家对酒的质量很重视的公司，总是由我们直接供酒。您是否认识几位……"

"还是回过头来谈我们的事吧，"戈迪萨尔说。

"我们正谈着呢，先生，"疯子接着说，"我的葡萄酒会上头，上头与资本两个词从词源学角度有些关系，既然您谈到了资本，对吧？caput①，首，伏弗赖之首，这一切都相互关联……"

"因此，"戈迪萨尔说，"要么您已经意识到了您自己的智

---

① 拉丁文：头。

力资本……”

“是的，认识到了，先生。您是否愿意买下我的两桶葡萄酒？至于付款期限么，我可以与您商量。”

“不，”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说，“我在谈智力资本保险公司和对生活的影响问题。我接着说下去。”

疯子安静下来，恢复了原来的姿势，直勾勾地看着戈迪萨尔。

“我说，先生，如果您一旦去世，资本将毫无困难地付给您的家人。”

“毫无困难。”

“是的，不过自杀身亡例外……”

“赖账的口实。”

“并非如此，先生。您要知道，自杀是很容易查证的。”

“那是在法国，”疯子说，“但是……”

“在国外？”戈迪萨尔说，“那好，先生，这一点要说清楚，我要告诉您，在国外的自然死亡和战场上死亡都除外……”

“那你们保的是什么险？……什么也没保！”马加里蒂叫了起来。“而我，我的土地券银行可是建立在……”

“什么也没保，先生？”戈迪萨尔高声打断疯子的话，“什么也没保？……不是保了疾病，悲伤，贫穷和激情么？不过，我们还是不谈那些特殊情况吧！”

“好，不谈也罢。”疯子说。

“这桩生意有什么好处呢？”戈迪萨尔高声问道，“我来给您这位银行家仔细算一算。一个人活在世上，他前程无量，衣

着整齐，靠自己的艺术为生，他需要钱，他问人要……没有。整个文明世界拒绝给他资助，尽管他在思想上控制着文明世界，而且有一天，他要用自己的画笔、刻刀、语言、思想，用整整一套体系来统治文明。残酷的文明呀！它竟然不给为文明增辉的伟大人物一块面包！文明——这个金光闪闪的泼妇给予这些伟人们的只是辱骂和嘲弄！……这些话有些过火，不过我无意收回。这位被埋没的伟人来到我们这里，他的伟大得到承认，他受到毕恭毕敬的接待，他的话得到聆听，他对我们说：'保险公司的先生们，我的生命价值几多；我要把自己产品的百分之多少献给你们！……'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毫无忌才之心，立即把他作为高贵的客人请到灿烂的文明宴席上……"

"那么一定要有葡萄酒……"疯子说。

"把他待为上宾。他签定了合同，拿走了我们这些不值钱的，毫无价值的文件。这些文件一到他的手里，就比他的才能更有力量。果然，如果他一旦手头拮据，别人看到他手中的文件，就会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由于他有了保证，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去：交易所，银行，甚至放高利贷的人那里，他都能借到钱。您瞧，先生，这不正填补了社会制度的不足吗？不过，先生，这仅仅是人寿保险公司所经营的业务的一部分。我们还将采用另一套保险费制度为债务人保险。我们提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终身利息，其优越性比建立在不可靠的死亡率上的养老储金会不知要大多少。由于我公司经营大宗生意，所以领终身年金的投保人不用在已经很悲惨的有生之年

还担惊受怕，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终身收入被人盘剥干净。您看到了吧，先生，在我们这里，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标了价……"

"全部油水被榨干，"疯子说，"请再喝一杯葡萄酒，您是当之无愧的。如果您想使您的舌头运转自如，就应该把胃里装满美食。先生，伏弗赖的陈年葡萄酒是真正的美味。"

"您以为如何？"戈迪萨尔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太好了，太新奇了，太有用了。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蒙马特尔沟街土地券银行的现金贴现。"

"您说的完全正确，先生，"戈迪萨尔说，"不过那都是用烂了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以财产为抵押的贷款，而且搞大宗活卖①。不过与把希望固定化的思想相比，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主意。您想想，把希望固定化，从金钱上使每个人的致富愿望变成现实，这样的思想有多么伟大！先生，这要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同时又是个进步的时代。"

"是的，是进步的，"疯子说，"我赞成进步，尤其赞成好时光②给种葡萄带来的进步……"

"时光，"戈迪萨尔没有听完整句话，仅仅听到时光两个字就抢着说，"先生《时光》可不是一份好报纸。您若是读这种报纸，我倒怪可怜您的……"

---

① 即根据一定的条款，卖方在承担某种补偿的条件下，保留收回货物的权利。

② 这里是指好天气。

"报纸！"马加里蒂说，"我最爱看报，老伴，老伴！报纸在哪里？"他转身对着卧室高声叫道。

"太好了，先生，您对报纸感兴趣的话，那我们是天生会谈得来的。"

"是啊，是啊。不过谈报纸之前，您应该承认这酒……"

"好极了，"戈迪萨尔说。

"来，我们俩把这瓶喝完！"疯子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两英寸酒，又把戈迪萨尔的杯子斟满。"喂，先生，我还有两桶这样的酒。如果您觉得这酒很好，想在这上面达成协议……"

"正是如此，"戈迪萨尔说，"圣西门主义创始人请我给他们采买一些食品，而我……不过让我们来谈谈他们创办的伟大而精彩的报纸怎么样？您对资本事务了如指掌，一定会在贵乡助我一臂之力……"

"愿意效劳，"马加里蒂说，"假如……"

"我明白，假如我买下您的酒。您的葡萄酒味道太好了，先生，很厉害。"

"可以用它做香槟酒，在图尔就来了一位巴黎人用它做香槟酒。"

"我相信您说的，先生。您一定听说过《环球》……"

"我常常走遍世界①，"马加里蒂说。

"我毫不怀疑，"戈迪萨尔说，"先生，您的脑子真好使，这正是人们誉为装着骏马的头脑，一切伟人的头脑中都有骏马。

① 马加里蒂将《环球报》与"世界"混为一谈了。

不过，有些人尽管有才智，却默默无闻地生活着。那些虽然有本事，却仍然默默无闻的人，经常碰上这样的倒霉事。伟大的圣西门和开始叱咤风云的维柯① 先生也差一点碰上这种倒霉事。维柯他现在可很顺利！我很满意。到这里，我们又谈到了人类的理论和新概念。请注意，先生……"

"注意，"疯子说。

"自从基督——请注意，我说的是基督而不是耶稣-基督②——宣称人类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那天起，人剥削人的现象本来应该结束了。然而这种平等难道不是直到今天仍是可怜的空想么？幸好，圣西门继承了基督。基督已经过时了。"

"那么说基督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③？"马加里蒂说。

"他象自由主义一样过时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还有更厉害的东西，这就是新的信仰，这就是自由生产，个体生产，这就是可以使每人根据劳动成果获得公平的社会报酬的社会协调，不再受个人的剥削，这些人自己没有本事，让大家为一个人的私利而干活。这就产生了一种理论……"

"那么你们拿佣人怎么办？"马加里蒂问。

"如果他们只有当佣人的能力，先生，他们就还是当佣人。"

---

① 维柯（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戈迪萨尔学识浅薄，以为维柯还活着。

② 这也是圣西门主义的一个理论，将基督当作人而不是神。

③ "avoir fait son temps"有"过时了"的意思，这个词用在犯人身上，就是服刑期满的意思。马加里蒂没有听懂戈迪萨尔的话。

"那么这种理论有啥用途呢?"

"咳! 先生，要判断这个，您必须站得很高，能清楚地看到人类的全貌。说到这里我们就得谈谈巴朗什①的理论了。您认识巴朗什先生吗?"

"我们整天跟它打交道!"疯子听成了做酒桶用的木板②。

"好呀!"戈迪萨尔接着说。"如果全球逐步演变的再生面貌引起您的关注，打动了您的心弦，使您激动，那妙极了。亲爱的先生，《环球》，多好的名字呀，它一览无遗地表达了报纸的宗旨，这份报纸可以做您的向导，每天早上可以向您报告不久的将来世界上政治和思想变化将要在什么条件下完成。"

"你说啥?"可怜的疯子问。

"我用一个比方来叫您明白其中的道理。"戈迪萨尔接着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保姆就带我们到塞拉凡③剧院去；等我们老了，难道不应该看世界未来的图画吗? 这些先生们……"

"喝酒吗?"

"喝的，先生。我可以对您讲，他们的房屋是建立在坚实的，富有远见的地基上：漂亮的客厅，豪华的陈设，盛大的招待会。"

"是啊，很好。"疯子说，"拆房的人与建房的人同样需要喝酒。"

---

① 巴朗什(1776—1847)，法国神秘主义作家，写过《社会再生》一书。

② 巴朗什(Ballanche)与做酒桶用的木板(la planche)发音相近。

③ 塞拉凡(1747—1800)曾于一七七六年创建木偶和皮影戏剧院。

"先生，更何况《环球报》的信徒们是在一手破坏，一手重建①。"

"那么他们需要葡萄酒，需要伏弗赖的葡萄酒，我还剩下两桶，合三百瓶，卖一百法郎，价钱不贵。"

"这合多少钱一瓶呢？"戈迪萨尔一面说，一面在心里盘算："算算看，运费，关税，一瓶还不到七个苏，可能是桩合算的买卖。他们买别的酒都比这要贵。（好，别让他溜掉，戈迪萨尔心想，你想卖酒给我，我正需要。可我要制服你。）好，先生，"他接着说，"不打不相识。打开窗子说亮话吧，您在贵乡是否极有影响？"

"我想是的，"疯子说，"我们是伏弗赖之首。"

"那好，您已完全明了智力资本这一事业了吧？"

"完全明了。"

"您估计到了《环球》的规模了吗？"

"我两次徒步走遍全球。"

戈迪萨尔没有听见疯子的话，因为他象自鸣得意的人那样，只想自己的事，只听自己的声音。

"那好，根据您所处的地位，在人寿上没有什么可保险的，这我很明白。但是，先生，您可以说服贵乡那些或者由于本人的价值，或者由于家庭处于困境但又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来投保。因此只要您订阅一份《环球报》，借助您在贵乡的影响，支持我动员人们加入终身保险，因为外省人都喜欢终身的，那么

---

① "重建"也是圣西门主义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这与自由党的绝对否定主张不同。

关于两桶酒的事我们就能谈妥了。您订《环球》吗？”

“我要去环球旅行。”

“您支持我做本地要人的工作吗？”

“可以。”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但您要订一份《环球》。”

“《环球》，好报，”疯子说，“终身报。”

“终身，先生？……噢！是的，您完全正确。这份报纸生气勃勃，充满力量，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资本雄厚，印刷精美，色彩鲜艳，纸张柔软。啊！这可不是那种劣等的，没价值的，模模糊糊的，一看就破的玩意儿。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出版的报纸，上面阐述的理论可以使人慢慢地思考，可以使人在偏僻的乡村过得很舒畅。”

“这很合我的意。”疯子答道。

“《环球》不值几个钱，只要八十法郎。”

“这不行，”疯子说。

“先生，”戈迪萨尔说，“您一定有小孩子吧？”

“非常喜欢，”马加里蒂把有字听成了喜欢。

“好极了，《儿童报》，每年七法郎。”

“您买下我的两桶酒，我就订一份《儿童报》，好主意，这，还可以。智力开发，儿童？……这不也是人剥削① 人吗？”

① 在法文中，“开发”与“剥削”均为 exploitation，马加里蒂将“智力开发”与“人剥削人”混为一谈了。

"您说得恰到好处，先生。"戈迪萨尔说。

"我明白了。"

"您同意在贵乡给我帮助吗？"

"保证。"

"我得到您的赞同了？"

"得到了。"

"那好，先生，我买下您的两桶酒，出一百法郎。"

"不，一百一。"

"好，就算一百一吧！但是这一百一十法郎只是从理论上支付，而我实际只出一百法郎。因为我为您成交了一笔买卖，您理应付我一笔佣金。"

"一百二，(没有酒)① 你拿走！"

"好一个文字游戏！他不仅精明，而且很风趣。"

"不，是含酒精成分高②，先生。"

"越来越厉害了，简直就象到了尼柯莱剧院③。"

"我就是这样，"疯子说，"来看看我的葡萄园吧！"

"很高兴，"戈迪萨尔说，"这葡萄酒还真上头。"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和马加里蒂先生一同步出客厅，马加里蒂带着他漫步在葡萄园的株垅之间。这时三位太太和韦

---

① 法语的一百二十(cent vingt)与没有酒(sans vin)发音一样。

② 风趣(spirituel)与含酒精成分高(spiritueux)在法文中谐音，构成一个文字游戏。

③ 尼柯莱(1728—1796)，王家歌舞剧院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从一七九二年起，这个剧院称为"快活剧院"。

尼埃先生远远看见推销员和疯子讨论着问题，打着手势，走走停停，热烈地交谈着，争论着，不禁开怀大笑。

"这家伙干吗要把他领走呢？"韦尼埃说。

终于马加里蒂和推销员好象急着结束一桩交易似地大步流星地转回来了。

"这家伙可真把这个巴黎人耍了一下子……"韦尼埃先生说。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在牌桌的一头写下了两桶葡萄酒的发货请求单，疯子大为高兴。马加里蒂先生看了推销员签的合同之后，付了订阅《儿童报》的七法郎。

"明天见，先生。"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手中转动着怀表钥匙，说道，"明天我来拜访您，请您按地址直接把酒发往巴黎，那边一收到货就付款。"

戈迪萨尔是诺曼底人①，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承诺不应该是双边的，他希望马加里蒂先生也要作出承诺。马加里蒂先生象满足了自己心愿的疯子一样，看了看，就在马加里蒂葡萄园产的两桶酒的提货单上签了字。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欢欣雀跃，嘴里哼着"大海之王，遨游海底"②，回到了金太阳旅店。等晚饭的时候，他自然要与店家聊上几句。弥图弗莱是个退伍军人，象农民一样很机灵，也很天真，听到玩笑从来不笑，是个习惯在炮声中，在刺刀下也开玩笑的人。

"你们这里可真是藏龙卧虎呀，"戈迪萨尔倚着门框一边

① 据说诺曼底人非常精明。

② 这是《波蒂奇的聋女》中的一首船歌，但是歌词引用得不完全正确。

说一边就着弥图弗莱的烟斗点着了自己的雪茄。

“此话怎讲？”弥图弗莱问他。

“有些在政治和财政见解上十分内行的人。”

“不敢动问，阁下去过谁家？”店主天真地问道，一边从两片嘴唇里往外冒唾沫，烟鬼们总是这样嘴里一阵一阵冒唾沫的。

“去拜访了精明的马加里蒂先生。”

弥图弗莱象煞有介事地连着眨了两下眼。

“是啊，是啊，这位先生见多识广！不过，在别人看来，他知道的事太多了，有时别人都听不懂他的话……”

“我也这么认为，他对高深的财政事务了如指掌。”

“是呀，”店主说，“可是我嘛，一直对他是个疯子深表遗憾。”

“什么，他是疯子？”

“是疯子，确实是疯子，就象得了疯病的人一样疯。”弥图弗莱一口气重复了好几遍。“不过他没有什么危险，他妻子照顾着他呢。你们很谈得来？”这位无情的弥图弗莱很平静地说，“这可就奇怪了。”

“奇怪！”戈迪萨尔大叫起来，“真是奇怪，那你们那位韦尼埃先生是成心耍我了？”

“是他让您去的？”弥图弗莱问。

“正是。”

“老伴，快来听听，”店主嚷道，“韦尼埃先生难道不是故意把这位先生弄到可怜的马加里蒂那里去的吗？”

“可爱的先生，你们俩能说些什么呢，”女人问道，“既然他是疯子？”

“他卖给我两桶葡萄酒。”

“您买下了？”

“是呀。”

“想卖酒，这是他的疯病，他根本没有酒。”

“好啊！”推销员说，“我先去谢谢这位韦尼埃先生。”

于是戈迪萨尔怒气冲冲地来到前洗染匠家中，在客厅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给邻居们讲这段故事，他们一起捧腹大笑。

“先生，”这位推销员中的佼佼者气势汹汹地瞪了他几眼，对他说道，“你这个坏蛋，下流坯，比苦役犯还不如的最坏的小狱卒，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疯子，还让我去跟他打交道，对这样的侮辱，你必须给我说个明白。你听见了吗，洗染匠先生？”

这席话是戈迪萨尔象演员准备登场一样事先准备好的。

“怎么！”韦尼埃先生由于有邻人在场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说，“您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和您这样的先生开个玩笑吗？您大模大样地来到我们伏弗赖，借口说我们是什么伟大人物，是什么画家、诗人而跟我们要钱，您还毫无根据地把我们比做一文不名，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这些有家室的人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呢？您这位可笑的先生向我们建议订阅什么《环球报》，可是这家报纸鼓吹什么上帝的第一诫是不要继承父母的遗产！我以最神圣的名誉担保，马加里蒂老爹说的话比这更有道理。再说，您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们二位谈得很好嘛，先生。在座的各位可以作证，您如果与当地的任何人

谈论这些东西，恐怕他们谁也不会理解得这么深刻呢！”

“你这统统是狡辩，我认为我受了侮辱，先生，您必须向我道歉。”

“那好吧，先生，如果您愿意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我也不反对。不过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因为这件事没有什么理可赔。这个人不是无理取闹吗？”

一听这话，戈迪萨尔扑向洗染匠照脸就打，旁边看热闹的伏弗赖人赶快插到他俩中间，把他们分开。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那一巴掌只打在洗染匠的假发上，假发正巧掉在克莱尔·韦尼埃小姐的头上。

“如果您不满意，”他说，“先生，我在金太阳旅店恭候到明天早上，随时准备教训教训您应该如何向受侮辱的人道歉。先生，我在七月革命中打过仗。”

“嘿，那您就在伏弗赖再打一场吧，”洗染匠回答说，“而且您留在这里的时间要比你预想的长得多！”

戈迪萨尔走了，一路上琢磨着这个不吉祥的回答。那天晚上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闷闷不乐地吃晚饭。戈迪萨尔和韦尼埃先生的纠纷在伏弗赖闹得满城风雨，要知道在这恺悌之乡还从来没发生过决斗呢！

“弥图弗莱先生，明天我要和韦尼埃先生决斗，但在贵乡我谁也不认识，您愿意为我作证人吗？”戈迪萨尔对店主人说。

“好吧！”店主答道。

戈迪萨尔刚吃完饭，丰塔尼厄夫人和伏弗赖的副镇长就来到了金太阳旅店，要求和弥图弗莱单独谈谈。他们对他说，

如果当地发生一起暴死事件该多么令人伤心，还向他描绘了一旦出事，善良的韦尼埃太太要陷入多么悲惨的处境中，最后求他出面调停这场纠纷，又不失当地的面子。

“包在我身上好了。”机灵的店主人说。

晚上，弥图弗莱把笔、墨水和纸张送到推销员的房间。

“您这是给我送什么来了？”戈迪萨尔问。

“您明天不是要决斗吗？”弥图弗莱说，“我想您会高兴事先做些安排，可能您需要写信，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总有些亲爱的人。哎，这也不杀人。您的武功好吗？您是否想练练手？我有剑。”

“太好了。”

转眼间弥图弗莱拿着两把剑和两副面罩转回来。

“来吧！”

店主人弥图弗莱和推销员各据一方。弥图弗莱曾当过投弹兵剑术教官助手，他毫不费力地刺了戈迪萨尔七、八下，把他逼到了墙角下。

“好家伙，您真够厉害的，”戈迪萨尔气喘嘘嘘地说。

“韦尼埃先生比我还要厉害！”

“见鬼，那我用手枪决斗。”

“我也建议您用手枪决斗。你们都用大号手枪，把火药装得满满的，这样从来没有危险，因为那肯定是放空枪，然后每人都冠冕堂皇地撤下去。让我来安排好吗？怎么样？真该死，两个真正的好人为点小事互相格杀有多蠢呀！”

“您能保证手枪射出的子弹不会击中目标吗？不管怎么

说，打死这个人我会懊悔的。”戈迪萨尔说。

“您就放心去睡吧！”

第二天早上，决斗的双方在西兹桥下见面，脸色都有些苍白。好汉韦尼埃先生一枪打去，差点打中十步开外在路边上吃草的一条母牛。

“啊，您放了空枪！”戈迪萨尔叫起来。

说着两个仇敌热烈拥抱起来。

“先生，您的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不过很好玩。我的态度也不好，请您原谅，当时我有些不能控制自己。我认为您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先生，我们要叫您征订到二十份《儿童报》，”脸色还是惨白的洗染匠答道。

“既然如此，”戈迪萨尔说，“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共进午餐呢？不打不相识嘛！”

“弥图弗莱先生，”戈迪萨尔一回到客店就对店主人说，“你们这里大概有执达员吧？”

“干什么？”

“咳，我要法院传讯亲爱的马加里蒂先生，叫他把家酿的两桶葡萄酒交给我……”

“但他没有呀，”韦尼埃先生说。

“好吧！先生，事情可以了结，不过要交二十法郎的赔偿费。我不愿意让人说你们贵乡欺骗了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

马加里蒂太太害怕官司败诉，给宽宏大量的推销员送来了二十法郎。人们请戈迪萨尔不要再光顾法国这块最欢乐，也

最不愿意接受新思想的地方。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从南部地区回来时，坐在拉斐特-卡亚尔驿车的上首，他旁边坐着一位年轻人，他把年轻人当作不懂事的孩童，从昂古莱姆开始就不停地向他讲述人生的秘诀。

车到伏弗赖时，年轻人大叫道："这地方真美！"

"是的，先生。"戈迪萨尔说，"但是此地人都不是善者。你到这里来，说不定每天都要跟人决斗。对，就在三个月前，我就在这里与人决斗过，"他指了指西兹桥对他说，"就在那里，和一个可恶的洗染匠进行了决斗，用的是手枪。不过……，我把他打翻在地了！……"

巴黎，一八三二年十一月

刘恒永 译

袁树仁 校

外省的诗神

献给　费迪南·德·格拉蒙伯爵①先生

亲爱的费迪南：

您是奥齐埃②，您是舍兰③，您是《风俗研究》的家徽之王；构成《人间喜剧》中贵族的百家，纳瓦兰家族，卡迪央家族，朗热家族，布拉蒙-绍弗里家族，绍利厄家族，阿泰兹家族，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莫尔索家族，瓦卢瓦家族，多亏了您，才有了他们美妙的铭言和充满智慧的家徽。即使文坛的偶然（habent sua fata libelli④）使我这几行文字成为永久的回忆，但与您的辛勤劳动相比，也定然不值一提。所以，《贵族费迪南·德·格拉蒙为〈风俗研究〉设计的贵族家徽》一书⑤是部完整的法国徽章史，一无遗漏，

---

① 费迪南·德·格拉蒙伯爵（1811—1897）并不属于著名的格拉蒙世家，后者写法是Gramont，而伯爵的姓是Grammont。

② 奥齐埃（1592—1660），法国家系、系谱学家，著有一百五十卷的《法国主要家族系谱》。

③ 舍兰父子（1718—1785；1762—1799）均为法国著名王室系谱学家。

④ 拉丁文：书籍有自己独特的命运。

⑤ 《为〈风俗研究〉设计的贵族家徽》一书一九六三年已由加尼埃出版社出版。

甚至帝国时期的徽章也未遗漏。我要将这本书，作为埋头钻研和饱含友情的巨著永远保存。从鲍赛昂家族的Pulchre Sedens, melius agens!①中，从埃斯巴家族的Des partem leonis!②中，从旺德奈斯家族的Ne se vend③中，可以看出，您对于封建时代的古老语言是多么精通！总之，您这位诗人④将大大有助于我的事业，在我这部浩瀚的肖像集中，千百个细节都将显示对您的忠诚和深厚情谊！

您的老朋友

德·巴尔扎克

在贝里地区的边缘，卢瓦尔河畔，坐落着一座城市，叫桑塞尔。以其地理位置来说，这座城市必然吸引住游人的目光。尼维尔内地形起伏，最后一段隆起，构成一支不高的山脉，桑塞尔即处于这支山脉的顶巅。在这不高的山丘下面，卢瓦尔河滋润着这里的土地，留下黄色的冲积土。这是北卢瓦尔河。这条河和维斯瓦河一样，经常洪水泛滥，凶猛异常。一次河水暴涨就会使田地盖满泥沙。不发生这种情形时，那黄色的冲积土则会使田地更加肥沃。桑塞尔城的房屋集中在山顶上。这座山

---

① 拉丁文：位高德显。

② 拉丁文：给我强者的一份。

③ Ne se vend意为“不出卖”，这几个字顺序改变Vend(e)ne(s)se，便成为“旺德奈斯”这个姓。

④ 格拉蒙曾发表过一些诗剧。

距离卢瓦尔河相当远，小小的水路码头圣蒂波就得依靠桑塞尔的存在而存在了。当地生产的葡萄酒从这里装船运走，做木桶的橡木板在这里卸下，总之，上卢瓦尔河和下卢瓦尔河的全部产品都在这里集散。下列故事发生的时节，科纳桥和圣蒂波桥这两座吊桥已经建成。经通往意大利的那条路从巴黎到桑塞尔来的旅客，从科纳到圣蒂波，不必再坐渡船过卢瓦尔河。这不足以向你说明，一八三〇年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已经发生了么！因为奥尔良家族①到处搞点物质方面的小恩小惠，不过与那些用老婆的赔嫁买礼物送给老婆的那种丈夫相差无几。这桑塞尔城，除了山顶那块平地以外，街道多多少少都有一定坡度，城市四周环以坡道，人称之为"大围墙"。听到这个名称，城市有几条大路你就知道个大概了。再往外，象腰带一样，伸展着一圈葡萄田。酿酒构成当地的主要工业及最重要的贸易。这里出产数种名牌醇酒，香气四溢，与勃艮第地区的产品十分相似，以致在巴黎，不高明的品尝家会将二者混同。于是，桑塞尔在巴黎的酒店里找到了快速消费的主顾，何况对于那些保存时间不能超过七、八年的葡萄酒来说，这样的快速消费实属必要。桑塞尔城山下，坐落着几个村庄，封特奈，圣萨图尔，好似城关，其地理位置使人不由得想起瑞士纳沙泰尔那景色悦目的葡萄园。桑塞尔城保留了昔日风貌的几个特点，街道狭窄，铺路的石块取自卢瓦尔河河床，古老的房屋仍到处可见。炮楼，这一军事力量和封建时代的遗物，唤起人们对于宗

① 一八三〇年上台的路易-菲力浦属奥尔良家族。

教战争中最可怕的一次围城的回忆。①那次围城过程中，我们的加尔文派教徒的表现远远超过瓦尔特·司各特笔下那些失去理性的清教徒。② 桑塞尔城拥有光荣的历史，往日又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却注定要面临地狱一般的未来，因为商业活动属于卢瓦尔河的右岸，并不属于这里。

这一段简要的描写证明，虽然有两座桥将它与科纳联接起来，桑塞尔城的与世隔绝状况仍要与日俱增。这座城市是卢瓦尔河左岸的骄傲，人口最多有三千五百人，而科纳时至今日已超过六千居民。这两座城市隔河相望，半个世纪来，完全调换了角色。尽管如此，地理位置的优势仍属于历史名城。那里，无论从哪一角度看，景色都很迷人，空气新鲜，树木花草繁茂。居民与这宜人的景色融为一体，虽然三分之二的居民仍然是加尔文派教徒，但是他们和蔼可亲，是你的好游伴，毫无清教徒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要忍受小城市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虽然要处于半官方的监视之下，把你的私人生活变成几乎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生活，但是反过来，这里的乡土观念却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这种乡土观念是永远不会代替家庭观念的。所以，桑塞尔城看见当地出了两个名人，很觉光彩。这两个名人，一个是荷拉斯·毕安训，一位现代医学引以为荣的

---

① 这里指一五七三年的那次围城。那次，城市从一月三日被围，一直持续到十月八日，发生了严重的饥馑，最后只好放弃抵抗。

② 指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历史小说《清教徒》。这部小说发表于一八一六年，后被译成法文。《清教徒》描写一六七九年苏格兰清教徒反抗英国当局的迫害而爆发起义的事件。

人物，一个是艾蒂安·卢斯托，一位杰出的报纸专栏作者。桑塞尔选区眼看自己受制于七、八个大产业主——上帝挑选的高等贵族，很受刺激，试图摆脱公教要理会在选举方面对他们的束缚，因为公教要理会把这个选区变成了腐败不堪的城关。几个自尊心受伤的人策划了这个阴谋，后来由于策划人之一地位迅速上升引起了同盟者的嫉妒而宣告失败。这个结果暴露出这种做法有致命的弊端。这以后，人们又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准备下次选举时，从在巴黎名气很大、足以代表桑塞尔的上面两个人中间，找出一个来作为本地的候选人。对外省来说，这个主张是极其先进的。自一八三〇年以来，任命当地知名人士的做法在外省已有极大进展，以致众议院中国家要人日益稀少。这个能否实现相当靠不住的计划，是桑塞尔选区出类拔萃的女性，即dux femina facti①设想出来的，而且是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这个念头在这位女性过去的经历中早已根深蒂固，又大大关系着她的前程，所以，不把她从前的生活简要生动地叙述一下，理解这个人物就很困难。

桑塞尔当时很为一位出众的女性而感到骄傲。这位女性虽然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理解，但到了一八三六年前后，她在省内已颇有名气。上面所说的两位桑塞尔人在巴黎大大走红，一个达到事业的顶峰，一个达到时髦的顶峰，也正是这个时节。艾蒂安·卢斯托，经常在各种杂志上撰稿，他发表专栏文章的一家报纸，发行量达到八千份。毕安训已经当上了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是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和科学院院士，刚刚登上

① 拉丁文：统率行动的女性。

教授的讲台。如果“乔治·桑主义”这个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包含着某种侮辱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说，是乔治·桑创造了“乔治·桑主义”。从道德上来说，善几乎总是夹杂着恶，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种情感上容易传染的恶习，腐蚀了许多妇女。如果她们不自认为是天才的话，本可以是十分可爱的女人。不过，乔治·桑主义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得了这种毛病的女子总是用不为人知的情感去支撑她那所谓的超群出众之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女性成了爱情的“蓝袜子”①：结果谈情说爱抵销了一些文学，使她们不那么令人生厌了。所以乔治·桑名气很大，其主要结果就是叫人承认法国拥有大量的杰出女性，而且这些女性颇为慷慨，至今仍然对萨克森元帅的孙女②听之任之。桑塞尔的这位杰出女性住在拉博德赖。这所住宅既是城市住宅又是乡村别墅，距离城市十分钟的路程，位于圣萨图尔村中。当然，你想叫它圣萨图尔城关也未尝不可。拉博德赖这个姓氏在十字军东征时赫赫有名，与贝里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正如在许多贵族人家发生的事情那样，今日的拉博德赖家族已经取代了往昔的拉博德赖家族。对这一点，必须加以解释才能叫人明白。

路易十四治下，有一位叫弥洛的助理法官，其祖先本是狂热的加尔文派教徒。南特敕令③废除时，弥洛改了宗。桑塞尔

① “蓝袜子”指女才子，女学者。

② 指乔治·桑，她的父亲是萨克森元帅的私生子。

③ 南特敕令为一五九八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信仰宽容法令。

这地方本是加尔文教派的一处圣地，国王为了鼓励这种皈依运动，任命弥洛作了河泊森林管理处的大官，授予他德·拉博德赖老爷的徽章和贵族头衔，同时将真正而又古老的拉博德赖采邑赐给了他。可叹那著名的拉博德赖上尉的子孙却上了国王敕令给狂热的加尔文教徒设下的圈套，一个个都被绞死。伟大的君王如此对待他们，实在不该！到了路易十五治下，弥洛·德·拉博德赖从普普通通的新贵族一变而为骑士，居然势力大到能将自己的儿子安插到火枪手掌旗官的位置上。掌旗官在丰特诺阿①战死，留下一子。后来路易十六为纪念战死疆场的掌旗官，授予其子以包税人敕书。这个儿子成了金融家，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在交际场中厮混，出入尼韦诺瓦公爵的圈子，自认为有义务追随贵族流亡国外。不过，流亡国外时，他倒也心细，将资本带走了。所以这位富有的流亡者在国外期间资助的大贵族不止一家。后来，他觉得没什么希望了，也可能对总是借钱给人感到厌倦了，便于一八〇〇年回到桑塞尔，赎回了拉博德赖领地。这一方面是出于自尊心，另一方面也出于贵族的虚荣心。此举出自助理法官的孙子，也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可是，正象这位前包税人对于他的继承人能否使拉博德赖家族世世代代相传下去不抱太大指望一样，这样一个人在执政府时期②也没有什么光辉前程。金融家有个独生子，叫冉-阿塔纳兹-波利多尔·弥洛·德·拉博德赖，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个病秧子。富豪们纵情声色享乐无度，

① 丰特诺阿，比利时一小城，一七四五年萨克森元帅率法军在此大胜英军，荷军。

② 执政府时期是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

未老先衰，结婚又晚，成婚时血气已经早衰，最后必然使社会上层的人种退化。这个孩子就是这种产物。拉博德赖夫人未成婚时本是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少女，只是因为出身贵族才嫁给拉博德赖。流亡国外期间，她耐心地将这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拉扯大，对这个孩子十分溺爱。对于发育不全的孩子，母亲心里总是十分溺爱的。拉博德赖夫人死后，有一位叫德·卡泰朗-拉图尔的小姐，为德·拉博德赖先生返回法国尽力很大。这位弥洛家族的吕居吕斯①去世时，给他的儿子留下了领地，虽然不能转移和出售，但是已经在家徽上装了风向标；留下一千金路易，一八〇二年时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还留下一本诗作簿，簿子上的题辞是：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② 可是这簿子里有最著名的流亡贵族所欠款项的债券。这个儿子所以活下来，全靠他有寺院那样规律的生活习惯，减少活动（封特奈尔③一向鼓吹减少活动，认为这是多病之躯应该信仰的宗教信条），特别是桑塞尔的空气新鲜，风景优美——从这里极目远眺，卢瓦尔河河谷四十法里④以内的景色尽收眼底。从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一五年，小拉博德赖使他从前的领地又增加了几处葡萄田，而且十分醉心于种植葡

---

① 吕居吕斯（公元前106—前57），罗马名将，战功卓著。后来他所率的军队内部发生骚动，本人也被排挤。他引退回乡，靠他征战中得到的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老拉博德赖先生的晚年生活与吕居吕斯引退后的生活颇为相似，因此巴尔扎克将他喻为吕居吕斯。

② 拉丁文：虚空中的虚空，万物皆空！

③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

④ 指法国古里，一法里约等于四公里，下同。

萄。复辟时期开始了。起初他觉得这政权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因此不敢常上巴黎去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死后，他试图将他父亲写的诗变卖出去。对于这个既借钱给人又舞文弄墨的混合物鼓吹的深刻哲理，他完全不理解。这个葡萄农在巴黎浪费了许许多多时间，总算叫纳瓦兰公爵等人(他就是用这个词)承认了他。后来，他那宝贵的收获葡萄的季节来到，将他唤回桑塞尔。他的巴黎之行除了得到一些"愿意帮忙"的允诺以外，可说一无所获。复辟时期又使贵族地位显赫起来，于是拉博德赖想生一个继承人，以便使他的雄心具有意义。从前他一直觉得自己享有这种夫妻特权很成问题，否则他是不会拖延至今尚未成婚的。可是，一八二三年年底前后，眼看自己到了四十三岁身体也还硬朗，他希望自己多年的被迫品行端正能得到报偿。无论哪个医生，占星家或接生婆都未敢预言他活到这个年龄。不过，就他体质羸弱而言，他选择的配偶说明他太欠谨慎。但从这里头，外省的那种机灵绝不会看不出他那老谋深算来。

那时节，布尔日大主教阁下刚刚叫一个少女皈依了天主教。这位少女出身于一个市民家庭。这些市民家庭原是加尔文教派最重要的支柱，多亏他们家境贫寒，或者由于与上天和解，他们竟然逃脱了路易十四的迫害。这家人家姓皮耶德斐，十六世纪时是手艺人。这个姓告诉人们，这是宗教改革运动① 时期大兵们互相起的希奇古怪的一个绰号②，这家人家

① 宗教改革运动十六世纪在欧洲进行。

② 皮耶德斐这个姓可拆成两个字，意思就是"铁做的脚"。大概是宗教改革时期，某个士兵受伤，安了假脚，同伴们起哄，便送他"铁脚"的绰号。

后来成了老老实实的布匹商人。路易十六治下，亚伯拉罕·皮耶德斐生意很不景气，他一七八六年去世的时候，留下两个儿子，几乎一贫如洗。小儿子叫西拉斯·皮耶德斐，放弃了那笔菲薄的遗产，将遗产送给了他哥哥，自己动身到印度去了。革命期间①，大儿子摩伊兹·皮耶德斐购进了一些逃亡贵族的产业，学他祖先的榜样，拆毁了一些修道院和教堂，跟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姑娘结了婚。这也真是怪事！这女孩是个独生女，其父原是国民公会议员②，后来上了绞刑架。这位雄心勃勃的摩伊兹·皮耶德斐于一八一九年去世，给他的妻子留下一些财产和一个女儿。财产由于搞农业投机，已大大减少；女儿当时十二岁，貌美惊人。这个女孩受加尔文派宗教教育长大。当时的习惯是，新教徒从《圣经》中取名，以免与罗马教会的圣徒有任何共同之处。按照这个习惯，给这个女孩取名为迪娜。这位迪娜·皮耶德斐小姐，她母亲将她送进布尔日最好的一个寄宿学校，即沙玛罗勒家几位小姐办的寄宿学校。迪娜天资聪颖，且又貌美，在学校十分有名。但是，一些贵族人家、豪富人家的姑娘将她压在底下，而且后来这些姑娘在交际场中扮演的角色，比起她这个平民姑娘来要重要、光彩得多。当时迪娜的母亲正等待着皮耶德斐家财产清理的结果。迪娜曾经短时间地位居其女伴之上，此后她打算在生活中也要与她们平起平坐。她于是想出发誓弃绝加尔文教派宗教信仰的绝招，

---

① 指法国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

② 国民公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权力机构。

希望红衣主教能保护自己的精神战利品，照应她的前程。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对于迪娜小姐的高明已经可以窥见一斑。她一到十七岁，便完全出于雄心而皈依了天主教。布尔日的大主教满脑子想着迪娜·皮耶德斐定会成为上流社会的美丽装饰品，极想给她找个人家。这位高级教士找到哪家，哪家都害怕。因为这个姑娘有公主般的仪容，人人都说她在几位沙玛罗勒小姐办的寄宿学校培养出来的少女中，最为聪颖，每年颇有些作戏味道的隆重发奖仪式上，她都名列前茅。拉奥图瓦的土地，母女俩现在还共有。这土地可以带来每年一千埃居的固定收入。可是，一个聪明过人的美人儿，本人又有这么多长处，会叫丈夫花费多少！与这些花费相比，那一千埃居当然是小事一桩了！

谢尔省的每一社交小圈子对这些细节都大谈特谈。小波利多尔·德·拉博德赖一听说这些事，立刻到布尔日去了。其时，皮耶德斐太太这位虔诚的教徒以及她的女儿正好差不多已经下定决心，要抓住第一个前来求婚的人，用贝里地区当地的话说，就是抓住第一个戴帽子的狗。红衣主教遇到德·拉博德赖先生非常高兴，德·拉博德赖先生从红衣主教手中接受一位妻子就更加喜出望外。这个矮个子要求红衣主教阁下正式应允在枢密院院长面前对他加以保护，目的就是要扣住国家给予纳瓦兰公爵等人的赔偿费，让他们还债。精明强干的大臣①觉得这种方法未免过于粗暴，他叫人告知葡萄农，在适

① 这位大臣指维莱勒(1773—1854)，他当时是财政部长及枢密院院长，与布尔日大主教是表兄弟。

当的时机会对他加以照应。德·拉博德赖先生这桩毫不理智的婚事在桑塞尔地区激起怎样的喧嚣，诸位是可以想见的。

“这不难解释，”布瓦鲁热院长说道，“人家对我说，仪表堂堂的弥洛先生，就是讷韦尔的代理检察长，在林荫道上一面指着拉博德赖的小塔楼，一面对德·克拉尼先生说：‘这些东西，有朝一日，定会到我手中！’我们那位检察官回答他说：‘可是他会结婚，生孩子的。’‘不许他这么干！’这话叫小矮子听见了，大吃一惊。象小拉博德赖这样的丑八怪对于弥洛这样的巨人必然怀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你们是可以想见的。”

弥洛家族在讷韦尔有一个平民支系，这一支系从事刀剪贸易发了财，相当富有，以致这个支系的代表已经接触到了检察署的职位，并在那里受到已故马沙尼① 的保护。

本故事中精神问题起重大作用。德·拉博德赖先生所考虑的却是庸俗低级的物质利害问题。我们在简要叙述他巴黎谈判的结果时，可能将他那些物质利害考虑尽量排除较为适宜。再说，这样也可以解释当代历史上的几处疑窦和复辟时期各位大臣在政治领域内所遇到的暗藏的难题。部长的诺言基本上没有兑现，所以议会开会，红衣主教应召到巴黎时，德·拉博德赖先生也到巴黎去了。受德·拉博德赖先生威胁的第一个债主是德·纳瓦兰公爵。他是怎么摆脱这一困境的呢？德·拉博德赖这个桑塞尔人到了巴黎，住在旺多姆广场附近

① 马沙尼（1782— 1826），王政复辟时期的议员，最高法院代理检察长。

圣奥诺雷街美因兹旅馆。一天早晨，他见一个人来到旅馆。此人是个清算专家，也是大臣们的心腹。此人风度翩翩，衣冠楚楚，走出一辆华丽的马车，不得不登上三层楼来到三十七号房间。这房间不大，他正好撞见那个外省人自己在壁炉的火上煮一杯咖啡。

"请问您是弥洛·德·拉博德赖先生……"

"是，"小矮个儿一面披上室内便袍一面回答道。

这件室内便袍是皮耶德斐太太原来的一件夹大衣和已经去世的德·拉博德赖夫人的一件长袍合成一件生出来的怪物。室内还有一个泥垒的小灶，灶上有一只马口铁锅，里面煮着牛奶。前来谈判的人瞟了室内便袍一眼，觉得这个人，这件袍子和那个小炉灶都那么富有特点，他觉得用不着要什么手腕就行。

"先生，"他斗胆地说，"我敢打赌，您一定是在王宫市场附近的于尔班饭庄用餐的，每餐四十个苏，是吧？……"

"为什么？……"

"噢！我在那里见过您，所以我认出您来了，"这个巴黎人一本正经地回答，"各位亲王的所有债主都在那里吃饭。您知道，最阔的大老爷，也勉强能付百分之十的债务……已故奥尔良公爵的债务，我连百分之五也给不了……甚至……（他压低嗓门）对先生①……"

"您是来买我的债券的……，"这葡萄农自认为很机灵，说

① 这里，"先生"是对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即后来的查理十世）的尊称。

道。

“买！……”这位中间人说道，“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德·吕卜克斯先生，行政法院审查官，财政部秘书长，我是来跟您谈一笔生意。”

“什么生意？”

“先生，欠您债的人地位如何，您总不至于不知道吧？……”

“欠我债的各位……”

“对了，先生，欠您债的各位，他们的地位如何，您是了解的。他们很受国王器重，但是他们没有钱，又得大讲排场……。政界的困难，您不会不知道：贵族要重建权力，可是又面对着力量很大的第三等级。国王的想法是在贵族院中建立一个与英国相类似的全国性机构，可是法国人对此看法很不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我们必须有几年的工夫，必须有几百万……纳瓦兰公爵是议会中头号贵族，这您是知道的。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他虽然不能否认自己的债务，可是他不能……（通情达理一些好么？看看政界好么？我们刚走出革命的深渊嘛！您也是贵族嘛！）欠您的钱他付不起……”

“先生……”

“别急，”德·吕卜克斯说道，“您再听我说说，好不好？……他不能付给您钱。那么，您也是精明人，就让他用恩惠付给您……国王的恩赐或者是各部的肥缺。”

“怎么？我父亲一七九三年掏了十万……”

“亲爱的先生，您先不要反驳！有一则政治运算题，您听

着：桑塞尔的收税员现在空缺，一个从前在军队中当军饷官的人有权补这个缺，可是他没有运气；您有运气，而您没有任何权利。结果是您得到了这个职位。您当上一季，然后辞职，格拉维埃先生会给您两万法郎。此外，您还能得到荣誉勋位的勋章。”

“这倒不错，”葡萄农说道，最使他动心的是那笔钱，而不是绶带。

“可是，”德·吕卜克斯接着说下去，“为了感谢纳瓦兰公爵大人的好意，您要把他的债券还给他……”

葡萄农以收税官的身分回到了桑塞尔。过了六个月，格拉维埃先生顶替了他。人家都说这位格拉维埃先生在帝国时代是财政部最和蔼可亲的一个人。自然，德·拉博德赖先生也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德·拉博德赖先生一不当税务官，立刻返回巴黎与其他债务人去说理。这一次，他被封为掌玺官，男爵和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德·拉博德赖男爵将掌玺官这个职位卖掉，然后再去拜访最后几个债务人。此后，他又带着行政法院审查官的头衔和国王派驻尼维尔内地区某公司特派员的职位重新在桑塞尔抛头露面。这两个官职薪水有六千法郎，是真正的闲差。拉博德赖这个家伙结的那门亲事，人家都说他是发了疯，可是从钱财上说，他倒作了一桩好生意。全靠他极其吝啬、节衣缩食，加上因一七九三年他父亲的财产被拍卖他又得到一笔赔偿费①，到了一八二七年前后，这个小

① 一八二五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赔偿大革命期间财产被拍卖的贵族的损失。

矮子终于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这就是他花了四十万法郎现金，又作出了种种承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承诺注定要叫他六年之中喝西北风过活），终于把昂济的土地买到了手！这昂济的土地位于卢瓦尔河畔，在桑塞尔上游二法里处。菲利贝尔·德洛尔姆修建的漂亮城堡激起行家们的艳羡。这昂济的土地五百年来属于于克塞尔家族。他终于跻身于当地的大产业主之列了！他用昂济的土地，拉博德赖的采邑和拉奥图瓦的土地构成了一份长子世袭财产，并于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得到国王诏书认可。迪娜眼看自己一直到一八三五年都得过着不为人知的贫苦生活，十分伤心。设立长子世袭财产引起的欢乐是否补偿了迪娜的伤心，可就说不准了。办事谨慎的拉博德赖在最后一批款未付清以前，不许他的妻子住进昂济，也不允许她作任何一点小小的改变。我们刚才对第一位德·拉博德赖男爵的策略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便足以对他整个的为人作出解释了。熟悉外省人怪癖的人都能看出来，他患有*土地占有狂*。这是一种吞噬人的狂热，排除一切的狂热，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吝啬，而且抵押债务的利息与土地产品之间稍失平衡，就会导致破产。从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二七年，人们只见小矮个拉博德赖往圣蒂波奔波不息，以靠葡萄为生的布尔乔亚那股贪婪劲经管自己的事务；他得到大人物垂青，获得了各种官职，可是立刻又放弃了那些官职。有人见他那么忙碌，便嘲笑他；有人见他竟然不把大人物的垂青放在眼里，感到很不理解。后来，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大肆挥霍导致将这片好土地出卖，这位勤劳的蚂蚁终于等来了这个时

刻，便一下子扑到自己的战利品上去。到了这时，那些嘲笑他的人和不理解他的人才恍然大悟。

皮耶德斐太太来和自己的女儿一起生活。老太太将她在拉奥图瓦的土地完全交给女婿，自己只要一份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就心满意足了。德·拉博德赖先生的财产合到一处，便构成了一年大约一万五千法郎的收入，相当可观。迪娜刚刚结婚不久，便取得丈夫同意将拉博德赖改观，将这里变成了非常舒适的一处住宅。她叫人将贮藏室、压榨机机房以及一些难看的附属建筑统统拆毁，在偌大的院子里辟出英国式花园。这处宅邸是一栋小城堡，有角楼及人字墙，颇有特色。她在宅邸后面又修起第二座花园，有树丛，花卉和草坪。修了一堵墙将这座花园与葡萄田分开，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墙的形状已不可见。总而言之，在菲薄的收入所许可的范围内，她极力把舒适引进家庭内部。迪娜看上去是那么才智超群的一位姑娘，德·拉博德赖先生为了使自己的钱财不被她挥霍净尽，表现得也很精明，这就是对他在巴黎讨还债款的事从来只字不提。对自己的收益这样守口如瓶，便赋予他的性格以某种难以形容的神秘性，而且在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在他妻子的眼中，他的形象格外高大。缄默真是了不起啊！拉博德赖宅邸大兴土木，可是迪娜在没有得到各种安逸，对当地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特别是未将那位默默无言的拉博德赖研究透彻以前，根本不想露面，也不想接待客人。越是这样，人们越是强烈希望一睹这位新娘子的风采！一八二五年春季的一天上午，人们终于在林荫道上见到了美貌的德·拉博德赖夫人和她的母

亲。少夫人身穿蓝色丝绒长裙，老母身着黑丝绒长裙。这在桑塞尔引起一阵喧嚣。这身打扮证实了这位少妇确实高人一等，不愧为在贝里地区的首府长大的人。接待这位贝里金凤凰的时候，人们直担心说不出什么诙谐、机智的话来。自然，人们在德·拉博德赖夫人面前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她在女流中简直造成了一种恐怖。在拉博德赖家的客厅里，人们对一条织成开司米模样的台毯，对一件镏金的蓬巴杜式木器家具①，窗上挂的小花锦缎窗帘，圆桌上一个插满了花的圆锥形日本花瓶，四周有几本新出版的书籍，都赞不绝口；迪娜毫不做作地坐到钢琴旁，一看曲谱就能演奏；这时候，人们就越来越加强了她确实高人一头的看法。迪娜为了使自己永远不为装束随便或者趣味低级所感染，早就决定与安娜·格罗斯泰特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以便对款式和阔气方面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及时了解周详。这位安娜·格罗斯泰特是迪娜在沙玛罗勒寄宿学校时的密友，是布尔日税务局长的独生女，全凭有大宗财产，嫁给了封丹纳伯爵的三公子。迪娜很善于打扮入时，胜人一筹；妇女们每次到拉博德赖宅邸来，总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不管她们怎么打扮，总是眼看自己落在人后，用爱好赛马的人的话来说，就是被拉下一段距离。若是说，所有这些小事都引起桑塞尔妇女们的嫉妒的话，那么迪娜的言谈及智慧就更引起地地道道的反感了。

德·拉博德赖夫人希望自己的智慧维持在巴黎动向的同

---

① 指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喜爱的家具式样。

一水平上，任何人如果言之无物、谈吐无聊或对女性献些过时的殷勤，她都受不了。对那些诽谤他人的小道消息、构成外省语言基本内容的社会下层那种恶言恶语，她也断然拒绝。她喜欢谈论科学上或艺术上的新发现，舞台上、诗坛上刚刚绽开的新蕾，似乎她在搅动时髦词汇的同时，也使人的思想发生了动荡。

桑塞尔的神甫杜雷教士，是法国旧式神职人员的遗老，很有教养。迪娜这一套他并不讨厌。在桑塞尔这种自由倾向严重的地方，他不敢尽情表现自已的习性，他对于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与她十分谈得来。副省长是一位叫德·夏尔热伯夫的子爵，他在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客厅中找到了一块沙漠绿洲，十分高兴。在这块绿洲上，外省生活暂时停止了。至于检察官德·克拉尼先生，他对美人迪娜的倾慕就象钉钉子一样把他钉在了桑塞尔。这位狂热的法官对任何高升都予以拒绝，虔诚地爱上了这位以风韵和美貌动人心弦的天使。德·克拉尼先生瘦高个，凶神恶煞似的脸，两只眼睛吓死人，眼眶好象是木炭画的，上镶两道浓眉。他能言善辩，不乏尖刻，与他那爱情完全不同。格拉维埃先生是一个小矮胖子，他在帝国时期唱得一手好浪漫曲。多亏这分天才，他得到了军饷官这个优厚的职位。他曾与几个当时属于反对派的将领一起参与了西班牙的重大事件，后来他充分利用这些关系与大臣建立了联系。大臣考虑到他已失去原来的官职，答应将桑塞尔收税员的职务送给他，最后是随他将这个职务买到手。格拉维埃先生没有什么头脑，说起话来仍是帝国时

代的累赘腔调，他根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想明白复辟时期的风习与帝国时代的风习差异是多么大。但是他自认为比德·克拉尼先生高明许多，他的衣着极为高雅大方，总是赶时髦，他出头露面时穿黄背心，灰裤子，紧身小礼服，脖子上系着丝质的时髦领带，手上戴着钻石戒指。而检察官先生还没有走出黑燕尾服、黑裤子、黑背心的老套子，且常常已经破旧。

这四个人首先对迪娜受过教育、趣味高尚、思想敏锐，十分倾倒，而且宣称她是最聪慧的女人。于是妇女们相互说道："德·拉博德赖太太肯定会拼命嘲笑我们……"这种见解多少也有些正确，产生的后果便是阻止妇女们到拉博德赖府上去。迪娜因为语言规范，颇有些学究气，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圣萨图尔的萨福①。她就这样成为桑塞尔城妇女的敌人，到后来每个人都反过来拼命嘲笑她那些所谓长处了。最后竟至发展到否认她高出别人一头。当然这出类拔萃也是相对的，不过她确能指出别人的无知，而且毫不原谅这些无知。大家都驼背，身板笔直便是奇丑无比。于是迪娜便被视为怪物和危险的人，她的四周成了一片荒漠。迪娜自己虽然主动，但是很久才能见到几位女士，而且只是在历时几分钟的访问过程中才能见到，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有一次便向德·克拉尼先生请教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何在。

"您太超群出众了，别的妇女不会喜欢您，"检察官回

---

① 萨福（约公元前625—580），古希腊女诗人，此处嘲讽拉博德赖夫人是位女才子。

答道。

可怜的受冷落的女人也问格拉维埃先生。迪娜央求他半天，他才回答道："美貌的夫人，您光是美丽动人还不满足，您还很有头脑，还受过教育，您熟悉所有的作品，喜爱诗歌，懂得音乐，您谈起话来娓娓动听：女人们不会原谅这许多长处的！……"

男人们对德·拉博德赖先生说："您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妻子，您是多么幸福……"拉博德赖本人最后也说："我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妻子，我觉得不错。"等等。

皮耶德斐太太为自己的女儿而感到自鸣得意，也大胆地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女儿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子，她昨天给德·封丹纳夫人写信，说这个，说那个。"

谁了解社交界，了解法国，了解巴黎，谁就会知道，许多名人不就是这样形成的么？

两年之后，将近一八二五年年底时，迪娜·德·拉博德赖受到攻击，说她只愿意接待男宾。后来，她与女性的疏远被说成是天大的罪过。她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无意的举动，都要受到指责，或者被人加以歪曲。一位有教养的女子能作出哪些牺牲，德·拉博德赖夫人都牺牲了，从自己方面应该怎样行事也都做到了。一位假情假意的朋友前来，对她的孤立表示惋惜。她回答说："与其碗里什么实在的东西也没有，我倒宁愿这只碗是空的！"她这么说可是大错特错了！这句话在桑塞尔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后来，人们见她结婚五年仍没有生育，便嘲笑小矮子拉博德赖，反过来用这句话来攻击圣萨图

尔的萨福。为使诸位明白这句外省戏言的意义，必须叫知道费雷特大法官的人士回忆起这个人来。据说费雷特大法官是全欧洲最勇敢的人，因为他敢迈开双腿走路①，人们还说他往皮鞋里放铅块，防止被风刮跑。德·拉博德赖先生个子矮小，面黄肌瘦。若是法国王室马厩总管德·埃鲁维尔公爵②当上了类似巴登大公这样的角色，一定会委任他为自己宫廷的首席侍从。德·拉博德赖先生的两条腿也象麻秆那么细，为了体面，他得戴上假腿肚；他的大腿象一个壮汉的胳膊那么粗；上身和鳃角金龟的身体差不多。他一定会叫德·埃鲁维尔公爵得意洋洋。这个小矮子葡萄农走路的时候，常常把假腿肚扭到胫骨一边。他对这些事也不故弄玄虚。谁若是提醒他，假腿肚弄反了方向，他还向人表示感谢。一直到一八二四年，他还保留着短绣花裤、黑丝袜和白背心这套老式打扮。结婚以后，他穿上了蓝长裤、带跟的长靴，桑塞尔全城的人见了无不说他这是为了长高二寸，好抵到妻子的下巴。人们见他十年间总是穿着一件墨绿色、钉着大个白色金属钮扣的小礼服，系着一条黑领带，使他那冷漠而奸诈的面孔显得格外突出。蓝灰色的两只眼睛放射出猫眼一样精明而又平静的光芒。象所有遵循自己的行动计划办事的人一样，他性情温和，似乎从来不惹自己的妻子不快，显出使妻子非常幸福的样子，他给她发言权，只是行事稳稳当当，但又象昆虫那样坚韧不拔。迪娜因自己无与伦比的美貌受到桑塞尔城最体面的男士们的宠

① 据说费雷特大法官的双腿细如麻秆。

② 德·埃鲁维尔公爵个子矮小，见卷一《莫黛斯特·米尼翁》。

爱，因自己的智慧受到这些人的赞赏，她用动人的谈吐维系着这种赞赏。不过，后来人家说，她那些言论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她眼看别人听她讲话听得入迷，也逐步养成了自鸣得意地慢吞吞讲话的习惯，夸夸其谈使她感到愉快，最后干脆将那些朋友当成悲剧中那种心腹人，派定他们充当与她对答的角色。再说，要么是从她读的书当中，要么是吸收了她家常客的思想，她已经搜集到一套十分漂亮的词句和思想，这样她就变成了一种训练雀儿唱歌的八音琴，只要谈话内容一触动那弹簧，就会奏出曲调来。不过我们也要说句公道话，迪娜对各种知识确实如饥似渴，她什么书都读，甚至读医学、统计学、科学和法学方面的书籍。因为她每天上午巡视了她的花卉、吩咐了园丁做什么事之后，就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她天生记忆力极强，又有某些女性用词确切的天赋，因此不论谈什么事情，都能谈得头头是道。所以，人们从卢瓦尔河左岸的科纳、夏里泰、讷韦尔和从卢瓦尔河右岸的莱雷、瓦伊、阿尔让、布朗卡福、奥比尼纷纷前来谒见德·拉博德赖夫人，就象在瑞士人们纷纷前去谒见斯塔尔夫人一般。只听过一次这只瑞士鼻烟盒演奏的曲调的人，离去的时候晕头转向，把迪娜吹个天花乱坠，使方圆十法里以内的女人都嫉妒她。一个人令你佩服的时候，或一个角色正做戏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陶醉，使你顾不上批评你的偶像。可能这是由于神经不断扩张，造成一种氛围的缘故，犹如神像、圣像头顶上的光环，从那上面望过去，世界便在你的脚下。否则，怎样解释老调重弹，人们照旧心悦诚服，无论子女对父母何等凶狠，丈夫何等熟悉妻

子那些无伤大雅的放荡行为，人们却总是不能记取教训呢？德·拉博德赖先生就象一掉雨点就撑开伞的人那么率真。他的妻子谈及贩卖黑奴的问题，或改善苦役犯的待遇问题时，他便拿起自己的蓝色小鸭舌帽，悄悄溜走。他确信到圣蒂波监督卸下一批酒桶，过一小时再回来时，那场讨论也差不多结束了。无事可做的话，他就到林荫道上去散步。那里，卢瓦尔河河谷的美丽景色可以一览无余。乘他妻子演奏话语奏鸣曲或辩证法二重唱的时候，他去行个空气浴。迪娜一旦作为出类拔萃的女子形象出现，便想赋予她对最优艺术创作的爱好以看得见的保证。她极力附合浪漫派的见解，实际上她将诗歌与绘画，音乐作品的片断与塑像，家具与歌剧都囊括在艺术之中。于是她成了一位中世纪专家。她收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董，将她的忠实信徒一个个都变成了忠心耿耿的小伙计。就这样，她刚结婚不几天，一八二四年年初伊苏屯鲁杰家的家具拍卖时，便将这批家具搞到了手。她在尼维尔内和上卢瓦尔也买了不少好东西。逢到送新年礼物或她过生日时，朋友们也忘不了向她赠送几件稀世珍品。这些新奇的玩意儿颇博得德·拉博德赖先生的好感，他那副神气，活象为妻子的趣味牺牲了几个埃居。实际上，这个经营土地的人想着的是他那昂济城堡。当时这些古董比时髦的家具还便宜。过了五、六年，迪娜在拉博德赖宅邸楼下布置的前厅，餐厅，两间大客厅，一间小客厅，直到楼梯间，到处都塞满了从附近四个省里精选来的艺术杰作。这样的环境，被当地人称之为古怪，与迪娜这个人倒十分相谐。这些珍品即将又时髦起来，前来拜访的人见了，

都浮想联翩。他们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些设计得奇形怪状的东西，可透过丛丛鲜花，他们看见了这些老古董的地下墓穴，布置得好似已故的家具清教徒索默拉尔家一般①，大大超出他们之所料！收罗来的这些玩意儿，件件都是机关。谈到某一个问题时，这弹簧一动，就能触发起对冉·古戎②，米歇尔·科仑③，热尔曼·皮隆④，布勒⑤，冯·赫伊絮姆⑥，对伟大的贝里画家布歇⑦，对木刻家克洛迪翁⑧，对威尼斯镶贴，对布吕斯托洛纳⑨——那位意大利男高音、绿橡树的米开朗琪罗，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对贝尔纳·德·帕利西⑩的陶瓷，对珀蒂托⑪的陶瓷画，对阿尔布莱希特·丢勒（她将丢勒念成杜勒）⑫的版画，对印写或绘制在犊皮纸上的着色的作品，对华丽的哥特式、火焰哥特式、装饰哥特式、纯粹哥特式，发表长篇大论的见解，能叫老年人惊倒，能叫年轻人着迷。

---

① 索默拉尔是一位家具收藏家，于一八四二年去世。
② 冉·古戎（约1510—1568），法国建筑家及雕塑家。
③ 米歇尔·科仑（1430—1512），法国雕刻家。
④ 热尔曼·皮隆（约1535—1590），法国雕刻家。
⑤ 布勒（1642—1732），法国高级细木家具制造商。
⑥ 冯·赫伊絮姆（1682—1749），荷兰风景、静物、花卉画家。
⑦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
⑧ 克洛迪翁（1738—1814），法国雕塑家。
⑨ 布吕斯托洛纳（1662—1732），意大利雕刻家。
⑩ 贝尔纳·德·帕利西（1510—1589），画家及陶瓷家。
⑪ 珀蒂托（1607—1691），陶瓷微型画画家。
⑫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

德·拉博德赖夫人怀着要叫桑塞尔城活跃起来的强烈愿望，试图在城中组织一个所谓文学团体。法院院长布瓦鲁热先生当时正好把一处有花园的住宅搞到手，此住宅来自包比诺-尚迪耶的遗产。他对创建这个团体极为赞成。滑头的法官在雕像问题上与德·拉博德赖夫人谈得十分投机。他想成为这个文学团体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将他那栋住宅租给文学团体十五年。从第二年开始，人们就在那里玩多米诺骨牌、纸牌、打弹子，一面喝着热甜酒、潘趣酒① 和烈性酒。他们在那里吃精美的夜宵，狂欢节时在那里举行假面舞会。文学方面，无非是读读报，谈谈政治，谈谈生意。德·拉博德赖先生经常到那里去，人们开玩笑地说，那是因为他老婆在那里的缘故。

这种结果使这位出类拔萃的女子十分忧伤。她对桑塞尔不再抱任何希望，从此便把当地的精华集中在自己的沙龙中。夏尔热伯夫先生、格拉维埃先生、德·克拉尼先生、杜雷神甫、第一任和第二任代理检察长、一位年轻医生、一位年轻的代理推事，这一大串迪娜的盲目崇拜者尽管有着良好的愿望，仍然免不了有时感到厌倦，也会大着胆子到令人舒畅的无聊闲话的领地上去徜徉一番。这些无聊的闲话正是人们平时谈话少不了的话题。格拉维埃先生称这个为“从严肃转到轻松”②。杜雷神甫的惠斯特牌局，对女神的近乎独白是有益的散心解闷。三个情敌由于赋予自己的谈话以最高级的争论的特点，难免因长时间聚精会神而疲乏不堪，但是不敢流露出一点点

① 潘趣酒——酒加糖、红茶、柠檬等调制的饮料。

② “从严肃转到轻松”，语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厌烦的样子，有时便作出讨人喜欢的样子朝老神甫转过头去。“神甫先生想玩一局，手直痒痒，”他们说道。聪明的神甫对自己同伙的虚情假意也就来个相当精彩的顺水推舟。他表示反对，叫道：“我们不听这位受神灵启示的美人谈话，岂不损失重大！”他这样来促使迪娜大发善心，迪娜到最后总是可怜起她那亲爱的神甫来。专员大人设想出来的这一大胆计谋，每次都表演得那么活灵活现，以致迪娜从来不曾怀疑到她这些苦役犯把牌桌当成监狱的院子，逃跑了，给她留下年轻的推事或者年轻的医生受折磨。一位年轻的业主，桑塞尔的纨袴子弟，由于有些不够谨慎的表现，失去了迪娜的好感。这位先生好不容易争到了为这个文社所接纳的荣誉，以为自己能够从培植了这朵花的各位权威手里夺走这朵鲜花，正在自鸣得意。不料，就在迪娜第四次——此话一点不假——给他面子就康德哲学给他解释一个什么问题时，他打了一个呵欠。这下子可就倒了霉了：德·拉托玛西耶先生这位贝里历史学家①的儿孙从此便被看作是完全没有智慧而又没有灵魂的一个人了。

这三个正式的恋人承受着精神和注意力的巨额支出，一心指望着能在迪娜变得通人情的时候得到最甜蜜的成功，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大胆设想她会在自己的幻想破灭以前丢掉夫妻生活方面的无知。一八二六年，还是迪娜眼看自己周围都是恭维的时节，她已经到了二十岁头上。杜雷神甫

① 指加斯巴·托马克·德·拉托玛西耶（1621—1712），历史学家，生在布尔日，发表过一部浩瀚的《贝里史》及数本研究当地风俗的著作，这里谈及的这位年轻人至少应是拉托玛西耶的曾孙。

依然使她保持着一种天主教狂热。于是迪娜的崇拜者只好满足于向她献上大量的小殷勤，对她关切备至，服侍周到。如果在那些经人介绍前来拉博德赖庄园度过一、两个晚上的人眼中，自己被视为这位女王的保护人，那就足以欣喜若狂了。

"德·拉博德赖夫人是一颗青果，必须待她成熟起来，"这就是格拉维埃先生的见解。他在等待。

至于那位法官，他常常写长达四页的情书。迪娜对这些情书的答复，就是晚餐后围着自家的草坪遛弯的时候，挎着自己崇拜者的手臂，对他说上几句叫他心平气和的话。德·拉博德赖夫人，有这三个爱她的人保镳，加之有她那位虔诚的母亲为伴，得以免去一切恶语谗言带来的灾难。这三个人谁也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待在德·拉博德赖夫人身旁，这在桑塞尔已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事，他们相互间的争风吃醋成为这个小城的一出好戏。从恺撒门到圣蒂波，有一条路比大城墙那条路近得多。在山区，人们把这种路叫作"引水渠"，但是在桑塞尔叫做"摔死人"。这个名字足以说明，这是一条在最陡的山坡上走出来的一条小道，路上尽是石头，两旁全是葡萄园的坡地。如果走"摔死人"这条路，从桑塞尔到拉博德赖庄园的路就缩短了许多。女人们嫉妒圣萨图尔的萨福，常常到这条林荫道来散步，以便看看这权威人士的长野跑马场①。她们常常拦住这些权威人士，有时与专员大人，有时与

---

① 巴黎市郊布洛涅森林和爱丽舍田园大道之间，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名长野修道院，巴黎人利用这一地段赛马，故称长野跑马场。此处用来比喻人们在这条山路上往来穿梭。

法官搭上几句话。这两个人要么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要么表现出颇不得体的精神恍惚的样子。从林荫道上能够望见拉博德赖庄园的小角楼，不止一个年轻小伙子到这里来眺望迪娜的住所，对于能在桑塞尔的女王身边消磨晚上时光的那十来个常客的特权，真是艳羡不已。德·拉博德赖先生很快就发现，作丈夫的身分使他比那些追求自己老婆的人地位高出了一头，于是他傻乎乎地利用起这些人来。他得到了一些免缴税款的便宜，也打赢了两宗小官司。每逢他与人发生争执，他都叫对方预感到检察官的权势，使人在任何事情上不敢与他争辩。在生意上他也象所有的矮子一样既喜欢挑剔，又好争讼，不过总算还比较温和。

然而，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单纯无知越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女人们眼中她的地位就越来越糟。在布瓦鲁热法院院长太太家里，上了点年纪的太太们整晚整晚地议论拉博德赖两口子——当然是背后议论。大家都猜测到有一个神秘莫测的谜，对于那些已经走过来的女人们，她们热切地要了解那谜底到底是什么。在拉博德赖庄园也确实上演着一出冗长而单调的夫妻悲剧。如果十九世纪那贪婪的解剖刀不在搜寻新鲜玩意的需要驱使下，到人心最阴暗的角落里去搜寻的话，或者说，到前几个世纪还顾点廉耻没有碰到的角落去搜寻的话，那么这种悲剧是永远不为人知的。而迪娜婚后头几年的贞洁，用这出家庭悲剧也能解释清楚。

一位少女，在沙玛罗勒寄宿学校名列前茅，其动力是心气高傲；她的首次盘算，得到的结果是旗开得胜；这样的少女前

程这么光明，是不应该半途而废的。不管德·拉博德赖先生显得多么体弱多病，对于迪娜·皮耶德斐小姐来说，他倒是确实出乎预料的一个结亲对象。这个葡萄农，四十四岁上与一个十七岁的少女结婚，他的不可告人的心思会是什么呢？他的老婆又能怎样利用他呢？这就是迪娜思考的第一个题目。小个子总是叫老婆摸不着真相。就这样，首先，他让拉博德赖庄园周围的两公顷好地吃喝玩乐糟蹋掉了，叫人拿走了；后来又几乎慷慨大方地给了七、八千法郎，这是迪娜指挥的内部装修所需的数目。所以迪娜得以在伊苏屯购进鲁杰家的动产，接着在自己家里着手建立中世纪、路易十四和蓬巴杜式的室内装饰体系。那时这位少妇几乎不敢相信德·拉博德赖确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吝啬鬼，或者说她以为自己是赢得了比他高出一头的地位。这个错误持续了一年半之久。德·拉博德赖到巴黎去了第二趟以后，迪娜从他身上看出了外省吝啬鬼那种一接触到钱的问题便表现出来的极地般的冷酷。她第一次要大笔钱的时候，演了最甜蜜动人的一出喜剧，那种奥秘本来自夏娃。但是小矮子对他老婆解释说，他每月给她二百法郎零用。为了拉奥图瓦的领地，他还供给皮耶德斐夫人一千二百法郎年金。这样，一年的花费已经超过一千埃居的陪嫁二百法郎了。“咱们家的开销我就不跟你说了，”他最后说道，“你晚上给你的朋友们吃奶油圆蛋糕，喝茶，我就随你去，因为你也需要玩玩。可是结婚以前我一年没花过一千五百法郎。现在我要开销六千法郎，其中包括缴纳税款，修理房屋。考虑到咱们的财产的性质，这未免花销太大。一个葡萄农从

来只知道自己要开支多少：耕作多少，捐税多少，酒桶多少，而收入则取决于太阳一阵暴晒或者一场霜冻。象咱们这样的小业主，远没有固定收入，就应该将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因为一旦超支或遭受损失，没有任何办法弥补。如果一个酒商破产了，咱们怎么办呢？所以，对我来说，没到手的钞票好比白菜叶子。要过上眼前这样的生活，就应该在手里捏着一年的固定收入，而对当年的收入只能抱三分之二的指望。”

只要稍加抵抗，一个女人就热切希望战胜这种抵抗。而迪娜撞上的是一个用最温存的举止裹着的铁石心肠。她设法叫这个小矮子产生恐惧心理和嫉妒心，可是发现他躲在最肆无忌惮的放心大胆里。他离开迪娜上巴黎去时，就象梅多尔对安杰莉嘉的忠诚那么放心①。她装出冷漠和不屑一顾的样子，打算用交际花对付她们的保护人的那种蔑视来刺激这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一般来说，这种蔑视对这些人准起作用，就象榨机上的一颗螺丝那么准。可是德·拉博德赖先生只是直勾勾地望着他老婆，那眼神活象一只把家里搅个天翻地覆，非等到人家威胁要打它时才会离开的猫。透过这无言的满不在乎，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安心情几乎把这位二十岁的少妇吓了一跳。这个男人，可以将他比作一个有裂纹的坛子，他那种出于自私目的的放心，一开始她不理解。这个人为了生存，早已将生活中的行为调整停当，象时钟赋予钟摆那样致命的准

---

① 梅多尔与安杰丽嘉系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著作《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

确。所以，小矮子的老婆总是摸不透他，总是在头顶上十尺开外的地方打他。迪娜一直梦想着支配这个小矮子的财产，牵着这个小矮子走。一开始，她这个巨人对矮个子服服帖帖，乃是为了日后将他捏在手里。现在她看到自己注定再也走不出拉博德赖庄园，再也出不了桑塞尔，她那种气恼，很难诉诸笔墨，却很容易理解。她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在巴黎这个大舞台上崭露头角，所以她接受那些陪伴她的贵妇人骑士献上的庸俗的香烛，她希望德·拉博德赖先生的名字从选票箱里走出去，因为她看见拉博德赖先生三次从巴黎归来，每次都在社会阶梯上升高一级，便以为他是野心勃勃的人。可是当她叩击这个男人的心扉时，她似乎是在大理石上敲打一般！……这位前税吏、前掌玺官、行政法院的审查官、荣誉勋位获得者、王室特派员，原来是一只鼹鼠，忙的就是在一株葡萄四周掘地道！于是在法官和专员甚至格拉维埃的心里又倾注了几曲哀歌，他们所有的人因此对那个高尚的受害者更加依恋了。因为她十分小心谨慎，不谈起自己的盘算，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她也象所有的女人一样，看到自己不可能搞什么投机，便羞辱搞投机的人。迪娜在这些内心风暴的袭击下，拿不定主意，就这样到了一八二七年。这一年秋末，爆出了一个新闻，就是德·拉博德赖男爵已将昂济的土地买到手。这个小老头于是自鸣得意、兴高采烈起来，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改变了他妻子的想法。她见丈夫忙着设立一份长子世袭财产，相信丈夫总有些了不起的地方。小个子男爵春风得意，大喊大叫道："迪娜，有一天你会当上伯爵夫人呢！"于是在两口子之间出现了那种

为时不久的表面和解。对于一个外表上出类拔萃是假，藏而不露的高人一头才是真的女人来说，这种表面和解大概既使她厌倦，又使她受尽屈辱。这种莫名其妙的阴错阳差比人们料想的要多得多。迪娜虽然因为自己想法错误而显得很滑稽可笑，但是出于她内心的优点她又很伟大。可是当时的境况并没有使这些罕见的力量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外省的生活却日复一日地磨灭了她思想的光辉。由于相反的作用，德·拉博德赖先生既无本事，又无灵魂，又无思想，低能使他不可能超出某种行动计划，他不慌不忙地照这个计划办事，到了某一天却会显得性格十分伟大。

在迪娜的生命旅程中，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为时六年，可叹！迪娜在六年中变成了一个外省女人。在巴黎有好几种女人：有公爵夫人和金融家的妻子，有大使夫人和领事夫人，有还当部长的部长夫人和已经不当部长的部长夫人；有塞纳河右岸的体面女人，也有塞纳河左岸的女人。但是在外省只有一种女人，这可怜的女人就是外省女人。这种现象表明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十九世纪的法国分成两大地域：巴黎和外省。外省嫉妒巴黎，巴黎只有向外省要钱时才想到外省。从前，巴黎是外省第一大城，宫廷远在城市之上；现在，巴黎就是整个宫廷，外省就是整个城市。一位少女出生在外省某一城市里，不管她开始时是多么伟大，多么美丽，多么有权势，如果她象迪娜·皮耶德斐那样在外省结婚，并且留在外省，那么，她很快就会变成外省女人。尽管她早已定下宏伟的志愿，可是那些老生常

谈、平凡的思想、马马虎虎的衣着所培植的庸俗，一步步侵入了隐藏在这颗簇新的灵魂之中的高尚的人。这下子就算全完了，美好的植株憔悴枯萎。又怎么会不如此呢？从孩提时代起，外省的女孩儿们就只见到周围的外省人，她们想象不出更好的人，她们只能在凡夫俗子之中进行选择。外省的父亲只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省的小伙子。没有一个人想到要远源杂交，因为那样思想一定会变成杂脍。所以，在许多城市里，正象血缘关系非常混杂一样，智慧已变得非常希罕。在城市里，由于门当户对的可怕思想制约着一切婚姻关系，两个品种的人越来越不景气。有才之士、艺术家、出类拔萃的人，总之，凡是羽毛鲜艳的公鸡都飞到巴黎去了。女人本来就低人一等，一个外省女人由于丈夫的缘故就又低人一等。怀着这两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思想，能生活得幸福吗？可是这在夫妻生活中本来就低人一等的外省妇女，再加上第三个可怕的低人一等，情形就更严重，就会使人的面孔变得干瘪，阴郁，皱皱巴巴，越来越小，使面容显得衰老。在婚姻问题上，是很少照顾女子本人的口味的。她们似乎是为了报复这种婚姻，便以行家里手的眼光挑选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子去爱。可以对自己发出的最得意的恭维，难道不是确信自己在这个男人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么？可是在外省，若说丈夫身上没有任何超群出众的地方，那么，那些单身汉身上，就更没有了。所以，外省女人失足时，她倾心的总是一个所谓的美男子或当地的一个纨袴子弟，一个戴手套、据说会骑马的小伙子。她在内心深处很明白，她的心追求的不过是稍加修饰打扮的

凡夫俗子而已。迪娜由于人们赋予了她高人一等的想法，得以免遭此种危险。她结婚之初，母亲总是看守着她。只在她有意支开母亲时，才觉得母亲总在她身旁有些不便。不过，即使没有母亲看守她，她的傲慢、她的眼光之高也会将她看守住的。看到自己为崇拜者所包围，她相当得意，可是在一堆崇拜者当中，她没有发现哪一个可以作情人。昔日她与安娜·格罗斯泰特一起勾勒的富有诗意的理想，没有一个男子能够实现。别人对她的恭维也在她心中唤起情不自禁的诱惑。她为这种诱惑所征服的时候，也会自忖："如果非得委身不可，那我选择谁呢？"她心里觉得夏尔热伯夫似乎更可爱一些。这一位夏尔热伯夫是名门贵族出身，长相和举止也都讨她喜欢。但是夏尔热伯夫头脑冷静、自私，其雄心壮志不过是当个省长、结一门好亲事，这些都叫她受不了。他的家庭很怕他因为什么麻烦而葬送了一生。这位子爵上次为了能当个专员，他家人一开口，他就把一个心爱的女子抛弃了，毫无悔恨之意。相反，德·克拉尼先生是唯一思想上与迪娜相通的人，他的雄心壮志以爱情为原则，懂得爱情。可是德·克拉尼先生的长相叫她大大地讨厌。当她注定要在拉博德赖庄园再呆六年的时候，她正要接受德·夏尔热伯夫子爵的好意。可是他被任命为省长，离开了当地。新来的专员是一个有妇之夫，夫人与迪娜又成了密友。这可叫法院检察官德·克拉尼先生心花怒放了，这回他要击败的对手除了格拉维埃先生以外，就没有别人了。格拉维埃是那种女人加以利用又加以嘲笑的四十岁男人的典型，女人们大力而又毫不悔恨地让他们抱着希望，就象人们照

料一头牲畜一般。六年来，方圆二十法里所有介绍给她的人当中，竟没有一个叫迪娜一见就感到精神上受到震动的人。美貌，相信会得到幸福，一颗杰出的心灵的撞击，或者预感到爱情，不管是什么样的爱情，哪怕是不幸的爱情，都会引起这种震动。所以，迪娜的宝贵天赋，哪一样也未能得到发展。她的丈夫总是压抑着她的自尊，她吞咽着给她的自尊造成的伤害。她丈夫倒是那么心平气和地溜溜达达，而且在自己的生活舞台上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迪娜不得不将心中爱情的珍宝埋葬，而只将表面的东西拿出来送给她的小圈子。有时，她也想振作一下，想下个有力的决心。但是她受到金钱的约束，动弹不得。就这样，渐渐地，渐渐地，尽管有雄心壮志在挣扎，尽管她思想上对这一切也都作了悲哀的非难，她还是经受了我们刚刚描写过的外省转变过程。每日的时光都将她最初的决心带走一份。她原来自己写了一个置办衣着的计划，后来也逐步放弃了。虽然一开始她赶时髦，对奢侈生活的每一样小小的新发现都随时知晓，可是后来她不得不把购买的物品限制在她能支配的费用数目字之内。一季本应该有四顶帽子、六顶便帽，六件连衫裙，结果只好满足于一件连衫裙。她戴某一顶帽子，人家觉得她特别好看，于是到了第二年她还让那顶帽子服役。对所有的衣着都是这样。这位艺术家常常因为想要一件哥特式家具而牺牲自己在衣着方面的要求。到了第七年头上，她竟然觉得上午把当地最心灵手巧的裁缝叫到家里，在她眼皮底下给她缝制衣衫是很方便的了。而且她母亲、丈夫、朋友们都觉得她穿这种经济服装显得十分可爱。据那些

常客说，这些衣衫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观。他们这是抄袭她的思想！迪娜眼前没有任何相比较的对象，所以她堕入了人们给外省女子布下的陷阱。假如一个巴黎女子臀部不丰满，她的创造性思想和要取悦于人的愿望会叫她找到大胆的补救办法；假如她有什么缺陷，什么丑痣，或者任何毛病，她都能把这些变成让人感到舒服的东西，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可是外省女人就从来不会这样！假如她身材过于矮小，假如她胖得不是地方，那么，她也就听天由命。她的崇拜者，除非不爱她，否则就得照她的原样接受。巴黎女子则总是希望她明明不是那个样子，却要人家把她当成那个样子！因此在外省，粗鲁的举止，瘦得可怕，胖得可笑，一点不美的线条比比皆是，而全城的人对此都司空见惯。可是，一个外省女子来到巴黎或是站在巴黎男子面前时，这些特点可就叫人惊异不止了！迪娜的身段很苗条，她极力显示这一点。可是从什么时候起她变得滑稽可笑，因烦闷而消瘦，显得象个穿了衣服的骷髅一般，她竟然没有察觉。朋友们因为天天看见她，对她这种不显眼的变化根本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是外省生活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一个少女，虽然结了婚，有一段时间还很漂亮，全城的人都以此为骄傲。可是每个人都天天看见她，天天见面的时候，也就倦于发表评论了。象德·拉博德赖夫人，如果她略失风采，人们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更有意思的是，你脸色发红了，人家明白是怎么回事，对此还挺感兴趣。衣着稍有疏忽之处，人们还特别喜欢。再说，对你的脸，人家已经那么仔细研究过，那么深入理解了，现在有些小小的变化，几乎是察觉不到的，说不

定到最后人家还把这看成是美人痣呢！当迪娜不再每季更新服饰时，她显得是对当地人的处世哲学作了让步。言谈，话语，思想以及感情也是如此：思想如果不在巴黎环境中不断更新，也和身体一样会生锈的。但是最充分显示外省生活的，还是手势，走路姿态和动作，巴黎总是不断赋予你灵活性，而外省，则失去这种灵活。外省女子已经惯于在一个没有意外、没有过渡的圈子里走路、活动。她没有任何要躲避的东西，她走起路来就象新兵在巴黎大街上走路一样，根本预料不到会有什么障碍。因为对于她来说，在她那个省里，是没有障碍的。在那个省里，人家认识她，她总有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人也都给她让位置。于是女子失去了遇到意料不到的事情时那种魅力。最后，共同生活使男子产生的反应，这种奇异的现象你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人有一种不可磨灭的见样学样的本事，倾向于按照彼此的形象塑造自己，不知不觉地采用别人的手势，说话方式，态度，神情，面部表情。六年之内，迪娜已经与她那个小圈子唱一个调调了。她撷取了德·克拉尼先生的思想，也学了他的嗓音。她只有男客，所以她也不知不觉地模仿男子的举止。她以为只要嘲笑这些男人的可笑之处，自己就保证不会沾染上他们那些可笑之处了。可是正象某些惯于冷嘲热讽的人一样，在他们的本性中，也留下了这种嘲讽的某些痕迹。一个巴黎女子，趣味高尚的榜样太多了，绝不会不发生相反的现象。这样，巴黎的女子是等待着将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去的时刻到来，而德·拉博德赖夫人，因为已惯于登台，便养成了难以描摹的作戏和颐指气使的气派，一副pri-

ma· donna① 上场的神态。如果在巴黎，嘲讽的微笑可能很快就会把这种神态改造过来。可迪娜积累起她那一套滑稽可笑的资本时，她受到对她着迷的那些崇拜者的欺骗，还以为自己掌握了新的优美姿态。等她惊醒过来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时候，如同山上下来的雪崩。一天之内一次可怕的比较将迪娜搞得溃不成军。那是一八二八年，德·夏尔热伯夫先生走了以后，她为等待一个小小的幸福而心情激动：她即将与德·封丹纳男爵夫人相逢。安娜的丈夫当时已成了财政部总长，适逢安娜父亲去世，他便利用一次假期带着服丧的妻子去意大利。安娜希望到桑塞尔她童年好友家停留一日。这次见面非常凄惨，难以形容。安娜在沙玛罗勒寄宿学校时，远不如迪娜漂亮。可是这次以德·封丹纳男爵夫人身分来到，虽然面有倦意并着旅行服装，却显得比德·拉博德赖男爵夫人漂亮一千倍。安娜走下小巧玲珑的旅行马车，车上载着巴黎女人的各种盒子。她随身带着一个贴身女仆，那女仆衣着之华丽将迪娜吓了一大跳。在迪娜聪颖的目光前，巴黎女子与外省女子之间的一切差别已暴露无遗。她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女友面前的那副模样，让女友觉得已经认不出她来了。安娜每年为自己就要花费六千法郎，可这是德·拉博德赖先生全家开销的总数。二十四小时内，两位好友互相倾诉了许多知心话。那位巴黎女人自觉已比昔日沙玛罗勒寄宿学校的孔雀高出一头，给她解释某些事情时，对这位外省女友那么热心，反倒使迪娜十分伤心。因为这个外省女人发现，那位巴黎女

① 意大利文，歌剧中的女主角。

人的一切长处都已显露在外，而自己的长处则一直被掩盖着。

安娜走后，当时二十二岁的德·拉博德赖夫人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之中。

“您怎么啦？”德·克拉尼先生见她那样沮丧，问她道。

“安娜学会怎样生活的时候，”她说：“我却在学怎样受罪……”

在德·拉博德赖夫人为金钱而挣扎并逐步改变的时候，与此相配合，在他们夫妇之间，确实在演着一出悲喜剧。对这出悲喜剧，继杜雷神甫之后，惟有德·克拉尼先生有所了解。因为迪娜闲坐无事，也可能出于虚荣心，向他透露了自己匿名而在文坛上大出风头的秘密。

虽然在法国文学史上，诗与散文联姻确实其丑无比，但也不可否认，这条规律也有某些例外。在《风俗研究》中，有两处违背了短篇小说的宪章，①这篇故事也提供一处。因为，为了使人依稀辨认出迪娜内心的矛盾斗争，对一首诗稍加分析是必要的。这首诗正是她深深失望的产物。她内心的这些斗争虽然不能赦免她的罪，但可使她取得谅解。

夏尔热伯夫子爵的离开使迪娜的耐心和忍耐到了尽头，

---

① 第一处是在一八三六年发表的《幻灭》中，曾出现吕西安·吕邦泼雷所作的诗《献给她》；关于诗与散文其丑无比的联姻，巴尔扎克一八四〇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论及缪塞的《短篇与中篇》时，曾说过：“德·缪塞先生常常将诗歌引入他的短篇之中。除某些例外，我非常反对这种作法。”

迪娜遵照好心的杜雷神甫的建议，将不健康的思想转化为诗歌。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诗人的情况。

“那些为他们失去的亲人创作有韵的墓志铭或哀歌的人他们的感受，你也将感受得到：随着亚历山大体诗句在头脑中翻腾，痛苦在心中趋于平静。”

这首奇异的诗使阿列、涅夫勒和谢尔各省沸腾起来，大家都为拥有一位足以与巴黎那些名人相抗衡的诗人而兴高采烈。冉·迪阿兹的《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发表在《莫尔旺回声》上。这是一种类似杂志的刊物，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本杂志一直与外省的置之不理作斗争。当时有刚刚兴起的一派，专门创作这种古怪的诗歌，充满激情和形象。这种诗歌借口什么德国、英国和罗曼的怪事，违背缪斯的规律，倒也取得巨大效果。讷韦尔的几位有识之士认为这个冉·迪阿兹原来一定是打算嘲笑这一派的。这首诗以下面这支歌开始：

如果你领略过西班牙①的风光，
见过那芳香四溢的田野，
领略过那炎热的白昼和凉爽的夜晚；
诺斯特里愁容满面的姑娘，
你就永远也不会谈起什么
爱情，天空，祖国。

---

① 当时文学创作中，西班牙题材十分时髦。

这是因为，与我们这冰凉之乡的人儿相比，
那里是与我等不同的族类！
啊！在那里，从黑夜到清晨，
听得见草坪上
那活泼的安达卢西亚女子
足踏缎鞋在飞舞。

你首先会为
你们那些粗俗的舞蹈
你们那其丑无比的狂欢节而感到脸红，
寒冷使面颊又青又紫，
穿着马皮鞋，
在泥泞中跳跃。

在阴暗的陋室，向着面色苍白的姑娘，
　　芭基塔反复吟诵着这首歌；
在这如此黑暗的鲁昂，那尖细的针①
　　用牙齿咀嚼着暴风雨；
在这如此丑陋、如此喧闹、如此狂怒的鲁昂
　　……

对鲁昂的描写极为精彩，实际上迪娜从未去过那里。用的那种佯装粗犷的手法，为后来许许多多青春派的诗歌奠定

① 指鲁昂大教堂钟楼的尖顶。

了基调。这种描写将工业城市的生活与西班牙那种懒洋洋的生活对立起来，将对上天和人间美好事物的热爱与对机器的迷信对立起来，总之是将诗歌与投机生意对立起来。冉·迪阿兹解释芭基塔对诺曼底的厌恶时说道：

芭基塔，你们明白了吗？她生在塞维利亚，
　　天空碧蓝，夜晚馨香；
她芳龄十三时，已是那城市的女王，
　　每一个男子都希望被她爱上。
是的，为她，已有三个斗牛士送掉了性命；
　　因为对胜利者的奖赏就是
到整个塞维利亚城垂涎三尺的
　　美人嘴唇上去撷取一个吻。
……

描写西班牙女郎肖像的那些陈词滥调，从此在多少所谓诗作中给多少交际花帮了忙。这首诗长达百行，在这里完全重述一遍，那一定是令人非常厌倦的事。为了判断一下迪娜怎样忘情地使用了大胆的手法，只要将结尾拿出来就行了。在激情似火的德·拉博德赖夫人笔下，芭基塔是为情爱而天造地设的，她很难遇到与她般配的骑士。因为，

……陷进她狂热欢情的罗网，
那些人大概一个个都要送命，
她那寻欢作乐的性格，只会使她坐在

爱情盛宴的餐桌旁。

……

快乐的姑娘，她还是离开了塞维利亚，

离开了她那树林，她那柑桔园，

一个诺曼底士兵叫她动了情，

将她带回自己的家园。

她对自己的家乡安达卢西亚毫不留恋，

这个士兵便是她幸福之所在！

可是有一天他要到俄罗斯去，

追寻伟大皇帝的足迹。

对西班牙女郎与诺曼底炮兵上尉离别的描写极为细腻。诺曼底炮兵上尉在可与拜伦相媲美的情感激起的狂热中，在鲁昂大教堂的圣母祭坛前，要求芭基塔许下绝对忠诚的诺言。那圣母

虽说是处女，但也是女人，她从来不会宽恕

背弃爱情誓言的人。

诗中用了很大篇幅描绘芭基塔在鲁昂等待着征战结束，形单影只的痛苦。看见一对对欢乐的情侣走过她的窗前，她心如刀绞。她以极大的毅力将爱情压在心底，所耗精力使她憔悴，她靠麻醉剂过活，她终日沉浸在幻想中！

她几乎死去，但是她无限忠贞。

年终，她那士兵归来，

与美人重逢，

美人仍然配得上他的全部爱情。

可是他，面色苍白，俄罗斯的严寒将他

冻僵，寒彻骨髓，

悲伤地迎接他那憔悴病弱的女友……

…………

这首诗就是专门为表现这种境遇而构思的，对这种境遇处理得充满激情而又十分大胆，这就使杜雷神甫深感自己说得有理。当芭基塔发现了爱情终结的边界时，她并没有象爱洛伊丝和朱丽①那样投入无限的怀抱，投入理想的怀抱，不，她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这可能是极其自然的，当然很惨——但是无声无息，因为没有合适的对象。在鲁昂，很难找到迸发的激情足以将芭基塔置于她需要的那种奢侈华丽的环境之中。一首忧郁的诗歌所揭示出来的这种残酷的现实，早已激发出现代诗歌中大肆泛滥的几个名篇，这些东西与画家称之为"去了皮的人体模型"的那种东西酷似。诗人描绘了安达卢西亚女子度过晚年的那所可诅咒的房子，然后又充满哲理地返回到诗歌开头的那首歌：

① 爱洛伊丝(1101—1164)，帕拉克莱女修道院院长，她和她的老师，神学家阿贝拉尔的爱情通信，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朱丽是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人公，和她的教师圣普乐相爱，但未结成伴侣。

现在，芭基塔已年老色衰，满面皱纹，

但她仍唱着这首歌：

如果你领略过西班牙的风光，

见过那芳香四溢的……

这首将近六百行的诗，充满忧郁的强大力量。如果可以借用绘画术语的话，就叫做产生了深、远效果的色彩极为浓重的部分。这首诗就象是两段谢吉第亚舞，与作品开头和结尾描写的那种快速而复杂的西班牙舞十分相象。三个省的人在匿名的黑色燕尾服下对这位女子赞赏备至。可是，将这无法形容的痛苦这样粗犷地表现了出来，也吓坏了这个女子自己。迪娜一面品味着那令人陶醉的成功的喜悦，一面对外省人的心怀叵测感到恐惧。在外省，如果有谁多嘴多舌，肯定不只一个女人想考证一下诗歌作者和芭基塔的关系。接着，冷静的思考来到。一想到自己原来是探索了自己的一些痛苦，迪娜就羞愧得浑身发抖。

“什么也不要再写了，”杜雷神甫对她说道，“否则，你就再也不是女子，而是诗人了。”

人们在穆兰、讷韦尔、布尔日，到处寻找这个冉·迪阿兹，可是迪娜藏而不露。她怕万一发生什么偶然，将她的真姓名透露出去，人家会对她产生很坏的想法。她又以《作弥撒的橡树》为题写了一首可爱的诗，分为上下两阙。作弥撒的橡树本是尼维尔内地区的一个传说，情节是这样的：讷韦尔的人和圣

索勒日的人相斗相争。有一天，他们在晨光微熹的时分来到，要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双方在法耶森林相遇。两军对垒之中，从一棵橡树底下，钻出一个神甫。旭日东升，那神甫的态度感动了人心。后来，双方听从了他的旨意，在一株橡树下作了弥撒。他们望了弥撒，听到福音书的声音，和解了。直到现在，人们还会将法耶森林中一株普普通通的橡树指给你看，说那就是作弥撒的橡树。这首诗比《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不知高明多少倍，可是引起的轰动却小得多。这两次小试锋芒之后，德·拉博德赖夫人知道自己是个诗人，顿时眉宇间、目光中有了闪电般的光辉，使她变得比从前更加美丽。她把目光射向巴黎，她向往着盛名。可是她又堕入了拉博德赖自己的小窝中，又堕入了与丈夫的终日争吵之中，又堕入了她那小圈子之中。在这个小圈子里，彼此之间对每个人的性格、意图、话语都太熟悉了，时间一长，不能不变得令人厌倦。虽然她从文学创造中为自己的不幸找到了排遣，虽然在她空虚的生活中，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诗歌占据了她的精力，但是文学也使她憎恨外省那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气氛。

一八三〇年革命后，乔治·桑的名气在贝里地区大放异彩，许多城市的人也很羡慕拉沙特尔得天独厚地眼看着诞生了一位可与斯塔尔夫人、卡米叶·莫潘相抗衡的才女，这些城市准备对小小不然的女才子大捧特捧。所以那时在法国可以见到许多十等缪斯，都是些为貌似名气的东西而放弃了平静生活的少女或少妇！当时，对于妇女应该在社会中起的作用，

发表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理论。虽然作为法国精神之根本的良知还没有受到腐蚀、毒害，可是人们叫妇女表达的那些思想，鼓吹的那些情感，是她们几年前根本不会承认的思想和情感。德·克拉尼先生利用这解放的短暂瞬间，将冉·迪阿兹的作品汇集成十八开的一小册，由代斯罗西埃印刷，在穆兰出版。对于这么早就崭露头角的这位年轻作家，他为那些不知道谜底的人写了一篇说明。这篇说明虽然非常巧妙，但在文坛上已不是什么新鲜货色。隐姓埋名藏得住的时候，这些玩笑很了不起，一旦日后作者露出新面目，这类玩笑就变得无人理睬了。不过在这方面，给冉·迪阿兹写的这个说明，倒有一天可能骗过那些搞《世界名人录》的人。这个说明里说冉·迪阿兹一八〇七年左右生于布尔日，其父是西班牙战俘。编造得十分详细周全，什么也不缺，连布尔日中学教师的姓名，已故诗人同窗好友的姓名例如卢斯托、毕安训及其他贝里名人也都有，据说这些人都了解他是一个好沉思默想、忧郁感伤、早就表现出有诗歌气质的人。他在中学时便写过一首哀歌，题为《忧愁》，后来写过两首诗《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和《作弥撒的橡树》，三首十四行诗，一篇描写布尔日大教堂和雅克·科尔公馆的文章，最后是一部中篇小说，题目是《卡洛拉》，据说这部作品没有写完，死神便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便是死者的全部文学创作。诗人生命的最后时刻，穷愁潦倒，涅夫勒、波旁内、谢尔和莫尔旺地方的多愁善感的人，读到这里，一定心酸。他在莫尔旺的希农堡附近溘然长逝，默默无闻，甚至他热爱的姑娘也不认识他！……这本黄色的小册子共印了二百

本，售出一百五十本，平均一个省五十本。法国这三个省中多愁善感、充满诗意的灵魂平均就是这个数，这应该使那些就furia francese① 大作文章的人头脑清醒过来了。时至今日，这法国狂热主要是往物质利益上奔，而不是往书本上奔。德·克拉尼先生干完这种大胆妄为的事之后，因为他在作者介绍上署了自己的名，迪娜将七、八本书包在集市报纸里收藏起来，这就算是对这次出版的总结了。给巴黎的报纸寄去了二十本，在编辑部的纸堆里消逝得无影无踪。拿当受了骗，还有好几位贝里人也上了当。拿当为这位伟人写了一篇文章，凡是人们赋予死人的美德，他也给这位作者找到了。卢斯托一点也想不起来他的中学同学中有个冉·迪阿兹，便格外谨慎。他等待桑塞尔的消息来到，后来果然获悉这个冉·迪阿兹是一个女人的笔名。在桑塞尔这一带，人们对德·拉博德赖夫人着了迷，希望她将来能与乔治·桑比个高低。从桑塞尔一直到布尔日，人人称赞、吹捧那首诗，而如果是在别的年代，这首诗肯定受到人们的羞辱。外省的读者，可能象法国所有的读者一样，很少采取法国国王的那种热情——十分合度；他们要么将你捧上天，要么将你踩在烂泥里。

那时节，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军师、好心的杜雷老神甫已经去世，否则他一定会阻止她去大肆宣传的。可是三年刻苦写作而又隐姓埋名重重地压在迪娜的心上，她用名噪一时来代替自己的全部失意。诗歌和成名的梦想，已经给她和安娜·

---

① 意大利文：法国狂热。

格罗斯泰特见面以后的那些痛苦上了麻醉剂。但是一八三〇年以后，对这个患病的心灵来说，这样的活动已经不够用。杜雷方丈发现宗教的声音不那么有力的时候，便谈人世。他理解迪娜，他对迪娜说，如果她情操高尚地忍受一切痛苦，她会得到报偿。他给她描绘了灿烂的前程。他把这个美貌的忏悔人称作自己的女儿。可是现在，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再也不能站在即将失足与她的忏悔人之间进行干预了。这位学识渊博的老神甫曾不止一次试图让迪娜看清德·拉博德赖先生的性格，告诉她说，这个人是会怀恨在心的。但是，对于一些弱者，女人一向是不准备承认他们有力量的，而且怀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动，不可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迪娜觉得既然她的丈夫对情爱那么一点都不在意，便拒绝承认他有怀恨的本领。"不要将怀恨和复仇混为一谈，"神甫经常这样对她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一种是小人的感情，一种是伟大灵魂必然遵循的一条规律的反映。上帝复仇但是不怀恨。怀恨是心胸狭窄的人的毛病，这些人用他们的各种渺小行为来培育仇恨，用仇恨作为他们低级的专制暴虐的口实。所以，您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害德·拉博德赖先生。您如果一次失足，他也许会宽恕你，因为他从这里面能得到好处。但是，如果您要在讷韦尔的弥洛先生那么残忍地伤了他的地方再碰他，他可就要不动声色地无情无义了，到那时您就再也没法活了。"

就在尼维尔内，桑塞尔，莫尔旺，贝里地区为德·拉博德赖夫人感到骄傲，以冉·迪阿兹的名字对她极尽吹捧之能事

的时候，小个子拉博德赖却受了这名声致命的一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这首诗的秘密。人们谈论这篇了不起的作品时，所有的人都这样说迪娜："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一个女人将别的女人压制了那么久，现在别的女人能够反过来可怜可怜她，心里是很高兴的，于是迪娜在当地人眼中显得从未有过的那么伟大。这小老头现在变得更面黄肌瘦，更满脸皱纹，更低能了，可是表面上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只不过有时迪娜撞见他朝迪娜投送过来的目光是那样冷漠而充满毒蛇的毒液，这就拆穿了他对她温存倍增、更加彬彬有礼的假象。她原来以为只是夫妇怄气而已，最后终于猜透了这是怎么回事。格拉维埃先生给拉博德赖起了个名字，说他是迪娜的"虫豸"。迪娜想与她的虫豸说说清楚的时候，她感到对方冷淡，心狠，如钢铁一般无动于衷。她发起火来，为自己十一年来的生活怪罪他。女人们称之为"大吵大闹"的那出戏，她也故意演了一遍。可是小矮个拉博德赖坐在扶手椅里，双目紧闭，听她一个人说，仍然很平静。最后，还是和从前一样，侏儒降服了他的老婆。迪娜明白了，她搞写作是大错特错了。她起誓发愿，再也不写一行诗，而且谨守诺言。桑塞尔全城的人莫不为此感到痛心。"为什么德·拉博德赖太太再也不写'狮'①了呢？"没有一个人不这么说。那时节，德·拉博德赖夫人已经再没有什么对头，到她家去的人络绎不绝，没有哪一个星期没有新来乍到前来拜访她的人。法院院长的老

① 作者在这里将"诗"一词写成错误的发音，以说明这些桑塞尔人的无知，译文中姑且以此代之。

婆，是个令人敬畏的布尔乔亚，闺名包比诺-尚迪耶。她有一个儿子，已经是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她早就叫他的儿子到拉博德赖庄园去追求德·拉博德赖夫人。看到她的加蒂安得到这位出类拔萃的女人的青睐，她真是喜不自胜。“出类拔萃的女人”这个词早已代替了从前“圣萨图尔的萨福”那个粗俗的绰号。院长夫人从前曾经领导反对迪娜的反对派九年，现在看到她的儿子受到那么好的接待，她高兴得转过来不知说了桑塞尔的缪斯多少好话。德·克拉尼太太对那个所谓她丈夫的情妇恨得要命。有一次她发表了一大通有关桑塞尔的缪斯的议论，院长夫人高声大叫回答说：“不管怎么说，她是整个贝里地区最漂亮和最聪明的女人！”迪娜在那么多的荆棘丛中滚过，奔驰在千百条不同的道路上，名气很大的时候，她也梦想过爱情。她忍受了最悲惨的悲剧造成的痛苦，同时又品味着廉价购得的凄惨的欢乐。她那单调的生活是那样使人厌倦，有一天迪娜终于跌入了她发誓要避过的沟壑。她看到德·克拉尼先生总是自我牺牲，家人叫他到巴黎去作代理检察长，他也加以拒绝，她心里想道：“他这是爱我！”她战胜了自己的厌恶，显出愿意对这样百折不回的追求赋予一个圆满结局的样子。就是因为她这豪爽的举动，桑塞尔在选举时才联合起来一致赞成德·克拉尼先生。德·拉博德赖夫人曾经梦想过追随桑塞尔的议员到巴黎去。人们许下了庄重的诺言，要投美人迪娜的崇拜者一百五十票。迪娜打算让这个孤儿、寡妇的保护者穿上掌玺大臣的华服。虽然如此，那一百五十票还是变成了五十票，是“少数”。法院院长布瓦鲁热的嫉妒，格拉维

埃先生的仇恨（他以为自己在迪娜心中是占优势的候选人），却被一个年轻的专区区长利用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学说派"叫人任命这个人当了省长。此人离开桑塞尔时，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未能设法得到德·拉博德赖夫人的青睐，永远也不能自慰，否则我的胜利可就全面了……"这种内部如此动荡不安的生活，表面上却呈现出平静的夫妻生活的景象。两个人不般配，不和谐，却都逆来顺受，让人觉得安排得当，相当得体，这是社会需要的假象。但是这一切对迪娜来说，就如同马具在身一般无法忍受。她戴着这个假面已经十二年了，为什么要扔掉这个假面呢？正当她当寡妇的希望与日俱增的时候，怎么又产生了这种厌倦情绪呢？迪娜象许多女人一样，先后为各种各样的失望情绪所控制。如果人们循着她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走过来，对于这些失望情绪就会十分理解了。她一开始想把德·拉博德赖先生捏在手里，后来又转到希望生孩子。从家务事的争论到悲惨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这中间经过了很长一个阶段。后来，当她打算进行自我安慰的时候，安慰她的人，德·夏尔热伯夫先生又走了。所以，导致大多数妇女失足的诱因，直到这时，她并不具备。如果说总是有些妇女径直向失足走去，难道不也有许多妇女紧紧抓住一些希望不放，直到在不为人知的不幸的迷宫中徘徊良久才走到那一步的么？迪娜就是这样。她一点不准备逃避自己的义务，所以对德·克拉尼先生爱得不强烈，不足以原谅他的失败。她在昂济城堡中安顿下来，布置好她的藏品。她的古董，占去了她好几个月的时间，使她得以思考出一个解决办法来。这一类

的解决办法，由于公众不了解其动机，一开始总是使大家大吃一惊。但是，谈来谈去，作出各种假设，到后来，公众常常会找到这些动机。菲利贝尔·德洛尔姆似乎专为这个博物馆建造了这华丽壮观的环境。迪娜的藏品和古董在这金碧辉煌的环境中更加价值倍增。

卢斯托由于和一些女演员有私情，被人视为风流才子。他的这一声名给德·拉博德赖夫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她想结识卢斯托，阅读了卢斯托的作品，对他极有兴趣，可能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搞女人上春风得意，而不是因为他有才华。为了将卢斯托弄到当地来，她想出一个主意，那就是下次选举时桑塞尔必须从当地的两个名人中选出一个。加蒂安·布瓦鲁热自称从包比诺家这方面论，他是名医毕安训的表弟。她叫加蒂安·布瓦鲁热给毕安训写了一封信。然后，通过卢斯托亡母的一位老朋友，告诉卢斯托说，桑塞尔的几个人有意要从巴黎名人中挑选他们的议员，以唤起报纸专栏作者卢斯托的野心。德·拉博德赖夫人对周围这些凡夫俗子已经厌倦，现在她终于就要见到真正出类拔萃的人了，她可以用自己显赫的声名使自己的失足也变得高贵起来。可是，卢斯托也好，毕安训也好，都没有回信。可能他们在等待着假期的到来。毕安训前一年经过考试，名列前茅，已经得到大学教授的头衔，他无法离开自己的教学工作。

九月份，正在收获葡萄的大忙季节，两位巴黎人来到了他们的故乡，发现自己的家乡沉浸在一八三六年收获葡萄的紧张忙碌之中。所以舆论界对他们没有任何欢迎的表示。“我们

这回算失败了，”卢斯托打着暗语对他的同乡说道。

到一八三六年，巴黎十六年的搏斗已经将卢斯托搞得精疲力尽。享乐，贫困，工作的辛苦以及失算使他未老先衰。虽然他只有三十七岁，可是看上去足有四十八岁。他的头已经秃了，摆出一副拜伦的神态，这与他那未老先衰的痕迹，香槟酒饮用过度在脸上划出的沟槽倒也相谐。他将酒色无度的征象归之于文学生涯，怪罪出版界是杀人犯，暗示说出版界吞噬了许多伟大的天才，以此抬高自己厌倦的身分。他认为在自己的家乡，把他那假装出来的蔑视生活和装模作样的愤世嫉俗极力夸大，实属必要。然而，他的眼睛有时仍然象人们认为已经熄灭了但实际上仍然喷火的火山一样放射出火焰般的光芒。在一个女人眼里，他可能显得缺乏青春活力，但他试图用衣着的华丽来代替这一切。

荷拉斯·毕安训已获得荣誉勋位勋章，象一位志得意满的医生那样长得又高又大。他有一家之长的风度，头发长而密，前额隆起，干体力活的人的骨架，却象思想家那么沉静。他这种相当没有诗意的长相，相形之下，使那位轻浮的同乡更加突出。

这两位名人到了下榻的旅馆以后，整整一个上午都无人知晓。德·克拉尼先生完全出于偶然才知道他们已经到来。德·拉博德赖夫人百般无奈，只好派没有葡萄田的加蒂安·布瓦鲁热前去，邀请两位巴黎人到昂济城堡来小住几日。迪娜成为这城堡的女主人已有一年，只有过冬时她才回到拉博德赖庄园。检察官，格拉维埃先生，法院院长和加蒂安·布瓦鲁

热设宴招待两位名人，全城最懂文学的人都参加了这次宴会。两位巴黎人听说美丽的德·拉博德赖夫人就是冉·迪阿兹的时候，也就同意叫人把他们送到昂济城堡去小住三天。他们坐一辆有长凳的载人马车前往，由加蒂安亲自驾车。这个小伙子心中充满幻想，向两个巴黎人介绍德·拉博德赖夫人，说她不仅是桑塞尔地区最美丽的女子，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人，足以使乔治·桑心神不定，而且还是一个即使在巴黎也会大为轰动的女人。所以毕安训医生和爱嘲弄人的报纸专栏作者在昂济的草坪上遥遥望见城堡的女主人穿着一件黑色克什米尔短绒大衣呢的轻便连衫裙，戴着头巾，与妇女侧坐骑马时所穿的无尾长裙十分相似的时候，都大吃一惊。当然这种惊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压在心底，因为他们从这过分简朴的装束中辨别出极为自命不凡的味道。迪娜戴着一顶拉斐尔式的黑色丝绒便帽，帽中露出一束束的发卷。这件衣服使她相当美丽的身段，美丽的眼睛，美丽的眉毛更加突出。上面描述的那些生活中的烦恼几乎使她那美丽的眼睛失去光彩。在贝里，这种莫名其妙的艺术家装束，掩盖着这位出类拔萃的女人浪漫的矫揉造作。两个朋友看见这位热情过度的女主人的娇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灵与思想的娇态，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摆出极为庄重严肃的神情，洗耳恭听德·拉博德赖夫人讲话。她向他们致辞，这是悉心研究过的讲话，感谢他们前来打破她单调的生活。迪娜带着她的客人围着草坪散步，许多花丛如小山一般装饰着昂济城堡正面的草坪。

"怎么？"卢斯托这个故弄玄虚的家伙问道，"象您这么漂

亮又这么出类拔萃的女子，怎么能呆在外省呢？您是怎样经受得住这种生活的呢？”

“啊，是这样！”城堡的女主人回答说，“并非经受得住。要么是深深的失望，要么是愚蠢的忍受，二者必居其一，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扎根其上的凝灰岩，千万种凝滞的念头也就到此为止，长不下去，这些想法非但不能使土地更加肥沃，相反，倒给我们空虚的灵魂培育出了憔悴的花朵。谁要说自已无忧无虑，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无忧无虑来自失望或者来自忍受。于是每个女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性格投身于她视为乐趣的事情。有的全心全意投身于做果酱、洗衣服、忙家务、收获葡萄或者收获庄稼的农家乐、收藏水果、绣头巾、照顾孩子，以及小城市的各种心计。有的一辈子折磨一架钢琴，到了第七年头上，那钢琴发出的声响就和一口破锅一样，最后也就在昂济城堡患上气喘病而送命。有几位虔诚的女教徒，讨论对于上帝的话有多少种不同的相信方法，将弗里托神父与吉纳尔神父相互比较。晚上玩牌，十二年工夫总是和那几个人跳舞，总是那几间客厅，总是那个时间。这美好的生活再穿插上到林荫道上隆重的散步，女人之间礼节性的访问，总是问你的衣料是在哪里买的。谈话的内容，南方局限于对外省生活这一潭死水水底暗藏的阴谋诡计的观察，北方局限于在地毯上缓步而行的婚礼，西方局限于嫉妒心，东方局限于满腹牢骚。所以，你们看到了吗？”她摆出一种姿势说道，“一个女人二十五岁就有了皱纹，比毕安训医生所开药方规定的时间早了十年。她很快就长出了酒糟鼻子。到了该脸色发黄的时

候，她的面色蜡黄，木瓜一般。岂止如此，我们还见过面色发绿的呢！我们到了这步田地的时候，就想证明我们这种状态是正常的。于是用我们象田鼠那么尖利的牙齿对巴黎那些可怕的激情进行攻击。我们这里有些违心的清教徒似的女人，她们会将卖弄风骚的花边撕得粉碎，会将你们那些巴黎美女的诗意蛀光，她们会一面损害别人的幸福，一面将自己那些哈喇味呛人的核桃和猪油吹得天花乱坠，同时极力颂扬自己那省吃俭用的老鼠洞、这美好的桑塞尔生活的灰濛濛色调及其寺院的芳香。"

"我真喜欢这股勇气，"毕安训说道，"一个人遭到这样的不幸时，必须有把不幸当成美德对待的精神。"

迪娜用这么漂亮的一计将外省送交给她的客人，这些人的讽刺、挖苦也就带有先入为主的色彩。加蒂安·布瓦鲁热被迪娜这一手惊得目瞪口呆。他碰碰卢斯托的胳膊肘，朝他使了一个眼色并微微一笑，那意思是说："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可是，夫人，"卢斯托说道，"您本人倒向我们证明了，我们还在巴黎。我要将您这一大段谈话偷走，在我的报纸专栏文章里，这段话至少能给我赚来十个法郎呢！……"

"噢，先生，"她驳斥道，"对外省的女人您可要当心！"

"那为什么呢？"卢斯托说道。

德·拉博德赖夫人很狡猾。不过这种狡猾并非带有恶意，她向这两个巴黎人指出陷阱在何处。她想从这两个人当中挑选一个胜利者，她心中暗自捉摸哪一个可能中计。如果

他看不出是计，那她就是最有本事的人了。

“初来乍到的时候，人们嘲笑这些外省女人；可是等到忘掉了巴黎的喧嚣，在外省女人的生活圈子里看见她的时候，就会追求她了，哪怕是为了消闲解闷也好。您那些风流韵事已经使您大名鼎鼎，在这里一定成为大家注意的目标，会使您自鸣得意起来……您要当心！”迪娜大叫一声，一面作了一个俏皮的手势，通过这些讽刺挖苦的感想，她已经超脱于外省的滑稽可笑之上，也超脱于卢斯托的滑稽可笑之上了。“一个可怜的外省小女子异想天开地爱上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一个流落到外省的巴黎人的时候，她把这种爱情当成除了感情之外还多出点什么东西，她找到了事情做，并且将其扩展到她的一生。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外省女人的依恋更危险：她进行比较，进行研究，她思考，她幻想。她丝毫不放弃自己的幻想，她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再想她的时候，她却还想着她爱的人。可是落到外省女人头上最致命的打击，便是她的这些恋情都突然结束。这样的结局在英国是常见的。在外省，生活处于时时受到监视的状态，迫使女人沿着自己的轨道一直向前走，要么象蒸汽机碰到了障碍一般砰地一下出了轨。恋情上的战略争斗，卖弄风情，这就是半个巴黎女人。而这一切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

“确实如此，”卢斯托说道，“在外省女子的心里有些出人意料的事，就象玩偶盒似的。①”

---

① 玩偶盒子的盒盖一打开，即有玩偶跳起。

"啊，天哪！"迪娜接口说道，"一个女人一个冬季跟您说过三次话①，自己不知不觉把您记在心里。后来有一次郊游、一次散步的机会，于是将心腹话吐露了出来，或者，您同意的话，什么也都干了。这种行为，在那些不进行观察的人看来，觉得十分稀奇古怪，但却包含着十分自然的东西。一位象您这样的诗人，或象毕安训大夫这样的哲学家，善于观察的人，不但不会诽谤这个外省女人，以为她堕落，相反可能会推测出尚未发表的上好诗意，或者说，这部美好的小说中的每一页。这小说的结局会使某一个走运的少尉，某个外省的大人物大占便宜。"

"我在巴黎见过的外省女人，"卢斯托说道，"倒确实相当会诱拐人……"

"算了吧！她们无非是好奇而已，"城堡女主人说道，一面耸耸肩膀对她的话加以解释。

"这些女人就象那些外行看客，看戏不看头场，专看二场，对于戏不会垮心里已经有了底，"记者针锋相对答道。

"你们这些毛病，原因是什么呢？"毕安训问道。

"造成我们悲苦的魔鬼是巴黎，"出类拔萃的女人答道，"七法里方圆受灾，整个国家受害。外省不能单独存在。只有一国分成五十个小州的地方，每一个小州才会有自己的独特风貌，而一个女子则是她为王的那个圈子的折射光。人家对我说，这种社会现象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时至今日仍然可

① 当时习俗，贵族及富家女子只有冬季才回到巴黎，而且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很多。

见。但是在法国，正象在所有以一城为都的国家一样，集中所强制的必然后果，必是风俗习惯的单一化。”

“照您说来，只有法国构成同一帝国的各州实行联邦制，风俗习惯才能生动活泼，各具特点喽！”卢斯托说道。

“可能还是不要希望这样为好。如果那样，法兰西要征服的国家可就太多了，”毕安训说道。

“可是英国就没有这种不幸，”迪娜高声说道，“巴黎对法兰西施行的暴政，伦敦并不对全英国实行。最后法国的天才人物必然要去补救这种暴政。可是这种暴虐又极其虚伪。这就更要命了。这虚伪也是另一痼疾！”

“英国贵族较之我国贵族有一个长处，”记者接口说道，他预见到迪娜要发表一通拜伦式的长篇大论，赶快发言。“那就是他们吸取了一切精华。他们生活在自己美丽壮观的领地上，一年只到伦敦来两个月，不多也不少。他们生活在外省，自己在外省繁荣兴旺，也使外省繁荣兴旺起来。”

“是这样，”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伦敦是大服装店和投机生意的都会，政府也设在那里。英国贵族将自己与伦敦捆缚在一起，只有六十天。他们从伦敦取到口号，朝政府那间厨房望上一眼，将待嫁的姑娘和要出售的车马从头到脚看一遍，互相问个好，然后就匆忙离去：这些人毫无趣味，一过了称之为季节的那几天，他们之间也相互无法忍受。”

“所以在《宪政报》① 很恶毒的阿勒比翁一栏里，”卢斯托

① 《宪政报》是自由党反对派的报纸，亲波拿巴，反英。

高声说道，他想用一句俏皮话把迪娜话语的敏捷给压下去，“可以遇到王国各地的美人呢！”

“然而是英国的美人！”德·拉博德赖夫人微微一笑针锋相对说道，“啊，我母亲来了，我要将你们介绍给她。”迪娜见皮耶德斐太太来到，便这样说道。

这个名叫皮耶德斐的骷髅，又高又瘦，赤红面孔，靠不住的牙齿，染的头发，竟也野心勃勃地叫作女人！迪娜将两头雄狮介绍给这个老太婆之后，便叫两个巴黎人自由一会。

“喂！”加蒂安对卢斯托说道，“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桑塞尔这位最聪明的女人无非是个滔滔不绝的话匣子罢了，”报纸专栏作者说道。

“可这是想叫人任命你们为议员的一个女人！……”加蒂安叫道，“一个天使！”

“对不起，您是爱她的，我忘了，”卢斯托接过话头说下去，“象我这样的一个老怪物，您一定会原谅他的玩世不恭吧！您问问毕安训吧，我是不抱什么幻想了，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这个女人肯定把她母亲吸干了，就象大火烤山鹑一样……”

晚餐不说很高级吧，至少也很丰盛。用餐过程中，加蒂安·布瓦鲁热想办法将报纸专栏作者那句话告诉了德·拉博赖德夫人。城堡女主人于是注意少说话。谈话出现了冷场，泄露了加蒂安的多嘴多舌。艾蒂安极力挽回女主人的好感，但是迪娜的全部殷勤体贴都给了毕安训。不过，晚上过了一半的时候，男爵夫人对卢斯托又热情起来。为了区区小事会犯下怎样的大罪过，你难道没有发现么？这个心地高贵的迪娜就这

样，她不愿意委身给蠢货，在她那外省的角落里过着可怕的生活。这生活里有斗争，有反抗，又被镇压下去，有诗意却未曾发表。现在，为了摆脱卢斯托，她又爬上了蔑视这块最高、最陡峭的山岩。即使看见这个假拜伦匍匐在她的脚下请求她的宽恕，她也不会下来的。可是她一想到她的留言簿，便突然从高山上冲下来了。德·拉博德赖夫人陷于寻求名人签名题字的怪癖不能自拔：她有一个横宽开本的大纪念册，至今三分之二的页数还是空白，所以更是名副其实的纪念册。①迪娜将这个本子给德·封丹纳男爵夫人寄去三个月，德·封丹纳男爵夫人好不容易给她搞到了罗西尼的一行字，迈耶贝尔②的六节音符，维克多·雨果的四行诗（雨果往哪一个纪念册上都写这四行诗），拉马丁的一小节诗，贝朗瑞③的一句话，乔治·桑写的奥德修走了，卡吕普索无法自慰。④还有斯克里布那著名的关于雨伞的诗句，夏尔·诺迪耶⑤的一句话，于勒·迪普雷⑥的一条视平线，大卫·德·昂日⑦的签名，埃克托·柏辽

① 纪念册这个字Album，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白”，固有此语。

② 迈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

③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作家。

④ 这是费讷隆的《忒勒玛科斯》开头的句子。据希腊神话，卡吕普索是阿特拉斯的女儿，一说是俄刻阿诺斯和忒堤斯的女儿。奥德修从特洛亚回国时，经过长久的漂泊，登上了她居住的俄古癸亚岛。卡吕普索爱上了他，想与他结为夫妇，答应可使他长生不老。但奥德修终不为所动。十年后（一说七年后），奉宙斯之命，卡吕普索只好放奥德修回家。

⑤ 夏尔·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

⑥ 于勒·迪普雷（1811—1889），法国画家。

⑦ 大卫·德·昂日（真名为皮埃尔-冉·大卫，1788—1856），法国雕刻家。

兹①的三个音符。德·克拉尼先生有一次在巴黎小住，给她收集到拉塞奈尔②的一首歌，这是人们疯狂追求的真迹，费希③的两行字和拿破仑一封极为简短的信。这三样东西都贴在纪念册的上等羔皮纸上。格拉维埃先生一次出门旅行，请马尔斯小姐、乔治小姐、塔格利奥尼小姐和格里齐小姐④在这个纪念册上题了字。这些人都是和弗雷德里克·勒迈特、蒙罗斯、布斐、吕比尼、拉布拉什、努里和阿尔纳勒齐名的第一流艺术家。因为格拉维埃先生认识一群老光棍，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豢养在后宫*⑤的一群老光棍。是那些老光棍给他讨来的这些人情。这方圆十法里之内惟有迪娜一个人有一本纪念册，因此她觉得收集虽然刚刚开始，但已经非常珍贵了。两年来，许多年轻姑娘都有这种纪念册，她们叫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在纪念册上写下一些粗俗程度不等的句子。迪娜担心这两位客人留不过两天以上，她把纪念册朝毕安训递过去，请他写上几行字使她的珍宝更加丰富。啊！你花尽毕生精力收集笔迹，你是幸福而又原始的人，就象荷兰人收罗郁金香一样，你一定会原谅迪娜的！

---

① 埃克托·柏辽兹(1803—1869)，法国作曲家。

② 拉塞奈尔(1800—1836)，诗人，因犯杀人罪于一八三六年被处死。

③ 费希(1790—1836)，曾密谋刺杀路易-菲力浦，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

④ 马尔斯小姐、乔治小姐、塔格利奥尼小姐和格里齐小姐，还有下面提到的勒迈特、蒙罗斯、布斐、吕比尼、拉布拉什、努里和阿尔纳勒等，都是当时极为走红的演员、歌唱家或舞蹈家。

⑤ "豢养在后宫"为拉辛悲剧《巴雅泽》中第四幕第七场中的诗句。

医生将第一页上一句话指给卢斯托看。卢斯托看了那句话的意思，微微一笑。这句话是这样的：

> 是什么使民众变得如此危险？那便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每一件罪行，口袋里都装着宽恕。
>
> J.-B. 德·克拉尼

"这个人相当大胆，为君主政体辩护，咱们支持他吧！"德普兰那位学识渊博的学生对卢斯托附耳说道。毕安训提笔在这条题辞的下面写道：

> 拿破仑与一个挑水夫的区别，只有社会才对此十分敏感，而对大自然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民主不承认条件的不平等，所以民主总是不断吁求自然。
>
> H·毕安训

"你们都是富人，"迪娜读后大吃一惊，高声叫道，"从自己钱袋里取出一个金路易就和穷人从自己钱袋里取出一个里亚① 差不多……我不知道，"她转身向着卢斯托说道，"请您写上几节诗，是不是滥用了我的东道主之谊……"

"啊，夫人！您这样抬举我。毕安训是个伟人，而我是这样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检察官先生的思想已留在您的纪念册上，这思想表明他定然是个尚不为人知的孟德斯鸠。二

---

① 里亚是法国古铜币，相当于四分之一个苏。

十年后，我的名字恐怕要比他的名字更难以理解了。再说，我至少得二十四小时才能考虑出个什么晦涩艰深的思想来，因为我只会描绘我自己感受到的东西……”

“我真希望看到您向我要求半个月时间，”德·拉博德赖夫人一面递过纪念册，一面亲切地说道，“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多留您几日了。”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昂济城堡的客人便起床了。小矮个拉博德赖给巴黎人安排了一次打猎。主要并不是为了让客人高兴，而是出于业主的虚荣。叫他们在他的树林里跑来跑去，叫他们穿过那二百公顷荒野，他会感到十分惬意。他梦想着将这二百公顷荆棘丛生的荒野改造成良田，这项大事差不多需要十万法郎。但是成功后，可使昂济土地的收入从三万法郎提高到六万。

“检察官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来打猎，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加蒂安·布瓦鲁热对格拉维埃说道。

“他不是对我们说了吗？他今天要主持审判，法庭今天要审轻罪案子，”税务官答道。

“您真相信这话？”加蒂安高声叫道，“喂，我爸爸告诉我，勒巴先生早来不了，因为德·克拉尼先生请他代替主持审判。”

“啊！啊！”格拉维埃说道，脸色大变，“可是德·拉博德赖先生到夏里泰去了呀！”

“你们干嘛要管这些事呢？”荷拉斯·毕安训对加蒂安说道。

"荷拉斯说得对,"卢斯托说道,"我不明白,你们干嘛要你管我,我管你,你们这是在无足轻重的小事上浪费时间。"

荷拉斯·毕安训望了艾蒂安·卢斯托一眼,似乎是想告诉他:专栏文章的机智,小报的俏皮话,在桑塞尔,人家是听不懂的。走到树林一处茂密的地方时,格拉维埃先生叫守林人带领两位名人和加蒂安进了一条沟,自己走了。

"好,咱们等等金融家吧!"猎人们走到一处林间空地时,毕安训说道。

"啊,好吧!虽然您在医学上是个伟人,"加蒂安针锋相对地顶撞一句,"可您在外省生活方面却是个无知的人。您还等格拉维埃先生?……虽然他有个圆圆的小肚子,可他此刻正象兔子一样快跑呢!他现在距离昂济还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加蒂安从怀里掏出怀表),好!他正好能准时到达。"

"到哪儿?"

"到城堡,正赶上吃早饭,"加蒂安回答道。"若是德·拉博德赖夫人与德·克拉尼先生一个人呆在一起,你们想我能舒服么?可他们是两个人,他们会相互监视,迪娜会给看守得牢牢的。"

"啊,原来是这样!这么说德·拉博德赖夫人还处在挑选的阶段喽?"卢斯托说。

"我妈妈认为是这样,不过我担心德·克拉尼先生最后会使德·拉博德赖夫人动心。既然他能在议员竞选中向她表现出他有可能穿上掌玺大臣的长袍,他也能把自己的鼹鼠皮,吓人的眼睛,乱蓬蓬的浓密长发,沙哑的执达吏嗓门,浑身泥污

的诗人那副瘦骨架，都变成阿多尼斯① 那些可爱之处。如果迪娜见德·克拉尼先生当上了检察长，在她眼中克拉尼先生就成了美男子。能说会道就是大有好处。再说，德·拉博德赖夫人本来就野心勃勃，她讨厌桑塞尔，她幻想着巴黎的荣华富贵。”

“可是这关您什么事呢？”卢斯托说道，“因为，如果她爱检察官……啊，对了，您以为她爱他不会长久，您准备接他的班。”

“你们这些人，”加蒂安说道，“你们在巴黎，一年有多少天，你们遇上的各种各样女人就有多少个。可是这桑塞尔一共找不出六个女人来，这六个里头又有五个过分追求妇德，最漂亮的那个又用蔑视的目光拒你于千里之外，似乎她是有王族血统的公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极力猜透这个女人的秘密，当然是允许的。因为到那时，她就不得不对这个小伙子另眼看待了。”

“在这种地方，这叫‘另眼看待’，”记者微微一笑，说道。

“我看德·拉博德赖夫人趣味很高尚，我不相信她会照顾这个丑猴子，”荷拉斯·毕安训说道。

“荷拉斯，”记者说道，“解释人性的渊博学者，你看，咱们给检察官设个圈套怎么样？这样，咱们既给咱们的朋友加蒂安帮了忙，又可以大笑一阵。我不喜欢检察官之类。”

“你对你的命运有正确的预感，”荷拉斯说，“可是怎么办呢？”

---

①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你听着，晚饭以后，咱们讲上几个故事：女人胡来被丈夫撞见，在非常可怕的情景中被打死，被杀害。咱们看看德·拉博德赖夫人和德·克拉尼先生是什么表情！”

“此计不错，”毕安训说，“两个人当中，要么这个要么那个，不通过一个手势或感想泄露天机，是不大可能的。”

“我认识一个报社社长，”记者对加蒂安继续说下去，“他为了避免遭到悲惨的命运，只许人家讲情夫给烧死了、砍死了、捣碎了、解剖了，女人给蒸了、煮了、炸了的故事。然后他把这些可怕的故事再讲给自己的老婆听，指望她出于恐惧对他保持忠诚。这个老老实实的丈夫便满足于这个万不得已的办法。‘你看，我的小宝贝，小小的过错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他将阿尔诺耳弗对阿涅丝① 的训话翻译出来，对自己的老婆这样说。”

“德·拉博德赖夫人完全是天真无邪的，这个小伙子看花了眼了，”毕安训说，“在我看来，皮耶德斐太太那么虔信宗教，决不会将自己女儿的情夫请到昂济城堡来。德·拉博德赖夫人要那么干，得骗过她母亲、她丈夫、她的贴身女仆和她母亲的贴身女仆。这工程太大了，我宣告她无罪。”

“再说她丈夫总也不离开她，”加蒂安说道，一面对自己的俏皮话大笑起来。

“我们总能想得起一、两个故事叫迪娜发抖的，”卢斯托说，“小伙子，还有你，毕安训，我要求你们严守秘密，表现出外

---

① 阿尔诺耳弗、阿涅丝，均为莫里哀的《太太学堂》中的人物。

交家的风度，听之任之，不要做作，窥视两个罪犯的面孔，又不要显露出来，知道吗？……不抬头望，从镜子里瞧，偷偷看。今天上午我们打兔子，今天晚上我们要打检察官。”

对卢斯托来说，晚上开始得十分得意：他将纪念册还给城堡女主人。女主人打开一看，是这样一首哀歌：

忧　郁

要我写诗？我这萎靡不振的人，于人群中茫茫然，
在这自私自利的世界上，我悲哀地滚来滚去，
　　毫无依恋；
我从未见希望实现，
我的目光，忧郁的痛苦已使我目光模糊，
　　只看到恶，看不到善！

这纪念册，一位妇人的手指将它翻遍，
不该受我灵魂之光反射而暗淡，
　　什么东西该放什么地方：
对一位妇人，应该谈爱情，谈快乐，
谈灯光辉煌的舞会，丝绸衣衫，
　　甚至谈点上天。

这不是犀利的嘲讽么？
对我说，我这个厌倦了生活的人，
　　“给我描绘幸福吧！”

对生来就盲目的盲人吹嘘光明，
对痛哭流泪的孤儿大谈母亲，
　　怎能不叫他们伤心？
当冰冷的绝望在这世界上攫住了年轻的你，
当你找不到一颗心与你共鸣，
　　便没有前途。
当你哭泣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在哭，
当他没有人爱，如果需要一个人去死，
　　很快死去的就应该是我。

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常常诅咒，
一直诅咒到上帝那神圣的名字，我心中暗想：
　　他没有给我办一点好事。
为什么我要祝福他，我欠他什么呢，总而言之？
他本可以将我造得漂亮，富有，当个贵族，
　　而我又穷又丑！

艾蒂安·卢斯托

一八三六年九月，昂济城堡

“这首诗是从昨天开始创作的么？……”检察官语气怀疑地高声问道。

“噢！当然了，一面打猎，一面创作，这是明摆着的嘛！我本想给夫人写得更好些。”

“这诗句太美了！”迪娜抬眼望着天说道。

"这表达的是真情实感，可惜！"卢斯托表情极度悲哀地回答。

每个人都猜想，这些诗句，记者留在脑海中至少已有十年，因为这是复辟时期他从雄心难以施展中得到灵感写出来的。德·拉博德赖夫人满怀怜悯地望着记者，天才人物的不幸使她产生了怜悯之心。德·克拉尼先生撞见了这一目光，对这个无病呻吟的小伙子恨之入骨。他开始与桑塞尔的神甫下起西洋双六棋来。法院院长儿子特别殷勤地把灯给两个下棋的人送过来，正好叫灯光直接照在德·拉博德赖夫人脸上。她拿起活计，给一个藤编的字纸篓衬上毛线。三个搞鬼的人聚集在这些人物的身旁。

"夫人，您这漂亮的字纸篓是给谁做的？"记者问道，"是为慈善抽彩么？"

"不是，"她说，"我觉得那大吹大擂的慈善事业，太假惺惺了。"

"您这么说可太不得体了，"格拉维埃先生说道。

"如果请问一下，"卢斯托说道，"夫人的字纸篓要放在哪一位幸福的人的房间里，算不算冒昧呢？"

"没有什么幸福的人，"迪娜接着说道，"是给德·拉博德赖先生做的。"

检察官偷偷地望望德·拉博德赖夫人和那个字纸篓，内心似乎在说："这下子我的字纸篓算完了！"

"怎么？夫人，一个男子，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这妻子又在他的字纸篓上安装这么可爱的东西，您不愿意我们说他是幸

福的么?这花头是红黑两色,是《绿林中的罗宾汉》式的①。我若是结婚,我真希望过了十二年日子以后,我的妻子给我绣字纸篓还是归我。"

"为什么会不归您呢?"德·拉博德赖夫人朝艾蒂安抬起她那充满风情而又美丽的灰眼睛,说道。

"巴黎人什么都不相信,"检察官语气尖刻地说,"对妇女的贞洁更是大胆怀疑。是的,近些时候,作家先生们,你们写的书,你们的杂志,你们的剧本,你们整个的下流文学都靠通奸为生……"

"喂,检察官先生,"艾蒂安笑着接过话头说道,"我让您安安静静地玩棋,我一点也没攻击您,您怎么突然控告起我来了呢!我以记者的良心起誓,我写了不止一百篇文章来反对您说的那些作者。不过我承认,我之所以攻击他们,乃是为了说一些与批判相似的话。咱们要讲公道,如果您谴责这些人,那么首先应当谴责荷马以及他的《伊利昂纪》②,因为《伊利昂纪》就是围绕美丽的海伦展开的;也应该谴责弥尔顿的《失乐园》,夏娃和蛇在我看来就是有象征意义的小小通奸。应该取缔大卫的《诗篇》,那《诗篇》就是受希伯来的路易十四③的奸情启示写出来的。应该将《米特里达特》④,《答尔丢夫》,《太

① 《绿林中的罗宾汉》,一八二四年十二月在奥德翁舞剧院上演的一出歌剧,这里是指扮罗宾汉的演员的服装。

② 指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又译《伊里亚特》)。

③ 希伯来的路易十四指大卫王。

④ 《米特里达特》(1673),拉辛所作悲剧。

太学堂》,《费德尔》,《安德洛玛刻》,《费加罗的婚姻》,但丁的《地狱篇》,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冉-雅克·卢梭的全部作品,中世纪的小说,《法国史》,《罗马史》等等等等都付之一炬。如果您想把凡是有关违法爱女人的书剔除的话,那我想,除了博叙埃①的《新教教会改易史》和帕斯卡尔的《外省女人》之外,恐怕就没有多少书可以看了。"

"那才好呢!"德·克拉尼先生说。

艾蒂安对于德·克拉尼先生那种正人君子的表情十分反感,想气气他。他想用确实是记者式的玩笑,来个冷静的故弄玄虚,明明自己不坚持的意见,却硬要维护,好叫真心实意的可怜人气得要死。

"咱们就从您穿上各个时代检察长的长袍时不得不采取的政治观点出发,"他接着说下去,也不以法官刚才的大喊大叫为意,"因为不管哪一届政府都有检察院。那好,天主教从源头开始便已被不合法的夫妻关系所污染。在希律王②看来,在维护罗马政府的彼拉多③看来,约瑟的妻子④可能就是个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著名散文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太子太傅,以善写诔词著名。

② 据《新约》记载,希律王是个残酷的犹太王。耶稣诞生后,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伯利恒(即耶路撒冷),说这里出生了一个将来要作犹太王的人,他们在东方看到了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了之后,心里不安,派人寻找那婴孩,没有找到,便把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了。

③ 据《新约》记载,彼拉多为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由他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④ 指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与人通奸的女人，既然约瑟自己承认他并不是基督的生父。不信神的法官不承认什么无玷受孕，正象假如今天某一宗教依赖这一类神话创立起来时，您根本不相信会有类似的奇迹一样。您以为哪一个轻罪法庭会承认圣灵显圣吗？可见，谁又敢说上帝不会再一次赎救人类呢？难道人类比在提比略①统治下强多少么？”

“您这种逻辑推理是渎圣的，”检察官说道。

“您说得对，”记者说道，“但我并无恶意。您不能抹杀历史事实。依我看，彼拉多判处耶稣-基督死刑，阿尼托斯代表雅典贵族派要求处苏格拉底以死刑，他们都是代表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自认为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拥有批准给他的权利，也不得不进行自卫。总检察长们，从前要求割下拉罗歇尔的中士们的首级，②今天叫反对七月王朝的武装共和党们掉脑袋，叫那些借口将社会组织得更好实则将社会推翻自己渔利的改革者们掉脑袋。彼拉多和阿尼托斯也和这些检察长一样有他们的逻辑。在雅典的名门望族和罗马帝国面前，苏格拉底和耶稣就是罪犯。这些古老的贵族，他们的见解与蒙泰涅的见解十分相似：假设这些人的信徒得胜，他们就会在罗马帝国或阿提喀③搞一个小小的九三年。”

“您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先生？”检察官问道。

“说明通奸的问题呀！这样，一个佛教徒，一面抽着长烟

---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著名的暴君。

② 指一八二二年第四十五兵团的四名中士以谋反罪被判死刑一案。

③ 阿提喀指古雅典。

袋，一面可以充分地说，天主教徒的宗教是建立在通奸的基础之上的。就象我们也以为穆罕默德是个骗子，他的可兰经是《圣经》和《福音书》① 的再版，上帝从来丝毫没有意思要把这个赶骆驼的人造就成自己的预言家一样。"

"如果在法国有很多象您这样的人，您的政府就无法统治了。确实象您这样的人也太多了！"

"也就没有宗教了，"皮耶德斐太太说道。刚才整个辩论过程中，皮耶德斐太太一直眉头紧皱。

"您叫他们太难受了，"毕安训附耳对艾蒂安说道，"别谈宗教了，给他们说些叫他们震惊的事吧！"

"我若是作家或者小说家的话，"格拉维埃先生说道，"我就要站在倒霉的丈夫一边。我见识过不少事情，怪事情。我知道在受骗的丈夫里面，有的态度不乏激烈。狂怒的时候，借用您常用的一个词，先生，是很有戏剧性的，"他注视着艾蒂安说道。

"您说得很对，我亲爱的格拉维埃先生，"卢斯托说道，"我从来就不认为受骗的丈夫滑稽可笑。相反，我喜欢他们……"

"难道您不觉得一个对妻子很信任的丈夫是很高尚的吗？"毕安训这时说道，"他相信自己的妻子，一点不怀疑她，他具有老实人的朴实信仰。如果他有这样一种弱点：什么心里话都对老婆讲，你们就要嘲笑他。如果他小心提防，嫉妒心重，你们就要憎恶他。请你们告诉我：一个聪明人，他的中庸

---

① 《圣经》指《旧约》，《福音书》指《新约》。

之道可该是什么呢？”

“有的故事违反夫妻生活准则。若不是刚才检察官先生那么公开表态，反对这种故事不道德的话，我倒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丈夫报复的故事，”卢斯托说道。

德·克拉尼先生气得掷骰子的手都抽搐了，他根本不抬起眼来望望记者。

“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编的故事，”德·拉博德赖夫人高声叫道，“我真还不敢斗胆要求您讲呢……”

“这故事不是我编的，夫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才气。这个故事是我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最伟大的文学音乐家夏尔·诺迪耶讲给我听的，而且讲得多么动人哟！”

“那好，快讲吧，”迪娜说下去，“我从来没听过诺迪耶先生讲故事，所以您不用担心货比货。”

“雾月十八日以后不久，”卢斯托说道，“你们知道的，在布列塔尼和旺代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首席执政官迫不及待地要平定法国，便与起义的主要头目进行谈判，同时采取了最有力的军事措施。他一面制定作战计划，辅以意大利外交的诱惑手段，另方面还开动了警察那些不择手段的机关。当时的警察头目是富歇。为了扑灭西部燃烧的战火，这一切都是有用的。那时节，有一个属于玛耶家族的青年，被布列塔尼的舒昂党人派到索漠去，以便在城内及四境的某些人与保王党起义的头目们之间里应外合。巴黎的警官获悉他要出门的消息，派出了秘密警察，准备一俟青年人抵达索漠即将他逮捕。果然，这个秘密使节一下船，当天便被拘留。他坐船前来，化装

成船工师傅。但是作为一个执行任务的人，他把自己使命的各种可能都盘算过了。他的护照、各种证件都完全符合手续，以致派出抓他的人都疑心自己弄错了。德·博瓦尔骑士，对啦，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是叫德·博瓦尔骑士，他对自己的角色早就反复考虑过了：他倚仗自己的假姓名，提出自己的假住址，不动声色地经受住了审问。若不是间谍们对他们掌握的材料——可惜是千真万确的——有那么一股盲目相信的劲头，人家就会把他放了。在怀疑之中，这些警棍们宁愿武断行事，也不肯放掉一人漏网。看来部长对捕获此人十分重视。在那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年月，手中握有国家权力的人是不大在乎我们今天称之为合法这种概念的。他们于是将骑士临时监禁起来，等待上峰作出决定。这一官僚主义的判决并没让他们久等。虽然犯人什么都不承认，警察局还是下令对他严加看守。按照新的命令，德·博瓦尔骑士被转移到崖壁城堡。从这个名称就能看出这个城堡的地势。这个要塞坐落于高高的山岩之上，四周的悬崖便是壕堑。不管哪一面都是险峻的山坡。正象所有的古堡一样，主要入口在吊桥处，且有宽宽的护城河加以保护。这个监狱的典狱长，很高兴看守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犯人举止合度，言谈得体，显示出受过良好教育。这在当时都是罕见的长处。典狱长就象接受上帝的恩典一样接待骑士。他提出愿为骑士作保，让犯人在崖壁城堡获得假释，然后两人一起消闲解闷。这位犯人当然求之不得。博瓦尔是个正直的贵族，可是很遗憾，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的面孔迷人，语言动人，膂力过人。他动作敏捷，身

体健美，敢干敢闯，喜欢冒险，本可以当个出色的游击队长。当游击队长就需要这些条件。典狱长把最舒适的住房给了他的犯人，邀他和自己同桌吃饭，而且一开始总是对这个旺代党人赞不绝口。这个典狱长是个科西嘉人，已经结婚。他的老婆漂亮、可爱，他似乎很难看管得住。总而言之，作为科西嘉人和官运不济的军人，他善妒。博瓦尔很中那女人心意，他也觉得那女人很合自己的胃口。说不定他们已经相爱了?在监狱里，恋爱进展多么神速！是不是他们行为不慎?他们彼此的感情，是不是已经超出了对妇女表面上十分殷勤的界限？表面上对妇女殷勤周到，这几乎已经成了我们对女人的一项义务。博瓦尔对于他生平中这相当模糊的一点，从未坦率地加以说明过。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典狱长认为自己有权对他的犯人严加惩治。按照拿犯人开心的一成不变的节目，博瓦尔给关进了城堡的主塔，吃黑面包，喝清水，上了镣铐。这间牢房位于瞭望台下，房顶是硬石板，四壁很厚，尖塔朝着悬崖。可怜的博瓦尔发现根本不可能逃走时，他堕入了沉思。这种沉思默想既是犯人的失望，也是他们的安慰。他拿小事给自己解闷，小事变成大事：他数钟点，数日子，体验悲惨的'囚徒状况'，自我反省，珍惜空气和阳光的价值。后来，半个多月以后，他患上了那种可怕的病，就是对自由的狂热向往。这种病促使犯人们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其后果在我们看来似乎无法解释，却是千真万确的。我的医生朋友（他向毕安训扭过头去）大概将这种病归结为一些尚未为人知的力量，他的生理分析无能为力。人的意志的谜，其深度使科学望

而生畏(毕安训摇摇头)。博瓦尔忧心忡忡，因为只有死亡才能使他获得自由。一天早晨，负责给犯人送饭的掌钥匙人，把他那一份粗劣的食物给了他以后，并不象每天那样拔腿就走，而是叉起胳膊站在他面前，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谈极为简略，而且那位看守从来不先开尊口。所以当这个人先对他说话时，骑士感到极为惊异。那人说道：'先生，您总说您叫勒布伦先生或勒布伦公民，这么做肯定有您自己的想法。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事也根本不是核实您的名字。您说皮埃尔也好，保尔也好，这都不关我的事。各人管一行，奶牛就能看好。不过，我知道，'他挤挤眼说道，'您是夏尔-费利克斯-泰奥多尔先生，博瓦尔骑士，玛耶公爵夫人的表弟……''嗯？是不是？'他望着犯人，停顿了一会，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加了一句。博瓦尔见自己给看守得这样严，觉得承认了自己真实的姓名，大概自己的处境也不会更坏。'怎么样？如果我是博瓦尔骑士，您又能得着什么呢？'他对那人说道。'——啊！什么都得着了！'掌钥匙人低声驳了他一句。'请您听我说：我得到了钱，要为您越狱提供方便。可是，等等！如果有一点点怀疑到了我，我就得白白挨枪毙。所以我说我参与此事，纯粹是为了赚钱。拿着，先生，这是一把钥匙，'他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锉刀。'您用这个把铁栏杆锉开一根。妈的！这可不那么容易！'他指着小窗说了一句。阳光就从那小窗射进牢房。这小窗类似一个窗洞，向塔尖外部顶端开着，四周皆为尖利的石头，作为枪眼的支撑物。'先生，'那狱卒说，'一定要贴根锯那铁条，好叫您身子能过去。''噢！放

心吧！我过得去！’犯人说。‘另一头要相当高，好留下地方拴绳子，’掌管钥匙的狱卒又说。‘绳子在哪里？’博瓦尔问道。‘在这儿，’狱卒答道，一面将一个结了许多疙瘩的绳子扔给他。‘这是用床单撕开做的，为的是叫人以为是您自己搞的，长度足够。到最后一个疙瘩的时候，您就轻轻向下滑，其余的事您就自己解决了。可能在附近您就能看见一辆已经套好的车，还有朋友等着您。不过，这事我就一点不知道了！用不着我告诉你，塔楼顶上有哨兵。您一定要挑一个漆黑的夜晚，窥探到士兵睡觉的时刻。您说不定会挨上一枪；不过……’‘好，好，我不会烂在这里的！’骑士高声说道。‘嘿！这倒很有可能，’狱卒傻乎乎地顶他一句。博瓦尔把这看作是这类人常有的天真幼稚的想法。很快就成为自由人的这种希望使他那样兴高采烈，对这个农民味道十足的人说的那一大套话，他不理不睬。他立即动手干起来，白天就把栏杆锉开了。他怕典狱长前来巡视，拿面包屑在铁锈里滚一滚，好让面包屑跟铁条的颜色一样。然后用这个塞上锉开的缝，将自己干的活掩盖起来。他把绳子藏好，开始窥测哪天夜里时机有利。那种聚精会神、迫不及待和激动的心情，使囚犯的生活具有极大的戏剧性。最后，一个灰濛濛的秋夜，他终于将铁栏杆锯断，把绳子结结实实地系上，蹲在外面的石基上，用一只手紧紧攀住锯断上半截还留在窗洞里的那小截的头。他就这样等待着夜色最深的时刻和哨兵该睡觉的时刻到来。哨兵差不多是天快亮的时候睡觉。他知道一岗多长时间，也知道什么时候巡逻。这些事都是囚犯们留意的事，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有意去留意。他

窥测着时机，一个哨兵已经完成了一班岗的三分之二，由于下雾而缩到岗亭里头去了。待他肯定对他越狱的有利条件已经全部具备的时候，他便开始一个结一个结地下滑，身体悬在天与地之间，以巨人般的力量握住绳索。一切顺利。到了倒数第一个结，应该叫身体堕地的时候，一个谨慎的念头一闪，他想起用脚探一探地。可是没有触着地面。一个人大汗淋漓，十分疲倦，茫然不知所措，又处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形之中，这种状况可真叫人骑虎难下。他刚要飞身落地，一个简单的念头拦住了他：刚好他的帽子掉下去了，幸好他可以听听帽子落地发出的声音。可是他竟一点声响也没听到！这个囚犯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模模糊糊的怀疑。他自忖是否典狱长给他设下了圈套。可又是为的什么呢？他心中充满这些捉摸不定的念头，几乎想把逃走推迟到另一晚。现在，作为临时措施，他决定等待着黎明天朦朦亮的时刻来到，那时刻说不定对他逃走也并非不利。他那过人的力气使他又向城堡主塔攀上去，待他又在外部栏杆上站住脚，象一只猫趴在滴水管沿上窥探的时候，他几乎已经精疲力尽了。不久，就着黎明的曙光，他把自己的绳子摆动摆动，发现他那绳子的最后一个结与悬崖的岩石尖之间，有一段小小的距离——一百尺。‘多谢您了，典狱长！’他冷静地想道。这冷静乃是他性格的特征。然后，他对这一精心的报复稍加思考，认为必须回到自己的牢房中去。他把自己的旧衣服放在床上显眼的地方，把绳子留在外面，好叫人相信他已堕地。他安安静静地躲在门后，手里握着锯下来的一根铁条，等待着那恶毒的狱卒来到。那狱卒果然

来得比平时还早，以便收拾死人的遗物。他吹着口哨推门进来。待他走到距离合适的地方，博瓦尔朝他头部猛击一棍，这个无耻之徒叫也没叫一声，便应声倒地：铁棍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骑士赶快剥下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模仿着他走路的姿态，借着晨曦的微光和大门哨兵不加提防，逃走了。”

检察官也好，德·拉博德赖夫人也好，看上去谁也没想到这个故事里有什么涉及到他们的一点点预言。那几个人对这两个所谓情人的完全无动于衷，感到十分惊讶，相互投过探询的目光。

“嘿！我还有更好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毕安训说。

卢斯托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毕安训是个小有名气的讲故事专家。各位听众见了，异口同声地说：“哦，讲吧！”

正象德·拉博德赖夫人有那些成套的句子一样，每个聪明人都有一定数量的趣闻轶事可讲。名医从组成他自己故事库的故事里，挑选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名叫《大望楼》，后来十分有名，竞技剧场竟将它改编成一出杂剧，名叫《瓦朗蒂娜》（见《妇女再研究》）①。虽然对于昂济城堡的居民来说，这还是新水果，但由于上述原因，在这里再将故事重复一遍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毕安训第一次在德·图希小姐家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手势生动，语调抑扬顿挫尽善尽美，赢得许多赞扬。这一次讲的时候也是一样。德·梅雷夫人的丈夫将西班牙高等贵族关在藏衣室里，高等贵族站在里面眼看就要饿死的最后

① 《瓦朗蒂娜》，两幕正剧，剧作者为斯克里布和梅莱斯维尔，于一八三六年一月在竞技剧场上演。

场景以及这位丈夫回答妻子的最后乞求的最后一句话："你把手放十字架上起过誓，那里面没有人！"都产生了极好的效果。故事讲完以后，有一阵全场鸦雀无声，毕安训相当得意。

"先生们，"这时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爱情大概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竟然能使一个女人自愿处于这样的境地之中，你们知道吗？"

"我这一辈子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格拉维埃先生说道，"我在西班牙差不多亲眼见过一桩这类的男女私情。"

"大演员过后，该您了，"德·拉博德赖夫人对他说，一面用卖弄风情的目光恭维两位巴黎人，"没关系，讲吧！"

"法军进入马德里以后不久，"收税官说道，"在这刚刚征服的首都举行了一次盛大招待会，德·贝格大公邀请了城中的头面人物参加。虽然招待会很盛大，但西班牙人并不笑逐颜开，女宾们也不怎么跳舞，大部分男宾开始打牌。花园里灯火辉煌，以便女士们能够和白天一样很安全地在那里散步。这招待会简直是王侯气派。如此不遗余力，目的是要叫西班牙人对法兰西皇帝肃然起敬，如果他们愿意根据皇帝手下的军官们去评断皇帝的话。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在举行招待会的大厦附近一个小树林里，几个法国军人正谈论着这场战争的命运。从参加这一盛大招待会的西班牙人的态度上，他们看出前途不妙。'上帝保佑，'部队总医官说道，——我当时在这部队里当发饷官。'昨天我已经正式向缪拉亲王提出回国的要求。我倒不是害怕把骨头扔在这半岛上，可我宁愿去包扎我们的邻居德国人给我国士兵造成的伤口；他们的武器不象

卡斯蒂利亚①匕首那样扎进人体那么深。其次，我心里害怕西班牙，就象迷信一样。自我童年起，我读过一些关于西班牙的书，这个国家那一大堆凄惨的冒险经历和成百上千的故事，早就叫我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产生了反感。而且，自从我们进入马德里以来，我即便不算某项危险阴谋里的主角，至少也是同谋。这项阴谋简直就跟拉德克利夫夫人②的一部小说那样惊险，那样神秘莫测。我很愿意照我的预感办事，明天就逃走。缪拉肯定不会拒绝给我假期，因为全靠我们的服务，我们才总是得到有效的护理。'——'既然你已经露了个头，你就给我们说说发生了什么大事吧！'一位上校回答道，此人是一个老共和党，一向对美丽的言辞和帝国时代的那套阿谀奉承不大在乎。军医官仔细地向四周观看，似乎想一一辨认出四周人的面孔。待他确信周围没有一个西班牙人的时候，说道：'我们这儿只有法国人，好吧，于洛上校。六天以前我和蒙柯奈将军到拨款审核官那边去打牌。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我离开蒙柯奈将军——他的寓所离我的寓所只有几步远——放心大胆地回我的寓所。在一条小街的拐角处，突然两个陌生人，或者说两个魔鬼，扑到我身上，用一个大外套将我的头和双臂裹住拧紧。你们可以相信，我象挨鞭子的狗一样大喊大叫。可是大衣衣料很厚，我的声音传不出去。我很快给塞进一辆马车。待陪伴我的那两个人将我从外套里解脱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嗓音，用很蹩脚的法文道出下面几句叫人受不了的

①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地区名，此处泛指西班牙。

② 拉德克利夫夫人(1764—1823)，英国著名的惊险小说作家。

话来：'您如果喊叫或者想逃跑，如果您胆敢做出一点点可疑的举动，站在您面前的这位先生就可以毫不含糊地用匕首将您刺死。所以，您乖乖呆着！现在我来告诉您为何将您劫来。您只要朝我伸出手来，就能在您我之间这地方找到您的外科医生器械，我们已经派人以您的名义从您的住处取来了这些器械。您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要把您带到一个人家，去拯救一位妇人的名誉。她正要生孩子，她想把这个孩子送给这位先生，而不叫自己丈夫知道。他丈夫一直热爱着她，怀着西班牙人的妒忌时时刻刻监视着她。虽然他很少离开夫人，可是夫人得以一直对他隐瞒了自己身怀有孕的事，他以为她是有病。所以您得去为她接生。这事有什么危险都与您不相干。不过，您必须听我们的话，否则，稍有不慎，她的情夫——在马车里坐在您对面的那个人，他一个法文字也不会——就会用匕首捅死您。''那您是什么人呢？'我问她，一面找寻着和我说话的人的手，她的手臂裹在一件制服的袖子里，——'我是夫人的贴身侍女，心腹，如果您能满足我们在这种处境下的要求，我随时准备献上我自己来报答你。'——'那好吧！'我眼看自己已经被迫卷入这危险的事情当中，只好这样说。借助于暗影，我核实了一下这姑娘的面庞和线条是否与她美妙的声音使我产生的想法相一致。这位漂亮姑娘大概事先对这奇异的绑架会发生的各种偶然情况都已准备顺从。她默不作声，让人高兴。马车在马德里的街道上还没走出十分钟，我就亲吻了她一下。她也回了我一个令人满意的吻。坐在我对面的那个情夫，我无意之中踢了他好几脚，他也不觉得冒犯。因为

他不懂法文，我想他对这个也不注意。这时我心血来潮，逢场作戏，对她胡言乱语起来。其实对这种事，什么都是障碍。她回答我说，'只有满足一个条件我才能作您的情妇。'——'什么条件？'——'您永远不要设法知道我是谁的使女。我到您的住所来，总是夜里，您接待我，不要点灯。'——'好吧！'我对她说。马车已经到了一座花园墙下，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让我把您的眼睛蒙起来，'侍女对我说，'您扶着我的胳膊，我亲自给您带路。'她拿一方手帕蒙住我的眼睛，在我的后脑勺上将手帕使劲系紧。我听见刚才坐在我对面的那位一言不发的情夫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进一扇小门的钥匙孔的声音。马上，胸脯挺得高高，走起路来 meneho① 的使女……"这时，收税官用那种高人一头的声调说道，"这是西班牙语的一个词，一个成语，说的是女人走路时很会让长裙的某一部分扭动起来，是哪一部分，你们都猜得着的……""使女（我接着讲军医官的故事）带我穿过一座大花园的黄沙小径，一直走到一个地方。到那里，她停了下来。从我们的脚步在空中发出的声响，我猜测我们是在一座房屋的门前。'别出声，现在，'她附耳对我说道，'您自己要多当心！我对您作的手势，您一定个个都看准了。我不能再说话了，否则对咱俩都有危险。此刻最重要的事是保住你的性命。'然后她又大声补充一句：'夫人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要进那间屋子，必须经过她丈夫的屋子，从她丈夫的床前走过；别咳嗽，走路轻轻地，好

① 西班牙文：扭动臀部。

好跟着我，免得碰到什么家具，或者把脚踏到我铺好的地毯外面。'说到这里，那情夫象个由于一再延误而急不可待的人，叽哩咕噜低声嘟哝了几句。使女闭上了嘴，我听见一扇门打开了，我感觉到房内的热气，我们象作贼一般蹑手蹑脚往前走。最后，那姑娘柔软的手给我摘下了蒙眼布。我置身于一间大屋子里，天花板很高，一盏灯冒着烟，房间里很昏暗。窗子敞开着，但是嫉妒心重的丈夫在窗上装了很粗的铁条。我给扔在那里，活象装进了一只口袋。地上有一张席，一个女人，头上蒙着纱巾，但透过纱巾她那充满泪水的眼睛象星星一样在闪闪发光。她嘴里用力咬着一块手帕，咬的力量那么大，牙齿都嵌进去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形体，但是此刻这躯体就象一根竖琴弦被扔进火中一样，在痛苦中扭动。这可怜的女人把两条腿支在一个五屉柜上，形成两个拱扶垛；然后伸开两臂用两只手紧握着一张椅子的椅脚横档，臂上青筋突起，十分吓人。她这样子很象一个杀人犯在受刑，嘴里给塞上了阻止叫喊的刑具。一声叫喊也没有，除了她骨头发出低沉的咔咔声以外，没有别的声音。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都默默无语，一动不动。丈夫鼾声如雷，很有规律，倒叫人放心。我想端详端详那使女；可是她在路上解下了面罩，现在又戴上了面罩，我只能看见两只黑眼睛和柔美的轮廓。那情夫立即朝自己情妇的腿上扔了几条毛巾，在她脸上又系上一条纱巾。待我仔细观察了这个女子以后，从我自身经历过的一桩惨事发现的某些症状来判断，我发现婴儿已经死亡。我向那姑娘俯下身去，把这件事告诉她。这时，那个倍加提防的陌生人掏出

匕首来。幸好我已经将话全部说完，那使女低声对他说了两句话。听到我的判决，那情夫一颤，如闪电一般从头到脚通过全身，我似乎看到在黑丝绒面罩下他的面孔一下子变得惨白。垂死的女人面色变得青紫，那男人极为绝望地注视着她。使女抓住这个机会向我指了指桌上已经准备好的几杯柠檬水，作了一个否定的表情。我明白那意思是，尽管天气酷热，我喉咙干得直冒烟，我绝对不能喝那柠檬水。那情夫渴了。他另外拿了一个空杯子，倒满了饮料，喝了下去。这时，那女人痉挛剧烈，这告诉我，手术的有利时机已经来到。我鼓起勇气，经过一个小时，得以将婴儿一块块取了出来。西班牙人明白我已经救了他情妇一命，不再想毒死我了。有一阵，大颗的泪珠在他的大衣上滚动。那女人一声没叫，但是她象一头被捉住了的猛兽一样颤抖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滚下来。正在紧要关头时，她作了一个手势指指她丈夫的卧房，原来她丈夫刚翻了个身。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听到了床单窸窸窣窣的声音，床或者帷幔活动的声音。我们住了手，透过面具的洞孔，使女和情夫交换了火样的目光，那意思是说：'若是他醒了，要不要杀死他？'这时我伸过手去，想拿起陌生人已经喝过的那杯柠檬水。西班牙人以为我要喝那几杯原来早已斟满的饮料。他象猫一样一跃而起，将长长的匕首放在两只下了毒的杯子上，而将他那一杯留给我，示意我将剩下的喝下去。在这一示意和他那急切的动作中，有那么丰富的涵义，那么丰富的情感，以致我宽恕了他事先策划用毒汁杀我灭口的意图。经过两小时的护理和担惊受怕，我和使女将他的情妇在床上安

置好了。这个男人，卷进了这样冒险的勾当，本已将钻石包在纸里，预备逃走。他将钻石装进我的衣袋，我并不知道。顺便说一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西班牙人送了我这么贵重的礼物，第三天，我的仆人便将我的珍宝盗去，携带着这笔财产逃走了。我附耳对使女交待了几句应该注意的事项，便想溜之大吉。使女留在女主人身边，这情形实在令人提心吊胆。我决定倍加小心。使女的衣服沾上了女主人的血迹。情夫将死婴和使女换下的衣服包成一包，扎紧，藏在自己的大衣底下，他用手抹了一下我的眼睛，好象是让它闭上。然后他示意我抓住他的衣襟，便先走了出去。我照办，当然也朝我那萍水相逢的情妇望了最后一眼。使女见西班牙人已走出去，便拉下面具，向我显露出世界上最美丽的面庞。我走到外面，置身于花园中的时候，长出了一口气，似乎去了一大块心病。我与我的向导保持适当的距离走着，以极大的注意力注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走到小门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将一个盖封蜡用的封印按在我的嘴唇上。那镶着封印的戒指，我在他左手的一个手指头上见过。我示意明白了这个很有表现力的动作的涵义。我们走到街上，有两匹马在等待我们。我们各骑上一匹马，那西班牙人用左手握住我的缰绳，却将他的缰绳咬在嘴里，因为他的右手拿着血淋淋的包裹。我们闪电一般骑马飞奔。一路上无法发现任何能帮助我辨认的东西。黎明时分，我到了家门口，那个西班牙人朝阿道沙门方向逃走了。——'能叫你猜出这个女人是谁的东西，你一点也没发现么？'上校问军医官。——'只有一件东西。'他说。'当我安置那不知名

姓的女人时，我在她的臂上，差不多中部的地方，发现一个小胎痣。有一颗小扁豆那么大，四周长着棕色的汗毛。'就在这时，不小心说漏了嘴的军医官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每个人的眼睛都盯住他，并朝同一方向望去：这时，我们看见一个西班牙人，他那目光在一片柑桔树丛中闪闪发光。当这人发现他成了我们注意的目标时，便象空气中的精灵一般轻轻消逝了。一位上尉急忙扑上去追他。'天哪！朋友们！'军医官叫道。'这蛇怪一般的目光叫我浑身发冷。我听见丧钟在我耳边敲响了！接受我的诀别吧，你们要把我葬在这里了！'——'别瞎说了！'于洛上校说道，'法尔孔跟踪追击那个偷听我们说话的西班牙人去了，他一定能给我们说个明白的。'——'怎么样？'见上尉气喘吁吁地回来，军官们高声大叫起来。——'见鬼！'法尔孔答道，'我估计他是穿墙而过了。我想他不至于是个巫师吧，他大概是这个家里的人！他对过道，拐弯都很熟悉，易如反掌地从我手里逃掉了。'——'不要紧，放心吧，伯加（军医名叫伯加），'我回答他说，'我们轮流到你寓所去安营扎寨，一直到你走为止。今天晚上，我们送你回去。'确实，那天晚上三个输了钱的年轻军官把军医送回他的住宅，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主动提出留在他寓所中。第三天，伯加获准辞职返回法国，他作好一切准备，要和一位女士一道动身，缪拉派了许多卫士护送这位夫人。他和朋友们刚要吃完晚饭，他的仆人来通知他说，一位年轻太太要跟他说话。怕又是什么圈套，军医和三个军官立刻一起下楼去。那不知名姓的女子只向她的情人说了一句：'当心！'便倒地死去。这女子象是那个侍女。她感到自己中了

毒，希望能及时赶到救军医官一命。‘见鬼！见鬼！’法尔孔上尉高声叫道，‘这才叫爱！世界上只有西班牙女人才能毒药魔鬼附身还能走路。’伯加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脸色大变。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为了驱散这不祥的预感，他重新入席，无节制地喝酒，他的伙伴们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喝得半醉，早早就睡下了。半夜里，有人使劲拉他的帐幔，铁环在帐杆上滑动发出尖利的声音，把可怜的伯加惊醒。他坐起来，全身震颤，一般这样醒来时总是有这种感觉的。这时他看见一个西班牙人站在他面前，全身裹在大衣里，向他投过来的目光，与招待会那天晚上从树丛里投过来的目光一模一样。伯加大叫：‘救命啊！朋友们，快来救我！’对这求救的呼喊，西班牙人报之以冷笑。‘鸦片长出来，对谁都有用。’他回答道。说完这句类似警句的话，陌生人指指呼呼大睡的三个朋友，从大衣底下拽出刚刚割下来的一条女人手臂，猛然送到伯加面前，叫他看一个印记，与他那么不谨慎加以描述的印记完全一样。‘就是这个么？’他问。就着放在他床头的一盏灯的灯光，伯加认出了那只手臂，惊呆了，只得承认。这个人就是那不知姓名的女子的丈夫。他再没有多问，顿时将匕首扎进军医官的心脏。”

“应该把这个故事讲给烧炭党人听，”记者说道，“因为必须有他们那种坚定的信仰才会相信这个故事。谁是祸因，是这个死者还是那个西班牙人，你们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先生，”收税吏回答道，“我照料过这可怜的伯加，五天之后，他于极度痛苦中死去。这还没完。当法国军队远征西班牙以恢复费迪南七世的统治时，命我到西班牙某地任职。很幸

运，我到了图尔就没再往前走，因为正好这时候让我可以指望到桑塞尔来收税。动身的前一天，我到利斯托迈尔夫人家里去参加舞会，据说好几位西班牙贵人要到场。我离开牌桌的时候，看见一个西班牙高等贵族，一个流亡的 afrancesado①，刚到图尔地区半个月。他很晚才来到舞会上，这是他第一次在社交场合露面，由他的妻子陪同到各个客厅走一遭。他妻子的右臂不会动弹。我们都默不作声地散开，好让这一对夫妻走过去。看见这一对，我们都挺害怕。请你们想象一下牟利罗②的一幅画活过来了！那个男的，眼窝深陷，发黑，露出一双火一样的眼睛，直勾勾的；他的面孔已经干瘪，脑壳上没有头发，闪闪发亮，身体骨瘦如柴，叫人见了害怕；那女的！你们能想象得出吗？想象不出，你们怎么也想不出她真实的样子。她身段十分美，叫人叹为观止，就是这种身段才叫人在西班牙语中创造出 meneho 这个词。她虽然面色苍白，可是依然很漂亮。她那肤色，对一个西班牙女子来说，真是天赐洪福，白得发亮。但是她的目光，充满西班牙的阳光，落在你身上就象射过一股熔化了的铅一样。'夫人，'晚会快结束时我向那位侯爵夫人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使您失去了手臂呢？'——'在独立战争中失去的，'她这样回答我说。"

"西班牙是个奇异的国度，"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那里还有一些阿拉伯风俗习惯的残余。"

"噢！"记者笑着说道，"这种断臂的怪癖在西班牙由来已

① 西班牙文：亲法分子。

②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画家。

久，在某些朝代这种怪癖重又出现，就象我们的'鸭子'在报纸上重又出现一般。这个主题早在一五七〇年就已为西班牙戏剧提供剧本的题材了……”

“你们难道以为我能瞎编什么故事吗？”格拉维埃先生被卢斯托那放肆无礼的样子惹恼了，说道。

“您确实不能，”记者很巧妙地回答道。

“算了吧！”毕安训说道，“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常常从他们的书和剧本里跳到现实生活里，就象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搬上舞台并且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书中一样。在我眼皮底下我就看见过一出喜剧《答尔丢夫》，除了结尾以外，完全一样：只是一直没能叫奥尔恭明白真相。”

“而且邦雅曼·贡斯当的悲喜剧《阿道尔夫》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卢斯托高叫道。

“象格拉维埃先生刚才给我们讲的那种男女私情，你们说还能在法国发生么？”德·拉博德赖夫人说。

“哦！上帝啊！”检察官先生大叫起来，“法国每年发生的十起或十二起要案中，至少有一半，那情景跟刚才讲的差不多一样离奇，而且在浪漫方面还常常超过这个呢！现在出版《司法公报》不就证明了这个真理吗？在我看来，这实在是报界的极大过分之举！这份报纸，一八二六年或一八二七年才创刊，我在部里供职之初时还不存在。现在我要给你们谈一桩凶杀案。那时候，犯罪的细节，出了发生案情的那个省，人们就不知道了。在图尔的圣皮埃尔·德科尔城关，有一个女子。一八一六年卢瓦尔河驻军解散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失踪了，当然为

他去世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女子因信教极为虔诚而为人瞩目。教士们走遍外省的城市，重新树起十字架并抹去革命党人亵渎宗教留下的痕迹时，这个寡妇是最狂热的一个新入教的教徒。她扛十字架，把一颗用箭刺透的银心钉在十字架上。教士团离开以后很久，她每晚必到钉在教堂圆室后面的十字架脚下去祈祷。最后，悔恨心情占了上风，她就一宗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作了忏悔。原来她将丈夫杀了，就象人家杀死菲亚尔代斯那样①，是抹脖子。然后把丈夫的肉腌了，切成一块一块，放在两个旧模具里，跟腌猪肉一模一样。以后有很长时间，她每天早晨割一块下来，扔到卢瓦尔河里。听忏悔的教士征询了上司的意见，对他的忏悔人说应该通知检察官。这女人便等着法院来抓她。检察官，初审法官去检查地窖时，看见那丈夫的头还腌在盐里，放在一个模具里。'你这个倒霉蛋，'初审法官对被告说道，'既然你能干出将你丈夫的身体扔在河里这种野蛮的勾当，为什么不把头也扔掉，那样不就没有证据了吗？……'——'先生，我试过好多回，可是每次都觉得太重。'"

"后来呢，那个女人怎么处置了？……"两个巴黎人大叫道。

"她被判死刑并在图尔执行了，"法官回答，"但是她的悔恨和虔信宗教最后还是使人对她很有兴趣，虽然她犯下了滔天大罪。"

---

① 菲亚尔代斯是一个检察官，复辟时期被罢官。一八一七年三月十九日在一所妓院中被人杀死。此案当时极为轰动。

“唉！”毕安训说道，“在家庭生活的帷幕后面扮演的各种悲剧，公众是从来不拉起那帷幕的，谁知道呢！……我觉得人类法庭没有权利审判夫妻之间发生的犯罪行为。法庭对此的权利就跟警察一样，但是却一点不照自己鼓吹的公正办事。”

“常常是受害者本人在很长时间内原是凶手，”德·拉博德赖夫人天真地回答道，“如果被告敢于把全部情形讲出来，那罪行有时看起来是可以原谅的。”

毕安训挑起一个这样的回答，加上检察官讲的那个故事，倒使两个巴黎人对迪娜的处境极为茫然了！所以，就寝的时间来到时，在这古老宅邸的过道上，各位男士手擎着烛台，全都留在那里神秘地交谈着。这时，格拉维埃先生才明白这个有趣的晚会的目的。现在，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天真无邪终于充分显露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卢斯托说，“我们这位城堡女主人不动声色，也可能说明她堕落得很深，也可能说明她极为天真老实……我看检察官先生那样子，是想把小个子拉博德赖当凉菜拌了……”

“他明天才回来，谁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事呢？”加蒂安说道。

“我们会知道的，”格拉维埃先生高声说道。

城堡生活包含着许多戏弄人的成分，其中有的十分恶毒。格拉维埃先生见多识广，他出个主意，给德·拉博德赖夫人门上贴上封条，也给检察官门上贴上封条。诗人伊比科斯的那

只发出控告的鸭子①，与刺探城堡生活的间谍用两小团捏扁的蜡将一根头发固定在开门的地方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蜡团固定在极高或极低的地方，当事人根本就预料不到有这个陷阱。情人只要走出来，打开那被人怀疑的另一扇门，两根头发都拉掉了这一巧合便泄露了一切。待到以为每个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医生、记者、税吏、加蒂安就赤着脚走出来，如贼人一般，偷偷地神秘地将两个门都封上，而且应允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出来核实封条的状况。当四个人手里擎着蜡烛，衣冠不整，来查看头发，发现检察官房门上的头发和德·拉博德赖夫人门上的头发都保存完好的时候，请诸位想象一下这几个人的惊异和加蒂安的高兴劲吧！

"还是原来那块蜡么？"格拉维埃先生问道。

"还是原来的头发么？"卢斯托问道。

"是的，"加蒂安说。

"一切都改观了，"卢斯托高叫道，"你们是给绿林英雄罗宾汉在荆棘丛中搜索猎物了。"

税吏和法院院长儿子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那眼色似乎是说："这句话不是带刺刺我们么？咱们是该笑呢，还是该恼呢？"

"如果迪娜品行端正，"记者附耳对毕安训说道，"她就值得我费点力气去采摘她的初恋之果了。"

无需费许多时间就可以占据对桑塞尔抵制了九年之久的

① 伊比科斯，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诗人。根据神话传说，杀害他的人因鸭子起飞而暴露。

一个位置，此时，这个念头在向卢斯托招手。他这么想着，第一个下楼走进花园，希望在那里与城堡女主人相遇。德·拉博德赖夫人也正好希望与她的批评家谈谈，于是这个偶然也就来到了。有一半偶然都是寻来的。

“昨天你们去打猎，先生，”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今天早晨，我又给你们找了点余兴，可我觉得怪不好意思。除非您愿意到拉博德赖来，在那里，您对外省可以比在这里观察得更好。因为在这里，你们只是对我的可笑之处稍有所感。但是，关于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的谚语与外省最可怜的女人也有关系。”

“加蒂安这个小傻瓜，”卢斯托回答道，“我说过一句话，为的是叫他招认他十分钟爱你，他肯定在您面前学舌了。前天晚餐席间和整个晚上您默默无语，已经足以向我揭示我太多嘴多舌了。这种事在巴黎是干不得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为自己还可以为人理解而沾沾自喜。所以，我昨天策划叫人讲那些故事，纯粹就是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引起您和德·克拉尼先生悔恨……啊！放心吧，我们对您的洁白无瑕是确信无疑了。假如您对那位品行端正的法官稍有偏爱，您在我眼中就会失去您的全部价值……。我喜欢完整的东西。那个冷漠的、小小的、干瘪的、从不开口的模具和土地高利贷者，为了从再生草上再去赚它二十五个生丁便把您抛在这里。您不喜欢他，您也不可能喜欢他！噢！我早就看出来了，德·拉博德赖先生和我们在巴黎的那些贴现商一模一样：完全是同一种天性。二十八岁，漂亮，规矩，没有孩子……等等，夫人，我

还从未遇到提得更恰当的品行问题……《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的作者大概曾经有过许多幻梦！年轻人说这些话时假惺惺的，我则可以跟您谈这些事，丝毫不装假，我已经未老先衰了。我再也不抱什么幻想，我干这行，还能保留什么幻想么？……”

卢斯托这样开头，一下子便将温柔乡的整个地图取消了。在那张图上，真正的激情要走过那样漫长的道路。他径直朝目的地走去。女人们让别人向自己索取了好几年的东西，他则把自己置于人家会主动将这种东西送上门来的地位。那可怜的检察官便是证明。对他来说，最大的垂青便是走路的时候比平常更亲密地将迪娜的手臂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啊，幸福的人！所以，为了不违背她那出类拔萃女子的美名，德·拉博德赖夫人设法安慰报纸专栏的曼弗雷德①，预言他的爱情前程无量。而他自己则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您曾经寻求快乐，但您还不曾爱过，”她说，“请相信我，真正的爱情常常违背一般生活规律来到。您看看德·根茨先生②，他在晚年爱上了法妮·艾斯莱尔，为了这个舞蹈演员排练而放弃了七月革命，不是这样吗？”

“我看这很难，”卢斯托回答道，“我相信爱情，但我不再相信女人……肯定我身上有些缺点，妨碍人家爱我，因为我过去经常被人抛弃。说不定我对理想的东西感觉太强烈……就象

① 曼弗雷德是拜伦同名诗作中的主人公。

② 根茨（1764—1832），普鲁士出版商，他比舞蹈演员法妮·艾斯莱尔大四十六岁，后死在她的怀中。

所有曾经向深处开掘过现实的人一样……"

德·拉博德赖夫人终于听到这样一个男子的谈话，此人投身于巴黎最有智慧的阶层，带来了这一阶层大胆的公理，几乎天真的堕落，过激的信念，而且即使他并不出类拔萃，至少装得很象出类拔萃。艾蒂安在迪娜那里得到了首场演出的完满成功。桑塞尔女子芭基塔呼吸着巴黎的暴风雨，巴黎的空气。艾蒂安和毕安训给她讲了许多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的轶闻趣事，诙谐的话语，总有一天会形成我们这个世纪的《逸话集》。在巴黎，这些话、这些事早已平淡无奇，但对迪娜来说，则全是新鲜的。她在艾蒂安和毕安训之间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一天。卢斯托自然对贝里地区那位著名女流①说了许多坏话，但那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吹捧德·拉博德赖夫人，要她将那个作家看成她的对手，把她带到供出自己文学生涯的秘密的地段上。这样的颂扬使德·拉博德赖夫人十分陶醉，在德·克拉尼先生、税吏和加蒂安看来，迪娜与艾蒂安比前一天更加亲密。迪娜的这几位情人真后悔一个个都到桑塞尔去了，在那里他们大肆宣扬昂济的晚会。他们几个人说话，从来没说得这么俏皮。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人人都夸奖两个巴黎人是两位奇才。过头的话在林荫道上到处传开，产生的效果便是那天晚上浩浩荡荡到昂济城堡来了十六个人。有的坐家用有篷双轮轻便马车前来，有的坐有长凳的载人马车前来，有几个单身汉骑着租来的马前来。七点钟左右，这些外省人差不多都进了昂济的大客厅。早有人通知迪娜会有大批人

① 著名女流指乔治·桑。

马进犯，她已叫人在客厅中到处燃起火烛，将她那些漂亮家具上灰色的罩子取下，使客厅大放光华，因为她将这一天晚上视为对她来说极为重要的一个日子。卢斯托、毕安训和迪娜，端详着这些为好奇心所驱使前来的客人的举动，倾听着他们的话语，三个人用充满狡黠的目光相互看了几眼。有多少人在两年才换一顶的帽子上，大胆地装上了破旧的缎带、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花边、过时的与其说是假的不如说是骗人的花！法院院长夫人布瓦鲁热是毕安训的表姐，她和这位名医交谈了几句。她对毕安训诉说了自己的所谓神经性胃疼。毕安训看出那是阶段性的消化不良，而不是神经性胃痛。这样她也就免费看了一次病。

“象英国人那样，每天晚饭后一小时喝点茶，您的病就会好，因为您的症状是一种英国病，”毕安训一本正经地说。

“他肯定是一位名医，”院长夫人回到德·克拉尼夫人、包比诺-尚迪耶夫人和镇长夫人戈尔瑞身旁，对她们说道。

“据说，”德·克拉尼夫人用扇子掩着嘴说，“迪娜把他弄来根本不是为的什么选举，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她自己为什么不生育……”

趁着开场的成功，卢斯托将学识渊博的医生作为下次选举时唯一可能的候选人介绍给大家。但是毕安训对人说，他觉得几乎根本不可能弃医从政，这倒叫新来的专区区长大人乐开了怀。

“只有没有主顾的医生，才会让人任命他当议员，”毕安训说，“你们去任命那些国务活动家，思想家，知识广泛而且善于

将自己置于立法者应有的高度的人去当议员吧：这正是我国议会中缺少的人，也正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

两、三个少女，几个小伙子，还有妇女们，就象观看一个卖艺者那样端详着卢斯托。

“加蒂安·布瓦鲁热先生说卢斯托先生每年靠写作赚两万法郎呢！”镇长夫人对德·克拉尼夫人说，“你相信吗？”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检察官一年也只挣一千埃居嘛……”

“加蒂安先生，”尚迪耶夫人说道，“你叫卢斯托先生大声说说话，我还没听见过他讲话呢！……”

“他的靴子多漂亮！”尚迪耶小姐对她哥哥说道，“而且闪闪发光呢！”

“噢！那是上的油！”

“为什么你没有呢？”

卢斯托终于发现自己未免有点过于装腔作势，而且从桑塞尔人的态度里看出了驱使他们前来的动机的若干蛛丝马迹。“可以给他们派点什么用场呢？”他想。就在这时，所谓德·拉博德赖先生的随身男仆，实则是穿上仆人号衣的一个佃户，送来了信函、报纸和一包校样。德·拉博德赖夫人看到那包东西的形状和捆扎的细绳都象是从印刷厂来的，便对卢斯托说道：“怎么！文学一直追您追到这里来了？”毕安训拿了那包校样，记者也不加阻止。

“不是文学，”他回答说，“而是一本杂志。我在这杂志上发表一个中篇，连载即将结束，十天以后出版。我说了一声

'下次交小说的结尾' 就来了，只好将我的地址交给了印厂老板。啊！我们吃的，是作白纸涂黑字生意的投机商高价卖给我们的面包！杂志老板这一类怪人，我要给你们描述一下的！”

“什么时候开始谈呢?”德·克拉尼夫人这时向迪娜问道，那样子就和人们问“几点放焰火?”一个样。

“我想，”包比诺-尚迪耶夫人对她的表妹布瓦鲁热院长夫人说道，“会有些故事好听听的。”

桑塞尔人象剧场正厅后排那些迫不及待的观众一般，喊喊喳喳讲个不停。就在这时，卢斯托瞧见毕安训正盯着校样的封皮出神。

“你怎么啦?”艾蒂安问他。

“你这包校样的包装纸上，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一篇小说。你看，题目叫《奥林匹亚或古罗马式的报复》。”

“来，”医生将包裹递给卢斯托。卢斯托拿了一个片断，高声读道：

204　　　**奥林匹亚**

岩洞。里纳多的伙伴们只在绿林中才有勇气，而不敢在罗马闯荡。里纳多对他们的怯懦十分气愤，向他们投过蔑视的目光。

“那么我一个人去！……”他对他们说道。

他似乎思索了片刻，然后接着说：“你们是些胆小鬼，我一个人去。我一个人会得到这宝贵的猎物……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吧！……再见！”

"船长！……"朗贝尔蒂说道，"假如你事未成又被捉去，可如何是好？……"

"上帝会保佑我！……"里纳多手指苍天，说道。

说完这句话，他便走了出去，在路上遇到了布拉西阿诺的管家。

"这一页完了，"卢斯托说，所有的人都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倾听他朗诵。

"他在给我们读自己的作品，"加蒂安对包比诺-尚迪耶夫人的儿子说。

"从头几个字看来，女士们，很明显，"记者抓住这个愚弄桑塞尔人的机会说道，"这些强盗们是在一个岩洞里。那时候的小说家对于细节是多么马虎，而今天，借口要有地方色彩，对细节要作那么细致的、长时间的观察！如果这些盗贼是在一个岩洞里，那么，就应该说'手指洞顶'而不是'手指苍天'了。虽然这个地方不对头，里纳多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注重行动的人，他那样呼唤上帝倒有点意大利味道。在这篇小说里，有那么一点地方色彩。哟！有强盗，有岩洞，有一个叫朗贝尔蒂的有心计的人……这一页里，一出通俗笑剧全有了。再往这些原始成分上加上点情节，一个头发翘起裙子短短的村姑，再加上一百来段令人作呕的诗……噢！上帝啊，观众就来了！然后，里纳多……这个名字对拉丰①真合适！假设他留着黑

① 拉丰(1801—1873)，当时戏剧舞台上最漂亮的风流小生。

黑的络腮胡子，穿着紧身裤，一件披风，八字胡，一把手枪，一顶尖帽，若是通俗笑剧院经理有勇气出钱叫报纸上登几篇文章，在通俗笑剧院演上五十场就行了！在我那家报纸的专栏里，我若是愿意给剧本说上几句好话，作者就能拿到六千法郎的稿酬！好，咱们继续往下念吧！”

或古罗马式的报复　　197

布拉西阿诺公爵夫人找到了她遗忘的手套。阿道尔夫将她带回柑桔树丛，当然可以认为这遗失手套之举是故意卖弄风情，因为那时树丛已空无一人。招待会的喧闹之声隐隐在远处回荡。宣布fantoccini①来到，早已将所有的人吸引到长廊上去。奥林匹亚在她情人眼中从未象今天这样漂亮。同样的激情使他们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们相对而视，明白了各人心中所想。有一阵，他们默默无语，心中甜美无比，笔墨无法形容。他们坐在一张长凳上，从前，有帕吕济骑士和那些爱打趣的人在场，他们也曾在这张长凳上坐过。

“怪事！怎么再也看不见里纳多了呢？”卢斯托大叫起来。“可是在这一页当中插上这么一段，难道不说明，一个搞文学的人对情节的理解有了很大进步么？奥林匹亚公爵夫人这个女人，会‘故意将手套遗忘在空无一人的树丛之中’的！”

“除非一边放一个笨蛋，另一边放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动

① 意大利文：丑角。

物纪最相近的两个大理石作品，否则，从奥林匹亚身上，不可能认不出……”毕安训说道。

“《三十岁的女人》来！”德·拉博德赖夫人急切地说，她真怕那些医学味太重的形容词。

“阿道尔夫这时已有二十二岁，”医生接过话头说，“因为一个三十岁的意大利女人就相当于一个四十岁的巴黎女人。”

“按照这两种假设，可以重编这部小说，”卢斯托接下去说，“还有那位德·帕吕济骑士！嘿！……多么了不起的人哪！从这两页看，文笔较差，作者大概是编法规汇编的一个职员，他写小说大概为的是挣点钱做一身衣服……”

“那个时代，”毕安训说，“是有文字审查的。所以对于一个从一八〇五年的剪刀下过来的人，也要象对一七九三年上绞刑架的人一样，必须宽宏大量。”

“你懂了吗？”镇长夫人戈尔瑞羞愧地向德·克拉尼夫人问道。

检察官的老婆，照格拉维埃先生的说法，一八一四年差点没把一个年轻的哥萨克骑兵吓跑。她屁股使劲往下一坐，象一个骑马的人在马身上坐得稳稳当当，又朝她身旁的女客努了努嘴，那意思是说：“人家瞧着我们呢！快笑笑，就象我们懂了一样。”

“真美！”镇长夫人对加蒂安说，“请您赏脸，卢斯托先生，继续念下去好吗？”

卢斯托看了这两个女人一眼，真是两尊印度佛像！他差

算保持住了自己一本正经的神情。他觉得必须大喊一声:“注意!”然后便继续念下去:

或古罗马式的报复　　209

长袍在寂静中窣窣窸窸。突然,博博里加诺红衣主教出现在公爵夫人面前。他面色阴沉,眉宇间似乎布满阴云,皱纹间现出一丝苦笑。

“夫人,”他说,“您已经受到怀疑。如果您有罪,赶快逃走;如果您无罪,也要逃走:不管您是品行端正,还是犯下了罪,身在远处为您自己辩护要有利得多……”

“我感谢主教阁下的关心,”她说道,“必要的时候,布拉西阿诺公爵会重新出现,让人们看到他

“博博里加诺红衣主教!”毕安训大叫起来,“把教皇的权力都搬来了!你若是不同意我说这里头惟有名字造得好,如果你从‘长裙在寂静中窸窸窣窣’这句话里没有看出拉德克利夫夫人在《黑衣苦修士的忏悔师》这本书里创造的施多尼这个角色的全部诗意,那你就不配读小说了……”

“对我来说,”迪娜很可怜那紧盯着两个巴黎人的十八张脸,接下去说道,“故事还可以。我全知道:我在罗马,看见被人暗害的一个丈夫的尸首。他老婆胆大包天,又居心叵测。她把自己的床支在一个火山口上。每天夜里,每次欢娱,她心里都想:一切都会被发现的!……”

“你看见她紧紧搂住这个阿道尔夫先生,”卢斯托大叫道,“紧紧抱住他,她想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在一吻之中!……我

觉得阿道尔夫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但是没有头脑，象他这样的小伙子正是意大利女人需要的。我们不知道剧情，但是这剧情就象皮克赛雷古① 的正剧一样，需要引人入胜。里纳多倒看得一清二楚。再说，我们可以想象里纳多进入了舞台深处，就象维克多·雨果写的剧本中的人物一样。"

"可能他就是丈夫！"德·拉博德赖夫人大叫起来。

"可这说的都是什么呀？你懂吗？"皮耶德斐太太对法院院长夫人问道。

"真是妙极了！"德·拉博德赖夫人对母亲说。

所有在场的桑塞尔人，个个眼睛都睁得有一百个苏的硬币那么大。

"继续念下去吧，给点面子！"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

卢斯托继续念下去。

216　　　　奥 林 匹 亚

"你的钥匙给我！……"

"你把钥匙丢了么？……"

"在树丛里……"

"快跑去找回来……"

"红衣主教拿去了么？……"

"没有……在这儿！……"

"好险啊，总算过去了！"

---

① 皮克赛雷古(1773—1844)，法国剧作家。

奥林匹亚望望钥匙，以为是自己的钥匙，但是里纳多已经把钥匙换了：他的诡计成功了，他拿到了真钥匙。他是一个现代的卡图什①，有勇有谋。他猜测，仅凭大宗的珠宝，也会迫使一位公爵夫人在腰带上系着

"猜猜看！……"卢斯托高声说道，"下一页正面没有，只有第二百一十二页能叫我们解除悬念。"

212　　奥林匹亚

"如果真钥匙丢了呢？"

"那他就没命了……"

"没命了！难道你不应该同意他对你的最后请求，给他自由，只要……"

"你不了解他……"

"可是……"

"住嘴，我把你当作情人，可不是当作听忏悔的神甫。"

阿道尔夫默默无语。

"咦！这儿还有个骑着山羊飞跑的爱神，诺尔芒②画的、迪普拉③刻的卷首装饰画……噢！这儿写着名字呢！"卢斯托说。

"咦，下文呢？"听众当中听懂了的人说道。

---

① 卡图什(1693—1721)，一个以机智狡猾著称的强盗首领。

② 诺尔芒(1765—1840)，书籍插图画家。

③ 迪普拉(1755—1833)，木刻家。

"这一章完了，"卢斯托回答，"这卷首装饰画一出来，完全改变了我对作者的看法。帝政时代，要搞到木刻的卷首装饰画，那作者至少得是个行政法院推事或者巴特莱米-阿多夫人①、已去世的德福尔热②或者苏兰③那类人物。"

"'阿道尔夫默默无语！'……啊！"毕安训说，"公爵夫人不到三十岁。"

"后面若是再没有什么了，请您编一个结尾吧！"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

"可是，"卢斯托说，"这下一张只用了一面。从印刷来说，第二面，或者为了使你们更明白，也就是这背面，本来也应该印字的，可是这上面凑巧全是各种各样记号，在印张分类上这叫做'付印准备'。要告诉你们'付印准备'上那些琐碎规则，可得讲上大半天。算了，你们知道这个就行了：印刷工人前面印了十二张，可是这一张不能有前十二张的痕迹，就象哪个巴夏④判你一百五十笞杖，你挨了头一棍子，还不许你记住一样。"

"我急死了，"包比诺-尚迪耶夫人对格拉维埃先生说道，"我在使劲搞清楚行政法院推事、红衣主教、钥匙和这个什么

---

① 巴特莱米-阿多夫人，真名玛丽-阿黛拉伊德·里查尔(1769—1821)，丈夫死后曾写过不少正剧、小说。

② 德福尔热真名为冉-皮埃尔-巴蒂斯特·苏达尔(1746—1806)，演员、剧作家。

③ 苏兰(1771—1853)，全名为查理-奥古斯丁·苏兰，喜歌剧、喜剧、通俗笑剧作者。

④ 巴夏，奥斯曼帝国各省总督的称呼。

印张，都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您没抓住这个玩笑的谜底①，”格拉维埃先生说，“我嘛，我也没抓住，美丽的夫人，放心吧！”

“可这又有一个印张，”毕安训往放着校样的桌上望望说道。

“好，”卢斯托说道，“这个印张倒是干干净净，完完全全的！这上面作的记号是Ⅳ，J，第二版。各位女士，这Ⅳ是指第四卷，这“J”是第十个字母，表示第十印张。到此为止，对我来说似乎已经证明，这部十二开四卷集的小说获得极大成功，既然有第二版。我们再念念，把这个谜揭开怎么样？”

或古罗马式的报复　　217

走廊，可是，里纳多感到公爵夫人的仆人在追踪自己，他

“滚开吧！”

“噢！”德·拉博德赖夫人说，“从那个断张到这一页之间，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夫人，请您说，这宝贵的‘完整一张’吧！不过，公爵夫人将手套遗忘在树丛里那一张是不是属于第四卷呢？见鬼！好，咱们继续念下去吧！

里纳多除了立即到地道里去，就没有什么更安全可靠的隐身之处。布拉西阿诺家的珍宝可能就在地道里。里纳多象拉丁诗人笔下的

① “谜底”与上句的“钥匙”一词在法文中均为 la clef，因此构成一个文字游戏。

卡米叶一样轻盈，朝韦斯巴芗①浴室的秘密入口跑去。机灵的里纳多，凭着天性的聪敏发现了隐藏于墙中的门，飞快消逝于门后的时候，火把已经照亮了高墙。如惊雷撕破乌云，一个可怕的想法闪过里纳多的心头：他已经自投罗网！

…………

“啊，这完整的一张与那个断张是接着的！断张的最后一页是212页，这里是217页！确实，在断张里，里纳多用一个相似的钥匙偷梁换柱，偷了公爵夫人奥林匹亚珍宝的钥匙。在这完整的一张里，里纳多已置身于德·布拉西阿诺公爵府中。在我看来，这小说是快到某种结尾了。对我来说，这是明明白白的。我希望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招待会已经结束，两个情人回到了布拉西阿诺宅邸，已是夜半时分，子夜一时。里纳多就要大干一场！”

“那阿道尔夫呢？……”布瓦鲁热院长说道，此人以快言快语有名。

“文笔多么美！”毕安训说道，“‘里纳多除了……就没有什么……隐身之处！’……”

“当然，无论是马拉当②、特勒泰尔、维尔茨③，还是道格罗④都没有印这部小说，”卢斯托说道，“他们有自己雇用的审

---

① 韦斯巴芗(7—79)，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

② 马拉当为安娜·拉德克利夫的出版商。

③ 特勒泰尔和维尔茨，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

④ 道格罗，巴尔扎克虚构的出版商，这个名字于一八三九年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中出现。

校，由审校来看校样。可如今的出版商就得自己干这种高级活了，如今的作者们干这活就更是得心应手……以后大概什么码头小贩……”

“什么码头？”一位女士对她身边的客人说道，“是说的洗澡吗？……”

“继续念下去吧，”德·拉博德赖夫人说。

“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位行政法院推事写的，”毕安训说。

“可能是阿多夫人的手笔，”卢斯托说。

“为什么他们又把阿多·德·拉夏里泰太太搅进去了？”法院院长老婆问她的儿子。

“说的这位阿多，我亲爱的院长夫人，”城堡女主人回答道，“是生活在督政时代的一位女作家……”

“帝政时代女人也写作么？”包比诺-尚迪耶夫人问道。

“当然了，不是还有德·冉利夫人，德·斯塔尔夫人么？”检察官先生回答道，听到这种见解，他为迪娜感到恼火。

“啊！”

“劳驾继续念下去吧，”德·拉博德赖夫人对卢斯托说。

卢斯托说了一句：“二百一十八页！”就又念了下去：

218　　　　奥林匹亚

墙，飞快，叫人心惊，待他无论怎样也找不到暗簧锁的痕迹时，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喊叫。他不承认这可怕的现实也不行了。这门乃专门为公爵夫人进行报复而巧妙做成，从里面是开不开的　里纳多

将面颊贴在好几处地方试试，哪儿都感觉不到长廊的热气。他希望遇到一条裂缝，能叫他看到哪里是墙的尽头。可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墙壁似乎是一整块大理石修建而成……于是他发出一声沉闷的鬣狗般的狂叫。

“咦，我们还以为这鬣狗般的喊叫是最近才发明的呢？”卢斯托说，“帝政时代的文学已经有了这种提法，而且以某种博物史的天才将这个搬上了舞台。‘沉闷’这个字就证明了这一点。”

“别再发表感想了，先生，”德·拉博德赖夫人说。

“你也到了这一步，”毕安训高声叫道，“趣味，这个富于幻想的魔鬼，用手抓住了你的脖子，就跟刚才抓住我的脖子一样。”

“读呀！”检察官高声叫道，“我明白了！”

“瞧他那自命不凡的劲儿！”法院院长附耳对自己的邻座，专区区长说。

“他想讨好德·拉博德赖夫人，”新来的专区区长回答道。

“那好，我就念下去，”卢斯托一本正经地说。

人们倾听记者朗读，鸦雀无声。

或古罗马式的报复 219

一声深沉的吟唤对里纳多的呼喊发出应和。可是里纳多心慌意乱，以为这是回声：这吟唤是那样低弱无力！简直不可能是从一个人的胸腔中发出来的……

“圣马利亚呀！”陌生人说道。

“如果我离开这个位置，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待里纳多恢复了往日的镇静时，他想道，“我敲墙，人家就会认出我来。这可怎么办呢？”

“是谁呀？”那声音问道。

“怎么！”强盗说道，“这地方癞蛤蟆也会说话么？”

“我是德·布拉西阿诺公爵！不管你是谁，如果你不是公爵

夫人的人，就请你过来。以全体圣徒的名义，到我这边来吧……”

“得知道你在哪里呀！公爵大人！”里纳多回答说，那口气颇为放肆，是眼看缺了自己不行的那种人的口气。

“我看得见你，我的朋友，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你听我说，一直向前走……好……向左转……来……这边……好，咱们会合了。”

里纳多出于谨慎，把两手向前一伸，他触碰到了铁条。

“这是骗我！”强盗大叫道。

“没有骗你，你触到了我的笼子……那里有一个大理石柱子，

你坐在那上面吧！”

“德·布拉西阿诺公爵怎么会被关在笼子里呢？”强盗问道。

“朋友，我在这已经两年半了，一直站着，无法坐下……你是什么人呢？”

“我叫里纳多，绿林之王，手下有八十名勇士，法律毫无道理地

称他们为歹徒，所有的妇人都赞赏他们，法官则按照老习惯把他们绞死。”

“谢天谢地！……我算得救了……一个老实人可能会害怕的；可是跟你，我想一定能谈得来！”

公爵叫道，“啊，我亲爱的救主，你一定是武装到牙齿的吧！”

“E verissimo!”①

“你一定有……”

“对，有锉刀，有钳子…… Corpo di Bacco!②我是来无限期借用布拉西阿诺家的财宝的。”

“亲爱的里纳多，你将合法地拥有一大部分，而且说不定我还会在你的陪同下去追捕人呢……”

“阁下，您这倒叫我大吃一惊！……”

“听我说，里纳多！要解我心头之恨，这种欲望，我想用不着对你说了：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半了——你是意大利人——你会理解

我的！啊！我的朋友，与我心头的痛楚相比，我的疲惫，这可怕的监禁都不算什么。布拉西阿诺公爵夫人仍是罗马的一个美女，我爱她，足以为她而妒忌……”

“怎么，您是她丈夫！……”

---

① 意大利文：似乎如此。

② 意大利文：当然喽！

"对，可能我不该这样！"

"当然，不能这样，"里纳多说。

"我的妒忌是公爵夫人的行为所激起的，"公爵接着说。"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我没错。一个法国青年热爱着奥林匹亚，奥林匹亚也爱他，对他们的相互爱慕，我掌握了证据……

·

"对不起！诸位女士，"卢斯托说道，"你们看，我简直无法不向你们指出，帝政时代的文学是多么直截了当，不谈任何细节，我觉得这似乎是原始时期的特点。那个时期的文学正处于《忒勒玛科斯》各章目录和检察院的公诉状之间的形态。倒有些思想，可是不表达出来，这文学是个高傲的女子！她进行观察，但是不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任何人。她又是个吝啬的女子！只有富歇才把他的感想告诉给别人。按《两世界杂志》一位最幼稚无知的批评家的说法，'当时的文学只好象古代那样对各种人物勾画出相当简略的草图和清晰的轮廓。文学并不在各个阶段之间游荡！'我相信确实如此，那时的文学是没有什么阶段的，也没有什么词句可以炫耀。就是说：吕班爱朵瓦奈特，朵瓦奈特不爱吕班，吕班杀死了朵瓦奈特，宪兵抓走了吕班，吕班被投进监狱，上了重罪法庭，最后被绞死了。梗概清楚，轮廓清晰！多么美的悲剧！可是如今，没有艺术欣赏能力的人全靠炫耀词句。"

"有时是靠炫耀死人，"德·克拉尼先生说。

"啊！"卢斯托反击一句，"您还找出这种关于R的规律来啦？①"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句俏皮话叫德·克拉尼夫人心神不定,她问道。

"我简直如堕五里雾中,"镇长夫人回答道。

"他那句玩笑,一解释就没意思了,"加蒂安指出。

"如今,"卢斯托继续说下去,"小说家描绘性格。他们不给你清晰的轮廓,而是向你揭示人的内心,他们或者叫你对朵瓦奈特感兴趣,或者叫你对吕班感兴趣。"

"我呀,简直让读者在文学上所受的教育吓坏了,"毕安训说,"正象俄国人被查理十二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终于会打仗了一样,读者最终学会了艺术。从前,对小说,只要求有意思就行。至于文笔,谁也不重视,连作者自己也不重视。至于思想,等于零;地方色彩,根本没有。读者不知不觉要求文笔好,有意思,动人心弦,包含有用的知识;要求文学有'五种感觉':想象,文笔,思想,知识,感情。后来又出现了批评,对什么都马马虎虎写上几句。批评家除了能编造一些诽谤之辞以外,什么新玩意也拿不出来。于是宣称,任何作品,只要不是从全才的脑袋里生出来的,便算是残缺不全。有些江湖骗子,诸如瓦尔特·司各特之类,他们能够集五种文学感官之大成,就显露了出来。可是那些或只具有思想,或只具有学识,或只具有文笔或只有感情的人,这些文学上的瘸子,无头类软体动物,独臂人,独眼人就开始大喊大叫说一切都完了。他们鼓吹搞十字军东征,讨伐那些败坏这一行的人,要么,就完全否认那

① 月份名称中有R字母的月份,即一、二、三、四、九、十、十一、十二月,据说在这八个月中食牡蛎等无中毒危险。

些人的作品。”

“这正是你们文坛最近争吵不休的事，”迪娜指出。

“请开恩！”德·克拉尼先生大喊大叫道，“还是回到布拉西阿诺公爵身上来吧！”

在座的人灰心丧气，于是卢斯托接着念“大全张”。

所以我想抓住我的不幸的真凭实据，以便能在天意和法律的卵翼保护下进行复仇。公爵夫人猜透了我的意图。我们先是斗智，然后才手拿毒药斗起来。我们已经相互不信任，但是我们还想相互把信任强加给对方。我呢，是为了叫她喝下一杯饮料。她呢，是想把我逮住。她是女人，她占了上风。女人比我们这些人更多一个圈套，结果我中了计：那一夜，十分幸福。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便已在这个铁笼之中了。我在这地窖的黑暗中大喊大叫一整天，

这地窖就在公爵夫人的卧房下面。晚上，一块设计巧妙的托板将我托起。透过地板缝，我看见公爵夫人依偎在自己情人的怀里。她朝我扔过一块面包，这就是我每天晚上的口粮。两年半，我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在这大理石监牢里，我的喊叫声谁也听不见。也不会有什么偶然。我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确实，公爵夫人的卧室是在宅邸的深处，即使我上去，我的声音也没有一个人会听得见。每次我看见自己妻子的时候，她就将我给她以及她情人准备的毒药指给我看；

我要求将那毒药给我喝下去。但是她不叫我死。她给我面包，我也就吃！我吃面包，活下来，看来是对了。我指望这个，指望那个，惟独没有指望过强盗！……"

"是的，阁下，那些所谓正直人的大傻瓜们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在守夜……"

"啊，里纳多，我的全部珍宝都给你！我们象亲兄弟一样把这些财宝分了，而且我愿意将一切都送给你，……甚至我的公爵领地……"

"阁下，请您为我向教皇争取一个in articulo mortis①赦免吧，这比我有个身分更有用。"

"你要什么都行；可现在，快把我这笼子的铁栏杆锉断，把你的匕首借给我……时间不多，快来……啊！我的牙齿能当锉刀用该多好……我曾经试过用牙咬这铁条……"

"阁下，"里纳多听到公爵最后几句话，说道，"我已经锉断一根铁条了……"

"你简直是一位神祇！"

"您夫人参加了维拉维西奥萨公主的舞会，和那个法国小伙子一起回来，她正沉醉在情爱中。所以我们有足够时间。"

"好了吗？"

"好了……"

① 拉丁文：死刑类。

“你的匕首呢?”公爵急切地对强盗说。

“在这儿。”

“好。”

“我听见弹簧锁的声音。”

“千万不要忘了我!”强盗说道，他对感激是怎么回事，是很懂得的。

“不会比忘掉父亲忘得快!”公爵说。

“别了!”里纳多说道。“嘿! 他简直如箭离弦一般快!”强盗见公爵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又加了一句。“‘不会比忘掉我父亲忘得快!’”他自言自语道，“若是他打算这样记住我……啊! 可是我宣誓过，永远不伤害女人的……”

强盗堕入了沉思。我们暂且抛下他不谈，让我们和公爵一起上楼，到宅邸的房间中去看看。

“这儿又有一个小花饰，蜗牛上有一个小爱神! 然后，第二百三十页是空白，”记者说道，“后面，题目又占了两页空白。嗬，写到这个题目时，那写小说的倒霉蛋心里多舒畅啊——尾声!”

尾　声

公爵夫人从未这样俊俏。她刚刚浴罢，穿得象个仙女，她看见阿道尔夫

春情荡漾地卧在一摞一摞的靠垫上，便对他说："你真漂亮！"

"奥林匹亚，你不也是一样么？……"

"你一直爱我么？"

"越来越爱，"他说……

"啊！只有法国人才懂得爱！"公爵夫人高声说道……

"今天晚上你会好好爱我么？"

"会的……"

"那你来呀？"

也许是博博里加诺主教使她心里更急切地想起她丈夫，也许是她感到自己心中有更多的爱要向他显示，出于爱和恨的冲动，她拉开暗簧，将双臂伸向

"就这些！没了！"卢斯托高叫道，"校对包我的校样时把其余部分给撕了；不过这也足以向我们证明，作者留下了一线希望。"

"我一点没懂，"加蒂安·布瓦鲁热说。桑塞尔人都默默无语，他第一个打破沉默这样说。

"我也没懂，"格拉维埃先生很恼火地说道。

"可这是帝政时代写的一部小说！"卢斯托对他说道。

"啊！"格拉维埃先生说，"从强盗说话的样子，看得出小说作者根本不了解意大利。强盗们可不敢那么 concetti①。"

---

① 意大利文：俏皮，风趣。

戈尔瑞夫人见毕安训若有所思，便走到他身边，将她那有一份相当阔气的嫁妆的女儿欧菲米亚·戈尔瑞介绍给他，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您开的药方比这些玩意好多了！"

镇长夫人早就想过这句话，可是没敢说。在她看来，谁敢说出这句话来，说明谁思想敏锐。

"啊，太太，应该宽宏大量一些，因为一共一千页，我们才有二十页。"毕安训回答道，一面注视着戈尔瑞小姐，她那身段似乎快要身怀六甲。

"对了，德·克拉尼先生，"卢斯托说道，"昨天我们谈到丈夫想出来的报复主意。现在，您对女人想出来的报复主意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检察官回答道，"这小说不是行政法院参事写的，而是一个女人写的。女人的观念奇特，她们的想象力总是比男人的想象力走得更远。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安娜·拉德克利夫的作品《列翁·列翁尼》以及卡米叶·莫潘的《新普罗米修斯》，就是证明。"

迪娜两眼死死盯住德·克拉尼先生，那表情叫他心里直发凉，那意思是说，虽然他举了那么多著名的例子，可她认为这个感想是针对《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而发的。

"算了！"小个子拉博德赖说道，"布拉西阿诺公爵的老婆把他关进牢笼，每天晚上让他看自己在情夫怀抱中的情形，布拉西阿诺公爵现在要去宰了她……你们管这叫作报复？……我们的法庭和社会可比这狠多了……"

"这话从何说起呢？"卢斯托问道。

“嘿！现在小个子拉博德赖说话啦！”布瓦鲁热院长对他老婆说道。

“让女人靠一份十分微薄的膳宿费活着，谁也不理她；她再也没有什么衣着，也不受尊敬。女人有这两条，照我看来，就够了，”小老头说。

“可是她有幸福，”拉博德赖夫人摆阔一般回答道。

“不，”矮怪物一面点起自己的蜡烛睡觉去，一面回答道，“因为她有一个情人……”

“一个心里只想着曲枝压条和轮伐时保留幼树的人，能这样就算够俏皮的了，”卢斯托说道。

“他总得有点长处嘛！”毕安训回答道。

只有德·拉博德赖夫人听到了毕安训这句话。她笑了起来，那么机敏，又那么酸楚，以致医生猜度出来这位城堡女主人私生活的奥秘。她那过早出现的皱纹自那天上午起就一直使他百思不解。但是，他丈夫刚才那句话里对她发出的不祥预言，已故的好心的杜雷神父也向她解释过，而迪娜却一点没猜透。当她回敬记者的玩笑，望着他的时候，小个子拉博德赖正巧从迪娜的目光中见到一闪即逝却放射着光芒的柔情。不再顾忌、开始冲动的时候，这种柔情会使一个女性的目光放射出金色的光芒。卢斯托初来乍到的那天，对迪娜那些机敏的见解不大放在心上。现在，她丈夫通过这句话要她注意得体，她也不大注意。若是旁人，对卢斯托这样马到成功也许会感到惊异。惟独毕安训不然，迪娜对报纸专栏比对医学系更加偏爱，他甚至一点不感到自尊心受伤。他完全是一个医生！事

实上迪娜本人也是伟人，她大概对风趣比对伟大更容易接近。一般来说，爱情喜欢对比更甚于相似。医生的直爽和和蔼可亲，他的职业，这一切对他都是妨碍。原因是这样：想爱别人的女子，尤其是既想爱别人又想为别人所爱的迪娜，她们本能地厌恶献身于某些难以摆脱其束缚的职业的男人。虽然她们本人也出类拔萃，但在他事侵入的问题上，她们永远是女人。生活放荡的卢斯托，又是诗人，又是报纸专栏作者，又披上了一层愤世嫉俗的外衣，正好具有讨女人喜欢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心灵和几乎无所事事的生活。那位真正出类拔萃的男子，他那一丝不苟的良知，洞察一切的目光，使迪娜感到不自在。她还不承认自己的渺小，她心想："可能医生比记者更强，但是他不如另一个讨我喜欢。"其次，她考虑到职业的义务，自问在一个每天都见到那么多"对象"的医生眼中，一个女人是否能是他物！毕安训在迪娜留言簿上写下的话，就来自医学的观察，直上直下地落在女人身上，迪娜不能不感到震惊。最后一点，毕安训有主顾，不允许他住得很久，第二天就要走。哪一个女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呢？除非心上中了丘比特神秘的一箭？这些小事，一旦叫毕安训放在一起来看，便会产生大灾大难，他只用两句话向卢斯托道出他对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判决，这使记者极为惊异。当这两个巴黎人低声私语时，从在座的桑塞尔人中升起一阵反对城堡女主人的怒潮，因为他们对卢斯托的那些长篇大论一点也听不懂。检察官、专区区长、法院院长、首席代理勒巴、德·拉博德赖先生和迪娜倒是看出了小说的轮廓。聚在茶座旁的所有女客根本没明白小说

的故事，只觉得那是故弄玄虚，而且责怪桑塞尔的缪斯也参与其事。所有的女客本来以为会过上一个愉快的晚上，结果所有的人发挥出自己全部思考能力也无济于事。想到自己给巴黎人当玩意儿要，实在没有比这个更叫外省人恼火的了。

皮耶德斐太太离开茶座走过来，对她女儿说："去跟这些女客们说说话吧，她们对你的行为很感不快。"

到这时，卢斯托情不自禁地发现，与桑塞尔女界的精华相比，迪娜显然又胜她们一筹。她服饰最得体，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妩媚。在灯光照耀下，她的肤色显得雪白、细腻。在这幅面孔苍老、衣冠不整、举止拘谨的少女组成的挂毯上，迪娜终于象一位王后在服侍她的人中间显露出来一样，突出地显露出来。巴黎女子的形象模糊了，卢斯托已习惯了外省的生活。他想象力丰富，这座城堡王宫般的豪华、优美的雕塑、内部的古典美不能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他也有丰富的知识，对于装点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宝的家具有什么价值，他不会茫然无知。迪娜一一送走桑塞尔的人，因为他们全要走一小时的路才能到家。待到客厅里只剩下准备在昂济城堡过夜的检察官、勒巴先生、加蒂安和格拉维埃先生的时候，记者对迪娜的看法已经改变。他思想上完成的这一演变，德·拉博德赖夫人早在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就已勇敢地向他指出了。

城堡女主人送法院院长、院长夫人、包比诺-尚迪耶夫人和小姐上了马车，回到客厅，高声说道："啊！路上他们不知怎么讲我们的坏话呢！"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颇有令人高兴的一面。他们聚成一圈，谈到卢斯托对他的校样封皮发表评论时桑塞尔人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每个人都说了不少俏皮话。

“亲爱的老兄，”毕安训上床时对卢斯托说（将他们俩安置在一间有两张床的大卧房中），“你将是这个皮耶德斐家出生的这个女人选中的有福之人啦！”

“你这样认为么？”

“当然啦！这很好解释：这里的人都以为你在巴黎有过许多艳遇。对女人来说，一个风流男子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刺激性，会吸引她们，会使你在她们眼中显得十分惬意。要让别人对她们的回忆胜过对其他人的回忆，这是不是虚荣呢？她们会不会象病人多给名医报酬一样，是冲着他的丰富经验来的呢？或者她们会以唤醒一颗已经厌倦的心而自鸣得意？”

“在爱情中，感官及虚荣是那么起作用的东西，所有这些假设都可能是真的，”卢斯托回答道，“可是，我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你给迪娜开了有教养的无邪证书！她很漂亮，是不是？”

“她钟情之后会变得更加妩媚，”医生说道，“再说，不管怎么说，早晚有一天她会是一个有钱的寡妇！若是生个孩子，她就更配享受德·拉博德赖先生的财产了……”

“这么说来，爱上这个女人，是一件好事喽？”卢斯托大叫道。

“一生了孩子，她会发胖，皱纹就会消失，她会显得只有二十岁……”

"那好，"卢斯托一面裹好被子，一面说道，"你愿意给我帮忙的话，明天，对，明天，我……好，晚安。"

德·拉博德赖夫人的丈夫六个月以前就把他自己耕地的马和一辆旧敞篷四轮马车交给了她。她想到要把毕安训送到科纳，让他在那儿搭乘从里昂来的过路邮车。她也送母亲和卢斯托走。但是她主动提出把母亲留在拉博德赖，自己和两个巴黎人一起到科纳去，然后单独和艾蒂安一起回来。她着装十分迷人，叫记者看得目瞪口呆：古铜色的半统靴，灰丝袜，蝉翼纱的长裙，毛边长长的绿色围巾，带黑色花边的漂亮女帽，上面点缀着鲜花。至于卢斯托，这位怪人穿得处于临战状态：油光发亮的靴子，前头打褶的英国料子长裤，背心敞口很大，露出极高级料子的衬衣，最漂亮的领带扣住黑缎皱领，黑色礼服很短，很轻。

检察官和格拉维埃先生看见两个巴黎人坐在马车里，而他们俩象傻瓜一样站在台阶下的时候，神情异样地相互看了一眼。德·拉博德赖先生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摇晃着小手向医生打招呼。他听见德·克拉尼先生对格拉维埃先生说："你应该骑马去送他们。"忍不住微微一笑。此刻加蒂安骑着德·拉博德赖先生那匹安静的牝马，从通向马厩的小径中走出来，追上了马车。

"啊！好嘛，"税吏说道，"这孩子当值勤兵了！"

"真烦死了！"迪娜看见加蒂安时大叫起来，"十三年来，对，我结婚快十三年了，我不曾有过三个小时的自由……"

"结婚，夫人？"记者微微一笑，说道，"您叫我想起已故的

米肖①说的一句话。他对婚姻说过许多俏皮话。他要到巴勒斯坦去，他的朋友们向他提出告诫，说他年龄大了，这样出游有危险等等。其中一个朋友说，'总之，你结婚了吗？''噢！'他回答道，'我结了一点点！'"

一本正经的皮耶德斐夫人不禁微微一笑。

"如果德·克拉尼先生骑上我的小马来补充卫队，我是不会感到惊异的，"迪娜高声说道。

"嗽！若是检察官不跟我们一起去，"卢斯托说道，"您到桑塞尔时就可以把这个小青年甩掉。毕安训一定会把什么东西忘在桌子上，例如他上第一堂课的讲稿等等，那么您就叫加蒂安到昂济去取。"

这条妙计，虽然很简单，却叫德·拉博德赖夫人兴高采烈起来。从昂济到桑塞尔途中，有一些地段景色十分迷人，卢瓦尔河美丽的水面常常产生有如一面大湖的效果。这一段路走得很欢畅，因为人家这样猜透了她的心思，迪娜非常高兴。他们谈论着爱情理论，这使情人们在某种程度上in petto②衡量衡量自己的内心。记者开始用一种阔少的腔调说话，以证明爱情不受任何规则约束，情人的性格可以使爱情中的起伏变化无穷，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更使这些现象千变万化。在这种感情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一个女人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对各种各样的引诱和真正的爱情抵挡得住，却

---

① 若瑟夫-弗朗索瓦·米肖(1767—1839)，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记者。巴尔扎克忘了本书故事发生在一八三六年，此时米肖尚未去世。

② 意大利文，暗中，秘密地。

在几个小时之内受到一种想法、一场内心风暴的诱惑而屈服。

这些事情的奥秘，只有上帝知道！

“唉！三天来我们讲的那些爱情故事，一言以蔽之，不就是这句话么？”他说。

三天来，迪娜那丰富的想象力一直为那些专讲阴谋诡计的小说所占据，两位巴黎人的谈话有如最危险的书籍，对这个女子发生了影响。卢斯托用眼角瞄着，看这一巧计效果如何，以便抓住这一猎物完全晕头转向的时机。现在，决心未下尚使迪娜处于沉思默想之中。而在沉思默想中，藏匿着良好的愿望。迪娜想叫两位巴黎人看看拉博德赖庄园，然后便照原来约好的意思演出那出喜剧：说毕安训将自己的讲稿遗忘在昂济自己的卧房中了。女王一声令下，加蒂安立刻快马加鞭走了。皮耶德斐夫人也到桑塞尔购物去了，于是迪娜一个人与两位朋友踏上了科纳之路。卢斯托坐在城堡女主人身边，毕安训坐在马车前座上。对这个那样出类拔萃，又那样不为人理解，尤其身边没有知心人的心灵，两位朋友的谈话充满温情，对她的命运充满怜悯之情。毕安训嘲笑检察官、税吏和加蒂安，这给记者帮了大忙。毕安训的见解中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蔑视，以至德·拉博德赖夫人竟未敢维护她那些崇拜者。

“您仍然处于这样的境地中，”跨过卢瓦尔河时，医生说道，“我完全可以解释。您只能受到理智的爱的感染，这种理智的感情常常转化为感情的爱。当然，在一个感受力极强的女子面前，这几个男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将人世之初肉欲的可怕掩盖起来。时至今日，对您来说，爱上什么人已成为一种必然。”

“一种必然！”迪娜大叫一声，好奇地望了医生一眼。“那么我应该遵命去爱了？”

“如果您继续象现在这样生活下去，再过三年，您就全完了，”毕安训以权威的口吻回答道。

“先生您……？”德·拉博德赖夫人几乎惊惧不已地说道。

“请您原谅我这位朋友，”卢斯托以讨好男爵夫人的口气说道，“他一直当医生，爱情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医学问题而已。但他并不自私，很显然，他只是关心您而已，既然他再过一小时就走了……，”

这辆重新油漆过的古老马车，镶板上可以看到路易十四赐给新拉博德赖家族的家徽：成直纹的红色托一金色天平，纹章上部为天蓝色，上有三个套有银圈的十字架；两旁作为支撑的，是两只戴天蓝色颈圈的银色猎兔狗，链子为金色。题铭颇有嘲讽意味：Deo sic patet fides et hominibus①。这是送给讽刺诗人奥齐埃②使之改宗的加尔文派教徒的。

“咱们出城走走，车来了会通知我们的，”男爵夫人派她的车夫去放哨。

迪娜挽起毕安训的手臂。医生快步朝卢瓦尔河河岸走去，记者只好一个人落在后面。医生朝记者挤挤眼，这已经足以叫卢斯托明白，他愿意给卢斯托帮忙。

“艾蒂安很讨您喜欢，”毕安训对迪娜说道，“他的谈吐与

① 拉丁文：对上帝及对人的忠诚便如此表现出来。

② 路易十四时期，有好几位著名的奥齐埃：皮埃尔·奥齐埃(1592—1660)，其子查理·奥齐埃(1640—1732)及查理·奥齐埃的侄子路易－皮埃尔·奥齐埃(1685—1767)，巴尔扎克在这里未予准确说明。

您的想象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昨天晚上我们两人谈起您，他爱您……。不过，他是一个轻浮的人，用情不专，他很贫穷，只好生活在巴黎；可是一切又叫您必须生活在桑塞尔……站得高一些看生活吧！……让卢斯托作您的朋友吧！不要要求太高。他一年来三次，在您的身边度过美好的几天，您会因他而赢得美貌、幸福和好运气。德·拉博德赖先生可能活上一百岁，但是他也可能因为忘了披上那件法兰绒裹尸布而在一个星期内死掉。所以，千万不要把事情弄坏。你们两人都放明智些！您现在什么都不要对我说……我早看透了您的心思。”

面对着这么斩钉截铁的断言，面对着这样一个同时以医生、忏悔师和心腹人的身分出现的人，德·拉博德赖夫人毫无还手之力。

“喂！”她说，“一个女人怎么能与一个记者的情妇们去竞争呢？亏您想得出来！……我是觉得卢斯托先生很讨人喜欢，幽默，机智，但是，他已经厌倦了，”等等等等。

迪娜沿原路走回，滔滔不绝地讲话，打算掩盖自己的意图。可是艾蒂安显得对于在科纳取得的进展很关心，朝他们走过来。迪娜见他走过来，只好将那一大套话打住。

“请您相信我的话，”毕安训对她说，“他需要别人正正经经的爱。如果他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的才华会更好地发挥出来。”

迪娜的车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驿车已经到了。于是他们加快了脚步。德·拉博德赖夫人走在两个巴黎人中间。

“再见，我的孩子们，”要进科纳城了，毕安训说道，“我祝

福你们……”

他放下了德·拉博德赖夫人的手臂，叫卢斯托去挽起。卢斯托满怀柔情地将德·拉博德赖夫人的手臂紧紧按在自己的胸口上。对迪娜来说，这真是天壤之别！她对毕安训的手臂什么感觉也没有，可是艾蒂安的手臂却使她心潮激荡。于是她与记者相互看了一眼，那眼光中有火在燃烧，胜过任何表白。“只有外省女人才穿蝉翼纱的长裙，弄皱了便展不平，”卢斯托内心暗想，“挑了我作情人的这个女人，因为这件裙子，也得忸怩作态。她若是穿一件薄绸裙，我该多快乐……抗拒与这个也有关系……”就在卢斯托考虑德·拉博德赖夫人拣了一件蝉翼纱长裙穿是不是有意要给自己造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时，车夫已经帮助毕安训将行李放在了驿车上。最后他过来向迪娜告别，迪娜显得对他满怀深情。

“回去吧，男爵夫人，我就走了……加蒂安要来了，”他附耳对她说道。“时候不早了，”他又大声说道，“……再见吧！”

“再见，伟人！”卢斯托与毕安训握了握手，高声说道。

记者和德·拉博德赖夫人肩并肩坐在那辆破旧马车的尽里头，再次跨过卢瓦尔河。两个人都迟迟疑疑不敢讲话。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话来打破沉默，具有极大的意义。

“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吗？”记者突然说道。

这时，胜可使卢斯托自鸣得意，败也不会引起他任何忧伤。正因为不在乎，他才这么大胆。说这句那样清楚明白的话时，他抓住德·拉博德赖夫人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但是迪娜轻轻抽回自己的手。

“对，我总抵得上一个轻浮的女工或者一个女演员吧！”她很激动但又有些开玩笑地说，“不过，一个女子，虽然有她可笑之处，却有几分智慧，您想她会将自己心中最宝贵的财富留给一个只从她身上看到转瞬即逝的快乐的人么？……您说的那句话，早有许多人对我说过了，我从您嘴里听到，不感到稀奇。不过……”

车夫一扭头。“加蒂安先生来了……”他说。

“我爱您，我要您，您一定是我的，因为您使我感受到的情感，我对任何女人都没有感受过！”卢斯托附耳对迪娜喊道。

“我不愿意，您也这么做？”她微微笑着顶他一句。

“至少为了我的声誉，您也要显出受到激烈攻击的样子，”巴黎人说道，那蝉翼纱可诅咒的特性忽然使他产生了一个可笑的念头。

就在加蒂安来到桥头之前，大胆的记者放肆地将蝉翼纱的长裙弄皱，以至德·拉博德赖夫人发现自己已处于根本无法见人的境地之中了。

“啊！先生！……”迪娜威严地大叫起来。

“是您将我激到这地步的，”巴黎人回答说。

可是加蒂安已经用受骗情郎的那种快速来到了。卢斯托为了挽回德·拉博德赖夫人的敬重，纵身下车与加蒂安谈话，并且遮住迪娜，以极力转移加蒂安的视线，叫他不要看见那揉皱了的长裙。

“快到我们住的旅店去跑一趟，”他对加蒂安说道，“时间还来得及，驿车过半个小时才走。手稿放在毕安训房间的桌子

上，他把这事看得很重，否则，他简直就不知道怎么上课了。”

“去吧，加蒂安，”德·拉博德赖夫人以极其专横的表情注视着她那位年轻的崇拜者，说道。

小伙子在这样的恳请之下，掉转马头，飞驰而去。

“快回拉博德赖庄园，”卢斯托高声对车夫叫道，“男爵夫人身体不适……只有你母亲会猜到我这巧计的奥秘，”他又在迪娜身旁坐下时，说道。

“这种无耻的行为，您竟然称之为巧计么？”德·拉博德赖夫人强忍着泪水说道。激怒了的傲气燃起火焰，泪水很快就干了。

她靠在马车的角落里，双臂交叉于胸前，望望卢瓦尔河，望望田野，什么都看看，就是不望卢斯托一眼。于是记者拿出抚慰的腔调，和她一直谈到拉博德赖庄园。一到庄园，迪娜赶快从马车里跑回自己的房间，尽量不叫一个人看见。心烦意乱之中，她扑到一张沙发上痛哭起来。

“如果我是您厌恶、憎恨或蔑视的对象，那么，我就走，”卢斯托一步不离跟着她，这样说道。

说着这位花花公子跪倒在迪娜脚下。就在这时皮耶德斐太太出现了，对她女儿说：“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请赶快给您女儿换一件长裙，”胆大包天的巴黎人附耳对那个虔诚的女信徒说。

正在这时，德·拉博德赖夫人听到了加蒂安坐骑那气恼的奔驰声音，她飞身进了自己的卧房，她母亲也跟了进去。

“旅店里什么也没有，”卢斯托迎上前去，加蒂安对卢斯托

这样说道。

“您在昂济城堡也是一无所获，”卢斯托回答道。

“你们是在耍弄我，”加蒂安用粗暴的语气顶了他一句。

“确实，”卢斯托回答道，“德·拉博德赖夫人并没有要求您跟随，而您总是跟随着她，她觉得这样很不相宜。请您相信我的话，要引诱女人，总是烦扰她们，这是很糟糕的办法。迪娜愚弄了您，您叫她哈哈大笑，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功。十三年来，你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在她身上得到这样的成功。这个嘛，还全靠了毕安训，因为讲稿这场滑稽戏的作者就是您的表兄毕安训！……那匹马还能歇过来吧？”卢斯托开玩笑地问道，而加蒂安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动气。

“您说马！……”加蒂安重复了一句。

这时，德·拉博德赖夫人来到了，她穿一条丝绒长裙，由母亲陪伴。老太太朝卢斯托射出恼怒的目光。在加蒂安面前，迪娜对卢斯托显出冷淡或严厉都欠谨慎，卢斯托正好利用这种状况，向这位假吕克莱丝伸过手臂。但是她拒绝了。

“一个男人将他的生命都献给了您，您想把他打发走吗？”卢斯托走在她身边对她说道，“我要留在桑塞尔，明天走。”

“妈妈，你来呀！”德·拉博德赖夫人对皮耶德斐太太说道，这样对卢斯托提出的直截了当的问题便可避而不答了。实际上，卢斯托是要通过这个问题强迫她拿定主意。

巴黎人搀扶老太太上了马车，又轻轻拉住德·拉博德赖夫人的手臂扶她上了车。然后他和加蒂安坐在前座上。加蒂安将马留在拉博德赖庄园了。

"您换了长裙，"加蒂安笨拙地对迪娜说。

"卢瓦尔河的凉气叫男爵夫人受了风寒，"卢斯托回答道，"毕安训本来就叫她多穿点。"

迪娜脸涨得通红，皮耶德斐夫人则板着脸。

"可怜的毕安训，他已经在去巴黎的路上了，他是心地多么高尚的人！"卢斯托说道。

"噢！是的，"德·拉博德赖夫人回答，"他伟大而又高尚，这人……"

"我们出来的时候多么开心，"卢斯托说道，"可您现在身体又不适了，跟我说话也很凄楚，为什么呢？……您不是已经习惯于听见人们说你漂亮而又聪颖吗？我呀，我在加蒂安面前声明，我放弃巴黎，我要留在桑塞尔，壮大您这位贵妇人的男伴队伍。我在自己的故乡感到这么年轻，我已经将巴黎及其腐败，烦恼，令人厌倦的享乐等等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是的，我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净化……"

迪娜任卢斯托讲去，看也不看他一眼。但是这条毒蛇极力用那些加蒂安不明其意，而迪娜心中有数的语句和想法假装热情迸发。有一阵，他的即席演说变得那么才智横溢，以至迪娜抬眼望了他一下。这一眼似乎使卢斯托喜不自胜。他更加才气焕发，终于使德·拉博德赖夫人笑了起来。在自尊心受到如此严重伤害的情况下，一个女人笑了起来，那就是一切都和解了。当他们走进铺着黄沙、装饰着花坛、使昂济城堡的正面大大生辉的宽敞庭院时，记者说道："女人爱我们的时候，她们会宽恕我们的一切，甚至我们的罪行；她们不爱我们的时候，

对我们什么都不宽恕，甚至我们的美德！”接着他又用一个充满柔情的动作将德·拉博德赖夫人的手臂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附耳对她说：“你宽恕我吗？”迪娜不禁微微一笑。

晚餐过程中及整个晚上，卢斯托都兴高采烈，劲头十足，招人喜爱。他一面装作酒醉，一面象沉醉于自己幸福之中的人那样，一阵阵陷于沉思默想。喝完咖啡之后，德·拉博德赖夫人和她母亲随男士们到花园中去散步。格拉维埃先生这时对检察官说道：“德·拉博德赖夫人动身时穿了一件蝉翼纱的长裙，回来时穿了一件丝绒长裙，你发现了么？”

“在科纳上马车的时候，长裙钩在马车的一个铜扣上，从上到下撕破了，”卢斯托回答道。

“噢！”记者前后两次解释截然不同，加蒂安听了如同万箭穿心。

卢斯托本来就指望叫加蒂安大吃一惊。他挽起加蒂安的胳膊，并紧紧抓住那手臂，要求他不要开口。过了一会，卢斯托抓住了小老头拉博德赖，扔下迪娜的三个崇拜者单独聚在一起。于是他们盘问加蒂安旅途中的事。格拉维埃先生和德·克拉尼先生听说从科纳回来时迪娜是单独和卢斯托在一起，都大惊失色。当他们得知巴黎人对于迪娜换了长裙有两种不同说法时，就更加大惊失色了。所以，这三个吃了败仗的人那天晚上的态度特别窘。第二天早晨，三人均各有事情，不得不离开昂济城堡，只留下迪娜与她母亲、丈夫和卢斯托在一起。这三个桑塞尔人的气恼在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贝里地区，尼维尔内地区和莫尔旺地区的缪斯堕落了，随之而来的便

是一阵喧嚣，诬蔑，诽谤，恶语中伤，各种猜测都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蝉翼纱长裙的故事。迪娜的装束从未如此引人注目，也从未象现在这样引起少女们的重视。已婚妇女大肆嘲笑蝉翼纱长裙，这些姑娘们则一点也不明白谈恋爱和这蝉翼纱长裙有什么关系。法院院长布瓦鲁热夫人，因自己儿子加蒂安情场失意而十分恼火，把自己从前对《塞维利亚女郎芭基塔》那首诗所说的溢美之辞忘个一干二净，强烈指责一个女人怎么能发表那样无耻下流的东西。“这个卑鄙的女人，凡是她写的那些事，她都干了！”她说，“说不定她最后的结局也要跟她那个女主人公一样！……”迪娜在桑塞尔的地位，就和苏尔元帅①在反对派报纸上的地位一模一样：苏尔元帅当大臣的时候，人家一直说他图卢兹战役败北；可是他一下台，人家就说他赢得了图卢兹战役大捷！迪娜本来品行端正的时候，人家都把她当成可成为卡米叶·莫潘一类声名显赫的女流之对手的人；现在她幸福了，人家都说她是一个“无耻之尤”了！德·克拉尼先生勇敢地维护迪娜，他到昂济城堡来了好几次，以便取得发言权，为迪娜辟谣。他一直是崇拜迪娜的，哪怕她声名扫地，也是如此。他说迪娜与卢斯托之间，是合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人们对检察官都嗤之以鼻。

十月的天气万里无云，秋季是卢瓦尔河河谷最美的季节。一八三六年的秋天更是景色迷人。大自然似乎是迪娜的幸福的同谋。毕安训的预言的确不假，迪娜一步步走上了热烈的

① 苏尔元帅(1769—1851)，法国元帅。

发自内心的爱。一个月之中，城堡女主人完全变了样。她又找到了那么多已经迟钝的、沉睡了的、至今无处用的精力，她自己也感到惊异。卢斯托对她简直有如天使。因为发自内心的爱，伟大心灵的这种真正的需求，将她变成了全新的一个女人！迪娜活了！她的力气找到了使用的地方，她发现自己的未来有那样出乎意料的美好前景，她终于得到了幸福，无忧无虑的幸福，无阻无拦的幸福。这偌大的城堡，花园，猎场，森林，都为爱情天造地设！卢斯托在德·拉博德赖夫人身上遇到的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她与众不同：她比一位少女有味道、难以预料得多。迪娜对卢斯托说了一句奉承话：她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叫爱，他在她心中确是第一个人。卢斯托听了十分感动，这句话在几乎所有女人的嘴里，无非是装腔作势而已。而出自迪娜，则是真心实意。总而言之，他竭尽全力作出极为可爱的样子。男人——女人也是如此——都有一整套宣叙调、单调忧郁的歌、小夜曲、动机、再现，(虽然是指爱情，是否需要说是"秘方"呢?)他们认为惟独自己有这一套。到了卢斯托这种年龄的人，都尽力在一出爱情歌剧中，巧妙地将这份珍宝一件件送出去。但是，这个巴黎人看到他与迪娜的风流韵事中，足有一大笔财富可赚，他真想将对自己的回忆用不可磨灭的线条刻在这颗心上。所以在这美好的十月里，他不遗余力地唱出自己最动人心弦的优美曲调和最学识渊博的威尼斯船歌。到最后，他把导演爱情这出戏的本事全用完了，只好使用从戏剧行话里转过来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实将这套手腕形容得淋漓尽致："这个女人就是把我忘

了……"有时他和她到森林里徜徉多时回到城堡时，他心中这样想道，"我也不会恨她，那她肯定是找到了更好的人！……"当两个人相互交换演奏这一优美乐章的二重奏以后，他们仍然互相倾心，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相爱了。但是卢斯托没有时间反复使用同一题材，因为他打算十一月初离开昂济城堡，他在报纸上写的专栏召唤他回到巴黎去。准备走的前一天，午饭前，记者和迪娜看见小个子拉博德赖和讷韦尔的一位艺术家走过来。这人是修复塑像的。

"怎么回事？您想在这古堡里搞什么？"卢斯托说道。

"我想干的就是这个，"小老头把记者、妻子和外省艺术家带到平台上，回答道。

他指给他们看房屋正面。作为入口的门顶上，有一个很名贵的涡形装饰，下端有两个美人鱼支撑着。从前从杜伊勒里宫河滨道进入老卢浮宫的庭院时，有一拱廊，顶上可见到"国王藏书室"几个字。拱廊现在已经砌死。小拉博德赖的这个门上装饰就与那拱廊上的装饰差不多。上面是德·于克塞尔家族的古老家徽：横带饰的一边为金色，另一边为成直纹的红色，下端作支撑的是两只狮子，右侧成直纹红色，左侧为金色；纹章上部饰以骑士的头盔图案，边饰为纹章用珐琅，顶端为公爵的冠冕。题铭是：Cy paroist!① 这句自豪而响亮的话。

"我要把于克塞尔家的家徽换上我自己的家徽。住宅前、后及侧翼共有六处，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

① 古法文：吾等在此。

“你从前的家徽么！”迪娜大叫一声，“一八三〇年之后你还……！”

“我不是设立了一份长子继承财产吗？”

“待你们已经有了孩子，我才会想到这个，”记者说道。

“嘿！”小老头回答说，“德·拉博德赖夫人年纪还轻，还来得及。”

这样说大话，不禁使卢斯托冷笑了一下。他真不明白德·拉博德赖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喂，迪迪娜①，”他俯身在德·拉博德赖夫人耳边说道，“你何必后悔呢？”

迪娜又争取到卢斯托多留一日。一对情人相互告别，那情形就和戏中演的一样，而且是卖座极好的连演十次最后一场的那种戏。多少山盟海誓！迪娜要求签下多少庄重的契约，厚颜无耻的记者毫无困难地都一一同意了！迪娜怀着出类拔萃的女子那种优越感，由她母亲和小个子拉博德赖陪同，当着所有当地人的面，大摇大摆将卢斯托送到科纳。十天以后，德·克拉尼先生、加蒂安先生和格拉维埃先生聚集在拉博德赖庄园的客厅里的时候，德·拉博德赖夫人想出了办法大胆地对他们三个人各自说道：“多亏卢斯托先生我才知道，人家爱我并不是因为我本人怎么样。”接着就对男人、男人感情的本质以及他们卑鄙的爱情的目的等等大放厥词。迪娜这三个情人之中，只有德·克拉尼先生一个人对她说：“不管怎样，

① 迪迪娜是对迪娜的爱称。

我都是爱你的！……” 所以迪娜立即将他视为知己，并对他极尽甜蜜友情之表示。女人对葛尔兹①都是饱灌这种甜言蜜语的，这些人也就这样带上了讨人喜爱的沦为奴隶的颈圈。

卢斯托回到巴黎以后，几个星期的工夫便将在昂济城堡度过的美好时光忘个一干二净。他靠摇笔杆为生。在这个时代，特别是自从资产阶级获胜，这个资产阶级又极力避免步弗朗索瓦一世或路易十四的后尘以来，靠卖文为生已成为连苦役犯都拒绝干的活，他们宁死也不干这个。靠卖文为生，难道不要创作么？今日创作，明日创作，朝夕如是……或者装作创作的样子；而装相和真正创作一样，也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他在一份日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这工作就和西绪福斯的巨石②一样，每星期一落在他的鹅毛笔羽支上。除此之外，艾蒂安还为三、四份文学报纸干活。可是，请你放心！他在任何创作中都不放进艺术家的良心。这个桑塞尔人，从其性情随和和无忧无虑来讲，属于人称之为“吹牛大王”或“内行人”的那号作家。在文学界，在巴黎，时至今日，这一“行当”，是放弃了一切雄心壮志以后才干的。一个作家什么也干不了了，或者什么也不想干了，他就当一个“吹牛大王”。于是能过上相当惬意的生活。初出茅庐的人，蓝袜子，初露头角的女演员以及结束艺术生涯的女戏子，写文章的人以及书商，都抚摸这支无所不干的笔或者扔下这支笔。卢斯托成了一个寻欢作乐的人以后，除

① 葛尔兹是瓦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中一个忠心耿耿的农奴的名字。

② 据希腊神话传说，西绪福斯被罚每日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一到山顶，巨石便再次滚落，西绪福斯便要重新开始。

了房租以外，其他开销不少。他在每一家戏院都有包厢。他进行分析或并没有进行分析的书售出后，可以开销他的手套钱；所以他对那些自费印书的作者总是这样说：“你们的书总在我手里。”他从虚荣心上征收草图、画幅的版税。每个白天都有宴会，每个晚上都上戏院，每天上午都会朋友、待客、闲逛。他的专栏文字，写的文章，每年给周刊写的两部中篇，算是对这幸福生活抽的税。不过，艾蒂安奋斗了十年才达到这个地步。总而言之，整个文学界都熟知他的大名，不管他干好事还是干坏事，都是那么善良纯朴无可指责，并因此受到人们喜爱。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不思虑将来。他在新来乍到的一帮子里称王，他有些老朋友，老关系，也就是说，有些十五年来天天见的常客，跟这些人吃夜宵，赴晚宴，开玩笑。他一个月大概赚七、八百法郎。与穷人不同，他大肆挥霍，因而这笔钱是不够用的。所以卢斯托也常处于与他初到巴黎时同样穷困的境地。而初到巴黎时，他常常心想：“我若是一个月有五百法郎，就很有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卢斯托住在殉道者街一套带花园的漂亮房子中，家具十分奢华。一八三三年他安家的时候，与一个地毯商谈定，由那个地毯商在很长时间内来周全他的舒适。这套住房的房租是一千二百法郎。于是一月、四月、七月和十月按照他的说法，就成了穷月。房租和看门人的帐单已把钱用光。但卢斯托并不因此就少坐马车，并不因此吃午饭就少花一个生丁。他吸三十法郎一包的雪茄，既不会拒绝一顿晚宴，也不拒绝给那些偶然相遇的情妇买上一件长裙。所以他下几个月还不知生产得出与

否的产品，总是预支出去，以致他一个月赚七、八百法郎，在自己的壁炉上却看不见比一八二二年刚赚二百法郎时多出一百法郎来。有时他对这文坛生涯的旋流厌倦了，象一个交际花对享乐也厌烦了一样，他便离开急流，坐在陡峭的河岸上。他一面坐在小花园深处吸一支雪茄，面对着餐桌一般大小四季常青的草地，对他的几个密友，拿当，毕西沃说道："如何是了呢？白发会请求我们同意结婚！……"

"算了，等我们象考虑一出戏或一本书那样考虑我们的婚姻时，我们就会结婚了，"拿当说道。

"那佛洛丽纳呢？"毕西沃回话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佛洛丽纳，"艾蒂安将烟头扔在草地上说道，心中想着匈兹太太。这匈兹太太相当貌美，可以将她美貌的用益权高价售出，同时又将其虚有权保留给她的心上人卢斯托。正象那些聚集在教堂①周围，从教堂名又衍生出她们的名字"洛雷特"②的女子一样，她住在造箭街，距卢斯托家只几步远。这个漂亮轻佻的女人捉弄她的女友说，有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爱她，以此得到虚荣心的极大满足。对卢斯托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谈得这样细，实属必要。这样贫穷和这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对这种生活，巴黎的奢侈乃必不可少——必然大大影响到迪娜的未来。凡是了解巴黎波希米亚式生活的人都能理解，过了半个月以后，记者又投身到他那文学界之中，竟然能够在朋友之间，甚至和匈兹太太一起，嘲

① 此教堂名叫洛雷特圣母院。

② 洛雷特从地名转义为漂亮轻佻的年轻女人。

笑男爵夫人。至于对那些认为这种作法很卑鄙无耻的人，向他们道歉也是白搭，他们根本不会理睬这种道歉。

“你在桑塞尔都干什么啦？”毕西沃一看见卢斯托就这样问他。

“我给三个老老实实的外省人办了件好事，”卢斯托回答道，“这三个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小青年，一个是检察官。他们围着外省第一百零一个十流的缪斯转，已历时十年。但是就象对付一道餐后点心一样，谁也下不了手，直到最后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切上一刀……”

“可怜的家伙！”毕西沃说道，“我早说过，你到桑塞尔去提神去了！”

“你这玩笑开得真恶心，就跟我那缪斯真漂亮一样，”卢斯托顶了他一句，“不信你问问毕安训。”

“一个缪斯，一个诗人，”毕西沃回答道，“你这风流韵事还正是顺势治疗呢！”

第十天头上，卢斯托收到一封盖着桑塞尔邮戳的信。

“不错！不错！”卢斯托说道，“‘亲爱的朋友，我心中和灵魂深处的偶像……’写了二十页！每天一页，而且是深夜写的！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给我写信……可怜的女人，啊！啊！还有信后附言：‘我不敢要求你象我给你写信这样给我写信，每天都写；但我希望每个礼拜收到心上人的几行字，好叫我放心……’把这付之一炬多可惜！写得真够大胆的，”卢斯托看完那十页双面写的信之后将它投入火中，心里这样想道，“这个女人天生是个干誊写的！”

卢斯托并不怕匈兹太太知道，她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本人”。但是他在一位侯爵夫人的心中已经取其一位朋友的地位而代之。这位侯爵夫人，自身相当自由，有时晚上坐着出租马车、用头纱掩面出其不意来到他家，而且以女文人的资格自认为有权在他所有的抽屉里乱翻。又过了一个星期，卢斯托已经几乎记不得迪娜了。突然又从桑塞尔来了一个包裹，叫他心慌意乱：八张正反面都写！十六页！他正好听到一个女人的脚步声，以为是侯爵夫人上了家门，立刻将这令人心旷神怡、无比甜蜜的爱情表示扔进了火中——看都没看！

“女人的信！”匈兹太太走进来大叫道，“信纸和封蜡都这么香……”

“先生，”运输公司的一个送货员走进来，将两个其大无比的筐放在前厅中，说道，“这是给您的，一切费用已全部付清。请您在我的送货本上签个字，好么？……”

“一切费用已全部付清？”匈兹太太大叫起来，“这只能是从桑塞尔来的。”

“对，是这样，夫人，”送货员说。

“你这第十位缪斯是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卢斯托在签字，那漂亮而又轻浮的女人一面打开一个筐子一面说道，“我喜欢会干家务，既会搞墨水污迹又会做野味糜的缪斯。——啊呀，好漂亮的花！……”她打开第二个筐子时大叫起来。“巴黎绝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一只兔子，好几只小山鹑，半只麅子。咱们可以请你的朋友们来，大吃一顿啦！阿塔莉有专门手艺会做麅子肉。”

卢斯托给迪娜写了回信。但这回信不是以心应和，而是佯装风趣。这样的信只会更危险，它与米拉波写给莎菲的信十分相似。真心的情人，其文笔是清澈透明的。那是清澈得可见心底的流水，两岸则饰以许多生活小事，并装点着每日从内心长出的鲜花，那芳香令人心醉，但是惟对两个人如此。所以，一封情书，一旦能使读它的第三者感到愉快，这封情书就肯定是头脑里想出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女人总是上当受骗的，她们以为自己是这风趣唯一的源泉。

近十二月底时，迪娜寄来的信，卢斯托已经再也不看了。那信都堆在他五屉柜的一个抽屉里，压在他的衬衣底下。抽屉总是打开的，并不上锁。那些书信把他的衬衣都熏香了。象卢斯托这类浪荡公子应该紧紧抓住的那种偶然的机遇，也降临到了卢斯托的头上。这一个月的月中，对卢斯托十分关切的匈兹太太，一天早晨叫人将他请到自己家里谈正经事。

"亲爱的，你可以结婚了，"她对他说。

"我常常可以结婚，亲爱的，幸亏如此！"

"我对你说结婚，是指结一门很好的亲事。你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偏见，咱们用不着绕弯子。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失足了，她母亲也不知道这女儿最初是什么时候跟人家发生的关系。她父亲是个声誉卓著的正直的公证人，他很聪明，没有大肆声张。他打算半个月之内把女儿嫁出去，拿出十五万法郎作嫁妆，因为他另外还有三个子女。不过——不算傻——他附加十万法郎手对手交出，以弥补损失。这是巴黎一个古老的布尔乔亚世家，伦巴第区……"

“咦，为什么那个情郎不娶她呢？”

“死了！”

“别瞎说了！也只有伦巴第街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若是说有一个哥哥心怀嫉妒杀死了那个引诱少女的人，你难道不会相信吗？……不过这个小伙子是看戏出来得了胸膜炎，就那么白白死了。他本来是个首席帮办，一文不名，他引诱那女儿，为的就是把公证人的事务所搞到手。这真是上天的报应！”

“这些事你从什么地方知道的？”

“从玛拉迦那里，那公证人是她的大富豪。”

“怎么，你说的不是卡陶吗？他是那个拖着燕尾服大尾巴、头上扑粉的小老头、弗洛朗蒂纳的好朋友的儿子！……”

“正是。玛拉迦的情郎是个十八岁的干巴瘦乐师，叫他在这个年龄结婚，她总于心不忍。再说，卡陶先生希望那男人至少三十岁。依我看，能找着一个名人作女婿，这公证人是会自鸣得意的。所以，你考虑考虑好吗？你的债也能还了，你会成为每年有一万二千法郎固定收入的富人，而且不用费劲就能当父亲：这都是利！总而言之，你娶的是可安慰的寡妇。他们家除了开销以外，有五万固定收入。所以你到哪一天收入也不会少于一万五千法郎，而且你属于的这个家庭，从政治上来说，地位相当可观。卡陶是议员老卡缪索的小舅子，那卡缪索跟法妮·鲍普莱要好已经很久了！”

“对，”卢斯托说，“老卡缪索娶了已故卡陶小老爹的长女，他们一起捉弄人。”

“你听着，”匈兹太太接着说道，“公证人的老婆卡陶太太娘家姓希弗维尔，化学产品制造商，当今的贵族，钾呀什么的！这倒是不利的一面：你的丈母娘很厉害！……嘿！若是她知道她女儿……真能把那女儿宰了！这个卡陶婆娘是个虔诚的教徒，她那两片嘴唇就象褪了色的两条粉红缎带……象你这样寻欢作乐、生活放荡的人，这个女人大概是永远不会接受的。她也许要去暗访你当光棍的生活，也并非出于恶意，那你的过去，她就会全知道了。不过，卡陶说，他要使用他的父权。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在几天时间里对他的老婆殷勤备至了，一个木头女人，亲爱的。玛拉迦见过她，给她起个名字，叫‘苦修刷子’。卡陶四十岁，将来会当他那个区的区长，有一天说不定会当上议员。那十万法郎，他提出送你一所漂亮房子，就在圣拉扎尔街，前有院落后有花园；这所房子是他在七月大乱①时买下的，只花了六万法郎。他愿意把这所房子卖给你，这样也就给你提供了到他家走动的机会，能见见女儿，讨好母亲……在卡陶太太眼中，这也构成你的一份财产。总而言之，在这所小公馆里，你会跟个王子一般。借助于卡缪索的影响，会任命你在一个部里当图书馆管理员，而那个部里并没有图书。你若是把你的钱作为报纸保证金投资出去，你一年会有一万法郎固定收入，你赚六千，那图书馆会给你四千……这种好事你上哪儿找去！否则你可能娶一个纯洁无瑕的羔羊，过了两年，这羔羊可能会变成一个轻佻的女人……可现在你碰上了什么？提

① 七月大乱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

前支付的股息嘛！这种事现在很时兴！你如果相信我的话，明天你一定要到玛拉迦家去吃晚饭。你会在那里见到你的老丈人。若是玛拉迦嘴不紧，泄露了秘密，他也不能生气，他也会泄露出内情，那你就占了他的上风。至于你妻子么……对！……她的失足正好可以叫你自由自在过单身汉一样的生活。"

"啊！你的话倒不比一颗炮弹更虚假。"

"我爱的是你本人，如此而已，而且我冷静思考过。好了，你干嘛还象个蜡人阿卜杜·卡迪尔似地在那发愣？用不着考虑。婚姻，这就跟掷硬币猜正反面一样，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好啦，你要的是反面？"

"我明天给你答复，"卢斯托说。

"我更希望你马上答复我。那样，玛拉迦今天晚上就可为你说项了。"

"那么，行吧！……"

卢斯托用晚上的时间给那位侯爵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将促使自己结婚的种种原因告诉了她：一直穷愁潦倒呀，缺乏想象力呀，已生白发呀，身心疲惫呀，等等，总之，写了四页理由。"至于迪娜，我要给她发一张结婚通知，"他心中暗想，"正如毕西沃所说，在斩断情丝上我是好手，谁也比不上……"卢斯托虽然一开始还有些忸怩作态，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却惟恐这桩亲事谈不成了。所以他与公证人相见时，对公证人极为亲切。

"我在弗洛朗蒂纳家里与您父亲结识，"他对公证人说

道，“可能我在蒂凯小姐家里见过您。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小卡陶老爹——我们都这么称呼他，请您原谅——他是个老好人，又很达观。那时节，佛洛丽纳，弗洛朗蒂纳，蒂丽娅，柯拉莉和玛丽埃特就象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一般……这已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您一定明白，我是不会再干什么荒唐事了……那时节，我纵情享乐；如今，我雄心勃勃。可是如今我们这时代，要出人头地，必须不欠债、有财产、有妻室不可。如果我纳税额达到取得选举权的数目，如果我在这家报社不是编辑，而是老板，那我就能和别的许多人一样，有一天当上议员！”

卡陶对这一政见声明十分欣赏。卢斯托拾起这套武器，很讨公证人喜欢。对于这么一个了解他父亲生活秘密的人，公证人比对任何人都更加随便，这种事也很容易理解。第二天，卢斯托便作为圣拉扎尔街房屋的买主被领到卡陶家中，过了三天便在卡陶家中用了饭。

卡陶住在沙特莱广场附近一所古老的房子里。家中一切均显示出富裕。绿色罗纱底下，节俭精神细细镶上了金边。家具上蒙着套子。虽然对这家人家的财富人们丝毫不感到担心，但是一进去头半个小时就想打呵欠。每一件家具上都有烦闷。帷幔凄然地挂在那里。餐厅与阿尔巴贡①的餐厅酷似。即使卢斯托事先不认识玛拉迦，只要在这所房子内巡视一遭，也会猜测到公证人的生活在另一个舞台上进行。记者依稀望见一个个子高高的金发碧眼少女，既腼腆羞涩又无精打

① 阿尔巴贡是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中的主人公。

采。她的长兄是事务所中的四等帮办，可能是卡陶的接班人。记者颇讨这位长兄的喜欢，卢斯托文坛上的名气使他上了当。最小的妹妹十二岁。卢斯托摆出耶稣会教士的神气，在母亲面前装成一个虔信宗教和维护君主政体的人物，言语审慎，性情温和，举止稳重，极尽恭维之能事。

介绍以后过了二十天，第四次在这家人家用过晚餐后，一直用眼角观察卢斯托的费利西·卡陶，走到窗旁将一杯咖啡送给卢斯托，两眼含泪低声对他说："先生，您对一个可怜的姑娘的赤诚，我要用余生来感谢您……"

卢斯托很感动：在那眼神、语气、神态之中，有多少话啊！"她也许会给一个正直的人带来幸福，"他心中暗想，紧紧按住她的手，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卡陶太太将她的女婿视为有锦绣前程的人。在她想象中女婿的各种优点里，最使她着迷的，是他品德高尚。那个狡猾的公证人早给艾蒂安出了主意，叫他起誓发愿地说，他既没有私生子，也没有任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足以危及亲爱的费利西的前程。

"您可能觉得我有点夸大其辞，"那虔诚的女教徒对记者说道，"可是，把我的费利西这样一颗珍珠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当然应该考虑她的未来。我可不是那种把女儿甩出手就兴高采烈的母亲。卡陶先生大步流星，他催促女儿的婚事，希望把这事办完了。我们俩就是在这上头意见不同……嫁给您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放心，先生。因为一个文学家，他的青年时期因为辛勤劳动而得以保全，没有受到现时的那种品行不

端感染。尽管如此，如果我闭着眼睛把自己女儿嫁出去，你们也会嘲笑我。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您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人。您如果真是那样，我也真要替我的费利西感到难过(这句话是附耳讲的)。可是，如果您有那种风流韵事……对了，先生，您听人说过罗甘太太吧？她是一个公证人的妻子，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她声名狼藉。罗甘太太从一八二〇年起，与一个银行家有私情……”

“对，杜·蒂耶，”艾蒂安回答道，话一出口立即后悔失言，想到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说出这等话来！这不等于承认自己认识杜·蒂耶么！

“那么，先生，假如您是作母亲的，一想到您的女儿可能会遭到杜·蒂耶太太的命运，您能不浑身发抖吗？杜·蒂耶太太在她那个年纪，又是德·格朗维尔家的闺女，情敌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与其将我女儿嫁给一个与有夫之妇有私情的男人，我情愿眼看她死掉……一个轻佻的女工，一个女戏子，可以说要就要，说甩就甩！照我看，这些女人并不危险，两性关系对她们来说是一种职业，她们对谁也不依恋，去一个，来两个……可是没有严守妇道的女人就非得和她的过错连在一起，只有忠贞不渝，这过错才可以原谅，万一这样的罪过是可以原谅的话！对一个体面女子的失足，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失足是非常可怕的……”

艾蒂安非但不去探寻这些话的意思，反而在玛拉迦家里用这个大开玩笑。公证人和记者两人已经形影不离，艾蒂安和自己未来的岳父一起到玛拉迦家去。卢斯托在自己的至亲

好友面前早已摆出要人的架式，现在他的生活终于要有意义了。他是机遇的宠儿，过几天就要成为圣拉扎尔街一所小巧玲珑的公馆的主人。他就要结婚，要娶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子，就要每年有两万利勿尔左右的固定收入。他现在可以大展宏图了。那个少女热爱着他，他与好几家名门望族都攀上了关系……总而言之，他展翅飞翔在希望之湖蓝色的水面上。

卡陶太太曾说想看看《吉尔·布拉斯》①上的木刻插图，这是当时法国书店正在经营的几本"有插图"的书里的一种。卢斯托前一天已经将第一批到货的书交给了卡陶太太。公证人老婆有自己的打算，她借书之意乃在还书，好借还书之名到她未来的女婿家中搞个突然袭击。她丈夫给她描述过这个独身男子的家，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去处。她说，只要看看那个家的外表，对于卢斯托的品行就会比人家说的还能知道得多得多。她的大姑子卡缪索太太并不知此中真情，很为侄女这桩婚事担心。卡缪索先生是王家法院推事，老卡缪索第一次婚姻所生之子。他曾经对卡陶太太的大姑，公证人卡陶的姐姐卡缪索太太谈过有关这个记者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一个富有的公证人妻子买一本十五法郎的书之前非要看看这本书，卢斯托这个人那么聪明，竟没有从这个举动中看出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来。聪明人从来不屈尊研究一下资产阶级，而借助于这种疏忽，资产阶级的真正意图却逃过了聪明人的眼睛。就在聪明人嘲笑资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却从从容容地把他给

① 《吉尔·布拉斯》，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

捆上了。

一八三七年一月初，卡陶太太和她女儿雇了一辆马车，来到殉道者街给费利西的未婚夫还书来了。两人都为能看到卢斯托的住房而兴高采烈。在古老的布尔乔亚世家，正是这样到人家家里去相看的。艾蒂安的看门人正好不在。可是看门人的女儿，从那位富贵端庄的布尔乔亚妇女那里得知，跟她说话的人是卢斯托先生的岳母和未婚妻，再加上卡陶太太将一枚金币塞在她手里，便把住房的钥匙给了她们。那时正是中午时分，记者一般在这个时候从英国咖啡馆用完午饭回家。他穿过洛雷特圣母院和殉道者街之间的空场时，偶然朝一辆从蒙马特尔城关街过来的出租马车望了一眼，隐约看到了迪娜的面庞，还以为是一种幻觉！待他从车门果然看见了他的迪迪娜时，他浑身冰凉，呆立在那里了。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大叫起来。

对一个要打发掉的女子，使用"您"绝对不行。

"咦！我的宝贝，"她大叫起来，"你没看我的信么！"

"看了！"卢斯托回答道。

"那？"

"那？"

"你当父亲了，"外省女人道。

"啊呀！"他大叫失声，丝毫未注意到这一声感叹是多么粗俗。"不管怎么样，"他心想，"必须叫她对大灾大难有思想准备……"

他示意车夫停下，将手伸给德·拉博德赖夫人，就叫车夫

和马车停在那里。车上全是行李。他心里打算 illico① 将这个女的和那些大包小裹从哪儿来再打发到哪儿去。

“先生！先生！”小帕梅拉叫道。

这孩子有点小聪明，她知道在一个单身汉的住房里，三个女的不应当碰在一块。

“来了！来了！”记者领迪娜走过来，说道。

帕梅拉于是以为这位不相识的女客是一位亲戚，不过她还是加了一句：“钥匙在门上，您岳母在屋里！”

艾蒂安在心慌意乱中，一面听德·拉博德赖夫人长篇大论地说着话，他把帕梅拉那句话听成了“我母亲在屋里”。一般情形下，只有这样才说得通。于是他走进了房间。当时他的未婚妻和岳母正在他的卧房内，一见艾蒂安与一个女的走进来，便缩在一个角落里。

“我的艾蒂安，我的天使，我终于一辈子都是你的了！”他把钥匙插到门内一侧时，迪娜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将他紧紧抱在怀里，高声说道，“在那个昂济城堡，对我来说，生活简直自始至终就是垂死的痛苦，我再也受不了啦！到了我必须申明构成我的幸福的那一天，我又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那种力量了。我给你送来的是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啊，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呢！叫我两个月没有消息！……”

“可是，迪娜！你叫我真正作难了……”

“你爱我吗？”

---

① 拉丁文：立即。

“我怎么能不爱你呢?……可是，留在桑塞尔不是更好吗?……我在这里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恐怕也要叫你分担这个……”

“你穷困，可对我将是天堂。我愿意生活在这里，永远也不再走出这里……”

“上帝啊！这话说起来好听，可是……”迪娜听到这句生硬道出的话语，坐下大哭起来。卢斯托对她这样情绪激动抵挡不住，将男爵夫人拥在怀里，亲吻了她……“别哭啦，迪迪娜！”他高声说道。就在专栏作者说出这句话时，他从穿衣镜里望见了卡陶太太的幽灵从房间深处注视着他。“迪迪娜，去吧！你亲自和帕梅拉去看看你的行李卸得怎样了，”他附耳对她说道。“去吧，别哭啦，我们会幸福的。”他将她一直送到门外，然后回过身来朝公证人妻子走过去，打算防止一场狂风暴雨。

“先生，”卡陶太太对他说，“我想亲眼看看要当我女婿的人家里是什么样，真是庆幸。我的费利西情愿死掉，也决不能给您这样的人当妻子。您应该献身于您那迪迪娜的幸福。”

说完，那位虔诚的教徒拉着费利西就走。费利西也哭了，因为她与卢斯托已经混熟。可怕的卡陶太太用傲慢的目光死死盯住可怜的迪娜看了一眼，便登上自己的马车走了。“说起来好听”这句话如匕首一般刺进迪娜的心，她还余痛未消。但是她也和所有多情的女子一样，仍然相信“别哭啦，迪迪娜！”这句话。动荡不安生活中的各种遭遇使人产生坚定气概。这种坚决，卢斯托也不缺乏。他心中暗想:“迪迪娜心地高尚，一

旦将我的婚事告诉她，她会为我的前程牺牲自己的。而且我知道怎样下手好叫她明白。”他忽然计上心来，而且觉得肯定成功，于是兴高采烈起来，就着一个熟曲子跳起舞来：拉里弗拉！弗拉！弗拉！“然后，迪迪娜一旦上了圈套，”他自言自语接着说下去，“我就登门拜访，在卡陶妈妈面前编造一套谎言：我已经在圣厄斯塔什引诱了她的费利西……费利西已经出了岔子，腹中怀上了我们幸福的信物，……拉里弗拉，弗拉，弗拉！……她父亲不能拆穿我的谎言，弗拉，弗拉……女儿也不能……拉里弗拉！Ergo① 公证人、他老婆和他女儿都上了当，拉里弗拉，弗拉，弗拉！……”迪娜走进来，正撞上艾蒂安在跳一个禁舞，她真是大吃一惊。

“你的来到和我们的幸福真叫我陶醉在快乐之中了，”他对她说，这样向她解释自己疯狂的举动。

“我还以为你不再爱我了呢！”那可怜的女子高声说道，拿进来的一袋夜间用品失手落地，一屁股坐到一张沙发上高兴得哭了起来。

“安置下来吧，我的天使，”艾蒂安阴险地笑着说道，“我要写封短信，好摆脱一次单身汉聚会，我想整个属于你。发号施令吧，这就是你的家。”艾蒂安于是给毕西沃写了下面这封短信：

亲爱的老兄，我那个男爵夫人从天而降，如果我们不能导演一出竞技剧场一千零一出滑稽歌舞剧中最著名的戏来，她就要把我

---

① 拉丁文：于是。

的婚事给搞吹了。所以，我指望你在第十位缪斯躲在我的卧房里的时候，扮成莫里哀喜剧中老头的角色，前来严厉斥责你的侄子赖昂德的荒唐行为。关键是要用情感打动她，所以请你狠狠打击，言辞恶毒，叫她伤心好了！至于我么，你明白，我要表示盲目忠诚，而且冥顽不化，好叫你有机会大嚷大叫。如果可以，请在七点钟前来。祝好！

E·卢斯托

一个小厮将这封信送走了。那收信人是巴黎最爱搞这类恶作剧的，艺术家们管这类恶作剧叫作“平凡的玩笑”。信一送走，卢斯托便显出迫不及待要把桑塞尔的缪斯安置在自己家中的样子。她带来的各种什物，他都一一照管着怎样安放，把家中的人和事件件告知于她，对她百分之百地信赖，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以致迪娜竟然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受人爱恋的女人。这套房子里，每件东西都带着时髦的痕迹，比昂济城堡更叫她喜欢。帕梅拉·米戎这个聪明的十四岁女孩子叫记者给盘问了一通，目的是要知道她是否愿意给颐指气使的男爵夫人当贴身女仆。帕梅拉喜出望外，立即履行职责，到街上的一家饭店订了晚饭。迪娜看到这个单身汉的家里连一件日常生活必需的炊具也没有，明白了在纯粹表面的阔气之下掩盖着怎样的贫穷。她一面将衣橱、五屉柜装满，一面心中打着最如意的算盘：她要改变卢斯托的生活习惯，她要把他变成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她要在家中将他生活上所需的舒适配备齐全。迪娜新的地位使她看不到不幸，她从相互的爱恋中已经宽恕了他的过失，她还不曾将目光向这套房子之外望去。帕梅拉的

聪明至少与一个漂亮轻佻的女人相等，她径直到了匈兹太太家里，向她借银餐具，同时将卢斯托家里刚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匈兹夫人。匈兹太太将家中全部银餐具拿出来供帕梅拉挑选，然后跑到自己的密友玛拉迦家去，以便告知卡陶他的未婚女婿遭到了什么不幸。那记者对于影响自己婚事的危机倒一点不担心，对那个外省女人越来越殷勤。晚餐激起终于自由自在、为只剩下两人感到高兴的情人之间那种甜蜜的孩子气举动。喝过咖啡之后，就在卢斯托坐在炉火边将迪娜抱在腿上的时候，帕梅拉气急败坏地过来了：

“毕西沃先生来了！对他怎么说呢？”她问道。

“到卧房去吧！”记者对自己的情妇说道，“我一会儿就把他打发走。这是我的一位挚友。再说也应该向他坦白我的新生活方式。”

“哎哟！哎呀！两份餐具，还有一顶蓝丝绒帽子！”那家伙大喊大叫道，“我走了……这就叫结婚，向旧生活告别。一搬家就发财，你说是不是？”

“我还能结婚吗？”卢斯托问道。

“怎么？你现在不再想结婚了？”毕西沃大嚷大叫。

“不！”

“不！啊！你怎么啦，你真的要干蠢事么？怎么！……老天保佑，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万法郎的年收入，一所公馆，属于大资产阶级头等家庭的女子，总而言之，是伦巴第街的女子，你竟然……！”

“好了，好了，别说了，毕西沃，全完了，滚你的吧！”

“你叫我滚！咱们有交情，我要倚仗这个提点无理要求。到底出了什么事？”

“出了这个桑塞尔女人的事。她已身怀有孕，我们后半辈子就要生活在一起，幸福地生活……这件事反正你明天也要知道，所以今天告诉你也是一样。”

“这真象阿尔纳勒① 说的那样，多少炉筒子掉在我头上！可是，若是这个女人真的因为你本人而爱你，那么，她从哪儿来，还会回哪儿去。一个外省女人，能在巴黎呆长吗？她要叫你的自尊心处处受伤。一个外省女人什么样，你难道忘了吗？而且她那幸福也要和不幸一样叫人烦闷，巴黎女人极尽发明创造妩媚之能事，她则要发挥更大的才能去避免有风度。卢斯托，你听着：爱情使你忘记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这我可以想象。可我是你的朋友，我眼睛上没有蒙上神话的黑布……好啦，琢磨琢磨你的处境吧！你在文学界混了十五年，你已经不年轻，你已经踩着你的靴筒走，因为你已经走过许多路！……是的，我的老兄，你这么干简直和巴黎的淘气孩子一样，他们为了遮掩自己袜子上的洞，把袜子掉个个儿，你则把腿肚子搁到鞋跟上！……总而言之，你这玩笑已经过时。你那句话比秘方还要人人皆知……”

“我要象摄政王对杜布瓦红衣大主教那样对你说：踢我这么多脚，可以了！②”卢斯托低声喊起来。

① 艾蒂安·阿尔纳勒，著名的滑稽演员。

② 这是关于摄政王首相与这个奇怪的红衣大主教之轶事之一：一日摄政王化装成杜布瓦的仆人与杜布瓦一起去寻花问柳。杜布瓦利用这种关系，挥起手杖打了摄政王一棍。

“噢，上了岁数的年轻人，”毕西沃回答道，“你在伤处感到了手术师的钳子，你精疲力尽了，是不是？那么，在你火热的青春时期，为贫穷所迫，你挣到了什么？你不是拿头等稿酬的，你自己连一千法郎也没有。你的处境用数字表示就是这样。你现在精力已不如从前，你能靠你的笔支持一个家庭，而你的妻子，如果她当正经人，就连一个轻浮女人的那点钱也没有，从男人保存金钱的僻静地方，连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都取不出来！你这是陷入极其悲惨的境遇了……这还只是金钱一面。咱们再看看政治方面好么？咱们处在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时代。这个时代，声誉，品德，精神，才能，知识，总而言之，天才就在于能付清债款，不欠任何人一文钱，小生意兴隆。你得规规矩矩，衣着象样，娶妻荫子，付清房租和捐税，站岗放哨，和你同一连队里的所有杠枪大兵一个样，这样你才能向往一切，当上大臣。即使你不是蒙摩朗西式的人物，你也有可能当上大臣！你要满足所有的条件才能当一个政治家，为谋到这个差使，你可以干出任何肮脏勾当，甚至装傻，你本来就很象。而且，为一个把你逼到这个地步的女人，你体验那不朽的爱情三年五载之后，你的智慧和体力都要消耗净尽的！你现在要弃神圣的家庭于不顾，弃伦巴第街于不顾，弃政治前程于不顾，弃三万法郎年收入于不顾，弃受人敬重于不顾……一个再不抱任何幻想的男人，就应该这样葬送自己么？你若是和一个叫你神魂颠倒的女戏子一起生活，还说得过去，这叫私人问题。可是和一个有夫之妇一起生活？……这转眼间就是灾祸！这等于吃干坏事的苦果，可一点好滋味沾不着……”

“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了吧，一句话归总，我爱德·拉博德赖太太，我宁愿抛弃世界上一切财产，一切地位也要她……我过去可以叫雄心牵着鼻子走……可是这一切都比不上作父亲的福气。”

“啊，你着迷要当爸爸啦？可是，你这个倒霉蛋，只有我们的合法妻室的子女，我们才算是他们的父亲！一个孩子，不姓我们的姓，算什么？这当然是一部小说的最后一章了！你的孩子，哼，人家要把他从你这里抢走！这个题目，十年来，在二十出笑剧里我们都见过了！……我亲爱的老弟，社会这玩意儿，早晚要压在我们头上。你还想再读一遍《阿道尔夫》么？啊，我的上帝！我看透了，等你们相互尝够了滋味时，我看你要倒霉，伤心，不受人尊重，受穷，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叫经理给作弄了一样挣扎！你那经理，就叫幸福！”

“什么也不要再说了，毕西沃。”

“可我还刚开头呢！你听着，我的老兄。人们对婚姻大肆攻击已经有些时候了。婚姻给无立锥之地的美男子提供了两个月之内便发大财的一种手段，这是继承遗产的唯一方式。除了这一利之外，其余的什么弊端还顶不住！所以，一桩给他带来三万利勿尔年收入的婚姻，哪个小伙子若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错过了，早晚都得后悔……”

“你根本就不想理解我！”卢斯托扯着怒气冲天的嗓门大叫道，“滚蛋……她在家……”

“对不起，为什么你不早点对我说呢……你已经是成人了……她也是，”他压低了嗓门说，但那嗓门还是相当大，为的是

叫迪娜听见。“她也会叫人因为她的幸福而后悔的……”

“就算这是发疯吧，我也想这么干……再见！”

“这人算铁了心了！”毕西沃大叫道。

“这些自认为有权教训你的朋友，让他们见鬼去吧！”卢斯托打开房门说道。一进屋他看见德·拉博德赖夫人坐在扶手椅里，正用一块绣花手帕擦眼睛。

“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她说道，“噢！天哪！为什么呢？……艾蒂安，我并不象你想的那样土气……你们这是在耍弄我。”

“亲爱的天使，”卢斯托回答道，他把迪娜搂在怀里，从扶手椅里拉出来，把半死的她拖到客厅里，“我们两人把前程对换了，以牺牲对牺牲。我在桑塞尔谈恋爱的时候，人家在这儿给我定了亲；可我一直顶着……看，我真倒霉。”

“啊！我走了！”迪娜象疯子一样身子一挺大叫道。她向门边迈出两步。

“你留下吧，我的迪迪娜，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这笔财产就那么值当么？难道我非得娶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大个子棕发女人，公证人的女儿么？难道我非得背上一个在虔诚信教方面比皮耶德斐太太还厉害的丈母娘么！……”

帕梅拉冲进客厅，附耳对卢斯托说道：“匈兹太太来了！……”

卢斯托站起身来，留下迪娜坐在长沙发上，走了出去。

“全完了，小宝贝，”那浪荡女人对他说道，“卡陶不愿意为

了个女婿跟老婆闹翻。那虔婆子大闹了一场……sterling！①最后，当了两年第二首席帮办、现在是首席帮办的那个人连女儿连事务所一起要了。”

“这个熊包！”卢斯托大叫道，“怎么？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就下了决心了！”

“天哪，这太简单了！这个鬼家伙手里掌握着那头一个首席帮办之死的秘密，从老板跟她老婆吵架时漏出的几句话里，悟出了老板的处境之艰难。公证人指望你的声誉和你心地高尚，因为双方已全部谈妥。这个帮办，品行很端正，装模作样上教堂望弥撒！一个小小的伪君子，嘿！正合公证人老婆的口味。卡陶和你，你们今后还是朋友。他就要当一个大金融公司的经理了，他准能给你帮忙。啊！你这回可如梦初醒了！”

“我损失了一笔财产，一个老婆，还有……”

“一个情妇！”甸兹太太微微一笑说道，“因为你现在比结婚还厉害，你会招人讨厌，想回家，你无论在衣着上还是举止上，都不会再有一点点脱线的地方。再说，我那阿蒂尔干得不错，我要忠实于他，和玛拉迦一刀两断。你让我从门缝里瞧瞧她么？……”那轻浮女人问道，“沙漠里没有比这更美的动物了！”她大喊大叫，“这回你可叫人家给敲了！挺高贵，挺干瘪，哭哭啼啼的，就缺杜德莱女士那块包头巾了。”

说完那轻浮女人便溜走了。

“还有什么节目？……”丝绸长裙的窸窣声和女人说话的赋喳声还在德·拉博德赖夫人的耳边回响，她问道。

① 英文：真正的。

“还有就是，我的天使，”卢斯托高声说道，“我们已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了……我写那封退婚信，你是看见的。刚才给我捎来了口信，对那信作了答复……”

“你辞的就是那门亲事么？”

“正是啊！”

“啊！我不仅是你的妻子，我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你，我愿意当你的奴仆！……”上当受骗的可怜女子说道，“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更爱你了！……我在你的生活中将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你整个的生命，是吗？……”

“对，我的美人儿，我心地高尚的迪迪娜……”

“你对我发誓，”她接着说，“只有死亡才会将我们分开！……”

卢斯托想用最诱人的温情装点自己的誓言。原因如下：他在住所门口接受了那轻浮女人告别的亲吻以后，往客厅门口走去，客厅里卧着被这接踵而至的冲击弄得晕头转向的缪斯。就在这时，卢斯托忆起了小矮个拉博德赖不景气的身体，想起了他的财产，想起了毕安训谈起迪娜时说过的那句话：“她会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心中暗想道：“作为女人，我爱德·拉博德赖夫人胜过爱费利西一百倍！”所以他立即打定了主意。他决定尽善尽美地去假装钟情。他那卑鄙的算盘和假装的激情造成了很糟糕的效果。德·拉博德赖夫人从桑塞尔赴巴黎途中确实考虑过自己住一套房子，离卢斯托很近。可是这位情郎刚才放弃了美好的前程向她作出的爱情表示，特别是这一不合法婚姻初婚时那么完美的幸福，使她无法开口谈

到分居。新婚燕尔应该如节日一般，事实也确是如此。这时候向“自己的天使”提出那样的建议，岂不要掀起一场可怕的风波！从卢斯托那面来说，他想把迪娜捏在自己的掌心里，于是用各种欢娱，将她保持在持续不断的沉醉之中。这两个人都很聪明，可是这些事情却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泥潭，那就是不用理智思考的同居。可叹巴黎文坛上已有那么多先例了。

德·拉博德赖夫人在卢斯托面前冷嘲热讽加以描绘的外省恋爱步骤就这样原封不动地一步步完成了。而无论是她，还是他，都不记得那件事了。激情天生就是又聋又哑的。

对德·拉博德赖夫人来说，这一年冬季在巴黎和她十月份在桑塞尔完全一样。艾蒂安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对巴黎的生活入门，将这次二度蜜月又穿插上不少观剧节目。只有楼下包厢迪娜才肯去。刚开始时，德·拉博德赖夫人还保留着外省那种假正经的某些残余，怕叫人看见，将自己的幸福遮掩起来。她常说：“德·克拉尼先生、格拉维埃先生会尾随我而来，这种事他们是干得出来的！”她人在巴黎，却害怕桑塞尔。卢斯托的虚荣心极强，他对迪娜进行教育，带她到最有名的裁缝铺子里去，将当时最时髦的青年女子指给她看，建议她模仿她们的打扮。德·拉博德赖夫人外表上的外省味道很快就变样了。卢斯托的朋友碰到他的时候，也都祝贺他赢得了这么一个美人的心。这一季节里，卢斯托文学创作很少，虽然心高气傲的迪娜恨不得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用在自己的打扮上，而且以为一点也没给她的心肝宝贝增加什么开支，卢斯托还

是欠了很多债。过了三个月，迪娜已经适应，对意大利剧院的音乐已经如醉如痴，对各个剧院的节目、演员、报纸以及时髦的笑话，都已了如指掌。她对这种持续不断的激动人心的生活，对这种转瞬即逝的急流，已经完全习惯。对于巴黎叫外来人不断吃惊的那些事，她也不再象表现惊异的塑像那样探颈翘首了。这个充满智慧、繁华、丰富的世界，有才气的人如鱼得水、再也无法离开的地方，她善于呼吸这里的空气了。卢斯托收到各种报纸。一天早晨她看报时，报上两行文字使她忆起了桑塞尔和自己的过去。这两行文字是这样的：

"桑塞尔法院检察官德·克拉尼男爵先生被任命为巴黎最高法院代理总检察长。"

这与她自然不无关系。

"这位品行端正的法官，他多么爱你！"记者微笑着说。

"可怜的人！"她回答道，"我怎么对你说来着？他这是追我来了。"

此刻，艾蒂安与迪娜正处于爱情最光辉灿烂、最完美无缺的阶段，也就是两人已经完全相互习惯，但是爱情又仍然保持着新鲜味道的阶段。相互了解，但是还没有相互理解。没有从同样的灵魂深处反复经过，还没有象后来那样相互研究得十分透彻，知道对方对最重要的事和最不重要的事会怎么想，怎么说，作出什么手势。还沉浸在狂喜之中，还没有发生过冲突、意见分歧，还没有过漫不经心的目光。无论对什么事，两个人的心灵总是往一处想。所以迪娜经常对卢斯托说那些不可思议的话，伴随着这些话的那种表情、眼神，所有的女人见

了肯定觉得更加不可思议。

“等你不再爱我的时候，就把我杀死吧！”

“你若是不再爱我了，我想我会把你杀死，然后自杀。”

听到这些令人心醉的耸人听闻的话，卢斯托总是回答迪娜说：“我求上帝保佑的，就是希望见你对我忠贞不移。将来一定是你抛弃我！……”

“我对你的爱是绝对的……”

“绝对的，”卢斯托重复了一句，“当真吗？我给光棍聚会拖了去，我又和从前的一个情妇见了面，她讥笑我。我虚荣心发作，摆出完全自由的男子汉的样子，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你还爱我吗？”

“一个女人只有在人家爱她胜过爱另一个的时候，才能肯定人家是真爱她的。如果你还回到我身边，如果……噢！你会使我体会到，原谅自己心爱的人的过失是怎样的幸福……”

“这么说，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爱了！”卢斯托叫了起来。

“你终于发现这一点了！”她答道。

卢斯托提议写一封信，信中双方各自说明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不得不自杀。手里有了这封信，双方都可以杀死不忠的一方而不冒什么风险。虽然交换过这样的话语，但是双方谁也没写这样的信。记者虽然眼前感到很幸福，但他打算一旦厌倦了就背弃迪娜，而且愿意为这种欺骗而牺牲一切。对他来说，德·拉博德赖夫人就是一笔财富。但是他也戴上了桎梏。德·拉博德赖夫人这样成婚，使人既见到了她思想高

尚，又使人看到了自尊产生的巨大力量。在这种完全的亲密相处之中，每个人都放下了自己的面具，这位少妇仍保留着她的娇羞，表现出她那大胆的诚实和有雄心壮志的人那种独特的力量，这正是她性格的基础。所以卢斯托不得不对她肃然起敬。迪娜虽然成了巴黎女人，但她比最俏丽的轻浮女人仍高一筹：她可以很逗乐，说出玛拉迦说的那种话来。但是她所受的教育，她的思考习惯，她读过的大量作品，都使她的诙谐风趣大大扩展。而匈兹和佛洛丽纳之流充其量不过是在很有限的一块地盘上玩弄一下她们的风趣而已。

“迪娜是尼侬和斯塔尔夫人的料，”①艾蒂安常对毕西沃这样说。

“一个女人既是一个藏书室，又是后宫妻妾，是很危险的，”毕西沃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道。

德·拉博德赖夫人一旦身孕在形体上显现出来，就决定再也不迈出住所一步。不过在闭门索居、只到乡下散步之前，她打算参加拿当一部正剧的首场演出。这种文艺界的庄重场合，倒给两千人找了事干。这些人自认为巴黎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了。迪娜从来未见过首场式，自然感到很好奇。此外，她对卢斯托已钟爱到以他的过失为荣的程度，她竭尽全力与上流社会抗争，她打算目不转睛地盯住他。那天，她的一身打扮十分迷人，与她那身体不适的样子、面庞的病态美十分相谐。她那惨白的面色赋予她一种高贵的神态，一缕一

① 尼侬（1620—1705），本名安娜·德·朗克洛，法国名媛，以美貌和富于才智著称，和斯塔尔夫人（1766—1817）一样，都是法国著名的女才子。

缕的黑发使她显得更加苍白。她的灰眼睛炯炯有神，镶上了黑眼圈，似乎更美。但是一场更可怕的痛苦在等待着她。这种巧事也常有：在前排给记者的包厢，正在安娜·格罗斯泰特租的包厢旁边。这两位挚友谁也不跟谁打招呼，甚至不想相认。第一幕演完，卢斯托离开了包厢，剩下迪娜一个人。所有的望远镜都瞄准了她，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德·封丹纳男爵夫人和与她一起前来的玛丽·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却接待了几位上流社会最出色的人物。迪娜不会泰然自若地拿望远镜瞄别的包厢，她一个人孤单单呆在那里，更如受罪一般。她极力摆出高贵而沉思的姿态，让自己眼睛望着天，却无济于事。她感到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她这一点上。她掩盖不住自己的忧心忡忡，显得有些土气。她把手帕摊开，越是不想作什么动作，越是肌肉紧张地作出那种动作来。最后，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幕间休息时，一个男人叫人打开了迪娜包厢的门！德·克拉尼先生出现了，毕恭毕敬，但神情忧伤。

“您的荣升使我很感愉快，能看见您，向您表示这种愉快，我很高兴。”

“咦！夫人，我是为谁到巴黎来的呢？……”

“您说什么？”她说，“难道我与您这项任命有什么关系么？”

“完全是这个关系。自您不住在桑塞尔以后，我就忍受不了桑塞尔啦，我简直活不成了……”

“这种诚挚的友谊对我很有益，”她说，一面向代理检察长伸过手去，“我现在的处境使我珍爱真正的朋友，现在我知道

他们的价值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失去您的敬重。可是您来看我，就是对我表示敬重，这比您十年的爱慕更叫我感动。"

"您成了整个大厅好奇的对象，"代理总检察长接着说道，"啊！亲爱的，难道您的角色应该是这个么？难道您不能既幸福又保持体面么？……我刚才听人说您是艾蒂安·卢斯托先生的情妇，你们跟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这样您就与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您现在蔑视社会对您的敬重。可是，即使您有一天正式与您的情人结婚，您也是需要这种敬重的……您难道不应该呆在家里，和您母亲呆在一起吗？她很爱您，足以将您置于她的保护之下。那样做，至少大面上过得去……"

"我不该到这里来，"她回答道，"如此而已。上流社会赋予那些善于将自己的幸福与社会习俗调合起来的妇女的一切好处，我已经无可挽回地弃之不顾了。我作出了完全的自我牺牲，我本来想把自己周围的树全部伐倒，以便将我的爱情变成一片荒漠，充满上帝，他，和我……我们相互都作了极大的牺牲，所以不能不结合在一起。您可以说，是由耻辱结合在一起的，但确是不可分解地结合在一起……我很幸福，太幸福了，我现在可以把您当作朋友而自由自在地爱您，比过去给您更大的信任。因为现在，我需要一个朋友！……"

法官确实伟大甚至崇高。对于迪娜这一心灵震颤的表白，他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回答道："我想去看看您，以便知道他是不是爱您……这样我就会放心，不再为您的前程担惊受怕……您的男友，他会理解您作出的牺牲是多么伟大么？在他的爱里，有感激之情么？……"

“到殉道者街来吧！来了您就会看见了！”

“好的，我去！”他说，“我已经从门前走过，但是没敢求见。您还不了解文艺界，”他接着说道，“当然，文学界也有光荣的例外。但是这些文人身上有许多坏毛病，其中有一样我将它放在第一位，那就是什么都要张扬出去！一个女人失足了，是与一个……”

“法官，”男爵夫人微笑着说。

“不错，断绝关系之后，有一些经济来源，外界一点也不知道。可是，若是跟一个多少有些名气的人，公众就什么都知道了。对啦！您看……在您眼前就有榜样！跟您背靠背的是玛丽·德·旺德奈斯公爵夫人，她跟一个比卢斯托还有名的人，拿当，差点为他干出最荒唐的事来。可是现在他们分手了，如同路人一般……公爵夫人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上，后来不知怎地又得救了，她既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可是，由于那人是个名人，整整一个冬季人们都在议论她。若是没有大笔的财产、她丈夫的伟大姓氏和地位，若没有她丈夫这位国家要人行事的巧妙，——人家都说他对待自己的妻子表现特别好——那她早就完了：任何一个别的女人处在她的地位上，都不可能象她现在这样仍然保全名誉……”

“您离开桑塞尔时，那里情况怎样？”德·拉博德赖夫人想换个话题，于是问道。

“德·拉博德赖先生对人说，您因晚孕要求在巴黎生产，是他要求您到巴黎去，以便得到医界泰斗们的照料，”法官猜出了迪娜想知道什么，便这样回答，“所以，虽然您走后引起一

阵喧嚣，但是直到今晚为止，您还处于合法地位。”

“啊！”她大叫起来，“德·拉博德赖先生还抱着希望么？”

“夫人，您的丈夫一向如此：他算计过了。”

法官见记者进来，便离开了包厢。他彬彬有礼地与记者打招呼。

“您比演的戏还成功，”艾蒂安对迪娜说。

这瞬间的成功给这个女人带来了她在外省期间从不曾有过的快乐。但是，她走出剧院时，却沉思着。

“迪迪娜，你怎么啦？”卢斯托问道。

“我在思忖，一个女人怎样能够征服上层社会？”

“有两种方式：作一个斯塔尔夫人，或者拥有二十万法郎的年收入！”

“社会用虚荣心牵着我们，”她说，“用想出风头的欲望牵着我们……算了！以后我们要达观一些！”

德·拉博德赖夫人自从抵达巴黎后，便生活在具有骗人假象的富裕之中。这一晚是这种富裕的最后一束闪电。三天以后，卢斯托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吸着雪茄烟，绕着草地徘徊。她在卢斯托的眉宇间瞥见了阴云。小拉博德赖的生活习惯使她早已养成了从来不欠人家一文钱的习惯，她这样做才快乐。她得知他们夫妻已经没有钱付两季的房租，现在又是“预订”交定钱的前夕！巴黎生活的这种现实如芒刺一般刺进迪娜的心房。她悔恨自己将卢斯托拖进了爱情的挥霍之中。从享乐转为劳动是很难的，不幸使诗情如闪光的水柱一般喷射出来，而幸福则吞噬了更多的诗情。迪娜从前见艾蒂安慵

懒，午饭后抽着雪茄，满面红光，象蜥蜴晒太阳那样躺在那里，心中感到十分幸福，她从来没有勇气充当一家杂志的传达。她想出个办法，就是通过帕梅拉的父亲米孜作中间人，将她为数不多的珠宝首饰抵押出去。以此作押，我的姑妈①——她也开始用当地的词说话了——会借给她九百法郎。她将三百法郎留作宝宝做新衣以及自己生产的费用，高高兴兴地把需要的钱如数交给了卢斯托。他正在那里一垅一垅地耕耘——也就是说，一行一行地在为一家杂志写一部中篇。

"我的小猫咪，"她对他说，"把你的中篇写完。不要为生活窘迫而牺牲任何东西，把文笔润色好，使主题深化。我装成贵妇人模样已经太过分了，我现在要当一个市民女人，去主持家务。"

四个月来，艾蒂安经常带迪娜到"里什咖啡馆"②，在特给他们留出的一个单间里用晚餐。这个外省女人，当她得知艾蒂安最近半个月就欠那家馆子五百法郎的时候，真是吓坏了。

"怎么？我们喝的酒六个法郎一瓶！一条诺曼底箬鳎鱼索价一百苏！……一个小面包二十个苏！……"记者将账单递给她，她看着账单大叫起来。

"可是，让一个饭馆老板敲竹杠，还是叫一个女厨子敲你，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差别是不大的，"卢斯托说道。

"从今以后，还是花你晚餐这样的价钱，你会生活得象王

① "我的姑妈"，指"当铺"。

② 里什咖啡馆是当时巴黎很有名的一家饭馆。

公贵族一样。"

德·拉博德赖夫人向房东要了一间厨房，两间仆人住的屋子。然后给她母亲写了一封短信，向她要些餐巾之类，并向她借一千法郎。她母亲给她派来一个正直而又虔诚的女厨子，交给她两箱餐巾之类用品，银器以及两千法郎。她和德·克拉尼先生在剧场相见后十天，德·克拉尼先生下午四点法院下班后来看德·拉博德赖夫人，见她正在绣一顶小睡帽。可怜的法官从重罪法庭出来，看见这个昔日那么高傲，那么有雄心壮志，才气那么高，在昂济城堡那么安闲地踱着碎步的女人，如今竟然做起家务，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缝制衣物，委实感到心酸。看到他往日亲吻的纺锤样的手指，有一个已被针扎破，他明白德·拉博德赖夫人干这活并不纯粹是出于母爱而自娱。在他们首次见面过程中，法官已看到了迪娜的心灵深处。一个钟情男子的这种洞察力是超出常人的。他猜透迪迪娜想当记者的保护神，让他走上光明大道；她认为物质生活中的窘境来自精神生活的紊乱。这两个人之中，一方是那么真挚的爱情，另一方是装得那么象的爱情。这样的爱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四个月以来，两人之间不止一次交流过心腹之言。虽然艾蒂安仔细遮掩，已不只一句话使迪娜对这个小伙子的过去心如明镜。他的才能是那样受到贫困的抑制，受到坏榜样的腐蚀、毒化，受到他没有勇气克服的一些困难的阻碍。"他将在舒适的日子之中成长起来，"她心中暗想。于是她想通过节约、通过在外省出生的人那么熟悉的井井有条给他幸福，给他一种家庭生活安定的感觉。由于心灵向更高境界的飞跃，迪

娜就象她成为诗人那样，又成了家中的女佣。

“他的幸福将是对我的宽恕。”

法官从德·拉博德赖夫人嘴里逼出的这句话，给当前的这种状况作了说明。艾蒂安对她首演那天的出风头大肆张扬，足以使法官看透记者的意图。对艾蒂安而言——用英国人的说法——德·拉博德赖夫人是他帽子上一根相当漂亮的羽毛。他不是体味神秘而又不愿见人的爱的美，不是向整个大地遮掩如此巨大的幸福，而是用以自己的爱情使他增光的第一个名门淑女来装扮自己，以领略暴发户那种快乐。德·拉博德赖夫人处在这种地位，任何男人都会对她关心备至的，加之卢斯托善于运用天生举止令人愉快的男人所特有的那种讨好，奉承，使这种照顾显得格外讨人喜欢，连法官一开始时也有一段时间受到蒙蔽。确实，有的男人天生有些猴性，他们模仿情感中最美好的事物显得那么自然，犹如演员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个桑塞尔人的天性，又在迄今为止他一直生活其中的舞台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四月至七月间，也就是迪娜应该分娩的时候，她悟出了卢斯托为什么未能战胜贫困的原因：他很懒惰，且缺乏毅力。当然，大脑只服从自己特有的规律，它既不承认生活之所需，也不承认声名之所求；并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要咽气，或要偿还不光彩的债务，或为了养活子女，就生产出美好的作品来。但是没有巨大毅力的伟大天才是不存在的。这两种孪生的力量对于建造荣誉的大厦来说必不可少。杰出人物将他们的大脑保持在进行生产的状态中，正象往昔一个勇士总是准备好武器

一般。他们降服懒惰，拒绝刺激性的享乐，或者只在他们思维能力容许的范围内向享乐让步。对斯克里布、罗西尼、瓦尔特·司各特、居维埃、伏尔泰、牛顿、布丰①、贝尔②、博叙埃、莱布尼茨③、洛普·德·维加④、卡尔德隆⑤、薄伽丘、阿雷蒂诺⑥、亚里斯多德，一言以蔽之，所有使他们的时代得到欢娱，领导或指引了他们的时代的人，都可以这样解释。比起才气来，毅力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更值得骄傲得多的资本。如果说才能的萌芽置于受过教育的先天之中的话，那么毅力则是每时每刻对本性，对被降服、压抑的兴趣，对于被战胜的异想天开和障碍，对于英勇战胜了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的胜利。吸雪茄烟过度也把卢斯托维持在懒惰之中。虽然烟草能使痛苦得到麻醉，它也必然使精力麻木。在这个那么喜欢享乐的单身汉身上，雪茄烟在体力上予以扑灭的东西，批评界又从精神上加以摧毁。

批评界对批评家来说是很有害的，正如"赞成"和"反对"对于律师来说是很有害的一样。干上这一行，思想扭曲了，智慧失去了其直觉的清醒。惟有偏见才有作家。所以，正象在绘画中人们承认有艺术也有画匠一样，应该将两种批评区别开来。象大部分当今的专栏作家那样批评，就是以一种或多

①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散文家。

② 皮埃尔·贝尔(1647—1706)，法国作家。

③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数学家，哲学家。

④ 洛普·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⑤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⑥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讽刺作家。

或少狡猾的形式，原封不动地表达一些判断，就象一位律师在高等法院为矛盾百出的案子辩护一样。在他们分析的作品中，胡编乱造的人，总会找到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这一行就是这样，适合于懒惰的头脑，适合于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或者是虽然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却没有勇气去充分发挥的人。在他们的笔下，所有的剧本，所有的书籍都变成了不值得他们的想象花费一点点气力的题目，他们对这些剧本或书籍所写的书评，完全是信笔写来，或是嘲讽，或是严肃。至于评语，不论是什么样的评语，以法国人那种十分愿意接受"是"或"否"的头脑来说，总是找得出道理的。这些"bravi"①是那样从不扪心自问，对他们的看法是那样满不在乎，以至于对他们在剧场包厢里大肆吹捧的作品，写到文章里时却贬得一文不值。人们看见有的评论家出于需要从这家报纸转到那家报纸，不费吹灰之力地说，新的专栏的观点应该与原来那个专栏的观点完全相反。更有甚者，德·拉博德赖夫人看到卢斯托就同一事件写两篇文章，一篇是正统派②观点，而另一篇是王朝派观点，不禁哑然失笑。她对卢斯托的名言："我们是舆论的代言人！……"真是赞赏不已！另一种批评则完全是一种科学，它要求对作品完全理解，对一个时代的各种倾向有清醒的看法，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取一定的体系，一种信念，也就是说一种裁判惯例，一种前后一致，一种一定之规。这样的批评家于是成了思想的法官，其时代的检察官，他履行的是圣职，而上面

---

① 意大利文：雇佣军。

② 正统派指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说的那种批评家则是只要还有腿就在那儿耍把戏谋生的杂技演员。克洛德·维尼翁和卢斯托之间的距离，正是手艺与艺术之间的距离。

迪娜的思想很快去掉了铁锈，她的智慧所及甚远，所以她很快便从文学上对她的偶像作出了评价。她看见卢斯托在最失尊严的要求下最后一分钟在那里紧赶，正象画家谈到一幅缺乏"风格"的作品那样，对付出去；但是她仍然给他找理由，心想："他是个诗人嘛！"因为她需要证明自己眼力没错。她猜透了许多人文学生涯的秘密时，她也揣测出卢斯托的笔永远也不会成为收入的来源。于是爱情使她进行了一些活动，如果是为她自己，她是绝不会自轻自贱去干这种事的。她通过母亲与她丈夫进行谈判，想得到一笔赡养费，但是这事背着卢斯托。照她的想法，应该照顾卢斯托的自尊心。七月底到来前几天，她收到母亲一封信，向她转告了小矮个拉博德赖的最后答复："德·拉博德赖夫人在自己的昂济城堡中可以过上世界上最舒适的生活，她在巴黎不需要什么赡养费：叫她快来吧！"她气得把信揉成一团。卢斯托将信拾起，看了那封信。

"我要给咱们报仇！"他对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那阴森可怕的口气是当人们触动女人厌恶的事情时，最讨她们喜欢的口气。

过了五天，毕安训和著名的接产大夫杜里欧已在卢斯托家里安顿下来。自从得到小个子拉博德赖的答复以后，卢斯托大肆炫耀他的幸福，对迪娜的分娩大肆铺张。德·克拉尼先生和匆忙赶到的皮耶德斐太太，是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教父

和教母，因为有预见的法官担心卢斯托会犯下大错。德·拉博德赖夫人生了一个男孩，真要叫盼望生个继承王位的王子的那些王后们羡煞。毕安训在德·克拉尼先生的陪同下到区政府给这个孩子作为德·拉博德赖先生和夫人的儿子注了册，没叫艾蒂安知道。艾蒂安那边则跑到一家印刷厂去，叫人给他排印这样一张帖子：

德·拉博德赖男爵夫人顺利生产一男婴。

艾蒂安·卢斯托先生愉快地向您报告这一消息。

母子均平安。

待到德·克拉尼先生前来打听产妇的消息，看到卢斯托打算向其发这张莫名其妙的帖子的桑塞尔人的名单时，卢斯托头一批六十张帖子已经寄出去了。这六十个即将收到帖子的巴黎人的名字列在桑塞尔人前头。代理总检察长一把抓住名单和剩下的帖子，首先送给皮耶德斐夫人看，叫她绝不容许卢斯托再开这种卑劣的玩笑，然后跳上一辆马车走了。忠心耿耿的法官在同一家印刷厂定制了另一张帖子。这张帖子是这样写的：

德·拉博德赖男爵夫人顺利生产一男婴。

德·拉博德赖男爵愉快地向您报告这一消息。

母子均平安。

德·克拉尼先生叫人把第一张帖子的校样，排的版，总而言之一切能证明那张帖子存在的东西全部毁掉，然后为截住那些已发出的帖子而奔波起来。他在门房那里换下来不少，又叫人还回三十来张。最后，奔跑三天之后，只剩下一份帖子

没追回，就是寄给拿当的一份。代理总检察长到这位名人家里去了五次，未能遇到他。德·克拉尼先生要求与拿当见面。待他受到接待的时候，通知帖子的故事已传遍巴黎。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最巧妙的中伤，所有的名人，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名人都逃不掉。有人则肯定说见到了帖子，后来还给了拉博德赖家的一位朋友。许多人对记者先生们的无德大肆谴责，以致这现存的最后一张帖子几乎成了珍品。拿当现在与佛洛丽纳同居。佛洛丽纳曾经将那帖子给拿当看过，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信封上面贴着邮票，还有艾蒂安手写的地址。所以，代理总检察长一提到这帖子的事，拿当便笑了起来。

"怎么？要把这昏头昏脑、幼稚可笑的巨著还给您？"他大叫起来。"这真迹可是竞技者在竞技场上不可缺少的一种武器！这帖子证明卢斯托无情无义，情趣低下，没有个人尊严，证明他既不了解上层社会，也不了解公众的道德观念，证明他再也不知道该去侮辱谁的时候，便去侮辱自己……只有从桑塞尔前来当诗人的市民的儿子，而且碰上哪家杂志就给哪家杂志当'雇佣军'的人，才会寄出这样的通知帖子！先生，您同意不同意？依我说，这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档案馆内不可少的一件藏品……今天卢斯托向我献殷勤，明天他也会要我的脑袋……啊！请您原谅我开这个玩笑，我没想到您是代理总检察长。我过去心中曾对一位高贵的太太怀着热爱，她也和德·拉博德赖夫人一样出类拔萃，正象先生您的高尚行为亦超出卢斯托的恶作剧一样。但是我一直到死也不会说出她的名字……她对我热情倍加、千娇百媚几个月，花掉了我十万法

郎，牺牲了我的前途。但我并不认为付出的代价太高！……而且我从来不曾抱怨过！……她们将她们爱情的秘密透露出去，这是她们给爱情的最后供品。可是我们……只有卢斯托才会干出这种事来！不行，您给我一千埃居，我也不会交出这张纸。”

“先生，”法官费尽口舌与他谈了半个小时，最后对他说，“为这件事我见了十五、六位文学家，您大概是唯一不理解荣誉感的人……这事与艾蒂安·卢斯托没有关系，而是牵涉到一位女子和一个孩子。对于别人给他们的财产、前程和声誉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俩都还一无所知。先生，有一天，为一位朋友，为一个您对他的声誉看得比自己的声誉还重的人，您会不会请求法院开恩，谁又知道呢？法院会记得您曾经那样冷酷无情……象您这样的人怎么能犹豫不决呢？”法官说道。

“我是想让您感觉到，我的牺牲代价有多大！”拿当考虑到了法官的地位，同意了这笔交易。他一面交出帖子，一面这样回答。

德·克拉尼先生补救了记者干的蠢事以后，又来当着皮耶德斐太太的面向记者发出警告。可是他发现卢斯托对这些活动特别气恼。

“我做的事，先生，”艾蒂安回答道，“乃有意所为。德·拉博德赖先生有六万法郎的年收入，可是拒绝给他的妻子一笔赡养费。我想叫他意识到，我是这个孩子的主人。”

“喂，先生，我早已料到您的用意，”法官回答道，“所以我才迫不及待地同意当小波利多尔的教父。现在他已作为德·

拉博德赖男爵和男爵夫人的儿子登记在户籍上。如果您有为父的心肠，知道这孩子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一份长子继承财产的继承人，您应该高兴！”

“可是，先生！难道他的母亲就该饿死么？”

“放心吧，先生，”法官辛辣地说道。他对卢斯托的感情早已看透，只缺乏证据，现在他已经叫卢斯托说出了心里话。“由我来跟德·拉博德赖先生进行这一谈判。”

德·克拉尼先生伤心地走了。迪娜，他的偶像，原来人家爱她是出于物质利害！等她睁开眼睛看明白，岂不是为时已晚么？“可怜的女人！”法官走时内心想道。让我们为他说句公道话吧！不为他说又为谁说呢？他太诚心诚意爱迪娜了！为这个女人的堕落，想不出什么某一天能够战胜的办法，他满怀怜悯，忠心耿耿；他在情网之中。

喂养婴儿要求的细心照顾，婴儿的啼叫，分娩初期母亲必须休息，皮耶德斐太太在这儿，所有这一切都妨碍文学创作，结果卢斯托搬到二楼为那个虔诚的老太婆租的三间房子里去了。记者现在不得不在没有迪娜陪伴的情况下去出席首场演出，而且大部分时间与她分离。他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愿望，要行使自己的自由。不止一次，他让人拉着胳膊，被拖去参加愉快的晚会。不止一次，他又到一个朋友的情妇家去，置身于波希米亚人的环境中。他又跟一个青春焕发、衣着华丽的女人见面。对这些女人来说，似乎节约就是否定了她们的青春和魅力。迪娜虽然从给孩子哺乳三个月起就显得美丽动人，但毕竟比不上那些如花似玉的女郎们。这些花儿虽

然很早就凋谢，但在她们还生活于阔绰之中时，那是很美的。尽管如此，家庭生活对艾蒂安仍有很大吸引力。三个月之内，母女二人在从桑塞尔来的厨娘和小帕梅拉的帮助下，使住房完全变了模样。记者在家，午饭晚饭有人侍候，而且有某种程度的豪华气派。迪娜，美丽而又衣着华丽，时时细心周到地迎合她亲爱的艾蒂安的口味。艾蒂安感到自己是一家之王。在家中，一切，甚至孩子，可以说都得从属于他的自私自利。在最细小的事情中都表现出迪娜的温存，逼得卢斯托无法不继续玩弄他那套假爱情的可爱把戏。然而从卢斯托卷入的外面的生活里，迪娜已预见到她的爱情和夫妻生活毁灭的一个根由。哺乳十个月以后，她给儿子断了奶，又叫母亲住到艾蒂安的房中去，重又恢复了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多情而又聪慧的女人稳固地结合在一起的那种亲密。

邦雅曼·贡斯当的小说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对爱莱诺尔被抛弃的解释之一，就是她和阿道尔夫之间缺少那种每日或者说每夜的亲密生活。一对情人各有自己的家，两人又都听从世俗的观念，他们顾全了面子。阿道尔夫经常离开爱莱诺尔，为驱走在外面时时向阿道尔夫袭来的放肆想法，爱莱诺尔不得不挖空心思对阿道尔夫温存倍加。在共同生活中不断交换目光和思想，给了女人以极好的武器，以致要将她们抛弃，男方非得提出重大理由不可。可是只要她们在爱，她们是永远也不会提供这样的理由的。所以，不论是对艾蒂安还是对迪娜，这都是一个全新的阶段。迪娜打算成为必不可少的人，这个男子的弱点给她提供了好机会，她打算将坚强的毅

力还给这个男子。她看到这样做是有保证的：她给他找了一些题目，给他列出提纲，必要时，整章整章地为他写出来。她用新鲜的血液使这个生命垂危的天才的血管又恢复了青春，她将自已想出来的主意和看法提供给他。最后，她写了两本受欢迎的书。不止一次，她拯救了艾蒂安的自尊心。他想到自己想不出东西来，已经伤心绝望。她念他写，或给他修改，或为他完成他的专栏文章。对这种合作严格保守秘密：皮耶德斐夫人一无所知。这种精神上的激励又从收入增加上得到了报偿，使这对夫妻一直到一八三八年年底都生活得很好。卢斯托习惯于迪娜替他干活，而他对她呢，用老百姓生动有力的语言来说，则是"用空话敷衍"。这种献身的支出成了高尚心灵十分依恋的珍宝，德·拉博德赖夫人越是给予，就越爱卢斯托。

很快就到了迪娜非放弃他不可的时候，但她怎么也舍不得。她第二次又怀孕了。这一年真难过呀！虽然德·拉博德赖夫人母女俩细心盘算，卢斯托还是欠了债。为在迪娜分娩期间用自己的劳动还清债务，他耗尽了精力。迪娜觉得他真有些英勇气概，因为她太了解他了！作出了这样的努力之后，他一看自己要养活两个女的，两个孩子，雇两个仆人，真是吓坏了。原来他一个人都难以糊口，当然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用一支笔养活全家。于是他又听天由命了。这个狠心的会打算盘的家伙在家里极力扮演爱情的滑稽戏，以便在外面有更大的自由。傲气的迪娜一个人支撑着这种生活的重担。"他是爱我的！"这种想法给了她超人的力量。她象这个时代那些最朝

气蓬勃的天才一样工作着，冒着失去自己的青春和健康的危险。她之于卢斯托，正如狄德罗那个精彩的真实故事中的德拉绍小姐之于加尔达讷一般。① 但她在自我牺牲的时候，犯下了极大的错误，那就是牺牲了自己的装束。她叫人将她的长裙染染再穿，只穿黑衣，不穿其他了。正如总是对卢斯托冷嘲热讽的玛拉迦所说："她浑身一股黑味。"到了一八三九年年底，艾蒂安经过一步步别人觉察不到的内心妥协，也仿效路易十五，开始将自己的钱与夫妻的钱分开来，正象路易十五将自己的秘密财宝与国王的金库分开一样。他在收入的钱数上欺骗迪娜。德·拉博德赖夫人发现这些卑鄙的行为时，因嫉妒而痛苦非常。她想同时兼顾社交生活和文学生活，陪伴着记者去参加所有的首场演出，无意中发现他有一些自尊心受伤的表情动作，因为迪娜身着黑衣影响到他，使他仪表黯淡无光，有时使他变得很粗暴。在家里，他扮演女人的角色，对家务事提出很苛刻的要求：他责备迪娜衣着不鲜艳，可同时又利用这种对一个情妇来说代价是多么高的牺牲，他完全象那种女人一样：为了拯救她自己的名声，命令你从阴沟里爬过来；等你从阴沟里钻出来，她又对你说："我真讨厌泥污！"于是迪娜不得不拾起所有聪明的女人驾驭意志薄弱的男人的缰绳，直到如今，她手里这根缰绳是很松的。但干这种事难免使她失去许多高尚的情操。她流露的这种怀疑往往给女子带来许多争吵，在争吵中开始失去对方的尊重，因为她们已从最初置

① 见狄德罗《这并不是故事》。但狄德罗原故事中男女主角的名字为德拉绍小姐和加尔代尔。

身的高度上降下来了。后来她作了一些让步，卢斯托于是得以接待他的几位朋友，拿当，毕西沃，勃龙代，斐诺等等，这些人的举止言谈有腐蚀作用，与他们接触会把人带坏。他们竭力说服德·拉博德赖夫人，说她的原则、反感都是外省假正经的残余。总而言之，向她鼓吹女性优越的准则。

不久，她的嫉妒授人以整她的把柄。一八四〇年狂欢节时，她也化了装，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有时也在有轻浮女人的地方吃夜宵，为的是跟随艾蒂安到他一切玩的地方去。狂欢的那天，更正确地说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化了装的迪娜从舞会回来睡觉。她本是去窥测卢斯托的，卢斯托以为她病了，利用狂欢日去找法妮·鲍普莱。结果有一个朋友给他报了信。记者的举动完全是要欺骗那个可怜的女人，那女人也巴不得受欺骗。迪娜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撞见了德·拉博德赖先生，是车夫将她指给他看的。小老头抓住妻子的手臂，冷冷地对她说："是您哪，夫人？……"

夫权在她面前这样出现。在夫权面前，她自觉如此渺小，偏偏又被人撞见自己扮成装卸工人模样。特别是德·拉博德赖先生那句话，几乎叫这可怜的女人心里冰凉。为了逃过艾蒂安的注意，迪迪娜故意化装成他不会去寻的形象。她利用自己的假面目，没有回答德·拉博德赖先生的话便逃掉了。回家脱掉衣服，上楼到她母亲房中去。德·拉博德赖先生正在那里等候她。虽然她已是正经打扮，在小老头面前，还是羞红了脸。

"您想把我怎么办吧，先生？"她说，"我们不是永远分居了

吗？……"

"事实上是，"德·拉博德赖先生回答道，"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不是……"

皮耶德斐太太一个劲儿给她女儿使眼色，迪娜终于发现了，也明白了。

"只有事关您的利害才会叫您到这儿来，"她挖苦地说道。

"是我们的利害，"小矮子冷冷地回答，"因为我们有子女……。您的舅舅西拉斯·皮耶德斐在纽约去世了。他在那边好几个国家呆过，财产几起几落，最后在纽约留下了大约七、八十万法郎，有人说一百二十万法郎，但那得把货物都卖出去……。我是一家之长，我行使您的权利。"

"啊！"迪娜高叫道，"一切法律事务方面的事情，我只信任德·克拉尼先生一人。他熟悉法律，您去和他商谈吧！他办的事一定没错！"

"我用不着德·克拉尼先生就可以把我的孩子从您身边带走……"德·拉博德赖先生说道。

"您的孩子！"迪娜大叫起来，"您一个铜子也没给他们寄过，那还叫您的孩子？您的孩子！……"

她下面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一阵狂笑。但是小矮子拉博德赖无动于衷，使这突发的大笑顿时结为冰霜。

"您母亲大人刚才把孩子领来给我看了。真可爱，我不愿意与他们分离，我要把他们带到咱家昂济城堡去，"德·拉博德赖先生说道，"这无非是为了免得叫他们看见自己的母亲也化起装来，象……"

“好了！够了！”德·拉博德赖夫人急切地说道，“您到这里来，对我有何求？……”

“一纸委托书，以便接受我们舅父西拉斯的遗产……”

迪娜拿起一支鹅毛笔，给德·克拉尼先生写了几个字，叫他丈夫晚上再来。五点钟的时候，已晋升为代理检察长的德·克拉尼先生前来，对德·拉博德赖夫人解释了她的处境。那小老头只是为贪财而来，德·克拉尼先生答应与小老头来个妥协而将一切事情办妥。德·拉博德赖先生非有他妻子的委托书才能为所欲为，于是以下列让步为代价购得这张委托书：文件写明，他首先应付给他妻子一笔膳宿费，只要她宜于住在巴黎，每年给一万法郎。但是，待孩子长到六岁时，要将孩子交给德·拉博德赖先生。最后，法官还要他同意了预付一年的膳宿费。小矮子拉博德赖彬彬有礼地来向他妻子和孩子告别，露面时身穿一件白色防水短外套。他步履那样矫健，与一八三六年时的拉博德赖仍相差无几，以致迪娜不敢对埋葬这个可怕的侏儒抱什么幻想。记者正在花园里抽雪茄，德·拉博德赖先生穿过庭院时，他看见了这只昆虫。对卢斯托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觉得很明显，小老头成心要粉碎他妻子对他死亡所抱的全部希望。这飞快呈现的一幕，大大改变了记者的秘密安排。抽第二支雪茄时，艾蒂安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他与德·拉博德赖男爵夫人一起生活，迄今为止，两人都花了不少钱。用一个商业用语来说，就是严格说来，双方账目相互抵销。卢斯托鉴于自己财产不多，赚钱又十分费力，思想上已经将自己看成是债主。毫无疑问，此时离开这个女子时

机良好。他演这出戏已经三年左右，但他始终是做戏，并未习惯成自然，对此他已感厌倦，又总要将自己的厌倦情绪掩盖起来。这个年轻人本是惯于毫不掩饰的，在家中却要强迫自己面带欠债者站在债主面前时的那种微笑。这种义务叫他一天比一天难受。直到如今，全凭事关未来的巨大利害给予他力量。可是当他看到小矮子拉博德赖那么矫健地动身前往美国，就象乘坐汽船上鲁昂一样时，他对这个未来再没有信心了。他从花园回到华丽的客厅，迪娜刚才就在这客厅里接待前来辞行的丈夫。

"艾蒂安，"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你知道刚才我的主子向我提出什么建议吗？如果我高兴在他出门期间住到昂济去，他已经吩咐了下人。他还希望我母亲提出的善意劝告，能叫我下定决心和孩子们一起回到那里去……"

"这个劝告极好，"卢斯托干巴巴地回答。他很了解迪娜，知道她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充满激情的回答，她的目光也在乞求着那样的回答。

这语气，这音调，这漠然的目光，对那个全靠自己的爱情过活的女子来说，打击是多么沉重！她默默无语，任凭两颗偌大的泪珠夺眶而出，沿双颊滚下。待她取出手帕拭去这两颗痛苦之珠时，卢斯托才发现。

"你怎么啦，迪迪娜？"她感情如此激动，触动了他的心，他说道。

"正在我为永远获得了我们的自由而庆幸的时候，"她说，"而这是——以我的财产为代价，同时又卖掉了自己的孩

子——这是一位母亲最珍贵的东西，换来的！……到他们六岁时，他就要把他们从我这里夺走！再要看见他们，就得回桑塞尔去！——那简直是酷刑！——啊！上帝！我干了什么坏事呢？”

卢斯托在迪娜面前跪下，亲吻着她的手，极尽温柔体贴之能事。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不配让你作出这些牺牲，亲爱的天使。从文学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到我再不能在报纸的低等版面作招徕读者的滑稽表演的那一天，报馆老板们就要将我弃置不顾，就象人们把破旧的拖鞋扔在街角一样。你想到这一点了吗？我们这些走钢丝的演员，我们是没有退休金的！若是国家走上这条慈善之路，要补贴的才子可太多了！我已经四十二岁，我已经变得象旱獭一样懒惰。我的爱只会给你造成惨重后果（说着他温存地吻了一下她的手），我感到了这一点。你知道，我二十二岁时就与佛洛丽纳同居过。但是，年轻时可以原谅的、甚至似乎还很漂亮、潇洒的事，到了四十岁就是很不光彩的事了。直到现在，我们共同分担了我们居家过日子的经济负担。最近这一年半，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对我忠心耿耿，你全身着黑出去，这并不给我增光……”迪娜作了一个漂亮的耸肩膀动作，那真胜过世界上各种话语……“是的，”艾蒂安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为了我的趣味而牺牲一切，牺牲你的美貌。可是我，在争斗中操碎了心，心中充满对自己前程不祥的预感，我不能用同等的爱来回报你甜蜜的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非常幸福，没有一点阴影……你说，我不愿意叫如此美好的诗篇来个很坏的结尾，难道我错了吗？……”

德·拉博德赖夫人是那样热爱着艾蒂安，艾蒂安表现出的这种与德·克拉尼先生相称的明智叫她满心欢喜。于是她拭干泪水。

“这么说，他是因我的为人而爱我的！”她眼中含笑定睛望着他，心中想道。

经过四年的同居生活，这个女子的爱情最后已经将当代社会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批评精神所发现的一切细微之处都汇集起来。当代最杰出的一个人，最近去世了，他到现在仍使文学界深感悲痛，这人便是贝尔（斯丹达尔）。贝尔是将这些细微之处的特点最早揭示出来的人。卢斯托使迪娜产生一种极强烈的精神上的震动——可用吸引力、魅力来解释——，可使身心紊乱，可摧毁女人的任何抵抗原则。卢斯托的一瞥，将手放在迪娜的手上，就可以使她乖乖就范。这个男子一句温存的话语，一个微笑就可使这个可怜的女子心花怒放。他眼中含着温存还是冷漠，可以使她激动万分或悲愁忧伤。当她伸出手臂叫他挽住在街上或林荫大道上与他齐步前进时，她与他是那样融为一体，以致她已意识不到她的“自我”的存在。这个青年的智慧使她着迷；他的举止使她着魔；他的恶行，在她看来只是微疵。风儿将雪茄烟的烟气从花园中吹进卧房，她喜爱那烟气，她走过去将烟气吸进体内，眉头也不皱一皱，她躲起来以便享受这种愉快。书店老板或报社老板拒绝给卢斯托支款，拿出的理由是已大量预支，她憎恨他们。这

个浪子写一篇小说能开到稿费，还是交这篇小说以支付早已收到的钱款，她都知道。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爱情，包括各种爱的方式：照贝尔的定义，有倾心之爱，理智之爱，迷恋之爱，心血来潮之爱，趣味相同之爱。迪迪娜的批判能力本来就那样准确，自她在巴黎居住以来，又不断得到训练，有时这种能力使她看清了卢斯托的灵魂深处。但是，她爱得那样热烈，感官的刺激战胜了理智，并且总是叫她找出一些理由来为他开脱。

"那我呢，"她回答他道，"我是什么人？一个置身于上流社会之外的女人。我既然不象别的女人那么光彩，你为什么不可以为我牺牲一点男子的光彩？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社会习俗之外吗？拿当能够接受来自佛洛丽纳的东西，为什么你不接受来自我的东西呢？待我们分手时再算账吧！……可你知道！……只有死亡才会将我们分开。你的声誉，艾蒂安，是我最高的幸福，正象我的声誉也是我一向关切的问题，也是你的幸福一样。如果我不能使你幸福，那就什么都完了。如果我叫你受苦，你就指责我吧！我们的债务已经还清，每年有一万法郎固定收入，我们两人还要每年赚上八千法郎……*我要去搞戏剧*！一个月挣上一千五百法郎，我们不是会和罗特希尔德家族一样富有吗？放心吧！现在，我会有华丽的服装，每天会给你的自尊以快乐，就象拿当剧本首演那天一样……"

"可是你母亲每天去望弥撒，她打算给你带一位教士来，叫你放弃这种生活。"

"每人有自己的罪过。你吸烟，她给我讲道，可怜的女人！

不过她对孩子细心照料，带他们出去散步，她真是全心全意，忠心效劳，把我当偶像崇拜。你还想不许她流泪么？……”

“人家要说我什么呢？……”

“可我们不是为别人活着！”她把艾蒂安扶起来，叫他坐在自己身旁，高声叫道，“再说，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成婚……我们会有顺风的时候……”

“我早已不想这事了，”卢斯托天真地高声叫道。他心中暗想：“等小个子拉博德赖归来再断绝关系也不迟。”

从这一天起，卢斯托生活得十分豪华。在首演式上，迪娜可与巴黎衣着最华丽的女子媲美。卢斯托内心对这种家庭幸福很满意，但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出于妄自尊大的心理，却扮演让德·拉博德赖夫人给弄得厌烦至极、被她给弄得破了产的男人那种角色。“噢！哪位朋友能把我从迪娜那里解救出来，我会多么爱他！可是谁也办不到！”他说，“她爱我爱到了我叫她从窗子跳出去她也会照办的程度。”记者叫人可怜他，当他接受邀请参加社交聚会时，他小心翼翼地对付迪娜的嫉妒。总而言之，他肆无忌惮地干出不忠实的勾当。德·克拉尼先生看到，迪娜本来可以很富有，地位很高，原来的雄心本可以实现，而现在却处于这样丢丑的地位，心中实在难过。他到她家对她说：“人家在欺骗您！”这时迪娜回答道：“我知道！”

法官听了目瞪口呆。过了一会他才说出话来，对她进行批评。

“您还爱我吗？”他一开口，德·拉博德赖夫人就打断他的

话，这样问他。

“爱到宁愿为您毁了自己的程度……”他一下子站起来，高声说道。

这个可怜的人，双目炯炯有神，象树叶一般瑟瑟发抖。他感到自己的喉咙都不会动了，头发直到发根都在发颤。他以为终于有了他的偶像将他作为复仇工具接纳的幸福，这种权宜之计竟也使他欣喜若狂。

“您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她叫他坐下，对他说，“我就是这样爱他的。”

法官此时才明白 ad hominem① 的这一论断。他刚刚在法院不动声色地叫人判处一个人死刑，此时却热泪盈眶了！卢斯托的厌倦，同居生活的这种可怕的结局，早已从千百件小事上透露出来，好象往人们相爱时作美梦的魔楼玻璃窗上投掷沙粒。这些沙粒后来变成了石块，而迪娜是到了石块已有巨石那么大时才看见的。德·拉博德赖夫人最后完全看透了卢斯托。她常对母亲说：“他是一个诗人，对不幸毫无抵御能力，由于懒惰而不是心灵的缺陷而懦弱无能，有些过分追求感官享乐。总而言之，他是一只猫，别人不能憎恶他。没有我，他会成个什么样子呢？我已经妨碍了他成婚，他再也没有什么前途。他的才华将在贫困之中消失殆尽。”“噢！我的迪娜！”皮耶德斐太太高声叫道，“你这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狱里啊？……是什么感情给你力量坚持下去呢？……”“我要如母

---

① 拉丁文：关于人的。

亲一样待他！”她说。有些处境极为痛苦，但是人们置身其中，直到我们的朋友发现了我们的耻辱之时，我们才会下定决心。只要能够避开最高检察官这样的审查官的耳目，人就会向自己让步。德·克拉尼先生象一个 patito① 那样笨拙，他刚才成了迪娜的刽子手！待德·克拉尼先生走后，迪娜心中想道：“为保住我的爱，我要象蓬巴杜夫人为保住权利那样干！”这句话足以表明，她的爱已成了沉重的包袱，这将成为一项工作，而不是一种快乐。

迪娜接受的这个新角色是极其痛苦的，卢斯托却未使这个角色好演一些。他晚饭后打算外出时，便表演一段动人友情的小品，对迪娜道出真正充满柔情的话语。他用链子牵着伙伴走，待他将对方折磨得鼻青脸肿之后，忘恩负义之徒便说道：“我弄痛你了么？”这种伪装的温柔体贴，这种虚情假意有时叫迪娜十分难堪，她以为他的柔情又回转了。唉！“母亲”怀着羞愧的心情很容易让位给迪迪娜。她感到自己犹如这个男人手中的玩物，最后她心想：“那好，我自愿当他的玩物好了！”并从中体验到入地狱者那种强烈的快感，那种享受。这位如此刚强的女子，一想到要孤苦伶仃，就感到没有这股勇气。甜美的享受，因其产生于悔恨之中，产生于可怕的内心斗争之中，产生于变成“行！”的“不”之中，这种享受就更其甜美。与其舍弃这种享受，她宁愿忍受早已预料到的酷刑，这种残酷的结合亦不可避免产生此种残酷的折磨。这时时刻刻都是在

---

① 拉丁文：侍从骑士。指向某妇女献殷勤的男人。

沙漠中找到的一滴咸水，旅行者喝下去时的那种畅快，远远胜过在一位王子的宴席上品尝最美的佳酿。迪娜半夜心中想着“他回来还是不回来?”的时候，只有听到艾蒂安的皮靴那熟悉的声音，她才得到重生。她辨别得出他按门铃的方式。她常试图用肉欲来控制艾蒂安，以与其情敌争斗为乐，以不给她们在这颗吃得饱饱的心中留下任何东西为乐。多少次，她扮演《一个死囚的末日》的悲剧，心中想道："明天，我们就要分手了!"可是多少次，一句话，一瞥目光，充满天真色彩的一下爱抚，又使她堕入情网！这常常是很可怕的折磨！她不止一次围着那片长着淡色花朵的巴黎墓地徘徊，心中转着自杀的念头！……总而言之，深情的女子心中埋藏的那种忠贞不贰和爱情的巨大财富，她还没有花完。《阿道尔夫》这部小说是她的《圣经》，她仔细研究这部小说。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她不愿做爱莱诺尔。她避免流泪，也不说各种心酸话。文学批评家①对各种心酸话有大量描写，多亏了他，人们对这部令人心碎的作品才有所分析。在迪娜看来，对这部作品的评注几乎比作品更为出众。所以她经常反复阅读《两世界杂志》唯一的文学批评家②那篇精彩的文章。这篇文章就在新版《阿道尔夫》的卷首上。“不，”她重复这篇文章中那致命的话语，心中想道，“不，我决不赋予我的乞求以命令的形式，我决不急急忙忙流泪，就象急忙去报复那样。对我过去赞同而未加控制的行为，我决不下什么断语。我决不用好奇的眼光去追随他的脚步；

① 文学批评家指居斯塔夫·普朗什(1808—1857)。

② 同上。

如果他逃脱了，归来时，他决不会遇到申斥的口，而这张嘴的亲吻又是无需争辩的命令。不，我默默无语决不是抱怨，我开口讲话决不是争吵！……”“我决不那么庸俗，”她将这本发黄的小书放在桌上，心中自言自语道。卢斯托见到那本书，已经说过一句话：“咦？你在读《阿道尔夫》？”“只要我有那么一天，他承认了我的价值，心中想道：这个受害人从来没有呼叫过！只要有这么一天就行了！再说，别的女人只会有一些时刻，而我将拥有他的一生！”

德·拉博德赖先生自认为，他妻子的行为已经允许他在家庭法庭上惩治她。所以他想出妙计来敲她一记竹杠，以完成他开垦一千二百公顷荒地的大业。一八三六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致力于这桩大业，自己却生活得极其贫苦。对西拉斯·皮耶德斐先生留下的财产，他处理得非常好，结果是将真正的清算压到了八十万法郎，而带回来一百二十万法郎。他根本不通知他妻子他已经回来。就在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时，他在那里建造庄园，挖沟种树，大胆垦荒，结果人们将他看成贝里地区最杰出的一位农学家。从他妻子那里刮来的四十万法郎，三年之内均用于这项建设之中。扣除捐税外，昂济的土地在一定时期内至少每年能得到七万二千法郎的净收入。至于那另外八十万法郎，他利用因所谓“三月一日内阁”①而产生的财政危机，再拿去投资，利息四分五，为八十法郎。这样，他便给妻子搞到了四万八千法郎的年收入。他认为自己

① “三月一日内阁”指一八四〇年三月一日梯也尔内阁，此内阁经历许多危机，于当年十月二十日辞职。

跟她已经两讫了。待四分五超过一百法郎时，难道他不会代理她的一百二十万？他在桑塞尔所居地位已经仅次于法兰西最富有的地主，他已经成为那个人的对手。他自己有十四万法郎的年收入，其中九万为土地投资，构成他的长子继承财产。他算了一算，除了他的收入以外，他要支付一万法郎税款，三千法郎开支，一万法郎给他妻子，一千二百法郎给他岳母。于是他在文学聚会上当着所有的人说道："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吝啬鬼，我什么钱也不花。尽管如此，我的开销每年要高到两万六千五百法郎以上。而且我马上要为两个子女受教育花线！这大概会叫讷韦尔的弥洛不高兴，但是拉博德赖第二所住宅的前程可能与第一所同样辉煌。我真要到巴黎去，向法兰西国王请求给予我伯爵的头衔（鲁瓦先生是伯爵）①。我的妻子一定会高兴人家称她为伯爵夫人的。"这番话说得那么镇定自若，以致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小矮子冷嘲热讽。只有布瓦鲁热法院院长一个人回了一句："我如果处在您的地位，非有一个女儿才会觉得幸福……"男爵回答道："可我就要到巴黎去了呀！……"

一八四二年初，德·拉博德赖夫人出于无奈，又为卢斯托的舒适作出了自我牺牲：她再次穿起黑色的衣服。但这一次她是服丧了，因为她的快乐已变成悔恨。她常常为自己感到羞耻，不会感觉不出自己这锁链的沉重。深入思考时，看到未来会使不幸的人堕入痴呆之中。迪娜的母亲有时便见她处于

① 有人认为这里提到的鲁瓦先生便是前述"法兰西最富有的地主"的姓氏。

这种状态。皮耶德斐太太按照听忏悔的神甫的建议，窥视着教士对她预言过的厌倦时刻的到来，以便开口为孩子们求情。她只满足于要求住处分开，而不强求感情上分离。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严重局势并不象在书中那样，或以死亡或以巧妙安排的天灾人祸告终，而是远比这种结局缺乏诗意，或以厌恶，或以心灵之花全部憔悴，或以习惯成自然而结束。但也更经常地以另一场爱情为终局，使这个女子失去了一般来说包围着女性的那种兴味。所以，当良知，社会习俗的规章，家庭的利害，所有在复辟时期由于憎恶"天主教"这个名称而称之为公共道德的这一切因素，又因极度伤心的感觉而加强的时候；当对忠心耿耿感到厌倦，几乎达到支撑不住的程度的时候；当在这种情形下，猛烈的一击使厌恶达到顶点，达到使人如梦初醒的时候，对追求治愈其疾病的朋友来说，行动的时刻便来临了。这强烈的一击便是男人的某一卑劣行为，自认为一直是女性的主宰的男人，还有意让这些女性看见他这种行为。于是皮耶德斐太太轻而易举地叫她的女儿醒悟过来了。她叫人把代理检察长请来。德·克拉尼先生完成了这桩大业，他向德·拉博德赖夫人保证，如果她放弃与艾蒂安一起生活，她丈夫可以将孩子留给她，允许她住在巴黎，并还给她支配自身财产的权利。

"这该是多好的生活！"他说，"自己多加小心，再加上虔诚而又慈善的人的帮助，您说不定可以有一个沙龙，重新赢得较高的地位。巴黎可不是桑塞尔！"

迪娜委托德·克拉尼先生与小老头进行交涉，以谋求和

解的办法。德·拉博德赖先生出售葡萄酒价钱很好，毛料也卖出了。他打消了顾虑，没对妻子说一句话，便来到了巴黎，出资二十万法郎，在拱廊街买了一所漂亮的公馆。这公馆是一家贵族巨富受到某事件牵连而清算拍卖的。德·拉博德赖先生自一八二六年以来便是自己所在省份的省议会议员，每年交付一万法郎税款，比新颁布的法令对贵族院议员的纳税要求还多一倍。一八四二年普选前不久，他声称，如果他不能成为贵族院议员，他就要作普选候选人。他还要求被授予伯爵称号，并晋升为荣誉勋位三级。在选举方面，一切可以巩固王朝任命权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都是正确的。现在，如果德·拉博德赖先生进入政府，桑塞尔则比已往更是公教要理会的守旧的小城。德·克拉尼先生的才干与谦逊的美德越来越为人所器重，他支持德·拉博德赖先生。他指出，这位勇敢无畏的农学家进入贵族院肯定会带来物质上的利益。德·拉博德赖先生一旦被任命为伯爵、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和荣誉勋位三级获得者，立刻虚荣心大发作，认为应该通过一个妻子和一所井井有条的住宅来表现自己。他说，他打算享受一下生活。于是在代理检察长口授之下，他写信请妻子住到他的公馆里来，给公馆配置各种家具，在公馆里充分发挥那种高雅的审美能力。他说，这种审美能力在他的昂济城堡中已有那么多证明，对他极富魅力。这位新封的伯爵向他的妻子指出，他们领地的利益使他不能离开桑塞尔，而他们子女的教育又要求她留在巴黎。这个讨人喜欢的丈夫于是委托德·克拉尼先生交给伯爵夫人六万法郎作为拉博德赖公馆内部安置之用，

千叮万嘱要在大门的门楣上镶一大理石匾额，上书德·拉博德赖公馆几个大字。然后，德·拉博德赖先生向妻子报告了西拉斯·皮耶德斐财产清理的结果，宣布已将从纽约收来的八十万法郎以四分五的利息投了资，并将这笔款子拨供她开销，其中包括孩子受教育的费用。贵族议院开会时，有一部分时间他几乎是非来巴黎不可的，因此他请求妻子在附属建筑顶上二楼中层给他保留一套房子。

“啊！这样，他变成了年轻人，变成了绅士，变得这么好了，他还要变成什么呢？这真叫人吃惊，”德·拉博德赖夫人说道。

“您二十岁时提出的愿望，他现在全部满足您了，”法官答道。

对迪娜来说，她即将到来的命运与她现在的命运自然是无法相比的。就在前一天，安娜·德·封丹纳还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这位在沙玛罗勒寄宿学校时的至交好友。迪娜心想：“我现在是伯爵夫人了。在我的马车上，会有贵族院议员那种蓝披幔。在我的沙龙里，会有政界和文坛的权威人士……那个安娜，她不瞧我，我倒要望望她！……”这种小小的享受在改变主张时具有极大的分量，正象昔日外界的蔑视沉重地压在她的幸福上一般。

一八四二年五月的一天，德·拉博德赖夫人付清了她家的全部债务，并在已偿清的一摞账单上留下一千埃居。她先让人将母亲和孩子送到德·拉博德赖公馆，自己则整装等待着卢斯托，好象要出门一样。当她心上的前国王回来吃晚饭

时，她对他说："我把锅打翻了，朋友。德·拉博德赖夫人在牡蛎岩饭店设晚宴招待您。来吧！"

卢斯托对这个女人轻松的神情感到惊讶不已，当天早晨她还满足他的任何一项心血来潮的细小要求的。她也一样，两个月来她也在演戏！她把卢斯托拉走了。

"德·拉博德赖夫人收拾得如同去参加首日一般，"他用了一个简称说道，报界行话里用首日这个词代表"首演仪式"。

"请您不要对德·拉博德赖夫人有失尊敬，"迪娜板着脸说道，"我已经再也不想知道收拾二字是什么意思了……"

"迪迪娜造反了？"他搂住她的腰说道。

"再没有什么迪迪娜了，我的朋友，您已经杀死了她，"她抽身摆脱，回答道，"我给您演的是德·拉博德赖伯爵夫人的首场……"

"真的吗？我们那小昆虫当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啦？"

"德·克拉尼先生到最高法院去了，他对我说，任命将在今晚的《导报》上发表。"

"确实，"记者说，"社会昆虫学在议会中也应该有代表。"

"我的朋友，我们永远分手了，"德·拉博德赖夫人抑制着自己声音发抖，说道，"两个仆人我已经辞了。您回去，会发现您家中井井有条，不欠一分钱债务。我对您永远怀着一颗母亲的心，但只是悄悄地。让我们象正经人那样安安静静地，不吵不嚷地分手吧！对我这六年的行为，您有什么可责备的吗？"

"除了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前程以外，没有任何可责备的地方，"他用干巴巴的语气说，"邦雅曼·贡斯当的书，您

反复读了许多遍，您甚至研究了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但是，您只是用女人的眼光去读这本书。虽然您那难得的聪颖，如果放在一个男子身上，会是他的无价之宝，但您毕竟未敢将自己置于男人的观点上。亲爱的，这本书既是雄性的，也是雌性的，您知道吗？……我们规定了，有雄性的书或雌性的书，金黄色或黑色的书……女人在《阿道尔夫》这本书里，只看到爱莱诺尔，青年男子则只看见阿道尔夫，成熟了的男子才看见爱莱诺尔和阿道尔夫，政客们则看到社会生活！正象你们那位批评家只看见爱莱诺尔一样，你们没有进入阿道尔夫的内心。亲爱的，杀死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是他为了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前程，再也不能成为他本来向往的人：大使，部长，内侍，诗人，富人。他从一个男子能够接受任何一种活动入门时的艰苦磨炼时起，将六年的精力交给了一个裙钗。他在忘恩负义上不过是略胜过这个女流而已，因为能够离开第一个情人的女子，早晚也会将第二个情人抛弃。总而言之，阿道尔夫是一个感到没有力量欺骗爱莱诺尔的头发淡黄的德国人。还有许多阿道尔夫，他们饶了自己的爱莱诺尔，不和她进行丢人现眼的争吵，不抱怨，心中暗想：我失去了什么，我决不说！我决不向利己主义表明，我象《佩斯的漂亮姑娘》① 中的拉莫尼那样，给我剁掉的手腕围上花环。可是这些人，亲爱的，也要受抛弃……阿道尔夫是良家子弟，有贵族之心，想回到荣誉的道路上去，重新获得他那一份社会嫁妆，挽回已受到损害的对

① 《佩斯的漂亮姑娘》是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

他的尊重。您此刻同时扮演着这两个人物的角色。您对失去地位，仍然余痛未消。同时您又自认为有权利抛弃一个可怜的情人。他以为您相当与众不同，能够理解一个男人，——虽然心儿应该专一，在性爱上却可以随心所欲——看来是大错特错了……"

"您以为，我使您失去的东西，我不会念念不忘要还给您吗？请放心吧，"德·拉博德赖夫人回答道，卢斯托这一大套对她有如霹雳，"您的爱莱诺尔没有死，如果上帝假其生命，如果您改弦更张，如果您舍弃那些放荡女子和女戏子，我们会给您找一个胜过费利西·卡陶的人。"

两个情人都变得情绪低落：卢斯托假作忧伤，他打算显出干巴巴、冷淡的样子。而迪娜是真的悲伤，倾听着心上人对她的责备。

"为什么不象我们开始时本应采取的方式来结束呢——叫我们的爱情避过所有人的耳目，我们悄悄见面？"卢斯托说。

"决不可能！"新伯爵夫人冷若冰霜地说，"难道您没估计到，无论怎样，我们已经是定型的人了么！我们似乎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未到头，那是由于对上界的预感；但是在人世间，感情是有界限的，那就是我们机体的力量。有人性格懦怯，可以忍受无数的伤害而仍坚持下去。但是也有经受过更多磨炼的人，最后在打击之下心碎了。您使我……"

"噢！算了，"他说，"不要老调重弹了！……您这篇文章对我似乎没有用，因为您用一句话就能给自己开脱：我不再爱了！……"

"怎么！是我不再爱了！……"她大吃一惊，喊道。

"当然！您盘算过了，我给您的痛苦和烦闷胜过快乐，于是您离开您的伴侣……"

"我离开我的伴侣！……"她举起双手大叫道。

"您不是刚刚说：决不可能吗！……"

"对，是，决不可能，"她着重地又说一遍。

这最后一个"决不可能"是由于害怕再次落入卢斯托的掌握之中而说出来的。从迪娜对他那些讽刺挖苦一概不予理睬时起，卢斯托便明白：他的权威到头了。记者禁不住落下一滴泪：他失去了真挚的、无限的爱情。他在迪娜身上找到的是最温柔的拉瓦利埃①，最令人愉快的蓬巴杜，一个并非国王的利己主义者所能向往的莫过于此了。正象一个孩子发现自己对捉来的金龟折磨过度，金龟死掉了一样，卢斯托哭了起来。德·拉博德赖夫人一跃奔出了吃饭的小餐厅，付了账，飞快地逃到拱廊街去，一面心中还在责备自己太残酷。

迪娜将她的公馆弄成了舒适的样板，自己也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但是这两样的花销，比年轻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所预计的要超出三万法郎。一八四二年那件重大事件使奥尔良家族失去了王储，②八月份必须召开议会会议，因而小矮子拉博德赖向议会报到比预计的要早。看到他妻子的杰作，他简

① 指拉瓦利埃公爵夫人(1644—1710)，路易十四的情妇。

② 指一八四二年七月十三日发生的车祸，路易-菲力浦的长子、奥尔良公爵费迪南丧生。八月份召开的议会，目的是投票通过"摄政法"。

直喜欢得着了迷，所以没有一句指责的话，便掏出了三万法郎，就象上次给八千法郎以便装修拉博德赖公馆一样。在卢森堡宫，按照惯例，由两位贵族院议员将他介绍给大家。这两位议员是纽沁根男爵和蒙特里沃侯爵。从卢森堡宫回来时，这位新伯爵遇到了老绍利厄公爵。这老公爵原是他的一个债主，现在却踽踽步行，手里拿着雨伞，他则坐在一辆低驾马车里，他的家徽在马车护板上闪闪发光，上面写着：Deo sic patet fides et hominibus。① 这种对比在他心中涂上了油膏，自一八三〇年以来资产阶级便因此而飘飘然。德·拉博德赖夫人与她的丈夫重逢时，见他比成婚那天身体还要好，简直吓了一跳。这个早产儿欣喜若狂，他在六十四岁时终于战胜了人们拒绝给予他的生活，战胜了漂亮的讷韦尔的弥洛不许他有的家庭，战胜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家中设晚宴招待德·克拉尼夫妇、圣母升天教堂的神甫以及他进议会的两位介绍人。他自鸣得意地抚爱着孩子。餐桌上的美食美器均得到他的赞同。

“这是贝里金羊毛勋章，”他指着自己的新帽子上的钟形罩对纽沁根先生说，“这是银的。”

迪娜真的成了超人一等的女子，她以极大的毅力抑制着内心深深的悲哀。她是那样可爱，聪颖，穿着为宫廷服丧的丧服显得更加年轻。

“人家真要说伯爵夫人不到三十岁呢！”小个子拉博德赖

---

① 见本卷第184页注①。

指着自己的妻子对纽沁根先生说。

"啊！夫人已是三十岁的少妇么？"男爵用浓重的德国口音重复一遍，他开这种已成俗套的玩笑，是看到这可以成为活跃谈话的题目。

"可以勉强这么说，"伯爵夫人回答道，"因为我三十五岁了，我希望有点小小的爱好……"

"对，我妻子搞这些小玩意儿，简直叫我倾家荡产……"

"夫人早就有这种爱好，"德·蒙特里沃侯爵微微一笑，说道。

"对，"小个子拉博德赖冷冷地望着蒙特里沃侯爵说道，他是在布尔日与这位侯爵相识的，"您知道，二五、二六和二七年，她搜集了一百多万小玩意，把昂济城堡搞成了博物馆……"

"他可真是厚颜无耻！"德·克拉尼先生见这个小个子吝啬鬼竟然能适应自己的新地位，不禁这样想道。

吝啬人有各种各样的积蓄可供花销。议会表决了摄政法的第二天，这位小个子贵族院议员便回桑塞尔收葡萄去了，又恢复了往日的习惯。

一八四二年冬季，德·拉博德赖伯爵夫人在最高法院代理检察长的帮助下，努力组织一个小团体。自然，小团体组成了。她从名流中挑选，她只想见一些严肃的成年人。她尽量排遣，每星期两次，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德·克拉尼夫人上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法官强迫自己的妻子去看德·拉博德赖夫人。尽管她聪慧过人，举止可爱，露出时髦女子的表情，但是

她只是从孩子那里才得到幸福，她将自己全部受人欺骗的柔情都转移到孩子身上。了不起的德·克拉尼先生为伯爵夫人的小圈子招兵买马，搜罗女客，竟然成功！但是他招来的多是虔诚的女性，而很少有上流社会的女子。他出神地望着他的偶像。不幸使她成熟，悔恨使她面色苍白，如今豪华的生活和生儿育女又使她容光焕发。“这些女客使她厌烦！”他恐惧万分地想道。忠心耿耿的法官，在这件大事上得到伯爵夫人的母亲和教区神甫的支持，办法多得很。每星期三，他都向他亲爱的伯爵夫人献上一位德国、英国、意大利或普鲁士的名人。他向前来的人介绍伯爵夫人，说她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子。迪娜对这些人说不上两句话，但却十分专注地倾听他们讲话，以致这些人离去时都对她的出类拔萃深信不疑。正象她用多言征服了桑塞尔一样，现在又用无言征服了巴黎。她时而对什么事情来一句俏皮话，或对滑稽可笑的人发表一点感想，便显示出这是一位惯于驾驭思想的女子。四年以前，她曾经使卢斯托的报纸专栏文章起死回生。对于可怜的法官的爱情来说，这一阶段仿佛是终年不见阳光的年头里称之为小阳春①的那个季节。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上还要老，以便有权自称迪娜的朋友而对迪娜并无损害；仿佛他年轻，漂亮，便会连累别人似的，他象一个应该隐匿自己的幸福的人那样，和迪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力图使自己的关心体贴和精巧的礼品深藏不露，迪娜却总是将这些公之于众。他对自己小小的惟命

---

① 小阳春指十一月十一日前后出现的好天气。

是从极力赋予危险的内涵。“他扮演热恋中的人物呢，”伯爵夫人笑着说。她当面嘲笑德·克拉尼先生，而法官心想：“她关照我呢！”“我给这个可怜人印象太深了，”迪娜笑着对母亲说，“我要是答应他，我想他还不肯呢。”一天晚上，德·克拉尼先生在自己夫人陪同下用马车送他亲爱的伯爵夫人回家。他们三个人刚刚参加了莱翁·戈兹朗①的第一部戏《右手与左手》的首演回来。伯爵夫人心事重重。

“您想什么呢？”法官因自己的偶像郁郁寡欢而吓坏了，问道。

折磨着伯爵夫人的虽不外露却很深沉的悲愁，为时已久。这是一宗危险的病症，代理检察长却不会医治这种病痛，因为真正的爱情常常是笨拙的，特别是单相思的时候。真正的爱情，其形式取之于人的性格。可尊敬的法官象阿尔赛斯特那样爱，而德·拉博德赖夫人则希望人家用菲兰特的方式爱她。②爱情方面的卑劣行为与愤世嫉俗者的忠诚无法调和到一起。所以迪娜总是避免向她的 patito③ 敞开心扉。她怎么敢承认她有时还留恋往日的堕落呢？在交际生活中，她感到非常空虚。她不知道她出风头，得到喝彩，穿衣打扮为的是谁。有时往日受苦的回忆涌现于脑际，夹杂着对疯狂的肉欲的回忆。有时她怨恨卢斯托就这样对她不理不睬，她本来希望收到他的信，或愁肠百结，或暴跳如雷都可以。因为迪娜一

---

① 莱翁·戈兹朗(1803—1866)，剧作家。

② 阿尔赛斯特及菲兰特均为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

③ 见本卷第 251 页注①。

直不回答，法官又将问题重复了一遍，一面拉住伯爵夫人的手，虔诚地紧紧握在自己的双手之中。

“您要右手还是左手？”她微微一笑，回答道。

“左手，”他说，“我猜想您要谈真相与谎言问题。”

“对，我看见他了，”她话说得只叫法官一个人听见，回答道，“我远远看见他忧伤，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就想：‘他有雪茄吗？他有钱吗？’”

“唉！您想知道真实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德·克拉尼先生高声说道，“他现在和法妮·鲍普莱同居。您这是硬逼我说出这番话的，不然我永远也不会告诉您。告诉您这种话，您会以为我是小人之心。”

德·拉博德赖夫人与代理检察长紧紧握手。

“您丈夫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她对代理检察长夫人说道，“啊！为什么……”

然后她便躲在马车的角落里瞧着车窗外，下半句话没有说出来。代理检察长猜出那句话是：“您丈夫的那种高尚灵魂为什么卢斯托一点没有呢！……”

不过这个消息却驱散了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忧郁，她全心全意投入摩登女子的生活中去，她希望引人注目，也达到了目的；但是她在妇女界进展甚微，在女流圈子里她遇到了困难。三月份，与皮耶德斐太太相与的那些教士以及代理总检察长发起一大战役，叫人任命德·拉博德赖夫人为卡尔卡多夫人设立的慈善组织募捐人。最后，她又在宫廷中得到任命，为瓜德罗普地震受害者募集捐赠。在歌剧院，德·卡那利夫

人给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念这些妇女的名字时，埃斯巴侯爵夫人听到伯爵夫人的名字时说道："我在上流社会时间够长了，为挽救德·拉博德赖夫人的声誉所作的种种筹划，我还真记不得有比这更动人的事！"

一八四三年三月的第一周，我们的星球心血来潮，给巴黎带来和煦的春日。爱丽舍田园大道树叶返青，长野跑马场已一片新绿。法妮·鲍普莱的情人出来散步时，已数次依稀望见德·拉博德赖夫人，她却没有看见他。当他看到自己往日的情妇端坐在漂亮的马车上，衣着华丽，凝神沉思，两个孩子一边一个靠车门坐着的时候，生在外省长在外省的那些人惯有的那种妒羡心情不止一次咬啮着他的心。想到自己现在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实际上已穷愁潦倒时，他更加责备自己。他与所有那些天生虚荣且又轻浮的人一样，极其爱面子，就是说在他的观众眼中决不能有失自己的身分。这种莫名其妙的爱面子，会叫那些交易所的人为了使自己不被逐出投机买卖的神殿而犯下合法的罪行，也会给予一些杀人犯干出高尚行为的勇气。卢斯托就象一个阔佬一样参加晚宴、午宴、抽烟。为了配套，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那帮与他一起欠账的剧作家或散文家，他都少不了买最昂贵的雪茄烟。这位记者穿着油光崭亮的长靴散步。但他时刻惧怕扣押，照执达吏的说法，扣押他的财产已随时可以执行了。法妮·鲍普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押，他自己的薪水也处于止付状态！艾蒂安已在杂志、报纸以及书店老板那里尽量将能够预支的数目全部预支了出来，现在再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可以画饼充饥。赌场已

被笨拙地取消①，无路可走的穷人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到赌桌上去抓回期票为自己还债。总而言之，记者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刚才竟然向他最穷的朋友、从未向其提过任何要求的毕西沃借了一百法郎！最使卢斯托心里难过的，倒不是欠人五千法郎，而是眼看自己要被剥去华丽的外表，省吃俭用购置下来而后又由德·拉博德赖夫人进一步加以充实的家具和室内器物也要被剥夺。四月三日，墙上已经贴出黄纸告示，声称下个星期六，法定的拍卖日，要拍卖他的一件上好的家具。门房已将告示撕下。卢斯托出去散步，一面抽着雪茄，一面寻找灵感。在巴黎，灵感就在空中。在一条街的拐角处，灵感会对你微笑；马车轮子向上飞转，卷上一团烂泥，灵感也会飞出来！这个到处闲逛的人搜寻文章的立意和小说的主题已经整整一个月。但他只遇到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拖他去吃饭，上戏院，给他浇愁，对他说香槟酒会给他以灵感。

"你要当心啊！"一天晚上无情的毕西沃对他说，"你总是酒醉入睡，醒过来会成疯子的。"这个毕西沃，他可以送给一个伙伴一百法郎，同时又用一句话刺穿他的心。

到了拍卖的前一天，星期五，这个倒霉蛋，虽然已惯于受穷，还是装出死刑犯的样子。假如是从前，他心里会想："算了！我的家具已经老旧，我再更换一套好了。"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在文学上已玩不出什么新花样。庸品充斥的书店给钱很少，对那些才思枯竭的文人，各报家也斤斤计较，正象剧院

① 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国取消了自查理曼大帝以来逐步使赌博合法化的一系列法律、法令。

经理对那些音域已下降一度的男高音一样。他信步向前走去，眼睛盯着人群却视而不见，嘴里衔着雪茄，双手插在腋窝里，面部痉挛，唇上挂着勉强做出的微笑。就在这时他看见德·拉博德赖夫人乘坐马车经过，她从昂丹大道走上林荫大道到布洛涅森林去。“就剩这一条路了，”他心想。他回到家将自己精心打扮一番。晚上七点，他坐马车来到德·拉博德赖夫人门前，要求门房将一封短笺送给伯爵夫人。这封短笺是这样写的：

请伯爵夫人赏脸立即接待卢斯托先生片刻。

短笺装在一个信封里，封口的印章是从前两个情人使用的：德·拉博德赖夫人叫人在一块真正的东方光玉髓上刻上了不为什么！的字样。这是意义很丰富的一个词，是女人的词，这个词什么都能解释，甚至能解释创世。星期五是她去自己包厢的日子，伯爵夫人刚梳洗完毕要到歌剧院去。她一见那印章，面色顿时变得惨白。

“请稍候！”她说，将便笺揣进胸衣。

她极力掩藏自己的慌乱，请母亲送孩子去睡觉，然后叫仆人请卢斯托前来。她在与大客厅相连的小客厅接待他，房门开着。她本来看戏过后要去参加舞会，穿了一件精美的麦秆黄颜色的镂花丝绸长裙，上有花素相间的条纹。加衬并带流苏的手套叫人看见她那美丽而雪白的手臂。她一身珠光宝气，花边耀眼。她的头发梳成塞维涅夫人式，赋予她高雅的表情。一串珍珠项链在她前胸上酷似白雪上的小气孔。

“您怎么啦，先生？”伯爵夫人说道，一面从长裙下伸出一只脚来拨动一个丝绸小垫，“我以为，我希望别人已完全将我

忘却……"

"我对您说永远不会忘，您大概是不会相信我的，"卢斯托说道，一直站着，来回走动，嘴里嚼着每次转到花盆架那边从盆中采下的花朵。花架上花团锦簇，使小客厅香气袭人。

一阵沉默。德·拉博德赖夫人打量一下卢斯托，发现他穿得象个最一丝不苟的花花公子。

"世界上只有您能拯救我，向我伸过长竿，因为我就要淹死了，而且我已经喝了不止一口水……"他说道，停在迪娜面前，显出实在无法不说的样子，"您之所以见到我，是因为我的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够了，够了！"她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两人又都不说话了。这期间，卢斯托转过身去，掏出手帕，作拭泪状。"艾蒂安，您需要什么？"她以慈母般的口气又开口说道，"我们现在是老朋友，就象对……对……对毕西沃那样对我说话吧！……"

"为防止我的家具明天进到拍卖估价人的大厦里去，一千八百法郎！为偿还欠朋友的债，也要这个数！三个季度的房租，那房东您认识……我姨妈还要五百法郎……"

"您自己的生活费用呢？……"

"噢！我靠我的笔！……"

"您那支笔用起来如千钧重，看您的文章，都不知所云……"她狡黠地一笑，说道，"我身上没有您要的这个数目……明天早上八点来吧，执达吏总要等到九点的，特别是，如果您带他去取钱的话。"卢斯托装做不敢正面看她的样子，

她感到必须打发他走了。但她怜悯他，这种怜悯足以将社会打成的一切高尔求斯结①解开。"谢谢您！"她站起来向卢斯托伸过手去，说道，"您的信任使我很高兴！……噢！很久我心里没感到这么高兴了……"

卢斯托握住那只手，拉到自己的胸前，温柔地捏了一下。

"这是沙漠中的一滴水，而且……来自一位天使之手！……上帝总是把各种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

这句话是半开玩笑半发自内心感动说出来的。不过，请诸位相信，作为演戏，这确实与塔尔玛②扮演的著名角色莱斯特一样，③塔尔玛将这个角色的这类微妙之处演得惟妙惟肖。迪娜透过他那厚厚的衣服感觉到了记者心脏剧烈的跳动。那是因快乐而跳动，因为他逃脱了法律鹰隼的利爪。那颗心也因见了迪娜的容貌而产生一种相当自然的冲动而跳动。迪娜由于致富而变得青春两度，容光焕发。德·拉博德赖夫人偷偷打量艾蒂安时，发现他的外貌与一切爱情之花十分相谐，在这颗砰然跳动的心中，爱情之花又为她苏醒。她有一次力图定睛注视她曾经那样爱过的人的眼睛，但热血在她的血管中奔腾，冲昏了她的头脑。这两个人于是互相望了一眼，都是那

---

① 高尔求斯系古代传说中的弗里吉亚国王，他将一辆马车献给神，将拴车的绳子打了极难解的结。根据神示，谁能解开结，谁就能在小亚细亚称王，许多人试过都失败，最后亚历山大用一把斧子将它砍断。后世于是称一切难题为高尔求斯结。

② 塔尔玛(1763—1826)，当时的名演员。

③ 莱斯特是勒布仑的五场诗剧《玛丽·斯图亚特》中的人物，此剧于一八二〇年三月六日在法兰西剧院上演。

火热的目光。在科纳河岸上，正是这火热的目光使卢斯托大胆弄皱了蝉翼纱的长裙。这个放荡不羁的人一把搂住迪娜的腰，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任凭别人搂抱，两个人的面颊接触到了一起。

"快藏起来，我母亲来了！"迪娜惊慌失措大叫道。她说着朝皮耶德斐太太跑过去。"妈妈，"她说道，（这一声对于严厉的皮耶德斐太太是一股疼爱之火，总是效果甚佳。）"你愿意叫我高兴吗？你坐上马车，亲自到咱们的银行家蒙日诺先生那里去一趟。带上我马上给你写的一封便笺，到那儿取六千法郎来。快来，快来，这是办一件好事，到我卧房里来，好么？"

她母亲似乎想看看女儿在小客厅里和谁说话，可迪娜将她拖走了。

两天以后，皮耶德斐太太与教区的神甫会谈良久。神甫倾听了这位伤心绝望的老母亲的悲诉之后，很严肃地对她说："一切精神上的新生，如果没有伟大的宗教情感来支持，且不在教会内进行，都建筑在黄沙之上……。一切细微的不为人理解的做法，凡是天主教规定的，均为防范鬼魅所掀起的狂风巨浪所必须之堤坝。夫人，您一定要设法叫您的女儿履行其一切宗教义务，这样我们定可将她拯救……"

这次会谈以后十天，德·拉博德赖公馆关闭了。伯爵夫人及其子女、母亲，总之，全家人加上一位家庭教师，均动身到桑塞尔地区去了。迪娜打算在那里度过夏季。据说她对伯爵很好。这样，桑塞尔的缪斯又乖乖地回到了家庭与婚姻之中。不过，据一些好讲坏话的人说，她不得不回到桑塞尔，因为法

兰西贵族院小个子议员的愿望大概即将实现，他就要生一个女儿了！……

总而言之，加蒂安和格拉维埃先生对美丽的伯爵夫人殷勤倍加、关心备至。法院院长的儿子，在德·拉博德赖夫人离乡他去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到巴黎去上过什么课，据文学集会的人说，很有可能讨得这位丢掉了幻想的出类拔萃的女子的欢心。其余的人打赌说，得到她欢心的人将是家庭教师，而皮耶德斐太太则说是宗教。

一八四四年，六月中旬前后，德·拉博德赖伯爵由他的两个孩子陪伴，在桑塞尔的林荫道上散步。他遇到了回桑塞尔来办事的总检察长弥洛先生，对他说："堂兄，这是我的孩子！……"

"啊！这是我们的孩子，"狡猾的总检察长重复一句，说道。

一八四三年六月至一八四四年八月于巴黎。

袁树仁译

竞　争

老姑娘

献给王家道路桥梁工程师欧仁-奥古斯特-乔治-路易·米迪·德·拉格勒纳莱伊·絮尔维尔，以表热忱

内弟 德·巴尔扎克

在法国的某些外省，许多人大概都或多或少遇到过一些叫瓦卢瓦骑士的人。诺曼底有一个瓦卢瓦骑士，布尔日有一个瓦卢瓦骑士，一八一六年时阿朗松城也有一位满面红光的瓦卢瓦骑士，说不定法国南方也有法国南方的瓦卢瓦骑士呢！在这里计算这个瓦卢瓦部族到底有多少人，确是无关紧要的。这些瓦卢瓦骑士当中，肯定有人确确实实是瓦卢瓦家族的人，就象路易十四是波旁家族的人一般。何况上述那些瓦卢瓦骑士，彼此都不大认识，也根本无需在这几个瓦卢瓦骑士面前谈起那几个瓦卢瓦骑士。再说，他们个个也都任凭波旁家族在法兰西国王的王位上坐得稳稳当当，因为奥尔良家族也说瓦卢瓦家族的长系没有子嗣，所以叫亨利四世登上了王位，这已是再确实不过的事情。之所以还有姓瓦卢瓦的，这些人的祖先

则是查理九世和玛丽·图歇①之子——昂古莱姆公爵查理·德·瓦卢瓦。本来人们都说查理·德·瓦卢瓦断了子嗣，直到后来，在德·罗特兰教士②身上找到了相反的证据，才真相大白。瓦卢瓦-圣雷米家族是亨利二世的后代③，这一家族到了拉莫特-瓦卢瓦④手里，也断了子嗣。这个拉莫特-瓦卢瓦，因为卷进了"项链事件"⑤而臭名远扬。

如果我们得到的消息确切无误，上述这些骑士，每个人都象阿朗松城的瓦卢瓦骑士一样，是个瘦削、干瘪、一文不名的老贵族。布尔日的那一位曾经流亡国外，都兰的那一位曾经隐身匿迹，阿朗松的那一位曾经在旺代地区打过仗，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舒昂党"⑥。阿朗松城的这位瓦卢瓦骑士，青年时

① 玛丽·图歇(1549—1638)，查理九世之情妇。

② 查理·德·奥尔良，罗特兰教士(1691—1744)，根本不是查理九世的后代，而是奥尔良家族的一个私生子杜努阿的后代。

③ 亨利·德·圣雷米是亨利二世和尼古拉·德·萨维妮的私生子。

④ 雅娜·德·瓦卢瓦，拉莫特伯爵夫人(1756—1791)，是亨利二世与萨维妮的私生子亨利·德·萨维妮的后代。

⑤ "项链事件"发生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罗昂红衣主教为得到玛丽-安东奈特王后的垂青，被拉莫特伯爵夫人和意大利人卡利奥斯特罗利用，为王后购买价值一百六十万利勿尔的一条项链作中间人。这个红衣主教在凡尔赛树林后面月光下和一个女人会了几次面，以为那个人就是王后。由于项链款未付，引起珠宝商的起诉。路易十六将事件提到议会上。后经巴黎法院判决，拉莫特伯爵夫人被判笞刑、关进监狱，卡利奥斯特罗被驱逐，红衣主教却被开释。此事件暴露了玛丽-安东奈特的生活糜烂和大肆挥霍，为民众所深恶痛绝。

⑥ 旺代地区在法国西部大西洋沿岸，布列塔尼以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里的保王势力较大，曾组织暴动，反对革命。布列塔尼、诺曼底地区的暴动队伍被称舒昂党。

代大部在巴黎度过，正当他三十岁年纪，风流倜傥，情场得意之时，却突然爆发了革命①。外省的高等贵族都承认他是地地道道的瓦卢瓦家族人士，他也和与他同姓的那些人一样，以举止优雅而超群出众，显得自己是个出身高贵的人物。他每日必在外面吃晚饭，每晚必赌博。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会讲述一大串关于路易十五治下和大革命初期的传闻轶事。多亏他有这个本事，人家才将他看成是极有才具的人。人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小故事的时候，觉得讲得相当不错。德·瓦卢瓦骑士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那些带有个人特色的俏皮话，他从来不翻过来掉过去地讲，也从不谈起自己的情史。他那翩翩风度和可掬的笑容则泄露出有滋有味的秘密。伏尔泰式的老绅士们有一种特权，就是从不去教堂望弥撒。这位好好先生也利用这个特权。他十分忠于王室事业，人们对他不信宗教也就宽大为怀了。他最有风度的一个优雅动作，便是从鼻烟盒里取鼻烟的姿势，那大概是模仿莫莱②的。这鼻烟盒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金盒子，上面装饰着戈里扎公主的肖像。在路易十五统治末期，这位小巧玲珑的匈牙利公主以其美貌而十分著名。瓦卢瓦骑士年轻时曾经狂热地爱恋过这位大名鼎鼎的异国女郎，直到现在，每每谈起这件往事还满怀激情。为了她，他曾经与德·洛赞先生③殴斗。如今他已经五十八岁左右，但他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弗朗索瓦-勒内·莫莱（1734—1802），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兰西大剧院的名演员。他凭着自己的相貌和自鸣得意的神态，直到年岁很大仍扮演风流小生的角色，获得极大成功。

只承认自己五十岁。他的外表还容许他采用这种无害的骗人伎俩。干瘪、金发的人天生具有许多长处，长处之一便是他们的身材显得年轻。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有这样的身材就不显老。瓦卢瓦骑士也保留了这样的身段。对啦，请各位一定记住，全部生命力，或者说，表现生命力的全部优美姿态，全凭身材维系。在骑士拥有的宝贵财富中，还必须算上造物主赋予他的妙不可言的鼻子。他的鼻子将苍白的面孔截然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之间似乎互不相识，进行消化工作的时候，只有半边脸发红。在相貌与人的心灵之间关系十分重大的时代，这件事值得特别一提。这火热的部分位于面部左侧。虽然德·瓦卢瓦先生双腿细长，身躯瘦削，面色灰白，看上去好象身体不十分健壮，可是吃起饭来食量很大。他声称自己患有外省称之为"肝热"的疾病，毫无疑问，这无非是给自己胃口奇大找个遁辞而已。半边脸发红的情况倒给他的说法提供了一点依据。在一个一顿饭可以吃上三十或四十个菜，时间可以持续四小时的国度里，骑士的胃似乎是上天给予这座城市的一种赏赐。据某几位医生说，这种左脸发热的现象，说明人心轻诺寡信。骑士的风流艳史证实了这些论断十分科学，幸亏史学家不需要对这些论断负责。虽然有这些症状，德·瓦卢瓦先生的神经系统依然比较敏感，总是十分兴奋。用一句老话来说，他的肝火旺，可是他的心燃烧起来也不亚于肝。虽说

---

③ 洛赞公爵（1747—1793），以其风流韵事及翩翩风度闻名。在《朗热公爵夫人》中，巴尔扎克曾描述洛赞怎样在自己情妇的大衣柜中藏身一个半月以便在她分娩时为她鼓劲。

他的脸上已有了几道皱纹，头发已经花白，一个有眼力的观察家从中也许会看出放荡留下的痕迹，纵情声色掘出的犁沟。确实，具有特征意义的“鱼尾纹”和“宫殿台阶”① 显示出其皱纹之华贵，据说这在西岱尔宫中② 是很受赏识的呢！在这位风流骑士身上，一切都揭示出讨女人喜欢的男人（ladie's man）的生活习惯：他是那样精心梳洗，以致他的双颊叫人见了就喜欢，好象是用什么仙水刷洗过的一样。头发遮盖不住的光秃部分闪闪发光，有如象牙。他的眉毛也和他的头发一样，经过精心梳理，均匀整齐，显得青春焕发。他的皮肤本来就很白皙，现在看上去似乎有什么诀窍，弄得更加洁白。他即使不洒香水，也散发出一股似乎青春的芳香，使他所在的地方顿时清爽起来。他那贵族气派的手，象时髦女郎的双手一样精心维护，指甲粉红，修剪齐整，引人注目。总而言之，若不是长着那么一个奇大的鼻子，他简直就象个玩具娃娃。我们还要下个狠心，承认一桩小事，来破坏这个完美的肖像。骑士扎过耳朵眼，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两个小耳环。耳环是金刚钻的，雕成黑人头形状，做工极为精细。他对此相当重视，给这个奇怪的赘物找出个理由来，说他从前曾患偏头痛，自从耳朵上扎了眼以后，他的偏头痛就好了。我们并不将骑士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来加以介绍，不过这些老光棍们，心脏将那么大量的血液送到脸上，他们有些颇为可爱的可笑之处，也许是基于神圣不

---

① 指额头上的横向皱纹。

② 据说西岱岛是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特居住的岛屿，文学作品中常用来指爱情和享乐的仙国。

可侵犯的秘密，对他们难道不应该宽容一些么？何况，德·瓦卢瓦骑士在其它方面还有那么些优雅风度来补救他的黑人头，社交界也应该觉得得失相当了。他确实也煞费苦心遮掩他的年纪，讨他的相识们欢心。首先应该指出，他的衬衣极为讲究，如今在衣着上，比较体面的人也只有这一点与他人不同了。骑士的衬衣总是贵族般的用料精细，颜色雪白。至于他的礼服，虽然总是干干净净，与众不同，却总是旧的，不过既没有污痕也没有褶子。有人已注意到，这是骑士追求时髦，故意对外衣毫不讲究。这些人认为，将骑士的外衣保存起来，就会是奇迹。德·加勒王子①发明的讲究办法，是用玻璃片去刮外衣，使新外衣变成旧外衣。骑士倒还没走到这一步，但是他遵循英国高级风雅社会的基本原则行事时，也有自己独特的自命不凡的方式，阿朗松人对此可不大能欣赏。为社交界不惜工本的人，社交界难道不应该尊重他们么？这么做，不正是实践了《圣经》中最难做到的训戒，就是叫人以德报怨么？装束上如此清新淡雅，如此精心，与骑士的蓝眼睛、象牙般的牙齿和金黄头发，非常相宜。只是这位引退了的阿多尼斯②在神情上已经没有一点点男子汉气概，似乎要用衣饰来掩盖往日在情场服役时造成的衰老。最后一点，他讲话的声音，对这个金发的花花公子来说，产生了一种强烈对比的效果。除非赞同几位人类心灵的观察者的见解，认为骑士的声音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否则那洪钟一般发出回响的声音，真会使你对

---

① 这是当时对英国国王长子的称呼，此处指英王乔治四世(1762—1830)。

② 见本卷第121页注①。

他的器官构造感到莫名惊诧。他虽然不具有歌唱性男低音那巨人般的音量，他的音色却是压低了的中音，十分动听。那嗓音与英国号的音阶颇为相似，圆润而柔和，刚劲而又淳厚。某些保王党至今仍旧穿着那可笑的大礼服，骑士早已摒弃了这种装束，他干脆来了个摩登化：他出头露面时总是穿一件栗色上装，镀金扣子，棱纹塔夫绸的半长不短的裤子，金扣袢，白背心上没有绣花，衬衣没有领子，却用领带紧紧系住脖颈。这最后一点，是法国老式装束唯一的残余。借此他可以将自己那代理主教及修道院院长式的脖颈暴露在外，所以更加不想放弃这一条。他的皮鞋面料是黑色亮皮，与众不同之处，是有方方的金带扣，当今一代人对此已经毫无印象。骑士总是露出两条表链，从背心的两个小口袋上平行地垂下来。这又是十八世纪服装款式的一种遗迹，是督政府时期① 言谈做作、衣着奇特的年轻人所不屑模仿的一着。这种过渡式的装束，将两个世纪联结在一起，骑士穿着它，极具侯爵的优雅风度。在莫莱的最后一个门徒弗勒里② 已经谢世的今天，这种风雅的奥秘在法国舞台上已经消逝。德·瓦卢瓦骑士这个老光棍的私人生活，表面上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实际上非常神秘。简单地说吧，他有一处简朴的住所，坐落在河道街一所房屋的三楼上，房主是拉尔多太太。拉尔多太太是这座城市里活计最多的洗衣坊老板娘，专洗优质柔软的衣物。这个情况倒正好能

---

① 督政府时期为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

② 弗勒里本名亚伯拉罕·约瑟夫·贝纳尔(1751—1822)，法兰西大剧院的演员，擅长扮演侯爵及贵族大老爷的角色。

说明为什么骑士的衬衣总是那么讲究。命里注定，阿朗松城里的人有一天终于相信，骑士的所作所为并不总是那么有绅士派头：他在晚年偷偷娶了一个叫赛查丽纳的女人，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来得不合时宜。

对这件事，一位叫杜·布斯基耶的先生说道："他给一个女人帮了忙，这个女人倒长期给他戴上了枷锁。"

即将在我们面前演出的一幕戏表明，骑士多年来所抱的希望就要落空，他为这个希望曾经付出了许多牺牲。正因为如此，上述的可怕诽谤就使风雅绅士的晚年更加凄楚。拉尔多太太将自家房屋三楼上的两个房间租给德·瓦卢瓦骑士先生，一年只收区区一百法郎。可尊敬的骑士每天在外面用晚餐，到了睡觉的时候才回家。他唯一的开销便是一顿早餐。吃的总是老一套，一杯可可饮料，加上黄油，根据不同季节，再加上各种水果。只有最寒冷的冬日才生火，而且只在起床时生一小会工夫。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他出去散步，看报，拜访朋友。他一在阿朗松立脚，就如实地向人承认自己是穷愁潦倒，说他的财产就是六百利勿尔的终身年金，他往日的豪富如今只剩下这么一块残渣。就是这么一个数目，还要经他的前代理人一年分四次付给他，因为前代理人手里握着委托书。阿朗松城的一位银行家，确是每三个月付给他一百五十利勿尔，这是一个叫博尔丹的先生从巴黎寄来的。这博尔丹先生是巴黎沙特莱民事裁判所的最后一名代理人①。对于

---

① 沙特莱民事裁判所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取消。

第一个倾听了骑士肺腑之言的人，骑士曾经要求他严守秘密。正因为如此，现在这事已无人不晓。德·瓦卢瓦先生穷愁潦倒，倒也受益匪浅：他是阿朗松最有名望的人家的座上客，每有盛宴，必请他参加。他会玩牌，会讲故事，人很和气，又有教养，他的这些才能均得到高度赞赏，以致这位对城市了如指掌的人如果不在场，一个场合简直就不成其为场合了。盛大晚会的主人，贵妇们，都需要他那小小的表示赞同的怪相。一位年轻女子，如果在一次舞会上听到老骑士说："你打扮得真漂亮！"听了这句赞赏的话，她简直要比知道她的情敌灰心绝望还要兴高采烈。德·瓦卢瓦先生是唯一能够将过去时代的某些话语讲得娓娓动听的人。什么"我的心肝"呀，"我的宝贝"呀，"我的小乖乖"呀，"我的女王"呀，所有一七七〇年的那些昵称，到了他的嘴里，便产生了无法抗拒的风雅味道。总而言之，独有他特别会使用那些最高级的用语。其实他是鲜于恭维的，但是他的恭维之辞为他赢得了老年妇女的青睐。他恭维所有的人，甚至他并无需要的行政人员也不例外。他在赌桌上的表现极为出众，这一点足以使他到处为人所注目。他从不自怨自艾，他的对手赌输了，他还要颂扬他们几句。他也从来不用表现自己打牌打得比伙伴更好的办法来教训自己的伙伴。发牌的时候，有人说这种令人作呕的话时，骑士则用可与莫莱相媲美的动作取出自己的鼻烟壶，注视一下戈里扎公主，颇有尊严地揭开盖子，取出一撮鼻烟来，堆在一处，拣拣，捏碎，垛成一个斜面。待到牌分完，他也已经将鼻孔塞上，又将公主放回他的背心口袋了。总是左面的口袋！他既不采用

表示轻蔑的沉默，也不说人家听不懂的俏皮话，只有一位“风雅”世纪（与“伟大”世纪相对）的绅士才能在这二者之间设想出这么一个妥协办法。不高明的赌家，他也接受，而且很会从中渔利。他的好脾气招人喜爱，许许多多的人谈到他时都说：我真佩服德·瓦卢瓦骑士！跟他长着金黄色头发一样，他的言谈，举止，一切，似乎都是金黄色的。他致力于既不得罪男人，也不得罪女人。对于先天性的畸形也好，智力上的缺陷也好，他都抱着宽容的态度。靠着戈里扎公主，他耐心地听人向他讲述外省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什么早餐鸡蛋没煮熟啊，咖啡里加的奶油变了味啊，健康方面十分荒谬可笑的细节啊，突然惊醒啊，作梦啊，来客啊，等等等等。骑士掌握了一种无精打采的眼神，古典式的态度，能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这使他成了有滋有味的听众。他不时插上一个“啊！”一个“唉！”一个“那您怎么闹的？”，加上一句恰如其分的动听话语。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别人连篇累牍地讲那些蠢话的时候，他心中一直在重温他与戈里扎公主的罗曼史中最热烈的章节。谁曾经想过，一段旧情会给社交帮多少忙呢？有谁考虑过，爱情是多么有利于交际，多么有用呢？骑士尽管总是赢钱，却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宠儿，从这里就可以得到解释了。他从来没有离开客厅时不带走六个利勿尔左右的赢头。他输的时候很少，可是每次输了都故意大叫大嚷，弄得尽人皆知。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在任何地方，甚至在都灵的埃及博物馆里，也从未遇到过这么可爱的老好人。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度里，过寄生生活都不

会具有如此美好的方式。再精于为自己盘算也不会比这位绅士表现得更殷勤，更不得罪人。他确实值得得到人们忠诚的友谊。如果有谁来到德·瓦卢瓦先生的家打扰，请他费心给帮个小忙，这个人从他家出去的时候，一定不会不喜欢上他，而且准会相信，他不答应确实是无能为力，或者如果他真的介入，只会把事情搞坏。

要把骑士艰难的日子解释清楚，被“真实”这个残酷无情的婊子卡住脖子的史家还必须说，最近，在可悲的七月光荣时日①之后，阿朗松的人们获悉，德·瓦卢瓦先生赌博赢来的钱，每三个月都寄走大约一百五十埃居。聪明的骑士竟胆敢自己给自己寄终身年金，为的是不要在这个喜欢实利的地方显得自己没有收入。他的很多朋友（他现在已经作古，请不要忘记这一点！）都 mordicus② 否认这种情况，把这看作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德·瓦卢瓦骑士是一位遭到自由党诽谤的可敬的高贵绅士。幸好那些精明的赌徒在游廊上也可以遇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这些对骑士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耻于洗刷自己的过错，坚决否认有这等事。请不要说他们固执吧，这些人对自己的尊严是看得很重的。政府已经为这种美德作出了表率，这就是不给自己的失败唱感恩赞美诗，趁夜间把死者埋葬。骑士任凭自己采取这狡猾的一招，倒可能给他带来人们

---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天的武装起义，被称为“光荣的三天”。七月革命结束了查理十世的统治，为七月王朝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② 拉丁文：断然、顽固地。

对德·格拉蒙骑士① 的尊敬，对德·弗乃斯特男爵② 的微笑，与德·蒙卡德侯爵③ 的握手。即使真有此事，难道他就不再是使阿朗松人倾倒的和蔼可亲的食客，谈吐风趣的人士，坚持不懈的赌徒，令人陶醉的讲故事专家了吗？再说这种行为本不超出自决规则范畴，又在哪一条、哪一点上有违一个绅士的雅俗呢？现在有多少人不得不把终身年金送给别人，有意给自己的知心好友弄一份，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自然的事呢？可是拉伊俄斯已经死了……④。过了十五年左右这样的生活以后，骑士积了一笔钱，有一万多法郎。他对别人说，波旁王朝复辟时，他的一个老朋友、前黑马火枪手中尉、德·蓬布勒通侯爵还给他一千二百皮斯托尔⑤，这是他从前供给蓬布勒通让他亡命国外的。这件事极为轰动，此后《宪政报》对某些流亡国外的人使用这种还债方法大加揶揄，他自然也是目标。当某人在骑士面前谈及德·蓬布勒通侯爵这一高尚行为时，这个可怜的人连右半边脸都红了起来。每个人当时都为德·瓦卢瓦先生感到高兴，瓦卢瓦先生便去征求经营银钱生意的人的意见，询问应该怎样使用这往日财富的残余。他相信复辟时

---

① 格拉蒙骑士(1621—1707)，典型的花花公子，热衷于女人和赌博。

② 弗乃斯特，阿格里帕·德·奥比涅的哲理小说《弗乃斯特男爵奇遇记》中的主人公。

③ 蒙卡德侯爵(1586—1635)，军事家、外交家，一六三三年曾任西班牙军队大元帅，远征荷兰。

④ 这是伏尔泰所写的《俄狄浦斯王》剧本中的一句话。巴尔扎克用来说明瓦卢瓦骑士现在已经去世。

⑤ 法国古币名，一个皮斯托尔相当于十个利勿尔。

期命运不会坏，便将自己的钱存入国库，那时定期利息是五十六法郎二十五生丁。他还说，他认识勒农库先生，德·纳瓦兰先生，德·韦纳伊先生，德·封丹纳先生和德·拉比亚迪埃先生。这几位先生为他从国王金库中谋得一百埃居的津贴，而且给他寄来了圣路易十字勋章①。对他的头衔和身分这两项郑重其事的认可，老骑士是用什么办法得到的，人们始终不甚了了。但是凭着他在西部天主教军队中服役的历史，搞到圣路易十字勋章；授勋证书又使他拿到了退休上校的军衔，这倒是确切无疑的事。到了这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为他终身年金的神话而感到心神不定了。除了终身年金以外，骑士真的有了一千法郎的固定收入。虽然他的经济状况有了这样的改善，他的生活和举止仍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红绶带在他的栗色上衣上显得越发威武耀眼，简直可以说，使他的绅士面貌更加完美无缺了。从一八〇二年开始，骑士加盖信件用的是一方极其古色古香的金印。印章刻得相当糟糕，但是从这方金印上，卡泰朗家族，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特雷维尔家族的人都可以看到，纹章上刻的图案是对分为二，一边为直纹红色，另一边为直纹红色带五个金色菱形，连接处成十字形。整个盾形纹章的上部为黑色，并间以银十字。纹章上部的冠冕图案是骑士帽。纹章上的题铭是Valeo②。带着这样高贵的纹

① 圣路易十字勋章为路易十四于一六九三年所设立，专门授予天主教军官，法国大革命时期取消，一八一四年又恢复，一八三一年又取消。但是从前的骑士仍保有继续佩带勋章的权利。

② 拉丁文：强大。

章，这个所谓瓦卢瓦家族的私生子应该而且可以登上世界各地的每一辆王室马车。很多人羡慕这个老光棍的舒适生活。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玩波士顿牌，下西洋双六棋，玩贺维西①，玩惠斯特纸牌，玩皮克牌玩得好，就是晚餐消化得好，就是用优美的姿态嗅鼻烟，就是悠闲地漫步。阿朗松城的人差不多全都以为，这种生活已经完全排除了野心和重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人的生活会象羡慕他的人为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为人遗忘的村庄里，你会发现一些有气无力的人，表面上好象是已经死亡的轮虫类，但是他们狂热地研究着鳞翅目或贝类学，为了搞清一种什么我叫不上名字的蝴蝶或者什么concha Veneris②，绞尽脑汁，备尝艰辛。骑士不仅有他自己的贝壳，而且还胸怀一桩大志。他追求这个大志向的那股藏而不露的劲儿，简直可以与西克斯特五世③相提并论。这就是他想和一个富有的老姑娘结婚，意图当然是以此为台阶以接近宫中最高的阶层。他装束阔气并在阿朗松居住，其秘密动机正在这里。

十六年④——这是骑士的说法——仲春时节一个星期三的清晨，骑士正将他的半新半旧绿色带花的锦缎室内便袍穿上身，虽然耳朵里塞了棉花，仍然听见一位少女迈着轻盈的脚

① 贺维西是一种旧式纸牌戏，以吃牌和得分最少为胜。

② 拉丁文：维纳斯贝。

③ 西克斯特五世(1521—1590)，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间任第二百二十五任教皇。在此之前，他曾在十三年间装病装老。

④ 即一八一六年。

步走上楼梯。稍顷，便有人在他的门上小心翼翼地敲了三下。然后，不待回答，一个美人儿便象一条鳗鱼一样溜进老光棍的房门。

“啊！是你啊，苏珊，”德·瓦卢瓦骑士说道，一面没有中断已经开始的活计，手握剃刀在一块皮上磨来磨去。“亲爱的小淘气宝贝，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跟您说一件事，这件事可能叫您又高兴又难过。”

“是关于赛查丽纳的事么？”

“我才不管你的赛查丽纳呢！”她说道，那神情既顽皮，又庄重，又无忧无虑。

这个可爱的苏珊姑娘，是拉尔多太太手下的一名女工。她那滑稽可笑的艳史，对我们这个故事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现在让我们对这所房屋的情形简要说上几句。

作坊占据了整个楼下。小院子用来在马鬃绳子上晾晒绣花手绢，细布绉领，无袖女式胸衣，衬衣的活袖口，带襟饰的衬衣，领带，花边，绣花长裙等等，一言以蔽之，是城里上等人家优质柔软的内衣。骑士声称，从税务局长老婆的无袖女式胸衣数目上，便可以知道她与什么人私通，因为有的带襟饰的衬衣和领带与无袖女式胸衣和细布绉领有连带关系。虽然通过这种衣着配对的方法完全可以推测出城里的各种幽会，但是骑士从未多嘴多舌过，从未说过一句讽刺挖苦的话，叫人家对他关上大门。（他这不是很聪明吗！）所以，请你们将德·瓦卢瓦先生看成是一位行为高尚的人，只是他的才能也象其他

许多人的才能一样，由于生活圈子狭小而没有得到发挥。他也任凭自己与女人飞上几个颇有挑逗性的眉眼，叫女人浑身颤栗。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男人嘛！所有的女人首先都承认他非常小心谨慎，承认他对女人的风流失足具有极大的同情心，所有的女人也都爱过他。拉尔多太太手下的杂工，一个四十五岁的老姑娘，其丑无比，跟骑士住对门。他们楼上，就只有阁楼，冬季也在阁楼里晾晒衣物。每套房子都与骑士的住房相同，由两间可透进阳光的房间组成，一间朝街，另一间朝着花园。骑士的下面，住着一个瘫痪的老人，是拉尔多太太的祖父，从前是海盗，名叫格勒万。他曾经在西默兹海军元帅名下在印度服过役，现在已经耳聋。拉尔多太太本人占据着二层的另一套房子。她对有钱人极为偏爱，对骑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视而不见。在她看来，德·瓦卢瓦先生是一位什么事情都做得对的绝对君主。如果有人说她手下的哪个女工失足了，和骑士有了勾搭，她就会说："怎么会呢！他对人那么好！"所以，这幢房屋虽然也象外省的每一幢房屋一样，简直就是玻璃做的①，但是对于德·瓦卢瓦先生来说，这幢房屋却象大盗储存赃物的山洞一般不会走漏消息。洗衣作坊里的鬼心眼女人们都把骑士当作天生的知己。作坊的大门大部分时间都敞着，骑士从没有一次经过门前而不给他的那些小猫咪带点东西的：巧克力啊，糖啊，缎带啊，花边啊，金十字章啊，一言以蔽之，是小女工②所醉心的各种玩意儿。所以这位

① 意为不可能有任何秘密。

② 小女工收入很低，多半在工余从事卖淫。

好心的骑士受到这些小姑娘的热爱。有的男人爱女人，无非就是因为她们穿裙子，他们待在女人身边就高兴，从来不想愚蠢地自问一下，他们对女人殷勤追求到底有什么意义。女人们有一种本能，能够猜透这种男人的心。在这方面，女人的嗅觉与狗的嗅觉一样灵敏。有许多人在场，猎获的野兽该归谁，狗便径直向谁奔去。可怜的德·瓦卢瓦骑士从青年时代起便喜欢给女人送点东西，一直保持至今。从前，这是贵族大老爷的特点。他一直忠于小家小户①的体制，喜欢叫女人发点财。世界上只有女人这种造物很会接受馈赠，因为她们总可以报答。现在的中学生一走出校门，便已经极力寻觅自己的偶像或者专拣些荒唐事干了。世风已如此，但还没有一个人对十八世纪姑娘的心理状况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不是很不正常的事么？德·瓦卢瓦骑士的行为，难道不相当于十五世纪的骑士比武么？一五五〇年的时候，骑士们为贵妇人相互厮杀；一七五〇年的时候，骑士们将自己的情妇带到长野跑马场②去显摆；如今，他们叫自己的马去赛跑。不管哪个时代，贵族都尽量给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十四世纪的尖尖长长的翘头鞋，到了十八世纪，成了高跟红皮鞋，而一七五〇年时情妇们的奢侈生活便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与往昔游侠骑士炫耀自己的感情十分相似。如今这位骑士再也不能为一位情妇搞得倾家荡产了。他现在献殷勤送人的，是一

① 这是十八世纪风流韵事的特点，“小家小户藏情妇”。

② 长野位于巴黎西北布洛涅森林，风景优美，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这里变成游人如织的时髦游玩场所。

袋小脆饼，而不是大把钞票裹着的糖果。让我们说句颂扬阿朗松的话吧：女人们收下小脆饼时那种高兴劲，比起杜黛①往日接受德·阿图瓦伯爵②赠送的一套镀金银梳妆台或者什么高级服饰时的快乐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所有这些女工，对于德·瓦卢瓦骑士威风大大不如当年这一点，心里都清清楚楚，关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亲近，对外都守口如瓶。即使城里某些人家有人问起德·瓦卢瓦骑士的情况，她们都一本正经地谈论这位绅士，把他说成已经年老力衰的样子。在她们口中，他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先生，他的生活是一朵圣洁的鲜花。但是，在家里，她们简直象鹦鹉一样踩在他肩膀上。洗衣女工们经常会发现别人夫妻的秘密，他很想打听打听。于是女工们每天早晨前来，将阿朗松城里的闲言碎语讲给他听。他称这些女工是他的穿裙子的报纸，活的长篇连载小说。萨蒂讷先生③也从未有过比这更聪明而又更廉价的侦探，而且这些人心眼里使坏，表面上却保持着冠冕堂皇的样子。请诸位不要忘记，骑士吃早饭的时候，就象一个最幸运的人那么开心。

苏珊是他的心上人之一。她很有心计，又野心勃勃，本是一块莎菲·阿尔努④的材料。加之她长得十分俊俏，就和

---

① 罗莎莉·杜黛(1752—1820)，舞蹈演员、交际花。

② 德·阿图瓦伯爵，路易十八的弟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

③ 安多瓦·加布里埃尔·德·萨蒂讷(1729—1801)，一七五九至一七七四年间曾任警察总监，据说他手下的侦探本领高超。

④ 莎菲·阿尔努(1744—1803)，法兰西歌剧院的女歌星，塑造过拉摩所写数部歌剧中的角色，思想敏锐，聪明伶俐。她的《回忆录》于她死后发表，相当著名。

提善①请到自己的画室中来，让她坐在黑丝绒上，以便帮助他的画笔描绘出维纳斯形象的那位美女一样。不过，她的眼睛和额头部分虽然长得很清秀，面庞下部的轮廓却流于一般而大大逊色。她属于诺曼底型的美，容光焕发，面色红润，圆鼓鼓胖乎乎，是卢本斯的肌肉②加上法尔奈斯宫的赫丘利③的筋骨，而不是梅迪契宫中阿波罗的美女维纳斯雕像的筋骨。

这时，只听骑士说道：

"喂，我的孩子，给我讲讲你那小小的或者大大的恋爱故事吧！"

从巴黎到北京都会使骑士显得与众不同的东西，便是他对这些女工的态度中有一股慈父之情。她们使他忆起往日的姑娘，那些在十八世纪足足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名扬全欧的著名的歌剧王后们。到如今，这个女性王国也象任何伟大的事物一样，象耶稣会的教士们或十七、十八世纪美洲的海盗一样，象修院长老和包税人一样，已被遗忘。骑士从前曾经与这个女性王国一起生活过，必然培养了自己无法抗拒的和善，讨人喜欢的性情随和，不掺杂自私情感的听之任之态度，还有朱庇特到阿尔克墨涅家去时使用的各种隐姓埋名手段④。众神之

---

① 提善（又译提香：1490—1576），威尼斯著名画家。

②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此处指卢本斯所画的肌肉。

③ 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此处指藏在罗马法尔奈斯宫的赫丘利雕像。

④ 阿尔克墨涅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安菲特律翁的妻子，厄勒克特律翁的女儿。她丈夫在外时，宙斯扮作其夫的模样，与她生了赫拉克勒斯。

王朱庇特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将自己手执闪电形小投枪的优越地位随便扔给任何一个魔鬼，特别是在远离朱诺① 的时候，便想把他的奥林匹斯山化成狂热的爱情、化成一席简单的夜宴、化成大量的女性吃掉。骑士穿着半新不旧的绿色锦缎室内便袍，他接待客人的房间空空荡荡，地上只铺着一块寒伧的挂毯权充地毯，靠背椅陈旧脏污，墙上裱的是乡村客栈用的糊壁纸，这里是路易十六及其家属的侧影，画在一株垂柳上；那边是印成骨灰罐形状的最高遗嘱。总而言之，是保王党在恐怖时代② 所发明的各种各样感伤的玩意儿。骑士已经未老先衰。他站在一个老式梳妆台前面刮脸，那梳妆台装饰的花边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浑身都散发出十八世纪的味道！……青年时代情场得意的各种优美姿态又重现出来，看上去就象人家欠他三十万利勿尔的债务，马车就在门边等候的样子。他简直就跟贝蒂埃③ 在莫斯科大撤退时向溃不成军的各营宣布命令一样伟大。

“骑士先生，”苏珊怪模怪样地说道，“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您说的，您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就行了。”

说着，苏珊侧身一站，那样子是要给自己的话作一个雄辩的注解。这位骑士，请诸位相信，他可是个精明的老家伙。他一面手里仍然斜握着刮脸刀贴在脖颈上，一面垂下右眼朝女

① 朱诺是朱庇特的妻子，天后，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拉。

② 恐怖时代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一七九三年五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这个阶段。

③ 贝蒂埃（1753—1815），一八〇四年任法军元帅，一八〇五至一八一四年任拿破仑大军总参谋长。

工看了一眼。他立刻显出什么都明白了的神气。

“好的，好的，我的小宝贝，我们马上聊聊。不过，我看你已经先下手了嘛！”

“骑士先生，难道我一定要等到我的母亲打我，等到拉尔多太太将我赶走再行动么？我要是不赶快到巴黎去，我在这儿永远也嫁不了人了，这里的男人一个个都是那么滑稽可笑！”

“我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社会在变。天下就要大乱，贵族要倒霉，女人也要倒霉。继政治上的大动荡之后，社会风习的大动荡就要来到。唉！过不了多久，女人就再不存在了（说到这里，他将棉花从耳朵里取出，将耳朵弄弄好）；女人卷进感情漩涡中去，就要吃大亏。她绞尽脑汁，可是再也不会得到我们那个时代那种不觉羞耻地向往着、也毫不客气地接受着的小小的无害的享乐。这种时候，人们也利用头晕这一类的毛病，但那只不过是（他将小黑人头擦干净）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女人们将这个当作一种病，最后用点桔叶茶也就算完事。（说到这里，他笑起来。）总而言之，结婚将会变成某种（说到这里，他拿起镊子拔汗毛）非常令人讨厌的事。可我年轻那时候，结婚是多么快乐的事啊！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治下，请你记住，我的孩子，那就算是世界上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可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骑士先生，”小女工说道，“这事关系到你的小苏珊的品行和声誉，我希望你不要遗弃她。”

“怎么会呢！”骑士一面梳理好头发，一面高声叫道，“我宁

愿不姓这个姓，也不会那么干啊！”

“噢！”苏珊说道。

“你听我说，调皮的小姑娘，”骑士一面倚在一张很大的软座圈椅里，一面说道。这种从前叫做“公爵夫人”的圈椅，是拉尔多太太费尽心机给他搞来的。

他把俊俏的苏珊拉到自己身边，将她的两腿夹在自己的双膝之间。美丽的姑娘随他摆布。可是她在大街上却那样高傲，阿朗松有好几个男子愿意把财产送给她，她已多次拒绝。这既出于维护自己声誉的考虑，也是因为看不起那些人的气量狭小和斤斤计较。苏珊将她所谓的过失那样大胆地给骑士送上门来，连这个干尽坏事的老家伙也一眼就估摸出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过去曾经在更加精明狡诈的女人身上探测过许许多多别的奥秘，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姑娘会拿真正的丢人现眼开玩笑。他知道，这漂亮谎言搭成的脚手架一触即坍，但是他不屑于去碰倒它。

“你这是故意自我诽谤，”骑士一面用无法模仿的优美姿态微微一笑，一面对她说道，“你就象你姓这个姓的那个俊俏姑娘那么循规蹈矩，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结婚。可是你不愿意在这地方窝着，你渴望到巴黎去，在那里，娇小玲珑、令人喜爱的姑娘，如果精明的话，都能变成富人。你也不蠢。于是，你想去看看这个享乐之都是否给你保留了年轻的德·瓦卢瓦骑士，华丽的马车，珠宝钻石，歌剧院的包厢。俄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带来了百万财富①，妈妈给了我们一副漂亮脸蛋，就

① 滑铁卢战役后，英、俄、奥等国占领法国，直至一八一八年。

是用这些百万财富给我们定下了陪嫁。一言以蔽之，你有爱国精神，愿意帮助法国从这些先生的口袋里将钱夺回来。哎！哎！亲爱的魔鬼小绵羊，这一切都不错。你现在生活的圈子说不定要大嚷大叫一阵，但是，成败论英雄。最糟糕的事，我的孩子，就是没有钱。这正是我们两个人的毛病。你很精明，以为勾上一个老光棍便能从这个小小的荣耀中得到好处。可是这个老光棍，我的心肝，对女人的诡计还是略知一二的。这就是说，指望我相信你那事与我有什么相干，比你把一粒盐放到一只鸟的尾巴上还要难上加难。上巴黎去吧，我的小姑娘，叫一个老光棍自尊心受伤，也没关系，去吧！我不会阻拦你，我还会帮助你，这个老光棍，苏珊，他天生是少女的保险箱。可是，不要把我搅进去。你听着，我的女王，你很理解生活，你如果把我搅进去，就会给我造成很大的损害，你会使我很伤心。为什么说造成损害呢？因为那样你就会妨碍我在这里结婚，这地方人们对道德、品行是很看重的。为什么说会使我伤心呢？即使你说你处境困难，小鬼头！我也不相信！我的宝贝，你知道，我已经一贫如洗，我象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是个穷光蛋！啊！我若能娶上科尔蒙小姐，又变得富有，我肯定把你放在赛查丽纳之上。我一直觉得你象给铅镀金的金子那么清秀，而且你天生就是要作一位贵族大老爷的心上人的。我知道你很精明，你跟我玩这个花招，我一点不感到惊奇，我早就料到了。对一个姑娘来说，这不是最后一招么！我的天使，非得主意高明的人才想得出来这么干。所以，我很敬重你！”

说到这里，他象主教那样在她的面颊上亲了一下，以证实

自己的话。

“骑士先生，我向你保证，你误会了，而且……”

她不敢继续说下去，面孔绯红。骑士看了一眼，早就猜着了、猜透了她的整个计划。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希望我相信你的话！好吧，我相信。不过，听我的忠告，到杜·布斯基耶先生家去吧！你往杜·布斯基耶先生家里送衣物，不是已有五、六个月了么？好吧，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问你。不过我了解他，他自尊心很强，他是老光棍，很有钱，有二千五百利勿尔的固定收入，而支出不到八百。你要是如我想象的那么聪明，你就能用他的钱见识见识巴黎。去吧，我的亲爱的，缠他去！你要象一条长绸那样放松，然后，他每说一句话，你就绕上两圈，打上一个结。他是那种害怕丢人现眼的人，若是他叫你抓住了把柄……反正你明白，你就威胁他，说要去找慈善事务所的女士们。再说，他这个人野心勃勃。一个男人就应该通过他老婆达到一切目的。你不是很漂亮，很精明，足以帮助你丈夫发迹么？嘿！妈的，你简直可以和一个宫廷命妇相抗衡呢！”

听了骑士最后这一段话，苏珊茅塞顿开，恨不得马上跑到杜·布斯基耶家里去。为了不致显得走开得太突然，她一面帮助骑士穿衣，一面向骑士询问巴黎的情形。骑士已料到自己这番指教会产生什么效果，于是请苏珊去告诉赛查丽纳，叫她将可可饮料送到楼上来，用这种办法给她走开提供方便。这可可饮料是拉尔多太太每日清晨必给骑士做好的。苏珊急忙溜走，好去钓鱼上钩。下面我们就来表表这条鱼的来历：

杜·布斯基耶出生于阿朗松一个古老世家，介于资产阶级与小贵族地主之间。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刑事审判官的职务。父亲死后，杜·布斯基耶生活无着，也跟外省所有破了产的人一样，到巴黎去撞大运。革命① 初期，他进入商界。当时，虽然共和党严格按照革命的廉洁秉公办事，商务却并不都那么清白。政治暗探、投机商、军粮或军火商、与市镇上管理钱财的人相互勾搭叫人没收逃亡贵族财产以便将其买进或卖出的人、部长或将军，全都做生意。从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九年，杜·布斯基耶承办法国军队的给养。那时他有一所豪华的公馆，是财界的一大巨头，他与乌弗拉尔② 均摊盈亏作买卖，宾客盈门，过着当时引人议论纷纷的生活，不费吹灰之力便粮食满仓、幢幢小楼情妇充斥的辛辛那蒂斯③ 的生活，家中经常为共和国要人举行盛大招待会。杜·布斯基耶公民是巴拉斯④ 的熟人，与富歇⑤ 过往甚密，与贝纳多特⑥ 也颇有交

① 指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乌弗拉尔(1770—1846)，法国金融家。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从事纸张投机，后被任命为法国海军粮食弹药总供应官，大发横财。曾数次入狱。

③ 辛辛那蒂斯原系公元前五世纪罗马的民族英雄，古罗马农民、士兵和国家领袖的优秀形象。外敌入侵，他放下犁锄当了执政；战胜敌人以后，他拒绝接受一切荣誉，仍返回家园躬耕陇亩。这里提到辛辛那蒂斯仅指其富足。

④ 巴拉斯(1755—1829)，一七九三年以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生活奢侈腐化。

⑤ 富歇(1759—1820)，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与巴拉斯关系密切，一七九九年被任命为公安部长，豢养大批密探、警察。

⑥ 贝纳多特(1763—1844)，蓬特-科沃亲王，法国将军，一七九九年曾任国防部长。一八一〇年被立为瑞典王嗣子，一八一八年继承瑞典王位。

情。他以为只要孤注一掷，投到马朗戈战役以前秘密反对波拿巴的那一派的怀抱里，自己就有指望当部长。若不是凯勒曼①发起攻击，德塞②战死，杜·布斯基耶肯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计议中的反拿破仑政府中，他是一位高官。可惜拿破仑有运气，使这个政府胎死腹中③。

马朗戈战役出人意料的胜利，宣布了这个党派的失败。他们早已将声明印制完毕，准备一旦第一执政战场失利，便回到山岳派的体制上去。杜·布斯基耶对于拿破仑不可能取胜深信不疑，拿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在交易所中做空头，而且在战场上留下两个使者。第一个使者于梅拉斯④取胜时动身前来报信。四个小时以后，第二个使者星夜赶到，宣告奥军大败。杜·布斯基耶对凯勒曼和德塞大加诅咒，但是他不敢诅咒第一执政官，因为这位执政欠他数百万法郎。本来有几百万好赚，这下子倒破了产，这一急剧变化可叫这个粮食军火商失去了思考能力，一连数日痴痴呆呆。他生活放荡无度，身体早已垮下来，这一晴天霹雳更使他无力还手。但是对于国家债券清算结果，他还抱着某些希望。尽管他给拿破仑送过许多

① 凯勒曼(1770—1835)，一七九二年被任命为少将，在迪穆里耶指挥下赢得瓦尔米战役胜利。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七年，统率阿尔卑斯大军，一八〇四年晋升为元帅。在马朗戈战役中，凯勒曼所率骑兵发起的攻击在最后一刻决定了法军的胜利。

② 德塞(1768—1800)，大革命时期统率莱茵军，随同波拿巴远征埃及。一八〇〇年扭转了马朗戈战役败局并战死疆场。

③ 此段故事参见《一桩神秘案件》。——作者原注。

④ 梅拉斯将军(1730—1806)在马朗戈战役中统率奥军。

礼品，打算贿赂第一执政，拿破仑对这些将宝押在他战场失利上面的粮食军火商仍然极为痛恨。被人戏称为“关上钱箧子”的德·费尔蒙先生①清算的结果，叫他一个钱也没有剩下。这个粮食军火商生活糜烂，又与巴拉斯和贝纳多特勾勾搭搭，比起他在交易所做空头来，这两点更使第一执政不悦。第一执政将他的名字从收取国库银钱者的名单上一笔划掉。靠着剩余的一点钱，他叫人把他送到阿朗松。从往日的豪富中，杜·布斯基耶只保留下来记在国库账簿上的一千二百法郎终身年金。这是他从前一时心血来潮存储在国库的，现在倒使他免于一贫如洗了。他的债权人不知道清算的结果，只给他留下一千法郎长期公债②。全靠收回债款和拍卖杜·布斯基耶拥有的鲍赛昂公馆，才将债务全部还清。就这样，这个投机商差一点要宣布破产，最后总算保全了自己的名字。在阿朗松这个城市，保王党暗中占统治地位。一个让第一执政给搞垮的人，前面又有与过去几届政府要人过往甚密因而声名显赫这段历史，加上他过的那种生活，他那转瞬即逝的王国，都激起阿朗松人的极大兴趣。杜·布斯基耶恨透了波拿巴，他讲些有关第一执政官的琐事，约瑟芬③的放荡生活以及十年革

---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费尔蒙(Fermon)与“关上”(fermons)谐音。德·费尔蒙自一七九七年起任财务专员，后一直忠于拿破仑。

② 这是只付息不还本的公债。

③ 约瑟芬(1763—1814)，原博阿奈子爵之遗孀，一七九六年与波拿巴结婚，是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一八〇四至一八〇九年间成为法国皇后。

命期间的秘闻等等，大受欢迎。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却以三十六岁的单身汉身分露面，中等身材，象一个商人那样肥肥胖胖，露出举止轻浮的诉讼代理人一般的腿肚子。他的容貌特征明显，鼻子扁平，鼻孔内多毛；黑眼珠，眉浓重，眉宇间透出精明的目光，与德·塔莱朗先生的目光颇为相似，只是有些无神。他还保留着共和党人的两撇小胡子，棕黄头发留得很长。他的手，每个手指节上都长一小撮毛，青筋突起，证明肌肉很丰满。最后，他还有法尔奈斯宫赫丘利雕像那样的胸脯和能够扛起实物地租的肩膀。如今只有在托尔托尼咖啡馆①才能见到这类肩膀了。他这种男性，生命力旺盛，用过去时代的风流标准来看，杜·布斯基耶大概会被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支付余款的人"。用这句上一世纪流行的话来形容他，非常精彩，可惜今天人们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了。象德·瓦卢瓦骑士一样，在杜·布斯基耶身上也可见到与人的整个面貌形成鲜明对照的表征。这位前商人的嗓门与他的筋骨很不相称，这倒不是说他的嗓音很细，象两脚海豹口中有时发出的那样；恰恰相反，他是压低了的大嗓门。恐怕只能将这种嗓音比作锯子锯一块浸湿了的糟木头发出的声音，人们还可以产生一点印象。一言以蔽之，是精疲力尽的投机商的嗓音。

很长一段时间内，杜·布斯基耶都保持着他声名显赫的

① 托尔托尼咖啡馆为十八世纪时那不勒斯人维劳尼所建，位于泰布街和意大利人大街相交的街角上。帝政时期，特别是复辟时期，托尔托尼是巴黎最豪华的咖啡馆。

时代时兴的服装：翻口长靴，白色丝袜，桂皮色灯芯绒短绣花裤，罗伯斯比尔式的背心和蓝上衣。虽然第一执政官对他的仇恨使他在外省保王党权威人士那里取得了资格，构成阿朗松圣日耳曼区的七、八户人家却根本没有接待过他，而德·瓦卢瓦先生倒是出入这些人家的。杜·布斯基耶一开始曾试图娶阿尔芒德小姐为妻。这位小姐是城中最受敬重的一位贵族的胞妹，杜·布斯基耶打算从她那里大捞一把以利于自己未来的大业，因为他一直渴望着来个精彩的卷土重来。结果他遭到了拒绝。阿朗松有十几家富户，从前是他们造就了阿朗松城市这个点。他们拥有草场和牛群，经营大宗布匹生意。这些人家倒接待他，也算补偿了他的损失。他以此自慰，而且说不定在这些人家里遇到什么偶然机会，会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意中人。老光棍确实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桩美满婚姻这个前景上了，他的各种本领似乎也预示着他会结上一段美满姻缘。他在理财上确有某种精明之处，许多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他象一个破产了的赌徒指点新手一样，指点别人进行投机，为这些生意出谋划策，采用什么办法，可能性如何，具体做法怎样，干得很高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人员，常常考虑任命他为阿朗松市长。但是，他在共和国政府内搞投机，人们仍然记忆犹新，这对他为害不浅，省政府那里从来就通不过。各届政府相继更迭，甚至“百日”时期的政府，都拒绝任命他为阿朗松市市长。这个职位他垂涎已久，如果他已经得到了这个职位，说不定早已和他终于看中的哪一位老姑娘结成了良缘。他对帝国政府的憎恶首先将他

投入保王党阵营之中。虽然在那里受尽侮辱，他还是留下来了。待到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省政府仍然采取摈弃他的态度时，这次拒绝又使他对波旁王朝产生了深仇暗恨，因为他实际上仍然公开地忠于自己原来的政见。于是他成了阿朗松自由党的领袖，表面上看不出来的领导选举的人，以其暗中策划及阴谋活动，大大加害于复辟王朝。正象每一个凭自己头脑过活的人一样，杜·布斯基耶的仇恨情感，显露出小溪般的平静。这小溪表面上水流不大，实际上永不干涸。他的仇恨象黑人一样，那么平静，那么耐心，连敌人也受了骗。他的复仇酝酿了十五年之久，从未有过哪一次胜利使他得到满足，甚至一八三〇年七月那些日子的胜利①也未能满足他复仇的欲望。

德·瓦卢瓦骑士将苏珊支到杜·布斯基耶家里去，并非无意。他们两人，一个是自由党，一个是保王党。虽然在全城人面前双方都很巧妙地将他们共同的希望隐藏起来，实际上他们早已相互猜透对方的心思。原来这两个老光棍是情敌。他们每个人都制定了娶科尔蒙小姐的计划，刚才德·瓦卢瓦先生也向苏珊谈到了这位小姐。这两个人都打定了主意，却藏而不露，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都在等待着时机到来，某种偶然会将这位老小姐送到他们手上。他们两人生动地体现了不同的体制，这在他们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即使没有这种距离，他们之间的竞争也会使他们成为两个仇敌。时代

---

① 见本卷第287页注①。

给穿越时代的人打上深深的烙印。这两个人物以他们容貌、言谈、思想和装束所点染的历史色调完全不同，证明了这句格言确是真理。一个，粗鲁，精力充沛，动作很大而不连贯，话语短促而生硬，讲话语气令人难以忍受，深色头发，黑眼珠，表面上令人畏惧，实际上却象任何暴动一样软弱无力。这个人正好代表着共和国。另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风度翩翩，衣饰讲究，通过缓慢而有效的外交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坚持高雅的趣味，这个人是老式阿谀奉承和谄媚的活生生形象。这两个敌手几乎每天晚上在同一地段上相遇。从骑士一方来说，争战是彬彬有礼、和和气气的；杜·布斯基耶一方，虽然保持着交际场合所必须的礼节，因为他也不想叫人当场赶走，却不那么讲究形式。只有他们两人自己心照不宣。外省人对于小小的利害关系观察得十分细致，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些利害关系的中心，但是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德·瓦卢瓦骑士先生在人家餐桌上座位在上首，他从来也没有向科尔蒙小姐求过婚。杜·布斯基耶想登上当地最高贵族的家门而不可得，也加入到食客的行列中去，却遭到拒绝。骑士还设想了许多可能性，以便给他的对手以雅尔纳的一击①。这一击要用精心准备的淬火的利刃深深地砍进去，苏珊便是这样的一着。骑士早已往杜·布斯基耶的河水里扔过探测锤了。诸位可以看到，他的哪一项推测都确切无误。

① 雅尔纳男爵在亨利二世和宫中人等面前与人决斗，眼看败北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对方腿弯而取胜。"雅尔纳的一击"意谓决定性的一击。

苏珊步履轻盈地从河道街出发，经过塞镇门大街和羊圈街，一直走到天鹅街。杜·布斯基耶在天鹅街买了一幢内地的小房屋已为时五年。这幢房屋用灰色岩石盖成，与诺曼底大理石的碎石或布列塔尼的板岩碎石差不多。这位前商人比城里任何人都住得舒服，因为他保留了几件自己鼎盛时期的家具。这位倒台的沙达那帕鲁斯①，外省的风习以难以觉察的方式使他的光辉黯然失色。往日豪华生活的遗迹如今在他的房屋中，就好比将一盏漂亮的分枝吊灯放在仓房里。无论是大东西还是小东西，都缺乏和谐感，而和谐是任何人间或天上的艺术品中必不可少的纽带。一个漂亮的五斗橱上，放着一个带盖的水罐，这种情景恐怕只有在布列塔尼附近才会见到。卧房里铺着漂亮的地毯，窗帘却露出粗劣的印花平布蔷薇花图案。石砌壁炉，粉刷得极为马虎，与上面挂着的华丽挂钟形成强烈对照。附近放着粗劣的烛台，又使挂钟黯然失色。人人都不将鞋擦干净便上楼，那楼梯还根本没有漆成任何颜色。最后，各房间的门，请了当地的一位画家通过色彩对比、勾勒轮廓来加以衬托装饰，弄得很糟，颜色刺眼。正象杜·布斯基耶所代表的时代一样，这幢房屋也是肮脏与华丽的大杂烩。大家都把杜·布斯基耶看成是一个生活富足的人，他也过着骑士一样的食客生活。杜·布斯基耶有收入却没有开销，他将永远是个富人。他的仆人勒内是一个当地的小伙子，相当愚笨，杜·布斯基耶慢慢培养他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事，象

① 沙达那帕鲁斯，传说中古亚述国的末代皇帝。

教猩猩那样教他擦洗房间地面，教他将家具擦拭干净，教他给靴子上油，教他刷净衣服；教他晚上去接主人回家时，天阴要带灯笼，落雨要带木底鞋。跟有些人一样，这个小伙子天生就是一块有恶癖的料，非常贪吃。哪一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宾客时，杜·布斯基耶常常叫他脱下那件蓝色方格布上衣——衣袋晃晃荡荡垂到腰间，里面总是鼓鼓囊囊的，手绢呀，木柄小刀呀，水果呀，一块硬糕点呀，不一而足——穿上仆人的号衣，带上他去服侍主人。勒内于是和那家的仆人一道大吃一顿。杜·布斯基耶如此这般将要求他尽仆人职责变成对他进行奖赏，倒换得了这个布列塔尼仆人对主人的事守口如瓶。

“您来啦，小姐，”勒内看见苏珊走进来，说道，“今天不是您来取衣物的日子，要交给拉尔多太太洗的衣物，我们一点也没有。”

“你个大傻瓜！”苏珊哈哈大笑说道。

俊俏的姑娘上楼去了，让勒内把一碗牛奶煮的荞麦粉薄饼吃完。杜·布斯基耶还睡在床上，咀嚼着自己的发迹计划。他象所有已将享乐的橙汁榨干的人一样，现在只能野心勃勃了。野心和赌博，这两样事情是无尽无休的。所以，在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身上，来自头脑的激情总是比心中迸发出的激情持续得长久。

“我来啦！”苏珊说道。她一面坐在床上，一面用粗暴急剧的动作把床帐撩起挂在帐钩上，弄得帐子唏哩哗啦乱响。

“出什么事了，我可爱的姑娘？”老光棍一面坐起身来一面说道。

"先生，"苏珊郑重其事地说道，"看见我这样前来，您大概感到奇怪吧！可是我现在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也就顾不得人家的风言风语了。"

"怎么啦？"杜·布斯基耶叉起双臂来问道。

"您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呢？"苏珊说道。"我知道，"她可爱地撅起小嘴，继续说下去，"一个可怜的姑娘，为这些您视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麻烦一个男人，是多么可笑。可是，如果您很了解我，先生，如果您知道一个男人眷恋我，我能为他干出什么事情来，就象我眷恋您一样，您娶了我永远不会后悔。当然在此地我对您不会有多大用处。如果我们到巴黎去，您就会看到，在这彻底改组政府的时候，在这外国人说了算的时候①，我能把一个象您这样有头脑有办法的男人抬到多高。归根结底，咱们之间说说，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跟您说的这件事，难道是什么祸事吗？这难道不是一件喜事，有一天您也许要付出许多代价而不可得呢！您会对谁有意，您会为谁卖力气呢？"

"为我呀！"杜·布斯基耶粗鲁地大叫起来。

"你个老魔鬼，叫你断子绝孙！"苏珊说道，她的话语带着先知诅咒的声调。

"好啦，别说蠢话啦，苏珊，"杜·布斯基耶接口说道，"我觉得还在作梦呢！"

"可是您必须面对什么样的现实，您知道吗？"苏珊站起

---

① 参阅本卷第298页注①。

来，高声叫道。

杜·布斯基耶使劲揉搓着自己头上的棉布睡帽，表明他内心思绪翻腾。

“嘿，他相信了，”苏珊心中暗想，“他还美滋滋的呢！天哪，这些男人，让他们上钩可真容易！”

“苏珊，见鬼，你叫我怎么办呢？这真是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事实是……不，不，这不可能……”

“怎么，您不能娶我？”

“啊，这不行！我已经与人有约在先了。”

“是跟阿尔芒德小姐，还是跟科尔蒙小姐？这两个人不是都拒绝您了吗？您听我说，杜·布斯基耶先生，用不着宪兵，光是我的声誉就能把您拽到市政府去。我绝不会嫁不出去，我也绝对不要一个不能欣赏我的价值的人。您这么干，说不定哪天您要后悔。如果您今天拒绝把您的东西拿走，那么将来，这世界上可就什么也打动不了我，金子银子也打动不了我，您可就休想叫我把属于您的东西还给您！”

“可是，苏珊，你肯定……？”

“啊！先生，”女工说道，拿出自己的贞洁来夸耀，“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您以前对我许下的那些诺言，我想用不着再提醒您了。可是您那些甜言蜜语却毁了一个可怜的姑娘，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既雄心勃勃又痴情。”

杜·布斯基耶此刻心中千思万绪在翻腾，他又高兴，又怀疑，又在算计。他早已决定娶科尔蒙小姐为妻，因为宪章①

① 指法国一八一四年宪章。

(他刚才还在反复咀嚼这宪章)为他的野心提供了当议员的光辉政治道路。他与老姑娘一结婚，就能大大提高他在城市中的地位，他一定会在本城市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狡猾的苏珊掀起的这场暴风雨，使他进退两难。若是没有上述这个隐秘的希冀，他简直可以毫不犹豫地娶苏珊为妻。那样，他就干脆去当阿朗松自由党的头目。结成这样的婚事以后，他就要放弃第一流的交际场合，降低身分，与批发商、富有的制造商、经营牧场的人构成的布尔乔亚阶层为伍了。这个阶层肯定要将他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而把他捧上天。杜·布斯基耶已经预见到左翼的情形。他郑重其事地考虑着，也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他手摸头顶，露出难看的光头，因为睡帽已经掉了。正象所有不仅目的达到而且超过了预期目标、所得过望的人一样，苏珊惊讶得目瞪口呆。为了掩饰她的惊异，她摆出被奸污的姑娘站在引诱她的男人面前那种凄凄楚楚的姿态。可她心里，作为一个正在狡黠争斗的小女工，却在暗暗发笑。

“我亲爱的孩子，这种圈套我可不上，嘿！”

前商人的考虑便以这句简短的话宣告结束。有一个犬儒哲学家派别，将所有女人完全归于“可疑分子”一类，他们绝不愿让女人“捉弄”。杜·布斯基耶就属于这一派别，而且对此颇为洋洋得意。这些不受世俗之见约束的人，一般来说是意志薄弱的男人，对女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信条。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女人，从法兰西王后到经营女装的女商人，基本上都是荡妇淫妇，杀人犯，甚至是无赖骗子，都是爱说假话的人，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外，根本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在

他们看来，女人是些专干坏事的舞女，就应该叫她们跳舞，唱歌，放声大笑。在女人身上，他们看不到任何圣洁或伟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感官享受的诗意，无非是粗俗的性感罢了。他们活象将厨房当成了餐厅的馋鬼。在他们这种法学原则之下，不是女人受到男人专横暴虐的对待，便是女人使男人沦为奴隶。在这方面，杜·布斯基耶也与德·瓦卢瓦骑士截然相反。此刻，他一面道出这句话，一面将自己的睡帽摔到床脚下，就象格列高利教皇宣布将某人逐出教会时将蜡烛打翻一样①。这时苏珊才知道，原来老光棍平时戴的是假顶发。

"请您记住，杜·布斯基耶先生，"苏珊威严地回答道，"我到这里来找您，是尽了自己的义务。请您记住，我本来应该答应嫁给您，并且要求与您成婚。但是也请您记住，我在自己的行为中注入了一个自重自爱的女子的尊严：我没有降低自己的身分，象傻瓜一样哭哭啼啼。我没有过分坚持，我一点没有折磨您。现在您已经知道我的处境。您知道，我在阿朗松已经待不下去了。我的母亲要打我，拉尔多太太要把我赶走。正象她每天都熨衣服一样，拉尔多太太是严格按照原则办事的。象我这样的可怜的女工，是到医院去呢，还是去沿街乞讨？不！我还不如跳亮河或者萨尔特河去！不过，我到巴黎去，不是更简单么？我母亲可以随便找一个什么借口把我打发走：说一个舅舅叫我去呀，一个姑妈病得要死呀，哪位夫人想照顾照顾

① 宣布将某人逐出教会时，在场的人将蜡烛打翻在地，并用脚踩灭烛火，这象征着被逐出教会的人灵魂已死。

我呀，都行。问题就剩下要有必需的盘缠，据您所知……”

这个消息对杜·布斯基耶来说，比对德·瓦卢瓦骑士重要一千倍。不过只有他和骑士两人知道这桩秘密，这个谜底一直要到本故事的结尾才会揭穿。目前只消说一句话就够了：苏珊的谎言使老光棍心烦意乱，因此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思考。自尊心是个骗子，总是有受骗上当的人。若不是内心慌乱加上暗自高兴，他准会想到：象苏珊这样还没有丧尽天良的正直的姑娘，是宁愿去死也不会来进行这样的谈判，而且问他要钱的。他也准会从女工的目光中辨认出一丝卑怯来，那正是为了弄到赌本而去杀人的赌徒目光中闪射出的冷酷的卑怯。

“那你是要去巴黎了？”他说道。

听到这句话，苏珊眼中掠过快乐的闪电，她那灰色的眼睛放射出金光。但是兴高采烈的杜·布斯基耶竟毫无查觉。

“当然了，先生！”

杜·布斯基耶于是开始莫名其妙地诉起苦来：他刚刚付了最后一笔购买房屋的款啊，他还要支付画匠、泥水匠、木匠的工钱啊，等等等等。苏珊随他去说，只等他说出一个数目来。杜·布斯基耶提出给她一百埃居。苏珊来了一个舞台术语称之为“欲走”的动作，朝门边走去。

“哎，你上哪儿去？”杜·布斯基耶心神不定地叫道，“唉！这就是光棍过的美妙生活！”他心中暗暗想道，“真见鬼！我记得，除了弄皱过她的打褶颈圈以外，就没碰过她别的地方！……唉！无非是开个玩笑罢了，她倒利用这个突然敲你一

张期票！”

“先生，”苏珊哭着说道，“我到妇女协会司库格朗松太太家去。据我所知，她几乎是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处于同样处境的可怜姑娘。”

“格朗松太太！”

“对，”苏珊说道，“她是妇女协会主席科尔蒙小姐的亲戚。请叙我冒昧①，城里的妇女们建立了一个组织，防止可怜的女人毁掉自己的孩子。三年以前，在莫尔塔涅有人就弄死了一个女孩，孩子长得很漂亮，叫福斯蒂娜·德·阿尔让唐。”

“来，苏珊，”杜·布斯基耶将一把钥匙交给她，对她说道，“你自己开开写字台的抽屉，把已经动用过的那一袋钱拿去吧！那里面还有六百法郎，我就这么些了。”

老商人那垂头丧气的样子，表明他叫人敲了一下子是多么不心甘情愿。

“这个老吝啬鬼！”苏珊心里想道，“我要告诉别人，他头顶上的头发是假的！”

她将杜·布斯基耶与令人愉快的德·瓦卢瓦骑士加以比较：德·瓦卢瓦骑士虽然什么也没给她，但是完全理解她的心情，而且给她出主意，把这些小女工们放在心上。

“你要是捉弄我，苏珊，”见她将手伸进抽屉，杜·布斯基耶高叫道，“你……”

“怎么，先生，”她放肆地打断他的话，说道，“要是我问您

---

① 苏珊将“恕我冒昧”说成“叙我冒昧”，可见她没有文化。

要，您就不给么？”

记忆一旦被唤回到情场上，商人便回想起自己得意的时代，不由得发出迷茫的慨叹。苏珊拿了钱袋，走出门去，临走以前让老光棍亲吻了她的额头。老光棍那模样似乎在说：“这项权利可叫我花了大价钱！不过，这总比少女被控犯了溺婴罪，自己作为诱奸少女犯上重罪法庭，让律师敲一笔钱好！”

苏珊将钱袋藏在胳膊上挎的细藤篮里，咒骂着杜·布斯基耶这样吝啬，她本来指望搞到一千法郎的。一个姑娘，一旦魔鬼附身一般被某种欲念所支配，一只脚已经走上诈骗的道路，她就会越干越胆大。模样俊俏的洗衣女工走在羊圈街上，心中想着自己给这趟花费大致定出的数目。她想，说不定妇女协会能给她补齐这个数目。这对一个阿朗松城的女工来说，已经是一大笔金钱了。然后，她又恨起杜·布斯基耶来。看样子，老光棍很害怕别人将他的所谓罪过吐露给格朗松太太。再说，苏珊宁愿冒着从妇女协会得不到分文的危险，也愿意在离开阿朗松的时刻将这个前商人搅到外省流言蜚语这种永远拔不出脚的藤藤蔓蔓里头去。这类女工身上，总是有点猴子恶作剧的那种劲头。于是，苏珊装出愁容满面的样子走进格朗松太太的家门。

格朗松太太是一位炮兵中校的遗孀，中校战死于耶拿①。她的全部财富就是一份九百法郎的微薄的抚恤金，她自己的一百埃居的固定收入，再加上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受教育以

① 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拿破仑在耶拿大胜普军。

及衣食住行的花销已将她的积蓄全部耗光。她住在羊圈街一幢房屋的底层，是那种路人从小城市的主要街道经过时，一眼就可以一览无余的非常寒酸的底层。有一个独扇大门，下面三步台阶，成金字塔状。进去以后是一条走廊，通向里院。廊子尽头是楼梯，上有木头顶盖。走廊的一侧，是饭厅和厨房；另一侧是一间用于各种用途的客厅，另一间是寡妇的卧室。她的儿子阿塔纳兹·格朗松已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住在这幢房屋二楼顶上的一间阁楼里。凭着他家亲戚科尔蒙小姐的势力，给他在市政府安排了一个低微的职位，担任登记出生和死亡的办事员，这差事能带来六百法郎的收入给他母亲治家。经过这一番介绍，格朗松太太家中的情景大概已经浮现在每一位读者的眼前：冰冷的客厅里，窗帘发黄，家具上蒙着的乌得勒支丝绒也发黄了。椅子前面放着小草垫，以免客人弄脏擦得光光亮亮的红色地面。客人走后，格朗松太太把小草垫重新安放整齐，然后走过去，坐到她放满了小靠垫的靠背椅上，再从针线桌上拿起针线活计。针线桌摆在中校遗像下面，两扇窗户之间，从这个地方，一抬眼便可将羊圈街一览无余，什么人来去都看得清清楚楚。格朗松太太已是老年，布尔乔亚妇女模样，装束简单，她的衣着与她那饱经风霜而又苍白的脸构成浑然一体。这家人家的任何一件细小器物都能使你感觉到贫困寒酸，但是又散发出外省正直而严肃的道德风尚的气息。此刻，母子二人正坐在饭厅里用早餐，每人一杯咖啡，外加黄油和小萝卜。为了使各位读者理解为什么苏珊的来访会使格朗松太太格外高兴，必须先将母子二人暗中关心

的事说个明白。

阿塔纳兹是一个苍白瘦削的小伙子，中等身材，双颊凹陷，两只乌黑的大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好象两块火炭。他五官不大端正，嘴角弯曲，下巴骤然撅起，大理石般的额头轮廓整齐。他明知自己有才能，却又感到家境贫寒，因此总是面带愁容。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有才气而不得施展的人。如果不是在阿朗松，不管在其他什么地方，只凭他的外表也会招来上等人士的救助，或者是能从他的默默无闻中看出他的天才的妇女们的救助。即使不是天才吧，至少他具有天才的外表；即使不是一颗伟大的心灵，具有强大的力量，至少有这种力量所赋予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的目光可以表达出极敏锐的感受，但是腼腆的封套甚至摧毁了他身上青春的光彩，正如贫困的寒冰将他的果断气概也冻结了一样。没有出路、无人欣赏、无人鼓励的外省生活划出了一个圈圈，他的智慧尚未受到阳光照耀便在这个圈子里被扼杀了。在杰出人物身上，贫穷常常激起一种傲气，颇有几分桀傲不驯的劲头。在他们与人斗争与事斗争的过程中，这种傲气使他们的人格更加伟大。但是一与现实生活接触，这种傲气就成为他们前程的障碍。阿塔纳兹身上也有这种傲气。天才的发展有两种方式：要么一经发现就充分施展，就象拿破仑和莫里哀那样；要么慢慢显露出来，等待别人前来找寻。年轻的格朗松属于那种不了解自己的才能又很容易气馁的人。他生性爱好沉思默想，更多地是通过思考而不是通过行动活着。有人以为天才人物势必象法国人那样激情迸发，噼啪作响。在这些人眼中，阿塔纳兹很可

能显得是个不够完美的人。但是在思维方面，他的本领很大。通过一系列庸人看不到的感奋，他可能作出断然的决定，叫庸人们大吃一惊，说出"他疯了！"这句话来。

众人对贫困的轻蔑，消磨了阿塔纳兹的意志。总是绷紧的弓，放在没有穿堂风的炙热地方，慢慢松弛下来。绞尽脑汁而又毫无成效，人的心灵也会感到厌倦。阿塔纳兹是一个可以跻身于法国高级名流行列的人。但是这只鹰被关在笼子里，又没有食物，终日眼巴巴地凝望着天才人物翱翔的广阔天空和高耸的群山，自己眼看就要饿死。他在城市图书馆进行著述，并不为人注意，他将要出人头地的想法隐藏在心灵深处，毫不外露，因为这可能对他不利。他还有一件内心的秘密藏得更深，那正是使他双颊凹陷、额头蜡黄的激情。原来他爱着自己的远房亲戚，也就是德·瓦卢瓦骑士和杜·布斯基耶也都觊觎着的科尔蒙小姐，这两个人就是他尚不知晓的情敌。这种爱情一开始是从算计产生的。人都说科尔蒙小姐是这城里一位最有钱的人。阿塔纳兹这个可怜的孩子期望着物质方面的幸福，也千百次地表示过希望使他的母亲能够安度晚年，他又羡慕靠思考生活的人所必需的那种舒适，于是就走到了爱上这位小姐这一步。这个出发点本也极为清白，在他自己看来，却使他的激情变得很不光彩。他又很怕人们将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对一个四十岁的老姑娘的爱情视为荒唐可笑。不过，他的激情倒是真实的。在这方面，任何在其他地方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在外省都会发生。确实，在外省，社会风习既不会出现意外，也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任何秘密，这

就使得婚姻成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家庭肯要他作女婿。在都会里，象阿塔纳兹这样的年轻小伙子与苏珊这样的漂亮姑娘有点男女私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外省，这种事则会吓死人，而且事先就把一个穷小子的婚事断送了。可是，你如果是个豪富，你的财产却可以叫人对你不光彩的历史忽略不计。在出格的男女私情与诚挚的爱情之间，一个没有财产而又善良的人是不会犹豫的：他自然宁愿选择道德的种种不幸，也不愿意要败坏道德的种种不幸。在外省，年轻小伙子可以钟情的女人真是凤毛麟角：富有的漂亮姑娘，在这种凡事都精心算计的地方，到不了他的手；贫穷的漂亮姑娘，又不允许他爱。正如外省人所说，爱一个漂亮而贫穷的姑娘，无异于将饥肠辘辘嫁给干渴。总而言之，修道士一般的孤独寂寞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危险。

外省的生活在极大的程度上以婚姻为基础，何以如此，上述的考虑可以为之作出解释。因此，思想活跃、内心火热、不得不依靠清贫而自立的天才人物，最后都要离开这些寒冷的地区。因为在这里，智慧受到粗暴的迫害，人们根本不把这个放在眼里；在这里，没有一个女子可以、也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向一个科学家或艺术家慷慨地献上自己的心。谁能理解阿塔纳兹对科尔蒙小姐的一片激情呢？既不是豪富，也不是市民阶层，也不是女人。豪富们本是社会上的苏丹①，他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妻妾。市民家庭的男子，社会成见给他们划出了现

注 ① 苏丹是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成的路，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女人们则根本不愿意想一想艺术家们的激情是怎么一回事，她们以为男女两性都受着同样法则的约束，一味要将她们所谓品行端庄的同等义务强加在他们身上。

说到这里，恐怕必须请那些正当他们身心的各种力量蓬勃发展的时候，却遭到必须压抑他们萌动的初情之苦的年轻人出来，请那些由于贫困的限制扼杀了他们的天才而罹患疾病的艺术家出来，请那些开始时受尽凌辱，常常无依无靠，没有朋友，但是终于战胜了身心饱受折磨的双重痛苦的天才人物出来，才能说明问题。因为对于此刻吞噬着阿塔纳兹的癌症般的阵阵刺痛，这些人有着深切的体会；阿塔纳兹面对着宏伟的目标，却苦苦找不到任何达到目的的手段，为此而进行漫长而折磨人的反复思考。这些人也曾热烈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天才的鱼苗堆满不毛的沙滩，造成从未有过的大批夭折。这种情况，这些人也感同身受。欲望与想象的广延性成正比，这些人对此也很有了解。欲望强烈，升得越高，摔得越重。这样跌下来，多少关节摔不断啊！象阿塔纳兹一样，这些人目光锐利，已经发现了等待着他们的光辉前程，他们以为自己与这光辉的前程之间，只不过隔着一层云雾罢了。但是，社会却把这层遮不住他们视野的云雾变成了一堵钢铁长城！在使命感和对艺术的感情推动下，他们也曾多次力图将自己的情感变成一种手段，因为社会就在不断将人的情感变成物质。怎么！既然在外省为了给自己找到舒适和安逸，可以对婚姻精心打算，仔细安排，难道一个可怜的艺术家，一个科学家，赋予婚姻以双

重的用途，叫婚姻作为他不愁吃穿的保证而拯救出他的思维也不允许么？

这些想法经常在阿塔纳兹·格朗松心中翻腾。起初他将与科尔蒙小姐成婚看成一种手段，可以中断他现在这种生活，否则这种生活就不会改变了。结了婚，他可以向光辉的前程冲击，他的母亲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而且他知道自己能够忠贞不渝地热爱科尔蒙小姐。不久，他这种意愿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了真正的激情。他开始仔细研究老姑娘，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他就只看见科尔蒙小姐的优点，而将她的缺点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二十三岁的青年男子心中，爱情与肉欲关系是多么密切！欲火会在他的双眸与女子之间造成与有色眼镜相类似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舞台上薛侣班抓住马尔斯琳那一抱，实在是博马舍的天才之笔①。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偶然想到，贫困使阿塔纳兹陷于深深的孤独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科尔蒙小姐是他的目光可以尽情停驻的唯一面庞，她总是不断地吸引着他的目光，全部光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想到这里，难道我们不会感到，这种激情也是很自然的么？这种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后来变得与日俱增。在平静的湖面上，每小时都注入一滴水。那湖水在阿塔纳兹的心中荡漾，向往，痛苦，希望，思念，都在这湖中增长。在肉欲的刺激下，想象力划出的内圆越是加大，科尔蒙小姐越是变得令人肃然起敬，阿塔纳兹的腼腆也随之增加一分。他的母亲早已经猜透了他的

---

① 薛侣班和马尔斯琳是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薛侣班是伯爵的侍从武士，马尔斯琳是伯爵家中的女管家。

全部心思。作为一个外省女人，母亲心里也打着同样天真的算盘，算计着从这桩婚事中能得到多少好处。她想，找着这么一个二十三岁、充满才气、将来会给自己的家庭和家乡增光的青年当丈夫，科尔蒙小姐心里还不乐开了花！但是，阿塔纳兹没有什么财产，科尔蒙小姐年龄又大，这两条给这桩婚事带来的障碍，在她看来是不可逾越的。她想，恐怕只有耐心这一条才能克服这些障碍。象杜·布斯基耶和德·瓦卢瓦骑士一样，她也有她的策略，她在窥测时机，怀着利害关系和母爱所赋予的细心等待着良机来到。格朗松太太对于德·瓦卢瓦骑士毫不提防。但是她估计，杜·布斯基耶虽然已遭拒绝，可能还不死心。于是她成了老商人狡猾而又不露声色的敌人，为了给儿子帮忙，专门跟老商人作对。她暗中这些勾当，至今还一个字未向儿子吐露。说到这里，苏珊的谎言一旦向格朗松太太道出，会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谁还不明白呢？这在妇女协会的司库、慈善妇人的手里，将会成为何等的武器呀！她去给贞洁的苏珊募捐的时候，会怎样令人肉麻地去贩卖这条新闻啊！

此刻，阿塔纳兹若有所思地双肘支在桌上，一面拿茶匙在空碗里转来转去，一面用专注的目光注视着这间简陋的饭厅。红色地板，塞草的椅子，上漆的木橱，粉白两色、酷似棋盘格的窗帘，墙上贴着小酒馆一般的破旧壁纸，一扇玻璃门与厨房相通。阿塔纳兹背靠壁炉坐在母亲对面，壁炉几乎就在玻璃门前面，所以他的面孔虽然苍白，却为街上射进来的光线所完全照亮，镶在美丽的黑发当中。他那因失望而显得更加有神的双

眸，清晨的思考更使其闪射出火焰般的光芒。这一切都骤然展现在苏珊的眼前。这个女工对于贫困和心灵上的痛苦自然具有天生的敏感，她顿时感受到这电火花的闪烁。这电火花不知从何处迸发出来，也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某些很有头脑的人否认这电火花的存在，但是许多男男女女都经受过这电火花感应的撞击。这既是照亮前程上黑暗的光明，也是对于双方相爱完美享受的预感，也是对相互理解的信念。这与大师的手在感官的键盘上灵巧而沉重的一击尤其相似。一股不可抗拒的引力将视线吸住了，心儿动了，幸福的旋律在心中和耳中激荡，一个声音呼喊着："就是他！"此后，思考常常给这沸腾的激情泼上冷水，于是一切都烟消云散。在这如闪电般飞快的一瞬里，苏珊的心上接受了无数的意念。真正爱情的雷电，烧毁了在放荡和堕落的阴风吹拂下生长起来的野草。她明白了，这样弄虚作假玷污自己的名誉，是多么有损于圣洁和伟大！前一天在她眼中无非是开个玩笑的东西，现在成了对她严正的控诉。她在自己的成功面前退缩了。但是，他们相互结合不可能；阿塔纳兹又那么贫穷；她心中仍然隐隐约约抱着希望，要发财致富，要双手满满地从巴黎回来对他说："那时候我就爱着你了！"再加上命运的捉弄，这一切都使这场喜雨化为乌有。野心勃勃的女工含羞带臊地要求与格朗松太太交谈片刻，格朗松夫人便将她带进自己的卧室。苏珊走出来的时候，第二次看了阿塔纳兹一眼，发现他仍然保持着同一姿势，便强忍自己涌上来的泪水离去。至于格朗松太太，她倒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终于有了一件对付杜·布斯基耶的利器了，她可

以给他造成一处致命伤了！所以她答应那个被引诱的可怜姑娘，要叫所有的慈善妇女、妇女协会的所有责任股东给她支援。她已经打算进行十几次登门拜访。这些访问要占去她白日的工夫。访问过程中，将要降临到老光棍头上的可怕风暴就要形成。德·瓦卢瓦骑士虽然也预见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却不曾想到会酿成这样的丑闻。

"我亲爱的孩子，"格朗松太太对她的儿子说道，"你知道，我们要到科尔蒙小姐家去赴宴，注意一点你的穿着吧！你衣着打扮马马虎虎是不对的，看你弄得象个偷儿模样。穿上你那件带花边的漂亮衬衣，埃尔伯夫绿呢子礼服！听我的话没错！"她精明地加上一句，"再说，科尔蒙小姐就要动身去普雷博戴，她家今晚会有许多客人。一个年轻小伙子要找媳妇，就应该想尽办法讨人喜欢。要是那些姑娘们肯道出真相，天哪！我的孩子，你若是知道了什么能叫她们着迷，一定会吓一跳。常有这种情形，只要一个男子骑着马率领一个炮兵连走过，或者在一次舞会上穿的礼服有点紧箍着腰身，就行了！也常有这样的情形，某种表情，一个忧郁的姿态，就能叫人想象出一辈子的生活。我们总是根据主人公创造出整部的浪漫史。实际上这个人常常是个傻瓜笨蛋，可是婚事就成了。你好好端详端详德·瓦卢瓦骑士先生，研究研究他，学学他的举止。你看看他出头露面时多么轻松自如，他一点不象你那么拘谨。你的希伯来文倒背如流，可是人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会么！你要开口讲讲话！"

阿塔纳兹神情惊异但又乖乖地听了母亲这一席话，然后

站起身来，拿起他的鸭舌帽，上市政府去了。他心里想道：

“难道母亲猜透了我内心的秘密？”

科尔蒙小姐住在瓦诺布勒街。阿塔纳兹从瓦诺布勒街经过，这是他每天早晨给自己安排的小小的快乐。每当这时他便自言自语，道出种种异想天开的事情：

“她肯定料想不到，此刻有一个年轻人从她家门前经过。这个小伙子非常喜欢她，会忠于她，从不会使她伤心，让她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而他决不介入。天哪！这真是命中注定！在同一座城市中，两个人近在咫尺，每个人却处于我们现在这么不同的地位，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接近起来！要是今天晚上我对她讲明，会怎么样呢？”

这时，苏珊正一面想着可怜的阿塔纳兹，一面回母亲家去。她觉得自己有能力用美丽的躯体为他当垫脚石，好让他迅速地摘到自己的王冠。从前许多女人对于她们以超人的力量热恋着的男子，也都这样期望过。

多少利害关系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那位老姑娘。当天晚上，这出戏的全体演员，除了苏珊之外，也都将在老姑娘的家中相遇。现在，走进老姑娘的家门是非常必要的了。苏珊这个高大而美丽的女子，十分有胆量，她敢于在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便象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破釜沉舟，以一桩假造的过失开始自己的搏斗。她把激烈的利害冲突引进了这出戏之后，便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过了几天，她便带着金钱和漂亮的行头离开了她出生的城市。在她的行头中，有一件绿色棱纹平布的连衫裙和一顶漂亮的粉红衬里的绿色帽

子。这是德·瓦卢瓦先生送给她的礼物。她将这份礼物看得很重，甚至超过妇女协会各位女士们赠送的金钱。如果骑士在她走红的时候来到巴黎，她肯定会为他放弃一切。正象《圣经》里老人们几乎没有看清楚模样的贞洁的苏珊一样，我们这个苏珊也远走高飞，高高兴兴、满怀希望地在巴黎安下身来。而在这同时，阿朗松全城的人都为她的悲惨遭遇而慨叹，慈善协会和妇女协会的女士们对她的不幸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一位学识渊博的医生认为，这些漂亮的诺曼底姑娘，占魔鬼巴黎在这方面消费数量的三分之一。虽然苏珊可以提供一个这类姑娘的形象，实际上她始终处于风流圈中最高级和最体面的地方。正如德·瓦卢瓦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女人已不复存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苏珊只是成了杜·瓦诺布勒夫人。而在从前，说不定她会与罗多珀①、安帕丽亚②、尼侬③之类的人并驾齐驱。复辟时期一个最杰出的作家将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说不定将来还会娶她④。这个作家以记者为职业，超越一切政见，因为他每六年就发明一种新的政见。

在法国，几乎每个二等省城里，都有一个显要的、有威望的人物聚会的沙龙。不过这些人士尚未成为社会的精华。沙龙的男女主人自然属于城市的权威人士之列，他们高兴到哪

---

① 罗多珀，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名妓。

② 安帕丽亚，十六世纪初期意大利名妓。巴尔扎克在《笑林》中数次提到她。

③ 见本卷第 224 页注①。

④ 在《人间喜剧》中，苏珊于一八三八年与泰奥多尔·迦亚结婚，迦亚后来成为一家重要政治性报纸的老板。

儿，都会在哪里受到隆重的接待。城市哪一次盛大活动，哪一次社交宴会，他们都必定应邀出席。但是拥有城堡的人，拥有上好土地的贵族院议员，也就是省里的贵族，是不到他们家来的，与他们的关系是采取来访一次、回访一次，参加一次宴会或晚会便也回请一次的彬彬有礼、礼尚往来的作法。这个沙龙是各类人等混杂的地方，有固定职务的小贵族，教会人士，法官，都在这里相遇，沙龙影响很大。当地的智囊就在这个牢固而又不讲排场的圈子里。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人有多少收入。这里，人们鼓吹将奢侈与衣着打扮置之度外，因为要把一块觊觎多年的、十或十二阿尔邦的土地弄到手，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活动，与此相比，注意奢侈和衣着简直幼稚可笑。这个小团体坚持自己的先入之见，不管好坏，皆坚信不移。他们既不瞻前，也不顾后，就是一条道跑到黑。他们不经过长期的审视，决不接受任何来自巴黎的事物，他们既拒绝穿开司米①，也拒绝在国家债权人名册上登记，他们嘲笑新鲜事物，什么书也不读，而且心甘情愿地对科学、文学、工业发明都一无所知。若是他们觉得一个省长不合适，就能叫人将他撤换；如果这个官员进行抵制，他们就会象蜜蜂将闯入他们蜂巢的蜗牛用蜡裹住一样，将他孤立起来。总之，在这里，闲聊常常成为庄重的判决。所以，虽然这里只是打牌，也不时有年轻女子在这里出现。她们到这里来寻求对她们行为的赞同，对她们的重要作用的批准。这种一家独霸的情形，常常使地方上其他几位本地人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们估量这

① 开司米最初于拿破仑帝国时期输入法国，后来一直风行。

个人家要花费多少金钱，而自己可以从中渔利，以此来进行自慰。如果碰不上这种相当富有可以大摆排场的人家，大人物就要选择一个无害的小人物的家作为集会场所。这个无害的小人物，生活固定，性格或者地位使得小圈子的人在这里感到自在，每个人的自尊心也好，利害也好，都不会蒙受损害。阿朗松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上流社会长期以来都在老姑娘家里聚会。老姑娘的财产为她的表亲格朗松太太和两个老光棍所觊觎，她自己还不知道。两个老光棍的暗中指望，我们刚才已予以揭示。这位小姐与她的舅父一起生活。这位舅父从前是塞镇主教区的代理主教，也是她的监护人，舅父死后遗产该归她继承。萝丝-玛丽-维克图瓦·科尔蒙现在所代表的家族，从前也是外省的名门望族之一。虽说这个家族也是平民，但与贵族素有来往，常与贵族联姻。这个家族以前出过阿朗松公爵的总管，出过好些穿袍法官，还有好几位主教。科尔蒙小姐的外祖父德·斯蓬德先生，曾被贵族选入全国三级会议。她的父亲科尔蒙先生，也被第三等级选入全国三级会议。但是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这家的女儿嫁给贵族差不多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其结果是这个家族在这个公爵领地上"分蘖"极多，以致囊括了每一家的家谱树。没有哪一个平民家族比这个家族与贵族更为相似的了。

科尔蒙小姐居住的房屋，由最后一代阿朗松公爵① 的总管皮埃尔·科尔蒙在亨利四世治下建成，此后一直属于这个

① 最后一位阿朗松公爵叫弗朗索瓦·德·法朗士，是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爱子。

家族。科尔蒙小姐的全部可见财产中，这所房屋特别叫她的两个老情人垂涎三尺。然而这幢住宅不但不能有所收益，为此还要花费不少。但是，在外省小城，要找到这么一所地处中心、环境幽美、外表漂亮、内部实用的房子实在难上加难，因此阿朗松全城的人对此莫不艳羡。这所古老的公馆正好坐落在瓦诺布勒街的中段。人们之所以误把这条街叫成瓦诺布勒①，大概是因为穿过阿朗松的一条小河——亮河在这个地段上拐了一个弯的原故。这所房屋以玛丽·德·梅迪契②引进的结实耐久的建筑布局为特征。虽然是用大理石这种难于加工的石料建成，屋角、窗框和门框却都有凿成钻石针形状的凸雕加以装饰。房屋由一楼一底组成。屋顶很高，窗户前突，窗顶上有雕刻的三角楣，窗子四周的檐沟包了铅皮，十分漂亮，檐沟的朝外部分又有栏杆加以装饰。两扇窗户之间，伸出一个喷口呈动物口形状，将滴水喷吐在大石头上，凿出了五个洞眼。两面山墙顶上是铅铸的花束。这是平民的象征，从前只有贵族才有权利安装风向标。右侧庭院一边，是车库和马房。左侧是厨房、柴草和水房。有一扇大门总是开着，大门上留出一道矮门，装有小窗和唤人铃。过路的人从这里向内一望，便可以看到宽敞的庭院当中有一个大花坛，四周围以女贞树树篱，将堆起的土加以固定。大花坛由几株四季蔷薇、丁香、轮锋菊、百合和西班牙染料木组成，夏季四周还要摆上大盆栽的月桂、石

① 瓦诺布勒意为贵人谷。

② 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一六〇〇年成为亨利四世的第二个妻子，一六〇〇年至一六一〇年为法国王后。

榴和爱神木。一个陌生人，如果他对这庭院及其附属建筑这样清洁和井井有条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可以推测出这家有个老姑娘。统管这一切的目光应该是无所事事、到处搜索、异常保守的目光，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性格，而是需要找事干。只有一位终日闲暇无事一定要找点事干的老小姐，才会叫人拔去地面石板缝中间的杂草，叫人把墙顶擦洗干净，要求不断打扫，从不许工具仓库的皮门帘马虎拉上。只有她闲着没事才有能力将荷兰式的清洁①引进这小小的外省地方。要知道，这里位于佩尔舍、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之间，本是人们自豪地鼓吹对于舒适毫不在乎的地方。

德·瓦卢瓦骑士和杜·布斯基耶登上这家公馆台阶高处两侧的石级时，没有一次不心情激动。一个心想，这公馆住一位贵族院议员挺合适；另一个心想：市长应该住在这里。台阶上端是一个大落地窗（也是门）。走进第二道与此相同的门，便是光线充足的前厅。从另一道门出去，花园一侧，还有一道台阶。两道门之间仿佛长廊的地方，地上铺着红色方砖，护壁板铺到齐肘的高度。这里成了家族肖像病院：有几个人一只眼睛出了毛病，另外几个人一只肩膀破损；这个人手里拿着帽子，但是手已不复存在，那个人给锯去了一条腿②。外套、木鞋、套鞋、雨伞、帽子和毛皮大衣也放在这里。这是每个常客来到时放下随身携带衣物、离去时再拿走的器物仓库。沿着每一面墙都有一张木头长凳，以便提着风灯来接主人回家的

① 荷兰以清洁著名，因有此喻。

② 指这里悬挂的家族祖先肖像已破损不堪。

仆人落坐。还有一个大火炉，以驱除同时来自庭院和花园的寒风。这条廊子就这样将房屋分成左右相等的两部分。这半边，朝院子一面是楼梯间，朝花园一面是一间很大的饭厅，然后是一间配膳室，经过配膳室进厨房。另一边，是一间有四扇窗子的客厅，紧挨客厅还有两个小间，一间朝着花园，用作贵妇人的小客厅，另一间朝着院子，作书房用。二层包括一对夫妇的全套用房和德·斯蓬德老教士居住的房间。阁楼大概早就提供大量住宅，为大小老鼠所居住了。这些老鼠夜间活动战绩辉煌，科尔蒙小姐曾经在德·瓦卢瓦骑士面前反复念叨过。使用了各种对付老鼠的办法均告无效，真叫科尔蒙小姐百思不得其解。

花园大概有半阿尔邦大小，亮河就从花园边缘上流过。之所以称之为亮河，是河床里有云母片闪闪发光的缘故。但这亮河在别处闪闪发光，惟独在瓦诺布勒不然，因为亮河流到这里，那浅浅的河水里满载着城里的工业往河里抛掷的染料和残渣。科尔蒙小姐的花园对岸，也象流水经过的任何一座内地城市一样，房屋挤挤压压。那里的人干的都是下等行业。幸好当时科尔蒙小姐对面住的还都是安分守已的人，有一些平民人家，一个面包师，一个洗染工，几个做乌木家具的木匠。这花园里种满了常见的花，尽头自然是一处形成堤岸的台地，台地下面有几级台阶，拾级而下，可到亮河边。请你想象一下，在台地的宽檐栏杆上，放着白色、蓝色的大瓷盆，盆内栽种着俊秀挺拔的丁香。右边和左边，沿着附近的墙壁，你看到的是两行菩提树，修剪得整整齐齐。小河对岸及其简陋的房屋、

亮河浅浅的流水、花园、紧贴着附近墙壁的两行树木，加上科尔蒙家族颇有气派的房屋，呈现出一派善良纯真、贞洁朴素和布尔乔亚色彩的景象。说到这里，各位读者对这里的景色大概会有一个概念了。多么清幽，多么宁静！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演变的东西：这里，似乎一切都是永恒的。楼下作接待客人用，那里，一切也都散发出古老的、一成不变的外省气息。

偌大的客厅方方正正，四扇门、四扇窗，木料护壁板，朴素地漆成灰色。唯一的一面穿衣镜，呈椭圆形，安放在壁炉上。门楣上的单色画①，画的是时序女神②带领着日神前进。在这一带，每一处门楣上都有这一类绘画，简直泛滥成灾。艺术家发明了这些季节女神，她们在法国中部一大部分人家家中出现，使你对那个忙于收割、播种或者往自己身上抛撒鲜花的令人讨厌的爱神产生了憎恶之情。每一扇窗户都饰有绿色锦缎窗帘，窗帘绳上带着很大的流苏结，将窗帘吊起，构成偌大的华盖。上了油漆和彩釉的木制家具，形状多弯曲，是上一世纪非常时髦的样式。家具上蒙着套子，露出的圆形雕饰上雕的是拉封丹的寓言故事。有的椅子或靠背椅，边沿已经修整过。一条大梁将天花板分成两半，正中挂着一盏大块纯石英晶体做的古老吊灯，覆以绿色灯罩。壁炉上放着两个塞夫勒蓝色瓷瓶。古色古香的多枝烛台和一台挂钟，挂在大镜子上

---

① 单色画装饰房间，在十八世纪非常流行。

② 时序女神，又称季节女神，又称荷赖，她们掌管季节顺序，使万物按时生长发育。

方。这台铜镀金挂钟上的绘画，主题取材于《逃兵》的最后一场，这证明瑟丹纳① 的作品曾经风行一时。画面由十一个人物组成，每个人物有四指高：深处，逃兵由士兵押解，走出监狱；前景上，几乎昏倒在地的少妇向他捧出国王的赦免令。炉子，火铲，火钳，款式均与挂钟无异。护壁板上的装饰是年代最近的家族成员肖像，有一、两张是里戈② 的作品，有三张是拉图尔③ 的色粉画。四张牌桌，一张西洋双六棋棋盘，一张皮克牌牌桌，把这间大屋子塞得满满的。整幢房屋中只有这一间铺了地板。书房整个用古老的红、黑、金色生漆漆过，几年以后便身价百倍，当时科尔蒙小姐还根本料想不到。不过，即使一块护壁板给她一千埃居，她也决不会将它卖掉，因为她的原则就是什么也不卖掉。外省人一直相信家中有祖先藏匿起来的宝贝。小客厅用处不大，四周围着陈旧的擦光印花布帷幔。这种帷幔如今成为每一个爱好所谓蓬巴杜款式的人追求的目标。饭厅地面用黑、白石块铺成，没有天花板，但是椽子都上了漆。厅内摆着大理石面的漂亮酒菜台子，外省对肠胃开战就要求有这种酒菜台子。墙上画着壁画，画的是一格子架的花朵。藤编座椅上了彩釉，门用天然胡桃木做成。这幢房屋里里外外都洋溢着古朴恬静的气息，这里的全部器物又

---

① 瑟丹纳(1719—1797)，法国剧作家。《逃兵》是一部三幕歌剧，曾在意大利剧院上演，讲的是一个小伙子开了小差，被判处死刑；他的未婚妻求得国王的恩准，在最后一分钟将赦免令送到了监狱。

② 里戈(1659—1743)，法国画家。

③ 拉图尔(1704—1788)，法国色粉画画家。

进一步烘托出这种气氛。外省的天才在这里将一切都保留了下来。这里既没有新，也没有旧，既没有青春，也没有老朽。到处都使人感到冷冰冰的一板一眼，毫厘不差。

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游人，曼恩和安茹的游人，大概在这些外省的省府都见过与科尔蒙公馆多多少少相类似的房屋。从式样来说，科尔蒙公馆是法国大部分地区布尔乔亚房屋的原型。它有助于理解当地的风习，也足以代表一些观念，因此在这部作品中它就更应该占有显著的位置。在这幢古老的建筑物里，生活是多么平静无波，墨守成规，不是谁都感觉到了吗？公馆中也有一间藏书室，正好位于亮河水平面以下，书籍装订精美，加了封套，书上积满灰尘。这灰尘不但没有损坏书籍，反而使书籍身价倍增。这些省份不种葡萄，葡萄酒全靠从外省运来。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因此人们不愿意运次酒来，运来的均是勃艮第、都兰、加斯科涅和南方榨机生产出来的香气扑鼻的天然好酒。科尔蒙公馆里人们将书籍保存在藏书室中的那种精心劲，就和他们保存好酒的劲头一个样。

科尔蒙小姐主持的妇女协会，基本成员由大约一百五十人组成：有几个经常到乡下去；这几个病了，那几个又为办自己的事出门去了。不过，总有一些忠于这个组织的人，除了晚上作祷告的日子以外，每天必到。此外，还有出于义务或习惯不得不留在城里的人。这些人都是成年人。其中只有少数人出门旅行过，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直待在外省的，有几个曾参与舒昂党其事。自从这些正义事业的英勇保卫者受到褒奖以来，人们已经开始放心大胆地谈论这场战争了。德·瓦卢瓦

先生是最后一次夺取武器的主使者之一。就在这次武装斗争中，德·蒙托朗侯爵被他的情妇出卖，送掉了性命。也是在这次武装斗争中，著名的土行者①崭露头角。此时这个人正在马耶讷附近平安无事地从事牲口贸易。有一个老共和党人名叫于洛，一七九八年到一八〇〇年之间，有半个旅士兵驻守阿朗松，他是指挥官。于洛给当地人留下不少回忆。六个月来，德·瓦卢瓦先生已经道出了当年怎样设计捉弄这个于洛的秘密②。

每星期三科尔蒙小姐宴请宾客，上一个星期三被邀请的客人再次前来完成他们的消化访问。除了星期三以外，妇女也不大讲究穿戴。星期三则是盛大的晚会。前来聚会的人人数众多，宾客打扮得 in fiocchi③。有的妇女将自己的活计也带来，毛线活啊，绒绣啊，等等；有的年轻姑娘大模大样地作起素描来，以便在阿朗松的比赛中得分，用赚得的钱支付自己的日常花销。有的丈夫出于策略将自己的妻子带来，因为这里年轻人很少。这里，没有哪一句在耳边道出的悄悄话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在这里都绝对没有危险，她不会听到谈情说爱的话语。每天晚上六点钟，常客便将长长的前厅挤个水泄不通：有的带着手杖，有的带着外套，有的带着灯笼，陆续来到。这些人相互那么熟悉，这里的习惯那么一成不变，以致如果偶尔遇到德·斯蓬德老教士在树荫下

① 土行者，《人间喜剧》中舒昂党人皮埃尔·勒罗瓦的代号。

② 作者原注：见《舒昂党人》。

③ 意大利文：十分入时。

闲坐、科尔蒙小姐还在自己卧室里的情况，不论是贴身女仆若塞特，还是男仆雅克兰，还是女厨子，都不会去通知他们。第一个来到的人便等着第二个人来到。然后，常客的数目凑到能玩皮克牌、惠斯特或者波士顿了，他们不等德·斯蓬德教士或小姐来到，就开始玩起来。天黑了，一拉铃，若塞特或者雅克兰就会跑来点上灯。看到客厅里已有了灯火，教士加快脚步而又从容不迫地来到。每天晚上，西洋双六棋棋盘、皮克牌牌桌、三张波士顿牌桌和一张惠斯特牌桌都是满员，再算上聊天的，平均是二十五人到三十人。实际上来人数目常常超过四十。这时，雅克兰便在书房和小客厅里也点上灯。八点到九点钟，各家仆人开始来到前厅，以便接主人回家。除有特殊情况，一般来说，到十点钟客厅里已经空无一人了。这时，常客们三五成群地走到街上，议论着牌局，或者继续对自己垂涎的土地，对分配遗产，对继承人之间的纠纷，对贵族小圈子的野心发表评论。这就和巴黎戏院散场一样。有的人大谈什么诗歌，实际上一窍不通，不过将外省的风习大骂一顿罢了。然而，请你左手擎住额头，一只脚支在壁炉的柴架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仔细思考一下：这里的景物，这幢房屋及其内部，这一圈人以及由于心胸狭窄看起来又扩大了几倍的各种利害关系，恰好构成一个淡淡的统一的整体。如果你对这个整体有了初步的概念，就象金箔夹在羊皮纸页里一般，那么，请你想一想什么是人的一生吧！现在有两个人站在我们面前：一个人在埃及方尖碑上刻上了小鸭子一般的文字；另一个人与杜·布斯基耶、德·瓦卢瓦先生、科尔蒙小姐、法院院长、检察

官、德·斯蓬德教士、格朗松太太，e tutti quanti①，玩了二十年波士顿牌。请你设法对这两个人发表看法吧！如果说，每日毫厘不差地在同一条小径上迈着同样的步伐，这并不是幸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权充幸福；饱经动荡生活的暴风雨，转而思考平静会有什么好处的人则会说，这就是幸福。要把科尔蒙小姐客厅中人物的重要性用数字表示出来的话，只要这么说就行了：天生的交际场所统计家杜·布斯基耶已经计算过，经常光顾这里的人在选民团中拥有一百三十一张选票②，集中了外省价值一百八十万利勿尔地租的财产。然而这个沙龙并不代表阿朗松整个城市，高等贵族社会还有他们自己的沙龙。其次还有税务局长的沙龙，那里就象政府开设的行政旅店一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跳舞，搞鬼，调情，谈恋爱，吃夜宵。这另外两个沙龙与科尔蒙家，通过与两头都有来往的几个人相互联系，反之亦然。但是科尔蒙沙龙对于在另外两个阵营里发生的事都严加品评：批评他们晚宴奢侈铺张，反复揣摩他们舞会上吃什么冷饮，议论女人的行为、衣着打扮、那里创造的新花样。

---

① 意大利文：以及其他许多人。

② 法国一八一七年二月五日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凡缴纳三百法郎以上直接税者，便具有选民资格。这个选举法一直实行到一八二〇年六月三十日。后来又颁布了所谓双重选举法，分两个选民团：缴纳三百法郎税的公民组成区选民团，可选举二百五十八名议员（共四百三十名议员）；由四分之一缴税最多的选民组成省选民团，可选举一百七十二名议员。后一部分人实际上是投两次票。所以这里的一百三十一张选票，并不是什么大数目。

科尔蒙小姐就是一个店号。在这个商店招牌之下，聚集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小团体。科尔蒙小姐于是成了德·瓦卢瓦骑士和杜·布斯基耶这两个城府很深、野心勃勃的人的进攻目标。在这两个人看来，科尔蒙小姐的沙龙就是议员头衔，然后就是贵族院议员的头衔；对于商人来说，这是生财进宝的常用办法。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外省，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沙龙建立起来很不容易，而科尔蒙小姐的这个沙龙已经站住了脚。娶科尔蒙小姐为妻，就等于统治了阿朗松。阿塔纳兹这第三个追求老姑娘的人，只有他一个人什么都不再算计，他既爱老姑娘这个人，也爱她的财产，对二者爱的程度相等。用今天的一句行话来说，这四个人物的相互关系，难道不酝酿着一出不同寻常的悲剧么？三个人挤在老姑娘身边，默默地展开竞争。老姑娘虽然巴不得结婚，这种愿望也很合情合理，可是她根本没有料到这三个人之间的竞争，这不是也有点莫名其妙么？这种种情况都使人感到，她至今还是独身，这真是不同寻常。她很富有，又有三个人钟情于她，可为什么她至今仍待字闺中呢？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要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倒也不难。首先，按照她家的规矩，科尔蒙小姐以前一直想嫁给一位贵族。但是，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九年这十年间，时势对她的野心很不利。她希望当一个贵妇人，可是她对革命法庭又恐惧万分。这两种情感强度相等，由于美学和静力学真正规律的作用，她就暂时静止不动了。再说，只要姑娘们觉得自己还年轻，而且有权利选择丈夫，她们是喜欢这种无定属的地位的。法国人都知道，拿破仑遵循的政治原则，其后

果是造成了许多寡妇。在拿破仑统治下，女继承人的数目和要娶妻的小伙子的数目比例失调。待到执政府①恢复了国内秩序的时候，外部的困难又使科尔蒙小姐的婚事与过去一样难以办成。一方面，萝丝-玛丽-维克图瓦拒绝嫁给一个老头子；另一方面，由于怕成为笑柄，加之当时的具体情况也使她不能嫁一个年纪很轻的人。因为那时节，家家都早早给自己儿子成婚，以使他们免遭征兵的灾难。最后，她出于占有者的固执，也没有嫁给一个大兵，因为她嫁一个男人并不是为了将他还给皇帝②，她想把他给自己一个人留着。就这样，从一八〇四年到一八一五年，她根本无法与那些年轻姑娘抗争，她们把合适的男子都夺走了。本来那年头由于连年征战，合适的对象已经变得奇货可居。除了对贵族阶级的偏爱以外，科尔蒙小姐还有一个可以原谅的癖好，那就是她希望别人对她的爱慕是出于爱她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这种愿望已经使她走到何步田地，你简直无法相信。对爱慕她的人，她用尽心机设下重重圈套，考验他们的感情。圈套设得特别巧妙，结果那些倒霉蛋一个个都中了计，在他们毫无查觉的、她强加于他们的古怪考验中全都败北。科尔蒙小姐岂止是悉心研究他们，简直是对他们进行侦察。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一句玩笑，她常常误解，这都足以使她将这些申请人作为不够资格而刷掉：这个人心肠冷酷，心眼不好啊；那个人说谎又不是基督教徒啊；这

---

① 执政府时期为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

② 指拿破仑。

个人想在新婚的盖头布底下①砍光她的乔木林，设法捞钱啊；那个人性格不好，不会使她幸福啊；这里，她猜测有什么遗传病；那里有什么不道德的既往，叫她害怕。她象教会一样，非要求其祭坛边有个漂亮的教士不可。其次，她又希望人家假定她很丑，希望人家是看中了她所谓的缺点而娶她，正象别的女人愿意人家看中了她们并不具备的优点、假定她们很美而娶她们一样。科尔蒙小姐的雄心来源于女人最高尚的情感：她打算在婚后抛去假面，显露出千百种美德，而使她的情人欣喜若狂，正象别的女人在婚后显露出她们原来极力掩饰的千百种缺陷一样。可是，她的苦心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这个心灵高贵的姑娘遇到的都是俗不可耐的角色。这些人的心里，对实利的盘算占了统治地位，而对感情的美好打算则一窍不通。后来，人们巧妙地称之为第二青春期的阶段来到，她越是走向这个紧关节要的阶段，她的提防之心越是增长。她故意以最不利于自己的姿态出现，将这个角色演得那么逼真，以致最后几个慕名前来的人对于将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人连结在一起都犹豫不决了。她这种高尚的捉迷藏，要求别人仔细进行研究才行，而希望女人品行完美无缺的男人们是很少会进行这种研究的。她总是害怕别人因贪图她的财产才娶她，这就使她变得心神不定，疑神疑鬼。她追求富人，可是富人可以结成更有利的婚事；她害怕穷人，对穷人提出的不计较财富予以拒绝，可是在这种事情上，她又很重视

① 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在教堂中举行婚礼时，唱过"圣哉颂歌"以后，教士祝福新婚夫妇，在两人头上罩上一块红布，后来发展为将二人全部裹住。其象征意义为：夫妻应该将上帝祝福的爱情对他人遮掩起来。

不计较财富这一点。如此这般，她的种种排除条件以及时机的变化，真是叫那些有如选种板上的灰豆一般被挑来拣去的男人们如堕五里雾中。每次婚事告吹，都使这位可怜的小姐更加蔑视男人，到最后她终于从错误的角度去看男人了。她的性格必然沾染上内心的孤僻，这又给她的言谈加上某种尖酸的味道，给她的目光加上几分严峻。她的独身生活决定了她在生活习惯上越来越刻板，因为她力图使自己更加完美，又别无它法。多么高尚的报复！男人所抛弃的天然钻石，她为上帝雕琢起来。不久，舆论变得跟她作对了。一个心儿尚未相许的人不结婚、没有人追求或者拒绝了追求她的人，这就等于对自己作了判决。公众接受了这个判决，每个人都认为她这样拒绝是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对这些理由又总是胡猜乱想一气。这个说，她体型不好；那个说她有隐蔽的缺陷。实际上，可怜的姑娘如天使一般纯洁，孩子一般健康，心中充满了良好的愿望，因为造物主将她塑造出来，也预备要她享受种种欢娱，种种幸福和作母亲的种种劳累。

在自己的相貌上，科尔蒙小姐找不到任何因素有助于实现她的愿望。除了女性的魔鬼的美①之外，她并没有其他美丽动人之处。这种美无非是青春焕发而已。从神学观点来看，这种叫法极不确切，因为魔鬼不会青春焕发。除非用魔鬼总是希望浑身凉爽②来解释这个词组，否则就解释不通。这位女继承人长着一双宽宽的平足。地上下过雨，她从家里或

① 指女性的青春美。

② 法文中 fraîcheur（清新、鲜妍）一词又可解为凉爽。

圣莱奥纳尔教堂走出来的时候，并无恶念地提起连衫裙，常常将腿露在外面。你简直无法将她的腿当作是女人的腿：青筋暴露，腿肚子很小，突出明显，汗毛又密，酷似水手的腿肚子。她身材粗壮，象奶娘那样肥胖，手臂强壮有力、圆滚滚，双手通红，她的一切都构成诺曼底美人那又白又胖、圆鼓鼓形状的整体。她本是圆脸，没有任何高贵之气；她的眼珠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眼睛又凸出，更赋予她的面庞以呆滞和绵羊般单纯的表情。这对一个老姑娘倒很适宜：即使萝丝已经不是那样天真无邪，倒还显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她那鹰钩鼻与窄小的前额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形状的鼻子没有美丽的前额与之搭配的情形是罕见的。她的嘴唇又红又厚，这是心地善良的标志。但是那额头却说明她没有什么头脑，她的心不可能受到智慧的支配：她大概是只做善事而并不慈悲为怀的。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人们对他的缺点指责得很严厉，而对于道德败坏的人，人们则往往很宽容。萝丝·科尔蒙的栗色长发，赋予她的面庞一种来自力量和丰满的美，这力量和丰满正是她整个人的主要特点。在她雄心勃勃的时代，她总是故意将面部摆成四分之一侧面的姿势，以便显露出非常小巧玲珑的耳朵。耳朵从她那白皙而又有点蓝莹莹的颈部与太阳穴之间清楚地显露出来，浓密的头发更给脖颈增加了几分美丽。这样望过去，再加上身着舞会装束，她大概显得很美。她那到处圆鼓鼓的形状，她那身材，她那壮健的身体，使得帝国时期的军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慨叹：

"多么漂亮的姑娘啊！"

但是，随着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平静无波而循规蹈矩的生活使她发起胖来，肥肉不知不觉布满了她的全身，完全摧毁了原来的比例。到如今，什么样的紧身衣也无法叫人辨别出这可怜的姑娘臀部在哪儿了，她浑身上下就象是一整块料铸成。上身那青春的和谐已不复存在，肥大的身躯简直使人担心，是否她一弯下腰来，沉重的上半身就要将她拖倒。但是大自然造物早就赋予她一种天然的平衡力量，别的女人使用的骗人的裙撑相比之下就毫无用处了。在她身上，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下巴成了三层，脖子长度缩短，头部转动起来亦觉困难。萝丝没有皱纹，只有褶。爱开玩笑的人甚至说，为了使折处不致断裂，她就象人们给小孩撒爽身粉一样，往各关节处撒粉。对于象阿塔纳兹这样的性欲冲昏头脑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肥胖的女人自然具有能够诱惑他的吸引力。年轻人的想象基本上是贪婪而大胆的，喜欢在这些漂亮的活台布上驰骋。这是肥嫩的山鹑，引诱着馋鬼的刀叉。如果是从前，许多债台高筑的巴黎风流男子大概也会心甘情愿铸成科尔蒙小姐的幸福，使她如愿以偿。可是如今，这可怜的老姑娘已经四十多岁了！她长期搏斗，想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形成整个女性世界的意义，但是仍然不得不当姑娘。到如今，她用最严格的宗教活动为自己的品德筑成防御工事。她早就求助于宗教。宗教对于保持完好的童贞女来说，是伟大的安慰！三年来，一个听忏悔的神甫相当愚蠢地带领着科尔蒙小姐在苦行的道路上前进。他嘱咐她使用苦鞭。如果现代医学说得有道理的话，这苦鞭产生的效果，只能与这个可怜的教士所期待

的完全相反。现代医学常识现在还不很普及。使用这些荒谬的方法，其结果是在萝丝·科尔蒙的面庞上开始出现寺院的色调。看到她白皙的皮肤变成了宣布成年期到来的黄色，真是叫人伤心。她的上唇嘴角附近本来有点点轻微的绒毛，现在这绒毛竟然越来越扩大，勾勒出酷似一抹云烟的一条了。太阳穴处开始出现栗色的斑点。总之，衰变已经开始。阿朗松人人皆知，科尔蒙小姐受着血热的折磨。她将自己的心腹话唠叨给德·瓦卢瓦骑士听，说她每日洗多少次脚，还和他一起商量如何搞制冷剂。那位精明的伙伴于是掏出自己的鼻烟壶，凝视着戈里扎公主，以作结论的形式说道：

"真正的镇静剂，"他说道，"我亲爱的小姐，大概就是找一个既漂亮又善良的丈夫。"

"可是，能信得过谁呢？"她回答道。

骑士正在将掉在棱纹塔夫绸衣褶里或者背心上的鼻烟粒抖掉。这个动作，任何人见了都会觉得很自然，可怜的老姑娘见了却总是心神不安。这种没有对象的激情是那样强烈，以致萝丝再也不敢正视一个男人，她害怕从目光中流露出使她感到刺心痛苦的情感。她感到那些还能适合于她的男子在吸引着她，可是她又那么害怕自己如果作出主动追求他们的样子，人家要说她是发了疯。因此，一赌气，她对待这些人反倒很不热情了。这种任性的作法，也许只是她从前那些作法的继续。她那个圈子的大部分人，都无法判断她的动机——其实她的动机总是很高尚的——，而把她对待其他单身汉的方式解释为对已经遭到的拒绝或者预料要遭到的拒绝进行报

复。一八一五年年初，萝丝已经到了自己不愿向别人承认的可怕年龄——四十二岁。她的欲望于是更加强烈，达到了近乎偏执狂的地步。因为她已经明白，她就要最后完全失去生儿育女的希望了。而在她那绝顶的无知中，她最渴望的，就是生几个孩子。在阿朗松全城，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个贞洁的姑娘有任何生活放荡的欲望：她是囫囵吞枣地爱，对于爱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点也想象不出来。她是信仰天主教的阿涅丝，可莫里哀笔下的阿涅丝①想出的那些鬼主意，她一个也想不出来。这几个月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又有了指望。帝国部队遣散，重组王国军队，使很多男子的命运发生了某种变化。不少人回到故乡，有的带半薪，有的有津贴，有的没有津贴。每个人都想找个结局，改变自己倒霉的命运。对于科尔蒙小姐来说，这个结局说不定可以成为一个甜美的开端。回到这一带的人当中，正直的令人尊敬的军人，尤其是身体健壮的，年龄合适的，其性格可以给持波拿巴政见的人充当护照的，难道就一个也没有？这大概也不那么容易。说不定还会碰到为了恢复失去的地位，甘当保王党的呢！年初的几个月里，这种打算还一直支持着科尔蒙小姐，她的态度一如既往。可是，说来也巧，来到这个城市定居的军人，要么年龄太大，要么年纪太轻，要么太拥护波拿巴，要么品行太坏，个个的地位都与科尔蒙小姐的品德、地位和财产不相容。这可真叫科尔蒙小姐

① 阿涅丝，指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中的女主人公。她在修道院待了十三年，十七岁出来，对生活完全无知，然而爱情却使她变得聪明、机智。

一天比一天绝望起来。高级军官们全都在拿破仑掌权时期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结了婚，为了自己家庭的利益，这些人都正在成为保王党。科尔蒙小姐请求上帝恩典，给她送一个丈夫来，好叫她能够享受到基督徒的幸福。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大概命里注定要死亦为处女和殉道者了，因为迄今还没有出现一个象丈夫模样的人。每天晚上在她家里进行的谈话，就是很好的户籍警察。没有哪一个陌生人来到阿朗松，她会不知道这个人的品德、财产和身分的。但是阿朗松不是一个吸引异乡人的城市，它既不坐落在通往任何一省首府的道路上，也没有什么好发财的门道。从布雷斯特到巴黎去的水手，甚至根本不在这里歇脚。可怜的老姑娘终于明白，她只好找一个当地人了。所以她的眼睛有时流露出凶狠的目光。对此，狡猾的骑士一面掏出他的鼻烟壶，凝视着戈里扎公主，一面报之以狡黠的一瞥。德·瓦卢瓦先生知道，在女性的原则中，首次的忠诚是与未来紧密相联的。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尔蒙小姐心眼不多，她根本不懂得鼻烟壶的诡计。她提高警惕，对付这个狡猾的家伙。她用刻板的虔诚和最严格的原则来压制私人生活秘密中难忍的痛苦。每天晚上，当她又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便想到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想到如花似玉的容貌已经凋谢，想到大自然造物的祝愿已经落了空。她一面将自己的激情奉献在十字架脚下——这激情无异于注定要永远留在皮包中的诗篇——，一面郑重许诺，如果一个善良的男子偶然出现，她一定不再对他进行任何考验，原封不动地接受他。在某些比平时更加难以忍受的夜晚，她探测自己的良好心愿会

达到何种地步。在思想上，她甚至达到愿意嫁一个少尉、一个鸦片烟鬼的地步。她向自己提出，要用关心体贴、和蔼可亲和无比的柔情，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人。哪怕他欠了一屁股的债，她也愿意嫁给他。但是，只有夜深人静之时，她才会结成这些荒诞无稽的婚姻。在这些婚姻中，她很高兴扮演守护天使的高尚角色。第二天，尽管若塞特发现女主人的床铺乱成一团，这位小姐依然恢复了自己的尊严。早饭过后，她要求的依然是一个四十岁的男子，相当有财产的业主，青春仍在，几乎是一个年轻人。

德·斯蓬德教士在他外甥女的婚姻运筹中，根本不能给她帮什么忙。这个老实人已年近七十，他把法国革命的浩劫归之为上帝的旨意，他认为那是上帝迫不及待要惩治荒淫无度的教会人士。德·斯蓬德教士于是投身到从前隐士们要上天堂所走的道路上去，实际上这条道路早已为人所抛弃：他过着禁欲主义的生活，不声不响，外表上也看不出有什么成效。他从事的慈善事业，他不断地祈祷和苦修，均不为外人道。他认为，多事之秋，教士都应该这样做，他自己是倡导一个榜样。他在人们面前总是露出平静的笑脸，实际上他早已从人世间的利害中完全解脱出来：他现在只考虑穷苦人，考虑教会的需要，考虑自己的永生，别的什么也不想了。他自己的财产如何经营管理，他也交给外甥女去办。外甥女将所得收入交给他，他付给外甥女一份微薄的膳宿费，以便将多余的钱统统用在悄悄的施舍和向教会捐赠上。教士的全部疼爱都集中在外甥女身上，外甥女也将他看作是自己的父亲。但是这个父亲整日

心不在焉，他丝毫设想不到肉欲的折磨，还感谢上帝使他亲爱的女儿保持独身，因为他自己从青年时代起，便接受了圣约翰·克利索斯通①的思想。克利索斯通写道："童贞状态高于婚姻状态，其情形犹如天使高于人。"科尔蒙小姐惯于尊敬她的舅父，对于她多么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事，不敢对他提起半分。即使对他说了，这个老实人已经习惯于家中的生活方式，对于引进一个男主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兴趣。德·斯蓬德教士一心想着给别人减轻什么痛苦，沉醉在祈祷的海洋里。他常常心不在焉，这个圈子的人也常常把这种状况当成是出神。他不善于交谈，总是和善地保持着沉默。这个人身材高大，干瘪，举止庄重，面部显露出美好的情感和平静的内心世界。他的存在给这所房子打上了神圣威严的烙印。他很喜欢德·瓦卢瓦骑士这个伏尔泰式的人物。这两个人，一个是贵族遗老，一个是教士遗老，虽然品行不同，但是根据他们的一般特点，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再说，骑士对德·斯蓬德教士也分外热情，正如他对那些小女工如慈父般一样。

有人可能会以为，科尔蒙小姐一定千方百计寻找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那么，在容许女人采取的合情合理的巧计中，她大概要求助于梳妆打扮，袒胸露臂，施展出武器库中全部卖弄风骚的本事了。不！绝非如此！她象坚守哨位的士兵一样，依然威风凛凛、巍然不动地穿着她那高领绣花衬衣。她的连衫裙，帽子，各种服饰，全都在阿朗松的女服商人铺子里定做。女

① 圣约翰·克利索斯通（约340—407），又称"金口圣约翰"，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以善辞令著称。

服商人是两个驼背的姊妹，倒还有点审美能力。不管这两个成衣匠怎样一再坚决要求，科尔蒙小姐还是拒绝采取那些骗人的花招以显得漂亮。她希望无论在哪方面都很富足：肉多，羽毛装饰也多。说不定她连衫裙上那些累赘的装饰与她的外貌很适合呢！谁要嘲笑这个可怜的姑娘，叫他嘲笑好了！如果你心地善良，对于情感表达采取什么形式一向不那么计较，不论哪里表现了情感，你都很佩服的话，你就会觉得她心灵高尚。

读到这里，有的轻浮妇女大概会极力挑剔，说这个故事失真。她们会说，法国根本没有这样愚蠢的姑娘，对于引男人上钩的技巧如此无知；她们会说，科尔蒙小姐是一个例外，很特殊，凡有点一般常识的人，就不能将这个例外作为一种典型介绍出来；她们会说，最贞洁最愚蠢的姑娘，想钓一条鲍鱼上钩，也会找得到一个诱饵，挂上她的鱼线。可是，只要想一想，高贵的符合使徒教义的罗马天主教在布列塔尼和原阿朗松公爵领地依然存在，这些批评就站不住脚了。信仰，虔诚，不容许耍这些花招。科尔蒙小姐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她宁愿忍受自己无限期当处女的苦难，也不愿忍受说谎的痛苦，犯下施诡计的罪过。一个姑娘，她的思想一旦被"要受惩戒"武装起来，在道德问题上她是不会让步的。所以，是爱情，还是算计别人，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其次，如今，宗教无非被这些人当作是一种手段，被那些人当作是一首诗而已。在这种时刻，让我们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尖刻的看法吧！这就是：虔诚会引起一种精神上的眼病。感谢上帝的恩泽，这种眼病使得那

些走在永生道路上的灵魂看不见许多人间小事。总而言之，虔诚的女子在许多问题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倒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虔诚的女信徒花了多么大的力气，将她们的智慧集中使用于向天堂前进去了。伏尔泰主义者德·瓦卢瓦先生对此看法不同。他认为，很难确定，是愚蠢的女人必然成为虔诚的信徒呢，还是虔诚产生使头脑灵活的姑娘变得愚蠢的效果。最纯洁的天主教道德观包含着它对爱情的各种理解，对上帝旨意的虔诚服从，相信生命的任何部分都打上了神意指纹的痕迹。请诸位千万不要忘记，正是借助于这一神秘之光，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精髓。正是这些东西，才使得一般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大大突出起来，而且在至今仍然有信仰的人眼中，这些东西必然更加扩大。再其次，如果说这里面确有愚蠢之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顾及一下愚蠢造成的不幸，正如人们顾及天才造成的不幸呢？何况前者是远比后者丰富的一种社会成分。所以，在人们看来，科尔蒙小姐是出于处女的极度无知而犯下了过失。她一点不善于观察，她对她的追求者所采取的那些作法，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就在此刻，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即使她还不曾翻开过一本小说，也会在阿塔纳兹的目光中读到一百章爱情。科尔蒙小姐却什么也看不出来，甚至从阿塔纳兹说话发颤这件事上，她也没有分辨出来，那本是一种不敢暴露出来的感情冲动所致。她自己很腼腆，却猜测不到别人的腼腆。对于高尚情感的精细之处，她全凭主观想象，正是这一点造成她最初的失误。而面对阿塔纳兹的高尚感情，她却毫无觉察。心灵方面的优点并不与智力方面的优

点相依存，正如天才的智慧也不与灵魂的高尚相依存一样。这一点有些人知道得很清楚。对于这些人来说，上述精神现象并不显得异乎寻常。十全十美的人是那么罕见，以致苏格拉底这位人类最美好的精华，也同意他同时代的一位骨相学家的看法，承认自己生来本要成为一个坏人①。一位伟大的将军②可以在苏黎世拯救他的国家，而同时又与商人打得火热。一个是否正直诚实都成问题的银行家，可以当上国家要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头脑里孕育着美妙的歌曲，可是谱写出来的一支曲子可能很糟糕。一位情感丰富的女子，也可能是个大傻瓜。总之，一位虔诚的女教徒可以有高尚的灵魂，但是她身旁的另一颗美好心灵发出的共鸣，她却辨别不出来。一个人生理有缺陷，会激起别人的嘲弄，这种现象在精神方面也能遇到。这个善良的姑娘，只为她自己和她年老的舅舅做果酱，感到很伤心，但在别人眼中这几乎成了笑柄。由于她的优点而十分同情她的人和几个由于她的缺点而同情她的人，常常嘲笑她一次次错过了结婚的机会。谈话时，人们不止一次地相互询问，这么多的财产，加上科尔蒙小姐的积蓄以及从她舅舅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以后前途究竟如何。很久以来，人们就怀疑她归根结底是一个怪僻的姑娘，虽然她的外表并不象。在外

① 据说一位相面专家仔细端详了苏格拉底之后，宣称他生来便有作恶的倾向。苏格拉底证实了这一点，并说他已用坚强的毅力克服了那作恶的倾向。

② 指马赛纳(1756—1817)，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将军。因被控有渎职行为而辞去罗马占领军统帅的职务，与此同时被任命为瑞士军指挥官，并于一七九九年六月二日在苏黎世大胜俄军。

省，是不允许你怪僻的：你的想法别人不理解，这就是怪僻。人们希望的是，所有的人既智力相等，又品德相等。从一八〇四年开始，科尔蒙小姐的婚事已经成了一个大难题，以致在阿朗松，"象科尔蒙小姐那样结婚"变成一句口头禅，相当于一句最尖刻的讽刺挖苦话。在法国，讽刺精神想必已经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连这个好人儿在阿朗松也会激起几句冷嘲热讽。她确实是好人，她不仅接待全城的人到她家作客，慈善，虔诚，从来不说别人一句坏话，而且她和城里居民的一般思想和风俗习惯都保持一致。人们喜欢她，就象喜欢生活最纯洁的象征一样，因为她墨守外省的老习惯，从未越雷池一步。她也带着外省的偏见，与外省的利害关系融为一体。她酷爱自己的外省。虽然她的地产每年有一万八千利勿尔的收入，这在外省已是一大笔财富，她的生活习惯却依然保持着与没有这么富有的人家相一致。她到普雷博戴自家的田庄上去时，坐的是一辆破旧的藤车，车上支起两个白皮座，驾一匹患气喘症的肥大牝马。作车门用的皮帘，风吹雨淋已经发红，勉强才能关上。全城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这辆破篷车。雅克兰经心照管着这辆车，就跟照管巴黎最漂亮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一般，因为他家小姐对这辆车看得很重，已经使用了十二年。她自己也怀着吝啬成功的胜利喜悦向别人指出这一点。大部分居民都很感激科尔蒙小姐，因为她不用自己本可以大摆特摆的阔气去羞辱他们。甚至可以相信，如果她从巴黎弄来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人们对此所加的恶意评论，更要胜过对她错过结婚机会所发的无聊议论。再说，最华丽的马车也好，破旧的藤车也好，

反正都能将她拉到普雷博戴去。外省只考虑目的，对手段是否漂亮是不大在乎的，只要这些手段有效就行。

要结束对这户人家个人生活习惯的描写，还必须让雅克兰，若塞特和厨娘玛丽埃特聚集在科尔蒙小姐和德·斯蓬德教士周围。这三个人都为舅舅和外甥女的幸福尽力。雅克兰是个四十岁的男子汉，五短三粗，皮肤发红，棕色头发，长着一张布列塔尼水手的脸盘，为这家效劳已经二十二年。他服侍吃饭，洗刷马匹，种花种草，给教士擦皮鞋，买东西，锯木头，赶车，到普雷博戴给牲口拉燕麦、麦秆和饲草。晚上他留在前厅照看，象个睡鼠似的睡得又香甜又长久。人家都说他爱着若塞特。若塞特是个三十六岁的姑娘，她若是结婚，科尔蒙小姐就要把她辞掉。因此这两个可怜人把他们的工钱积攒起来，悄悄地相爱，等待着、盼望着家中小姐早日成婚，就象犹太人等待着弥赛亚①一样。若塞特生在阿朗松与莫尔塔涅之间的一个地方，个头很小，肥肥胖胖；虽然她的一张脸很象沾满泥浆的杏子，倒也不乏几分姿色和精明。人家都说她能左右女主人。若塞特和雅克兰确信事情总有个结局，便极力将他们心满意足的心情遮掩起来。正是这种心满意足的样子使人猜想到，这一对情人是指望着将来的。厨娘玛丽埃特在主人家干活也已十五年，凡是当地时兴的菜，全都会做。

要把这户人家介绍齐全，可能还得算上那匹拉着科尔蒙小姐到普雷博戴田庄上去的高大的诺曼底枣红色老牝马，因

① 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为这家的五个成员对这匹牲口简直疼爱得发了狂。这匹马名叫珀涅罗珀①，也使了十八年了。对这匹马那么精心照管，那么按时喂料，以致雅克兰和家中小姐都指望能再使用它十年以上。这匹牲口是永久的谈资和经常关心爱护的对象：可怜的科尔蒙小姐没有孩子，没处寄托自己的母爱，似乎将自己的母爱转移到了这个幸运的牲畜身上。因为有了珀涅罗珀，家中小姐便不养金丝雀，不养猫，不养狗了——社会上几乎所有孤单的人都养这些玩意儿以组成想象的家庭。

这四个忠诚的奴仆——珀涅罗珀的聪明智慧已高达另外几个善良的仆人的水平，而这几个仆人却下降到牲口一般的默默无言，温柔驯服，勤勤恳恳——每天你来我往，总是用机械的坚持不懈精神干着同样的活计。但是，正象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所讲的那样，他们是先甜后苦。科尔蒙小姐，正象所有神经上为一个固定的念头所折磨的人一样，变得挑剔，爱找麻烦。她这个样子主要倒不是出于性格，而是出于需要找事做。她不能照顾丈夫、孩子，不能顾及丈夫和孩子要求的照顾，便拼命去搞繁琐的事。她为了一点小事唠叨上几个钟头，她发现一打编号为“Z”的餐巾放在编号为“O”的餐巾前面了，也要唠叨上几个钟头。

“若塞特心里想什么来着？”她大叫大嚷，“怎么若塞特做什么都这么粗心呀？”

只有一次，雅克兰喂珀涅罗珀喂晚了，家中小姐便足足有

① 珀涅罗珀原系希腊神话传说中英雄奥德修忠实的妻子的名字。

一个星期，天天问两点钟是不是给牲口喂了燕麦。她那有限的想象力净在小事上兜圈子。什么地方毛掸子漏掸了一层灰尘，玛丽埃特有几片面包没有烤好，朝南的窗子雅克兰偶尔关晚了，日光会使家具褪色，诸如此类的了不得的小事都会酿成大祸，使家中小姐为此大发雷霆。"什么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她大叫道，她觉得再也见不到往日奴仆的影子。他们太受宠了，她心肠太好了。有一天，若塞特应该交给她《复活节半月经》，可是给她一本《基督徒的一日》。到了晚上，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件祸事。因为家中小姐不得不从圣莱奥纳尔教堂再回家一趟，她匆匆离开教堂时，碰着每一张椅子，人家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于是她不得不把这个事故的原因告诉她的朋友们。

"若塞特，"她语气温和地说，"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了！"

科尔蒙小姐自己料想不到，实际上多亏有这些小小的争吵，给她的火气当了排泄口。一个人的精神有自己的要求，这也象身体一样，要做体操。她发这些脾气，若塞特和雅克兰都忍受下来，就象天气变化无常，农民也得忍受一样。这三个善良的仆人说："今天天气好！"或者"天下雨了！"的时候，并不是指天气。有时候，大清早起来，在厨房里，他们就相互询问今天家中小姐起床时心情会怎样，就象一个农夫端详晨曦的薄雾判断天气一样。最后，当然，科尔蒙小姐还是在日常生活的无端小事中自顾自怜。她和上帝，听她忏悔的神甫以及她要洗濯的衣物，她要做的果酱以及要听的布道，生活上要照顾的舅父，这些已将她那并不发达的大脑占满。对她来说，就象

对天生便自私自利的人或出于偶然成为自私自利的人一样，按照他们特别的眼光，生活中的小事就变成了大事。她的身体那么健康，如果消化道稍有不适，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再说，她生活在我们祖先医学的严格统治之下，每年吃四剂预防药。珀涅罗珀如果吃了这药一定会死掉，但是她吃了反倒更加生机勃勃。如果若塞特给家中小姐穿衣服的时候，在她尚光滑如缎的肩胛骨上发现了一个小疱，为此就要在一周以来吃的各碗食物里大肆搜索。若是若塞特提醒她的女主人说，是某一只兔子吃了叫人上火，她才起了这个该死的疱，那简直就是一次大捷！两个人都高兴万分地说道：

"没错，是兔子的毛病。"

"玛丽埃特调料放得太重了，"家中小姐接着说道，"我总是对她说，给我舅舅和给我，口味要轻些，可是玛丽埃特的记性不比……"

"兔子强，"若塞特说道。

"对，"小姐回答道，"她的记性不比兔子强①，你真说对了。"

一年四次，每个季节开始时，科尔蒙小姐到她普雷博戴的田庄上去住些日子。这时正值五月中，科尔蒙小姐想去看看她的苹果树落雪是否落得多。这是当地的话，意思是看看苹果树下落花情形如何。当落地的花瓣围成一圈酷似一层白雪时，主人就可以指望苹果酒大丰产了。科尔蒙小姐测量酒桶

---

① 据说兔子很健忘，一边跑一边就忘了。

容积的时候，也注意到过了一冬，什么地方要修理。她下命令果园、菜园怎么整治，她从果园、菜园得到许多供应。每一季节她要做的事性质都不同。她从城里动身前，虽然再过三个星期就会和这些人相见，还是为她家的常客举行告别宴会。科尔蒙小姐的出游总是轰动阿朗松全城的新闻。她家中的常客，已经少来了一次，专程前来看望她。她的接待室里宾客满堂。每个人都祝她一路平安，好象她要上加尔各答似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商人们都站在门槛上观望。大人、孩子都望着马车经过，似乎彼此反复交头接耳谈着就算传递消息了：

“科尔蒙小姐上普雷博戴去啦！”

这里一个人说道：

“这个人，她可是个有现成面包吃的主儿！”

“哎！我的小伙子，”他旁边的人回答道，“她可是个正派人。财产都落到这种人的手里，这地方就看不见一个乞丐了……”

那边，另外一个人又说：

“我说，我们高处乔木林那边的葡萄怎么开花了呢，这不，科尔蒙小姐也动身上普雷博戴去了！怎么搞的，她怎么总不结婚呢？”

“不管怎么样，我倒很愿意娶她，”一个人开玩笑回答道，“这婚事已成了一半，一方已经同意了。但是另一方不愿意。算啦！那烤炉是为杜·布斯基耶先生烧热的呢！”

“你说杜·布斯基耶先生？……她已经拒绝他了。”

晚上，每一个聚会的场合，人们都庄重地互相转告：

“科尔蒙小姐走了。”

或者说：

“你们就叫科尔蒙小姐走了么？”

苏珊为她大吵大闹挑了一个星期三，凑巧正是科尔蒙小姐举行告别宴会的那天。那天，为了要带走的衣物的事，科尔蒙小姐把若塞特弄得昏头昏脑。就这样，那天上午，城里发生了一件事，使得这次告别集会具有极大兴味。这件事，人人在说，人人在讲。就在老姑娘考虑出门要带什么备用的东西，精明的德·瓦卢瓦骑士在阿尔芒德·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家玩皮克牌的时候，格朗松太太已经去拉响了十户人家的门铃。这阿尔芒德·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是年迈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妹妹、贵族沙龙的王后。看看引诱少女的家伙那天晚上表情如何，对于哪一个人都不是漠不相关的事。对于骑士和格朗松太太来说，要知道科尔蒙小姐以其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和妇女协会主席的双重身分怎么看待这个消息，那就更是紧关节要的事了。至于那位无辜的杜·布斯基耶，他在林荫大道上散步时，也开始想到苏珊捉弄了他：这个疑窦更证明他对女人的原则是正确的。

在这些大宴宾客的日子里，科尔蒙小姐家里，下午三点半左右桌子就已经摆好。那时节，阿朗松的时髦团体，出于要表现得与众不同的心理，四点开始晚宴。帝国时期，人们还曾象往昔一样，下午两点开宴。不过那时节还吃夜宵呢！科尔蒙小姐极力品味的一种快乐，就是看到自己穿戴得象一个即将

接待客人的家庭主妇，这时她内心便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这种快乐，倒也并无恶意，不过当然是建立在为自己盘算的基础之上。她这样全副武装起来以后，心灵深处会朦朦胧胧地涌起一线希望：一个声音告诉她，造物主并没有白白地将她造就得这样丰满，一个敢作敢为的男人就要出现。这时她热切的向往变得格外清新，就象她洗过澡身体感到凉爽一样。她怀着狂喜陶醉的心情欣赏自己魁梧健壮的身体，然后，她下楼到客厅、书房和小客厅进行严格审视的时候，这种心满意足的心情仍然持续着。她怀着富人那种天真的愉快心情，而且是时时想着自己很富有、将来也永远应有尽有的富人的那种心情，在这几处走来走去。她注视着自己那些千古不变的家具，自己的古董，漆器；她心中暗想，这么漂亮的东西需要有一个男主人。她欣赏了饭厅，椭圆形的大桌子已将饭厅塞满，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距离相等地放着二十几份餐具；她检查了她指定的大批酒瓶，酒瓶上露出名酒商标；她仔细检查了写在小纸片上的每一个名字①。这是教士用他颤抖的手写成的，也是他在家务中所操的唯一一份心。对于每一位客人坐在什么位置上要进行郑重其事的讨论。这一切都检查完毕之后，科尔蒙小姐便身着盛装，前去与她的舅父会齐。此刻正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光，她的舅父正在台地上沿着亮河散步，一面听着栖在树丛中的鸟儿无需担心猎人或孩子的袭击而尽情啼啭。在这等待的时刻，每次她走到教士身边，总要向他提出

① 西俗将写着客人名字的纸片放在餐桌上，以排定各人的坐位。

几个荒谬的问题，以便将这好心的老人搅到一场争论中去，叫她开心。要完全描绘出这个心灵高尚的老姑娘的性格，对这一个特点不能忽略，原因如下述。

科尔蒙小姐把说话看成是她的一项义务。这倒并不是因为她话多，相反，她的思想很贫乏，讲不了几句话，发表不了长篇大论。但是她觉得讲话是完成宗教给我们规定的一项社会义务。宗教不是教导我们对周围的人要和善么！要尽到这项义务对她来说是件难事，以致对这个很幼稚但很诚实的礼仪问题，她专门听取了她的神师库蒂里耶神甫的意见。尽管忏悔的人老老实实地向神甫承认，为了找点话来说，她要费尽心机搜索枯肠，这位对宗教信条坚定不移的老教士，还是给她念了《圣弗朗索瓦·德·萨勒传》中的一段。这一段谈的是交际场合妇女的义务和虔诚的女基督教徒应该怎样既活泼又有分寸，她们应该要求自己很严格，而在家中要显得和蔼可亲，要使自己周围的人绝不感到厌烦。科尔蒙小姐对她的义务就这样深信不疑，而且愿意千方百计听从她神师的指示。神师告诉她谈话一定要彬彬有礼。每当这位可怜的老姑娘看到谈话出现冷场的时候，她的紧身衣里头就直冒汗。她一面设法提出些看法，让已经冷下去的争论再热烈起来，一面心里感到十分难过。每逢这种时刻，她有时会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议论，例如："除了小鸟① 外，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之类。用这个论点，有一天她颇为成功地挑起了一场关于传教

① 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在绘画中将圣灵表现为一只鸽子似的小鸟。

的始祖所说“耶稣无处不在”的争论，可是她一点也没听懂。这一类的重振旗鼓使她在这个小圈子里赢得了“好心的科尔蒙小姐”的雅号。这个称呼从有头脑的人口中道出，那意思是说，她极其无知，而且有点愚蠢；但是许多和她一样的人是用正面意义来理解这个修饰语的，他们回答说：

“啊！真的，科尔蒙小姐心眼真好！”

有时，她为了对自己的客人表示和蔼可亲，为了履行对来客的义务，提出的问题那么荒谬，结果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例如，她问，政府征税征了这么长时间，得来的钱派什么用场；她问，既然《圣经》是摩西写的，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圣经》没有印出来。英国有个 Country gentleman①，他总是听人在乡村议会谈论什么后世、后代，有一天便站起来，发表了一通 speech②：“先生们，我总是听到谈论后世、后代，我很想知道这个强大的力量为英国做了哪些事情？”这一演说后来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科尔蒙小姐与这位乡绅属于同一类人。

在这种场合中，英雄的德·瓦卢瓦骑士，看到那些不留情面的半吊子学者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出讥讽的微笑时，总是用他全部机智的外交手段来解救老小姐。这位喜欢让女人发财致富的老绅士，用似是而非地支持科尔蒙小姐的办法赋予她一些智慧。他掩护她撤退掩护得那么好，以致有时似乎老小姐并没有说什么蠢话。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承认，她不知道去势的雄牛和公牛之间有什么区别。可爱的骑士回答

① 英文：乡绅。

② 英文：演说。

说，去势的雄牛永远只能给小牝牛犊当叔叔，从而止住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她总听人谈论畜牧、饲养，以及这门生意的难处，因为这个地区有著名的松林种马场，自然这是个常见的话题。她明白了马是从配种产生的。于是有一次她问："为什么不能一年配两次种呢？"骑士将笑声引向自己：

"这也是很可能的，"他说道。

在场的人都洗耳恭听。

"错处在生物学家身上，"他说道，"他们还不会强制母马将怀胎期缩短到少于十一个月。"

可怜的老姑娘既不明白什么叫配种，也不会区别去势的雄牛和公牛。德·瓦卢瓦骑士算是给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效劳，因为科尔蒙小姐对他这些颇有骑士风度的效劳，一点也不理解。她看见谈话又热烈起来了，还觉得自己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蠢呢！终于，有一天，她完全失去了自知之明，就象《心不在焉的人》中的男主角德·布朗卡公爵①一样，掉在沟里，自己还悠然自得，等别人来拉他的时候，他却问人家要干什么。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科尔蒙小姐已不那么胆战心惊，她胆子壮起来了，这就赋予她那些重振旗鼓的表演某种庄重严肃的味道。英国人正是带着这种庄重严肃的劲头干出他们爱国的蠢事，又似乎为干了蠢事而自鸣得意。现在，科尔蒙小姐一面迈着威严的步伐来到舅父的身旁，一面反复思考着要向他提一个问题，好叫他打破沉默。他默默无言时，她心里总是不好受，她

① 布朗卡公爵，路易十三之妻安娜·德·奥特里什的侍卫，法国剧作家勒尼亚尔（1655—1709）的剧作《心不在焉的人》便以他为原型。

以为那是他心情烦闷的缘故。

“舅舅，如果说人世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个道理了？”她一面说着一面挎住他的胳膊，兴高采烈地靠在他身上。（这又是她的一种幻想。她一面这样做，一面想：“我有丈夫的话，我就要这样！”）

“那当然，”德·斯蓬德教士一本正经地说道。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外甥女，总是怀着天使般的耐心任凭她打断自己的沉思。

“那么，假设我一直当姑娘，也是上帝的希望喽？”

“是的，我的孩子，”教士说道。

“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我明天就结婚，那么上帝的意志不是可以被我的意志摧毁么？”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真正的意志是什么，那可能真的就是如此了，”这位前索邦修道院院长回答道，“请你注意，我的女儿，你不是加了一个假设么？”

可怜的姑娘，她本来指望用这么一个 ad omnipotentem① 论据将她的舅舅引入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争论中去，听到这个回答，她目瞪口呆了。可是，头脑迟钝的人遵循着孩子的可怕逻辑，总是从回答再到问题，这样的逻辑常常能把人难住。

“可是，舅舅，上帝造了女子，并不是叫她们一直当姑娘的，因为女人应该要么都当姑娘，要么都当妇女。要是分配角色，可就不公道了。”

---

① 拉丁文：强有力的。

“我的女儿，”善良的教士说道，“教会规定独身是走向上帝的最好道路，你这是责怪教会了。”

“可是，如果教会说的有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好天主教徒，那人类不是要绝种了么，舅舅？”

“你过于聪明了，萝丝，一个人这么聪明，是不会幸福的。”

类似这样的话，会在可怜的姑娘的双唇上激起满意的微笑。这向她证明了，她开始对自己形成的良好看法是有根据的。外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成了我们缺点的帮凶！这时，客人陆续来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在这样大宴宾客的日子里，这种当地的大事也使家中仆人与应邀的客人之间有些随便起来。法院院长是个有名的馋鬼，玛丽埃特见他走过去，便向他说道：

“啊，杜·隆斯雷先生，我特地为您做了干酪丝烤菜花。我家小姐知道您特别爱吃这个菜，她对我说：‘千万别做坏了，玛丽埃特，今天法院院长先生来作客。’”

“这位科尔蒙小姐心眼真好！”当地的法官回答道，“玛丽埃特，你是不是把菜花浸在调料里而不是汤里？这样做出来更稠！”

法院院长才不屑于走进玛丽埃特作出决定的议事室去呢！他只是向那里投上美食家的一瞥，发出主人的指示而已。

“您好，太太，”若塞特对格朗松太太说道，格朗松太太总是向贴身女仆讨好，“我家小姐可想着您了，您会有一盘鱼。”

至于德·瓦卢瓦骑士，他用大老爷采取随便态度的那种轻松语气对玛丽埃特说道：

"哎呀！亲爱的手艺高明的厨师，我这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应该授予谁呢？① 有什么精细的菜肴，必须将奖章留给它的吗？"

"有，有，德·瓦卢瓦先生，一只从普雷博戴送来的兔子，足有十四斤重呢！"

"好姑娘！"骑士一面证实若塞特的话是真，一面说道，"啊！足有十四斤重呀！"

没有请杜·布斯基耶来。科尔蒙小姐一直忠于诸位都已知道的原则，对待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很怠慢。在她内心最深处，对这个人有一股无法解释的情感。虽然她已经拒绝了他，有时她又感到后悔。总的来说她似乎有一种预感，感到她最后还要嫁给他。但她又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又使她不敢向往这桩婚事。这些想法激动着她的心，使她对杜·布斯基耶总是不能忘怀。虽然她自己也不承认，实际上这个共和党人赫丘利式的体型对她影响很大。格朗松太太和德·瓦卢瓦骑士也无法解释科尔蒙小姐的自相矛盾，但是小姐向杜·布斯基耶暗送天真的秋波，他们确实撞见过。那眼光的意义十分明显，所以这两个人都要设法毁灭前商人的希望。虽然已遭拒绝，但他还不死心。有两位客人姗姗来迟。不过，一说出他们的职务，人们就会原谅他们了：一个是抵押物品保管人杜·库德

①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法国人常将手艺高明的厨师称为"蓝绶带"。而真正的蓝绶带，是亨利三世于一五七八年设立的圣灵勋章。因有此句。

赖先生，另一个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府上前总管、高等贵族公证人舒瓦内尔先生。舒瓦内尔先生德高望重，高等贵族接待他都是恭恭敬敬，他本人也家财万贯。这两位来迟的客人到来时，雅克兰见他们径直向客厅走去，便对他们说道：

"他们都在花园里。"

这抵押物品保管人是城中一位最和蔼可亲的人，他的缺点只是为了财产，娶了一个脾气特别大的老太婆，再就是专门会说俏皮话，他自己首先要笑出声来。显然大家的肠胃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见他来到，人群中立刻发出一阵轻轻的喧嚣。在这种情形下，最后到来的人总是受到这种接待的。这一群人沿着亮河在台地上散步，一面等待着正式宣布开饭，一面望着水草，河床的镶嵌，匍匐在河对岸的房屋那美丽的细部，古老的木头长廊，窗台已经塌陷的窗户，前突于河流之上的几间房屋的斜支柱，青虫在晒太阳的菜园，细木工的作坊，一言以蔽之，这些小城市的小景。濒临水面，一株倾斜的垂柳，朵朵鲜花，一丛蔷薇，都赋予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值得风景画家来此作画。骑士端详着每一张面孔，因为他已经得悉，他的放火小船①已经成功地靠在了城市中最优秀的小集团上。但是这件关于苏珊和杜·布斯基耶的大新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高声谈论。外省人一点一点透露风言风语的本事很高强：谈论这件奇闻的时刻尚未到来，要等到每一个人都把要说的话仔细思量过以后才行。现在，人

---

① 十七、十八世纪海上火攻用的。

们都还悄声细语：

“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是杜·布斯基耶的事吗？”

“还有俊俏的苏珊。”

“科尔蒙小姐还一点不知道吗？”

“不知道。”

“啊！”

这是风言风语的钢琴，其渐强的最高点要在人们品尝第一道正菜①的时候才爆发出来。突然，德·瓦卢瓦先生望了格朗松太太一眼。今天格朗松太太戴上了她的绿帽子，插着一束熊耳花，满面红光。是不是希望音乐会开始呢？在这些人物单调的生活里，类似这样的消息就象一个要开发的金矿一样。可是善于观察和处处提防的骑士，似乎看出这个老太婆的表情还有更深一层的情感：那就是在个人利害争斗中得到大胜所引起的喜悦！……他立刻转过头去端详阿塔纳兹，正好发现他处于精神高度集中时那种意味深长的沉默之中。过了一会，年轻人对科尔蒙小姐的连衫裙上身部分望了一眼，——那上身部分酷似团队的两面定音鼓——这一眼骤然间使骑士心明眼亮了。这闪电般的一瞥使他隐约看见了整个过去的事情。

“啊！他妈的，”他心中暗想，“我的得意算盘不是要落空了吗！”

---

① 汤或冷盘之后。

德·瓦卢瓦先生走到科尔蒙小姐跟前，以便搀着她的手臂带她走进饭厅。老姑娘对骑士十分尊敬。他的姓氏和在全省贵族星宿中所占的地位，自然使他成为她的沙龙中最光辉灿烂的装饰品。同时，在她的内心，十二年来，科尔蒙小姐一直向往能成为德·瓦卢瓦夫人。这个姓氏就象一个树枝，她头脑中“散发”出来的关于自己要嫁的人品德高尚、有社会地位和外部优点的种种想法都系在这根树枝上。虽然德·瓦卢瓦骑士是她的心、她的思想、她的雄心选中的人，这个老朽头发梳得光溜溜，就象圣约翰走在宗教仪式行列中一样，倒使科尔蒙小姐总有些心惊胆战：她将他看成是贵族，这倒不假；作为一个姑娘，却不能将他看成是丈夫。骑士总是摆出一副对结婚这件事无动于衷的样子，特别是他住在一所女工充斥的房屋里，人家都认为他品德高洁，这两条都与德·瓦卢瓦先生自己所预料的相反，对他十分有害。这位贵族，在终身年金问题上眼光那么准，在这件事上可是失算了。科尔蒙小姐有一句话：“真可惜，他若是放荡点就好了！”她对这个生活上过于规矩的骑士看法如何，从上面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她是不自觉说出这句话来的。观察人类心灵的人已经发现，虔诚的女教徒对于坏人有一种爱好；他们认为这与基督徒的道德相违背，因而对这种兴趣感到惊异不解。首先，象炭火一样将恶习的浊水净化，对于一个品行端庄的妇女，你还能给予她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使命呢？这些高尚的女性，她们所遵循的严格的原则迫使她们永远不能破坏夫妻之间的忠诚，自然向往一个实践经验极为丰富的丈夫！对这一

点，人们何以竟然看不到呢！坏人在爱情方面是伟人。因此，可怜的老姑娘眼见自己心爱的花瓶碎成两半，悲叹不已。只有上帝才能探测到德·瓦卢瓦骑士和杜·布斯基耶的内心。骑士和科尔蒙小姐过一会相互交谈的寥寥数语，要使诸位理解其重要意义，还必须将激动了全城人心的两件很严重的事摆出来才行。全城人对这两件事意见分歧也很大。杜·布斯基耶都神秘地卷入了这些事。一件事是关于阿朗松的神甫。这个神甫从前曾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①，现在，则大做好事，正在转变天主教徒对他的反感情绪。这是一个小小的谢弗吕②，而且得到众人高度的尊敬，以致他逝世时，阿朗松全城的人为之流泪。科尔蒙小姐和德·斯蓬德教士属于正统的贵族小教会，这个小教会对于梵蒂冈来说，正如极端保王党人之于路易十八一样。③与肯定并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人进行妥协的教会，德·斯蓬德教士尤其不承认。这个神甫已经得到阿朗松贵族教区圣莱奥纳尔教堂住持教士的好感，但是科尔蒙家中从不接待这位神甫。杜·布斯基耶是个以保王党面目出现的疯狂的自由党，他知道各反对派的依靠力量就是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而这些人又多么需要有个集合的地点。于是他早已将中产阶级的好感集中在这个教士的周围。第二件事是这样：在杜·布斯

---

① 《教士的公民组织法》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颁布。

② 指让-路易·勒费弗尔(1768—1836)，他曾作过谢弗吕的红衣主教，蒙托邦的主教和波尔多的大主教，以品德高尚、乐善好施闻名。

③ 这句话风行一时，后来成为一句成语"比国王还要保王"。

基耶这个粗鲁的外交家暗中鼓动下，在阿朗松这个城市里，绽出了要修建一所剧院的想法。杜·布斯基耶的赛义德们① 只从他们的穆罕默德那里才知道剧院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们更加狂热地支持这个计划，觉得这简直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观点。阿塔纳兹对于修建一座戏院，是最狂热的拥护者，他在市政府各办公室内为这桩事辩护，年轻人其实都赞成。此刻德·瓦卢瓦骑士让老姑娘挎着自己的胳膊散步。老姑娘接受了这番好意，同时还用十分欣喜的目光望了他一眼，以表谢意。骑士机灵地指了指阿塔纳兹，说出下面的一番话来，作为对她那眼风的答复。

"小姐，您对于社会体统那么重视，这个年轻人社会地位还是不错的，他有几家亲戚……"

"远亲罢了，"她打断他的话，说道。

"您难道不应当利用您是她母亲和他本人的长辈这种关系，"骑士继续说下去，"阻止他误入歧途么？他已经不大虔信宗教，人家把他也当作是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人。这还不算什么。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会不会昏头昏脑地走上反对派的道路，而丝毫不懂得他现在的行为对于自己的前途会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在策划修建剧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上了杜·布斯基耶那个伪装的共和党人的当……"

"天哪！德·瓦卢瓦先生，"她回答道，"他母亲对我说，他很有头脑，他连二都不会说，他总是立在你跟前，就跟个三联

① 赛义德，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继任者的尊称，也用作对一般人的尊称；此处指拥护杜·布斯基耶的一派人。

号似的……[1]”

“……五联号，什么都不想[2]！”抵押品总保管高声叫道。“我这是听了一句半截的话！我这里向德·瓦卢瓦骑士记意了[3]，”他一面向老绅士打招呼一面补上一句，那种夸张做作的劲头正与亨利·莫尼埃笔下的约瑟夫·普律多姆的夸张做作一样。约瑟夫·普律多姆这种人物正是抵押品总保管所属阶级的精彩典型。[4]

德·瓦卢瓦先生还礼，是要与人保持距离的贵族那种干巴巴的、保护性的礼。然后他带着科尔蒙小姐往更远一些的几盆花走去，那意思是要打断他们谈话的人明白，他不希望别人侦察他的言行。

“这些在帝国时期那些可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年轻人，”骑士在科尔蒙小姐的耳旁低声说道，“你怎么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思想呢？只有高尚的情操和高雅的习俗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和美妙的爱情。看他那样子，就不难猜测到，这可怜的小伙子要成为一个十足的傻瓜，忧郁地死去。你没看见他多么苍白、消瘦么？”

---

① 这里科尔蒙小姐本来要说“就跟一块界石似的”，结果误说成中彩票的“三联号”了。

② 这是一个接上句话的文字游戏：“五联号”在法语中与“(他)什么都不”同音。

③ 他将“致意”说成“记意”。

④ 亨利·莫尼埃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漫画家、作家和演员。一八五三年他发表了《约瑟夫·普律多姆回忆录》一书。书中普律多姆这个人物是路易-菲力浦时代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他母亲认为他工作太辛苦，"老姑娘天真无邪地答道，"说他整夜整夜地干什么来着？噢，看书，写字。半夜里写字，你说，一个年轻人这样身体还会好吗？"

"这会搞得他精疲力尽的，"骑士接着说道，极力将老小姐的思想引到他的目的上来。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老小姐讨厌阿塔纳兹。"这些帝国中学的生活习惯真是糟糕透了。"①

"噢！是的，"天真的科尔蒙小姐说道，"那时候不是带着他们去散步，还敲着鼓开道么？他们的老师，宗教情感并不比不信教的人多。还给这些可怜的孩子穿上制服，完全和军队一样。亏他们想得出来！"

"这套体系的产物就是如此，"骑士指着阿塔纳兹说道，"在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年轻人从来不会因为凝望一位俊俏的女子而感到羞耻；可是他看见你的时候，倒垂下眼皮！我对这个年轻人很关切，所以他有点叫我担心。告诉他，不要象现在这样为剧场的事和波拿巴分子在一起阴谋策划。到这些年轻人不这么起哄要求修建剧场的时候，——我说起哄因为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按照宪章②的同义语——政府就会修起剧场来的。另外，告诉他母亲，对他要严加管教。"

"噢！他母亲会阻止他去见这些拿半薪的人和坏朋友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我也要对他说说，"科尔蒙小姐说道，"否则，他在市政府的职位就会丢掉。丢了这个差事，他和他

---

① 瓦卢瓦骑士暗示阿塔纳兹在中学时有手淫或同性恋等恶习。但是老姑娘根本听不出来。

② 瓦卢瓦骑士是保王党，反对立宪。

母亲靠什么生活呢？……想起这事来就叫人心惊胆战。”

正象德·塔莱朗先生谈到自己妻子时所说的那样，①骑士一面望着科尔蒙小姐，一面心中暗想：“还能找到比她更愚蠢的人么？以绅士的名义发誓，再也找不到了！没有智的德，难道不是坏事么？可是对于一个象我这种年纪的男人，这又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妻子！她多么有原则！她又多么无知！”

当然请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一段独白，是一面准备一撮鼻烟时，一面向戈里扎公主道出的。

格朗松太太已经猜测到骑士在谈论阿塔纳兹。她见科尔蒙小姐摆出十分高贵尊严的姿态朝这个年轻人走过去，自己便也紧跟过去，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刚才那场谈话结果如何。就在这时，雅克兰来到，宣布晚餐已准备停当。老姑娘用目光召唤骑士。对女性极为殷勤的抵押品总保管，从老骑士刚才的举止中，开始看出那时节外省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正在加高壁垒。当时他正好在科尔蒙小姐身边，立刻兴高采烈地抢到老骑士前面，弯起手臂递过去，科尔蒙小姐不得不接过来。骑士见此情景，计上心来，三步并作两步朝格朗松太太奔过去。

“亲爱的太太，”骑士慢腾腾地走在所有宾客后面，对格朗松太太说道，“科尔蒙小姐对您亲爱的阿塔纳兹极为关切。由

---

① 塔莱朗担任执政府外交部长时，找了一个在印度出生的英国女冒险家作情妇，拿破仑强迫他与她成婚，后来路易十八又强迫他与她分手。她有时说些极其愚蠢的话，塔莱朗则解释说，就是因为她愚蠢他才看上了她，“因为一个聪明女人会使她丈夫的名誉受到影响；而一个愚蠢的女人只会使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

于您儿子的过错，这种关切已经消散：他不信宗教，又是自由党，他为这个剧院的事大肆活动，他与波拿巴分子来往频繁，他对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神甫十分感兴趣。这种种行为，都可能使他丢掉在市政府的差事。王国政府现在怎样精心地进行清洗，您是知道的！您那亲爱的阿塔纳兹一旦被辞退，再到哪儿去找工作呢？可千万不要叫政府对他有不好的看法啊！"

"骑士先生，"可怜的母亲吓破了胆，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您说得对，我的儿子上了一个坏帮派的当，我这就去开导开导他！"

骑士早就一眼看透了阿塔纳兹的本性，在他身上认出了共和信念的那种不驯的因素。一个年轻人在这种年龄上，爱上了自由这个字眼，是愿意为共和信念牺牲一切的。自由这个字眼，定义很不明确，很少为人所理解。但是对于受人鄙视的人来说，它是反抗的旗帜；而对他们来说，反抗就是复仇。阿塔纳兹大概会坚持他的信仰，因为他的政见是与他艺术家的痛苦，与他对社会状况辛酸的观察交织在一起的。他不明白，到了三十六岁，到了一个人已经对人世、社会关系以及利害关系有所判断的时节，一开始为之牺牲了自己前途的见解，也应该发生变化，正象每一个真正才智过人的人见解都要发生变化一样。依然忠于阿朗松的左翼，就等于自讨科尔蒙小姐的憎恶。这一点，骑士看得很准。所以这个小圈子，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平静无波，其内部也同任何一个外交俱乐部一样，动荡不安。在外交俱乐部里，围绕着一朝一代最重要的问题，

全是计谋，精明，激情，利害冲突。现在，桌上已摆好第一道菜，宾客纷纷在桌旁就座，每一个人都象外省吃饭那样大吃大嚼，不因胃口大开而感到不好意思。在巴黎则不然，似乎嘴巴都得根据限制奢侈法动弹，限制奢侈法的任务则是推翻解剖学的规律。在巴黎，人们用牙齿尖吃饭，掩饰吃东西的快感。而在外省，事情进行得很自然，可能生存也有些过分集中在"吃"这个伟大而普遍的生存方式上了！上帝规定他的造物要这样生存。到了第一道正菜快要吃完的时候，科尔蒙小姐又来了一个最精彩的重振旗鼓，事后人们谈论这件事谈了两年。一直到谈论她结婚的时候，在阿朗松小有产者的集会上，这件事还在传诵。到了人们向倒数第二道菜冲杀的时候，谈话已变得废话连篇，异常热烈，自然又提到剧场事件和宣誓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那位神甫。在一八一六年保王主义处于首次狂热之中的时候，人们后来称之为当地的"耶稣会会士"的那些人，想将弗朗索瓦教士逐出他的教区。德·瓦卢瓦先生怀疑杜·布斯基耶给这个教士撑腰，怀疑他是这些阴谋诡计的幕后策划者。其实，背着杜·布斯基耶，老贵族自己以其惯有的精明，也能搞出这些阴谋诡计来。席上，杜·布斯基耶是个没有律师辩护的被告。阿塔纳兹是唯一比较直爽可以支持杜·布斯基耶的人，可是在这些他认为愚蠢无比的阿朗松有权有势人物面前，他又处于不宜发表自己见解的地位。现在只有外省的年轻人，在上了年纪的人面前还保持谦恭的态度，既不敢指责他们，也不敢与他们大唱反调。味道鲜美的橄榄鸭效果极佳，谈话顿时陷入停顿。科尔蒙小姐虽然巴不得

也和她自己的鸭子斗上一场，还是想替杜·布斯基耶说句话，因为人家都把杜·布斯基耶说成是专搞阴谋诡计的害人精，是个足以叫山与山打起仗来的家伙。

"我倒以为杜·布斯基耶先生只是搞些小孩子名堂罢了，"她说道。

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句话效果极佳。科尔蒙小姐得到了辉煌的胜利：她使戈里扎公主跌落下来，鼻子撞到了桌子上。骑士怎么也料不到他的杜尔西内亚①来了这么一句随机应变的话，他大为赞叹，竟然一下子找不出赞扬的辞句。他无声地鼓起掌来，就象在意大利剧院鼓掌那样，用手指尖摆出鼓掌的架势。

"她真是机灵得可爱，"他对格朗松太太说道，"我一直认为有一天，她要摘下假面具的。"

"和熟人在一起，她是特别可亲可爱，"寡妇回答道。

"和熟人在一起，夫人，所有的女人都很机灵，"骑士接着说道。

这场纵声大笑一平息下来，科尔蒙小姐立即询问为什么她得到了这样的成功。于是流言蜚语的最强乐章开始了。人家说杜·布斯基耶是个没结过婚可是有许多子女的纪戈涅爸爸②，是个恶魔，十五年来，单他一个人就能维持孤儿收容所。

① 杜尔西内亚是《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骑士所倾慕的女子、幻想的"意中人"。

② 纪戈涅是法国木偶戏中的角色，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从她衣裙里会走出一群孩子，人称纪戈涅妈妈。

他的生活不道德终于揭露出来了！这跟巴黎的那些纵情声色的家伙也相差无几了，等等，等等。德·瓦卢瓦骑士在这方面极为擅长，在这个乐队指挥带领下，这一曲流言蜚语大合唱的序曲演奏得十分精彩。

"我不知道，"骑士满脸天真神气说道，"一个杜·布斯基耶这样的人怎么就不能娶一个叫苏珊小姐这样的人呢？什么，叫她什么来着？苏珊特！虽然我在拉尔多太太家租房住，我对这些小女孩只是眼熟。若是这个苏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放肆无礼，灰眼珠，身材苗条，小脚纤纤，我对这个人倒几乎没注意过，她的举止似乎很肆无忌惮，可是从风度上来说，那不知比杜·布斯基耶要强多少倍！再说，苏珊的美很有贵族气息。在这方面，他俩结婚，她还降低了身分呢！你们都知道，约瑟夫皇帝①到卢夫西恩去探望杜巴里②，向她伸出手臂，准备带着她散步。这个可怜的女子，没想到给她这么高的荣誉，犹豫不决，不敢挎起皇帝的手臂。这时皇帝对她说：'美人永远是王后。'你们看，这还是个奥地利出生的德国人③呢！"骑士又加上一句，"不过，请你们相信我，德国，咱们这里把他们当作乡巴佬，实际上是一个有高度骑士风度和十分讲究礼节的国家，特别是靠近波兰和匈牙利的地方，那里有……"

---

① 此处指约瑟夫二世(1741—1790)，一七六三年至一七九〇年为德国皇帝。

② 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极受宠幸。路易十五于一七七四年死后，她离开宫廷住在卢夫西恩路易十五为她修建的城堡里。

③ 约瑟夫二世系玛丽·泰蕾丝·德·奥特里什之子，出生在维也纳。

说到这里，骑士戛然而止，惟恐人们以为他在暗指自己过去个人的艳福。他只是再次拿起鼻烟壶，将那段轶事的其余部分留给那位三十六年来一直对他微笑的公主。

“这句话对路易十五来说，可真是太微妙了！”杜·隆斯雷说道。

“我想，咱们说的是约瑟夫皇帝。”科尔蒙小组接口说道，那样子还显得挺在行。

“小姐，”骑士见法院院长、公证人和抵押品总保管交换着狡黠的目光，便说道，“杜巴里夫人便是路易十五的苏珊，这种情况象我们这些坏家伙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年轻姑娘大概不知道。您的无知证明您是无瑕的白玉：历史上的腐败事情丝毫没有沾染你。”

德·斯蓬德教士亲切地望了德·瓦卢瓦骑士一眼，点点头表示赞许和同意。

“小姐难道不了解我国历史？”抵押品总保管说道。

“你们把路易十五和苏珊搅在一块，我怎么能明白你们的故事呢？①”科尔蒙小姐天使一般回答道，她见橄榄鸭已经吃光，谈话又这样热烈，高兴极了。所有的宾客听到她上面那句话，虽然嘴里嚼着东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可怜的小姑娘！”德·斯蓬德教士说道。“慈善是一种天神之爱，与不信教的人的爱情同样盲目。不幸已经发生了，慈善就再也不应该考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幸。我的外甥

---

① 法文中，“历史”和“故事”为同一个词，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

女，你是妇女协会的主席，你们必须帮助苏珊这个小姑娘，她大概嫁不出去了。”

“可怜的孩子！”科尔蒙小姐说。

“你们以为杜·布斯基耶会娶她么？”法院院长问道。

“他要是个正直的人，就应该娶她，”格朗松太太说道，“真的，我养的那只狗品格还更正直一些呢……”

“不过阿佐尔①倒是一个大商人，”抵押品总保管说道，极力从同音异义的文字游戏上转到俏皮话上去。

到了上餐后小吃的时候，人们还在谈论杜·布斯基耶，他勾起了人们各种各样的俏皮话。几杯酒下肚，讲出来的挖苦话更加刻薄。在抵押品总保管带动下，一人一句，妙语连珠。于是，杜·布斯基耶就成了一个严厉的老头（坚持不懈）——乡巴佬老头（专职人员）——被人喝倒彩的老头（受人挖苦的家伙）——精力旺盛的老头（生理本能反常的人）——圆滚滚的老头（台阶）——穿了孔的老头（已经穿了孔）——欠了他钱的老头（道德败坏的人）——雇用的刺客老头（春蓼）②——既不是老头，也不是市长（既不是父，既不是母）；也不是可尊敬的神甫；他把赌注押在双数上；他也不是古罗马元老院的元老。

“他有时不当养父，”德·斯蓬德教士说道，表情极为严肃，止住了大家的笑声。

“也不是情操高尚的父亲（贵族老先生）。”德·瓦卢瓦骑士接口说道。

---

① 阿佐尔，格朗松太太的狗的名字。

②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植物，从前是入药的。

看，教会和贵族虽然还保持着他们的全部尊严，也都下到文字游戏场地上来了。

“嘘！别出声，”抵押品总保管说道，“我听到杜·布斯基耶的靴子响，当然他的靴子翻口更大了（更倒霉）。”①

事情往往是这样：就某个人传了许多风言风语，惟独他自己不知道。全城都在议论他，或是背后诽谤，或是公开指摘。如果他没有朋友，他就一无所知。于是，这个无辜的杜·布斯基耶，这个但愿自己有罪、巴不得苏珊没有说谎的杜·布斯基耶，对这些事简直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对他讲苏珊已将事情透露出去；所有的人也都觉得就这种事盘问他不合适。这一类的事，当事人有时掌握着一些秘密，可是这些秘密又使他不得不保持沉默。小圈子的人从饭厅回到客厅准备喝咖啡的时候，客厅中有些前来打牌的人已经来到。杜·布斯基耶也来了。他显得特别令人讨厌，还有点自命不凡的劲头。科尔蒙小姐为羞涩所左右，简直不敢抬眼望一望这个可恶的引诱少女的家伙。她抓住阿塔纳兹，教训了他一通，说的都是关于保王政治和宗教道德的莫名其妙的老生常谈。可怜的诗人不象德·瓦卢瓦骑士那样拥有装饰着公主肖像的鼻烟壶，以便领受这番蠢话的教训，于是他呆头呆脑地听着他所爱慕的人讲话，一面凝望着她那硕大无比的连衫裙上身部分，那上身裹着这完美的身躯——体积庞大的标志。情欲在他身上产生了酒醉一般的效果，老姑娘小小的清脆的声音变成了温存的絮

① 以上一大串俏皮话，在原文中相当俏皮——每个词都是谐音异义的，在译文中，我们将双重的意义放在括号中，但是失去了原文的光彩。

语，那平平淡淡的思想变成了充满智慧的理由。

爱情是一个伪币制造者，不断地将硬币换成金路易，也常常将金路易作成硬币。

"喂！好了，阿塔纳兹，你答应我么？"

这最后一句话，象那些一听叫人吓一跳，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声音一样，击在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耳鼓上。

"您说什么，小姐？"他回答道。

科尔蒙小姐骤然站起来，同时朝杜·布斯基耶望了一眼。杜·布斯基耶此刻酷似共和国硬币上铸的那位神话传说中的胖天神。① 她朝格朗松太太走过去，附耳对她说道："可怜的朋友，你的儿子是个白痴！上中学把他给葬送了，"她想起德·瓦卢瓦骑士反复强调中学里教育之糟糕，又这么说了一句。

这真是晴天霹雳！可怜的阿塔纳兹自己还不知道，他早已有机会在老姑娘的心中勾起情思，刚才如果他好好听她讲话，满可以借机叫她理解自己的激情。因为科尔蒙小姐正在情绪激动之中，一句话就够了。可是年轻人的爱情和真正的爱情，其特点就是又傻又笨的贪婪劲，这种劲头葬送了他，正象有时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孩子出于无知也会摔死一样。

"你对科尔蒙小姐说什么了？"格朗松太太问他的儿子。

"什么也没说呀！"

"什么也没说？等我以后给你说明白！"她心中想道，把这桩要紧的事推迟到明天去办。她觉得反正杜·布斯基耶在老

① 这里指共和国发行的五法郎硬币，上面铸着商业神的面孔，但其线条及特征均为赫丘利。

姑娘的心目中已经完蛋，因此对科尔蒙小姐刚才那句话不大在意。

不久，客厅里的四张牌桌已经坐满了十六位赌客。有四个人对皮克牌感兴趣。这皮克牌要价最高，赌这个要搭上许多钱。舒瓦内尔先生，检察官和两位妇女到红色雕漆的书房里去玩西洋双六棋。多枝烛台上蜡烛都已点燃。每一对新到的夫妇都对科尔蒙小姐说："您明天就要去普雷博戴了吗？"

"是啊，一定得去，"她回答道。

然后这位小姐的小圈子的鲜花就在壁炉前，安乐椅上，牌桌四周开放起来。

一般情况下，这位家庭女主人显得很忙碌。今天，格朗松太太首先发现老姑娘的情绪不大对头：科尔蒙小姐有心事。

"你想什么呢，表姑？"待她发现科尔蒙小姐坐在小客厅里的时候，终于这样对她说道。

"我在想那个可怜的姑娘，"她回答，"我不是妇女协会的主席吗，我去给你拿十个埃居来！"

"十个埃居！"格朗松太太大叫起来，"你从来没捐过这么多钱啊！"

"可是，我的好心人，有孩子岂不是很自然的吗！"

这句发自内心的不道德的话，使妇女协会的司库目瞪口呆。显然，在科尔蒙小姐的心目中杜·布斯基耶的形象已经高大起来。

"确实，"格朗松太太说道，"杜·布斯基耶不仅是个魔鬼，而且是个恶棍。给一个人造成了损失，难道不应该赔偿人家

吗？帮助这个小姑娘的，不应该是我们，难道不应该是他吗？不管怎么说，这个姑娘我看也够坏的，在阿朗松，比杜·布斯基耶这个恬不知耻的家伙好的人总是有的嘛！一定是够放荡的娘们，才会去找他！”

“你说‘恬不知耻’！我的亲爱的，你的儿子教了你一些无法理解的拉丁词①。当然，我不想原谅杜·布斯基耶先生。不过，请你给我解释解释，一个女人喜欢这个男人胜于喜欢另一个男人，为什么就是放荡呢？”

“亲爱的表姑，如果你嫁给我的儿子阿塔纳兹，那才真是自然呢！他年轻貌美，前途无量，他将是阿朗松的光荣。人人都只会想，你嫁一个年纪这么轻的人，就是为了过得十分幸福。那些毒舌头会说，你把幸福储存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永远不要再让幸福短缺。有的妇女心怀嫉妒，还会谴责你堕落。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会得到热烈而真正的爱。你之所以觉得阿塔纳兹是白痴，亲爱的，那是因为他思想太丰富了。物极必反。显然，他过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那样的生活，他可没有在巴黎的脏泥坑里滚过，没有！……哎！好了，换个话题吧，我那可怜的丈夫常常这么说。杜·布斯基耶和苏珊的关系也是这样。你若是给十个埃居，就要遭到人家的诽谤。不过，在杜·布斯基耶这件事情上，全都是真的。你明白吗？”

“比你跟我讲希腊文也明白不了多少，”科尔蒙小姐说道，眼睛睁得大大地，把自己的全部智慧都使出来了。

① “恬不知耻”(cyniqu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而不是拉丁文，作者这里想说明科尔蒙小姐的无知。

"唉！表姑，既然必须讲个一清二楚，我就告诉你吧：苏珊根本不可能爱上杜·布斯基耶。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一点真心……"

"可是，表侄女，若不是用真心去爱，那用什么去爱呢？"

格朗松太太听到这里，心中想的那句话和德·瓦卢瓦骑士曾经想过的完全相同："这位可怜的表姑是天真得过了头了，真叫人受不了。"——"亲爱的孩子，"她大声接着说下去，"我似乎觉得，孩子并不单是想出来的。"

"怎么不是，亲爱的，因为圣母马利亚……"

"哎呀，我的好心人，杜·布斯基耶不是圣灵！"

"这是真的，"老姑娘回答道，"他是一个人！这个人的行为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相当危险的人物，以致他的朋友们要鼓动他结婚，他就是这样的人。"

"表姑，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

"哦！那该怎么办呢？"老姑娘怀着基督徒慈悲为怀的热情说道。

"直到他讨上老婆之前，你再不要接待他！品行端庄、笃信宗教就决定了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表现出堪称表率的谴责态度。"

"等我从普雷博戴回来，我们再谈这件事吧，亲爱的格朗松太太，我还要听听我的舅舅和库蒂里耶神甫的意见，"科尔蒙小姐一面说，一面回到客厅。此刻，客厅里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灯火辉煌，一群群妇女花枝招展，聚会的人语气庄重，表

情盛气凌人，这一切都使科尔蒙小姐和她的小圈子对这种贵族气派更加感到骄傲。在许多人看来，巴黎最高级的聚会里恐怕也见不到比这更豪华的气派了。此刻，杜·布斯基耶正和德·瓦卢瓦先生及另外两位老妇人，杜·库德赖夫人和杜·隆斯雷夫人玩惠斯特，他成了大家默默无声好奇注视的目标。有几位少妇，借口观牌，走过来仔细打量他。虽然是偷偷打量，可是那么不同寻常，结果杜·布斯基耶老光棍还以为是自己的衣着打扮有什么疏忽之处。

“是不是我的假项发戴反了呢？”他心中暗想，感到很不自在。对老光棍来说，这是使他们最心神不定的事。

到第七个三局，他又输了。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牌桌。

“我一碰牌就输，”他说道，“真是太倒霉了。”

“可是你在别的事情上走运啊！”骑士狡猾地瞟了他一眼，说道。

这句话自然在客厅中不胫而走，每个人都学着骑士的绝妙腔调。这骑士简直是当地的塔莱朗亲王。

“只有德·瓦卢瓦先生才能找到这等绝妙好词！”圣莱奥纳尔教堂神甫的侄女说道。

杜·布斯基耶走到《逃兵》那幅画顶上的椭圆形镜子跟前照了照，没发现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同样的台词，用千变万化的调式重复了无数遍之后，将近十点钟的时候，沿着长条的前厅码头，人们开始动身离去，贵客们均由科尔蒙小姐送到台阶上吻别。人们三五成群地离开，有的朝布列塔尼大路和城堡方向走去，有的朝面对萨尔特河的住宅区走去。这时，二十

年来在这个时刻回荡在这条街上的谈话，又重新开始了。

“科尔蒙小姐今天晚上真好。”

“你说科尔蒙小姐？……我觉得她今天晚上很反常。”

“那个可怜的教士越来越不行了。他一直睡觉，你看见了么？”

“他简直找不着自己的牌，丢三忘四的！”

“大概活不长了。”

“今天晚上天气很好，明天天气肯定也不错！”

“天气好，好让苹果树开花开足了！”

“你把我们打败了。你和德·瓦卢瓦先生一伙的时候，你们总是赢。”

“他赢了多少？”

“今天晚上，他赢了三、四个法郎。他从来不输。”

“天哪，你知道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呢，照这个数算，他能赢一座田庄呢！”

“啊呀！今天晚上我们输得真惨！”

“先生，夫人，你们多好，到家了，我们还要穿过半个城呢！”

“我不可怜你们，你们满可以买一辆车，免得步行来嘛！”

“哎呀，先生，我们有一个女儿要出嫁，这就拿掉了一个轮子；我们的儿子在巴黎的衣食住行，又拿掉了一个轮子。”

“你们的儿子，还是培养他当法官吗？”

“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不学法律学什么？……再说，给国王效劳没有什么可耻的。”

有时候在路上是继续议论苹果酒或亚麻的事，总是那套话，也总是回到同一个季节问题上来。如果有个善于观察人的心灵的人住在这条街上，听到这些谈话，就会知道现在是几月了。可是今天，此刻，谈话特别有趣，因为杜·布斯基耶独自一人走在一伙一群的人前头，正哼着多情善感的女郎，你可听见小鸟在啼啭？这支著名的曲子①，根本料想不到这事赶得多么巧。有的人说，杜·布斯基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只不过别人对他看法不好。自从一个新的王政机构批准给他一个差事以后，杜·隆斯雷院长都跟他套近乎。有的人说，这商人是个危险人物，道德败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外省，也和在巴黎一样，惹人注目的人与艾迪生②那则美妙的寓意故事中的雕像极相类似：雕像伫立在十字路口，两个骑士各从一方来到。一个人说这雕像是白的，另一个人说是黑的。两人为此动起武来。后来，待他们二人下了马以后，才看见这尊雕像右侧是白的，左侧是黑的。过一会第三个骑士来援救他们，他竟然发现这尊雕像是红的。

德·瓦卢瓦骑士回到家，心中想道："是时候了，要让大家都传开，说我要和科尔蒙小姐结婚。这个消息要从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客厅中传出去，然后迳直到塞镇的主教家里，通过代理主教们再回到圣莱奥纳尔教堂神甫那里；神甫一定会告诉库蒂里耶教士。这样科尔蒙小姐的船只就会受到连锁炮

① 这支曲子是根据霍夫曼的歌词谱写的歌剧《阿里奥当》里面的一个插曲，由梅玉勒作曲，当时家喻户晓。

② 艾迪生（1672—1719），英国作家。

弹①的轰击。德·埃斯格里尼翁老侯爵要请德·斯蓬德教士吃饭，以便阻止这种流言蜚语。因为，如果我表示对她不感兴趣，这种流言蜚语则对她很不利；如果她拒绝了我，这种流言蜚语则对我很不利。德·斯蓬德教士一定会被这些花言巧语所打动。然后，科尔蒙小姐也不会反对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登门拜访，这位贵族小姐要向她指出这桩婚事多么了不起，前程多么光辉灿烂。斯蓬德教士的遗产值十万埃居以上，老小姐的积蓄大概也高达二十万利勿尔以上，她有自己的公馆，普雷博戴的地产和一万五千利勿尔的固定收入。只要向我的朋友德·封丹纳伯爵说上一句话，我就能当上阿朗松市市长，议员。然后，一坐上右翼的板凳，我就能进入贵族院，就可以高喊'闭幕！'或者'议题开始！'了！"

再说说格朗松太太。她一到家，便跟她的儿子激烈地争论起来。但是他的政见与爱情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她的儿子根本不想弄明白。争吵打破这贫寒家庭的和睦气氛，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科尔蒙小姐和若塞特坐上马车。在各种包裹的海洋上，她的身影勾勒出来就象金字塔一般。马车沿圣布莱兹街北行，到普雷博戴去。到了普雷博戴后，发生了一件出她意料的事，加速了她的婚事。这件意外的事，无论是格朗松太太，杜·布斯基耶，德·瓦卢瓦先生，还是科尔蒙小姐本人都无法料到。偶然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

① 古时轰击敌船桅杆的一种炮弹。

到达普雷博戴的第二天，清晨八点钟左右，科尔蒙小姐正在一面吃早饭，一面天真无邪地忙着听取看守人和园丁的各种报告。这时雅克兰突然闯进饭厅。

“小姐，”他蓬头垢面跑进来说道，“您舅父给您派来了特急信使，是格罗莫尔老太太的儿子，带来了一封信。这小伙子天没亮就从阿朗松启程，刚刚到这儿。一路上他简直象珀涅罗珀①那么奔跑！要不要给他一杯酒喝？”

“会发生什么事呢，若塞特？莫非我舅舅他……？”

“那他就不能写信了，”贴身女仆猜透了女主人的担心，说道。

“快！快！”科尔蒙小姐看了头几行以后便大叫起来，“叫雅克兰把珀涅罗珀套上！”

“姑娘，快收拾一下，半小时之内要把什么东西都包裹好，”她对若塞特说道，“我们回城去……”

“雅克兰！”科尔蒙小姐的面部表情也使若塞特着起急来，她也大喊大叫道。

得到若塞特的消息，雅克兰顿时来到。他说：“可是，小姐，珀涅罗珀正在吃燕麦呢！”

“嗨！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要马上走！”

“可是小姐，就要下雨了！”

“没关系，淋湿就淋湿好了！”

“家里着火了，”若塞特嘀嘀咕咕地说。她见女主人读完

① 指科尔蒙小姐家的马。

那封信以后一言不发，又反复阅读那封信，心中十分纳闷。

“至少把咖啡喝完吧，不要那么着急！看您满脸通红！”

“我满脸通红，若塞特，是吗？”她说着便去照镜子。镜子上的锡汞齐往下掉，照出来的影像，线条七扭八歪。“天哪！”科尔蒙小姐想道，“我要是变丑了可怎么办？——来，若塞特，来，姑娘，给我穿上衣裳。我要在雅克兰把珀涅罗珀套好之前就一切准备停当。你要是来不及把各种包裹装上车，就先留在这儿好了，总比浪费一分钟强。”

科尔蒙小姐迫切希望结婚，已经使她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如果诸位完全理解了这一点，你们也会和她一样激动不已。心灵高尚的舅舅通知他的外甥女说，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有个孙子，叫德·特雷维尔，从前当兵为俄国服务。德·特雷维尔先生希望退出军界后到阿朗松来居住，凭着教士对他祖父的友情，请求教士予以接待。他的祖父德·特雷维尔男爵，在路易十五治下曾任海军准将。前代理主教很紧张，请外甥女火速返回，以便帮助他接待这位客人，尽主人之谊。他收到的那封信已经来迟，德·特雷维尔先生可能当晚就要从天而降。科尔蒙小姐读了这封信，哪还顾得上普雷博戴的事情？此刻，看守人和佃户亲眼看到他们的女主人那么慌乱，都默不作声待在那里等待着她的命令。待他们拦住她，要求她发布指示的时候，科尔蒙小姐，这位在普雷博戴事事都要亲自过问的专横的老姑娘，竟然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们说了一句“你们看着办吧！”这真弄得他们目瞪口呆，因为平时他们的女主人精心管理，细致到有多少个水果都要数得一清二楚，还要分门别

类予以登记的地步，以便根据每种水果的数量计划消费。

“我觉得简直象在作梦，”若塞特见她的女主人象上帝给装上了翅膀的大象一样从楼梯上飞快地跑上跑下，这样说道。

过了一会儿，尽管下着瓢泼大雨，科尔蒙小姐还是出了普雷博戴，让她的下人自由处置各种事务。让性情平和的珀涅罗珀比平时加快速度，雅克兰不敢擅自作主。这珀涅罗珀，正如她借名的那位美丽王后一样，好象总是往前走几步，也往后退几步似的。小姐眼见这种速度，用刺耳的声音命令雅克兰叫牝马快跑，必要的话，抽上几鞭子。这可叫牝马莫名惊诧了。科尔蒙小姐只怕没有时间将家中安排妥当好接待德·特雷维尔先生。她算计着，舅舅的朋友的孙子，大概只有四十岁；一个军人也肯定是独身。于是她许下心愿，借助于舅舅的帮助，绝不叫德·特雷维尔先生怎么走进家来怎么走出去。科尔蒙小姐一心想着自己应该怎样梳妆打扮，幻想着新婚第一夜的情景，所以，尽管珀涅罗珀拚命奔跑，她还是对雅克兰说了几次，这马不往前走。她在马车里坐立不安，若塞特问她话，她也不答。她象一个考虑重大计划的人一样，自言自语。马车终于来到了阿朗松的主要街道上。从莫尔塔涅方向进城，这条街叫圣布莱兹街；但是到了摩尔旅店附近，这条街却叫塞镇门大街；到了通布列塔尼的大马路上，这条街又成了羊圈街。科尔蒙小姐动身时惊动了整个阿朗松城，现在，诸位可以想象得出，她刚在普雷博戴安下身来的第二天就冒着大雨返回城内，在阿朗松又会激起怎样的喧嚣。倾盆大雨打在她的脸上，她似乎根本不在意。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珀涅罗珀的疾

驰，雅克兰诡诈的神情，大清早的时刻，乱七八糟的包裹，还有若塞特和科尔蒙小姐热烈的交谈，特别是她们那迫不及待的神情。特雷维尔家的财产正好位于阿朗松和莫尔塔涅之间。若塞特对这个家族的各个支系都了如指掌。抵达阿朗松石铺的大马路时，家中小姐透露了一句话，叫若塞特恍然大悟，于是主仆二人进行了讨论。二人都确认，她们等待着的这个德·特雷维尔大概是个四十到四十二岁的贵族，独身，不富也不穷。科尔蒙小姐似乎看见自己已经成了德·特雷维尔子爵夫人。

"可是我舅舅，他什么也不告诉我，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就什么也不打听？噢！我舅舅就是这样！他的鼻子若是不贴在脸上，他大概把自己的鼻子也能给忘了！"

在这种情形下，老姑娘象理查三世①一样，变得聪明，凶狠，大胆，轻诺寡信；象酒醉的教士一样，对什么都不管不顾。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有严重情况出现，科尔蒙小姐匆匆返回这件事，从圣布莱兹街上首一直到塞镇门，转眼间整个阿朗松城都知道了。全城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活动都受到了干扰。厨娘，商贩和行人，挨门挨户传播着这条新闻。后来这件新闻又飞进了更高一级的地区。不久，"科尔蒙小姐回来啦！"这句话，就象炸弹爆炸一般轰动了每个人家。此刻，雅克兰正离开马车前头他坐的木凳。那木凳磨得又光又亮，用的是什么方法，恐怕任何木器匠人都一无所知。他亲自打开大

① 理查三世（1452—1485），一四八三至一四八五年的英国国王，莎士比亚在历史剧《理查三世》中刻画了他的阴险，大胆和凶狠。

门。绿色的大门，上部为圆形，举丧一般关闭着，因为科尔蒙小姐离开期间，没有举行过聚会。相反，这期间，是那些常客一一轮流设宴款待德·斯蓬德教士。德·瓦卢瓦先生邀请德·斯蓬德教士到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家出席晚宴，就算不欠人情了。雅克兰刚才把珀涅罗珀停在马路中间，这时他亲切地呼唤它。那牲口对这套驯马术早已习惯，于是自动转身，进了大门，往院子里拐弯，一面又小心翼翼不要碰坏院中的大片花草。然后雅克兰操起缰绳，把车赶到台阶前面。

“玛丽埃特！”科尔蒙小姐喊道。

玛丽埃特正在忙着关大门。

“小姐，什么事？”

“那位先生还没来吗？”

“没有，小姐。”

“我舅舅呢？”

“上教堂去了，小姐。”

雅克兰和若塞特这时正站在台阶的另一级上，伸出手，扶着车，好让女主人出来。女主人抓住车门帘，踏着车辕，然后跳到他俩的手臂里下了车。车上的脚蹬是两个铁环，用一个带大螺钉的什么机关固定在车辕上。两年来，她再也不想冒险使用那个脚蹬子了。待科尔蒙小姐站在台阶高处时，她满意地望了庭院一眼。

“算了，算了，玛丽埃特，不要管那大门了，快过来！”

“家里出了大事了，”厨娘从马车旁边经过时，雅克兰这样对她说。

“好，我的孩子，你手头都有什么吃的东西？”科尔蒙小姐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人那样坐在前厅的长凳上，说道。

“我什么都没得①，”玛丽埃特两手叉腰说道，“小姐知道得很清楚，您不在的时候，教士先生总是在外面别人家里吃晚饭。昨天我是去阿尔芒德小姐家把他接回来的。”

“他现在在哪儿？”

“教士先生现在在教堂，他到三点钟才回来呢！”

“我这舅舅，他什么都不想着。他难道不应该叫你上市场去吗！玛丽埃特，快去吧！当然不要乱花钱，可是也决不要节省，有什么好东西、好吃的、精巧菜，都买回来！到公共马车站那儿去问问，怎样才能搞到肉糜？我还想要亮河小水沟里的螯虾。现在几点了？”

“九点还一刻差②。”

“天哪，玛丽埃特，千万不要絮絮叨叨说话浪费时间了，我舅舅等的那个人可能说到就到。要是还得给他开早饭，我们可就开心了。”

玛丽埃特朝浑身是汗的珀涅罗珀转过身去，看了雅克兰一眼，那神色似乎在说：“这回小姐可要逮住一个丈夫了！”

“若塞特，咱俩来吧，”老姑娘接着说道，“因为还要张罗德·特雷维尔先生睡觉的地方。”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是怀着怎样幸福的心情！张罗德·特雷维尔先生睡觉的地方，这句话里包含着多少心意啊！老

① 请注意，她把“没有”说成“没得”。

② 请注意，她把“九点差一刻”说成“九点还一刻差”。

姑娘心中充满了希望。

“您想把他安置在那个绿色的房间里么?”

“主教阁下的那间么? 不,那间离我的卧房太近了,”科尔蒙小姐说道,“对主教阁下很合适,他是一个圣人。”

“那把您舅舅的住房给他吧!”

“里面光秃秃的,没什么家具,可能不大象样。”

“天哪,小姐! 叫人火速在您的小客厅里安一张床,那儿有壁炉,不是很好吗! 莫罗的店里肯定能找到一张床,与那间屋子的帷幔质地差不多!”

“若塞特,你说得对!那好,快到莫罗那儿去! 跟他商量商量都要做些什么,我授权给你。若是德·特雷维尔先生到来时,莫罗也来了,今天晚上床(特雷维尔先生的床)就能装好,德·特雷维尔先生又毫无查觉,那我很同意。若是莫罗不能保证,那我就把德·特雷维尔先生安置在那间绿色卧房里,虽然这样德·特雷维尔先生离我很近。”

若塞特刚走了两步,女主人又将她唤回。

“把这件事给雅克兰说清楚,”她满怀惊惧地扯着嗓门大叫,“叫他到莫罗铺子里去!我还没换衣裳呢!要是德·特雷维尔先生来了,撞见我这副模样,我的舅舅又不在,不能接待他,那可怎么得了! 啊呀! 我的舅舅,我的舅舅! 若塞特,来,给我换衣裳吧!”

“那珀涅罗珀谁管呢?”若塞特不小心冒出一句。

有生以来第一次,科尔蒙小姐的眼睛射出狂怒的火光:“总是珀涅罗珀! 珀涅罗珀这个,珀涅罗珀那个! 家中女主人

是珀涅罗珀吗？”

“可是这牲口浑身是汗，还没吃燕麦呢！”

“叫它死掉好了！”科尔蒙小姐大叫道。“可是，叫我嫁人吧！”她心中想道。

这句话对若塞特来说，无异于说杀人。她听了，目瞪口呆半天。后来，女主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她才冲下台阶去了。

“小姐简直着了魔了，雅克兰！”这是若塞特的另一句话。

就这样，这一天，一切都相互配合，以便产生那剧情的突变，决定科尔蒙小姐的一生。伴随着科尔蒙小姐匆匆归来的，有五种严重情况，一是瓢泼大雨；二是珀涅罗珀疾驰飞奔，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两肋下陷；三是时刻大早；四是各种包裹杂乱无章；五是老小姐那惊恐万状的奇特表情。全城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待到玛丽埃特闯进市场，见什么买什么，雅克兰来到距离教堂只两步远的塞镇门大街阿朗松的主要软垫家具商店里，要买一张床的时候，显然证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人们在林荫大道上，在散步场所，议论着这奇异的意外事件。这件事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甚至阿尔芒德小姐也不例外。德·瓦卢瓦骑士当时正在她家中。前后只差两天工夫，阿朗松全城受到如此重大事件的连续冲击，以致有几个老太婆说：“世界末日到了！”这条最新消息，在每一家都概括成下面一句话：“科尔蒙家出了什么事呢？”德·斯蓬德教士走出圣莱奥纳尔教堂时，本来打算和库蒂里耶教士一起到林荫大道去散步。有人很巧妙地向他发问，他头脑简单地回答说，他正等待着德·

特雷维尔子爵驾到。这位子爵流亡国外期间曾为俄国服务，现在要回来在阿朗松定居。于是，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一种嘴唇旗语在城里大起作用，告知全体居民说，科尔蒙小姐通过书信来往终于找到了一个丈夫，她就要嫁给德·特雷维尔子爵了。这里，有人说：莫罗已经将床做好。那里，有人说，这张床六尺宽。在羊圈街，格朗松太太家，说那张床是四尺宽。杜·布斯基耶正在杜·隆斯雷家吃晚饭，那里的人说，那是一张简单的休息的床。小布尔乔亚们说那张床花了一千一百法郎。人们普遍都说，"这是打的如意算盘"。再过去几步，有人说鲤鱼已经涨价了！因为玛丽埃特闯进市场把样样东西都抢购一空。在圣布莱兹街上首，人们说珀涅罗珀大概已经累死了。在税务局长家里，人们对珀涅罗珀的死亡则持疑问态度。然而省里已经尽人皆知，说这头牲口，因为老姑娘叫它狂奔快跑，一拐进科尔蒙公馆大门就咽了气。塞镇大街拐角上的鞍具商，大着胆子来打听是不是科尔蒙小姐的马车出了什么问题，以便了解珀涅罗珀是否已经死掉。从圣布莱兹街上首一直到羊圈街末尾，人们都听说，多亏雅克兰的精心护理，珀涅罗珀这个女主人放肆无度的无辜受害者还活在世上，不过看上去是有了毛病。在整个布列塔尼大道上，人们都说，德·特雷维尔子爵是家中幼子，一文不名，因为佩尔舍的财产属于他的哥哥德·特雷维尔侯爵，法国贵族院议员，有两个孩子。这桩婚事对于这个可怜的流亡国外的人来说，真是交上了好运；对于科尔蒙小姐来说，子爵正是她需要的人。布列塔尼大道上的贵族都很赞成这桩婚事，老姑娘的财产实在不能派上更好的

用场了。但是，在市民阶层里，人们说，德·特雷维尔子爵是一个曾经与法国作战的俄国将军，他这次归来，带来了在圣彼得堡宫廷中赚来的大笔财富。这是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一个外国人，一个与外国结盟的人。他们还说，是德·斯蓬德教士暗中撮合了这桩婚事。凡是有权自由出入科尔蒙小姐家中的人，都打定主意当天晚上去看她。这震动全城的动荡，叫人几乎将苏珊的事都忘记了。这个过程中，科尔蒙小姐的激动也不亚于他人。她体验到了全新的情感。望着她的大客厅、小客厅、书房和饭厅的时候，她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惧。一个类似魔鬼的东西，指着这些陈旧的奢侈品，发出冷笑；自她童年起便赞赏倍至的漂亮什物，她现在都怀疑，嫌它们过于陈旧了。一个作者将自己的作品读给要求很高或者感觉麻木的批评家听的时候，尽管他们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十全十美，仍然摆脱不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本来是全新的情境，现在显得落入窠臼了；本来是表达得很漂亮、极为精雕细刻的语句，现在显得莫名其妙或者摆不平稳了；形象变得不贴切或者相互矛盾了；毛病明显，一眼就看得出来了。老姑娘的心情也是如此。她一想到德·特雷维尔先生见了这间主教客厅一般的客厅，嘴唇上会掠过轻蔑的微笑，就浑身发抖。她真怕看见他朝这古老的饭厅投以冷冷的目光。最后，她怕的是镜框会使画幅变得老气：如果这些老古董将一抹苍老的反光投射到她的身上，怎么办？她心中这样自问，这个问题叫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此刻，如果能够魔棒一指，顷刻之间将她的房屋修整一新，就是耗去她全部积蓄的四分之一，她

也是心甘情愿的啊！哪一个自命不凡的将军，在一次战役的前夕，不曾浑身发抖呢？这个可怜的老姑娘，正处于奥斯特利茨战役与滑铁卢战役之间①。

“德·特雷维尔子爵夫人，”她自言自语道，“多么好听的名字！至少我们的财产到一个好人家去了！”

她完全为一种心烦意乱的情绪所左右，每一束最细微的神经支和早已淹没在肥胖躯体中的神经乳头都在颤抖。希望使她的全部血液循环加速，处于不断运动之中。但是，她感到，如果必要的话，自己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和德·特雷维尔先生谈话。至于若塞特、雅克兰、玛丽埃特、莫罗及其助手怎样各自忙碌，自然毋庸赘述。那简直就跟蚂蚁运卵一般紧张。平时精心照看、已经干干净净的一切，都重新再洗过，刷过，熨过，擦过。盛大节日使用的瓷器，都取出来重见天日。绣着A、B、C、D的缎纹餐巾，平时包裹三层，外面还用排排别针妥加保护，现在也从它们沉睡的深处给请出来了。书架上一格格最珍贵的书籍，也请出来供人查阅。最后，家中小姐还奉献出三瓶昂伏夫人②的名酒。这昂伏夫人乃是海外最著名的酿酒商，她的名字对嗜酒的人来说是异常亲切的。多亏小姐手下这些尉官们竭诚努力，小姐才得以在战斗中出场。各

---

①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大败奥俄联军，称奥斯特利茨战役。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对手是英国军队和普鲁士军队。

② 昂伏夫人是波尔多一家酒厂的老板，她用从马提尼克进口的原料造酒，有几种酒十分有名。

种武器，装备，厨房炮兵，储藏室炮连，军粮，弹药，后备队，都已全线备齐。雅克兰、玛丽埃特和若塞特得到命令要穿礼服。花园耙得平平整整。只是无法和栖在树上的夜莺谈妥，以便到时候能听到夜莺最美妙的歌声，老姑娘感到十分遗憾。四点钟左右，就在德·斯蓬德教士回到家，小姐以为白白准备了最精美的晚餐、白白摆好了最精美的餐具的时候，从瓦诺布勒终于传来了马车夫甩鞭子的劈劈啪啪声。

“是他！”她想道，那一鞭一鞭都抽打在她的心上。

果然，一辆从驿站雇的有篷双轮轻便马车到了，车上只坐着一位先生。虽然早已有那么多的风言风语宣告了这辆马车的来到，马车沿圣布莱兹街而下并向林荫大道拐过去时，仍然轰动了全城，以致几个顽童和大人一直跟随着车辆前进，聚集在科尔蒙公馆大门附近，好观看马车如何进入公馆。雅克兰听见圣布莱兹街上的鞭声，预感到自己也即将成婚。他把两扇大门大大敞开。那马车夫原是他的熟人，很漂亮地将马车拐进大门，停在台阶前面。这车夫嘛，诸位完全可以理解，他被雅克兰给灌了个烂醉，快快活活地走了。教士上前迎接客人，车上的东西转眼之间全部卸下，心灵手快的窃贼大概也没有那么麻利。马车停进车棚，大门关闭，德·特雷维尔先生来到，几分钟之内，便毫无痕迹了。任何两种化学物质化合时，那速度也没有科尔蒙家将德·特雷维尔子爵吸收进去那么快。小姐的心脏跳动得就象个被牧童逮住的蜥蜴，但是她颇有英雄气概地留在炉火旁边她的安乐椅里。若塞特打开客厅房门，德·特雷维尔子爵身后跟随着德·斯蓬德教士，出现在老姑

娘的眼前。

"外甥女，这是我中学时代一个老同学的孙子，德·特雷维尔子爵先生，""德·特雷维尔先生，这是我的外甥女科尔蒙小姐。"

"啊！这个心地善良的舅舅，他把这个问题提出得多么好！"萝丝-玛丽-维克图瓦心中想道。

要用一句话将德·特雷维尔子爵描绘出来，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贵族化了的杜·布斯基耶。这两个人之间的全部区别，就是庸俗与高雅之分。如果他们两个人站在一块，最狂热的自由党恐怕也无法否认贵族的优越。子爵的力量就在于他具有高雅的全部特点。他的举止保持着高度的尊严。他长着一双蓝眼睛，深色头发，橄榄色的皮肤，大概不超过四十六岁。简直可以说，他是在俄国冰雪中保存完好的一位西班牙美男子。一举手，一投足，都说明这是一位见识过整个欧洲的外交家。他的衣着正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出门旅行的装束。德·特雷维尔先生显得很疲倦，教士便建议他到为他准备的房间去休息一下。当外甥女打开已经改造成卧室的小客厅的房门时，教士简直目瞪口呆。科尔蒙小姐和她的舅父于是走开，让这位尊贵的客人在雅克兰的帮助下去忙着整理自己的物品，雅克兰将他需要的各个包裹一一送过来。德·斯蓬德教士和他的外甥女沿着亮河去散步，等待着德·特雷维尔先生更衣完毕。虽然出于奇妙的巧合，德·斯蓬德教士今天比平时更加心不在焉，科尔蒙小姐比起他来，心事也不轻。两个人默默地走着。比这位庄重严肃而又恬静的子爵更有诱惑力的男

子，老姑娘从未遇见过。她不会按照德国方式暗想：“这正是我的意中人！”但是她感到从头到脚都被慑服了，她心里想道：“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她突然飞奔到玛丽埃特那里，询问晚餐是否可以稍加推迟而丝毫不影响饭菜的质量。

“舅舅，这位德·特雷维尔先生真是和蔼可亲，”回来以后她说道。

“可是，我的女儿，他还一句话没说呢！”教士大笑，说道。

“可是，这从举止、外貌上是看得出来的。他是独身么？”

“这我可一点不知道，”教士回答道，那时他心里正想着他和库蒂里耶教士关于上帝受到感动而开恩的问题进行的争论。“德·特雷维尔先生给我写信说，他想在这里找一幢房子。——他如果已经结了婚，那就不会一个人单独前来了，”他毫不在意地又说了一句。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外甥女竟会想到她自己结婚这件事上面去。

“他有钱吗？”

“他是幼支的幼子，”舅父回答道，“他的祖父曾经统率海军舰队。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结的一门亲事很不好。”

“年轻人！”老姑娘重复了一下这个词，“可是舅舅，我看他足有四十五岁呢！”她说道，一心想叫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当。

“对，”教士说道，“不过，在一个年已七十的可怜的教士看来，萝丝，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还显得挺年轻呢！”

此刻，阿朗松全城都已经知道，德·特雷维尔子爵先生已经抵达科尔蒙小姐家中。陌生人不久即前来和家中主人会齐，开始欣赏亮河的景致、花园和房屋。

"教士先生,"他说,"我的全部雄心,就是要找一处与这栋住宅相类似的住宅。"老姑娘听了这句话,以为这已经是向她求爱了,便垂下眼帘。"您生活在这里,一定是很快乐的吧,小姐?"子爵又说道。

"我怎么能不快乐呢!这所住宅自从一五七四年就属于我家。那年,我们的一位祖先、阿朗松公爵的总管得到了这块地皮,并且建造了这所住宅,"科尔蒙小姐说道,"这所房屋是用支柱架空的。"

雅克兰宣布开晚饭,德·特雷维尔先生将手臂伸给兴高采烈的老姑娘,老姑娘尽量不紧紧靠在那手臂上,她仍然十分担心会给人造成自己主动追求的印象!

"这里的一切都特别和谐,"子爵在桌前就坐时说道。

"我们的树林里全是小鸟,给我们奏出廉价的音乐;没有一个人去打扰这些鸟,每天夜里夜莺都歌唱,"科尔蒙小姐说道①。

"我是说室内的陈设,"子爵指出,他根本不去用心研究科尔蒙小姐本人,也根本没有发现她智力低下,"是的,色彩的深浅,家具,总的格调,一切都很相称。"

"可是,我们在这上头要花费许多钱,税额高极了,"这位了不起的老姑娘听了相称这个词,还以为说的是有收益②,印象极深,回答道。

---

① 科尔蒙以为说"和谐"便是指音乐,因有此语。

② "相称"和"有收益"在这里是同一个词:rapport,一词多义,科尔蒙小姐却没有听懂子爵的话。

“啊？这个地方税额很高吗？”子爵问道。他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丝毫没有发现他们两人的话根本对不上茬。

“我不知道，”教士说道，“管理我们这两份产业的事，全由我外甥女负责。”

“对于有钱人来说，捐税是小小不然的事，”科尔蒙小姐接着说下去，她不希望显出吝啬的样子。“至于家具嘛，我保持原样，什么也不叫人变动。除非我结婚，那就又当别论了，因为到那时必须叫这里的一切符合男主人的口味。”

“您的原则很明确，小姐，”子爵微笑着说道，“您一定会结一门美满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么动听的话！”老姑娘想道。

在饭菜、治家问题上，子爵都对科尔蒙小姐进行了恭维，同时承认自己原来以为外省落后，可是现在发现外省非常舒适。

“天哪，这是个什么词？”她想道，“德·瓦卢瓦骑士肯定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在哪儿？舒适？这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呢？算了，勇敢些！”她心中暗想，“说不定这是一个俄文词，我不一定非要作出答复不可。”在重要场合，任何人都会变得能说会道。她也感到话匣子打开了，于是接着高声说下去，“可是，先生，我们这里有最优秀的社交团体。全城的人恰巧都在我家聚会。过一会您就可以略知一二，我们的常客里有几位知道我回来了，肯定会来看我的。我们有德·瓦卢瓦骑士，他是从前的宫廷贵人，智慧无限，格调很高；我们还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和他的妹妹阿尔芒德小姐（她咬了咬自己

的舌头，改变了主意，说道)，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姑娘，”她又加了一句，“她心甘情愿终身不嫁，以便将她的全部财产留给她的哥哥和她的侄子。”

“啊，对了，”子爵说道，“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我想起来了。”

“阿朗松是个很快活的地方，”老姑娘一发而不可收，接着说下去，“在这里尽可以逍遥，税务局长举办舞会，省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主教大人有时光临寒舍……”

“好了，”子爵笑着接口说道，“那么说，我想回来，叶落归根，是做对了！”

“我也一样，”老姑娘说道，“我跟树叶一样，死在我最眷恋的地方。”

子爵对于这样将成语还原当作一句笑谈，微微笑了一下。

“啊！”老姑娘心想，“一切顺利。这个人很理解我！”

此后，谈话转入一般话题。一股神秘的、无法知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强大力量在起作用，科尔蒙小姐希望自己显得可爱，便在脑子里找到了德·瓦卢瓦骑士的各种句式。这就好比在一场决斗中，似乎魔鬼亲自前来，给你调好了手枪的准星一般。从来瞄准对手就没有瞄得这么准过。子爵是出身高贵之人，不会说出晚餐如何味道鲜美这种话。但是他的沉默等于一种赞扬。雅克兰给他斟上一杯又一杯的美酒。他喝起来，显出老友相认、与故人欢乐重逢的样子，因为真正的爱好者是并不鼓掌，而是静静享受的。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地皮、房产、不同地点的价格。他让科尔蒙小姐给他详细地描述

亮河与萨尔特河汇合处的情形。他对于城市建在距离河流这样远的地方感到奇怪，他非常关心当地的地形。沉默寡言的教士听凭他的外甥女作交谈的中心人物。德·特雷维尔先生亲切地对小姐微笑，小姐也确实以为她占据了他的心，以为晚餐过程中他作出的保证，比她最殷勤的求婚者在半个月之内作出的保证多得多。所以，诸位可以料定，从来没有哪一位客人象这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柔体贴的照顾。你简直会说，这是一位心爱的夫君回到了家中，给家中带来了幸福。科尔蒙小姐预先估计子爵什么时候要面包，深情地盯着他；他扭过头去的时候，她便巧妙地给他布上看上去他喜欢的菜。他要是个贪吃的人，她真能叫他撑死！可是，对于她在爱情方面计议要做的事情来说，这岂不是略显身手，而且做得很漂亮么！她没有做贬低自己的蠢事，她巧妙地在外面张上了所有的船帆，打开各种各样的旗号，摆出阿朗松女王的架势，吹嘘自己的果酱做得多么好。总而言之，她大讲自己，捞取恭维，似乎她所有的吹鼓手都已死去。她发现自己颇讨子爵的喜欢，因为热切的希望使她完全改变了模样，使她几乎变成了一个女性。上餐后果点的时候，她听到前厅里已经有人来来去去，客厅里已经笑语喧哗，说明她的那些常客已经光临，不禁满心欢喜。她让舅父和德·特雷维尔先生注意到这种殷勤的表现，认为这是人们爱戴她的一个证明。实际上这是袭扰全城的无法驱除的好奇心所造成的。科尔蒙小姐迫不及待地要满载荣誉出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吩咐雅克兰，说到客厅里去用咖啡和烈性酒。在客厅里，仆人可以在社交界的精华面前，炫

耀一下萨克森咖啡具的气派。这套咖啡具，一年只从柜子里取出来两次。这种种情形全被前来的人看在眼里，他们正在小声加以评论。

“呸！”杜·布斯基耶说道，“不就是一年中四大节日喝的昂伏夫人的烈性酒嘛，有什么了不起！”

“这桩婚事肯定是一年来通过书信来往安排好的，”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说道，“一年来，这里的邮政局长经常收到盖有敖德萨邮戳的信。”

格朗松太太脊梁骨直发凉。德·瓦卢瓦骑士先生虽然吃起饭来一个顶四个，可现在连左半边脸都发白了。他感到自己内心的秘密就要泄露出去，便说道：“您不觉得今天天气很冷吗？我都冻僵了。”

“这是因为俄国就在近旁的原故，”杜·布斯基耶说道。

骑士望了他一眼，那神气似乎在说：“说得妙！”

科尔蒙小姐出现了，她是那样精神焕发，那样得意洋洋，人们简直觉得她变漂亮了。这种不同寻常的神采并不仅仅是由于感情作用。她的全部血液自早晨以来就在她体内沸腾，对于一切重大危机的预感又刺激着她的神经：必须具备所有这些情况，才会使她变得判若二人。她怀着怎样幸福的心情郑重其事地将子爵介绍给骑士，将骑士介绍给子爵，将全体阿朗松人介绍给德·特雷维尔先生，将德·特雷维尔先生介绍给阿朗松人啊！出于可以解释的偶然，子爵和骑士这两个具有贵族本性的人，相见之下，一拍即合：他们互相认出了同类。作为两个属于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两个人相互注视了一下，便

站在壁炉前聊起来。他们四周围了一圈人。他们的谈话虽然用sotto voce① 来进行，人们仍在屏住气息倾听。为了很好地体会这个场面的效果，请诸位一定要记住：科尔蒙小姐当时正背对着壁炉，忙着为她所谓的求婚者斟咖啡。

德·瓦卢瓦先生　听说子爵先生是来此地安家的，是吗？

德·特雷维尔先生　是的，先生，我来找房子……（科尔蒙小姐转过身来手握杯子）房子要大，以便安置……（科尔蒙小姐递过杯子）我的家属。（老姑娘两眼发花）

德·瓦卢瓦先生　您已经成婚了么？

德·特雷维尔先生　已经完婚十六年，内人是赛布洛夫公主的女儿。

说时迟，那时快，科尔蒙小姐如同晴天霹雳打下来一般，倒了下去。杜·布斯基耶见她站立不稳，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将她抱住。人们将门打开，好让他抱着这个庞然大物毫无阻碍地过去。若塞特指指点点，这个身强力壮的共和党拿出浑身的劲来，将老姑娘抱到她的卧室中，将她放在床上。若塞特拿了剪刀来，将束得过紧的紧身衣剪开。杜·布斯基耶不管不顾地一个劲往科尔蒙小姐脸上和身上洒水，小姐的上衣在床上摊开，就象卢瓦尔河发了大水。病人睁开眼睛，看见了杜·布斯基耶，一见是个男人，女性的羞耻之心使她发出一声叫喊。杜·布斯基耶退出卧室，让六位女士走进去。为首的

---

① 拉丁文：以救世主（朱庇特）的声音。意思是声音很大。

是格朗松太太，她兴高采烈。德·瓦卢瓦骑士干什么去了呢？他一向忠于自己的原则，掩护撤退。

“可怜的科尔蒙小姐，”他对德·特雷维尔先生说道，一面望着在场的人。他那具有贵族气魄的目光，使在场的人抑制住了自己的笑声。“血热折磨得她够呛。到普雷博戴她的田庄去以前，她不肯叫人给放放血。看，春天气血旺盛，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她今天早晨冒雨回来的，”德·斯蓬德教士说道，“大概是着了凉，引起老病突然发作。不过，不要紧。”

“她前天对我说，已经三个月没发过病了；还说若是复发，可要把她整惨了，”骑士又说道。

“啊，您已经结过婚了？”雅克兰望着德·特雷维尔先生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说道。

这个忠诚的奴仆也分担了女主人的沮丧心情。他猜透了女主人的心思，将昂伏夫人的烈性酒端走了，那酒是款待单身汉，而不是款待一个俄国女人的丈夫的。这种种细节都为人一一注意到，并且成为笑料。德·斯蓬德教士本来知道德·特雷维尔先生旅行的目的，但由于他总是心不在焉，竟然丝毫没有提起过，他哪里知道他的外甥女会对德·特雷维尔先生产生兴趣呢！至于子爵本人，一心想着自己旅行的目的，而且象许多丈夫一样，并不急于谈及自己的妻室，他一直还没有机会说自己已经结婚。此外，他以为科尔蒙小姐已经知道这个情况。杜·布斯基耶一露面，人们便刨根问底地盘问他。刚才进去的六位女士中有一位走下楼来，宣布科尔蒙小姐已大

有好转，已经请来了医生。不过她还需要卧床休息，看来急需放血。不久，客厅里宾客已满。科尔蒙小姐不在场，女士们可以大谈特谈刚刚发生的一幕，将这悲喜剧的一幕加以铺陈、评论、美化、装饰、添枝加叶、大肆宣染。所有在科尔蒙小姐家聚会的阿朗松人士，到了第二天，对这一幕仍然念念不忘。

"这位好心的杜·布斯基耶先生，您没见他抱着您那样子呢！多大的手劲！"若塞特对女主人说道，"真的，他见您病了，脸都白了。他一直是爱您的。"

这庄严隆重而又可怕的一天，这句话便是结束语了。

第二天上午，这出喜剧的每一细微末节都传遍了阿朗松的家家户户。说句叫这个城市丢人的话吧，这些情节在阿朗松引起普遍一致的讥笑。第二天，科尔蒙小姐放血之后身体状况大有好转，她让那个并非故意愚弄她的人挎着胳膊去吃早饭。那些胆大包天讥笑她的人，如果亲眼看见她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高贵尊严和激励着她的了不起的基督教逆来顺受精神，一定会觉得她精神非常高尚。她对子爵说道："德·特雷维尔夫人在这里很难找到适合于她的住宅。先生，你们在这城里还没有安排好住宅以前，就请您赏光，住在我家里吧！"拿她开心的冷酷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不看看这一点呢？

"可是，小姐，我有两个女孩、两个男孩，那样我们是太打扰你了。"

"不要拒绝我吧！"她用饱含痛悔的目光望着他，说道。

"我给您回信时，也顺便提到住在我家这事了嘛，可是您没收到我的回信。"

"怎么，舅舅，你知道……"

可怜的老姑娘说不下去了。若塞特叹了一口气。无论是德·特雷维尔子爵，还是舅父，对此都丝毫没有察觉。早饭后，德·斯蓬德教士按照他们前一天商量好的计划，带着子爵走了，给他看看阿朗松哪些房子能够搞到手，或者什么地点合适，可以盖房子。

科尔蒙小姐独自一人留在客厅里，可怜巴巴地对若塞特说道："我的孩子，现在我可成了全城的笑柄了。"

"嘿！小姐，您嫁人哪！"

"可是，我的姑娘，我思想上没有准备，还没有选定谁。"

"哟！我要是您呀，我就挑杜·布斯基耶先生。"

"若塞特，德·瓦卢瓦先生可说他是个铁杆的共和党啊！"

"您那些先生们，专门胡说八道！他们还声称他敲共和国的竹杠呢！照这么说，他岂不是一点不喜欢共和国么！"若塞特说着走开了。

"真想不到这个姑娘还这么有头脑！"科尔蒙小姐想道。她独自一人呆坐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

她模糊感到，要堵上这城里人的嘴，迅速结婚是唯一的办法。最近这次挫折，这么明显的丢人，倒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叫她大胆地拿个主意，否则没有头脑的人，总是一条道跑到天黑。两个老光棍，每人都清楚地懂得老姑娘即将处于什么地位，两个人都决定上午就来打听她的消息，而且以单身汉的姿态"向前挺进"。德·瓦卢瓦先生认为，这种形势要求精心梳妆打扮。于是他洗了一个澡，收拾得异乎寻常的干净整

齐。赛查丽纳见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很巧妙地略施脂粉。杜·布斯基耶这个粗里粗气的共和党，在坚强意志的激励下，对于衣着打扮毫不在意，首先来到。这些小事能决定帝国的命运，也能决定人的命运。凯勒曼的骑兵来到马朗戈，勃吕歇抵达滑铁卢①，路易十四对欧也纳亲王的蔑视②，德南的神甫③，所有这些造成成败的重大原因，历史上都予以记载。但是没有一个人利用这种机会将这些人生活中的小事一无遗漏地载入史册。德·朗热公爵夫人（见《十三人故事》）因为缺乏十分钟的耐心而当了修女，包比诺法官推迟到第二天去询问德·埃斯巴侯爵（见《禁治产》），夏尔·葛朗台归来从波尔多上岸而不是取道南特④，这些事，你们看到了吗？人们把这些事叫做偶然，叫做命里注定。要往脸上施的这一点点脂粉，使德·瓦卢瓦骑士的希望完全破灭。这位绅士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垮台：他从前全靠美惠三女神活着，也应该死于三女神之手。就在骑士向他的衣着打扮作最后一次顾盼的时候，肥肥胖胖的杜·布斯基耶已经走进了愁眉苦脸的老姑娘的客厅。

---

① 勃吕歇（1742—1819），普鲁士将军。他到达滑铁卢战场，对同盟国战胜拿破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② 欧也纳亲王，全名是欧也纳·德·萨瓦-卡里尼昂，是奥地利的军队统帅和政治人物。最初因遭到路易十四的轻视，转而为奥国服务，结果战功卓著，成为著名人物。

③ 根据伏尔泰的说法，德南的神甫与勒弗沃尔·德·奥瓦尔一起，提出了著名的运兵方法，经过研究被采用，因而获德南大捷。

④ 见《欧也妮·葛朗台》，这种路线的改变是一个信号，说明他已经背叛了与欧也妮·葛朗台山盟海誓的爱情。

老姑娘刚才思考时，骑士本来大大占着上风。而杜·布斯基耶第一个走进客厅这一着，倒与从前倾向于这个共和党的一丝想法一拍即合了。

“天意是要他，”看见杜·布斯基耶走进来，老姑娘心里想道。

“小姐，我这么急忙前来，请您不要往坏处想。我不愿意委托那个傻瓜勒内来打听您的消息，我就亲自来了。”

“我身体很好，”她激动地回答道，“杜·布斯基耶先生，”她停顿了一下，又以非常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昨天给您添了麻烦，您不怕辛苦，我很感谢您……”

她忆起自己曾经躺在杜·布斯基耶的怀抱里，这一偶然事件在她看来尤其显得出自天意。她腰带、束带绷断，女性的珍宝全部抛撒在珠宝匣外面，让一个男人看见，这还是第一次。

“我抱着您，心里那么高兴，觉得您一点也不重。”

听到这句话，科尔蒙小姐用她从未看过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的目光望了杜·布斯基耶一眼。这位前商人受到了鼓励，也向老姑娘飞了一个媚眼，打动了老姑娘的心。

“可惜，”他又补充道，“我没有权利一直守着您。（老姑娘听得眉开眼笑。）——就我们两个人说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您晕倒在床上，那样子真是动人极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比您更漂亮的女人，可我是见过许多女人的！……丰满的女人有一个长处，就是看上去特别美。她们只要身体一显露出来，就算稳操胜券了！”

“您这是取笑我呢！”老姑娘说道，“我昨天出的事，可能全城的人都在乱说，这很不好。”

“就跟我一直叫杜·布斯基耶一样，小姐，我对您的感情始终如一。您第一次拒绝我，也没有使我灰心。”

老姑娘眼帘低垂。一阵沉默。对杜·布斯基耶来说，这真是难挨的时刻。可是科尔蒙小姐已经打定了主意。她抬起眼来，热泪盈眶，温柔地注视着杜·布斯基耶。

“果真如此的话，先生，”她声音颤抖地说道，“只要您答应我过基督徒的生活，永远不妨碍我的宗教习惯，让我自己作主选择我的神师，我就答应您的求婚，”她说道，一面将手伸给他。

杜·布斯基耶紧紧抓住这满是埃居的大手，缓缓地吻了一下。

“可是，”她一面任他亲吻自己的手，一面又说道，“我还有一个要求。”

“一定满足。即使您要摘星星，也要办到。”（他不自觉地忆起博戎的话①。）

“唉！”老姑娘接着说道，“看在对我的爱情份上，您必须承担一项罪过。我知道这罪过不小，因为说谎是七条大罪之一。不过，您以后可以忏悔的，对吗？我们两人以苦行来赎这桩罪

① 大多数作家认为，这句话并非出自金融巨头博戎之口，而是出自路易十六的大臣卡洛纳。原话也与巴尔扎克引用的有出入。在王后的挚友、德·波利尼亚克夫人的恳求下，卡洛纳回答她说：“如果可能，一定办到；如果不可能，再说。”

过好了……(二人满怀柔情地互相望了一眼。)再说，这个谎，说不定可以列入教会称之为出于好意而编造的谎言之中……"

"莫非她也跟苏珊一样么?"①杜·布斯基耶心中暗想，叫苦不迭，"这叫什么幸福啊!"

"是怎么一回事呢，小姐?"他高声说道。

"您必须揽在自己身上……"小姐接下去说道。

"什么事?"

"就说，这桩婚事，我们之间谈妥，已经有六个月……"

"可爱的女人，"商人用极端忠诚的男人的语调说道，"只有对一个爱恋了十年之久的女子，人们才肯作出这种牺牲。"

"我对您那么狠心，您倒一直爱恋着我?"

"对，尽管您对我那么狠心。"

"杜·布斯基耶先生，我以前错看了您。"

她再一次向他伸出那只通红的大手，杜·布斯基耶再一次亲吻了那只手。

这时，门开了。这对未婚夫妻望望进来的是谁。他们看见的是打扮得十分风雅却姗姗来迟的德·瓦卢瓦骑士。

"啊!"他走进来，说道，"您已经起身了，美丽的女王!"

她对骑士微微一笑，感到胸口发紧。德·瓦卢瓦先生显得那么年轻，诱人，他那神情就象是洛赞②进宫去看大公主

---

① 杜·布斯基耶以为科尔蒙小姐也怀孕了。

② 洛赞(1632—1723)，法国元帅，一度成为路易十四的宠臣。但这个洛赞并非瓦卢瓦骑士与之斗殴的那个洛赞(见本卷第280页注③)。

一样。

“喂，亲爱的杜·布斯基耶，”骑士确信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便用冷嘲热讽的语气说道，“德·特雷维尔先生和德·斯蓬德教士正在打量您的房子，那神气就跟土地测量员一样！”

“确实，”杜·布斯基耶说道，“如果德·特雷维尔子爵想要，那房子四万法郎就归他！那房子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了！如果小姐允许我说的话……别人也该知道了……小姐，我可以说吗？”

“说吧！”

“好吧，我亲爱的骑士，请您当第一个……我向您告知……（科尔蒙小姐眼帘低垂）”前商人说道，“小姐给我面子，垂青于我，这事我已经保密了好几个月。过几天我们就要结婚了，婚约已经拟好，明天我们就要签约。这样您就明白了，我在天鹅街的房屋对我已完全无用。我一直在私下找寻买主。德·斯蓬德教士知道这事，当然就把德·特雷维尔领到我家去啦……”

这个弥天大谎，说得那么活灵活现，连骑士都上当受骗了。“我亲爱的骑士”这个称呼，恰似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向查理十二①进行报复，洗雪了从前一一败在查理十二手下的全部仇恨。杜·布斯基耶从前默默忍受了千百支利箭，现在用这句话，痛痛快快地报了仇、雪了恨。他在得胜之时，作了一个年轻人的手势，将手插进了假顶发里，一下子……将假顶发

① 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一生征战，称霸波罗的海。波尔塔瓦战役发生在一七〇九年七月八日，查理十二大败于此。

给揪下来了。

“我向你们二位祝贺，”骑士讨人喜欢地说道，“并且祝愿你们象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白头偕老：‘他们非常幸福，并且生了许多孩子！’”说到这里，他捏了一撮鼻烟。“——可是，先生，您忘了……您戴的是假顶发，”他讥讽地加了一句①。

杜·布斯基耶满面通红，他的假顶发距离脑壳已有十指远。科尔蒙小姐抬起眼睛，望见了那光秃的头顶，臊得垂下了眼皮。杜·布斯基耶恶狠狠地瞪了骑士一眼，那目光比癞蛤蟆盯着自己的猎物还要狠毒。

“你这个鄙视我的混帐贵族，看我哪一天把你碎成齑粉！”他心中想道。

德·瓦卢瓦骑士以为自己又恢复了全部优势。但是科尔蒙小姐根本不是那种人，她不懂骑士想叫他的祝愿和假顶发发生什么关联。再说，即使她懂了，她的手也不再属于她了。②德·瓦卢瓦先生看到，一切都完了。天真无邪的老姑娘见这两个人都默默无语，想给他们找点事干。

“你们两人玩一局皮克牌吧！”她毫无恶意地说道。

杜·布斯基耶微微一笑，作为家中未来的主人，走去搬牌桌。德·瓦卢瓦骑士，也许是昏了头，也许是有意留下来以便研究他遭难的缘由，好进行补救，总之，他就象人们牵到屠宰场去的绵羊一般，任人摆布。他受到了一个男人所能受的最

---

① 骑士刚才祝愿他们生许多孩子，现在又强调杜·布斯基耶已经秃顶，是要突出表现杜·布斯基耶年纪太大，已不能过性生活。

② 指已经许人。

沉重的打击，就是一个绅士也至少要给打得昏头昏脑。不久，可敬的德·斯蓬德教士和德·特雷维尔子爵回来了。科尔蒙小姐立即站起身来，跑到前厅去，将她的舅父拉到一边，把自己的决定附耳告诉了他。她得知天鹅街的房子很中德·特雷维尔先生的意时，便请自己的未婚夫前来相助，说她的舅父本来就知道这幢房子是要售出的。她生怕教士马虎大意，不敢叫教士去撒这个谎。谎言比美德更成功。到了晚上，阿朗松全城都获悉了这个重大消息。四天以来，这座城市的人忙碌得就象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一样。有的人讥讽嘲笑，有的人姑且认为就要成婚，这些人谴责这桩婚事，那些人赞成这桩婚事。阿朗松的中产阶级为此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一次胜利。第二天，在朋友家里，德·瓦卢瓦骑士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

“科尔蒙家家道怎么中兴，也怎么衰落：从总管到商人，还不都是干苦力的！”

科尔蒙小姐选中了丈夫的消息，沉重地击在可怜的阿塔纳兹心上。他内心经受着可怕的暴风雨，但是丝毫不流露在外。得知要举行婚礼的消息时，他正在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家里，他的母亲在那里玩波士顿牌。格朗松太太从一面镜子里注视她的儿子，发现他面色惨白。不过那天自清晨起他就面色苍白，因为他已经隐隐约约听人谈起这桩婚事了。科尔蒙原是一张牌，阿塔纳兹用这张牌来赌自己的一生。要发生祸事的冷冷的预感，已经将他紧紧攫住。当心灵和想象将不幸放大几倍，使之成了肩上或额上难以承担的重负时，当怀抱

已久的希望破灭了的时候（这个希望如果实现，吞食心肝的贪婪的秃鹫也会得到满足），当一个人虽然有力量，但是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虽然有坚强的意志，但是对前途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这个人就垮了。阿塔纳兹是帝国教育的产物。命运，这个皇帝①信仰的宗教，从皇帝的宝座上走下来一直走到军队最低的行伍中，一直走到了中学的板凳上。阿塔纳兹眼睛直勾勾盯着杜·隆斯雷夫人的牌，那种痴痴呆呆的劲头，很容易被人当成是满不在乎，连格朗松太太都以为她从前错误估计了儿子的感情。阿塔纳兹这种表面上的满不在乎，倒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拒绝为了这桩婚事牺牲自己的“自由派”见解。“自由派”这个词刚刚为亚历山大大帝创造出来，我估计，这个词起源于斯塔尔夫人，又通过邦雅曼·贡斯当②传播开去。从这个必然带来不幸的晚上开始，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总是到萨尔特河河边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去散步。这个地方是萨尔特河的一处河岸，关心阿朗松的画家们总是坐在这里取景。这里，几架风车高高耸立，河水使草地生机盎然。岸边镶嵌着形状优美生长茂盛的树木。地形虽然较为平淡，倒也不乏使法国独具一格的动人之处。在法国，你的眼睛从不会因东方光线强烈而感到疲劳，也不会为经常不断的浓雾而感到忧郁。这个地方很荒僻。在外省，对于优美的景物，谁也不留意，也许是因为每个人都已习以为常，也许是因为心中缺乏诗意。在外

① 指拿破仑。

②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政治家，自由党议员，斯塔尔夫人的情人。

省，如果某一条林荫道，某一个地方，某一处散步场所，从那里展现出丰富辽阔的景色，那肯定是没人去的地方。阿塔纳兹酷爱这流水使之生机盎然的荒僻，春日的阳光刚刚绽出微笑，草地便复苏发绿。看见他坐在白杨树下，领受过他那深沉的目光的人，有时便对格朗松太太说："您那儿子有点不对劲。"

"他干什么，我知道！"他的母亲得意洋洋地回答道，那言下之意，是阿塔纳兹正在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

阿塔纳兹再也不参与政治了，他再也没有什么政见了。有好几次他显得相当快活，就象那些凭他们几个人就能将所有的人都辱骂一顿的人一样，因为讥讽别人而感到快活。这个年轻人游离于各种思想之外，游离于外省的享乐之外，很少有人对他有兴趣，甚至成不了好奇心的对象。之所以有人向他的母亲提起他，那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没有一颗心灵与他的心灵发生共鸣。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朋友来到他面前为他擦干眼泪，他将自己的泪水洒进萨尔特河中。如果俊俏的苏珊此刻从这里走过，他们的相逢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啊！这两个人说不定会相爱的！事实上，她后来也确实来过。苏珊之所以雄心勃勃，乃是听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艳史，将她孩童的头脑搅昏了。这段艳史于一七九九年左右开始于摩尔旅店。一个巴黎女郎，美得象天使。警察局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叫德·蒙托朗侯爵爱上她。这德·蒙托朗侯爵乃是波旁王族派去统帅舒昂党的一个头目。就在他远征莫尔塔涅归来的时候，这个女郎在摩尔旅店与他相遇。她引诱了他，并且将他出卖给警察。这个神奇的人物，美貌对于男

性产生的这种魅力，玛丽·德·韦纳伊与德·蒙托朗侯爵的艳史中的一切①，都使苏珊着迷。从她懂事的时候起，便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玩弄男性。就在她逃走以后几个月，她并没有拒绝穿过她出生的城市，和一个艺术家一起到布列塔尼去。她想看看富热尔，因为德·蒙托朗侯爵的艳遇就是在富热尔结束的。这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她想走遍这个战场。这场战争的悲剧，直到现在还很少为人所知，却抚慰了她的幼年时代。其次她也迫切希望在那么体面的人陪同下，穿过阿朗松城，何况她自己和往日已判若两人，没有一个人会认出她来。她打算一下子使自己的母亲避开不幸，而且心灵高尚地准备给可怜的阿塔纳兹寄上一笔钱。这笔钱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则相当于中世纪时期蕊贝卡给艾凡赫②弄到的战马和甲胄。

科尔蒙小姐的婚姻问题，莫名其妙的风云变幻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人们分成两派：怀疑派和信仰派。怀疑派总是否认这桩婚事，信仰派总是肯定这桩婚事。过了半个月，怀疑派遭到惨败：杜·布斯基耶的房子以四万三千法郎的价钱卖给了德·特雷维尔先生。这位先生在阿朗松只想有一所非常简朴的房子就行了，因为以后赛布洛夫公主谢世时，他还要住到

---

① 这段浪漫史，在《舒昂党人》一书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② 艾凡赫，英国小说家司各特于一八一九年写的同名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描写十二世纪英国狮心王理查在位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揭露了诺曼贵族的骄横残暴和撒克逊劳动人民的苦难。艾凡赫对理查王一直忠心耿耿。

巴黎去。他打算一面将自己的土地恢复旧观，一面心平气和地等待着这份遗产。看来这是十拿九稳的。怀疑派并不就此甘心叫人压倒。他们声称，不管杜·布斯基耶是否结婚，他反正做了一桩好买卖，他的房子当初买的时候只花了两万七千法郎。怀疑派这一不容置辩的见解，把信仰派给打倒了。怀疑派还说，科尔蒙小姐的公证人舒瓦内尔，到现在还没听到谈论婚约的头一个字。信仰派仍然坚信不疑，到了第二十天头上，他们取得了战胜怀疑派的重大胜利：自由党的公证人勒普雷索瓦先生，来到科尔蒙小姐家中，签了婚约。公证人是勒普雷索瓦而不是舒瓦内尔，这是科尔蒙小姐为丈夫作出的第一次牺牲，以后还要作出许多牺牲。这是因为杜·布斯基耶恨透了舒瓦内尔。他认为阿尔芒德小姐第一次拒绝他，是舒瓦内尔搞的鬼；而且他认为，阿尔芒德小姐拒绝他的求婚，又决定了科尔蒙小姐第一次拒绝他的求婚。执政府时期的老运动员在心灵高尚的老姑娘面前装得那么象，她认为以前将商人的高尚灵魂看错了，以致愿意弥补自己的过失：为了爱情，她牺牲了公证人！不过，她还是将婚约的事告诉了舒瓦内尔。舒瓦内尔本是个值得普卢塔克①为他作传的人，他写了书面材料，捍卫了科尔蒙小姐的利益。只是由于这一情况，婚事才拖了下来。科尔蒙小姐收到好几封匿名信。使她大为惊异的是，她从信中得知，苏珊是跟她自己一样的处女，那个戴假顶

① 普卢塔克（约46—120），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柏拉图派哲学家。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囊括了从神话时期到作者生活时代几乎所有的希腊罗马名人。

发的引诱少女的坏蛋，从来与这种风流韵事没有丝毫关系。科尔蒙小姐很讨厌匿名信这类玩意。不过她还是给苏珊写了信，目的是阐明妇女协会的宗旨。苏珊肯定也已得知杜·布斯基耶将要结婚的消息，在回信中承认了自己玩的花招，给协会寄回了一千法郎，同时对杜·布斯基耶大肆诋毁。科尔蒙小姐召集妇女协会成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决定此后协会办公室不再救济将要落到某人头上的灾难，而只救济已经落到某人头上的灾难。这些名堂成为风言风语的中心话题，在全城有滋有味地传播开去。尽管如此，教堂和市政府门前仍然贴出了结婚预告。大概阿塔纳兹也为他们准备了结婚证书。出于不要有伤风化和一般安全的考虑，未婚妻到普雷博戴去住。杜·布斯基耶每天携带十分难看但又很奢华的花束，早去晚归，回城吃晚饭。最后，据怀疑派说，六月里多雨而又天色阴沉的一天，中午时分，当着阿朗松全城人的面，科尔蒙小姐与杜·布斯基耶先生的婚礼在阿朗松教区举行。新郎新娘从家到市政府，从市政府到教堂，坐的是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对于阿朗松来说，这已经算是非常富丽堂皇了。这辆马车是杜·布斯基耶悄悄从巴黎弄来的。丢掉了原来那辆破马车，在阿朗松全城人看来，简直是一大灾难。塞镇门的鞍具商大嚷大叫，因为每年修理马车给他带来的五十法郎收入，这回就算丢了。阿朗松的人满怀恐惧地看到，科尔蒙家已将奢侈豪华引进了这个城市。每个人都担心食品会涨价，房租会提高，巴黎的家具会入侵。有的人好奇心特别强，愿意给雅克兰十来个苏，以便就近仔细瞧瞧这辆给当地经济造成损

害的敞篷四轮马车。从诺曼底买来的两匹马也把人吓得要死。

“我们要是也买这样的马，”杜·隆斯雷商号的人说，“再也别想给这些马找到买主。”

虽然这种看法很愚蠢，但是从妨碍当地囤积外来金钱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显得颇为深思远虑。在外省看来，各地的财富主要不是表现在金钱的积极周转上，而是静止不动的积存。最后，老姑娘那个致命的预言也实现了：珀涅罗珀在小姐结婚四十天以前得了胸膜炎，怎么也治不好，死掉了。还有，格朗松太太，玛丽埃特，杜·库德赖夫人，杜·隆斯雷夫人，全城的人都注意到，举行婚礼那天，杜·布斯基耶夫人走进教堂时，*先迈的是左脚！*①“左”这个字眼当时已经具有政治意义，所以这就更加是个凶兆。还有，负责念誓词的教士出于偶然，一翻书便翻到了“De profundis”②的地方。这桩婚事从头到尾就这样一直伴随着种种注定倒霉、掀起风暴、令人震惊的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是吉兆。一切事情都越来越糟：根本没有举行婚礼仪式，因为新婚夫妇立刻动身到普雷博戴去了。大家都想，看来巴黎的习惯要压倒外省的习俗了。当天晚上，阿朗松人对于这种种滑稽可笑的事大加评论。在外省，婚礼总要大肆饮宴，小圈子的人也认为他们应该得到这种享受。现在竟然如此，指望能大吃大喝一顿的人于是都义愤填膺。玛

---

① 法国人迷信，认为先迈左脚不吉利。

② 拉丁文：哀悼经。

丽埃特和雅克兰的婚礼①倒举行得十分欢快，惟有他们俩与那些不吉利的预言大唱反调。

杜·布斯基耶打算把他卖房子得到的收益用来修葺科尔蒙公馆，并使这幢房屋现代化。他决定在普雷博戴过上半年，将德·斯蓬德舅舅也带到普雷博戴去了。这个消息传出去，使这座城市的人大为惊恐，每个人都预感到，杜·布斯基耶即将把这个地方带到追求舒适的邪路上去。一天早晨，杜·布斯基耶坐着一辆轻便双轮马车②从普雷博戴来到瓦诺布勒监督施工，车上又套了一匹新买的马，他身旁坐的是穿着仆人号衣的勒内。城里的人见了，恐惧情绪更加增长。他管理财产的第一次行动，便是将他妻子的全部积蓄以公债形式存入国库，当时公债利息是六厘七五。有一年工夫，他一直在交易所中做多头。结果这段时间里，他的个人财富达到了几乎和他妻子的财富等量齐观的地步。可是，与这桩婚事相关联，出了一件祸事，使这桩婚事显得更不吉利，使那些凶兆以及这些扰乱人心的革新都相形见绌。他们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阿塔纳兹家里，女仆人上餐后果点时，在客厅里给阿塔纳兹母子用细树枝生了一点火。这种火他们称之为régalades③。晚饭以后，阿塔纳兹和他母亲坐在火边。

"好，既然现在没有科尔蒙小姐了④，今天晚上我们到

① 玛丽埃特显然为若塞特之误。

② 这是一种供两人乘坐的轻便马车。

③ 当地方言，意为旺火。

④ 西俗女子结婚后便改姓夫姓。科尔蒙小姐一结婚，便成了杜·布斯基耶夫人。因有此语。

杜·隆斯雷院长家去吧！”格朗松太太说道，“天哪！管她叫杜·布斯基耶夫人，我永远也不会习惯的。这个姓，我叫起来好别扭。”

阿塔纳兹神情抑郁地、很不自然地望了母亲一眼，他再也笑不出来。他产生了一个天真的念头。这个念头能抚慰他的创伤，却医治不好他的创伤。他似乎愿意顺着这个念头走下去。

“妈妈！”他叫道，声音是那样温柔。他放弃这个称呼已经好几年了。今天他又恢复了这个称呼，叫的时候用的也是孩提时的声音。“我亲爱的妈妈，咱们先别出去吧！坐在这火跟前，多舒服！”

这是一个忍受着致命痛苦的人发出的最后祈求。母亲听到了，但是并没有理解。

“那就再待一会吧，孩子！”她说道，“与其玩波士顿，我还可能输钱，我当然更愿意跟你聊天，听听你的计划。”

“你今天晚上很好看，我爱看你。再说，我心里思绪万千，跟这个可怜的小客厅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在这儿受了多少苦啊！”

“我们今后还要受苦，我可怜的阿塔纳兹，要一直到你的著作发表，你成了名，才算结束。我呢，倒是受穷受惯了；可是你，我的宝贝，眼看着你的青春年华逝去，毫无快乐；你的生活里只有工作，一个母亲想到这些是很难过的。这些事晚上折磨着我，早晨把我惊醒。上帝呀！上帝，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啊？因为什么罪过你这样惩罚我呀？”

她离开自己的安乐椅，搬了一张小椅子，挨在阿塔纳兹身边，把她的头依偎在孩子的胸前。真正的母爱中，总是有情爱的动人之处的。阿塔纳兹怀着神圣的意愿，要在凡是他的嘴唇接触的地方，都留下自己的感情。他亲吻了母亲的眼睛，亲吻了母亲花白的头发，又亲吻了母亲的前额。

"我永远不会成名的，"他说道，极力骗过母亲，不让她知道自己头脑中正在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

"啊，你不会泄气吧？正如你所说，只要有思想，什么都能干出来。用了十大瓶墨水，十令纸①，加上顽强的意志，路德把欧洲都翻了个儿②！好了，你一定会出名的。同样的手段，他用来作恶，你用来行善。你不是这样说过么？你看，你说什么，我都洗耳恭听呢！我比你想象的更理解你，我觉得还在腹中怀着你，你的任何一个细小的想法，都在我腹中产生反响，就象往日你轻轻动弹一下，都会在我腹中引起反应一样。"

"妈妈，你明白吗？我在这里成不了名，而且我也不愿意用我那些伤心忧虑，内心的矛盾斗争使你出丑。啊，母亲，让我离开阿朗松吧！我想到远离你的地方去忍受痛苦的折磨。"

"我愿意总是待在你的身边，"母亲骄傲地接着说下去，"你痛苦，身边没有母亲怎么行！必要的话，你可怜的母亲可以给你当女佣人；你提出要求，你可怜的母亲可以躲起来好不致损害你。你的母亲到那时决不会责备你狂妄。不！不！阿塔纳兹，我们永远不分离。"

---

① 每令五百张。

② 此处指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1483—1546)。

怀着垂死的人拥抱生命的那种狂热，阿塔纳兹拥抱了母亲。

“不过，我要走，”他又说道，“否则，你就毁了我……这双重的痛苦，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要折磨死我的。我活着就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格朗松太太神色惊慌地望了儿子一眼。

“原来你心里琢磨的是这个啊！看来别人说得不错。这么说，你要走？”

“对。”

“你没有把全部心思对我说明白，事先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怎么能走呢！你一定得有一套行装，还得有钱。我有几个金路易，缝在我的衬裙里，等我把钱给你。”

阿塔纳兹流下了眼泪。

“我要对你说的话，也就是这些。”他接着说道，“现在我送你到法院院长家去。走吧！……”

母子二人走出家门。到了那家人家的门口，阿塔纳兹离开母亲，母亲进去度过晚上的时光。他久久凝望着百叶窗缝里透出来的灯光。他将身子贴在百叶窗上。过了一刻钟，他听到母亲说：“红桃单张！”这时，他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狂喜。

“可怜的母亲！我骗了她，”走到萨尔特河岸边时，他大叫道。

他来到那棵美丽的白杨树前。四十天来，在这棵树下，他思考了多少问题！他还捡来了两块大石块，好坐在上面。他欣赏了明媚的月光映照下美好的自然景色。几个小时之内，

他又一次重温了自己设想的全部光荣的未来：他走过为他的名字所轰动的城市；他听到人群热烈的掌声；他呼吸着节日焚香的气味；他热爱自己梦幻追求的一生，他兴高采烈地向光辉的胜利奔去，他为自己树立了雕像，他忆起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幻想，以便在最后一次奥林匹斯诸神宴会上向它们告别。这种魔法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可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失效。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紧紧抱住那棵美丽的大树。他曾经象依恋一位朋友那样依恋过这棵树。然后他把两块石头分别装进上衣里面的两个口袋，并且扣好衣扣。他故意不戴帽子出来。他走过去，认出自己早已选定的水深之处。他坚定地钻进水中，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果然没有弄出多大声音。九点半左右，格朗松太太回到家，女仆没有对她提起阿塔纳兹，而是交给她一封信。格朗松太太将信打开，看到上面写着短短的几句话："善良的母亲，我走了，不要责备我吧！"

"看他干的好事！"她大叫起来，"可是衣服呢，钱呢？他会给我写信的，那时我再去找他。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总以为自己比爹妈精明！"说完，她放心地睡觉去了。

萨尔特河头天上午涨了一次水，这早已在渔夫们的预料之中。涨水时鳗鱼从小河沟里给卷出来，跟着混水来到大河中。一个渔夫撒网，正好撒在可怜的阿塔纳兹跳进去的地方。阿塔纳兹还以为别人永远也不会找到他呢！清晨六时左右，渔夫将这具年轻人的尸体拖回来。可怜的寡妇，她的两、三位朋友采取各种小心谨慎的方法，好叫她对接受这可怕的遗体有点思想准备。可以想见，这一自杀的消息在阿朗松激起极

大的反响。前一天，这可怜的天才还没有一个保护人。他死后第二天，千百个声音在大喊大叫："我要是知道，肯定好好帮助他！"gratis①的慈悲为怀，很容易装出来！德·瓦卢瓦骑士对这一自杀作出了解释。这位贵族老爷在报复思想指使下，大讲特讲阿塔纳兹对科尔蒙小姐怀着怎样天真、诚挚而又美好的爱情。格朗松太太受到骑士的点拨，忆起了许许多多小事，证明德·瓦卢瓦先生所说完全是真。这故事变得很凄婉动人，有几位妇女为之洒下了热泪。格朗松太太的哀痛并不外露，这是无言的哀痛，很少为人所理解。遭到丧子之痛的母亲，她们的悲痛有两种。第一种，是人们常常知道她们损失的是什么。她们的儿子平时为人器重，受人赞美，或者年轻，或者貌美，已经踏上前途无量的道路，正向着飞黄腾达迈进，或者已经颇有名气，死了会激起普遍的惋惜。人们分担你的悲哀，在扩大了哀痛的同时也减轻了你的哀痛。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只有母亲自己才了解儿子，只有她们自己接受过儿子的微笑，只有她们自己才观察到这个夭折的生命中蕴藏着什么珍宝。这种哀痛常把黑纱隐藏起来，但是这黑纱的颜色却使其他丧事黯然失色。这是言语无法形容的哀痛。从此永远割断了什么样的心弦，幸亏知道这个的女性还不多。杜·布斯基耶夫人回城以前，早有她的一位好友、杜·隆斯雷法院院长老婆到普雷博戴去，将这具死尸扔到她欢乐的玫瑰花上，告诉她，她拒绝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在杜·布斯基耶夫人新婚

① 拉丁文：免费，白送人情。

第一个月的蜂蜜上，杜·隆斯雷夫人轻轻地洒上了千百滴苦艾酒。杜·布斯基耶夫人回到阿朗松以后，有一次在瓦诺布勒街拐角上偶然与格朗松太太相遇。那位母亲由于悲痛而呆滞无神的目光，刺在老小姐的心上。那是集千种诅咒于一个诅咒、集千条光线为一束光的目光。这目光向她预言了不幸，而且希望她遭到不幸，杜·布斯基耶夫人吓坏了。格朗松太太本是这座城市中与神甫最过意不去的一个人，这神甫也是圣莱奥纳尔教堂的住持。大难降临的当天晚上，她想到自己一派一向宣扬天主教教义不可妥协的性质，便浑身发抖。① 她想到了救世主的母亲②，自己也亲自将儿子的尸体用裹尸布裹好，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曾经宣誓忠于《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神甫家里去。她看见这位清贫的教士正忙着储存大麻和亚麻。这麻准备以后交给城市里所有贫苦的妇女和姑娘，叫她们纺成线，以免她们没有活干。这当然是一桩慈善事业，它已经拯救了不止一家无法沿街乞讨的人家。神甫见格朗松太太来到，放下大麻，急急忙忙将格朗松太太请到饭厅里落坐。悲痛的母亲看见了神甫的晚餐，看出来他也和自己家一样节俭。

“教士先生，”她说道，“我来恳求您……”她泪如雨下，说不下去了。

“您来是为了什么事情，我知道，”教士回答道，“太太，我

---

① 天主教规定，自杀的人不能葬在教堂墓地里，也不给自杀的人超度亡魂。这样，这种人就不能升入天堂。

② 指耶稣的母亲。

相信您和您家的亲戚杜·布斯基耶夫人能够使塞镇主教对待这个问题不要采取那么僵硬的态度。对，我一定为您可怜的孩子祈祷，我要为他作弥撒。不过，咱们一定要避免出任何事情，绝对不要提供机会，让城里的恶人坏人聚到教堂里来……我一个人，也不要别的教士，在夜间……”

“行，行，随您安排，只要他能踏上圣土就行！”可怜的母亲一面拉过教士的手亲吻，一面说道。

将近午夜时分，阿塔纳兹生前最喜欢的四个伙伴、四个年轻人，悄悄地抬着一具棺材来到教区。那里有格朗松太太的一些女友，三五成群身着黑衣，头戴面纱；还有七、八个年轻人，他们以前曾经听这死去的才子透露过几句心腹话。棺材上罩着黑纱，四支大蜡烛将它照亮。由一个嘴很严实的唱诗班孩子协助，教士作了追思弥撒。然后，人们无声地将自杀者的棺材抬到墓地的一角。一个发黑了的木头十字架，没有墓志，等于告诉母亲，那就是死者的位置。阿塔纳兹生之默默无闻，死之无声无息。后来倒也没有一个人责备神甫，主教对此也保持沉默。母亲的虔诚补救了儿子的不虔诚。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这个可怜的女人，痛苦得精神失常，她怀着不幸的人要把嘴唇探进他们的苦杯的那种无法解释的渴望，想去看看儿子投水自尽的地方。也许她的本能告诉她，在这株白杨树下，还能勾起某些思念。也许她也渴望看一看儿子最后一次看见的景物？有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触景生情而死去；有的母亲，到了这个地方，则会沉湎于圣洁的崇敬心情之中。有许多事情，教育、法律和哲学体系一碰上

去就要站不住脚，耐心分析人的本性的人，自然不能过多重复这样的事实。让我们常常这样说吧：想把人的感情归入完全相同的模式中去，是荒谬的。感情到了每一个人身上，便与其特有的素质相结合，形成其独特的表现形式。

格朗松太太看见远远有一个女子走过来，到了阿塔纳兹送命的地点，高声叫道："就是这里！"

正象母亲经常在这里哭泣一样，除她以外，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哭泣过，这个女子就是苏珊。她那天早晨抵达摩尔旅店时，得知发生了这件祸事。如果可怜的阿塔纳兹还活着，她就会做出心灵高尚而没有钱的人幻想做的事，也是富人从来没想过的事：她会给他寄上几千法郎，上面写着："此为一同伴所欠令尊之款，现奉还与你。"这个天使般的巧计，是苏珊在旅途中便已设想出来的。

这个交际花远远望见格朗松太太，对她说了一句："我那时是爱他的！"便匆匆离去了。

苏珊本性难移。不把新嫁娘头上的橙花变成睡莲花①，她是不会离开阿朗松的。她第一个宣称，杜·布斯基耶夫人将永远是科尔蒙小姐②。她用这一席恶言恶语为阿塔纳兹和亲爱的德·瓦卢瓦骑士报了仇。

社交界愿意而且应该迅速忘记他们当中死去的人，他们也确实很快就将阿塔纳兹遗忘了。阿朗松又亲眼目睹了另外一桩慢性自杀，虽然性质不同，却也很可怜，那就是可怜的

① 在西方，睡莲花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抑制性欲剂。

② 指杜·布斯基耶夫人不会生孩子。

德·瓦卢瓦骑士。他虽生犹死，他每天上午的作为都是自杀，已经持续了十四年。杜·布斯基耶结婚三个月以后，小圈子的人不无惊讶地发现，骑士的衬衣变成了橙黄色，头发也不经常梳理了。一旦蓬头垢面，风度翩翩的德·瓦卢瓦骑士便不复存在了！几颗象牙颜色的牙齿开了小差，善于观察人心的人竟然没能发现原来那几颗牙齿到底属于哪个躯体，是外来的呢？还是自身的？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是由于年龄关系脱落了呢？还是将那牙齿遗忘在他盥洗室的抽屉里了？他的领带打成了绺，完全不顾体面了！雕成黑人头的钻石耳环，污渍斑斑，颜色都看不清楚了。脸上的皱纹成了深沟，越来越黑，皮肤变成了羊皮样。不加修饰的指甲，有时好象镶了一道黑丝绒镶边。背心上一条条忘记擦掉的鼻涕摆在那里，好似秋天的落叶。耳朵上的棉花难得更换一次。忧伤停驻在他的额头上，将黄色调注入皱纹深处。总而言之，从前那样巧妙地加以遮掩的老态，现在已使这幢漂亮的大厦满目疮痍，这说明人的心灵对于躯体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一旦希望破灭，金发美男子、骑士、奶油小生也就死亡了。直到那时，骑士的鼻子还一直以优雅的形状出现，从来没有掉过鼻牛儿，也没流过鼻涕。可是现在，鼻烟蔓延到了鼻孔下面，弄得到处都是；鼻涕利用上唇中间的滴水管流下来，很不雅观。这个鼻子再也不把要显得可爱放在心上了。这说明骑士从前对自己的外表是多么精心讲究，人们从这里也可以看明白，他对科尔蒙小姐打的主意用心多么良苦，毅力多么顽强！他从前怠慢杜·库德赖，现在杜·库德赖来个俏皮话将他打倒在地。杜·库

德赖先生看见骑士的鼻子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给他起个诨名，叫内雷斯唐①。这是宽容厚道的骑士受到的第一次报复。这句俏皮话非常厉害，远远超过这位抵押品总保管从前说过的所有俏皮话。最后，就他的牙齿人们也模仿着编出了各种趣闻轶事。骑士诙谐、机智的言谈也越来越少见了。不过他的胃口仍然保持下来，在这场全部希望覆没的浩劫里，这位绅士只将肠胃拯救了出来。他准备鼻烟时已经有气无力，可是吃起饭来，倒一直挺吓人。德·瓦卢瓦先生现在已不那么经常与戈里扎公主谈话了。诸位得知这一情况，对于科尔蒙小姐结婚这件事给他思想上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便可以想见一二了。有一天他到阿尔芒德小姐家去，裤子的腿肚部分扭在了前头。这样不修边幅，我向诸位保证，简直太糟糕了，震动了阿朗松全城。这个几乎是年轻小伙子的人变得老态龙钟，在内心消沉之中，这个人物从五十岁变成了九十岁，吓坏了小圈子的人。后来，他也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说他曾经等待科尔蒙小姐，窥测时机想把她据为己有。他这个耐心的猎手，曾经在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整自己的枪口，却没有击中这头野兽。最终是并不强大的②共和国在复辟时期战胜了勇敢的贵族。形式战胜了内容，物质战胜了精神，暴动战胜了外交。还有最要命的倒霉事呢！那就是一个女工自尊心受到伤害，将

---

① 内雷斯唐，伏尔泰的悲剧《查伊尔》中的人物，与"残留的鼻子"谐音，故暗含讽刺挖苦之意。

② 法文中，"并不强大"与"阳萎"为一个词，这里指杜·布斯基耶，一语双关。

骑士每天上午如何度过的秘密张扬出去，从此人家都把他当作是一个浪荡公子。自由党又把以前说的杜·布斯基耶的那些私生子，栽赃栽到他的头上。阿朗松的圣日耳曼区很骄傲地接受了这种说法。这些贵族们对此嗤之以鼻，说道：这个好心的骑士，他不干这个，你们想叫他干什么呢？他们很可怜骑士，将他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重新唤起他的微笑，而且激起对杜·布斯基耶的深仇大恨。有十一个人离开了科尔蒙沙龙，倒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一边去了。

这桩婚事产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结果，便是使阿朗松各党各派泾渭分明。德·埃斯格里尼翁家代表高等贵族，特雷维尔一家人回来以后也归附那边了。科尔蒙家在杜·布斯基耶巧妙的影响下，代表着既非真正的自由派，又非坚决的保王派，但是产生了二百二十一名反对党议员①的那种要命的见解。当时，最有尊严的、最伟大的、唯一真正的政权——王权，与最虚假的、最变幻莫测的、最压迫人的政权——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所行使的所谓议会权利，二者之间斗争明朗化，就在这样的时刻，产生了二百二十一人。杜·隆斯雷沙龙，暗中与科尔蒙沙龙站在一边，则是大胆的自由派。

---

①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二百二十一名立宪会议中的反对派议员，在答复国王演说时，提出“王国政府的政治观点与人民愿望的经常一致，是公共事务正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指出在当时情况下，这种“一致”并不存在。这一批评使查理十世下定决心举行政变，而反对党却兴高采烈，为二百二十一人举行宴会并赠送纪念章。一八三〇年六月举行的选举中，这二百二十一人中有二百名以上都重新当选，并且欢迎以奥尔良公爵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政权。

德·斯蓬德教士从普雷博戴回来以后，一直感到不快。他将这些不快压在心底，在他外甥女面前只字不提。但是他对阿尔芒德小姐敞开心扉，在她面前承认，就说荒唐吧，他倒觉得德·瓦卢瓦骑士比杜·布斯基耶先生好。他这个可怜的老头，再活不了几天了。如果是亲爱的骑士，才不会情调那么低下，使他不快。杜·布斯基耶将原来住宅中的一切都拆毁了。教士已经无神的眼中滚动着几滴老泪，说道："小姐，我自由走来走去五十年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了！我最心爱的菩提树统统给砍掉了！等我闭眼睛的时候，共和国也要以将住所搞得天翻地覆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应该原谅您的外甥女，"德·瓦卢瓦骑士说道，"共和思想是年轻人误入歧途的第一步。他们寻求自由，但是找到的是最可怕的专横暴虐，是没有本事的混蛋搞的那种专横暴虐。您那个可怜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她开始犯罪的地方受到惩罚呢！"

"墙上画的都是裸体女人跳舞，在这样的房子里，我怎么呆呢！我在树荫下念日课经的菩提树，到哪里能找回来呢？"

康德思考的时候，惯于凝望一株冷杉。将那棵冷杉树砍倒以后，康德的思路再也不连贯了。善良的教士也一样，他穿过没有树荫的小径时，作祷告再也没有原来那股热忱了。杜·布斯基耶将树砍掉，叫人修起了英国式的花园！

"这比原来好，"杜·布斯基耶夫人毫不考虑地说道。库蒂里耶教士令她做了许多事以取悦于她的丈夫。

这一番修葺使这所古老的房屋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风采，

失去了原来古朴恬静的风貌。正象德·瓦卢瓦骑士的不修边幅可以被人认为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一样，科尔蒙家的客厅变成了雪白、金黄的颜色，摆上桃花心木的土耳其长沙发，装上蓝色丝绸的帷幔以后，原来的科尔蒙客厅那种市民阶级的庄重气派也荡然无存了。饭厅进行了现代化的装饰，菜便没有以前那么热，再也不象以前吃得那么舒服了。杜·库德赖先生甚至断言，墙上画的人像翻着白眼瞪着他，他觉得俏皮话到了喉咙口就停住了。房屋外部还散发着外省的气味，但是房屋的内部已经完全是执政府时期商人的味道。这是散发着经纪人气息的低级趣味：粉饰灰泥廊柱，镜子门，希腊式轮廓，干巴巴的装饰用线脚，各种风格相杂，不适当的华丽。阿朗松这座城市的人对于这种似乎过分的奢侈加以恶意的评论，足有半个月之久。可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又以此为骄傲了，好几家富商也更新了他们的家具，布置了漂亮的客厅。时髦的家具开始在城里出现。竟然看得见有众星灯了！这桩婚事会给他心爱的外甥女的个人生活带来什么灾难，当时尚未显示出来，可德·斯蓬德教士比谁都先看透。婚后那年冬天，杜·布斯基耶每月举办两场舞会，从前主宰教士和外甥女两人共同生活的那种高贵而单纯的特点完全消失了。在这所神圣的住宅里，居然听到小提琴和交际场那种世俗音乐，这还了得！他们这样寻欢作乐的时候，教士自始至终跪在地上祈祷！后来，这间严肃的客厅的政治体系也渐渐变了味。代理主教看透了杜·布斯基耶的心思：他一听见杜·布斯基耶那发号施令的语气就浑身发抖。他的外甥女已经掌握不了自

己的财产，她丈夫只让她管理衣物、饭菜和其他女人应管的那一份事情的时候，她的眼里泪光闪闪。这一切，教士都已看在眼里。萝丝再不需要发号施令了。雅克兰已成为专职车夫，勒内已成为专职马夫，玛丽埃特现在只是个厨房的女佣，从巴黎来了一个主厨。这几个人只听先生的命令。杜·布斯基耶夫人只剩下若塞特一个人可以自由支配。行使权力那滋味甘美的习惯，一旦要放弃，人们可知道这是多么令人难过么？意志的胜利，对伟大人物来说，是一生中令人陶醉的一种快乐，而对鼠目寸光的人来说，这便是他们一辈子的生活。一定要当过大臣后来又失了宠，才能理解杜·布斯基耶夫人被贬为完完全全的希洛人身分①时所感受到的辛酸痛苦滋味。她常常违心地坐上马车，她要见一些并不合自己意的人。她再也不能摆弄她那宝贵的金钱，而她以前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却什么钱也不花的。任何强加的限制，难道不是都叫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越过这些限制么？最激烈的痛苦，难道不是来自对自由意志的妨碍和阻挠么？开始时，这些事还都很顺利。向夫权的每一让步，都是可怜的老姑娘出于对丈夫的爱而作出的。杜·布斯基耶对待他妻子，开始时作得十分漂亮。他很精明，每次践踏女权，都向她提出十分过得硬的理由。这间卧房许多年以来空无一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夫妇二人围在火旁谈话的声音。所以在杜·布斯基耶夫人结婚的最初两年里，她显得十分满意。她显出随便而又不露

① 希洛人身分是斯巴达国有奴隶的身分。

声色的样子，这正是出于相爱而结婚的少妇的特点。血热的毛病不再折磨她了。这种态度使那些专爱嘲讽讥刺的人十分狼狈，关于杜·布斯基耶所传播的各种流言蜚语自生自灭，善于观察人类灵魂的人也困惑莫解。萝丝-玛丽-维克图瓦很害怕做什么不讨丈夫喜欢的事，和他冲撞而失去他的欢心，失去他与她朝夕相伴，所以她宁愿什么都为他牺牲，甚至牺牲自己的舅父。杜·布斯基耶夫人滑稽可笑的小小欢乐也骗过了德·斯蓬德教士，老人想到既然外甥女感到幸福，就更应该忍受自己个人的痛苦。阿朗松人一开始也象教士这么想。但是有一个人，你骗得了全城的人，骗不了他！这个人就是德·瓦卢瓦骑士。他躲在高等贵族的圣山上，终日在埃斯格里尼翁家中度过。他倾听着人们的恶语中伤和各种不知趣的饶舌，日夜想着自己绝不能尚未报仇雪恨身先死。他从前用俏皮话将杜·布斯基耶打倒，现在他想击中杜·布斯基耶的心脏。可怜的教士明白了，他的外甥女在这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中采取了怯懦的作法，他也看透了这个外甥女婿的虚伪本性及其毒辣的手段，气得浑身发抖。杜·布斯基耶想到要继承舅老爷的财产，则比较克制，不想引起他任何不快。虽然如此，杜·布斯基耶还是给了他最后一击，将他送进了坟墓。原来杜·布斯基耶怀着要在这一带称王称霸的野心，为了给自己的权势找到首要的保证，便想促成圣莱奥纳尔教堂的住持和教区的神甫言归于好。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他的妻子以为这是完成了一桩和平大业，但是，按照信仰坚定不移的教士的看法，其中定有背信弃义的行为。伟大的斯蓬德教士

在他外甥女婿的客厅里见到那个离经叛道、归附异端、信奉异教的神甫、教会的敌人、曾经宣誓忠于《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那个家伙时，顿时怒火上升，体力不支。如果你想用原则性强这句话来解释不相容，如果你不想谴责前代理主教天主教灵魂中的禁欲主义——瓦尔特·司各特曾通过珍妮·迪恩斯的父亲这个人物的清教徒灵魂，使你们对禁欲主义赞赏备至①——，如果你想在罗马教会中辨认出 potius mori quam fœdari② 的精神——你在共和派的见解中，很欣赏这一点——，你就能理解斯蓬德教士的这种心情。德·斯蓬德代理主教发现，只有自己是忠于信仰的。主教来到杜·布斯基耶家中，对于双方终止敌对行为，显得非常满意。高乃依的剧本中有一句台词是：

我的主啊，你使我憎恨多少高尚品德啊！③

除了能与高乃依一起高喊这句话的罗马天主教徒之外，弗朗索瓦的高尚品行已经战胜了一切。

"正统"在教区里已经死亡时，德·斯蓬德教士便死去了。

到了一八一九年，由于继承了德·斯蓬德教士的财产，杜·布斯基耶夫人的土地收入达到了二万五千利勿尔，普雷博戴的土地和瓦诺布勒的房屋还不计算在内。从前，她将自

① 珍妮·迪恩斯的父亲是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人物。这部小说以一七三六年爱丁堡市民反对英国压迫的一次暴乱为背景，描写苏格兰农村姑娘珍妮·迪恩斯长途跋涉前往伦敦求见王后，使无辜被判死刑的妹妹获救。

② 拉丁文：宁死不受辱。

③ 这是高乃依所写悲剧《庞培》第四幕第三场中的最后一行。

己的积蓄交给了杜·布斯基耶。也在这个时间前后，杜·布斯基耶将本金还给了她，叫她用这笔钱购买了普雷博戴四周的田产。这样，就把这片领地变成了全省最大的一块领地，因为属于德·斯蓬德教士的土地与普雷博戴也紧紧相连。杜·布斯基耶个人的财产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把自己的本钱拿到巴黎凯勒银号去生利，自己每年到巴黎去四次。这时候，人家都把他看作是奥恩省最大的财主。这个精明人，一直是自由党的候选人。在复辟时期进行的每一次竞选战役中，他总是以七、八票之差而落选。后来他竟公然抛弃自由党，想叫人选他为保王党大臣。虽然圣会①和司法界都支持他，他却从来未能战胜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对他的厌恶。这个满怀仇恨、又怀着疯狂野心的共和党人，就在保王党与贵族在当地获胜的时刻，下定决心要与他们争个高低。他陪伴妻子望弥撒，他给该城的修道院捐款，他支持圣心派教会②，在每一个教会与城市、省或国家对立的场合中，他都表态站在教会一边。他通过这些假装虔诚的骗人外表，靠上了僧侣。他暗中受到自由党的支持，又受到教会的保护，一直保持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他不断与省内的贵族竞争，目的是要搞垮贵族，后来他果然将贵族搞垮。他时时刻刻留心贵族老爷们和政府犯下的错误，靠着资产阶级的帮助，实现了本来贵族、贵族院和内阁准备倡议和领导的各项改革。由于法国掌权人物之间荒唐可笑的相互嫉妒，贵族、贵族院和内阁反倒阻碍了这些改革

① 圣会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左右政府的一个宗教组织。

② 圣心派教会是受到上述宗教组织支持的宗教团体。

的实现。在神甫事件中，在修建剧院事件中，在杜·布斯基耶预见到的各种扩大发展问题上，立宪主张总是占上风。杜·布斯基耶要自由派去提出这些倡议，他则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加入进来，以对当地有好处为理由，支持自由派。杜·布斯基耶使全省实现了工业化。出于对居住在布列塔尼大道的那些贵族的仇恨，他加速了外省的繁荣。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准备着对拥有城堡的人，特别是对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进行报复。有一天，他几乎可以将毒汁四溅的匕首刺进这些人的胸膛。他出资扶植起了阿朗松针钩花边的手工作坊；他振兴了布匹贸易，他使城市有了一个纺织厂。杜·布斯基耶这样将自己与大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很得人心。他做的都是君主政体丝毫不干的事情，实际上他一个里亚的风险也不担。反正有他的财产作靠山，他可以等待别人搞出成果来。经手人由于手头拮据，常常不得不把成果放弃，转卖给走运的接手人。杜·布斯基耶则摆出银行家的架势，将这些成果一一买下。这个小号的拉斐特①满有把握地将各种新发明都用定货形式定下来。他自己大发其财，一面还给公众做了好事。他是成立保险公司的主使者；是公共车辆新企业的保护人；他提议写请愿书，要求国家管理部门修建必要的道路和桥梁。这样便将政府置于被告地位，政府认为这简直是对自己权威的冒犯。可是这样的争斗实在很笨拙，因为当地的利益要求省政府必须让步。杜·布斯基耶使外省贵族与宫廷贵族、贵族院之间的

① 拉斐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政治家，自由党议员，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鼓动者和主要受惠者。

矛盾更加尖锐。总而言之，他为君主立宪派的一大部分人参加《辩论报》和夏多布里昂① 先生发起的反对王权的斗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这《辩论报》和夏多布里昂先生，是忘恩负义的以卑劣的个人利害为出发点的反对派，也是导致一八三○年资产阶级和新闻界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所以杜·布斯基耶和他所代表的人一样，很有福气，亲眼看到了君主政体的柩车走过。在外省，对于君主政体的寿终正寝，人们没有一丝同情。人们对于君主政体已失去好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所罗列的理由还很不全面。杜·布斯基耶这个担当作弥撒角色的老共和党，为了成功地进行报复，一直伪装了十五年。现在，在民众的掌声中，他亲自将市政府的白旗打翻在地。在法兰西，对于一八三○年八月竖起的新宝座，投以这样陶醉于快乐的复仇之中的目光的，除了他之外，大概没有别人了。对他来说，幼支的登台就是法国革命的胜利② 。对他来说，三色旗的胜利就是山岳派的复活。这一次，从行动不象从前那样激烈来说，山岳派将要以比断头台更为可靠的手段打倒贵族。贵族院取消了世袭权③，国民自卫军将街角上的食品杂货商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从一八二一年起任维莱勒内阁外交部长，一八二四年被国王免职。此后他投入自由党反对派的怀抱，通过《辩论报》掀起反对王权的运动。

② 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后，王族幼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意味着波旁王朝统治的结束。

③ 这条法律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规定贵族院议员的职务再不得世袭。一个元老死后，由国王根据这项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加以挑选，任命新的贵族院议员。

和侯爵安置在同一张行军床上，取消了贵族的长子世袭财产制度①（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律师提出的），天主教会被剥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②，一八三〇年八月各种立法上的新发明，在杜·布斯基耶看来，就是一七九三年那些原则最聪明的实施。自一八三〇年起，这个人就当了税务局长。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他依靠与路易-菲力浦国王的父亲——奥尔良公爵的关系以及与国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前总管福尔蒙先生的关系。他弄到了八万利勿尔的固定收入。在当地人眼中，杜·布斯基耶先生已经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原则坚定，廉洁正直，乐于助人。多亏了他，阿朗松才加入了工业运动的行列。这工业运动将阿朗松变成了第一个环节，可能有一天，通过这个环节，整个布列塔尼要与人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一八一六年的时候，阿朗松城连两辆干干净净的马车都没有。不到十年的工夫，阿朗松人看见敞篷四轮马车、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双篷四轮马车、有篷的双轮轻便马车和供两人乘坐的轻便双轮马车在街道上奔驰，也不感到惊讶了。资产阶级和产业主，开始时一看见物价

---

① 长子世袭财产制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前便在几个省份中实行，革命中已经予以取消。拿破仑时代又予以恢复，复辟时期一八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和一八二四年八月十三日国王曾经两次颁布敕令，保留和实行长子世袭财产制。根据议员、前律师那喀索斯的提议，从一八三五年开始，禁止设立新的长子世袭财产，原来已经设立的也限定了期限。

② 一八三〇年八月七日，法国议会以二百一十二票赞成、三十三票反对通过决议，取消了以前关于天主教是国教的规定。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法规。

上涨就吓得要死，到后来，他们也承认这种涨价对他们的收入有一股金融上的反冲作用了。杜·隆斯雷院长具有预言色彩的那句话：杜·布斯基耶是个很能干的人！已为当地所接受。不幸得很，对于他妻子来说，这句话的意义恰恰相反。作为丈夫，他与自己扮演的那个出头露面的人、搞政治的人毫无相似之处。这位伟大的公民，在外面那么主张自由，那么和蔼可亲，对当地的事业怀着那样的热情，在家中却专横暴虐，完全缺乏夫妻恩爱。这个如此奸诈、虚伪、狡猾的人，这个瓦诺布勒的克伦威尔，在家里的作法与他对贵族的作法一样：哄骗为的是将其宰杀。象他的朋友贝纳多特一样，他给自己的铁掌戴上丝绒手套。他的妻子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苏珊的话和德·瓦卢瓦骑士的暗示，就这样得到了证实。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乡绅，司法界及《宪政报》所说的教士派，都把错处归在杜·布斯基耶夫人身上。他们说，杜·布斯基耶娶她的时候，她就那么老了嘛！何况不生孩子，对这个可怜的女人又是何等的幸事！到了她那样的年龄，生孩子多危险！在杜·库德赖夫人、杜·隆斯雷夫人面前，杜·布斯基耶夫人哭着透露出她阶段性的失望。每当这时，这些太太们总是对她说："亲爱的，你疯了！你真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生一个孩子，说不定会要了你的命呢！"后来，许多象杜·库德赖先生一样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杜·布斯基耶先生的胜利之上的人，便叫自己的老婆给杜·布斯基耶唱赞歌。那些尖刻无情的话，真叫老姑娘烦透了：

"你真是有福气，我亲爱的，嫁了一个这么能干的人！有

的女人嫁给没有魄力、管理不了自己的财产、指导不了自己子女的男人，这些人受的罪，你就受不着了！”

“你的丈夫使你成了此地的王后，我的美人！这个人哪，他永远不会叫你处境艰难！他在阿朗松驾驭一切呢！”

“可我希望他为公众的事少操点心，而……”可怜的女人说道。

“你这人真够挑剔的，亲爱的杜·布斯基耶夫人！没有一个女人不羡慕你有这样的好丈夫呢！”

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人们不理解她并开始责怪她。她在内心给自己的美德找到了驰骋的广阔天地。她生活在泪水之中，在人们面前却总是露出平静的面容。一个念头一直折磨着她：“我本来爱的是德·瓦卢瓦骑士，却身为杜·布斯基耶之妻！”对于一个虔诚的灵魂来说，有这个念头，难道不就是一桩罪过么？阿塔纳兹对她的爱情，也以悔恨的形式伫立在那里，追随她直到梦中。舅父的亡故使她悲痛异常，使她的未来更加痛苦。因为她总是想到，当舅父看到科尔蒙家政治信条和宗教信条发生变化时，心中一定感到非常痛苦。不幸常常如晴天霹雳一般骤然袭来，就象格朗松太太家里遭到的不幸那样；但是，在老姑娘身上，不幸持续时间很长，象一滴油一样，只有慢慢将衣料浸透以后才会消失。

铸成杜·布斯基耶夫人不幸的狡猾匠人，是德·瓦卢瓦骑士。他一心想叫她破除对于宗教的幻想。骑士在恋爱上那么在行，他也象看透了光棍汉杜·布斯基耶的心思一样，看透了结了婚的杜·布斯基耶的心思。但是要抓住这个城府很深

的共和党人很不容易：他们刚结婚时，有些人与科尔蒙家断绝了关系。对于这些人，杜·布斯基耶的沙龙自然关上了门；对于德·瓦卢瓦骑士，杜·布斯基耶的沙龙自然也关上了门。其次，他这个人现已不怕成为笑柄了。他手中握有巨额财产，他在阿朗松说一不二，他对自己的老婆关切的程度，就跟理查三世看见他赖以夺得战役胜利的坐骑死去时，表现的关切相同。为了讨丈夫欢心，杜·布斯基耶夫人早已与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断绝了关系，再也不到埃斯格里尼翁家去了。但是，她的丈夫到巴黎小住，留下她一人在家的时候，她拜访了阿尔芒德小姐一次。结婚两年以后，正好赶上德·斯蓬德教士逝世，她们在圣莱奥纳尔教堂参加为教士作的悼亡弥撒。走出教堂时，阿尔芒德小姐向杜·布斯基耶夫人身边走去。待人热诚的阿尔芒德小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去安慰痛哭流涕的继承人。她们从圣莱奥纳尔教堂一起走到林荫道，一面谈论着亲爱的故人。然后，她们又从林荫道走到禁止杜·布斯基耶夫人入内的公馆。阿尔芒德小姐正谈在兴头上，就把杜·布斯基耶夫人拖进公馆。可怜的女人心情很悲痛，可能愿意与她舅父那么喜欢的人谈谈她的舅父。其次，她也想接受老侯爵的问候，她已经差不多三年没见过老侯爵了。当时是中午一点半钟，她在公馆里见到了前来吃晚饭的德·瓦卢瓦骑士。骑士一面向她问好，一面抓住她的双手。

"啊！亲爱的德高望重的夫人，"他用激动的语气对她说道，"我们失去了我们圣洁的朋友。我们分担了您的哀痛。是的，在这里，人们也和您家里一样，深深感受到您的损失……

甚至更有甚之，"他又加了一句，那是暗指杜·布斯基耶。

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在这之后，骑士十分殷勤地抓住杜·布斯基耶夫人的手臂，挎在自己的胳膊上，十分可爱地紧紧靠着她的手臂，将她带到一扇窗子的窗口。

"您总还过得幸福吧？"他用慈父般的声音说道。

"嗯，"她双眼低垂，说道。

赛布洛夫公主的女儿、德·特雷维尔夫人和年迈的德·卡泰朗侯爵夫人由阿尔芒德小姐陪同，走过来和骑士聚在一处。她们正好听到了这个"嗯"字。这几个人后来都到花园里去散步，等待着开饭。杜·布斯基耶夫人被悲痛弄得痴痴呆呆，竟然没有发现这几位女士和骑士正在玩弄一个好奇心的小把戏。"我们这回算逮住她了，让我们摸清谜底吧！"这些人互换的眼神中，就写着这么一句话。

"要让您的幸福十全十美，"阿尔芒德小姐说道，"您一定得有孩子，要有一个象我的侄子那么漂亮的男孩……"

一滴泪水在杜·布斯基耶夫人的眼中滚动。

"我听说，这事是您一个人的过错，听说您害怕怀孕？"骑士说道。

"我？"她天真地说道，"用下一百年地狱作为代价，能换一个孩子，我都干！"

这样提出的问题，激起了一场辩论。在德·特雷维尔子爵夫人和年迈的德·卡泰朗侯爵夫人引导下，辩论进行得十分巧妙。这两位夫人死死缠住可怜的老姑娘，以致老姑娘不知不觉便将他们夫妻的秘密透露了出去。阿尔芒德小姐挎住骑

士的胳膊走开了，以便让这三位妇女谈论婚姻的事。杜·布斯基耶夫人当时已经从自己婚姻的种种失望中醒悟过来。由于她还是"愚不可及"，便说了许许多多有滋有味的天真幼稚的话，使得那几个听她心腹话的人大为开心。最初一段时间，科尔蒙小姐捏造的婚事使全城的人觉得可笑。不久，大家对杜·布斯基耶的伎俩稍有所闻以后，杜·布斯基耶夫人还是得到了所有女人的敬重和同情。科尔蒙小姐迫切需要结婚而又嫁不出去那段时间，人人都嘲笑她。待到每个人都知道她严格的宗教原则使她处于什么样的不同寻常的境地时，所有的人又都很敬佩她。"这个可怜的杜·布斯基耶夫人"的称呼，便代替了从前"这个好心的科尔蒙小姐"的称呼。就这样，有一段时间，骑士把杜·布斯基耶搞得那样令人讨厌，滑稽可笑。但是，久而久之，这个可笑的人也显得不那么可笑了。待到每个人都把坏话说尽了，恶意中伤自然也就厌倦了。后来，到了五十七岁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共和党人也象许多人一样，似乎应该退隐了。这种情况更加剧了杜·布斯基耶对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仇恨，以致到了复仇的那一日，杜·布斯基耶是那么冷酷无情。杜·布斯基耶夫人得到命令，永远不许踏进这家的门槛。为了对德·瓦卢瓦骑士过去整他进行报复，杜·布斯基耶刚刚创立《奥恩通讯》时，便在该刊物上塞进了如下的一个小广告：

> 兹有德·蓬布勒通先生者，如能揭示其流亡国外之前、流亡期间及以后生活，给予一千法郎固定收入赏金。

杜·布斯基耶夫人的婚姻虽然基本上失败，她依然从中

看到一些好处：对城市中出类拔萃的人表示关切，不是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生活好么？杜·布斯基耶总比独身的人喜欢得发狂的那些狗啊，猫啊，金丝雀啊之类强。比起女佣，听忏悔的神师和窥视继承遗产的人来，他对妻子怀着的感情总是更真实一些，不那么为物质利害所左右。此后，她把丈夫看成是神怒的工具，因为她看出自己对婚姻的种种强烈向往犯下了无数的罪过。她引起了格朗松太太的不幸和自己舅父的早逝，她认为这正好是对她的惩罚。宗教要人去亲吻别人用来抽你、惩罚你的笞杖。她服从这个信条，在公开场合为她的丈夫吹嘘，赞成他的观点。但是，在忏悔室里或者晚上祷告时，她常常痛哭流涕，请求上帝饶恕她丈夫的背教行为。他口是心非，他希望贵族和教会死亡，而这两桩正是科尔蒙家的信仰。在她的内心，她感到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受到践踏和宰杀，但是她的义务又迫使她去造就自己配偶的幸福，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去伤害他，而且要用一种无法形容的疼爱去依恋他——也许慢慢习惯了，会产生这种无法形容的疼爱。这样，她的生活本身就成了永无休止的违背情理、不合逻辑的矛盾混合物。她嫁了一个人，她憎恨这个人的行为和见解，但是她又应该怀着宗教义务规定的柔情去照顾这个人。杜·布斯基耶吃她做的果酱的时候，杜·布斯基耶觉得晚餐鲜美可口的时候，她常常欣喜若狂。她时刻留意，要使他的每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愿望都得到满足。如果他将邮寄报纸的封套忘在桌上了，女主人不但不把它扔掉，反倒说："勒内，放那儿吧！先生放在那里，不是没有用意的。"杜·布斯基耶要出门旅行时，她

为大衣、内衣的事坐卧不安。她将最最细心周到当成是幸福的具体化。如果杜·布斯基耶要到普雷博戴去，她头一天就看气压表，好知道第二天天气好不好。她从他的目光中窥伺他的意愿，就象一条狗，一面在睡觉，一面却能听见和看见自己的主人有什么要求一样。当肥胖的杜·布斯基耶为这种服从神意的爱情所感动，搂住她的腰，亲吻她的额角，对她说"你真是一个好妻子！"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女人眼中便涌上快乐的泪水。很可能，杜·布斯基耶也自认为有义务补偿萝丝-玛丽-维克图瓦的一些损失，正是这一点赢得了她的尊重，因为天主教的美德并不要求象杜·布斯基耶夫人这样完全彻底地掩饰自己。那些以君主立宪的观点为招牌而实际上满腔仇恨的人，在她家大发议论。这位圣洁的女子听到这些议论，常常一言不发。每当她预见到教会要垮台时，便浑身颤抖。有时她大胆说上一句愚蠢的话，提出一个见解，可是杜·布斯基耶瞪她一眼，那下半截话便咽在肚里了。这种左右为难的生活中的种种不快，终于使杜·布斯基耶夫人变得痴痴呆呆。她觉得，将自己的思考集中在内心，而不要表白于外，甘心过着纯粹动物般的生活，岂不更简单，更高尚！于是她表现出奴隶般的顺从。她的丈夫将她置于屈从的地位，她也将接受这种地位看作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执行丈夫的旨意从未引起她一句怨言。牧羊人一指出道路，这只战战兢兢的羔羊便立刻走上去。她再也离不开天主教教会，她进行各种最严格的修行，既没有想到撒旦，也没有想到世俗的浮华，也没有想到善行。这样，她就将基督徒最纯洁的美德集于一身，而杜·

布斯基耶自然也就成了法兰西和纳瓦尔王国中最幸福的一个人。

“她要一直傻到咽最后一口气了！”话语尖刻的抵押品总保管说道。他虽然已被撤职，每个星期仍在她家吃两次晚饭。

如果不提到德·瓦卢瓦骑士的死亡与苏珊母亲死亡的巧合，这篇故事大概就太不完整了。骑士与君主政体一同死亡，那是一八三〇年八月的事。他到诺南库尔去与国王查理十世一行人会合，与特雷维尔家族、卡泰朗家族和韦纳伊等家族的人一起，虔诚地一直将国王护送到瑟堡。年迈的贵族从自己的积蓄和固定收入中拿出五万法郎，把这笔钱交给其主人的一位忠实朋友，请他将这笔钱转交给国王，借口说他自己行将就木，已不需要这些钱；并且说这些钱本来也来自国王陛下的恩典，瓦卢瓦家族最后一员的金钱属于王权。他这种狂热是否战胜了波旁国王的憎恶，人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位波旁国王放弃了他美丽的法兰西王国，一个里亚也没有带走，但骑士的忠心耿耿大概感动了国王。德·瓦卢瓦先生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赛查丽纳，勉强得到六百利勿尔固定收入，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骑士受到悲痛的打击，又疲惫不堪，回到阿朗松，便一病不起。查理十世踏上外国土地之时，他也断气了。

瓦诺布勒夫人及其保护人，当时正害怕受到自由党的报复。恰值苏珊母亲在农村病故，他们两人便很高兴地以此为借口，隐姓埋名来到了那个村庄。德·瓦卢瓦骑士死后进行转卖的时候，苏珊很想得到她第一个好友的一件纪念品，便叫人将骑士鼻烟壶的价钱抬到一千法郎的高价，自己将鼻烟壶

买到手。其实，光是戈里扎公主的肖像就值这个价钱。过了两年，一个专门收集上一世纪精美鼻烟壶的纨袴子弟，从苏珊手上得到了这个以做工精巧著名的骑士的鼻烟壶。作为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的见证和整个晚年时期快乐的密友，这件珍宝现在正陈列在一个类似私人博物馆的地方。如果故人能够知道他们死后发生的事，此刻，骑士的面孔大概连左侧也要绯红了。

拥有某些珍爱纪念品的人，读了这个故事，一定会感到十分恐惧。他们要求助于追加遗嘱，以便给这些纪念逝去的幸福的珍品传到友人手中以后的命运，立即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这个故事只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倒也对骑士风度和爱情问题大有裨益。然而这个故事包含的寓意要深刻得多！……难道这不表明，必须接受新的教训么？难道这不说明，在公共教育部部长们应该明智关切的事情中，设立人类学的讲坛是很必要的么？在这一门科学上，德国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虽然我们已被神话所吞噬，但是，现代的神话比起古代的神话来，还更加不为人所理解。神话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什么地方都用得上。按照人道派的说法，神话是历史的火炬。果真如此的话，只要历史教师将他们对于神话的解释稍微灌输一些到外省群众的头脑中去，就能够将王国从各种革命之中拯救出来了！如果科尔蒙小姐识文断字，如果奥恩省有一位人类学教师，总而言之，如果科尔蒙小姐读过阿里奥斯托① 的

① 卢多维利·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下文提到的人物及故事，均取自他的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罗兰》。

著作，她的夫妻生活中种种骇人听闻的不幸，难道会发生吗？她如果读到这部著作，大概就要研究研究为什么意大利诗人① 向我们指出，安杰丽嘉在梅多尔和罗兰之间，更喜欢梅多尔。梅多尔就相当于金发的德·瓦卢瓦骑士。罗兰的牝马死了，他却只会发疯。梅多尔难道不是女性王国中象征阿谀逢迎的神话传说形象么？而罗兰正是破坏一切而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天下大乱、疯狂无能的象征革命的神话形象。上述这个见解，是巴朗什② 先生的一个门徒提出来的。我们发表了这个见解，不过我们却不想对此负任何责任。

至于那刻成黑人头形状的钻石耳环，我们则无可奉告。现在，诸位在歌剧院里可以见到瓦诺布勒夫人。多亏了瓦卢瓦骑士对她进行的启蒙教育，她几乎已经具有了一个体面女人的气派，虽然她只不过是一个人们需要的女人③。

杜·布斯基耶夫人还活着，这不等于说她还在受苦么？女人们到了六十岁，便什么都可以向别人坦白了。杜·布斯基耶夫人年纪上了六十岁时，对杜·库德赖夫人吐露知心话说，她一想到一辈子没作母亲就死去，就受不了。杜·库德赖夫人的丈夫，一八三〇年八月又恢复了自己的职务。

一八三六年十月于巴黎

袁树仁 译

① 指阿里奥斯托。

② 巴朗什认为复辟时期的立宪政体已经是文明世界发展的尽头。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对于巴朗什的这种“至福一千年说”是个极大的打击。

③ 这句话在法文中是一个文字游戏：une femme comme il faut和une femme comme il en faut。

古物陈列室

献　　给

德·哈默尔-皮尔斯塔勒男爵先生①

（奥地利宫廷枢密顾问官，《奥斯曼帝国史》的作者）

亲爱的男爵：

您对我的连篇累牍而且包罗万象的十九世纪法兰西风俗史，表现出那么热诚的关心，给予我的工作那么多的鼓励，使我有权把您的名字放在这风俗史中一页的卷首。您难道不是认真而勤勉的德国最重要的代表吗？您的赞许不是能够引起别人的赞许且促进我的工作吗？我得到您的赞许感到很自豪，为此我要加倍努力，英勇无畏地继续工作，因为英勇无畏正是您从事研究工作的特点，不用这种精神来探索所有的文献，您就不能把那本不朽的著作贡献给文学界。您对我的辛劳的同情，鼓舞着我为记述现代社会的历史详情而奋发努力地彻夜工作。这种辛劳，您在钻研东方最光辉灿烂社会的过程中已深

---

① 德·哈默尔-皮尔斯塔勒男爵（1774—1856），奥地利著名的东方学者。

有体会。您天性善良，同我们的拉封丹一样，您知道这一点难道会不高兴吗？

亲爱的男爵，我希望我对您和您的杰作所表达的敬意，能够一直送达多布林①府邸中，使您同您的亲人都不会忘记您有一个最真心实意的崇拜者和朋友。

——德·巴尔扎克

在法国一个地位不甚重要的省城里②，市中心一条街的街角上，有一所房子；这条街和这座城市的名称在这里全都隐去。这样做符合社会的礼节，人人都能理解这种明智的作法，因为一个作家在为他的时代作编年史时，总免不了要触及许多人家的创伤！……这所房子的名称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不过请把德·埃斯格里尼翁这个姓视为纯粹出于虚构，就象喜剧里的什么贝尔瓦勒、弗洛里库尔、但维尔，和小说里的阿达贝尔、蒙布勒兹等姓氏一样。此外，书中主要人物的姓名也更换了；作者还想搜罗一些自相矛盾的事实，具有时代错误的情节，使人感到不真实和荒诞无稽，以此来隐蔽事实真相。不过，无论怎样做法，事实真相总要显露出来，正如拔掉一株葡萄藤，剩下的根茎又会在耕翻过的葡萄园里生长出茁壮的嫩芽来一样。

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其实只是一个老贵族住的房子，这个老贵族的姓名是夏尔-玛丽-维克托-昂热·卡罗勒，被封

① 多布林是皮尔斯塔勒男爵在维也纳西北郊区住宅的名称。

② 指阿朗松，在十九世纪初期，该城只有一万四千人口。

为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照往日贵族头衔的写法，则是德·格里尼翁侯爵。城里的商人和市民起初称他的住所为公馆，颇有些嘲讽之意。可是这二十多年来，大多数居民竟然都郑重其事地把侯爵的房子称为"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了。

卡罗勒这个姓氏(Carol，梯也里兄弟①一定会把它拼写成 Karawl) 是从前北欧民族最有权力的领袖之一的光荣姓氏。这些领袖当年南下征服高卢，并且在这里建立了封建制度。卡罗勒家族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低过头，无论是民众，国王，教会，或者金融巨头，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过去他们负责守卫一个法兰西边境省，所以侯爵的头衔对他们说来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荣誉，绝对不是有名无实的虚衔。德·埃斯格里尼翁领地始终是他们的产业。这个家族是真正的外省贵族，被宫廷忽视达两百年之久，可是他们的血统十分纯粹，他们在各省贵族中地位最高，他们受到当地人的崇敬，如同人们迷信和崇拜一位能治好牙痛病的善良童贞女一样。这个家族隐藏在外省遥远的角落，就象从前恺撒大帝的桥梁，还剩下烧焦的木桩埋藏在河底。在一千三百年里，这个家族的女儿总是没有嫁妆就嫁出去，或者送进修道院；次子以下的男子经常接受母亲遗产中的特留份②，不是当兵，就是当主教，或者同宫廷联姻。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有一个次子成为海军上将，被封为公爵和贵族院议员，死后没有后嗣。长房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从来不肯接受公爵的头衔。

① 梯也里兄弟是和巴尔扎克同时代的历史学家。

② 只有长子有继承权，但其他子女的特留份不能用遗嘱剥夺。

“我拥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领地，正如国王以同样的身分拥有法国国土一样，”他对吕伊讷元帅①说，当时在他眼中元帅只是一个小小的伙计。“请计算一下吧，在动乱时期，有多少德·埃斯格里尼翁族人上了断头台。”这个高贵而值得骄傲的法兰克血统一直保持到一七八九年。现在活着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并不曾逃亡国外，因为他要保卫他的边境省。乡间农民对他的尊敬保住了他没有上断头台，可是真正的革命党对贵族的仇恨相当强烈，使他不得不在一段时期中躲藏起来，这就使人认为他是逃亡国外了。地区当局以人民至高无上的名义践踏了德·埃斯格里尼翁的领地，他们不理会时年四十的侯爵的产权抗议②，把森林作为国家财产拍卖了。侯爵的妹妹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当时尚未成年，依靠家中一个青年总管的斡旋，才保住了部分领地；总管以他的女主人的名义要求预分继承财产，经过共和国政府清理结算，分给了她一座古堡和几处农场。忠实的总管谢内尔③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用侯爵给他的钱，买下了领地中他主人最舍不得的那些部分，如教堂、神甫公馆和古堡的花园等等。

恐怖时代的岁月似乎缓慢却又迅速地过去了，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人品早已获得整个地区的尊敬，这时候侯爵想同他妹妹回来住在古堡，以便重整家业。他的总管谢内尔

① 吕伊讷元帅(1578—1621)，法王路易十三的宠臣。

② 侯爵事实上并未逃亡国外，不应剥夺产权，所以提出抗议。逃亡贵族的亲属可以要求预分遗产，所以下文说侯爵的妹妹要求预分遗产。

③ 谢内尔即《老姑娘》中的舒瓦内尔。

现在已经当上公证人，为了抢救他的财产曾经出了不少气力。可是，天哪！对于一个失去一切权益，原来拥有的森林被肢解，只能从残余的地产中获得九千法郎收入的屋主来说，这样一座被劫掠得四壁皆空的古堡，岂不是太空空荡荡、开支太大了么？

一八〇〇年十月，公证人带领他的旧主人回到这座封建古堡里来的时候，他不禁感慨万千，因为他看见侯爵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空旷的院子中间，面对被杂物填满的水沟，抬头望着已经削平到同屋顶一样高的塔楼。这个法兰克人默默地望着哥特式小塔上面从前安放美丽的风信鸡的地方①，又回过头来望着天空，仿佛在询问上帝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社会沧桑。只有谢内尔一个人能够理解侯爵的深沉的痛苦，那时候侯爵已经被称为卡罗勒公民。伟大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默默无言地在那里伫立良久，嗅着空气中祖遗产业的香味，然后发出一声极为忧郁的叹息。

"谢内尔，"他说，"等动乱平息以后，我们一定要回到这儿来；可是在宣布叛变平息的法令公布以前，既然他们禁止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家徽，我绝不能住在这里。"

他向古堡挥了挥手，转身上马，伴送着他的妹妹走了；他妹妹坐的是一辆破烂的藤条车厢马车，属公证人所有。在城里，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再也不存在了。这家贵族府第被拆毁，在它的旧址上建造了两个工场。公证人谢内尔用侯

① 封建时代只有贵族有特权在屋顶上安装风信鸡。

爵的最后一袋金路易，在菜市广场的一端买下了一所旧房子，这所房子原属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所有，屋上有山形墙、风信鸡、小塔楼、鸽子房等等，曾经用作贵族领主的审判厅，后来又用作初审裁判所。从国家手里买进这所房子的屋主要价五百路易，把这所房子归还给了它的合法业主。就是从这时起，人们便半嘲讽半正经地把这所房子称为*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

一八〇〇年，有些流亡贵族回到法国来了，那时候要把自己的名字从逃亡贵族的黑名单上注销是相当容易的。在第一批回到城里的贵族中，有德·努阿斯特男爵和他的女儿，他们已经完全破产。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慷慨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所，男爵两个月后抑郁而死。德·努阿斯特小姐年二十二岁，努阿斯特家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娶了德·努阿斯特小姐，以便传宗接代。由于庸医无能，她在生产时死去，幸而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留下了一个儿子。可怜的老头子(侯爵虽然只有五十三岁，可是生活的坎坷和刺心的痛苦经常使他觉得他已超过了这个岁数)，老侯爵眼看世间最美的人儿咽了气，最高贵的女人闭了眼，于是完全失去了晚年的快乐，因为这个女人身上具有十六世纪女性的风韵，如今这种风韵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了。他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一打击会影响到他今后余年的每时每刻。他在床前站了一会，俯下身去吻了吻妻子的额角，他的妻子双手合拢，象圣女那样躺在床上。他拿出挂表，把齿轮弄坏，然后走过去把表悬吊在壁炉上。当时是午前十一点钟。

“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让我们祈祷上帝，不要使这个钟点成为我们家族的不祥时刻。我的伯父红衣主教大人是在这个时刻被杀的，我的父亲也是死在这个时刻……”

他在床边跪了下来，把脑袋靠在床上；他的妹妹也随着他跪下。过了一会儿，他们俩站了起来：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泪如雨下，老侯爵则用干枯的眼睛望了望婴孩、房间和死者。在这个人身上，除了法兰克人的顽强劲儿以外，还有基督徒的勇猛精神。

这一切发生在十九世纪开头的第二年。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二十七岁。她长得很俊。一个本地生长的暴发户，以前共和国部队的供应商，现有三千埃居年收入的有钱人，杜·克鲁瓦谢[①]先生，克服了种种困难，说服了公证人谢内尔代他向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提亲。侯爵兄妹对谢内尔这样胆大妄为极为愤怒。谢内尔因自己上了杜·克鲁瓦谢甜言蜜语的当也后悔莫及。从这一天起，他发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态度和言词都变了，再也没有那种可以视为友情的亲切的善意，只有一种感恩之情。这种高贵而真诚的感恩之情使公证人经常感到痛苦。有些高尚的心灵认为感恩好象是超额的还债，他们宁可要那种甜滋滋的感情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从思想上的一致和灵魂的自愿融为一体而产生的。谢内尔尝过这种光荣友谊的欢乐，侯爵曾经与他平等相处。对老贵族来说，这个老实人的地位不及一个儿子，可是超过一般仆

---

① 即《老姑娘》中的杜·布斯基耶。

人，他是自觉自愿的家臣，是通过各种感情的纽带同他的领主紧密相连的农奴。他们不必同公证人算帐，他们之间真诚感情的不断交流使一切账目都一笔勾销。在侯爵眼中，把公证人的头衔加在谢内尔身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他的仆人不过是装扮成公证人而已。在谢内尔眼中，侯爵永远是神圣种族的一分子；谢内尔相信贵族的血统，他回想起他的父亲打开客厅的门通报："侯爵先生，开饭了。"这种回忆并不使他感到羞耻。他对没落贵族一家的忠诚并非出自信仰，而是由于自私，他自视为家庭的一分子。因此他非常伤心，心情沉重。当他不顾侯爵的阻拦鼓起勇气向侯爵谈起他做媒的错误时，老贵族便用严肃的口吻回答他说："谢内尔，在战乱以前你绝对不会提出这种侮辱性的建议。这些新学说把你害了，这到底算是什么新学说呀？"

公证人谢内尔为全城人所信任，人们很敬重他；他的极端诚实和他的大量财产更提高了他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对杜·克鲁瓦谢先生产生了明显的恶感。虽然公证人不是一个怀恨记仇的人，倒也叫好些家庭憎恶起杜·克鲁瓦谢先生来。另一方面，杜·克鲁瓦谢却是一个记恨的人，他能够心怀报仇的念头达二十年之久，他对公证人和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产生了隐蔽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这种事在外省是常有的。求婚遭到拒绝使杜·克鲁瓦谢在狡黠的外省人心目中名誉扫地，而他却想回来同外省人共同生活，想在他们当中居领导地位。这件遭糕透顶的事是这样的千真万确，以致其后果不久就让人们感觉出来。杜·克鲁瓦谢走投无路，去向另一个老

姑娘求婚，也遭到拒绝。因此他那野心勃勃的计划落了空，第一次由于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的拒绝，使他不能通过这个婚姻进入外省的圣日耳曼区，第二次拒绝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以致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城里的第二流交际圈子里维持地位。

一八〇五年，德·拉罗什-居庸先生，这地区一家最古老家族的长房，过去这个家族曾经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联姻，现在通过公证人谢内尔，向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求婚。可是玛丽-阿尔芒德-克莱尔·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根本不听公证人说话。

"您想必知道，我已经作了母亲，亲爱的谢内尔，"她一边把她的侄子放下睡觉，一边对他说。她的侄子是一个漂亮孩子，已经五岁了。

她从摇篮那边走回来的时候，老侯爵站起来去迎接她。他恭恭敬敬地吻了她的手，重新坐了下来，然后开口说话：

"妹妹，你不折不扣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一位小姐！①"

高贵的小姐听了这句话，战栗起来而且哭了。侯爵的父亲晚年娶了一个填房，她是一个包税商的孙女，这位包税商在路易十四时代被封为贵族；这桩婚事被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相当可怕，不过关系不大，因为这个填房只生下了德·埃斯格里

---

① 因为这位小姐拒绝同非贵族结亲，所以侯爵正式承认她是贵族家庭的成员。

尼翁小姐这一个女儿。阿尔芒德小姐对这些知道得一清二楚，她的哥哥虽然待她很好，可是始终视她为外人，现在这句话才承认了她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样，她的回答不是在自己十一年来的高贵行为上再加上一顶桂冠吗？她从成年时起，每个行动都盖上了最忠诚的印记，她对哥哥几乎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我要一辈子当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她直截了当地对公证人说。

"对您来说，不能有比这更体面的头衔了，"谢内尔回答，他以为这样说是恭维她。

可怜的姑娘满脸绯红。

"你说了一句蠢话，谢内尔，"老侯爵说，他一方面为他过去的忠仆说了一句合乎他心意的话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句话使他妹妹感到痛苦而不快。"一位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可以嫁给一个蒙摩朗西；我们的血统不象他们的那么不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纹章是：黄底间以两条红色的斜带，九百年来，这个纹章没有改变过，最初的一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因此我们纹章的铭文是：Cil est nostre①，这句铭文是在腓力·奥古斯特②治下一次马上比武时获得的，纹章上右边还有一个黄色的武装骑士，左边是一头红色的狮子。"

爱弥尔·勃龙代为当代文学提供资料贡献甚大，这个故

① 拉丁文：这是属于我们的。

② 即腓力二世(1165—1223)，路易七世之子，于一一八〇年继承王位。

事也多亏他提供资料才能写成。下面是他对阿尔芒德小姐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别的女人象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那样引起我想入非非。说实话，当时我年龄很小，还是一个孩子，也许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色彩这样鲜明是由于儿童热爱美好事物的缘故。每逢我在散步广场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远远地看见她带着她的侄子维克蒂尼安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心就卜卜乱跳，当时的感觉就象加尔瓦尼①直流电通过死尸所产生的效果一样。不管我当时多么年少，却觉得自己似乎又开始了新的生命。阿尔芒德小姐的金发稍带褐色，她的双颊有一层薄薄的绒毛，闪耀着银色的反光，使我感到十分悦目，我总是站在一定位置上，以便看到阳光照射着她的侧面；我被她的梦幻般翡翠色的眼睛迷住，每逢她的眼光落到我身上，我就觉得似乎身上落下了一团火。我假装游戏，在她前面的草地上打滚，事实上我是想方设法挨近她那娇小可爱的脚，以便在近处欣赏。我只惊讶她的皮肤那么柔软洁白，脸上的线条那么优美，前额的轮廓那么明晰，身材那么婀娜娉婷，而不曾留意她身段的高雅，额角的俊俏和她那鹅蛋形面孔的完美。我欣赏她就象儿童祈祷一样，不大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时我的骨碌碌的眼睛终于吸引住她的视线，她就用异常悦耳的声音问我：'小朋友，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瞧着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比任何声音的音量都大。我就

① 加尔瓦尼（1737—1798），意大利物理学家，医生，直流电疗法的创始者。

扭着身子，咬咬手指，脸涨得通红地回答：‘我不知道。’她偶尔用雪白的手抚摩我的头发，问我几岁，我就一面跑开，一面远远地回答：‘十一岁！’每当我读《一千零一夜》，眼前出现一位王后或者仙女的时候，这位王后或者仙女的容貌和举止便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一模一样。我的图画老师要我临摹古代的头像，我发觉这些头像的发型都很象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的发型。后来，这些愚蠢的想法一个一个消失了，阿尔芒德小姐还模糊地作为一个典型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散步广场上的男人们都恭恭敬敬地给她让路，而且凝视着她的棕色长裙飘飘忽忽，一直到看不见了为止。有时一阵风吹过，使她躯体的优美曲线显露无遗；尽管她的长裙很宽大，我也能知道她身体上隆起的地方；这个躯体的形状就经常在我这年轻人的梦境里出现。后来过了许多年，当我严肃地思考人类思想深处的某些秘密的时候，我仿佛忆起，我对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的尊敬，是她容貌上和态度上所表露的感情所引起。她的容貌外表上冷静得令人敬佩，内心却充满热情，动作十分端庄，有完成自己的责任的圣洁表情，这一切都感动我，使我肃然起敬。也许人们不相信，其实儿童更容易接受观念的无形影响：儿童从来不嘲笑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真正的优雅风度能使他们感动，俊美能够吸引他们，因为儿童本身就很俊美，而在同类性质的事物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是我信仰的宗教之一。直到今天，每当我踏上一座领主宅邸的螺旋楼梯时，我总要痴痴地在想象中把阿尔芒德小姐树立在那里，作为封建制度的守护神。我

读到古代编年史的时候，她就在我的眼中作为有名望的妇女的化身而出现，她一会儿是阿涅丝，一会儿是玛丽·图歇，一会儿又是加布里埃尔，① 我还给她添上她隐藏在心里从来不表达出来的爱情。过去儿童时代通过模糊的幻觉看见的这个天使般的容貌，现在来到我的迷雾般的梦境中了。"

这个画像在内心和外表两方面都描绘得很忠实，请记住这个画像吧！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是这部小说里最有教育意义的人物之一，她会使我们懂得：由于缺乏聪明才智，最纯粹的道德也可以带来有害的结果。

在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五年间，三分之二的逃亡贵族都回到法国来了。几乎所有从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所在的那个省份逃亡出去的贵族，都回到祖先的土地居住。有些贵族变了节：有的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服军役，有的在他的宫廷里服务，有的还同某些新贵联了姻。所有那些归附拿破仑的贵族，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都恢复了他们的财产，而且收回了他们的领地，其中有许多人就留在巴黎居住。可是也有八、九家贵族仍然忠于逃亡贵族和垮台的王室，如拉罗什-居庸、努阿斯特、韦纳伊、卡泰朗、特雷维尔等等，有些贫穷，有些有钱，可是金钱多少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家族的古老和血统的纯洁，完全象一个考古学者，对一枚古币的重量并不放在心上，却极端重视古币上面文字和头像的清晰，以及年代的古旧。这些家族以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领袖，他的家庭

① 阿涅丝是查理七世的情妇；加布里埃尔是亨利四世的情妇。

成了他们聚会的处所。在这里，拿破仑皇帝兼国王永远只是波拿巴先生，真正的君主是当时逃亡在米托的路易十八；在这里，现在的县仍然是一个省，现在的行政区仍然是一个总管区。

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获得他们真诚的尊崇，因为他的行为值得钦佩，他有贵族的忠诚和无畏的品质；他甚至获得全城人士普遍的敬仰，因为他有不幸的遭遇，他坚韧不拔，从来不改变他的政见。这位令人敬佩的前朝遗老具有伟大事物毁败以后遗留下来的宏伟庄严。他有骑士风度的公平精神，城里尽人皆知，以致曾经有好几次诉讼当事人请他做唯一的仲裁人。所有属于帝政派而有教养的人，甚至官方当局，对于他的裁判都表示满意，正如他们尊敬他的为人一样。可是新社会中有一大部分人，这些人在王政复辟时期应该称为自由党人，他们的不出面的领袖就是杜·克鲁瓦谢，他们却嘲笑这块贵族的绿洲，因为这块绿洲除了血统无可非议的贵族以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尤其引起他们憎恨的是：有许多正派人，可尊敬的乡绅，和若干高级官吏，都固执地认为只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客厅是唯一的上流人士聚集的处所。本地的区长是皇帝的侍从，他想尽办法要钻进去，他低声下气地派他的老婆到侯爵的客厅里去，因为他的老婆是贵族葛朗利厄家的一员。那些不能进去的人，非常憎恨这个外省的小圣日耳曼区，于是给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客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古物陈列室，他们还管侯爵叫卡罗勒先生，税务局长在给他的缴税通知书上经常加上一个括号写上（前贵族德·格里尼翁）。

这样拼写侯爵的姓纯粹是恶作剧，因为已经流行的拼法是德·埃斯格里尼翁。

爱弥尔·勃龙代又回忆说：

“至于我，根据我儿童时代的回忆，我得承认‘古物陈列室’的绰号总是使我发笑，虽然我十分尊敬或者应该说爱慕阿尔芒德小姐。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坐落在两条街相交叉的街角上，因此它的客厅有两扇窗户面临一条街，另外两扇窗户面临另一条街，这两条街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菜市广场离开公馆只有五百步远。这座客厅就象一座玻璃笼子，在城里来来去去的人没有不望上一眼的。我那时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所房子是一种罕见的珍品，这种珍品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是界乎梦境和真实之间的东西，很难弄清楚到底是属于哪一面的。这所客厅过去是审判公堂，客厅下面有一层地下室，装有铁格子气窗，过去是关押省里的犯人的地方，现在是侯爵的厨房。卢浮宫的壁炉宏伟而高大，雕刻很精美，我初见时十分惊奇，可是还比不上我第一次见到侯爵客厅的巨大壁炉时惊奇的程度。这个巨大壁炉饰有甜瓜一样的网格，壁炉上面是一幅庞大的亨利三世骑马像，这个省过去是亲王的采邑，是在亨利三世治下才并入国王的统治的。画像画得人物凸现，轮廓鲜明，四周是镀金的框架。天花板由一道道栗木椽构成，椽子之间的空隙饰有花叶图案。这个宏伟的天花板的所有外角都镀过金，可是金色已经暗淡得看不清楚了。墙上挂着弗朗德勒挂毯，挂毯上织着由六幅画组成的《所罗门的审判》，每幅画四周都绣着金色的酒神手杖①，还有

许多小爱神和半羊半人怪物在枝叶间游戏。侯爵早在客厅里铺上了地板。在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间拍卖古堡的剩余物资时，公证人谢内尔买下了几张路易十四时代流行的螺形脚靠壁桌，一件有绣花装饰的家具，一些桌子，挂钟，生火的用具，大烛台，等等，于是巧妙地凑齐了这个其大无比的客厅的装饰。这个客厅同房子的其余部分很不相称，幸而还有一个同样高大的前厅，过去是初审裁判所的候审室；同这个室相通的是过去的审判官合议室，现在改为侯爵的饭厅。

"在过去时代陈旧的雕梁画栋和金碧辉煌下面，蠕动着八个或者十个老寡妇，她们有的脑袋不住摇晃，有的干瘪乌黑得象木乃伊；这几个关节僵硬，那几个弯腰驼背；她们全体都披戴着同流行式样相反的怪服装；头发扑着粉，卷成发卷，头上的无边帽外加一条帽带，花边已经变成褐色。最滑稽的图画，或者最严肃的图画，从来不曾达到过这些老妇人所赋有的奇特诗意；每当我遇见一个老妇人，她的容貌或者打扮与这些妇女有些类似，我马上就想起了她们，并重新忆起她们满是皱纹的脸。可是，或许是命运坎坷使我认识到不幸遭遇的奥秘，也许是我理解了人类的所有感情，尤其是怀念过去和步入老境的感情，我以后再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无论在活人身上或者在濒死者的脸上，再见到过她们那种灰眼珠的暗淡色调，和某些黑眼珠骇人的炯炯光芒。最后，当代最富于想象力的两位

① 酒神手杖顶端有一个大松实，杖身绕着藤蔓或花草，传说是酒神的象征。

恐怖故事作家，麦图林① 和霍夫曼②，从来也没能使我象看见这些老妇人装着鲸骨撑作机械人动作时那样毛骨悚然。演员抹的胭脂从来不使我觉得惊奇，因为我在她们那里早已看见过经年不褪的胭脂，我的一个同我一样顽皮的小朋友说：'她们脸上的是天生的胭脂'。她们面部扁平，布满了皱纹，活象德国产的胡桃夹子上端雕刻的人头。我透过窗户窥视这些弯腰驼背的躯体，和活象脱了臼的四肢；我从来不曾设法解释这些四肢的关节是怎样接合的，整个身体的组织是怎样构成的；我还看见方方的、非常显眼的下巴，突出的骨骼，过于丰满的臀部。我觉得这些妇女来来去去走动的时候，与她们坐下来打牌象死人般动也不动的时候，同样叫人惊异。

"这个客厅的男人们象用旧的挂毯那样褪了颜色和暗淡无光，他们的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他们的服饰很接近当时流行的样式，只可惜他们的白发，他们憔悴的面孔，白蜡似的脸色，饱经忧患的前额，暗淡无神的眼睛，使他们同那些老寡妇们很相象，从而破坏了他们的现代化服饰所产生的效果。每天在同一时间，肯定可以看见这些人物毫无变化地在客厅里坐着或者围绕桌子打牌，这就使我觉得他们有点象是舞台上的人物，十分壮观，不象是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的。以后我每走进巴黎、伦敦、维也纳、慕尼黑的著名王室家具博物馆的时候，年老的看馆人将过去时代的豪华家具指给我看，我总要想象里面住满了古物陈列室的人物。我和当时八至十岁的小学生们，

---

① 麦图林(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兼剧作家，以写恐怖故事闻名。

②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兼作曲家。作品有浓厚的恐怖色彩。

经常约好去看这个玻璃笼子里的这些珍品，把这样做当作一种娱乐。可是只要我一看见阿尔芒德小姐甜蜜的容貌，我就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然后我带着妒忌的心情欣羡地望着那个可爱的孩子维克蒂尼安，我们都预感到他要比我们高一等。这个青春年少、容光焕发的小家伙，生活在这个似乎是提早复活的死人堆里，总使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异之感。我们也解释不出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每当我们站在这个高傲的宫廷面前，总会意识到自己的市民身分和渺小地位。”

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四年的灾难①使拿破仑垮了台，古物陈列室的主人们于是重新获得了生命，产生了恢复旧日繁荣的希望；可是一八一五年的事件②，外国占领军所带来的不幸，然后是政府的不稳定，使勃龙代描写得栩栩如生的这些人物的希望都落了空，一直到德卡兹政府垮台为止。因此，我们的故事到一八二二年才开始形成。

一八二二年，尽管复辟时期给逃亡贵族带来许多好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财产却没有增加。在所有受到革命政府法令打击的贵族中，侯爵受到的打击最大。一七八九年以前，侯爵家族同别的大家族一样，大部分收入来自领地的产权，他们把领地尽可能零卖出去，以便增加他们的领地产权转

---

①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征俄失败以后，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趁机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一八一三年十月拿破仑同各国联军在莱比锡展开决战，法军大败。一八一四年三月，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第一次退位。

② 指拿破仑的百日政变。

移税的收入。凡是依靠这种收入的家族，可以说是无可挽回地破产了，路易十八将未拍卖的领地归还给逃亡贵族的法令不能给他们带回来什么；稍后一点，赔偿法案也没有给他们带来赔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被取消的产权已经恢复，被叫做公产，收益归国家所有。侯爵当然属于保王党中绝对不肯同革命党人妥协的一小派，他们管革命党叫做叛党，在议会里则称之为自由党或者立宪派。他们自己被反对党称做*极端派*，他们的领袖是议会里勇敢的右派演说家，这些演说家如同波利尼亚克①一样，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就设法攻击路易十八钦定的宪章②，认为这个宪章是被环境所迫而颁布的恶法，王室应该加以废除。因此，侯爵远没有同路易十八合作来革新法国的风俗习惯，却袖手旁观，支持纯粹的右派，等待着将他的巨大财富归还给他，甚至不愿意理会维莱勒③内阁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赔偿法；这个赔偿法可以巩固王室的地位，制止不顾法律禁止而继续存在的不幸的产权分割。

一八一四年复辟的奇迹，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波旁王室逃亡，接着又第二次复辟的更大奇迹，这个当代历史上传奇似的一页，发生在侯爵六十七岁的时候。到了这种年龄，我们时代性格最高傲的人，如果大革命和拿破仑帝政不使他

---

① 波利尼亚克于一八二九年八月作为极端派领袖担任查理十世的首相，推行极反动的政治纲领。

② 宪章于一八一四年由路易十八颁布，规定国家主权由天主赋予国王，但保持了个人信仰和言论自由，因此为极端派所不满。

③ 维莱勒是极端派的领袖，提出极反动的对流亡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

们垮下来，也已把他们的意志消磨殆尽；他们只能躲在外省的偏僻角落，把他们的行动变成不可动摇的热烈信念，而且他们几乎全体都闭门不出，过着外省无聊的舒适生活。一个政党的主张已经被人称为陈旧保守了，还要由一些老头子来充当其代表，这岂不是最大的不幸吗？再说一八一八年合法的国王似乎已经坐稳了王位的时候，侯爵也曾自问：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到宫廷里去干什么呢？他还能担任什么任务、什么职位呢？因此高贵和傲慢的德·埃斯格里尼翁满足于，而且不能不满足于专制政体和宗教的胜利，同时等待着这个意外胜利带来的后果；这个胜利还在互相争夺之中，目前只能说是停战罢了。于是侯爵继续坐在他客厅的宝座上，他的客厅被叫做古物陈列室是很恰当的。在复辟时期，一七九三年的战败者①变为战胜者的时候，这个原来出于开玩笑所起的绰号，就变得更加富于嘲讽意味了。

在这座城里，党派的仇恨和竞争，并不比外省别的城市少。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杜·克鲁瓦谢娶了那个起先拒绝过他的有钱的老姑娘，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敌同他竞争；这个情敌是本城贵族的一个宠儿，一位骑士级贵族。按照本城的老习惯，提到这位贵族不必说出他声名显赫的姓氏，只要说出他的贵族头衔便可以了，因此他在本城人人管他叫"骑士"，正如在宫廷里人人管德·阿图瓦伯爵叫"先生"一样。这个婚姻不仅产生了一场外省流行的全副武装的斗争，而且加深了高

① 指一七九三年被革命党人击败的旺代党人。

等贵族和下级贵族之间的分裂和市民阶级同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后两个阶级在拿破仑政权的强大压力下曾经暂时联合在一起，现在突然分裂，给我国带来无限危害。

在法国，最明显的国民性就是虚荣。多数人的虚荣心受到损害时就渴望平等；可是最热心的革新者不久就会发觉平等是不可能的。保王党人专门找自由党人心里最敏感的地方去刺痛他们，这种事情在外省尤其多，外省的两个党派经常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指责，可耻地互相诽谤。在政界，人们总是用最卑鄙的手段把公共舆论吸引到自己一边，拼命捞取愚蠢的池座观众的选票，只要你相当乖巧地把武器分派到观众手里，他们就会举起双臂拥护你。这些斗争体现在某几个人身上。这几个人原来为着政见的不同而互相憎恨，不久就变成私人的仇敌。在外省，关于某些问题和个人利害，很难不作短兵相接的斗争，而在首都，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理论问题，结果就把首都政治斗争的战士们提高到尊敬他们的对手的水平，例如拉斐特先生或者卡西米·佩里埃①对德·维莱勒先生或者德·佩罗内先生②，还是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拉斐特先生曾经下令向大臣们开枪，可是如果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大臣们到他的公馆去避难，他也会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公馆里。邦雅曼·贡斯当送了一本他自己写的关于宗教的书给夏多布里昂子爵，里面附了一封谄媚的信，承认他受过路易十

① 佩里埃(1777—1832)，银行家，自由党议员。

② 佩罗内(1778—1854)，右派司法大臣，一八三〇年由他签署颁发了违反宪章的四条法令，引起七月革命。

八的这位大臣的好处。在巴黎，人就是政治原则，在外省，政治原则变成了人，而且是一些有恒久热情的人，从来不离开战场，暗中互相窥探，在对方的谈话里找碴儿，象两个决斗的人那样相互观察，拼命造成对方的疏忽，发现对方有丝毫疏忽就把利刃刺进对方的肋骨六英寸深，总之，他们象无情的赌徒那样互相憎恨。讽刺挖苦和诽谤中伤借口是对付党派，实则是对付个人的。

在这场战争里，古物陈列室方面是彬彬有礼而且毫无火气地进行的，而杜·克鲁瓦谢公馆方面则凶狠到使用野蛮人的有毒武器的地步；贵族方面占优势的是巧妙的嘲笑和机智的攻击。要知道，在所有的创伤中，由舌头和眼睛所造成的创伤，由嘲讽和轻蔑所造成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骑士自从放弃了各种人等混杂的交际场所，躲到贵族们的圣殿里以后，就运用他的俏皮话攻击杜·克鲁瓦谢的客厅；他在这场战争的火焰上加了油，而不知道报复的精神会引导杜·克鲁瓦谢的客厅攻击古物陈列室到什么地步。能够进入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人都是清一色的贵族，他们男子十分忠诚，女子互相了解，都靠得住，因此他们从来不会有不谨慎的言谈。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高贵的或可笑的，都不会给人拿到把柄，作为笑料。自由党人不得不攻击贵族们的政治行动，借此丑化他们；而中间派的人，就是那些行政官吏和那些向高级权势讨好的人们，却给他们带去自由党人阵营里许多可以作为笑柄的事实和言论。这种明显占下风的感觉，更加助长了杜·克鲁瓦谢的党羽们报仇的

欲望。一八二二年，杜·克鲁瓦谢成了本省工业界的领袖，如同德·埃斯格里尼翁是贵族的领袖一样。他们两人各自代表一个党派。不过杜·克鲁瓦谢不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是极左派的领袖，只是大肆张扬地承认他采纳了后来二百二十一议案①的意见。因此他能够把本省司法界、行政界和金融界人士都聚集在他家里。杜·克鲁瓦谢的客厅至少与古物陈列室旗鼓相当，可是人数更多，更年轻，更活跃，因而能够左右全省；而古物陈列室方面则十分平静，好象是现政权的附属品，它的成员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对现政权有妨碍，因为他们促使现政权犯错误，甚至强迫它犯某些对君主政体有致命危害的错误。在这个不听从自由党支配的省分里，自由党人从来没有一个当选，他们知道，杜·克鲁瓦谢一旦当选，就会坐在中左的席位，尽量靠近极左派。杜·克鲁瓦谢同凯勒兄弟保持业务来往，凯勒兄弟是三个银行家，最年长的一个在左派十九个议员中十分引人注目，这十九个议员是自由党的报纸吹捧得很厉害的政治团体；凯勒兄弟还同德·贡德维尔伯爵有姻亲关系，这位伯爵是根据宪章册封的贵族院议员，在路易十八面前甚为得宠。由于这种种关系，杜·克鲁瓦谢如果能从保王党手里得到相当的票以便构成多数的话，宪政反对派便随时准备在最后关头投杜·克鲁瓦谢的票，而不是投他们表面上拥护的那个候选人的票。每次选举议员，保王党人的头头们以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首，总是对杜·克鲁瓦谢的一

---

① 见本卷第437页注①。

举一动猜测、分析、判断得清清楚楚，最后拒绝投他的票。一再的失败，更增加了他对侯爵个人及其党派的仇恨。使两个党派互相倾轧得尤其厉害的，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圈套的失败。

到了一八二二年，复辟时期头四年十分激烈的斗争，似乎缓和下来了。杜·克鲁瓦谢的客厅和古物陈列室，各自认识了对方的强处和弱点，毫无疑问在等待命运的安排，命运就是党派斗争的神灵。普通人会对这样表面上的平静表示满意，这种平静甚至骗过了政府；可是那些同杜·克鲁瓦谢过从密切的人，就会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如同在所有那些专门运用心计的人身上一样，报仇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尤其是因为这种热情是建筑在政治野心上的。杜·克鲁瓦谢过去听见德·埃斯格里尼翁或者骑士的名字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提起或听见人家提起古物陈列室就气得直哆嗦，现在呢，他装出野蛮人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对他的敌人笑咪咪的，实际上却越来越憎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他们。他装出下定决心要过安静生活的样子，似乎对胜利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他这种压抑住愤怒来进行暗算的行动，得到他一个党羽的赞助，这个党羽就是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乡绅，居然想进入古物陈列室，结果没有得逞。

德·埃斯格里尼翁的小小一笔财产，虽然有公证人谢内尔的细心经管，仍然很难满足这位可敬的贵族的生活需要，侯爵的生活虽然并不奢华，但是过的总是贵族的生活。儿子维克蒂尼安·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①是这个家族的希望，侯

① 侯爵的儿子是当然的伯爵。

爵为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过去是奥拉托利会的一位神甫，是主教大人介绍来的，虽然他住宿在公馆里，可是总得给他一份薪金。一个女厨娘也要薪金，阿尔芒德小姐的贴身女仆，伺候侯爵的老仆人，还有另外两个男仆，也都要薪金；再加上四位主人的伙食费，面面俱到的教育费，把家庭的全部收入消耗净尽，尽管阿尔芒德小姐十分节约，谢内尔的经营管理很得法，仆役们对主人们很忠心，也毫无办法。老公证人对破败的古堡还不能进行任何修缮，他等待租约到期以后增加地租来提高收入，地租能够增加也许是由于经营农业有了新的方法，也许是由于货币贬值，因此一八〇九年订的租约到期以后就能给地主带来好处。侯爵对于家庭开支和产业的经营一窍不通。如果告诉他必须采取十分小心的措施才能象一般家庭主妇所说的使*年度收支相抵*，他一定会觉得这是晴天霹雳。大家见他已到了入木之年，谁都不忍心纠正他的错误。尽管出了城就没有人知道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在省里也只有几处地方略有所闻，在宫廷里和在政府里从来没有人提起，可是在侯爵和他的随从者心目中，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正在恢复过去的伟大光荣。有了维克蒂尼安，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兴旺发达就达到了新的高度，因为现在正是被夺去领地的贵族将要恢复产业的时候，这位俊俏的继承人继承了广大的领地，一定能够进入宫廷，为国王服役，然后象以前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成员所做那样，娶一个纳瓦兰家族、卡迪央家族、德·于克塞尔家族、鲍赛昂家族或者布拉蒙-绍弗里家族的女儿做妻子，那一定是一个集中贵族的所有优点，既有

钱，又漂亮，又聪明，又有德性的姑娘。

每晚到这儿来打牌的熟朋友，象骑士、特雷维尔、拉罗什-居庸、卡泰朗、德·韦纳伊公爵等人，早已习惯于把伟大的侯爵视为一个有力的人物，他们也鼓励侯爵保持自己的想法。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虚假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把法国近四十年的历史抹掉，它就完全是正确的了。一种权利要得到批准，不管这种批准多么可敬和真实，象路易十八把通过宪章的日期载明为他登基的第二十一年一样，还得受到一致赞同才行。而德·埃斯格里尼翁式的人物缺少当代政治语言的基本要素：金钱，金钱就是现代贵族阶级的伟大的复权证书；他们也缺少连续的历史记载，这就是可以在宫廷获得，也可以在战场上获得，可以在外交界的客厅里获得，也可以在议会的讲坛上获得，可以借助于一本书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冒险事业来获得的名气；这种名气等于加冕的圣油，要涂抹在每个新生一代的头上。一个贵族家庭如果毫无活动，被人遗忘，那就等于一个愚蠢、贫穷、丑陋而善良的姑娘，不幸的四个方位基点她都具备了。特雷维尔家的一位小姐同蒙柯奈将军结婚，不仅没有使古物陈列室沾光，反而几乎使特雷维尔家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客厅决裂，因为这个客厅宣称特雷维尔家同非贵族联姻，玷污了自己的贵族身分。

在这个客厅的所有人员中，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些白日作梦的想法，不用说，这个人就是公证人谢内尔。他对这个成员减到三个人的大家族是绝对忠诚的，这一点本篇故事的发展就可以证明。上述这些想法，他完全可以接受，他也认为这

种想法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他有丰富的常识，他为省里的大多数家庭很精明地经管过事务，因此他不会跟不上人们思想的巨大变化，不会不承认近代工业和生活习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个旧管家眼看大革命已从一七九三年急风暴雨般的斗争——那个年头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武装起来，树起断头台，砍下了无数的脑袋，打赢了欧洲的战争——过渡到把造成上述历史事件的思想付诸实现的和风细雨式的行动。经过开垦和播种之后，现在到了收获时期。在他看来，大革命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人的思想，他看到了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纵使在某些人身上有成千上万无法治愈的创伤，这些事实也无可挽回地完成了。国王的脑袋被砍下来，王后被杀，贵族的产业被分割，在他眼中都成了有约束力的事实，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推翻。谢内尔看得很清楚。他对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的狂热的信仰并不是盲目的，这一点使他更臻完美。信仰能使一个年轻的僧侣看见天堂里的天使，可是比起一个将天使指给他看的老年僧侣，他的道行就差得多了。过去的总管就象这个老年僧侣，他愿意牺牲性命去保卫一个被虫蛀烂的圣骨箱。每次他小心翼翼、十分婉转地或者使用嘲笑的口吻，或者假装惊讶或痛苦，想向他的旧主人解释一下新潮流时，他遇到的总是侯爵嘴角上挂着的预言家式的微笑，而且侯爵心里确信所有这些疯狂的东西都将象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样逝去。谁也想不到这种种事件竟然帮助这些保卫废墟的贵族斗士们坚持他们的信仰到这种地步。老侯爵作了一个威严的手势说："天主扫除了波拿巴，扫除了他的军队、他的

新藩属、他册封的国王和他庞大的计划，天主也会把我们从其余的东西里解放出来的！”谢内尔能回答什么呢？他只能悲伤地垂下脑袋，不敢回答，但他心中却在想：“天主可不想扫除法兰西！”他们两人都很伟大：一个在事实的激流中作中流砥柱，宛如一块长满苔藓的古岩石巍然耸立在阿尔卑斯山的深渊里；另一个在观察着水的流动，思量着怎样加以利用。善良而可敬的公证人看到这些错误的信念在维克蒂尼安·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的心灵、生活习惯和即将形成的思想意识上造成无可挽回的毒害时，不由得叹息起来。

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受到他姑姑的溺爱，受到他父亲的溺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娇生惯养的孩子，不过他是一个能满足父母希望的孩子，他的姑姑对他来说真是一位母亲；可是一位姑娘无论怎样温柔体贴，怎样有先见之明，总是缺少一点母性。母亲的特殊观察力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学会的。一个姑姑对于她养育大的侄子，可以象阿尔芒德小姐和维克蒂尼安那样纯洁地亲密相处，她能够象母亲那样爱她的侄儿，能够象母亲那样小心、慈爱、温柔、宽容，可是她不能象母亲那样天生知道应该怎样严厉和在什么时候严厉；她的心不能象母亲的心那样随时随刻感受到突然的警告和不安的预感。母亲同子女原来就有的神经或精神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虽然中断了，可是这种联系仍然在那里颤动，母体经常同子女相通，子女痛苦，母亲受到打击，子女幸福，母亲快乐得战栗，就如同事情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般。从肉体上说，大自然如果把女人的受孕视为被动的，可是它在某些情况下并不禁止她同她的

产品完全合而为一；等到她不仅给她的子女以肉体上的生命，而且给了子女以精神上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这种奇妙的、不是不能解释而是迄今未曾加以解释的现象；这就是母亲对她的子女的偏爱。这篇故事所叙述的惨痛结果，又一次证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母亲是不能代替的。一个母亲可以很早就预见到一件祸事，而一个象阿尔芒德小姐那样的姑娘却过了好久，甚至祸事已经发生，才承认祸事存在。一个能预见到不幸，另一个只会设法补救。一个姑娘代替了母亲，必然滋长着一种过于盲目的热爱，使她不能够叱责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

生活的实践和业务的经验，早已使老公证人养成一种不轻信的性格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使他获得了母亲所具有的预感的天赋。可是他在这个家庭里算不了什么，尤其是经过他替杜·克鲁瓦谢做媒事件以后，他有点象失了宠，只好下定决心盲目地按照这个家庭所定下的原则去行事。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他的责任是忠于职守，随时准备以死殉职，他的忠告即使是在狂风暴雨时期主人也听不进去，除非命运把他安排在《古董商人》① 里乞丐的位置，准男爵和他的女儿在海边遇到涨潮时才不得不听从乞丐的忠告。

杜·克鲁瓦谢从年轻贵族所受的不合潮流的教育中，窥视到进行猛烈报复的机会。他希望，象上文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英国作家所说的一句十分形象的话一样，能够“把羊羔放

① 《古董商人》是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小说。

在母羊的奶水里淹死"。这个希望使他沉默寡言，嘴角露出野蛮人的笑容。

维克蒂尼安伯爵从能够接受知识的时候起，人家就把优越感装进他的脑袋。除了国王，国内所有贵族与他都是同等的人。在他看来，贵族以下都是些下等人，他同他们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他对他们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他们是战败者，被征服的人，对他们不应重视，他们的意见不值一顾，他们对他则都应恭恭敬敬。不幸的是，维克蒂尼安把这些观念推向极端，因为严格的逻辑总是鼓动孩子和年轻人把无论是好还是坏的结论，推向极端。何况他仪表堂堂，更加强了他的信念。孩童时代他就长得特别好看，成为青年人以后，他是父亲所能希望有的一个最完美的儿子。

他中等身材，体格匀称，外表消瘦，纤弱，实际上肌肉发达。他有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亮晶晶的蓝眼睛，外形优美的钩鼻子，完美无缺的鹅蛋脸，还有这个家族的金灰色头发，雪白的肤色，潇洒的举止，优雅的四肢，细细弯弯的手指，手腕和脚背的形状特别漂亮，这种优越而且灵活的身体结构在人身上如同在马身上一样，都是良种的标志。他对于各种体育运动十分灵巧、敏捷，他手枪打得特别准，使剑就跟圣乔治①一样巧妙，骑起马来如同古代的游侠骑士。总之，他能满足父母对子女的外表所具有的一切虚荣心，这种虚荣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它的根据是他长得特别俊美。美是一种天赋特

① 圣乔治(1745—1799)，十八世纪著名人物，黑白混血种，从当时最著名的剑术师学剑，以精通剑术出名。

权，同贵族的血统一样，不能人为地获得；美走到那里，那里就得承认它，它常常比财产和天才更有价值，因为它只要显露出来就能得到胜利，人们只要求它存在就够了。维克蒂尼安·德·埃斯格里尼翁除了具备贵族血统和美这两个特权以外，命运还赋予他热烈的精神，绝顶的聪明和极强的记忆力。因此他所受的教育十分完善。他比一般外省的年轻贵族更有学问，这些年轻贵族往往变成十分出色的狩猎能手，烟鬼，地主，但是对于科学、文学、艺术和诗歌，这些超过他们的才能而使他们不快的学问，他们只能用相当不逊的态度去对待。维克蒂尼安既具备了这两种天赋，受到了完善的教育，总有一天必定能够实现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野心勃勃的梦想：如果维克蒂尼安想当军人，他就是法国的元帅；如果外交界对他有吸引力，他就必然是大使；如果他认为政界比较好，他就会当上大臣。总之政府里所有的高位都是属于他的。最后侯爵还有一个更骄傲的想法，就是：即使年轻的伯爵不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子孙，他也会凭自己的功业做到出人头地。在伯爵整个幸福的童年和黄金的少年时代，他的一切意愿从来没有得不到满足，他是家里的王上，从来没有人敢违抗这位小王子的意志；他很自然地就变得跟一个王子一样自私，跟中世纪最暴躁的红衣主教一样任性，还要加上肆无忌惮和胆大妄为——这两种缺点是被大家尽量美化奉为贵族的主要优点的。

前面提及的那位骑士是旧时代的人物，在那时代，国王的近卫军，穿着灰色制服的火枪手，在巴黎的戏院里大肆捣乱，殴打夜间巡逻队和守门人，做出种种宫廷内侍的鬼把戏，只要

事情经过滑稽，就能博得国王嘴角上的一丝微笑。这个风流王孙，过去是闺房①里的英雄，对我们这个故事的不幸结局有很大影响。他现在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发觉没有人了解他，见到了年轻的维克蒂尼安就很高兴，因为他在伯爵可爱的容貌上看出来伯爵是一个福勃拉②苗子，而且伯爵可以使他回想起他自己的青春时代。他不顾时代的不同，把百科全书时代风流子弟的行为准则撒播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灵中，对他讲述了许多路易十五时代的轶事，拼命夸耀一七五〇年间的生活习惯，叙述了私情幽会处所里放荡的饮宴，为交际花们干出的荒唐行为，以及怎样巧妙地作弄债权人，总之，一整套可以提供给当库尔③作喜剧题材和给博马舍作讽刺题材的行为准则。更不幸的是，这种对意志的腐蚀，不仅掩盖在十分漂亮的言词下面，而且打扮成伏尔泰式的反抗精神。有时骑士说得太过分了，他就自己加以纠正，说一个贵族的所作所为，必须经常象一个上等人的样子。维克蒂尼安在这一大堆谈话中，只听得进那些能够激起他的情欲的部分。他一开始就看见他的老父亲同骑士在一起说笑。两个老人认为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成员有一种天生的傲气，这是一道相当坚强的围墙，可以防止不正当的行为，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想象一个德·埃

---

① 十七世纪时有些贵妇在卧室里接待宾客，使卧室成为文学艺术界的交际场所，称为"闺房"(ruelle)。

② 福勃拉是著名小说《德·福勃拉骑士的爱情》一书的主角，年轻、漂亮、大胆、任性，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

③ 当库尔(1661—1725)，法国戏剧作家。

斯格里尼翁家族的人会作出违反荣誉的举动。荣誉是君主政体的伟大原则，这个词儿象灯塔一样树立在这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心中，照亮了他们最细小的行为，激发着他们最细微的思想。唯一能够使贵族阶级继续生存下去的良好教导就是："一个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人不应该有某种或某种行为，他应该使他那有光荣传统的姓氏继续发扬光大。"这一教导象儿歌一样从维克蒂尼安摇篮时代起，就由老侯爵、阿尔芒德小姐、谢内尔和公馆的常客们唱给他听。因此，善和恶以相等的力量同时存在于这个年轻的心灵里。

维克蒂尼安十八岁的时候，在城里交际场所露了面，他发觉外部世界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内部世界稍为有点对立，可是他没有追究其中的原因。原因其实是在巴黎。他还不知道，那些晚上在他父亲家里思想和说话那么大胆的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说话是那么小心翼翼，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同他们的仇敌来往。只有他的父亲说话坦率，谁也不想去反驳一位七十岁的老头子，而且人人知道他被夺去了全部财产，因而他对旧秩序的忠诚，人们也就宽容了。维克蒂尼安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把城里的市民一律视为仇敌。他在打猎的时候惹了麻烦，由于他性情暴烈，这些麻烦越演越烈，结果造成严重的官司，亏得谢内尔花了钱，才把官司平息。这些事谁也不敢告诉侯爵。侯爵如果知道他的儿子在圣路易的儿子统治的朝代，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采邑上，自己的森林里打猎而被人起诉，会感到多么惊讶啊！据谢内尔说，如果告诉他这一类悲惨的事，很可能会发生不幸的

后果。

年轻的伯爵在城里还有过别的一些越轨行动，这些事被骑士称为“小小的风流韵事”，结果谢内尔不得不付给一些年轻姑娘一笔笔嫁妆，因为伯爵用不负责任的结婚许诺来引诱那些年轻姑娘；还有一些官司在民法里称为“诱奸未成年女子”，新司法机关对此判刑十分严厉，如果不是谢内尔及时出面料理，这些官司真不知会使年轻的伯爵陷入什么样的境地。这些对市民打官司的胜利，使维克蒂尼安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习惯于从这些麻烦里脱身出来，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鬼把戏他都不肯退缩了。他把法院视为恐吓老百姓的稻草人，对他却无可奈何。在老百姓身上应受处罚的事情，在他身上不过是一件可以原谅的娱乐而已。他的这种行为，这种性格，这种蔑视新法律只听从贵族法典准则的倾向，被杜·克鲁瓦谢的党羽中几个乖巧的人加以研究、分析、检验，并被用来证明自由党的诽谤只是揭露了事实，而内阁推行的政治实质上是想完全恢复旧秩序。能够给他们的论据找到一星半点证明，他们该多么高兴啊！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同检察长一样，在不违背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支持被告方面，院长有时还故意破格给予照顾，很高兴使自由党人为着他的过分让步而大喊大叫。这样他就可以表面上照顾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实际上却刺激党羽反对他们。这个狠毒的两面派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就是等他找到一件严重的案情而且得到公众的支持的时候，他就要及时表现出执法严明的样子。伯爵的恶劣品质还受到两三个青年的阴险鼓励，这几个青年整天不离他的

左右，对他阿谀奉承，博取他的好感，用甜言蜜语哄他，迎合他的想法，尽量设法加强他的贵族优越的信念，而实际上现在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贵族要在半个世纪内十分小心谨慎地运用他的权力，才能保住他的权力。杜·克鲁瓦谢希望把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弄到贫无立锥之地，他希望看到古堡完全被摧毁，他们的领地被拍卖，一小块一小块地零售出去。他把这个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家族对这个没头脑青年的溺爱上，他认为伯爵的胡作非为必然牵累到他们全家。他的希望到此为止，他不象杜·隆斯雷院长那样，认为维克蒂尼安还能让司法机关抓到其他把柄。此外，维克蒂尼安过分的自尊心同他的爱好享乐，也为这两个人的报仇出了一把力。杜·隆斯雷院长的儿子，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是伯爵的同伴和最奸猾的随从，他扮演撺掇者的角色最为出色。杜·克鲁瓦谢收买了这个新型的间谍，巧妙地训练他去找出这个高贵而英俊的青年的优点，同时嘲弄地引导他去想方设法来鼓励他的牺牲品扩大缺点。院长的儿子法比安·杜·隆斯雷恰恰是一个聪明而天性妒忌的青年，一个诡辩家，这样一个秘密使命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认为，对于在外省的聪明人，这是一桩难得的乐事。

从十八岁到二十一岁这三年中，维克蒂尼安叫可怜的公证人大约花掉了八万法郎，阿尔芒德小姐和侯爵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笔钱的半数是用来平息诉讼的，其余的由年轻伯爵花天酒地用光了。侯爵的年收入一万法郎，五千法郎用来维持家庭开销；阿尔芒德小姐尽管省吃俭用，她同侯爵的个人开支

占了二千法郎多一点，剩下的只有约三千法郎给这位漂亮的未来继承人花用。要打扮得美观大方，两千法郎算什么呢?仅仅化装用品就要这个数目了。维克蒂尼安的里外衣服、手套、香水，全都从巴黎买来。维克蒂尼安想骑一匹漂亮的英国马，想有一匹拉双人二轮马车的马和一辆双人二轮马车。杜·克鲁瓦谢先生有一匹英国马和一辆双人二轮马车。贵族怎么能让非贵族压倒呢？年轻的伯爵还想有一个穿他们家族制服的马夫。他以能够给城里、省里、年轻人作样板而沾沾自喜，他沉溺在纸醉金迷、奢华享受的生活中，这种生活对聪明而英俊的年轻人是十分相宜的。谢内尔供给他一切，可是他也跟从前的议会一样，常常行使他的谴责权，只不过他是用天使般的温柔态度来行使这个权利的。

"一个象他那么善良的人会这么罗嗦，多么可惜！"每一次公证人拿出一笔钱来敷贴在一个流血的伤口上的时候，维克蒂尼安心里总要这么想。

谢内尔是个鳏夫，又没有子女，他在内心深处就将他的旧主人的儿子认作自己的儿子，看着维克蒂尼安驾着双人二轮马车驰过城里的大街，背靠在马车的双人垫枕上，手里拿着鞭梢，衣服口袋上插着一朵玫瑰花，英俊漂亮，服饰时髦，人人称羡，他不禁满心欢喜。等到维克蒂尼安有急用的时候，或者在特雷维尔家、德·韦纳伊公爵家、省长家或者税务局长家里赌输了钱，他就到羊圈街一幢朴素的房子里去找他的大救星，他的声音平静，眼光里带着不安，态度有点谄媚，他见到老公证人时不必开口，只要出现在老公证人面前就明显地占着优势。

这时候老头子就用激动的声音问他："伯爵先生，有什么事呀？出了什么事情么？"

遇有重大事故，维克蒂尼安就坐下来，装出一副忧愁和沉思的样子，任凭老头子问他，只是撒娇作态。等到老好人心慌意乱，他才说出是一件小过错，要清偿一张一千法郎的票据。老头子早已开始担心这样经常的挥霍会引起什么样的结局。除了他的事务所的收入，谢内尔还有大约一万二千法郎年息。这笔钱不是用之不竭的。用在伯爵身上的八万法郎是他攒下的积蓄，准备侯爵把儿子送到巴黎，或者要结一门好亲事时使用。等到维克蒂尼安不在眼前的时候，谢内尔就眼明心亮，侯爵同他的妹妹还抱着的幻想，在他眼前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他发觉这孩子的行为完全没有准则，于是想给他娶一个贤慧、谨慎的贵族姑娘。见他头一天答应过的事情，第二天做的便与此背道而驰，他很诧异一个青年人怎么能够想得那么好，而行为又那么坏。对那种承认自己的错误，悔过了又重新再犯的青年人，是没有什么好指望的。品格坚强的人只对自己承认错误，他们为着自己的错误而处罚自己。而弱者则往往重蹈覆辙，认为爬上改过的岸很困难。在维克蒂尼安身上，伟大人物内在的自尊自爱的发条已经松弛，他有溺爱他的监护人，坑害他的伙伴，恶劣的生活习惯，必然会蓦地变成耽于逸乐的弱者，而且正是在他的生命特别需要经受磨炼的时刻，如果这种时候他的能力得到贫穷与困苦的磨炼，他就能成为欧也纳亲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拿破仑。谢内尔发觉在维克蒂尼安身上有一种无法抑制的追求享乐的倾向，这大概是能

力高超者的特权，这些人感到在运用这些能力时要有相当的娱乐来抵消他们的疲劳，可是这种倾向会把只精于追求肉欲生活的人带进深渊。有时这个老实人很害怕；但伯爵有时说出一些涵义深刻的俏皮话，表现出极度聪明，十分引人注目，却又使他放下心来。他也只能想着侯爵听到儿子行为不轨的风声时说的那句话："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呀！"每当谢内尔向骑士抱怨年轻的伯爵越来越积欠债务的时候，骑士一边搓弄着一撮鼻烟，一边用嘲弄的神情听他说。

"亲爱的谢内尔，请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公债，"骑士说，"哈！真见鬼！既然法兰西可以欠债，为什么维克蒂尼安不能欠债？亲王们永远欠债，贵族们也永远欠债，现在如此，一向如此。你不见得想要维克蒂尼安给你积蓄几个钱吧？你知道那位伟大的黎塞留怎样做法吗？——我说的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他是杀害贵族阶级的混蛋；我说的是红衣主教的侄孙黎塞留元帅——这位元帅有一个孙子，德·希农亲王，他是黎塞留家族的最后一房，这位亲王告诉元帅他在大学里没有花掉他的零用钱，你知道伟大的黎塞留怎样做法吗？"

"不知道，骑士先生。"

"嘿！他把他的钱袋从窗口扔出去，送给一个扫院子的佣人，一面对他的孙儿说：'怎么？他们没有教你怎样当亲王吗？'"

谢内尔低下头，一言不发。到了晚上，入睡以前，老实的老头子自己思索：在目前人人都受刑事警察管辖的时代，这一类理论是非常有害的；他开始看到了伟大的德·埃斯格里

尼翁家族衰败的苗头。

上面我们描绘了拿破仑帝政和复辟时期外省生活的一个方面，没有这段解释，就很难理解这段故事的开头一幕。开头这一幕发生于一八二二年十月末，在古物陈列室里，一天晚上，打过牌以后，那些常来的贵族客人，什么年老的伯爵夫人呀，年轻的侯爵夫人呀，普通的男爵夫人呀，都算清了她们的赌帐。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正在亲自熄灭赌桌上的蜡烛，老侯爵在客厅里踱着方步。他不是一个人走着，有骑士陪伴着他。这两个上世纪的遗老在谈论维克蒂尼安。骑士是受人之托来向侯爵开口的。

“是的，侯爵，”骑士说，“令郎在这里浪费时间，消耗青春，你最后总得送他到宫廷里去才是。”

“我常常想，我已经老了，不能够到宫廷里去，而且说句知己话，我到宫廷里去看见那里发生的一切，看着国王接待新的人，真不知道我能够干些什么，我不如送儿子去向陛下致敬。王上一定会给伯爵一些恩典，比如带领一个团队呀，或者宫中的什么差使呀，总之，一些能够让他建立功勋的恩典。我的伯父总主教悲惨地殉难，我一直在国内战斗，没有当过逃兵，跟那些以为他们的责任是追随亲王们逃亡国外的人们不一样，依我看来，国王就是法兰西，贵族们应该留在他的左右。好呀！现在没有人想到我们了，如果是亨利四世，他早就会写信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信里说：‘来吧，我的朋友！我们已经胜利了。’总之，我们家比特雷维尔家族好多了，而特雷维尔家已经有两个人被册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贵族，另外一个当上

代表贵族的议员（他把大选举区选民会①当成是代表他所属阶级的议会了）。真的，现在人家一点没想到我们，仿佛我们不存在一般。我一直等待着亲王们到这儿来旅行，可是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只好去找他们了……”

“我很高兴你想到把我们亲爱的维克蒂尼安送到社会上去，”骑士乘机巧妙地说，“这座城是个偏僻的角落，不应该把他的天才埋没在这里。他在这里所能遇到的，不过是些十分愚蠢（他说这句话和后面几句时，拼命模仿诺曼底乡音）、没有教养而有钱的诺曼底姑娘。他要这些姑娘来做什么呢？……做他的妻子！噢，我的天啊！”

“我真诚希望他得到王国政府或者王室的一份好差使以后再结婚，”老侯爵说，“可是还有严重的困难。”

下面就是侯爵所看到的他的儿子踏入社会时所遇到的唯一困难。

“我的儿子，”他叹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说，“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不能象个穷鬼似的去见王上，他要有行头。唉！我们不能象两个世纪以前那样，有我们自己的家臣了。啊！骑士，这个彻头彻尾的破坏总是把我带回到米拉波先生在讲坛上敲响第一锤的第二天②。到了今日，只要有钱就行，这就是我看得最清楚的复辟时代所带来的好处。王上并不问你

---

① 黎塞留任首相时给予大贵族以双重选举权，可以在县选区和省选区各选一次，这里大选举区指省选区，侯爵以为选民就是议员。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的著名议会演说家，代表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后来与王室妥协。

的祖先是不是瓦卢瓦，也不问你是不是高卢的征服者之一，只问你是否缴纳了一个法郎的人头税。我如果没有六万法郎，就不可能把伯爵送到宫廷里去……”

“是的，有了这个小数目，他就可以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地出去见世面了。”

“真巧，”阿尔芒德小姐说，“我叫谢内尔今天晚上到这儿来。骑士，您相信吗，自从谢内尔建议我嫁给那个卑鄙的杜·克鲁瓦谢那天起……”

“啊！小姐，那真是太不象话了！”骑士喊道。

“不可饶恕的错误，”侯爵说。

“从那时起，”阿尔芒德小姐接下去说，“我哥哥无论要向谢内尔请求什么，都下不了决心。”

“向你过去的仆人请求吗？”骑士说。“啊！侯爵，你这样做是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他到死都会感激你。”

“不，”老贵族回答，“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管它合适不合适，有需要嘛，”骑士一边说一边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绝对不干！”侯爵反驳，同时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使得骑士不得不冒险给他来一下重大的打击，以擦亮老头子的眼睛。

“不干？”骑士说，“如果你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谢内尔已经帮助过你的儿子了，帮助了大约……”

“我的儿子不可能接受谢内尔的任何帮助，”老头子站起来打断骑士的话，嚷道，“他可以向你请求，要你帮助他二十五

个路易……”

骑士只顾自己继续把话说下去：“帮助了大约十万法郎。”

“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欠了象谢内尔这样的人十万法郎的债，”老头子叫喊起来，同时表露出非常痛苦的样子。“啊！如果他不是独子，我今天晚上就让他带着上尉的头衔到安的列斯群岛去！如果是欠高利贷者的债，也就罢了，可以用高利偿还嘛！可是欠的是谢内尔，我们最亲近的一个人！”

“是的，我们可爱的维克蒂尼安吃掉了十万法郎，我亲爱的侯爵，”骑士一边说，一边抖掉落在他背心上的烟丝，“我知道，这不算多。我在他那年龄，我！不过不说也罢，侯爵，过去的就过去了。伯爵是在外省居住，按照外省的规模，这还不算太坏，他很有前途；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些缺点，这是后来能成大业的人共有的缺点……”

“他还安安静静地在楼上睡觉，一句话也不告诉他爸爸，”侯爵叹息着说。

“他只不过害了五、六个市民阶级的小姑娘，所以他象一个清白无邪的孩子那样睡得安稳，可是他现在要到手的是公爵夫人了，”骑士回答。

“他会招来王上的逮捕状的。”

“他们早已取消了王上的逮捕状，”骑士说，“当我们要设法创立特殊法庭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吵得多么厉害。我们只能够保住刑事临时裁判所，这些裁判所被德·波拿巴先生称

为军法会议。”

“那么，我们有了不肖子女或者生下几个坏蛋的时候，连想把他们关起来都不能了么？”侯爵问。

骑士注视着绝望的父亲，不敢回答：“我们只好教育好我们的子女……”

“这些事你对我一点也没提过，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侯爵转过来对他的妹妹说。

这样说话表明他很生气，因为他通常总是称她为“我的妹妹”的。

“先生，一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青年，无所事事地居住在这样一座城里，你叫他干什么呢？”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回答；她丝毫不理解她哥哥为什么生气。

“咳！见鬼！欠债吗，”骑士说，“他赌钱，他打猎，他还有些小小的风流艳遇，这一切在我们今天是非常花钱的。”

“算了，”侯爵说，“该是送他去觐谒王上的时候了。我明天花一个早上给我们的亲戚写信。”

“我同德·纳瓦兰、德·勒农库、德·摩弗里纽斯、德·绍利厄几位公爵，都有点熟识，”骑士说，其实他明知道他已经被他们遗忘了。

“亲爱的骑士，把一个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人介绍到宫廷里去根本不需要这许多花样，”侯爵打断骑士的话头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十万法郎，这个谢内尔太大胆了。这就是可诅咒的时代动乱的结果。谢内尔先生居然成了我儿子的保护人。而且我还不得不向他请求……不，妹妹，你来办这件

事。谢内尔的全部债权都可以用我们的财产来作担保。然后你给这个年轻的糊涂虫洗一洗脑，否则他可能落到一败涂地的地步。”

这些话如果让别人听见，会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可是骑士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听来，却认为十分简单自然。不仅这样，这两个人看见老头子脸上露出近乎痛苦的表情还觉得十分感动。这时候，一些不祥的预感压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的心头，他对改变了的时代，也看出了七、八成。他走过去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长靠椅上，忘记了谢内尔要来，他是绝对不会向谢内尔求助的。

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这时候脸上的表情颇带一点诗意……他的几乎光秃的脑袋还有一些银丝般的头发留在后脑勺上，这些头发一绺绺平直地垂下来，末端卷成环状。他英俊的前额充满了贵族血统的高傲，这是人们在路易十五的头上，在博马舍的头上，在黎塞留元帅的头上所赞美的前额；这样的前额不象萨克森元帅的前额那么方而阔，也不象伏尔泰的前额那样象个小小的圆圈，坚硬、紧凑、过分丰满；他的前额饱满突出，美观而优雅，柔和的两鬓作金黄色。他晶亮的眼睛射出勇敢的光芒和虽然年老却没有减退的热情。他的鼻子象孔代家族的鼻子，嘴象波旁王族的可爱的嘴，按照德·阿图瓦伯爵的说法，从这样的嘴里只能说出聪明或者善良的话来。他的双颊有一定的坡度，而不是象傻瓜的脸颊那样滚圆，这样的脸颊同他消瘦的身体，细长的双腿和肥胖的手十分协调。他的领带系得很紧，那种系法就象我们在十八世纪所有的版画

里看见的侯爵们系的领带一样，也象圣普乐①、洛弗拉斯②、市民出身的狄德罗著作里的主角、时髦的孟德斯鸠著作里的主角所系的领带一样（请参阅他们的著作的版本）。侯爵总是穿着一件宽大的绣金白背心，上面辉煌地露出圣路易骑士勋章的红色绶带；外罩一件有宽大下摆的蓝色礼服，衣摆向上翻起而且绣有百合花，这是国王钦定的怪服装；可是他并没有抛弃法国式短裤，也没有放弃白丝袜和金鞋扣，每天晚上六点，他就穿上全套服装登场。他只阅读《每日新闻》和《法兰西新闻》③两份报纸，这两份报纸被立宪派的报纸谴责为推行蒙昧主义和充满了宣扬君主制度和宗教的错误言论，而在侯爵看来，却认为是充斥着异端邪说和革命思潮。无论一种政见的喉舌怎样走极端，它们总比不上这个党派中的过激分子那么激烈；正如描绘这位伟大人物的画家，尽管他把某些过于生硬的色调画得柔和一些，他把模特儿身上过分热的色调画得冷一些，也免不了受到过分夸张的批评。

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抱着脑袋。在他沉思的那一段时间中，阿尔芒德小姐同骑士没有交谈，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侯爵是为了他儿子的前途要依靠他的旧管家而感觉痛苦吗？他是猜不出他的儿子要受到怎样的

---

① 圣普乐，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一书里的男主角，是一个情操高尚的平民知识分子。

② 洛弗拉斯，英国作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登徒子，同圣普乐恰恰相反。

③ 《每日新闻》是最激进的保王党机关报，《法兰西新闻》与其性质相同，只是较温和一点。

接待吗？他反悔没有早点准备好把他的继承人送进宫廷这个光辉世界里吗？他被贫穷困守在他的偏僻省分里，又怎能出入宫廷呢？他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是当时真正的和忠诚的贵族的叹息，是当时完全被忽视的外省贵族的叹息，这些外省贵族的处境如同大部分在狂风暴雨时期拔出剑来抵抗的贵族一样。

“亲王们怎样对待杜·陧尼克，对待费迪南一家、封丹纳一家和蒙托朗兄弟们呢？这些人从来没有投降过。”他低声自言自语。“对于那些最勇敢地战斗过的人们，亲王们只扔给他们一点数目少得可怜的津贴，在边境或者要塞里当个尉官；对于曾以全部精力支持夏雷特和蒙托朗的博旺公爵夫人，只还给她一个彩票局。

很明显，侯爵对王室有所怀疑。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正在劝她哥哥对于这次旅行的前途不必如此担心。这时候，客厅窗户外面街道的窄小、干燥的人行道上响起了脚步声，说明谢内尔来了。伯爵的贴身老仆约瑟夫开了门，没有通报是谁，老公证人就在门槛上出现了。

“谢内尔，我的孩子……”

公证人已经六十九岁，白发苍苍，方脸盘，举止庄重，穿着一条十分肥大的短裤，值得给斯特恩① 作史诗般描写；脚下仿呢袜子，银扣鞋子；身着教士袍似的上衣，一件学究式的宽大背心。

①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幽默作家。他在《项狄传》中对人物和衣饰有多种多样的描写。

“……你好大的胆，居然敢借钱给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你只配让我马上把钱还给你，从此以后不再见你，因为你助长他的恶习。”

一阵静寂，好象国王在宫里公开训斥他的廷臣一样。老公证人态度谦恭而十分悔恨。侯爵慈祥地继续说：“谢内尔，这孩子使我担心，我想把他送到巴黎去，去伺候王上。你同我妹妹安排一下，使他有一套合乎身分的行头……我们以后再清算我们的帐目……”

侯爵向谢内尔作了一个亲切的告辞姿势，庄重地走出了客厅。

“我感谢侯爵先生的一番好意，”老头子回答，仍旧站在那里。

阿尔芒德小姐站起来送他的哥哥出去；她拉了铃，贴身侍仆早已拿着蜡烛站在门口，准备服侍他的主人去睡觉。

老姑娘回来时对公证人说：“谢内尔，坐下来。”

阿尔芒德小姐运用妇女的小心体贴，来消除侯爵对他的旧管家态度粗暴的影响，虽然谢内尔猜得出在这种粗暴态度下面，隐藏着深厚的感情。侯爵对他的旧仆恋恋不舍，就象主人对自己的狗的感情一样，谁如果踢这条狗一脚，主人肯定会同他打架：主人已经把这种感情视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仿佛一件东西，虽然不完全代表他，却代表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感情。

“小姐，现在是叫伯爵先生离开这座城的时候了，”公证人一本正经地说。

“对呀，”她回答，“难道他又干了什么胡闹的事了吗?”

“没有，小姐。”

“那么，您为什么责备他?”

“小姐，我没有责备他。不，我不责备他。我哪里会责备他。甚至不管他干什么，我都永远不会责备他!”

谈话停顿下来了。骑士显然是明白事理的人，他开始打呵欠，似乎他十分想睡。他彬彬有礼地道了歉，离开客厅，走了出去。其实他一点睡意也没有，要说他想睡，等于说他想去淹死自己，好奇的魔鬼已经使他睁大眼睛，他的优雅的手已经把塞在耳朵里的棉花拿了出来。

“好吧，谢内尔，又出了什么新事情吗?”阿尔芒德小姐不安地问。

“有的，”谢内尔说，“不过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侯爵先生，他会吓得中风的。”

“您说出来吧，”她说，同时把她美丽的脑袋倚在长靠椅的椅背上，两只臂膀没精打采地垂在身边，仿佛一个人毫无防御地等待着死神袭击。

“小姐，伯爵先生非常聪明，可是他上了一群小人的当，这班小人正在等待时机，要进行狠毒的报复：他们希望我们倾家荡产，受尽凌辱！您知道，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自以为是响当当的贵族……”

“他的祖父曾经当过诉讼代理人，”阿尔芒德小姐说。

“我知道，”公证人说，“因此您家里不接待他；特雷维尔家、德·韦纳伊公爵家、卡泰朗侯爵家也不接待他，而他却

是杜·克鲁瓦谢家客厅的台柱之一。他的儿子法比安·杜·隆斯雷同您侄儿来往密切，还不至于有失您侄儿的身分（伯爵不能没有伙伴），但是这小伙子专门挑唆您侄儿干些胡闹的事，他同另外两三个小伙子属于反对你们的党派，又是骑士先生的敌人，他们这个党派只想对你们报复，对整个贵族阶级报复。他们全都希望你们被您侄儿拖得倾家荡产，希望能看见他跌到泥坑里去。这个阴谋的主谋就是自称为保王党的两面派杜·克鲁瓦谢；他可怜的妻子对他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您是认识她的，如果她有机会听到那些坏事，我早就知道了。曾经有一段时期，这些小伙子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他们不让任何人知道；可是为首的人在谈笑时露出了口风，于是连傻瓜也懂得了；何况，自从伯爵最近又干了一些胡闹的事以后，他们酒后露真言，把秘密泄漏出来了。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我，因为这些人不忍心看见一个这么漂亮、这么高贵和这么可爱的年轻人断送在吃喝玩乐中。这时候，人家还怜惜他，再过几天，人家就……我不敢说下去了……”

“人家就瞧不起他了，说下去吧，谢内尔，说下去吧，”阿尔芒德小姐沉痛地大声说。

“唉！这城里的人从早到晚无所事事，您怎么能够阻止那些最好的人不去管别人的闲事呢？因此，伯爵赌输了多少钱，人家都给他算得一清二楚。这两个月，又有三万法郎不翼而飞，人人都想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笔钱。有人当我的面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叫他们规矩点！我今天早上就对他们说：‘哎哟！……你们以为人家把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有收益

的产权和土地都拿走了吗？你们以为人家把他家的宝库都拿走了吗？年轻的伯爵有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他不欠你们一分钱，你们就没有权利来多嘴。'”

阿尔芒德小姐伸出手来，让老公证人恭恭敬敬地在上面吻了一下。

“好谢内尔！……我的朋友，您到哪儿去找钱给他作这次旅行呢？维克蒂尼安一定要配备符合他身分的行头才能到宫廷去。”

“噢！小姐，我已经把雅尔的地产作抵押借了钱了。”

“怎么，您已经没有钱了！我的天，”她喊起来，“我们怎样才能报答您呢？”

“很简单，只要接受我准备给你们使用的十万法郎就行了。您明白我的借款是秘密进行的，目的是不致使人们看不起你们。在城里的人眼中，我是属于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的。”

眼泪涌上阿尔芒德小姐的眼睛；谢内尔看见以后，抓起这位高贵姑娘的长裙的一角，在上面吻了吻。

“不要紧，”他说，“年轻人总是有些放荡行为的。巴黎的上流客厅会改变少爷的思想。在这儿，你们的老朋友们确实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的心地最高贵，可是同他们相处索然无味。伯爵先生想消愁解闷只得降低身分去找同伴，结果他也会与流氓为伍的。”

第二天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破旧的旅行马车拿出来见了阳光，并且送到马车行那里去修理。午饭以后，父亲庄严地把

他的意图告诉了年轻的伯爵：派他到宫廷里去请求陛下派他一份差使；在旅途中，他应该决定自己愿意从事哪一种职业。海军还是陆军，部里还是驻外使馆，或者就在王宫，他只要选择就行了，大门是为他敞开着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从来没有向王上开过口要这要那，王上一定是感激的，这个家族想把王上的恩典留给他们家族的继承人，王上一定是理解的。

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自从尝过放荡生活的滋味以后，就闻到了巴黎社交界的味道，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由于这次是关系到他离开本省和他的祖屋的问题，他就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可敬的父亲的训话，没有反驳他的父亲：现在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可以随便进陆军或者海军了，不经过专门学校的训练就想成为一名骑兵少尉，必须先当过宫廷内侍才行；所有名门望族的儿子都要去进圣西尔军校或者综合理工学院，完全同平民老百姓的儿子一样，而且要经过公开的入学考试，在考试中贵族也可能考不过平民。这番话如果告诉他的父亲，他就可能得不到住在巴黎所必需的款项，因此他让侯爵和姑姑阿尔芒德相信他可以登上皇上的马车，可以在宫廷里保持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现有的身分，可以同大贵族们来往。侯爵因为只能给他儿子一个仆人而感到惭愧，就建议把他的老仆约瑟夫给他，约瑟夫是他的心腹，可以照顾他的儿子，而且能忠实地管理儿子的事务，可怜的老父亲只能放弃这个老仆，他本来希望能用一个年轻的仆人代替他。

“我的儿子，请你记住，”他对儿子说，“你是一个血统纯粹的卡罗勒，你的血里没有一点杂质，你的家徽是：*这是属于我*

们的！这就使你可以到处昂起头走路，可以向公主求婚。感谢你的父亲吧，正如我感谢我的父亲一样。我们由于祖先神圣地保持着的荣誉，所以今天能够毫无愧色地面对一切人，我们只在一个主人面前屈膝，那就是王上，还有天主。这就是你享有的最大特权。”

好心的谢内尔参加了这次午餐，但他没有参与那些牵涉到家谱门第的忠告，也没有干预写介绍信给当时有权势的人物，他只花了整个晚上写信给他的一个老朋友，巴黎最老的公证人之一。如果我们不把这封信的内容披露，我们就难以理解谢内尔作为维克蒂尼安的寄父外加亲生父的双重感情。这封信也许可以比作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所作的忠告①，对于这样一个古董似的人物，上溯到神话里找一个比方，不是很恰当吗？

亲爱的可敬的索比埃：

我高兴地记得我在你父亲的事务所里开始我们令人尊敬的职业的第一步，我那时只是一个可怜的小文书，但却得到你的友爱。这段文书生涯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十分甜蜜的回忆，我就是凭着这个来向你请求帮我一次忙，这也许就是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向你提出的唯一请求。我们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政治灾难，也许正由于这些灾难，我才有幸成为你的同事。我的朋友，我是在行将就木的时刻，以我的苍苍白发的名义来向你提出这个请求的；如

① 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伊卡洛斯是他的儿子。代达罗斯为克里特国王弥诺斯建造迷宫，自己也被囚在内。代达罗斯用鸟毛和蜡制作双翼，装在自己和儿子身上飞走，但儿子不听他的忠告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堕海而死。这段典故喻指徒劳无益的忠告。

果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的白发必将因悲痛而一一脱落。索比埃，我这个请求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家人。可怜的谢内尔太太已经故世，并没有留下孩子。唉！即使我有一个家，这个请求牵涉到的也比我自己的家更重要；它关系到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先生的独生子。侯爵的父亲负担一切费用，把我送进公证人事务所，希望我将来能成家立业；我从事务所出来以后，荣幸地担任了侯爵家的总管。这个家庭培育我成长，可是它自己在大革命中却遭受了种种不幸。我已经设法帮助他们救出一些财产，可是同他们过去的财富相比，这一点点又算得了什么呢？索比埃，我不知道怎样向你表达我多么热爱这个伟大的家族，我几乎亲眼看着它跌落到时代的深渊里去了：侯爵被放逐，土地被没收，侯爵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还没有子女！真是一桩不幸接着另一桩！侯爵后来结了婚，他的妻子在生产小伯爵时死了，而今只剩下这个高贵、可爱的宝贝儿子。这个家族的命运就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在这儿寻欢作乐的时候欠了一些债。在外省，靠那可怜的一百路易他能有什么前程呢？是的，我的朋友，只有一百路易，伟大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就沦落到这种地步。到了这样的穷途末路，他的父亲觉得必须把他送往巴黎，到宫廷里乞求王上的恩典。巴黎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必须有使我们成为公证人的那分理智，才能安分守己地住在巴黎。不过，我也绝不愿意这个可怜的孩子生活在我们经历过的穷困中。你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多不理智啊！我们在法兰西剧院等了一天一夜，为的是观看《费加罗的婚姻》的首场演出，你在池座里分吃我的小面包，还记得那种乐趣吗？我们可以安于贫穷而感到快乐，可是一个贵族如果身无长物则不可能幸福。身为贵族而贫困，这是违反天性的事。啊！索比埃，一个人既然有幸能够亲手阻止王国里最美丽的一株世系

树倒下去，他怎么能够不一心一意地想着它，热爱它，灌溉它，希望看到它重新开花结果呢？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惊讶我对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的预防措施，我为什么要请你运用你的聪明才智来使我们的年轻人走上正道了。德·埃斯格里尼翁家准备了十万法郎给伯爵先生作这次旅行的费用。你见到他以后就知道，在巴黎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够比得上他！你应该关心他象关心自己的独生子一样。而且我也坚决相信，索比埃太太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完成我委托给你的道义上的监护人的责任。维克蒂尼安伯爵先生的月开支定为二千法郎；可是开头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万法郎。因此，这个家庭提供了给他居留两年的费用，他到外国旅行的费用没有计算在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另外想办法，采取别的措施。我的老朋友，请你参与这件事吧，而且要把钱袋的带子拉得紧一点。不要责骂伯爵先生，但要向他提供一些值得考虑的意见，尽你的能力控制住他，要做到使他每个月绝不预支下个月的费用，除非他有正当理由，因为凡是牵涉到荣誉的事，总不能叫他伤心绝望。请你留意他的举止，他的所作所为，他同什么人来往；监视同他来往的女人。骑士先生对我说过，在歌剧院的舞女身上，往往比在宫廷贵妇身上花钱要少一些。这一点，请你替我打听一下是否属实，然后复信给我。如果你太忙，索比埃太太总可以知道这个小伙子的近况如何，到哪里去过。充当这么可爱、这么尊贵的一个孩子的护守天使，也许对她说来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她接受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天主不会忘记她的。只要她想到维克蒂尼安伯爵先生在巴黎步步都是陷阱，处处有危险，也许她的心也会战栗起来。你会亲眼见到他的，他长得年轻英俊，聪明伶俐，又十分轻信。如果他同什么坏女人来往，索比埃太太比你更适宜于对他所冒的危险提出警告。他有一个老仆伴随，这位老仆能告

诉你许多事情。向约瑟夫打听吧，我已经叮嘱他每遇到伤脑筋的事情时，就向你请教。话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为什么还要说下去呢？我们曾经一起当过文书，我们是一对顽皮的伙伴，想想我们的胡闹行为吧，老朋友，从干预这件事中恢复一下你的青春吧。六万法郎用国库证券托我们城里到巴黎去的一位先生转交 给 你，等等。

如果收信的一对老夫妻按照谢内尔的吩咐去做的话，他们一定得雇佣三个侦探来监视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的行踪。不过谢内尔选择这个钱银保管人说明他非常明智。如果是一个银行家的话，只要他的银库里有钱，谁有存款在他那里问他支取，他总是照付无误；如果是公证人的话，年轻的伯爵每次要钱用的时候，不得不拜访一下公证人，公证人就可以行使他的劝谏权利。维克蒂尼安想到他每个月可以花二千法郎，就不由自主地笑容满面。他对巴黎一无所知。他以为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在巴黎过王子般的生活了。

第三天，年轻的伯爵就带着古物陈列室所有常客的祝福登程了；那些老寡妇们吻他，祝他成功，他的老父亲、姑姑和谢内尔一直送他到城外，三个人的眼睛里都含着一泡眼泪。他这次匆匆离去给城里提供了好几个晚上的谈资，尤其震撼了杜·克鲁瓦谢客厅里充满仇恨的心灵。过去的供应商、法院院长和他们的党羽原来发誓要毁掉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现在眼睁睁看着他们已经到手的猎物又溜走了。他们的报复原来建筑在这个没头脑的小伙子的恶习上，现在他们可鞭长莫及了。

人性的一种天然倾向往往使一个虔诚妇女的女儿变成荡

妇，而使一个轻佻母亲的女儿变成虔诚的女子，这就是物极必反的法则，毫无疑问是物以类聚法则产生的反应；这种倾向通过一种欲望把维克蒂尼安引向巴黎，或早或晚他必然屈从于这个欲望。这孩子生长在外省的一个古老的家族，周围都是向他微笑的温和而沉静的面孔，仆役们也都忠心耿耿，举止稳重，同这所古色古香的宅邸十分协调，因此，这孩子所见到的只是一些可敬的友人。除了老迈的骑士，所有在他周围的人姿态都非常庄重，言谈都非常得体，而且语言中充满了格言。他受尽了勃龙代给你们描绘过的穿灰色裙子、戴绣花露指手套的妇女们的爱抚。他的祖传房屋的内部装饰完全属于一种古色古香的豪华，丝毫不会使人产生不正当的思想。最后，他还受到一个信仰真正宗教的老神甫的教育，这个教士充满了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人们的温和敦厚，老人们把他们的经验（有点象干枯了的玫瑰花）同他们年轻时代的习俗（有点象残败了的花朵）都带到我们这个世纪里来。照理说，这一切结合起来都应使维克蒂尼安养成严肃的生活习惯，使他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伟大和美好的事物，引导他去延续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的荣耀，可是维克蒂尼安却只听从那些最危险的劝告。他把他的贵族出身视为可以跨到别人头上的阶石。他在父亲家里看见人家烧香礼拜贵族这个偶像，他把偶像敲打了一下，发觉其中空无一物。他变成了社会上最常见而又最可恶的生物：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贵族阶级的以我为中心的宗教，促使他随心所欲地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胡作非为却受到那些在他童年时代首先照顾他的人们的欣赏，还

受到他青春时期第一批胡闹伙伴的赞美，于是他习惯于用每件事物给他带来欢乐的多少，来判断这件事物的好坏；而且习惯于让好心人来给他闯的祸做善后工作；这种好心人的危险的善意会断送他的前程。他所受的教育固然是优良的和虔诚的，但缺点是把他过分孤立起来，对他掩盖了时代生活的进程，当然，这一进程和外省生活是大不相同的，而他本身的命运又把他的地位抬得更高。他已经养成习惯，不是按照事情的社会价值来衡量一件事，而是按照它的相对价值来衡量，他认为有用的行为就是好的行为。他象暴君一样，按照环境的需要来制订法则，这种方法对浪子所起的作用，正如狂想对艺术品所起的作用一样，使他们的行动永远毫无准则。他的眼光锐利，判断迅速，看问题既清楚又准确，可是干起事来却冒冒失失，十分糟糕。在许多年轻人身上都有一种极难解释的缺点，这就是他们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他有很活跃的思想，而且会突然地表露出来，可是只要他的感官一说话，他那变胡涂了的头脑便似乎不再存在了。他能使聪明人惊讶万分，也会叫愚人目瞪口呆。他的欲念好象骤然来临的暴风雨，可以把他脑子里晴朗而明亮的天空遮蔽得不见天日；然后，度过一段他无法抗拒的放荡生活以后，他垂头丧气，身心疲惫，样子比傻瓜更痴呆。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如果任他无拘无束，这性格就能把他拖入泥坑；如果有一个不讲情面的朋友用手扶持他，就能把他引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谢内尔也罢，他的父亲也罢，他的姑姑也罢，都不能看透他的这种性格，他的灵魂有很多角落同诗歌相类似，可惜心中有致命的弱点

无法克服。

维克蒂尼安离开故乡几里地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留恋之情，他既不想念把他当作十代子孙来钟爱的老父亲，也不想念对他忠心到丧失理智的姑姑。他只向往巴黎，向往得要命，他经常想象自己到了巴黎，就象到了神仙世界一般，他把他最美丽的梦境都放到巴黎。他相信自己可以在巴黎超过任何人，如同在他父亲的姓氏占统治地位的城里和省里一般。他的灵魂里充满了虚荣，而不是骄傲，在他想象中，他的享乐随着伟大的巴黎而扩大了。两座城市的距离很快就越过了。旅行马车同他的思想一样，从他的省分的狭窄天地，一下子就到了首都的广阔天地，当中丝毫没有转折停顿。他下榻于黎塞留街一间靠近马路的富丽堂皇的旅馆，急急忙忙地就要来占有巴黎，正如一匹饿马冲向草场一样。他很快就看出巴黎同他的故乡差别很大。这种差别使他惊讶而不震动，他是个聪明人，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繁华首都中是何等渺小，想抗拒新的思潮和新的习俗又是何等愚蠢。仅仅一件事情就够启发他了。头一天，他把父亲的介绍信交给德·勒农库公爵，公爵是国王跟前最得宠的一位贵族；他到公爵的美轮美奂的公馆找到他，周围都是贵族化的华丽装饰，第二天他却在马路上遇见公爵，公爵拿着一把雨伞在马路上闲逛，没有佩戴勋章，甚至连受勋骑士从来不离身的蓝色绶带也没有佩带。这位公爵兼贵族院议员，国王寝宫的第一位侍从长官，尽管他非常讲究礼貌，在读到他的亲戚老侯爵的信时，也抑制不住微笑起来。这个微笑告诉维克蒂尼安：在古物陈列室同杜

伊勒里宫之间，不仅有二百四十多公里的路程，而且有几个世纪的距离。

每一个时代，都有得宠的家族环绕着国王和宫廷，这些家族同别的朝代得宠的家族在姓氏和性格上都迥然不同。在这个范围内，代代相传的似乎是事实而不是个人。如果不是有历史加以证明，这一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路易十八宫廷里显赫的人物，几乎同路易十五时代完全不同：里维埃、布拉卡、德·阿瓦雷、当勃雷、沃勃朗、维特罗尔、德·奥蒂尚、拉罗什雅克兰、帕斯基埃、德卡兹、莱内、德·维莱勒、拉布尔多内，等等，都是路易十八时代的人物。如果你把亨利四世宫廷里的人物，与路易十四时代的作比较，你会找不出五个以上继续留在宫里的大家族：维勒鲁瓦，路易十四的宠臣，是查理九世治下一个被册封为贵族的秘书的孙子。黎塞留的侄儿，当时还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在瓦卢瓦朝代几乎位比王公，在亨利四世的治下也显赫一时，到了路易十八时代却默默无闻，王上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时至今日，金钱是最有权势的东西，有些同王室同样有名的家族，象弗阿-格拉伊、德·埃鲁维尔家族等等，由于没有钱，被世人忘掉，等于消灭了一样。

维克蒂尼安仅从上述这个角度，便对这个世界作出了判断，而且对巴黎的平等感到十分伤心，平等这个怪物在复辟时代已经吞没了社会阶层的最后一点区别。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立刻想用危险的武器来重新赢得自己的地位，这种武器是这个世纪遗留给贵族阶级的，已经不大管用，而且十分危险：

他模仿那些花了大钱来吸引巴黎注意的人，他认为必须有高车骏马，有近代豪华生活的一切必需品。他进入第一个客厅里所遇见的第一个花花公子就是德·玛赛，这位花花公子对他说："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不幸得很，他遇到的尽是巴黎的浪荡子弟，象德·玛赛、龙克罗尔、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德·吕卜克斯、拉斯蒂涅、旺德奈斯、阿瞿达-潘托、博德诺、拉罗什-于贡、玛奈维尔等等，他遇到他们，是在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家，德·葛朗利厄、德·卡里利阿诺、德·绍利厄等公爵夫人家，德·哀格勒蒙、德·利斯托迈尔等侯爵夫人家，菲尔米亚尼夫人家，德·赛里齐伯爵夫人家，以及歌剧院、大使馆等处所，凡是他的贵族姓氏和他表面上的阔绰能够带他去的地方，到处可以遇见他们。在巴黎，圣日耳曼区对外省贵族的世系了如指掌，一个高级贵族姓氏一旦被圣日耳曼区所承认和接纳，就成为一个到处可以通行的护照，可以打开最难打开的、对陌生人和二流社会的英雄们从不开放的门。维克蒂尼安发觉只要他不提出什么请求，他的亲戚们对他就非常亲切而且欢迎。他马上看出来，只要你提出任何一种要求，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在巴黎，如果第一个行动是提拔一个人，第二个延续时间更长的行动就是看不起这个被提拔的人。年轻伯爵的自尊心、虚荣心和傲慢等好的和坏的感情都促使他从相反方面采取强硬的态度。因此德·韦纳伊、德·埃鲁维尔、德·勒农库、德·绍利厄、德·纳瓦兰、德·葛朗利厄、德·摩弗里纽斯等几位公爵，德·卡迪央和德·布拉蒙-绍弗里两位亲王，都很高兴地把这个古老家族的可爱的后代引见给国王。

维克蒂尼安坐着一辆漆着家徽的豪华马车走进杜伊勒里宫；可是他的觐见向他表明人民给了国王太多的烦恼，使他无暇顾及他的贵族。他一下子就猜到了复辟时代挤满了一大堆有入选资格的老头子和花白头发的朝臣们，早已把年轻的贵族打入十八层地狱。他明白了无论在宫廷里、在政府里、在军队里，随便哪里都没有合适的位子给他。因此他便投身于花花世界。他被介绍进爱丽舍-波旁宫，到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家，进马尔桑楼①，到处他都遇见人家对一个阀阅门第的后裔所表现的虚假礼貌，其实人家如果不见到他，就想不起他的古老家族。能够想起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人家给维克蒂尼安准备的荣誉中，有册封为贵族院贵族，以及结一门好亲事两种，可是他的虚荣心阻止他说出他的真正处境，他仍然用虚假的豪富来作他的武器。何况他的仪表受尽恭维，他初进交际场所就获得巨大的成功，以致他象许多年轻人一样，认为退缩就是耻辱，必须继续保持他原来的排场。他在渡船街租了一小套房间，备有马房、马车和奢华生活的一切附属物品，过起他开头不得不过的豪华生活来。

这套排场花费五万法郎，尽管谢内尔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可是由于意外情况帮忙，这笔钱还是到了年轻伯爵的手里。谢内尔的信的确送到了他朋友事务所，可惜他朋友已经死了。索比埃太太是个毫无诗意的人，她看见是一封谈生意的信，就把信交给了死者的继任人。新的公证人是卡陶，

① 马尔桑楼在杜伊勒里宫内，系德·阿图瓦伯爵的住所，保王党激进派的聚集地点。

他告诉年轻的伯爵，国库汇票的受款人既是已故的公证人，那就完全无效。为了答复外省老公证人花了无数心血写成的那封信，公证人卡陶回了一封只有四行字的信，目的不是想感动谢内尔，而只是为了领取那笔款子①。谢内尔于是把汇票的收款人姓名改为新的公证人，卡陶完全不理解外省老公证人的心情，只觉得他能为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效劳很值得高兴，维克蒂尼安问他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熟悉巴黎生活的人都知道用不着多少家具，多少车子，多少马匹，多少时髦用品，就能花掉五万法郎；而且还应记住，维克蒂尼安马上就欠了他的供应商们两万法郎的债，这些供应商开头还不想收他的现金，因为外界舆论已经很快就夸大了他的财富，而且跟班约瑟夫也是因素之一，这个跟班有点象穿着仆役制服的公证人谢内尔。

到了巴黎以后一个月，维克蒂尼安不得不到公证人那里去再支取一万法郎。他只不过在德·纳瓦兰、德·绍利厄、德·勒农库几位公爵家里和俱乐部打过几场搭伴纸牌，起初他赢了几千法郎，后来很快反输掉五、六千，他觉得有必要备一笔钱来偿还赌债。维克蒂尼安的聪明到处得到人家好感，这种聪明可以使高贵家族的年轻人进入任何高级的社交场所。他不仅马上被承认是贵族青年群里的一个杰出人物，而且还受人羡慕。他看到自己受人羡慕就沾沾自喜，飘飘然起来，这自然很难使他想到改过自新。他在这方面已经完全丧失理

① 在法语中，“感动”和“领取”是同一个字，此处作者利用一词多义讲了一句俏皮话。

智。他不愿意考虑到底有多少钱，他只在钱袋里取钱，仿佛取完以后钱袋又会装满似的，他不让自已去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如何。在这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天天酣歌恒舞，人家对那些出场人物只看见他们穿着光彩夺目的服装，从来不问他们的钱从哪儿来，最低级趣味的事莫过于研究他们取得银钱的方法了。每个人都应该隐秘地、持续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同大自然增加自己的财富一样。如果有人遭了难，遇上了麻烦，人们才加以议论；对于不了解的人，他们不大放心时，也会拿这些人的财产开玩笑，但也就到此为止，不会再深入下去。一个象维克蒂尼安那样的年轻人，得到圣日耳曼区有权有势的人支持，甚至连这些支持他的人也把他的财产说得超过他的实际所有，当然这些人没有明说出来，只不过是巧妙地、优雅地用一个字眼或者一句话暗示而已，而且目的也许是要摆脱他的求助。总之，伯爵是一个未婚青年，漂亮、聪明、思想纯正，父亲仍然拥有古老的侯爵封号的领地以及世袭的古堡，伯爵当然在所有家庭里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这些家庭里不是有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妇女，就是有陪伴着待嫁女儿的母亲，或者有花容月貌而缺少嫁妆的跳舞女郎。因此，社会微笑着向伯爵招手，招呼他坐到社会舞台的第一排凳子上来。过去侯爵们所占的位置始终在巴黎保存着，背景没有改变，只是人变换了。

维克蒂尼安在圣日耳曼区最精选的社交圈子里，找到一个象是骑士的化身一样的人，这个人就是主教代理官德·帕米埃。主教代理官是在最有权势的家庭中培养起来的一位德·瓦卢瓦骑士，有钱有势，享有高官厚禄的一切有利条件。这位

亲爱的主教代理官是人人的心腹，个个把秘密告诉他，他又是圣日耳曼区的一份公报；然而他说话很小心，也象所有的公报一样，只说一些可以公布的话。维克蒂尼安又一次听到了骑士所宣讲的高超理论。主教代理官毫不拐弯抹角地告诉德·埃斯格里尼翁怎样征服上流妇女，对他叙述自己年轻时候是怎样干的。德·帕米埃那时候所做的事，同近代习俗相去那么远，简直可以不必叙述给那些听了也不会相信的人听，因为近代习俗里灵魂和热情担任了那么重要的角色，所以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套。可是这位杰出的主教代理官做得更高明，他以作结论的口气对维克蒂尼安说：

"明天我请你在酒馆吃晚饭，饭后我们到歌剧院消消食，然后我带你到一家人家去，那里的人十分想结识你。"

主教代理官请他在牡蛎岩饭店吃了一顿精美的晚饭，在座的只有三个人：德·玛赛，拉斯蒂涅和勃龙代。爱弥尔·勃龙代是年轻伯爵的同乡，他是一个作家，由于同一个年轻标致的女人有关系而踏进上流社会。这个女人也来自维克蒂尼安的省分，是特雷维尔家的一个姑娘，嫁给德·蒙柯奈伯爵，伯爵是拿破仑的一个将军，后来转到波旁家族方面来。主教代理官大肆宣讲超过六个人一起吃饭的坏处，他说，六个人在一起吃饭就谈不了话，也不能让美食家品尝菜肴和美酒。

"亲爱的孩子，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今晚要带你到哪里去，"他一边说一边拉过维克蒂尼安的手拍打着。"你要到德·图希小姐家，那是所有自命为聪明伶俐的标致女人亲密聚会的地方。文学、艺术、诗歌等各种天才，在那里都受到极度的尊

敬。这是我们剩下来的一个上世纪的文学社，不过披上了一层君主制理论的外衣，这是我们时代的制服。”

“这套玩意儿有时象一双新靴子那么讨厌和折磨人，可是只有在这地方你才可以找到能够谈话的女人，”德·玛赛说。

“要是所有到这儿来的诗人都象我们这位同伴那样磨炼他们的诗才，”拉斯蒂涅很亲热地拍着勃龙代的肩膀说，“那时我们才觉得好玩哩。可是颂歌、民谣、多愁善感的沉思集和正文字数不多的长篇小说，有点充斥着长沙发和人们的头脑了。”

“只要这些东西败坏年轻姑娘们的心灵，而不宠坏妇女，”德·玛赛说，“我就不憎恨它们。”

“先生们，”勃龙代微笑着说，“你们侵犯了我的文学园地了。”

“闭嘴吧，你这幸运的家伙，你已经抢去我们世界上一位最可爱的女人了，”拉斯蒂涅嚷着说，“我们当然可以偷盗你的一些不很高明的想法。”

“是的，这流氓很幸运，”主教代理官一边说一边拧勃龙代的耳朵，“可是维克蒂尼安今天晚上也许比他更幸运……”

“这么快吗？”德·玛赛喊道，“他到这儿来只不过一个月光景，他还没来得及抖掉他从老家带来的尘土，还没有时间揩干净他姑姑用来浸泡他的盐水呢！他刚得到一匹象样的英国马，一辆时髦的双人二轮马车，一个马夫……”

“不对，不对，他没有马夫，”拉斯蒂涅打断德·玛赛的话说，“他有的只是他从家乡带来的一个小庄稼佬，据最懂得什

役号衣的裁缝布伊松说，这位乡下佬根本不宜穿短上衣……”

“事实上是你们应该学习博德诺的样子，”主教代理官十分严肃地说，“他比你们全体优越的地方，我的年轻的朋友们，就是他有一个地道的英国小马夫……”

“先生们，请看吧，法国的贵族已经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了，”维克蒂尼安大声说，“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个英国小马夫，一匹纯种的英国马，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嗳哟！”勃龙代指着维克蒂尼安念了一句诗：

这位先生的见识有时令我吃惊。

然后他又接下去说：“一点不错，年轻的道学先生，对的，你们贵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们甚至不能象五十年前我们亲爱的主教代理官那样，有挥霍浪费的光荣！我们现在是在蒙托格伊街的三层楼上吃喝玩乐。再也没有对付红衣主教①的斗争，也不会再有金缕衣原野②。总之，你，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你可以同一位勃龙代先生吃夜宵，而这位先生是外省一个穷苦法官的次子，在外省你连手都不愿伸给他，而他在十年之后就可能同你并肩坐在王国的贵族院议员席内。除此以外，如果你能够的话，你就信赖你自己吧！”

---

① 红衣主教，指保尔·德·贡迪(1613—1679)，他任红衣主教期间曾领导投石党运动，反对王室，后被关进监狱。

② 金缕衣原野，英法海峡附近的一处平原，一五二〇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曾在这里相会。两国国王各显神通，把相会场所布置得无限奢华。

“好呀！”拉斯蒂涅说，“我们已经从事实谈到理论，从暴力转到智力上来了，我们谈的是……”

“还是不要谈我们的倒霉事儿吧，”主教代理官说，“我已经决定要快乐地死去。如果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一个英国小马夫的话，那是因为他是属于狮子的种族①，所以他不需要老虎。”

“他以后免不了要有一个，”勃龙代说，“现在他还新来乍到罢了。”

“虽然他的优雅气派还是新学来的，我们已经接纳他了，”德·玛赛说。“他配得上我们，他理解他的时代，他很聪明，又是贵族，又很可爱，我们会喜欢他的，会为他效劳，会把他推上……”

“上哪儿？”勃龙代问。

“你太好奇了！”拉斯蒂涅说。

“他今晚要同谁结交？”德·玛赛问。

“同后宫的全体王妃，”主教代理官说。

“该死的！”德·玛赛说，“我们干了些什么，使得主教代理官这么恨我们，要为这位公主保守秘密呢？要是我不能认识认识她，那我可太难受了……”

“我也曾经象他一样自命不凡，”主教代理官指着德·玛赛说。

晚饭吃得很愉快，席间始终贯穿着巧妙的恶语中伤和文雅的污言秽语，饭后拉斯蒂涅和德·玛赛陪主教代理官和维

① 狮子，当时一般花花公子的称号。

克蒂尼安去歌剧院，以便能够跟着他们到德·图希小姐家里去。这一对浪子打算等客厅里朗诵完悲剧再到那里去，因为他们认为最有害于健康的事莫过于在十一点和午夜之间听悲剧朗诵。他们的到来是想侦察一下维克蒂尼安，并且以他们的在场使他感到不自在。这完全是小学生的恶作剧心理，又加上一层花花公子酸溜溜的醋意。维克蒂尼安却具有侍臣的厚脸皮，对他们满不在乎。拉斯蒂涅看见这位新角色这样登台，不由得不惊讶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潇洒态度。

“德·埃斯格里尼翁这小子很有前途，你说是吗？”他对他的伙伴说。

“这倒不一定，”德·玛赛回答，“但是他干得不坏。”

主教代理官把年轻的伯爵介绍给当代最可爱、最轻佻的一位女公爵，这位女公爵的风流韵事过了五年才暴露出来。在她的全盛时期，已经有人怀疑她行为不端，可是没有证据，这一来她便出了名。向来巴黎的诽谤总是使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出名的，诽谤从来不会到达一个平庸之辈身上，平庸的人只能因为自己生活的风平浪静而愤愤不平。这个女人就是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于克塞尔家的一个女儿，她的家翁还活着，过了好几年之后她才变成德·卡迪央王妃。她是德·朗热公爵夫人的朋友，也是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朋友，这两位夫人光辉灿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她又是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的密友，这时她正同这位夫人争夺寿命不长的时装王后的宝座。她有广泛的亲戚关系，这种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帮

了她的大忙；可是她属于这样一种女人，这种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借口，就可以花掉整个地球的收入，如果月球的收入能够到达她的手中，她也会全部花掉。她的性格还不大为人所知，只有德·玛赛一个人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她。这位人人畏惧的花花公子看见主教代理官把维克蒂尼安带到这个可爱人儿的身边，就凑近拉斯蒂涅的耳朵说：

“亲爱的朋友，他会象一杯烧酒似的，被出租马车夫一口气喝光。”

这句十分粗俗的话给这场爱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作了巧妙的预言。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认认真真地研究过维克蒂尼安以后，就疯狂地爱上了他。她用天使般的眼光来向主教代理官德·帕米埃表示感谢，一个钟情的男子如果看见了，定会对她这种亲密的表情感到妒忌。女人们如果处境安全，如同此刻公爵夫人在主教代理官面前一样，她们就会象放纵在草原上的马群，表现得十分自然，毫无矫饰，也许她们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她们秘密的柔情。当时她的眼光十分谨慎，这种眼光传神而不外漏，不会被第三者发现，也不可能在镜子里映照出来。

“你看她准备得多好！”拉斯蒂涅对德·玛赛说，“处女般的打扮，雪白的脖子象天鹅般优美，凛然不可侵犯的圣母般的眼光，洁白的袍子，小姑娘似的系根腰带！谁能想到你曾经是个入幕之宾呀①？”

---

① 巴尔扎克在《卡迪央王妃的秘密》里曾叙述过德·玛赛同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有过密切关系。

“她这样打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德·玛赛带着胜利的神气回答。

两个年轻人相视微笑。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发现了他们的微笑，而且猜出了他们在说什么。她向两个浪子投射了一道攻击的眼光，这种眼光在和平以前法国女人是不知道的，是英国女人输送进来的，同他们的银餐具式样、他们的马具、他们的马和他们的不列颠冰块一起进口的；等到一座客厅里聚集了相当数量的 ladies①的时候，这些冰块就能使客厅变得凉爽一些。两个青年接受了这种眼光以后，马上变得严肃起来，仿佛两个小伙计受到他们的经理责骂以后，在等待经理说两句好话似的。公爵夫人爱上了维克蒂尼安以后，决定扮演一个初入情场的天真无邪的少女的角色，可惜也有别的女人模仿她的做法，给今天的青年人带来了不幸。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刚才打扮成天使，正如她在近四十岁时还想转向文学和科学，而不准备皈依宗教一样。她决心要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她所扮演的角色，穿的袍子，戴的帽子，她的见解，她的打扮和一举一动，都出自她的独创，完全与众不同。她结婚后差不多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就装扮成一个样样通晓而且几乎堕落的妇女的样子，对一些浅薄的人作一些有伤风化的巧妙的回答，而在真正老手的眼中，只是证明了她的无知而已。由于结婚的日期使她无法减少自己的岁数，而她已经到了二十六岁，她就想办法把自己扮成纯洁无瑕的样子。她装出几乎站

---

① 英文：女士、夫人。

立不稳的模样，她摆动她宽大的衣袖，仿佛那是两只翅膀。只要说了一句有点过分热情的话，表达了一种过分热情的思想，或者作了过分热情的一瞥，她的眼光马上朝天上飞去。热那亚有一位伟大的画家皮奥拉，他在将要变成第二个拉斐尔的时候被人嫉妒暗杀而死；他画的圣母像是最最圣洁的圣母，这幅像放在热那亚一条小街的玻璃橱窗里，透过玻璃可以朦胧地看见；再也找不到比皮奥拉所画的更圣洁的圣母了，可是这位天仙般的圣母同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梅莎莉①而已。妇女们总是互相询问：怎么搞的、这个年轻的轻浮女子，化装一下，就变成了美丽的披面纱的仙女？而且她的心灵，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形容句子来说，也似乎洁白得象最近落在阿尔卑斯山最高峰上的一片白雪？她只用一层轻纱遮盖，就把比她的灵魂更洁白的胸脯美妙地裸露出来，为什么她能这么迅速地解决这个要耍点手段的问题？为什么她能使外表看来飘飘欲仙，而她溜过来的眼色却使人魂销魄散？她用近乎淫邪的一瞥似乎在许诺无数肉体上的快乐，但是她又发出一声渴望来世更美好生活的禁欲主义者的叹息，似乎用嘴巴来表明她不会满足这些允诺。有许多天真的年轻人（那时候在王家卫队里就有好几个）不由得自己问自己：即使同这位白衣夫人②——这片银河上掉下来的星云有了最密切的来往，

---

① 梅莎莉（15—48），古罗马公主，罗马王克劳德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生活放荡著名。

② 白衣夫人是歌舞喜剧《白衣夫人》中夜间出现的仙女式人物，实则是少女安娜化装扮演的。

那时能不能不称她为“夫人”，而同她亲昵地你我相称呢？她这一套办法一连几年行之有效，因而被一些时髦妇女充分加以利用，这些妇女的漂亮胸脯里颇有聪明的哲学思想，她们能用一些圣洁的小动作来掩盖她们的大欲望。她们中谁都明白，一旦一个出身好的男子想把她们从天上召回到地上的时候，这种愿望会在美好的爱情方面给她们带来什么。这种方式可以使她们停留在半宗教、半诗意的九重天上，她们就能够而且愿意对生活中平庸琐碎的事情不闻不问，这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好办法。公爵夫人运用的这套办法被德·玛赛猜中了，因此他看见拉斯蒂涅对维克蒂尼安有点妒意时，便对他说：

“小伙子，保住你的阵地吧：我们的纽沁根会使你发大财①，而这位公爵夫人能叫你倾家荡产。她是一位要花大钱的女人。”

拉斯蒂涅不再多问，让德·玛赛走开了。他是熟悉巴黎的。他深知一位最体面、最高贵的女人，一个除了一束鲜花，其余什么也不肯接受的不追求物质利益的女人，对一个年轻小伙子说来，可能和从前那些歌剧院的女演员同样危险。事实上歌剧院的女演员现在已经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目前戏院的风尚把舞女和女演员造成象“女权宣言”②般有趣的玩意儿，她们变成了早上以贤淑可敬的家庭主妇的身分在街上行

---

① 拉斯蒂涅的情人是银行家纽沁根的妻子。

② 七月王朝初期，出版过女权运动的日报，名为《自由妇女》，后又改名《新女性》，完全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八三七年被人写进一出名为《妇女权利》的滑稽剧加以嘲弄。

走，晚上穿着紧身裤扮演男人，在舞台上显露大腿的玩偶。

善良的谢内尔，在他外省的事务所里，早已猜到年轻的伯爵可能撞上一块暗礁而粉身碎骨。出现在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头上的富有诗意的圆光，使维克蒂尼安目眩心摇，从接近她的第一小时起，他已经被她锁住了；他被她身上的小姑娘的腰带系住，被她的天仙般的手指卷动着的发环缠住。这位已经够堕落的孩子，居然相信了这一大堆披着薄纱的天真神态，相信了她甜蜜的表情，其实这种表情就象议院里的法案一样，是经过字斟句酌地研究过才装出来的。一个活该相信女人谎话的男子，相信了这一切，这不就够了吗？

对这一对情侣说来，世界上其余的人都象绣在挂毯上的人物。大家知道，在谈情说爱的人心目中，人人都有一个"巴黎最标致的美人"，其数量之多，可以比得上文学界里"我们时代最好的书"。然而恭维话不算，公爵夫人的确是人们在私下和公开承认的巴黎十大美人之一。在维克蒂尼安这种年龄，他同公爵夫人的谈话自然可以娓娓不倦地延续下去。他相当年轻，对巴黎的生活又不很熟悉，因此他毫无必要处处提防，也不必特别注意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下眼神。这种使两个对话者暗中都觉得非常滑稽的圣洁感情，排除了从前法国一男一女间闲谈时那种自由自在、熟不拘礼、快快活活的亲热状态，简直象是在云雾里谈恋爱一样。维克蒂尼安正好具有外省人那种天真纯朴，能够毫不装假地停留在一种恰到好处的如醉如痴的状态中，这使公爵夫人很高兴，因为凡是自己会装假的女人，也能看穿会演戏的男人是不是在演戏。德·摩弗

里纽斯夫人怀着恐惧地估计：年轻的伯爵可能上当六个月，在足足六个月内可能有一段纯洁的爱情。她扮成白鸽的样子非常迷人，她用她的金黄色长睫毛挡住眼睛所放出的光芒，使得走过来向她告辞的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一开口就凑在她的耳边说："好！非常好！亲爱的！"然后俊俏的侯爵夫人离开了她的竞争对手，让公爵夫人沿着现代爱情国地图①去旅行；爱情国地图的设想有些人认为很可笑，实则不然。这种地图每个世纪都重新刻印一张，虽然路名不同，却总是通向同一个京城。在一个角落里，一张长躺椅上，经过一小时公开的密谈，公爵夫人同德·埃斯格里尼翁从罗马时代西庇阿的豪侠②，一直谈到亚玛迪③的忠诚，再谈到中世纪的自我牺牲精神，因为这时候中世纪的东西正在风头上，什么短剑呀，突堞呀，锁子甲呀，盔甲呀，尖头鞋呀，连同那些用着色纸板制作的浪漫色彩道具，都一齐露了面。她还十分精明，会把一些想法隐藏着不说出来，但是却用一种慎重的、似乎漫不经心的方法，把这些想法一个一个塞进维克蒂尼安的心头，就象把针插进针扎里一样。她有一种巧妙的保持沉默的好方法，她的伪善非常可爱，她很慷慨地作出狡猾的诺言，使你充满了希望，可是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诺言，它们便象冰块遇到太阳那样融

① 爱情国地图，十七世纪法国女小说家斯居代里（1607—1701）创造的名词，指恋爱的必经之路。

② 西庇阿绰号非洲人，罗马大将，为人刚正、严肃，在战争中俘获美女，不收为妾或奴婢，将其送还未婚夫或父亲。

③ 亚玛迪是西班牙十六世纪作家蒙塔沃所写小说《高卢的亚玛迪》中的主人翁，以忠于爱情著名。

化了，而且她对自己感觉到而且感染了别人的欲念，也采取非常不老实的态度。这次美好的相会以一个活结告结束，这个活结就是邀请他去拜访她；她把活结套在他脖上的时候，那种故作端庄的态度，非笔墨所能形容。

"您会忘记我的！"她说，"您会看见许多女人急于追求您，而不是启发开导您……可是您不会受骗上当，您会回到我这儿来的。——您会先到我这儿来吗？……不。随您的便吧。——我吗，我只会坦率地告诉您，我十分欢迎您来访问。好心肠的人太稀少了，我相信您是个好心肠的人。——好吧，再见，如果我们再谈下去人家就要说我们闲话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说完这些话以后就飞走了。她走了以后维克蒂尼安没有逗留好久，不过也逗留了相当时间，他那种兴高采烈的态度，可以让人猜得出他是处在如醉如痴的状态，因为他的表情既类似审判官的冷静而沉默不言，也象虔诚的信徒从忏悔室走出来时由于被赦免了罪恶而满怀高兴。

最后德·图希小姐的小客厅里只剩下六个客人，这六个客人是：德·吕卜克斯，一个得宠的内阁议案发言人，旺德奈斯，德·葛朗利厄子爵夫人，卡那利和德·赛里齐夫人。这时候，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说：

"今天晚上德·摩弗里纽斯夫人相当机灵地达到目的了。"

"德·埃斯格里尼翁和摩弗里纽斯这两个姓是应该粘在一起的，"自命为会说俏皮话的德·赛里齐夫人说。

"这些日子她又到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乡去休养生息了，"

德·吕卜克斯说。

“她会毁掉这个可怜的天真孩子的，”夏尔·德·旺德奈斯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德·图希小姐问。

“噢！从精神上和财产上使他身败名裂，这是毫无疑问的，”子爵夫人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这句残酷的话对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指出了残酷的现实。

第二天早上，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姑姑，在信里他运用爱情的三棱镜所照出的五颜六色来描绘他初次踏进圣日耳曼区高等社会所受到的接待。他说他到处受到欢迎，这样就可以满足他父亲的虚荣心。侯爵叫人把这封长信念了两遍，听到他的老相识德·帕米埃主教代理官请他的儿子吃饭，并且把他介绍给公爵夫人时，就高兴得连连搓手。只是勃龙代先生，一个法官的次子，这个法官在大革命时期还当过诉讼代理人，这位先生也被邀参加宴会却使他煞费猜疑。那天晚上古物陈列室大事庆祝，大家都谈论年轻伯爵所获得的成功。可是家里人闭口不提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只偷偷告诉骑士一个人。这封信并没有“附笔”要求寄钱，没有象一般年轻人在类似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信末加上一个伸手要钱的不愉快的结尾。阿尔芒德小姐把信交给谢内尔观看。谢内尔很高兴，并没有提出丝毫的不同意见。事情清楚得就象骑士和侯爵所说的那样，一个被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爱上的青年人，到宫廷里一定是一个英雄，宫廷里仍然

象从前一样，通过女人就可以得到一切。年轻的伯爵选中了人。老寡妇们全都讲起摩弗里纽斯家从路易十三朝代到路易十六朝代的风流韵事，对于更前的朝代她们就放过不谈了，总之她们全都感到满意。大家都高度赞美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对维克蒂尼安感到兴趣。一个想写一部真正喜剧的戏剧作家，应该到古物陈列室的这个雅会里来听一听。

维克蒂尼安收到他父亲、他姑姑和骑士的十分动人的回信，骑士向主教代理官问好，他们俩于一七七八年陪同一位著名的匈牙利公主旅行时，曾一起到过比利时的矿泉疗养地斯帕。谢内尔也写了回信。信中页页都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所习惯了的奉承谄媚之词。阿尔芒德小姐仿佛分享了德·摩弗里纽斯夫人的欢乐。

年轻的伯爵由于得到家庭的赞许而十分高兴，他毅然走上了花花公子的危险而花费巨大的道路。他有五匹马，而他还算是有节制的：德·玛赛有十四匹。对主教代理官、德·玛赛、拉斯蒂涅，甚至勃龙代，凡是同他一起吃过饭的，他都还席。这顿饭就花掉了他五百法郎。这几位先生也在同样规模上，非常阔绰地回请他。他经常赌博，不幸的是，他赌的是当时流行的惠斯特搭伴纸牌。他把他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安排得好象很忙碌。他每天上午十二时到下午三时在公爵夫人家；接下去又在布洛涅森林同她相会，他骑马，她坐马车。有时这对可爱的情侣一同骑马出游，那总是在天气晴和的上午。晚上，年轻的伯爵把时间全部花在交际场所、舞会、庆祝会和戏院里。维克蒂尼安到处都出足风头，因为他到处抛洒聪明伶

俐的珍珠，他用十分深刻的语言评论人、物和事件，简直可以说他是一棵只开花不结果的果树。他过着这种令人精疲力尽的生活，这种生活消耗人的灵魂比消耗金钱更厉害，这种生活可以埋葬最美的天才，可以使最坚定的诚实品质化为乌有，使久经锻炼的意志松懈下来。公爵夫人是一个洁白、苗条、天使般的美人，喜欢过独身者悠闲放荡的生活：她爱看首场演出，喜欢寻怪猎奇。她没有到过酒馆，德·埃斯格里尼翁在牡蛎岩饭店组织了一个有趣的宴会，邀请了全体可爱的浪子参加，这些浪子都是她为了培养他们的道德心而经常同他们来往的。宴会上的欢乐、机智和兴趣之高昂，和宴会的代价不相上下。这次宴会又带来了别的宴会。不过每次宴会都给了维克蒂尼安一个崇拜他的天使的机会。是的，德·摩弗里纽斯夫人永远是一个天使，人世间一切腐化堕落的事物都不能玷污她：她坐在多艺剧院观看半淫猥的低级趣味滑稽剧而哈哈大笑时，她是天使；她在狂欢的集会里同大家一起用巧妙的玩笑和丑闻轶事互相舌战时，她是天使；她坐在滑稽歌舞剧院的格子栏杆包厢里看得目瞪口呆时，她是天使；她注意观察歌剧院舞女的姿势，而且在池座左边的座位上用老行家的经验和学识批评她们时，她是天使；她是圣马丁门剧院的天使；她是大马路卖艺小戏院里的天使；她是在化装舞会上象个小学生那样胡闹的天使；她是一个要求爱人能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和具有英雄气概的天使；她叫德·埃斯格里尼翁换了一匹马，因为她不喜欢那匹马的毛色；她要维克蒂尼安打扮得象个有一百万收入的英国爵士一样；甚至在赌场上她也是一位天使。

从来没有一个市民能够象她那样天使般地对德·埃斯格里尼翁说："替我下赌注吧！"她干起疯疯癫癫的事时那股疯狂劲简直非凡人所能有，因此一个男人非得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才能保证这位天使享受人世间的快乐。

第一个冬天过去了，卡陶先生对年轻的伯爵总是不肯使用他的劝谏之权，因此伯爵从他那里除了取走谢内尔汇来的钱以外，还超支了三万法郎，这个数目十分微不足道。伯爵在俱乐部里赌输了六千法郎，他向公证人要这个数目，有了这笔钱他才好再回到俱乐部去。公证人对他这个要求婉言拒绝，并且告诉他已经结欠了三万法郎；维克蒂尼安因在俱乐部赌输了六千法郎，所以对这个拒绝更加感到愤慨。他欠公证人卡陶三万法郎，就是卡陶对他已经有了三万法郎的信用，虽然卡陶在私底下写信给谢内尔追讨这笔款子，但是同标致的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所宠爱的人面对面时，卡陶却大肆宣扬他的这个所谓信用。维克蒂尼安对公证人的拒绝发了一顿脾气以后，终于不得不向公证人求教，应该怎样办才好，因为他欠的这笔债务关系到自己的声誉。

"开几张期票，叫同你父亲有来往的银行家做付款人，拿这些期票到银行家的代理商号去贴现，现款毫无疑问可以到手，然后写信给你家里，叫家里把钱交给银行家，就行了。"

年轻的伯爵正处在窘境中，仿佛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对他喊出克鲁瓦谢的名字，伯爵只看见过这个人在贵族面前奴颜婢膝的样子，而完全不知道他对贵族阶级怀有的仇恨。于是伯爵给这位银行家写了一封很随便的信，在信中他告诉克

鲁瓦谢他开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期票，请他垫款，在收到这封信后谢内尔先生或者阿尔芒德·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会把款子还给他。然后他写了两封动人的信给谢内尔和他的姑姑。到了快要堕入深渊的关头，年轻人总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机灵和能干，而且幸运总站在他们一边。维克蒂尼安那天早上就查出了同克鲁瓦谢有来往的巴黎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德·玛赛还给他指出了凯勒银行。德·玛赛对于巴黎的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凯勒银行二话不说，收了那张期票，扣掉贴现利息，把钱交给了德·埃斯格里尼翁，因为这家银行还欠着克鲁瓦谢的款子。这笔赌债同他住所里的情况比较，还根本不算一回事，帐单象雨点一样落到维克蒂尼安的住所里。

“咦！你也把心思花在这种事情上来了，”一天早上拉斯蒂涅笑着对德·埃斯格里尼翁说。“亲爱的，你把它们整理一下吧。我倒不知道你这么象个商人。”

“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想到这些事情了，这些帐单总数有两万几千法郎哩。”

来找德·埃斯格里尼翁去野外赛马的德·玛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最时新的小皮包来，从中取出二万法郎交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对他说：

“给你，这是保住这些钱不让它们输掉的最好办法，我今天双倍地高兴，因为这笔钱是我昨天刚从我可敬的老爷子杜德莱爵士那里赢来的。”

这一法国式的漂亮举动使德·埃斯格里尼翁感动到了极点；他以为这是友谊的表示。他根本没有拿这笔钱去付帐单，

却拿去吃喝玩乐。德·玛赛用难以形容的愉快心情，按照花花公子们的词汇来说,眼看着德·埃斯格里尼翁沉沦下去,他很高兴地表面上用尽友谊上的甜言蜜语，实际上尽全力用臂膀压在他的肩膀上,使他尽快地沉没到底,因为公爵夫人对他飨以闭门羹,对德·埃斯格里尼翁却到处夸耀,所以他心怀妒忌。何况他是一个刻薄的恶作剧专家，他沉浸在坏事里所感到的愉快，就象土耳其妇女在浴池里浮沉时所感到的一样。因此,等到他赛马赢了钱,打赌的人都聚集到一家旅馆里吃午饭,喝几瓶好酒的时候,他就笑着对德·埃斯格里尼翁说：

“你担心的那几张帐单,一定不是你自己的帐单。”

“难道他担心吗?”拉斯蒂涅反驳一句。

“那么这是谁的帐单呢?”德·埃斯格里尼翁问。

“你难道不知道公爵夫人的处境吗?”德·玛赛一边上马一边说。

“不知道,”德·埃斯格里尼翁回答,他简直莫名惊诧了。

“好吧,亲爱的,我来告诉你,”德·玛赛回答:“她欠裁缝维克托莉三万法郎,欠香粉商乌比冈一万八千法郎,还欠时装商埃尔博太太、纳蒂埃花匠、努蒂埃丝绸商和时装商拉图尔太太几家,总数是十万法郎。”

“一个天使会是这样!”德·埃斯格里尼翁抬起眼睛望着天上。

“这些帐单就是她整修天使翅膀所欠下的!”拉斯蒂涅用滑稽的口吻说。

“她欠下这些款子,”德·玛赛回答,“恰恰因为她是一个

天使；我们遇见过不少天使处在这种境地，"他望着拉斯蒂涅说。"女人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她们对于金钱的事一无所知，她们从来不过问有关金钱的事，这些事同她们没有关系，按照某一个死在医院里的诗人①说，她们是被请来参加生活的宴会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而我却不知道呢？"德·埃斯格里尼翁天真地问。

"你一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就象她一定是最后一个知道你欠债一样。"

"我还以为她每年有十万法郎的收入呢，"德·埃斯格里尼翁说。

"她的丈夫，"德·玛赛继续说，"同她分居，自己住到兵营里去，那里可以攒些钱，因为他也有几笔小债务，这位亲爱的公爵！你是从哪儿来的？请你学我们的样子，也为你的朋友们算算帐吧。狄安娜小姐（我曾经因为她的这个名字而爱过她！②）狄安娜·德·于克塞尔结婚时自己有六万法郎年金，可是过去八年她家的开销每年达到二十万法郎的水平；很明显目前她的地产都以超过它们的价值抵押出去了，因此总有一天会轰隆一声坍下来，天使就要逃走，被……难道要说出来吗？被那些执达吏所追逐，这些执达吏要厚颜无耻地逮捕天使，如同他们要扣押我们当中一个人一样。"

---

① 指诗人吉尔勃（1751—1780），因坠马受伤而死，死前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题为：《生活的宴会，不幸的宾客》。

② 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闺名叫狄安娜。

“可怜的天使！”

“喂！亲爱的，要留在巴黎这个乐园里是很花钱的，你必须每天早上使你的脸色和翅膀都洁白干净，”拉斯蒂涅说。

德·埃斯格里尼翁忽然想起要把他的窘境告诉他亲爱的狄安娜，可是他想到他已经欠了六万法郎的债，还有一万法郎的帐单即将到期，他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愁云满面地回到家里。他的满腹心事不容易掩盖得住，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在晚餐时他们就说：

“德·埃斯格里尼翁这小子沉下去了！他在巴黎站不住脚，他一定会自杀。这个小傻瓜，……”等等。

年轻的伯爵很快就得到了安慰。他的贴身男仆交给他两封信。第一封是谢内尔写的，他的信总散发着尽忠、抱怨和许多劝勉做人要正直等警句的酸臭味；他对这封信相当尊敬，打算留到夜里再来读它。第二封信是克鲁瓦谢写来的，伯爵读了后非常高兴，因为在信中克鲁瓦谢好比跪在伯爵面前，就象斯卡纳赖尔在皆隆特面前下跪一样①，他用雄辩的语句，请求伯爵今后赏脸对他开发期票，不必预先垫付款项，否则就是不给他面子。信末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明显暗示他有一个装满了钱的钱箱，现在打开了为高贵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服务。维克蒂尼安看了信后高兴得心痒难熬，作出了斯卡纳赖尔和

---

① 斯卡纳赖尔是莫里哀喜剧中的人物，聪明、机智而且狡猾。皆隆特原是意大利喜剧中严肃的父亲，到莫里哀笔下则变成一个顽固、吝啬、而又轻信的老头。

马斯卡里尔①以及别的许多人在相同情况下所作的手势。他知道自己可以向凯勒银行无限制地借款以后，就高高兴兴地拆开谢内尔的信；他满以为信里一定装满了忠告，密密麻麻写满了四页纸，他未读信就仿佛已经看见什么谨慎小心呀，荣誉呀，要决心学好呀等等习惯性的词句。可是他读了信后却感到一阵晕眩。信内这样写着：

伯爵先生：

我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二十万法郎；我请求您，如果您肯赏脸从您最忠实的仆人那里取用这些钱的话，千万不要超过这个数目。谨致敬意。

谢内尔

"他是普卢塔克一类人，"维克蒂尼安心里想，同时把信扔到桌子上。他有点恼恨，在这样的宽宏大量面前他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好吧，必须改过自新才行，"他对自己说。

他原来在饭馆吃晚饭，每顿饭要五、六十个法郎，这天为了节约，他到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家吃晚饭。他把那封信的事情告诉了她。

"我真想见一见这个人，"她说，她的两只眼睛象星星那样闪耀发光。

"你要见他干什么？"

"我要请他管理我的财产。"

狄安娜打扮得象天仙一样，她要使自己的装扮能配得上

① 马斯卡里尔是十七和十八世纪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仆人形象，狡猾机智、诡计多端。

维克蒂尼安，可是伯爵却被她对待财产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迷住了，或者正确点说，被她对待债务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迷住了。一对玉人到意大利剧院去。这个标致而迷人的女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显得圣洁和飘飘欲仙。在整个剧院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今天早上德·玛赛告诉德·埃斯格里尼翁的那些欠债数字。人世间没有任何忧虑可以打击她的美到极点的前额，这个前额布满地位最高的女性的傲慢。在她身上，一种沉思的神气仿佛反映出世俗的爱情被高贵的意志压抑下去了。大多数男人都打赌说英俊的维克蒂尼安白花钱而不会达到目的，大多数女人却肯定同她们争艳斗胜的对手会屈服，她们赞赏这个对手就象米开朗琪罗赞赏拉斐尔一样，是in petto①的！一个女人说，维克蒂尼安之所以爱上狄安娜，完全是因为她的头发，因为她有法国最美的金发；另一个女人说，她的可贵之处在她的皮肤白皙，因为她身材不好看，穿戴倒是很好；另一些女人说，德·埃斯格里尼翁爱她是为了她的脚，她的面孔扁平，全身上下唯一长得好看的就是她的脚。可是当今巴黎风尚最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男人们说公爵夫人供给维克蒂尼安所有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女人们说是维克蒂尼安负担整修这位天使的翅膀，就跟拉斯蒂涅所说的一样。在回家的路上，维克蒂尼安由于公爵夫人所欠下的债务比他自己的欠债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有好几次想要提起这个问题，可是借着马车的灯光看见这位天仙般美女的姿态，话到嘴边又

---

① 意大利文：见本卷第182页注②。

咽了回去；尤其因她十分迷人，能使人得到极大的快感，而这种快感总好象是与她圣母般的纯洁进行激烈的搏斗后才能从她那里得到的。公爵夫人从来不象外省模仿她的那些女人一样犯错误，竟然谈起她自己的贞操或者她的天使般的模样；她更聪明，她使男人想到这一切，她为这个男人已经作出了够重大的牺牲。过了六个月，她仍能让人感到最正当地吻她的手一下，也仿佛犯了大罪；她能巧妙地装出她的每个让步都是为人所迫，她装扮得那么到家，以致在她让步以后，你都不能不相信这位天使比以前更加纯洁。只有相当精明的巴黎女人才能永远给月亮以新的魅力，给星星们增加诗意，而且能够永远在一个煤炭袋里打滚，出来的时候却显得更加洁白。这就是智力和巴黎文明的最高峰。莱茵河彼岸和英吉利海峡那边的女人们说些无聊话时自己也信以为真，而巴黎女人则叫她们的情人信以为真，这样可以从世俗方面和精神方面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使他们感到更加幸福。有几个想贬低公爵夫人的人，硬说她自己就是她这种魔术的第一个受骗者。这真是无耻的诽谤！公爵夫人只相信她自己，别的什么也不信。

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年的冬天开始的时候，维克蒂尼安在凯勒银行已经积欠了二十万法郎，这笔债谢内尔和阿尔芒德小姐都不知道。为了更好地隐瞒他取钱的来源，他不时叫谢内尔汇六千法郎给他；他写些满纸谎言的信给他可怜的父亲和他的姑姑，他们俩生活得很幸福，也象大多数幸福的人们一样，受着欺骗。只有一个人深知其中的秘密，知道凶险的巴黎生活的巨流，已经为这个伟大而高贵的家族准备好了最

可怕的灾难。这个人就是杜·克鲁瓦谢，他每天晚上走过古物陈列室的门前，总快活得不断搓手，他希望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不再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破产，而是他们家的名誉扫地，他那时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复仇有了把握，他已经在空气中闻到了复仇的气味！总之，从他得知年轻的伯爵在债务的重压下摇摇欲坠的时候起，他就断定他的复仇必定能够成功。

他开始着手报仇，首先要杀害他所最憎恨的仇人，那个可敬的谢内尔。这个好心的老头子住在羊圈街一间屋顶很高的房子里，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铺石板的院子，蔷薇花沿着院子的墙壁一直攀登到二层楼上。屋后是一座外省的小花园，围以潮湿而阴暗的院墙，当中由低矮的黄杨树划分成一块块。灰色的大门干净利落，装有格子窗和门铃，这就等于装上了一个盾形纹章，上面写着："这里住着一位公证人。"

那时是傍晚五点半钟，是老头子消化晚餐的时候。谢内尔坐在火炉前面一张旧黑皮沙发上，他穿上了画成靴状的硬纸板盔甲，用来防止他的大腿被火烫得太热。这位好好先生惯常总是用脚踏着壁炉的铁架子，一边消化一边把火拨旺，他总是吃得太多，他最爱佳肴美味。唉！除了这个小缺点以外，他难道不是人类中最完美无缺的人吗？他刚喝完咖啡，他的年老的女管家拿着托盘退了出去，这个托盘二十年来专派这个用场。他等待他的帮办们收工，然后他要出去玩纸牌。他在想——请不必问想谁和想什么事，很少有一天过去了而他不想一想："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他认为他一定是同标

致的摩弗里纽斯夫人在意大利旅行。

一个人的财产如果是自己赚来的，而不是靠遗产得来的，他的最甜蜜的享受就是回忆攒这笔钱时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和计划将来如何动用这笔钱，这无异是把“享受”这个动词从过去到将来的所有变位通通运用一遍。公证人的全部感情都可以归结到对维克蒂尼安的爱护上，因此他一想到他的地产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去选择，去购买，去耕种，将来准能扩大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领地，他就感觉加倍地快乐。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旧沙发上，心里翻滚着无数希望：他眼看着自己用火钳把炙热的火炭堆积起来，就如同看见他费尽心血把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重新恢复起来一样。他想象年轻的伯爵生活得很幸福，就庆幸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谢内尔不是笨人，他的忠诚不是为忠诚而忠诚，他也有引以自傲的东西，他就象那些为大教堂重建廊柱的贵族，要把自己的姓名刻在柱子上，他也想把自己的姓名，永远铭记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记忆上。这个家族未来的子孙会时时谈起老谢内尔。这时候，年老的女管家走了进来，样子十分惊惶。

“是房子着火了吗，布里吉特？”谢内尔问。

“和着火差不了多少，”她回答，“杜·克鲁瓦谢先生要见您，他有话要跟您说……”

“杜·克鲁瓦谢先生？”老头子重复了一句，疑虑的冰冷冷的刀锋残酷地一直刺进他的心脏，连他手中的铁钳也掉在地上了。“我们的头号敌人，”他想，“杜·克鲁瓦谢先生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时候杜·克鲁瓦谢走了进来，样子仿佛一只猫在配膳室里嗅到了牛奶味一样。他鞠了一躬，公证人给他挪了一张安乐椅，他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拿出一张帐单，上面开列着维克蒂尼安先生以期票形式要求他垫付的款项，包括利息在内，总数为二十二万七千法郎，现在他要求立刻偿还他的垫款，否则即将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起诉控告这位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继承人。谢内尔一张一张地摸弄着这些不祥的期票，请求这位不共戴天的仇人保守秘密。仇人答应可以照办，但是他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偿付他的款项，因为他手头很紧，他欠了许多实业家的债。接着杜·克鲁瓦谢说了一大串银钱上的谎话，这些谎话既骗不了借款的人，也骗不了任何公证人。好心的谢内尔忍不住眼泪涌了上来，他的双眼模糊了，他只能把他的财产的尚未抵押部分抵押出去，才能付得起这笔债务。杜·克鲁瓦谢知道他还款有困难时，突然间又变得手头不紧了，不需要钱了，他向老公证人建议收买他的产业。这项买卖在两天以内就签了字成了交。可怜的谢内尔不忍心看着这家族的孩子为着欠债吃官司，关五年监牢。因此过了几天，公证人便只剩下他的事务所和人家应付给他的帐目以及他住的房子了。全部产业都卖光了的谢内尔，在他的黑橡木板壁的事务所里踱来踱去，凝视着有网状雕刻的栗木大梁，从窗口凝视着他的葡萄棚，再也不去想他的田庄，他亲爱的乡间别墅雅尔了。

“他这样下去怎么办？应该把他叫回来，让他娶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他这样想着，泪眼迷朦，脑袋昏沉沉的。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走到阿尔芒德小姐跟前，用什么词句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自己以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名义付清了债务，这时却因为要谈起这些事情而发抖。从羊圈街走到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善良的老公证人一路上心里怦怦直跳，好象一个年轻的姑娘私自出逃生了孩子又满怀悔恨地回来一样。阿尔芒德小姐刚收到一封充满虚情假意的迷人的信，在信里她的侄儿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维克蒂尼安说他刚同德·摩弗里纽斯夫人从温泉和意大利回来，他把他的旅行日记寄给他的姑姑看。日记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爱情的气息。一会儿描写可爱的威尼斯和那些使人神魂颠倒的意大利艺术精品，一会儿又用生花妙笔描写米兰的中央教堂，描写佛罗伦萨；这几页描绘亚平宁山脉同阿尔卑斯山的不同，那几页叙述一些村庄，就象基亚瓦里的村庄一样，在那里现成的幸福将你团团围住。可怜的姑姑被这封信迷住了，她仿佛看见一个天使在这个爱情的国度里飞翔，天使的柔情使这些美丽的事物添上了一层炽热的光芒。阿尔芒德小姐细细玩味这封长信，一位贤慧的姑娘，在激情被约束和压抑中成熟为妇人，经常带着欢笑把自己的欲望作为牺牲品贡献在家庭的祭坛上，这样一位姑娘，除了这样做以外，不能有别的做法。她不象公爵夫人那样神情象天使，她象那些笔直、纤细、象牙色的高高的雕像，被巧手的教堂艺术家们安置在某些角落里。雕像脚下很潮湿，牵牛花可以在那里生长，总有一天会用它美丽的蓝色钟形小花给雕像戴上花冠。此刻，这种蓝色的钟形小花正在这位圣女的眼前开放：阿尔芒德小姐疯狂地喜爱这

对美丽的情侣，她并不觉得维克蒂尼安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有什么不对，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她定会加以谴责，而现在，不爱她的侄子倒会成为罪过了。姑妈、母亲和姐姐们对她们的侄儿、儿子和弟弟，是另有一种审判方法的。所以，她仿佛看见自己处在威尼斯大运河两岸神仙造的宫殿中间；她仿佛坐在维克蒂尼安的威尼斯平底船里，听着维克蒂尼安对她讲述：公爵夫人的手放在他的手中，他感到多么快活；能够在意大利爱情之后的海中旅行，他感到多么幸福。她正陶醉在天使般的美妙状态中，花园的小路上传来了谢内尔的声音！哎呀！沙子在他的脚下轧轧作响，仿佛从死神的砂漏里落下来的沙子，正在被死神赤着脚践踏着。这种声音和谢内尔垂头丧气的样子，给了老姑娘当头一棒，那种感觉正如全部感官都沉迷在梦幻的世界中时，突然被唤回到现实世界那般残酷。

“发生了什么事？”她大叫一声，仿佛心中被插进了一把刀子。

“一切都完了！”谢内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伯爵先生就会给家庭带来耻辱。”

他把期票拿出来，然后用有力和动人的言语，简单明了地把他四天来所受的痛苦折磨叙述出来。

“这个坏蛋，他骗了我们，”阿尔芒德小姐喊起来，巨浪似的鲜血涌进她的心脏，使她的心脏膨胀起来。

“让我们一同说声 mea culpa① 吧，小姐，”老头子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们给他养成了为所欲为的习惯，实际上他需要

① 拉丁文：我的罪过。这是天主教徒在悔罪时拍着胸口背诵的一句经文。

的是一个严厉的向导，这个向导既不能是你，因为你是一位姑娘，缺乏人生经验；也不能是我，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缺少的是一位母亲。”

“家道衰落的贵族总是受到命运的可怕捉弄，”阿尔芒德小姐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这时候，侯爵出现了。老侯爵刚才在花园里散步，一边读着他儿子写给他的信，信是儿子旅行归来后给他写的，信中运用贵族的观点描写了他的旅行。维克蒂尼安在热那亚、在都灵、在米兰、在佛罗伦萨、在威尼斯、在罗马、在那不勒斯，都受到意大利各大家族的接待；他受到这样殷勤的接待是由于他的贵族门第，同时也许部分是由于公爵夫人的声望。总之，他以不凡的气派在这些地方受到接待，他的出现无愧于他的德·埃斯格里尼翁的身分。

“你又玩了什么鬼把戏了吗，谢内尔？”他对老公证人说。

阿尔芒德小姐向谢内尔作了一个暗号，一个热切而吓人的暗号，他们俩一下子全都明白了。这个可怜的父亲，封建制度的光荣之花，必须抱着幻想死去。因此，只简简单单地点了一下头，心地高贵的公证人和姑娘之间就订立了一个不要声张和竭尽忠诚的盟约。

“噢！谢内尔，十五世纪时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到意大利去可不完全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特里维尔斯元帅效忠法兰西①，他听从一位德·埃斯格里尼翁指挥，德·埃斯格里尼翁

① 特里维尔斯(1448—1518)原是意大利人，效忠法王路易十二，被任命为法国元帅。

手下还有法兰西最勇猛的军人贝亚尔。这真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乐趣。不过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也真抵得上德·斯宾诺拉侯爵夫人①。”

老头子靠在他的世系树上摇摇摆摆象个纨袴子弟一样，仿佛他真的有过德·斯宾诺拉侯爵夫人，也真的把当代的公爵夫人弄到了手似的。等到这位幸福的父亲指手画脚、自言自语地走开以后，两个满怀悲痛的人单独留下来，坐在同一张板凳上，沉浸在同一种想法里，他们一边注视着老人离去，一边互相交谈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谈了好一会儿。

“他会变得怎么样？”阿尔芒德小姐问。

“杜·克鲁瓦谢已经命令凯勒银行，如果没有授权书就不再付钱给他，”谢内尔回答。

“他一定欠了债，”阿尔芒德小姐说。

“我怕是这样。”

“如果他没地方弄钱，他怎么办？”

“我不敢对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必须使他脱离这种生活，把他带回到这儿来，否则他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也会落到失掉一切机会的地步，”谢内尔阴郁地补充一句。

阿尔芒德小姐听不懂，她还没有弄懂这句话的意义。

“怎样才能把他从这个女人手中，从这个公爵夫人手中弄

---

① 德·斯宾诺拉侯爵夫人是热那亚贵族，热爱法王路易十二。

出来呢？也许是她把他带坏的，”她说。

“他宁可犯罪也要留在她身边，”谢内尔说。他想慢慢地从可以忍受得了的想法，拐弯抹角地转到难以忍受的想法上来。

“犯罪！”阿尔芒德小姐跟着说了一句。“啊！谢内尔，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想法，”她用使人畏缩的眼光望了他一眼，女人甚至可以用这种眼光来消灭天神。“贵族从来不犯罪，他们要犯的只有一种罪，称为叛国罪，那时候他们的头颅就要象国王的头颅一样，被人放在黑绒布上砍下来。”

“时代已经不同了，”谢内尔摇着头说，他的最后几根头发正为着维克蒂尼安从头上脱落，“我们殉难的国王同英国的查理国王死法就不一样。”

这句话使贵族姑娘非同小可的怒气平息下来，她打了一个寒颤，还不相信谢内尔的话。

“我们明天再拿定一个主意，”她说，“先得想一想。遇到最坏的情况我们还有产业。”

“说得对，”谢内尔说，“您的财产同侯爵先生的财产没有分开，产业的大部分属您所有，您可以不必告诉他而拿财产去抵押。”

晚上，玩牌的人，无论男女，不管是玩惠斯特纸牌，或者贺维西纸牌，波士顿纸牌，或者西洋双六棋，都注意到平时容貌十分宁静和洁白无瑕的阿尔芒德小姐，显出有点不安。

“可怜的英勇卓越的孩子！”年老的德·卡泰朗侯爵夫人

说，"她一定还在忍受痛苦。一个女人永远不知道她为家庭所作出的牺牲，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第二天，同谢内尔商量的结果，决定由阿尔芒德小姐亲自到巴黎把她的侄儿从毁灭中拯救出来。除了这个对他具有母亲心肠的女人，谁还能够把维克蒂尼安夺过来呢？阿尔芒德小姐决定去找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把一切都告诉她。可是要找一个借口到巴黎去，在侯爵和全城人士面前才好交待。阿尔芒德小姐拿她纯洁的德行来冒险，伪称为了某种病要请教著名而且高明的大夫，所以才到巴黎去。天知道人们要怎样议论她。阿尔芒德小姐认为家族的荣誉比她自己的名誉更重要！她动身了。谢内尔给她送来他的最后一袋金路易，她收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收下了什么，就仿佛她戴上了自己的白帽子和网眼手套一样。

"多么勇敢的姑娘！多么难得的美德！"谢内尔一边扶她上车一边说，她还带着一个贴身女仆，这女仆模样儿象个看护病人的修女。

杜·克鲁瓦谢反复考虑过他的报复，正象外省人样样都考虑周到一样。世界上只有野蛮人、农民和外省人是把一件事情的各个方面都仔细研究过的，因此当他们从思想进到行动的时候，万事都已齐备。外交官们同这三类哺乳动物相比，不过是小孩而已；这三类哺乳动物有的是时间，而时间这个因素正是那些不得不同时考虑几件事，不得不在人类的大事中领导一切、准备一切的人所缺乏的。杜·克鲁瓦谢是深入地研究过可怜的维克蒂尼安的心理，所以预见到年轻的伯爵会

这么轻易地帮助他实现他的报仇计划，还是他利用了等待多年才得到的一个偶然机会呢？不管怎样，在他的计划中，有一点细节证明他准备得很巧妙，这就是写信的时间。是谁把伯爵处在山穷水尽的情况告诉杜·克鲁瓦谢的呢？是凯勒银行吗？还是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在巴黎读法科的儿子呢？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境地，德·埃斯格里尼翁贫困非常，又竭力掩饰，也已经饱受折磨。这个可怜的小伙子还用尽心机去假装富有！就在这时候，杜·克鲁瓦谢写给维克蒂尼安一封信，通知从今以后他禁止凯勒付给维克蒂尼安任何款项。这封信告诉这位受难的人，今后如无票据，凯勒断不垫款给他，信末是过分恭敬的请安问候的句子；在这些句子和写信人的签名之间，却留下相当宽阔的一段空白。把这一段空白的信纸剪下来，很容易写成一张数目相当可观的票据。这封阴险的信一直写到第二页的反面，信是装在信封里面的，所以没有字的那一段背面全是空白。这封信到达的时候，维克蒂尼安正在绝望的深渊里打滚。经过两年最幸福、最快乐、最奢华和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发觉自己面对着冷酷无情的贫困，而且绝对不可能找到金钱。他们的旅行也是克服了好几次经济困难才得以完成的。伯爵在公爵夫人的帮助下，经过千辛万苦，才从一些银行家手中勒索到一些款项。这些款项变成了到期的票据，很快就要毫不容情地站在他的面前，冷酷的法兰西银行的通知和商事法庭的传票就要在他眼前晃动。在他最后几天的享乐生活中间，这可怜的孩子已经感觉到骑士的剑尖抵住他的胸膛。在吃夜宵的时

候，他也象唐璜一样，听到了石像①上楼的沉重脚步声。债务象非洲热风，吹得他产生难以形容的战栗。他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什么偶然事件上面。五年来他一直交好运，他的钱袋永远装得满满的。他对自己说，去了谢内尔，又来了杜·克鲁瓦谢，去了杜·克鲁瓦谢，一定又会涌现另一个金矿。何况他在赌博中经常赢大钱。赌博已经不止一次把他从困难中解救出来。他经常抱着疯狂的希望，把从俱乐部或者惠斯特纸牌上赢来的钱，拿到外侨俱乐部去输个精光。两个月来，他的生活十分象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不朽的尾声！这段音乐应该使那些同维克蒂尼安一样在窘境中挣扎的青年人听了以后浑身颤抖。要说有什么能够证明音乐的巨大威力，难道不就是绝妙地表达了这种从纯粹纵欲生活中产生的紊乱和困苦，难道不就是描绘了这幅竭力使自己忘却债务、决斗、欺骗和坏运气的可怕图画吗？莫扎特凭着这支乐曲，就可以成为莫里哀的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段了不起的尾声，热烈、有力、绝望、欢乐，充满了狰狞的鬼怪和恶作剧的女人，集中表现了这个浪子借着饭后酒兴作最后一项大胆尝试以及作最后挣扎的情形。这个地狱般的诗章，却由维克蒂尼安单独一个人在演奏！他发觉自己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没有朋友，面对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完"字，就象看完了一本叫人入迷的书后所遇到的那

① 唐璜是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后来成为欧洲许多文艺作品的主人公。莫里哀的喜剧把唐璜写成一个勇敢、聪明、纵欲、残酷的人，他抢去一个骑士的女儿，还玩世不恭地邀请骑士的石像赴宴。哪知石像果真应邀而来，扼死唐璜，将他投入地狱的火焰。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即根据这一传说编成。

样。是的！对他说来一切都快要完了。他已经预先看到他的同伴们听了他的诉苦以后用冷酷和嘲弄的眼光望着他，用微笑来对待他的不幸。他知道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在巴黎的交易所、客厅、俱乐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赌桌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而谁也不肯拿出一张钞票来拯救一个朋友。谢内尔大概已经破了产。维克蒂尼安把谢内尔的财产都吃光了。他同公爵夫人坐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整个戏院的人都羡慕他的幸福，他表面上对公爵夫人微笑，内心却充满了狂风暴雨，三个复仇女神正在撕碎他的心。最后，为了说明他在怀疑、绝望、丧失信心的深渊里滚了多远，我们要告诉读者：这个热爱生命到宁可变成懦夫也要保存生命的人，这个被那位天使将他的生活变得那样美好的人，这位只知道纵欲享乐，败坏门风的浪子，居然望着他的手枪，居然想到要自杀。他是一个从来不肯忍受最轻微的辱骂的人，居然用最可怕的言语谴责自己，这样的谴责只能出自自己的口，入自己的耳。他把杜·克鲁瓦谢的信摊开放在床上，因为约瑟夫把信交给他的时候是上午九点钟，他从歌剧院回来以后已经睡过一觉了。他的家具已经全部被查封，他还是睡了一觉。每次他参加宫廷的饮宴，参加辉煌的舞会，或者纸醉金迷的晚会回来，他总同公爵夫人很巧妙地瞒过所有的人，在一间舒适的香闺里缱绻几小时。这所香闺是外表平常的一间顶楼，内部却经过东方的仙女装饰过。德·摩弗里纽斯夫人要低着头才能走进去，因为她的头上饰满了羽毛和花朵。在灭亡的前夕，伯爵想和这个雅致的爱巢告别，这个爱巢是他亲手建筑的，充满了诗意，可以配得

上他的天使；从今以后，不幸所打碎的那些迷人的蛋，再也孵不出洁白的鸽子、光艳夺目的孟加拉鸟、红鹤和其他千万种奇异的鸟来了；这些鸟在我们生命的末日，还会飞翔在我们的头上。可惜！过了三天就必须逃走，他开的票据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中，依法诉追的期限已经到了。

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同公爵夫人一起逃走，逃到天涯海角住下来，住在北美洲或南美洲最偏僻的角落里；可是必须带一笔钱逃走，让他的债权人对着他的票据干瞪眼吧。要实现这个计划，只要把杜·克鲁瓦谢签过字的信裁一半下来，制成一张票据，拿到凯勒那里贴现就行。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他流了眼泪，最后是家族的荣誉占了上风，不过有一个条件：维克蒂尼安想明确知道他美丽的狄安娜的心意，只要她同意同他一起逃走，他就马上执行他的计划。因此他立刻到圣奥诺雷区公爵夫人的家里去。他看见她穿着一件十分迷人的晨衣，这件衣服花了她的不少心思和金钱，使她穿起来从早上十一时起就可以扮演天使的角色。

德·摩弗里纽斯夫人正处于半沉思的状态：她也被同样的烦恼折磨着，可是她有勇气承担。生理学家注意到，在各种不同生理组织的女人中，有一种女人特别可怕，她们有坚强的灵魂、敏锐的洞察力，能迅速作出决断，还能作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说得更确切一点，对于男人所害怕的事情，她们早已拿定了主意。这些能力都隐藏在最优雅柔弱的外表下面。在女人中只有这些女人集中了两种不同的天性，或者使这两种天性在她们身上互相矛盾着，这却是布丰认为只存在于男人

身上的特点。别的女人就完全是女人，她们完全是温柔的，母性的，忠诚的，无用的或者令人生厌的；她们的神经同她们的血液完全协调一致，她们的血液又同她们的头脑完全协调一致。可是公爵夫人一类的妇女却能有最高尚的感情，也能表现出最自私的无情。莫里哀的光辉业绩之一，就是曾经惟妙惟肖地描绘过这一类妇女，他是仅从一个角度去描写，他用整块大理石雕塑了这个最伟大的妇女形象，这个妇女就是赛莉梅娜①！赛莉梅娜是贵族妇女的代表，正如费加罗是巴汝奇②的翻版，又是人民的代表一样。因此公爵夫人在债务的巨大压力下，仍然拿得起放得下，正如拿破仑可以随意忘却或者记起他的思想负担一样，她只在一段时间里想一想这些象雪崩似的烦恼，目的是做出最后的决定。她有本领超脱自己，走开几步远远地观察祸事的来临，而不把自己埋葬在里面。这在一个女人身上的确是伟大的本领，可也是令人惊骇的本领。她醒过来时就想起了种种事情，从她醒过来到她着手梳装打扮这段时间中间，她通盘考虑过她当前的危险，摔一个大跟斗的可能性。她思索着：是逃到外国呢，还是去觐见皇上，把自己负债的情形告诉他，还是引诱一两个银行家好呢？这些银行家象杜·蒂耶，纽沁根，都不是贵族，可以叫他们把要送给她的钱拿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这

---

① 赛莉梅娜是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女主角，是一个聪明、标致、然而十分虚荣、刻薄的女人。

② 巴汝奇是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人物，是巨人的忠实伴侣，聪明、机智但胆小、自私。

些银行家相当聪明，只会把赚到的钱拿给她，永远不会亏本，有了这样细致周到的安排，一切都可以掩饰过去了。这种种办法，这件祸事，都经过冷静的、沉着的思考，丝毫没有惊惶失措。公爵夫人就象一个自然科学家把最美的一只蝴蝶用别针固定在棉花上一样，从自己的心里把爱情排除出去，把心思用在当前的紧急任务上，等到她保住了公爵夫人的冠冕以后，她再把她美丽的爱情装回到她圣洁的布景里去。她丝毫没有犹豫，不必象黎塞留那样只把犹豫告诉约瑟修士①，也不必象拿破仑那样把迟疑不决留给自己，不告诉任何人，她对自己说："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维克蒂尼安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壁炉边上，吩咐下人如果天气许可的话，就梳妆打扮到布洛涅森林去。

尽管伯爵有许多未能发展的能力和敏锐的智力，这时候他的样子恰好是这个女人应有的样子：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的汗湿透了他花花公子的服饰。他不敢拿手去摸那块基石，这块基石一拿走，他同公爵夫人共同生活的金字塔便会倒坍下来了。要探明她的真意，是多么困难啊！最聪明的人喜欢在某些事实上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些事实真相一经揭露，就会使他们丢脸，就会使他们自己伤害自己。维克蒂尼安不得不把他自己的疑虑单刀直入地拿出来，他说了一句牵累他自己的话。

"你怎么啦？"这就是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见到她亲

---

① 约瑟修士(1577—1638)，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亲密顾问。

爱的维克蒂尼安那副模样时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说，亲爱的狄安娜，我完全陷入了困境，即使一个沉没在水底的人，喝最后一口水，也比我幸福。”

“呸！”她说，“大不了是些麻烦事，你真是孩子。你说吧。”

“我欠了一身的债，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就这么一点事吗？”她微笑着说，“凡是有关金钱的事总是可以或者用这种方法，或者用另一种方法了结的，只有爱情的悲剧是无法补救的。”

听了公爵夫人从容不迫的说话以后，维克蒂尼安豁然开朗，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就把他过去两年半的生活复述一番，不过他讲的不是光明灿烂的一面，而是丑恶的一面，他的谈话洋溢着天才，尤其是充满了聪明机智。他象所有面临巨大危机的人一样，绝不缺乏临时的灵感，他凭着这点灵感滔滔不绝地叙述，而且不忘记添上一层嘲骂别人和世事的漂亮油彩。这完全是贵族的气派。公爵夫人运用她善于倾听别人的态度来听他说话，胳膊肘支在高高拱起的膝盖上。一只脚搁在小矮凳上。她的手指十分优雅地聚拢来，托着她的香腮。她的眼睛盯着伯爵的眼睛，可是在蓝色的眼珠底下掠过千千万万种情感，正如两朵云彩之间掠过暴风雨的微光一样。她的前额十分宁静，嘴巴由于凝神注意和充满爱情而十分严肃，双唇和维克蒂尼安的双唇接合到一起。看见她这样倾听，你不能不相信神圣的爱情从这颗心里涌出来。因此，当伯爵向这个同他心心相印的女人建议一同逃走的时候，他禁不住喊出来：“你是一个天使！”标致的摩弗里纽斯夫人还没有开口说

话，就已经回答了他。

“好，好，”公爵夫人说，她并不象她显示的那样全部委身于爱情，却在心里暗暗盘算她的深不可测的计划；“我的朋友，问题不在这儿……（现在天使只不过是这儿而已）……问题在你这一方面。好吧，我们一起动身，越早越好。你安排一切吧，我跟你走。把巴黎和上流社会都扔下，那有多好！我去准备准备，不能让人家有一点儿怀疑。”

“我跟你走”这句话就象从当时的名演员马尔斯小姐的嘴里说出来一样，能使两千名观众颤栗起来。一个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她为爱情的牺牲时，她就是还清她的债了。还能对她提起其余那些不值一提的琐碎事儿吗？维克蒂尼安准备采取什么办法，狄安娜并不准备询问，维克蒂尼安就此隐瞒下来，岂不更好？她就象德·玛赛所说的那样，永远是一个被邀请的宾客，每个男人都应准备好一桌铺满玫瑰花的筵席，请她赴宴。可是维克蒂尼安在这个诺言没有得到具体保证以前，不愿意离开：他需要在他的幸福中吸取勇气来干这件事；照他自己的想法，这件事一定会在人们心目中引起误会和曲解。而决定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指望他父亲和他姑姑会来设法平息这件事，他甚至于还指望谢内尔能想出一些和解的办法。何况，这件事是用他家的地产来借钱的唯一方法。有了三十万法郎，伯爵可以同公爵夫人躲藏在威尼斯的一座宫殿里幸福地生活，他们可以在那里将整个世界忘却！他们已经预先在谈论他们的浪漫生活了。

第二天，维克蒂尼安假造了一张三十万法郎的本票，拿去

给凯勒银行。凯勒银行这时正好有杜·克鲁瓦谢的存款，他们照数兑付了，可是他们马上写信通知杜·克鲁瓦谢，叮嘱他今后如果没事先通知，不要对他们银行开出票据。杜·克鲁瓦谢收到信后极为惊异，立刻索取票据正本，他们寄给了他。这张票据向他说明了一切：他报仇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维克蒂尼安拿到他的钱以后，就把钱带到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家；夫人把钞票朝她的书桌抽屉里一塞，就说她要最后一次到歌剧院去，去同上流社会告别。维克蒂尼安在剧院里精神恍惚，心不在焉，坐立不安，他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想到他坐在公爵夫人的包厢里可能使他付出很大代价，他既然已经把三十万法郎放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是奔到驿车站，回去扑在谢内尔脚下，向他承认自己的窘境。走出剧院以前，公爵夫人禁不住向维克蒂尼安娇媚地望了一眼，眼光里充满着欲望，想同他再到她极喜爱的香巢里再叙一宵！伯爵太年轻了，没有懂得其中的奥妙，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下午三时，他来到德·摩弗里纽斯公馆，等待公爵夫人的命令以便半夜动身。

“我们为什么要走呢？”她说，“我反复想过这个计划。德·鲍赛昂子爵夫人和德·朗热公爵夫人走了。我再一走该显得多庸俗。我们应该顶住狂风暴雨。这比逃走体面多了。而且我对成功很有把握。”

维克蒂尼安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似乎觉得他的皮肤块块裂成碎片、他的血向四面八方流溢出来。

“你怎么啦？”美丽的狄安娜喊道，她看见他有所迟疑，这

是女人们永远不能原谅的。

对于女人们种种稀奇古怪的想法，精明的人首先应该表示赞成，然后将反对的理由一一暗示给她们，同时让她们自己去漫无止境地行使改变主意、决心和感情的权利。维克蒂尼安第一次发了火，这是弱者和有诗人气质的人的发火，是一场大雨和闪电交加的暴风雨，可惜没有雷声。他十分粗暴地对待这位天使，因为他相信了这位天使的诺言，才把比他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他家族的荣誉——拿去冒险的。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她说，“经过十八个月的温柔生活，我们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你真叫我伤心，伤心极了。你走吧！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我本来以为你爱我，原来你不爱我。”

“我不爱你？”这个谴责仿佛晴天霹雳，使他大吃一惊。

“你不爱，先生。”

“你还这么说！”他喊起来，“啊！你要是知道我刚刚为你做了什么事就好了！”

“你到底为我做了些什么，先生？”她说，“一个女人为了你什么都做了，难道你就不应该为她什么都干吗？”

“你不配知道！”怒气冲天的维克蒂尼安大叫道。

“啊！”

庄严地说了这声“啊！”以后，狄安娜歪着脑袋，用一只手支撑着，冷冰冰的，动也不动，凛然不可侵犯，待在那里，活象没有人间感情的天使。维克蒂尼安看见这女人露出这副可怕的表情，立刻将自己处境的危险忘个一干二净。他刚才不是

用最恶劣的态度对待了世界上最可爱的天使吗？他希望她宽恕他，他跪在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的脚下，吻她的双足；他求她，他哭了。不幸的伯爵花了两个钟头在那里做出种种傻事，他所碰到的总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和有时滚动着眼泪的眼睛；大滴的眼泪静静地流下来，马上就被揩拭掉，为的是不让可恨的情郎来抹干。公爵夫人表演的是一种深切的痛苦，这种痛苦使女人看起来既威风又神圣。两个小时又过去了。伯爵这时候终于握住了狄安娜的手，他发觉这只手冰冷而且没有感情；这只美丽的手戴满珠宝，却同一根软木一样，不表达任何情意；它是被他抢过来的，而不是由她给他的。他简直活不成了，他也不会思想了。他大概没有看见过太阳。怎么办？怎么解决呢？该拿什么主意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沉着冷静，一个人应该学那个苦役犯的样子，这个苦役犯花了一夜工夫在王家图书馆偷金质勋章，第二天早上跑来找他诚实的弟弟拿勋章去熔化。弟弟叫喊："这可怎么办？"他回答道："给我煮一杯咖啡！"可是维克蒂尼安目瞪口呆，精神恍惚，脑子里一片混沌。过去肉欲生活的景象，一幕幕在灰色的云烟里掠过，就象拉斐尔画在黑色背景里的人像一样，如今他要同这一幕幕永别了。公爵夫人表现出冷酷无情和满脸轻蔑的样子，用手指玩弄着她的披肩的一角。她不时向维克蒂尼安投去愤怒的眼光；她利用社交界的往事来撒娇，她对情人谈起他的情敌们，仿佛这次发火使她决心以其中一个来代替他，代替这个顷刻间就抛弃了二十八个月爱情的负心男子。

"啊！"她说，"年轻可爱的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一定

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他对德·莫尔索夫人多么忠实，他是一个懂得爱情的人！德·玛赛，这个可怕的德·玛赛，人人都说他是一个残暴的人，他对男人凶恶，对女人却十分温柔体贴。蒙特里沃在愤怒时把德·朗热公爵夫人踏得粉碎，就象奥赛罗杀掉苔丝德蒙娜一样，这起码证明他爱得异常强烈：这样吵嘴倒也不算俗气！能够这样被人踩碎倒也挺痛快！矮小、消瘦而纤弱的金发男子喜欢虐待女人，他们只能统治这些可怜的弱者；他们渴望通过爱情来表现他们是男子，在爱情上当个暴君就是他们表现权力的唯一机会。女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受一个金发男子的统治。德·玛赛、蒙特里沃、旺德奈斯，这些漂亮的栗色头发男子，他们的眼睛里有太阳一般的光芒。”

这些潮水般的讽刺话象子弹一样射过来，发出嘶嘶的声音。每一句话中狄安娜都发射出三支箭：侮辱，讽刺，伤害。光她一个人就能够象十个野蛮人那样伤害、折磨绑在木桩上的敌人。

伯爵忍无可忍，喊了一声："你疯了！"就走了出去，天知道他走出去时是什么样子！他象从来没有赶过车似的，同别的车子相碰撞，在路易十五广场①他还撞在一块界石上，他漫无目的地乱走。他的马发觉没人控制，就沿着奥尔塞码头逃回马厩。在大学路转弯的时候，约瑟夫把马车给拦住了。

“先生，”老头子满脸惊惶地说，“您不能够回家了，司法部

① 路易十五广场即今协和广场。

门已经派人来抓你了……”

维克蒂尼安把这次逮捕的原因归于他所伪造的本票，其实这张本票还没有送到检察官手里；他忘记了那些真正的期票，几天以来这些期票已经变成了支付命令，到了商务法庭执达吏的手，正要同侦探、执达吏、初审法官、警官、宪兵和别的维持社会秩序的人员一起发挥作用。同大多数罪犯一样，维克蒂尼安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犯罪行为。

“我完了，”他喊起来。

“不，没有完，伯爵先生，继续赶着车子往前走，到格勒奈尔街的好拉封丹旅馆里去，你在那里会见到阿尔芒德小姐，她刚到达。她的车子已经套上了马，她正等着你，要把你带走。”

心烦意乱的维克蒂尼安，象溺水的人一样马上抓住人家递到他手边的树枝；他奔到旅馆，找到姑姑，拥抱着她，他的姑姑哭得泪人儿似的，简直象是她侄儿的共犯。他们俩一起上了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巴黎城外，在布雷斯特的路上奔驰。灰心丧气的维克蒂尼安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姑姑同侄儿谈起话来的时候，刚才使维克蒂尼安不假思索就投进他姑姑怀抱的那个致命的误会，他们两人都还没明白过来：侄儿想的是他的伪造证券行为，姑姑想的是欠债和那些期票。

“你都知道了，姑姑，”他对她说。

“是的，可怜的孩子，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这种时候，我不会骂你，勇敢点吧。”

“一定要把我藏起来。”

“也许要吧。是的，这个想法很好。”

“要是我们算准了能够在半夜到达，把我藏在谢内尔家里，不让人家看见，你看怎样？”

“那是最好也没有了，我们就更容易把一切都瞒着我哥哥了。可怜的天使！他会多么痛苦啊，”她一边说一边爱抚着这个不肖子弟。

“噢！现在我才懂得了什么是丢脸，它使我的爱情冷下来了。”

“倒霉的孩子！有多少幸福，就有多少苦难！”

阿尔芒德小姐把她侄子发烫的脑袋抱在怀里，吻着他那尽管天气寒冷却仍然布满汗珠的前额，就象圣女们把基督放进尸衣里吻基督的前额一样。按照她的如意算盘，这个浪子应该在夜里①躲进羊圈街谢内尔安静的住宅，可是命运却使得他在到达的时候，正如俗语所说的一样，仿佛羊入虎口。这天晚上，谢内尔同勒普雷索瓦先生的首席帮办谈妥了转让他的事务所；勒普雷索瓦先生是自由党的公证人，正如谢内尔是保王党的公证人一样。他的首席帮办是一个家里相当有钱的年轻人，所以他能出大价钱：十万法郎，部分是现金。

“有了十万法郎，”老公证人这时正搓着双手说，“就可以还清债务。那小伙子借了许多高利贷，我们要把他关在这儿。我要到那边去，我亲自去，非要叫这些狗屈服不可。”

谢内尔，老实的谢内尔，道德高尚的谢内尔，可敬的谢内尔，把他心爱的孩子维克蒂尼安伯爵的债权人称为“狗”。那个

---

① 旅程大约经过二十四小时。

买进事务所的首席帮办，未来的公证人，正要离开羊圈街的时候，阿尔芒德小姐的四轮马车向这条街驶了进来。在这座城里，这种时候，一辆马车停在老公证人的门口，自然要引起这个年轻人的好奇心。首席帮办躲进一个门凹里张望，他看见了阿尔芒德小姐。

“阿尔芒德·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在这种时候来到这里？德·埃斯格里尼翁家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他心中想道。

谢内尔一见到阿尔芒德小姐，立刻把拿在手里的灯火隐藏起来，机密地把小姐迎了进去。谢内尔看见了维克蒂尼安，阿尔芒德又在他的耳边说了两句话，那个老好人立刻明白了一切；他张望一下街道，街道上静寂无声而且阒无一人，他作了一下手势，年轻的伯爵立刻从马车上冲下来，走进院子里。一切都完了，维克蒂尼安的隐身处所被谢内尔的后继人知道了。

“啊！伯爵先生，”卸任的公证人把维克蒂尼安带进一间屋里安顿下来后，才叫喊了一声。这间房间外通谢内尔的办公室，任何人想要走进去，非得从这位老好人的身上跨过去不可。

“是啊，先生，”年轻的伯爵懂得他的老朋友喊这一声的用意，他回答老好人；“我没有听从你的话，我现在是处在深渊的底层，非死不可了。”

“不，不，”老好人用胜利的眼光望着阿尔芒德小姐和伯爵。“我已经出让了我的事务所。我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我想退休了。明天中午我便能收到十万法郎，有了这笔钱，我们便

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妥贴了。小姐，"他又转过来对她说，"你累了，上车吧，回到家里好好睡一觉。事情明天再办吧。"

"他的处境安全吗？"她指着维克蒂尼安问。

"当然安全，"老头子回答。

她亲吻了她的侄子，在他的额头上留下几滴眼泪，就走了。

"我的好谢内尔，在我目前的处境下，你的十万法郎对我有什么用？"伯爵同他的老朋友又谈起债务来的时候，伯爵对他说。"我想，你还不知道我的麻烦有多大。"

维克蒂尼安说明了他的处境。谢内尔仿佛被五雷轰顶，目瞪口呆，动也不动。如果不是他的忠心耿耿支持着他，这一下打击就会使他倒下去了。人人都以为他的老眼早已干涸，他却流下了两行泪水。在短时间内，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在短时间内，他就象一个失去理智的人，眼看着自己的房屋着了火，而且透过窗户，看见他的孩子们的摇篮被火烧着，他们的头发被火烧得嘶嘶作响。他就象阿米奥①所说的，*站起身来*，仿佛长高了一般，他举起他老皱的手，象疯人一样绝望地挥舞。

"我只希望你的父亲到死也不知道这一切，小伙子！伪造证券已经够你受了，不要再犯杀父罪了吧！逃走吗？不行，他们可以用缺席审判来判决你。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你不伪造我的签字呢？伪造我的签字我就会付清款项，我不会把证券

① 阿米奥（1513—1593），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太傅和神师，曾翻译过许多拉丁文著作。

交给检察官。我再也无能为力了。你已经把我逼到地狱的最后一个洞穴里去了。杜·克鲁瓦谢！事情要闹到什么地步呢？怎么办呢？如果你杀了人，那还可以原谅；可是伪造罪！伪造证券罪。而且时间，时间象飞似地过去，"他用威吓的手势指着他古老的挂钟。"现在，一定要伪造一张假护照，一桩犯罪行为会引起另一桩。一定要……"他停顿了半晌，"一定要挽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这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维克蒂尼安大声说，"钱还在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家里。"

"啊！"谢内尔喊起来。"这样，还有一点微弱的希望：我们能不能够软化杜·克鲁瓦谢，收买他呢？如果他愿意，就把家族所有的地都给他。我去走一趟，我去把他叫醒，把我们的一切都送给他。而且，我们不说是你伪造证券，就说伪造证券的是我。让我到苦工船上去做苦工好了，不过我的年纪已超过了上苦工船的年龄，他们只能把我关进监狱。"

"可是证券的内容全部是我写的，"维克蒂尼安说，对于老头子这疯狂的忠诚举动并不觉得惊异。

"笨蛋！……对不起，伯爵先生。你应该叫约瑟夫写才对，"老公证人满腔愤怒地叫喊。"他是一个忠仆，到时候他会承担一切责任的。现在完了，世界坍下来了，"老头子感到浑身发软，边坐下来边说。"杜·克鲁瓦谢是一只老虎，我们千万不能弄醒它。几点钟了？那张票据在哪儿？在巴黎，我们可以到凯勒银行那儿去买回来，他们会答应的。啊！这件事布满危险，我们只要走错一步就完了。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钱。

好吧，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如果必要，你就躲在地窖里吧。至于我，我要到巴黎去，我飞奔着去，我已经听见布雷斯特邮车的声音了。”

刹那间，老头子又恢复了他青春时期的活力，行动敏捷，精力旺盛：他打了一个旅行包裹，拿了钱，在小房间里放了一只六磅的面包，把他的义子关在里面。

“不要作声，”他对义子说，“留在里面等到我回来，晚上不要点灯，否则你就要去坐牢！伯爵先生，你听见了吗？是的，要是在我们这种城市有人知道你在这儿的话，你就要去坐牢。”

然后谢内尔吩咐他的女管家说他病了，任何人都不见，谢绝所有的客人，把一切事务都留待三天以后才办；吩咐完毕就走出了家门。他跑去用甜言蜜语迷惑那个驿站站长，他编造了一段故事，因为他有一个高明小说家的天才：结果他得到站长答应，只要邮车里有空位子，就不问他要护照让他乘车；关于这次突如其来的旅行，站长还答应代他保守秘密。邮车到达的时候幸亏空位子很多。

第二天夜里，公证人在巴黎下了车。次日清晨九点，他就到了凯勒银行，他在那里得知那张要命的票据在三天以前已经送回给杜·克鲁瓦谢；不过他在查问这些情况的时候，并没有说过任何可以牵累自己的话。离开银行以前，他再问一句，如果把款项全部还清，他们能否追回这张票据。弗朗索瓦·凯勒回答说，票据属杜·克鲁瓦谢所有，只有他才有权决定把票据留下来或者送回来。老头子无限失望，只得到公爵夫

人家里去。这么大清早，德·摩弗里纽斯夫人不接见任何人。谢内尔觉得时间非常宝贵，就坐在前厅里，写了一张字条，然后千方百计去引诱、迷惑、贿赂、威胁天下最难听命的仆人，终于达到了目的，把那张字条送给了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出乎全宅的意料之外，公爵夫人虽然还没有起床，她却在卧房里接见了那个穿黑短裤、厚袜子和有扣鞋子的老头儿。

"您有什么事，先生？"她一边说一边在凌乱中摆好她的姿势，"那个负心的人，他要我干什么？"

"公爵夫人，"老头儿喊起来，"我们有三十万法郎在您手上。"

"不错，"她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笔钱是伪造票据得来的，犯了伪造罪可以判到苦工船上当囚犯，而犯这个罪纯粹是因为爱您，"谢内尔一口气说下去。"您这么聪明，为什么您没有料到呢？您不应该责骂那个年轻人，您应该盘问他，及时阻止他，这样才能救他。现在只有祈求天主别让这件坏事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十分需要您在王上面前的声望。"

听了头几句话，公爵夫人已经明白了一切；她觉得自己这样对待一个热情的情人，未免于心有愧，又怕人家怀疑她与情人同谋共犯。为了表示她把钱保藏得好好的，没有动用过，她忘记了一切礼节，而且她也没有把公证人当作一个男人看待，她猛地掀开鸭绒被，奔向书桌，在公证人面前走过，仿佛是拉马丁作品的插图中的一位天使①；她把三十万法郎交给

① 指拉马丁的著作：《天使的堕落》。

谢内尔，然后满面娇羞地回到床上。

“您真是一位天使，夫人，”他说。(她大概在任何人心目中都是天使！)“可是这还没有完，”公证人继续说，“我要依靠您的帮助来救我们。”

“救你们！我不能成功便成仁。他能在犯罪面前不退缩，这才是真爱情。谁曾为了别的女人作过同样的事情呢？可怜的孩子！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了，亲爱的谢内尔先生。信赖我就跟信赖您自己一样吧。”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

老公证人太激动了，除了这两句话以外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哭了，他想跳舞，可是他害怕自己发疯了，他拼命抑制住自己。

“就凭我们两个人，我们能救他，”他离开的时候说。

谢内尔马上去找到约瑟夫，叫约瑟夫打开书桌和桌子的抽屉，里面有年轻伯爵的文件，他在文件里幸而找到几封杜·克鲁瓦谢和凯勒的来信，这些来信可能很有用处。然后他跳上一辆马上就要开走的载客四轮马车。他给小费给马车夫，叫他们把这辆沉重的车子赶得象邮车一样快，因为他碰上了两个也是急着赶路的旅客，他们一起商量好大家在车子上吃饭。道路象被吞噬一样过去了。公证人在离开三天以后，终于回到了羊圈街的住宅。虽然那时候不过是晚上十一点钟，可是已经太晚了。谢内尔看见家门口有宪兵，他踏进门槛以后，看见院子里年轻的伯爵已被逮捕。说真的，如果他有权力，他会把在场所有司法人员和士兵们都杀死，可是现在他只

能去拥抱维克蒂尼安。他凑到伯爵耳边说：

"如果我不能把事情平息下来，你一定要在提出起诉以前自杀。"

维克蒂尼安那时呆若木鸡，他瞪着公证人而没有听懂他的话。

"自杀？"他跟着说一句。

"对！要是你没有自杀的勇气，我的孩子，那就包在我身上，"谢内尔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尽管这幕景象使谢内尔非常悲痛，他还是用哆嗦着的双腿支撑自己站在那里，眼看着他心上的儿子，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这个阀阅门第的继承人，被宪兵、警官、治安法官和检察署的执达吏簇拥着走了。一直到这群人全部走光，他再也听不见脚步声，周围完全恢复静寂以后，老头子才重新坚定和镇静起来。

"先生，您要着凉了，"布里吉特对他说。

"见你的鬼去吧！"气昏了的公证人大喝一声。

布里吉特伺候谢内尔已经有二十九年，从来未曾听见过他这样大声吆喝，手上的蜡烛不由得跌落在地上。可是她的主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布里吉特惊吓的样子，也没有听见女管家的喊声，拔脚就向杜·克鲁瓦谢居住的瓦诺布勒奔去。

"他疯了，"布里吉特心想，"不过经历过这些事以后，疯也不奇怪。他到哪里去呢？我追不上他。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去投水吗？"

布里吉特叫醒了首席帮办，派他沿河岸监视。自从一个

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投河自杀①，和一个被诱奸的少女最近死在河里以后，这河边变成了人所共知的不祥之地。谢内尔其实是到杜·克鲁瓦谢公馆去。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伪造证券罪要被害人提起私诉才能诉追。如果杜·克鲁瓦谢答应不提起私诉，还可以当作是一场误会而使公诉不致提起。谢内尔还希望用金钱来收买这个人。

那天晚上，到杜·克鲁瓦谢先生和夫人家的客人比平时多得多。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只有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第一副检察官索瓦热先生，和杜·库德赖先生，他本来是房地产抵押登记官，后来因为投票选错了人，被撤了职。可是杜·隆斯雷夫人和杜·库德赖夫人以严守秘密为条件，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两个亲密的朋友。因此这件新闻便在杜·克鲁瓦谢先生家聚会的半贵族、半市民的交际圈子里传开了。每个人都觉得这件事很严重，都不敢公开谈论。杜·克鲁瓦谢夫人同上层贵族有密切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以致没有人敢交头接耳地谈及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所遭到的不幸，或者询问详细情况。最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那几个人为谈论这件事，一直等到善良的杜·克鲁瓦谢夫人退场回到自己的卧室，避开她的丈夫去念经敬神。

等屋子的女主人走出客厅以后，杜·克鲁瓦谢的几个参与秘密、知道这位伟大工业家的计划的党羽，已经在清算赌帐，可是他们发觉客厅里还有几个人，这些人平时的观点比较

---

① 这个年轻人是阿塔纳兹·格朗松，因追求科尔蒙小姐未能成功而自杀。下文被诱奸的少女指何人，不详。

可疑，为着切身利益倒向哪边也比较难说，他们于是继续赌博。将近十一点半钟，客厅里只剩下了心腹之交：索瓦热先生，卡缪索先生，预审法官及其夫人，杜·隆斯雷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儿子法比安，杜·库德赖先生和夫人，约瑟夫·勃龙代，一个老法官的长子，一共十个人。

据传说，在一个不祥的夜晚①，半夜三点钟，塔莱朗正在吕伊讷公爵夫人家里玩纸牌，突然停止赌博，把挂表放在桌子上，问旁边的赌友们：德·孔代亲王除了当吉安公爵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子女？——德·吕伊讷公爵夫人回答："这件事您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还要问？"——"如果这位亲王没有别的子女，孔代一家就绝后了。"经过一阵沉默以后，大家又重新赌起来。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也是用相同的程序开始他的谈话，也许是他知道近代史上有过这么一件事，也许是因为在政治生活上，渺小的人会同伟大人物使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法院院长中断了波士顿纸牌，看了看表，说：

"这时候，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先生被捕了，这个家族多么傲慢，从此以后要永远脸上无光了。"

"你已经下令逮捕那孩子了？"杜·库德赖快活地叫喊。

在场的人，除了法院院长、副检察官和杜·克鲁瓦谢，顿时都满脸惊诧。

"他刚在谢内尔的家里被捕，他就躲在谢内尔家，"副检察官说，神气活象一个有当大臣的能力的人，可惜没有人赏识，

① 指拿破仑（当时是第一执政）处决波旁王室的当吉安公爵的那一夜。

否则他应当做警察总监。

这位第一副检察官索瓦热先生，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瘦高个，长脸，面部呈橄榄色，一头黑色鬈发，眼睛深陷，下面有一道宽宽的褐色眼圈，和上面深灰色多皱纹的眼皮正好相连接。他有一只鹰嘴鼻，一只抿得紧紧的嘴，双颊由于读书用功而消瘦，由于野心勃勃而凹陷。他是一个典型的二流人物，时刻在窥伺机会，只要能往上爬，什么事都干得出，不过尽可能维持在可能和合法的范围内。他的大模大样的神气恰恰表现出他有吹捧权贵的口才。年轻伯爵躲藏的地方是谢内尔的接任人告诉他的，他认为这件事是他的一大功劳。这个消息使预审推事卡缪索先生非常惊异，他根据索瓦热的申请发下了逮捕状，他没有想到会这么迅速地执行。卡缪索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人，身材矮小，已经开始发胖，金色头发，肌肉松软，脸色发青，如同所有那些经常关在办公室或者法庭里的官吏们一样。他的淡黄色小眼，充满了怀疑的神情，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狡猾的表现。

卡缪索夫人望着她丈夫，仿佛问他："我不是说对了吗？"

"那么这案件是要审的了？"预审推事问。

"你还怀疑吗？"杜·库德赖回答，"既然逮捕了伯爵，一切就定局了。"

"还有陪审团呢，"卡缪索先生说，"对这个案件，省长先生一定会左右陪审团的组成，去掉检察署和被告这两方拒绝的陪审员以后，只剩下那些赞成无罪释放的人。因此我的意见最好还是和解，"他对杜·克鲁瓦谢说。

"和解?"院长说,"可是事情已经到了法院呀。"

"不管是释放或者判罪,总之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已经很不光彩了,"副检察官说。

"我是附带民诉的当事人,"杜·克鲁瓦谢说,"我请的律师是迪潘兄弟的老大。我们要看看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怎样摆脱他的利爪。"

"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会到巴黎去找一个律师,他们会聘请名律师贝里耶来对付你们的,"卡缪索太太说,"总得旗鼓相当,才能势均力敌嘛。"

杜·克鲁瓦谢、索瓦热先生和杜·隆斯雷院长望着预审法官卡缪索,全都担上了同一份心事。年轻的卡缪索太太说最后一句话的口气和态度,使她面前那八个合谋败坏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人惴惴不安,却又深藏不露,因为外省人长年累月过着修道般的生活,养成了精明狡猾的习惯,全都极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娇小的卡缪索夫人注意到,这几个人一感觉到预审法官可能违背杜·克鲁瓦谢的意图,脸色就变了。她见丈夫把自己的想法露了底,便想顺势探测一下这八个人仇恨的深度,而且想猜出杜·克鲁瓦谢用什么方法拉拢第一副检察官,使得检察官这么快就采取行动,而这个行动是与当权者的观点背道而驰的。

"不管怎样,"她说,"如果这个案件从巴黎请来一些名律师,我们就可以在重罪法庭旁听几场有趣的审判了;不过这案件一定会在初审法院和高等法院之间了结。政府肯定会悄悄地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一个阀阅门第的青年,何况这个青年还

有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做朋友。因此，我不相信在我们这里会有朗德诺那样的丑闻①。”

“您这话可说差了，夫人！”法院院长声色俱厉地说道，“您以为首先调查和审理这件案件的法院，会受到与司法格格不入的一些考虑的影响吗？”

“事实会证明恰恰相反，会受到影响的，”她狡猾地望着副检察官和法院院长说，他们俩冷冷地瞪着她。

“夫人，请您解释一下，”副检察官说，“照您的说法，似乎我们不是在履行我们的职责了？”

“内人的话毫无价值，”卡缪索说。

“可是院长先生的话呢？”她又接过话头说，“不是有点偏见吗？因为这案件还得经过调查庭审理，而调查庭还没有开过庭，法院还没有宣布调查结果哩。”

“我们现在不是在法院，”副检察官尖刻地回答她，“再说这些事我们全都清楚。”

“正检察官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哩，”她嘲讽地望着他，针锋相对地说，“检察官一定会从众议院赶回来。你给他预备好了难题，他本人会亲自仗义执言的。”

副检察官皱起他的浓眉，与此事有利害关系的人都瞧见他脑门上出现了为时已晚的疑虑不安。这时候客厅里一片静寂，只听见甩牌和摸牌的声音。卡缪索夫妻发觉人们对他

① 这句话来自亚历山大·杜瓦尔（1767—1842）的剧本《沉船》（又名《继承人》），内容是写一个有财产的叔父传说在海难中死亡，继承人正争夺他的遗产时，他又回来了，事情发生在朗德诺，故称朗德诺丑闻。

们很冷淡，便告辞回家，以便让这班要阴谋的人痛痛快快地谈话。

“卡缪索，”在路上，妻子对丈夫说，“你话说得太多了。为什么你要让这些人怀疑你不参与他们的计划？他们会想法子整你的。”

“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我是唯一的预审法官。”

“他们难道不能暗中诽谤你，使你被解职吗？”

这时候，这对夫妻碰到了谢内尔。老公证人认出了预审法官。办事富有经验的老公证人头脑非常清醒，他立刻明白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啊！先生，”老头儿嚷道，“我们很需要您。我只要同您说一句话。对不起，夫人，”他一边对法官的老婆说，一边拉走了她的丈夫。

卡缪索夫人是个机灵人，她注视着杜·克鲁瓦谢家宅的方向，万一有人出来便赶快打断他们的密谈；但是她的判断很准确，她刚才制造的事端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此刻他们正忙于讨论对策。谢内尔把法官拉到墙边一个阴暗的角落，凑到他的耳边说：

“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卡迪央亲王，德·纳瓦兰公爵，德·勒农库公爵，掌玺大臣，大法官，甚至王上，都会宠信您，只要您肯帮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忙，”公证人对他说，“我刚从巴黎回来，我什么都知道，我已经向朝廷说明了一切。我们指望着您，我替您保守秘密。如果您反对我们，我明天就再到巴黎去，我要向司法大臣告法院一状，告你们有受贿嫌

疑，因为今天晚上毫无疑问法院的几个成员都在杜·克鲁瓦谢家里聚会，在那里大吃大喝，完全违反法律规定，何况这几个成员都是杜·克鲁瓦谢的朋友。”

谢内尔如果有权力的话，他连天主也会请来干预这件事；他不等法官回答，就离开了他，象头小鹿似的奔向杜·克鲁瓦谢家。推事老婆勒令丈夫把谢内尔所说的心腹话都一一告诉她，推事照办了，老婆立刻反问：“亲爱的，我不是说对了吗？”这句话是女人们常说的话，即使她们错了，她们也会这样说，不过语气更激烈些罢了。回到家里，卡缪索承认老婆比他高明，认为自己娶了这样的老婆真幸福，这样的供认一定给这对夫妻带来了一个欢乐的夜晚。谢内尔看见他的那群敌人从杜·克鲁瓦谢家里出来，他很担心杜·克鲁瓦谢已经上床睡觉，这样一来就是天大的不幸，因为他正处在需要迅速行动的紧要关头。

“看王上的面子，开门！”他对关闭前厅的仆人大声嚷道。

他刚才把王上召唤到一个有野心的小法官身边，王上这个字眼还留在他的嘴上，所以能够脱口而出。他已经糊涂了，神经不大正常了。门开了。公证人象闪电似的冲进前厅。

“喂，你！”他对仆人说，“我给你三百法郎，只要你能够叫醒杜·克鲁瓦谢太太并且马上带她来见我。理由随便你说些什么。”

谢内尔打开灯火辉煌的客厅，看见杜·克鲁瓦谢单独一人在客厅里大步踱来踱去，他立刻恢复了冷静和沉着。在一刹那间这两个人互相打量着，眼光里深深隐藏着二十年的仇

恨和敌意。一个已经把脚踏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心脏上，另一个走上前去要用狮子的力量把这个家族从他的脚下拔出来。

“先生，”谢内尔说，“我恭恭敬敬地向您问好。您已经提起私诉了吗？”

“是的，已经提了，先生。”

“什么时候提的？”

“昨天。”

“除了逮捕状以外，没有采取别的步骤吗？”

“我想是这样，”杜·克鲁瓦谢回答。

“我是来协商和解的。”

“事情已经送进了司法机关，公诉会继续进行，谁也阻止不了。”

“我们不管这些了吧，我现在跪下来听您的命令。”

老谢内尔跪了下来，向杜·克鲁瓦谢伸出两只哀求的手。

“您要什么？你要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古堡吗？都拿去吧，只要您撤回私诉，给我们留下生命和荣誉。除了我说过的这一切以外，我自己愿当您的仆人，您吩咐吧。”

杜·克鲁瓦谢让老头儿跪着，自己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您是不记仇的，您的良心好，您不致于憎恨我们到不肯和解的程度，”老头儿说，“在天亮以前，年轻的伯爵就可以放出来了。”

“全城都知道他被逮捕了，”杜·克鲁瓦谢一边说一边细

细品尝复仇的滋味。

“这件事很不幸。可是如果既不经过审判，也不拿出证据，我们一切都可以私了。”

杜·克鲁瓦谢在考虑，谢内尔认为他在考虑自己的利害，利害是人类行动最强有力的动机，谢内尔希望用利害来控制他的敌人。在这极度紧张的时刻，杜·克鲁瓦谢太太走了进来。

“来吧，夫人，来帮助我说服您的丈夫吧，”谢内尔说，他始终跪在地上。

杜·克鲁瓦谢太太十分惊奇地扶起了谢内尔。谢内尔把事情经过述说一遍。这位阿朗松公爵家管家的女儿心地高贵，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她眼睛里饱含眼泪，回过头来对杜·克鲁瓦谢说：

“啊！先生，您怎么还犹豫呢？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是本省的光荣呀！”

“问题正在这儿，”杜·克鲁瓦谢站起来大声说，又重新激动地踱起方步来。

“啊！问题在哪儿？……”谢内尔惊奇地问。

“谢内尔先生，事关法兰西！事关整个国家，事关全体人民，问题在于要教训你们这些贵族，叫你们知道还存在着司法，法律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一个小小的贵族阶级，它比得上贵族，能够同贵族匹敌！不能再让贵族为了一只野兔践踏十块麦田，不能再让贵族去引诱良家女子，给人们的家庭带来耻辱，不能让他们去蔑视实际上和他们地位相等的人，他们嘲弄

这些人已经有十年了，这个事实不能不扩大起来，产生雪崩，这些雪块不能不滚下来，压死和埋葬贵族阶级的先生们。你们想恢复旧秩序，你们想撕毁宪章这个社会公约，我们的权利就记载在这个宪章上……”

“还有呢?”谢内尔问。

“擦亮人民的眼睛，难道这不是神圣的使命吗?”杜·克鲁瓦谢叫嚷，“当人民看见你们这些贵族也象张三李四一样走进重罪法庭去受审，他们会睁开眼睛，看清你们党派的德行，人民会说，我们小人物有荣誉观念，比往自己脸上抹黑的大人物更有价值。重罪法庭的光芒照耀着一切人。我在这里是人民的辩护士，法律的朋友。你们两次把我推向人民一边，一次是拒绝我的求婚，第二次是把我摒弃在你们的交际圈子之外。你们现在是自食其果。”

这段开场白吓坏了谢内尔和杜·克鲁瓦谢太太。对她说来，这暴露了她丈夫可怕的性格，这个新的认识不仅使她对过去的事恍然大悟，而且也看清了将来。看来很难使这个巨人屈服了，可是谢内尔在不可能面前并不退缩。

“怎么！先生，您一点不宽恕，您难道不是基督徒吗?”杜·克鲁瓦谢太太说。

“我宽恕要象天主那样宽恕，是有条件的，夫人。”

“什么条件?”谢内尔说，他认为瞥见了一线希望。

“大选快要举行了，我要你们手里的全部选票。”

“行，全部投您的票，”谢内尔说。

“我要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先生及其家人，”杜·克鲁

瓦谢继续说，“每天晚上亲切地接待我同我的夫人，要友好地接待，起码在表面上要这样。”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办才能使侯爵先生做到这一点，可是你们一定会受到接待的。”

“我要他们给我四十万法郎作为押金，用书面记下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保证履行和解条款，以使我经常手里有一支枪对准你们的胸口。”

“我们同意，”谢内尔说，他还没有承认他已经有了那三十万法郎；“可是这笔钱要寄放在第三人手里，等到大选完毕，债款还您以后，这笔钱就要还给侯爵家。”

“不，等到我的外甥女杜瓦尔小姐结婚以后，才还这笔钱。杜瓦尔小姐也许终有一天会有四百万财产，因为我同我的夫人准备订立契约把她立为我们俩的继承人，您要设法使她嫁给你们年轻的伯爵。”

“办不到！”谢内尔说。

“办不到吗？”杜·克鲁瓦谢完全陶醉在他的胜利中。“那好，再见吧。”

“我真笨，”谢内尔心想，“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为什么在要说句谎话时就退缩了呢？”

杜·克鲁瓦谢走了，他满怀高兴，因为他享受了谢内尔的耻辱，他已经把全省贵族阶级的代表，最高贵的一个家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已经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胸口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而最后他又因为自尊心受到损害，把一切都通通取消了。他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让他的老婆和谢

内尔留在那里。他在陶醉当中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他达到胜利，他坚信那三十万法郎已经胡乱花完了；要找到这笔钱，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必须出售产业或者拿产业去抵押；在他看来，重罪法庭是完全避免不了的。伪造票据罪却往往可以私了，只要骗去的那笔钱归还了就行。这种罪的被害人往往是有钱人，他们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是造成一个做事轻率的人丢脸的原因。可是杜·克鲁瓦谢不想无缘无故就放弃他的权利。他躺到床上的时候，只想着他的希望能够非常完美地实现，或者通过重罪法庭，或者通过那桩婚姻，因此他听见谢内尔对杜·克鲁瓦谢太太哭诉的声音时，心里非常痛快。杜·克鲁瓦谢太太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虔诚教徒，她属于保王党和贵族一派，对于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她的想法同谢内尔一样。因此她的全部感情刚才残酷地受到了伤害。这个好心的保王党人听见过自由派的吼声，按照她的神师的意见，自由派的目的是要摧毁天主教。在她看来，左派就意味着一七九三年的动乱和断头台。

"您的伯父，那位圣者听见我们的谈话①会怎么说呢？"谢内尔叫嚷着说。

杜·克鲁瓦谢夫人的唯一回答，是让大颗的泪珠滚下双颊。

"你们已经使一个可怜的男孩子死亡②，使他的母亲永远

① 这位夫人的伯父是斯蓬德神甫，一八一九年时去世，所以说"听见我们的谈话"。

② 这个男孩子指阿塔纳兹·格朗松，见本卷第430页。

悲伤，"谢内尔接下去说；他已经看出他的话打中了要害，他还要继续打下去，直到使她心碎好来援救维克蒂尼安。"你们还想杀害阿尔芒德小姐吗？她听见家庭受辱的消息，一定活不过一星期。你们想杀害可怜的谢内尔吗？他是您从前的公证人，他在人家提出公诉以前就会在监狱里把年轻的伯爵杀死，而他自己也要自杀，免得去重罪法庭作为杀人犯受审。"

"我的朋友，够了！够了！只要能平息这件事，我什么都肯干，可是我以前不完全了解杜·克鲁瓦谢先生，直到几分钟前才算彻底认识他……对您，我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们毫无办法可想。"

"假定有办法呢？"谢内尔说。

"如果有办法，我愿意献出我半身的血液，"她回答，同时还点了点头来加强语气，脸上显示出她非常希望成功。

谢内尔就象在马朗戈战场上的拿破仑，一直到下午五点钟还在吃败仗，到六点钟时由于德塞不顾死活的反攻和凯勒曼的猛烈冲锋，终于转败为胜，谢内尔这时也在一片废墟中看到了胜利的因素。只有象谢内尔这样的人，当过多年公证人，曾经在老一代索比埃公证人那里当过小帮办，当过老管家，在绝望中受到突然启发，才能象拿破仑那样伟大，而且比拿破仑更伟大，因为这次战役不是马朗戈战役，而是滑铁卢，谢内尔已经看见普鲁士人冲过来，他想战胜他们。

"太太，我为您经管事务已经二十年，您是资产阶级的光荣，正如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是本省贵族阶级的光荣一样，要知道现在援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唯一希望就在您身

上。请回答我的问题：您愿意让令伯父的在天之灵、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和可怜的谢内尔丢脸吗？您想杀害终日以泪洗面的阿尔芒德小姐吗？您愿意赎回您的过失，使您的祖先，德·阿朗松公爵家的管家高兴快乐吗？您愿意安慰我们亲爱的神甫的在天之灵吗？神甫如果能够从棺材里复活，一定会命令您照我现在跪着请求您的话去做。”

“做什么？”杜·克鲁瓦谢夫人喊道。

“您听吧！这儿是三十万法郎，”他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来。“您收下这些钞票，一切就了结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她说，“如果对我的丈夫不会有坏结果……”

“只会有好结果，”谢内尔说，“您用人世间一时的不高兴使他免除了地狱里永恒的受苦。”

“我不会连累他吧？”她一边问一边盯着谢内尔。

谢内尔这时看透了这位可怜妇女的心思。杜·克鲁瓦谢夫人在两种宗教中间犹豫，在教会给妻子的训诫和对王室和祭坛应尽的义务中间徘徊：她发觉应该谴责她的丈夫，但又不敢谴责他，她很想援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可是又不愿做违背她丈夫的利益的事。

“绝不连累，”谢内尔说，“您的老公证人可以凭着《圣经》发誓……”

谢内尔除了他的永生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献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了，他只好拿他的永生来冒险：他撒了一个漫天大谎；可是除了欺骗杜·克鲁瓦谢夫人以外，只有死

亡，没有别的办法。他马上亲自拟了一张收据，口授给杜·克鲁瓦谢夫人写下来，收据内容是收到三十万法郎，日期是在那张要命的票据到期之前五天，那时候杜·克鲁瓦谢恰巧不在家里，他到他妻子的庄园里去监管一些修缮工作去了。

"请您向我发誓，"谢内尔把钱交给杜·克鲁瓦谢夫人，自己也拿到收据以后说，"在预审推事面前您一定要说您是在写好的日期收到这笔钱的。"

"这不是说谎吗？"

"是救人命的谎言，"谢内尔说。

"在没有征得我的神师库蒂里耶先生的同意以前，我不能这样做。"

"好吧，"谢内尔说，"关于这件事，您一切都听从他的忠告吧。"

"我答应您，我一定这样做。"

"在预审推事传唤您出庭作证以后，您才可以把这笔钱交给杜·克鲁瓦谢先生。"

"好吧，"她说。"啊！但愿上帝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在人间的法庭面前坚持一个谎言！"

谢内尔吻了杜·克鲁瓦谢夫人的手以后，挺起身来，威风凛凛，好象拉斐尔在梵蒂冈所绘的某位先知一样。

"令伯父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快活无比，您永远消除了您嫁给一个王室和宗教的敌人的错误。"

这些话使杜·克鲁瓦谢夫人怯弱的心灵大为震动。谢内尔突然想起必须使杜·克鲁瓦谢夫人的神师库蒂里耶站到自

己一边。他知道虔诚的人一旦参加了他们的党派以后，这些人会多么固执地使自己方面的意见获胜，因此他想尽可能快地使宗教参加进这场斗争，而且使它站在自己一边。于是他马上到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去叫醒阿尔芒德小姐，把晚上发生的一切告诉她，叫她向主教公馆奔去，好把主教大人也带到战场上来。

“我的天主！你应该拯救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了！”谢内尔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时大声说。“现在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司法斗争。在我们眼前的这些人都有各自的强烈欲望和利害关系，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弱点得到一切。这个杜·克鲁瓦谢利用了正检察官的缺席，这个检察官是忠于我们的，可是自从议会开会以来，他就一直在巴黎。他们用什么方法把第一副检察官捏到了手心里，使他不征求他上司的意见就接受起诉呢？明天早上一定要参透其中秘密，研究一下决斗的场所，也许我抓到他们阴谋的线索以后，我还要再一次到巴黎去，通过德·摩弗里纽斯夫人的手，把最有权势的人们拉进斗争中来呢！”

这就是可怜的老运动员的推理，他看得很准。由于过分激动和过分疲劳，他上床时已经筋疲力尽，动弹不得。不过，在入睡以前，他对组成法庭的几个官吏一一作了研究，探索了他们的秘密野心，以便看清楚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有什么有利时机，和怎样才能利用这些官吏。谢内尔所作的长长的心理分析，我们这里只能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这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幅外省司法官吏的图画。

在外省，许多人具有在司法界图谋发展的野心，那些被迫在外省开始他们的生涯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开始时都眼望着巴黎，他们全都渴望能在那个广阔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因为大的政治案件都在那里审讯，在那里司法官的命运同悸动着的社会利害息息相关。可是那个司法官的乐园只容许很少的人进去，十分之九的司法人员或迟或早都会永远在外省定居下来。因此，一切外省的初审法院和重罪法院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是那些野心已经受到挫折，只能满足于享受外省人对司法界人士的特别尊敬，或者在安定的生活中变得麻木不仁；另一个是那些年轻人和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们向上爬的野心还没有受到挫折，或者飞黄腾达的欲望还在不断地激励他们，因此他们对自己神圣的职业具有一种狂热的劲头。在那个时期，保王派的主张鼓舞着年轻的司法人员反对波旁王室的敌人。最起码的副检察官也梦想着能提起公诉，衷心希望能有一个政治性案件落到他的手里，突出表现一下自己的干劲，以便引起部里的注意，使检察人员能够晋级。在检察署里，谁不妒忌那个在辖区内发现拿破仑余党谋叛案件的重罪法庭呢？谁不希望发现一件卡隆案件①，一件贝尔东案件②，一件武装叛乱案件呢？这些狂热的野心家，以国家大计和必须在法国推行君主政体为口号，其野心不断受到党派斗争的刺激，全都是精明、乖觉、有远见的；他们大力推行警察政治，到处派遣侦探跟踪居民，把居民推进服从的轨道而不能脱身。

① 卡隆，拿破仑的下属军官，于贝尔福阴谋暴动，被捕枪决。

② 贝尔东，法国将军，于索米尔阴谋暴动，一八二二年被枪决。

司法界受君主政体的狂热所鼓动，改正了过去各地最高法院的错误，同宗教携手前进，不过也许太张扬了点。司法界表现出的不是精明，而是过于热心；它犯的错误不是由于玩弄阴谋权术，而是由于太老实地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这些观点看来是违反国家的总体利益的，司法机关总是尽力使国家不致发生革命。不过，整个说来，司法界还包括太多的资产阶级成分，极容易被自由党的卑鄙欲望所左右，它或迟或早总要变成立宪派，在发生斗争的那一天会倒向资产阶级的那一边……在庞大的司法界里，如同在行政界一样，存在着一种虚伪，或者正确点说，存在着一种因袭精神，使得法兰西经常以宫廷为榜样，因此在无意识中也就骗过了宫廷。

司法界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决定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的命运的法院中也同样存在。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还有一个姓勃龙代的老法官，在法院里代表那些消极、只求保留现状和准备永远蛰居他们所在城市里的那一派。年轻而有野心的那一派包括预审法官卡缪索先生和候补推事米许先生。米许先生是得到五天鹅家族的保举而得到这个职位的，只要机会一到，他立刻会进入巴黎的高等法院。

由于自恃司法官是终身职，又由于贵族阶级没有按照他的地位来欢迎他，杜·隆斯雷院长早已决定站到资产阶级一边，表面上却自称是独立派，然而他不知道他的政见已经使他只能以一个初审法院院长的头衔终其一生。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他自然非常合乎逻辑地把提升的希望寄托在杜·克鲁瓦谢和左派的胜利上。省政府和高级法院都不喜欢他。由于他

不得不同当局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自由党人也怀疑他。因此他在不论哪一个党派里都没有地位。他不得不把议员候选人的位子让给杜·克鲁瓦谢，自己落到毫无势力，充当配角的地步。他那与自己心愿相反的地位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性情乖戾，什么都不满意。他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暧昧不明感到烦恼，暗中下决心要当自由党的领袖，凌驾在杜·克鲁瓦谢之上。他对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案件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他朝这个方向走去的第一步。他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资产阶级以自己渺小的欲望遮蔽了国家的重大利益；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今天赞成政府，明天又反对政府；它牵累到各方面，可是不能援助任何方面；它对自己所做的坏事感到痛心，却又继续做下去；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渺小，嘴里说愿为政府服务，却又不断给政府添麻烦；这个资产阶级既恭顺又傲慢，要求人民服从他们更甚于他们服从王权；对于比他们优越的人感觉不顺眼，总想把那些人降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仿佛伟大的东西可以变成渺小，仿佛政权不必有力量就能存在似的。

这位院长是个高大、干瘪的人，额头后倾，栗色的头发又细又长，两只眼睛颜色不同，脸色和酒糟鼻子一样，嘴唇紧闭，嗓音细弱，夹杂着气喘病的带痰的嘶嘶声。他的老婆是一个高大、严肃、怪模怪样的女人，喜欢穿最可笑的奇装异服，打扮得十分过火。她摆出一副王后的神气，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如果不戴头巾永远不去参加舞会，这种头巾英国妇女最为重视，外省对它也非常喜爱。他们夫妻俩各有四、五千法郎的年

金，加上院长的官俸，总收入约有一万二千法郎左右。尽管他们天性吝啬，还是每周安排一天接待宾客，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杜·隆斯雷先生和夫人忠于本城古老的生活习惯，虽说杜·克鲁瓦谢把最时新的奢华享受介绍到城里来，可是他们的住所从来没有丝毫变化。他们婚后一直住在夫人所有的一座古旧住宅里。这所房子一边面向院子，另一边面向一个小花园，临街是破旧的灰色三角墙，墙上每一层楼都开着一扇窗户。院子和花园都有高墙围绕，花园中沿墙有一条散步的小径，路旁植满栗子树，院子里沿墙是几间小屋子。花园临马路的那一段有一扇破旧而且长满铁锈的铁栅栏门，在院子那边，两扇扶墙中间有一个供马车出入的大门，门顶上有一个巨大的贝状装饰。在房子正面的门上也有一个贝状饰物。这里到处都阴暗、发闷，缺少空气。屋子的中间墙上开有格子小窗，活象监狱的窗户。在小小的花园里开着的花朵，似乎很不高兴关在这么一块小地方，行人透过栅栏门可以看清在花园里发生的一切。楼下有一个面向花园的大前厅，光线由花园透进来，从前厅走进客厅，厅里有一扇窗户面朝马路，还有一扇玻璃门，走下几级石阶可以通到花园。前厅的另一端是饭厅，面积同客厅一样大。这三间房间同全宅阴暗凄凉的气氛十分协调。天花板被一根根粗大的横梁隔开，上过油漆，中间装饰着几只单薄的菱形饰物，还雕刻着玫瑰花，非常刺目。油漆已旧而且已熏黑，色调叫人看了难受。客厅里的红绸大窗帘已经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屋里陈设着漆成白色的家具，墙上挂着博韦地方出产的挂毯，颜色早已变淡。壁炉上放着一座路易十

五时代的座钟，两旁是两只很大的多枝烛台，上面插的黄蜡烛只在院长夫人拿开绿色的套子，露出有水晶吊环的旧烛台时，才点燃起来。三张打牌桌子都铺着破旧的绿台布，再加上一副西洋双六棋，就足够给客人们娱乐了；杜·隆斯雷夫人总是拿苹果酒、薄饼、栗子、甜水和家制的麦糖水等来款待客人。最近，她实行每过半个月就用茶和糕点来请一次客，糕点质量很差，实在可怜。每一季度，杜·隆斯雷夫妻要大宴宾客一次，宣扬得满城皆知，那顿饭有三道菜，装在恶俗的餐具里，可是烹调得非常精美，外省的厨娘都以精于烹调闻名。这顿巨人的晚餐长达六小时。院长想用悭吝人的阔绰来同杜·克鲁瓦谢的时髦豪华竞争。因而院长家的生活和从属于生活的一切，都同他的性格及徒具虚名的地位相一致。他在家里很不高兴，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他不敢花钱去改变目前的状况，私下庆幸他每年能攒下七、八千法郎，使他的儿子法比安将来能有一大笔财产。这位法比安既不想当法官，又不想做律师，更不愿当行政官吏，整天无所事事，使他的父母发愁。在这一点上院长同副院长勃龙代先生发生竞争，勃龙代是一个老法官，他很久以前就使自己的儿子同布朗迪罗家来往密切。布朗迪罗是一个有钱的布商，他有一个独生女儿，院长希望她能嫁给他的儿子法比安。老法官勃龙代则希望自己退休，让儿子代替自己进入法院当候补推事，这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娶布朗迪罗小姐。杜·隆斯雷院长暗中破坏老法官的计划，秘密地给布朗迪罗家做工作。因此，如果不是发生了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的事件，勃龙代父子俩也许早就被

奸刁的院长排挤掉了，因为院长远比他的竞争者富有。

作为老奸巨猾的院长这一阴谋的牺牲品，勃龙代先生是埋没在外省的一个怪物，就象埋藏在古墓里的古老勋章一样。他那时大概有六十七岁，外表显得比较年轻，高个子，体格有点象从前的修道士。他得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天花还使他的鼻子变了样，扭歪成螺旋形；可是他的外貌并不缺少特色：红光满面，两只小眼十分灵活，而且习惯性地带点嘲讽神气，他的嘴唇发紫，有时作个嘲笑的抽搐，这些都给他的面孔增加了生气。大革命前他是律师，大革命中担任了公诉人；不过他是这一类可怕的官吏中最温和的一个，人家都管他叫老好人。勃龙代使一切革命行动缓和下来，因为他什么都表示同意，只是什么都不执行。他被迫关了几个贵族，却使他们的案件尽量拖延，一直拖延到热月九日①，他做得那么巧妙，使他赢得了大众的尊敬。老好人勃龙代本应担任法院院长，可是法院改组的时候，他却被拿破仑排除了，拿破仑是不让共和党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任何微小的职务的。大革命中担任公诉人的经历，记载在勃龙代姓名的项下，拿破仑见了便问康巴塞雷斯②，在这地区有没有一个议员家庭出身的人可以代替他。杜·隆斯雷的父亲曾经当过议会的参事，所以杜·隆斯

---

① 共和历热月即第十一月，自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八日。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罗伯斯比尔被国民公会推翻，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大革命的“恐怖时代”宣告结束。

② 康巴塞雷斯(1753—1824)，法国法学家，热月九日以后担任国民公会主席，一七九九年任司法部长，拿破仑称帝后任大法官，参与起草《拿破仑法典》。

雷就被任命了。尽管皇帝不喜欢勃龙代，大法官康巴塞雷斯为了司法界的利益，还是让勃龙代担任法官，并且说这位老律师是法兰西最有学问的法学家之一。勃龙代富有天才，他对旧法律有丰富的学识，后来又熟悉新法律，本来可以有远大的前程.可是他同某些伟大的天才一样，非常看不起自己的法律知识，只是专心致志研究与他职业无关的一门学问，把他自己的抱负、时间和能力，全都牺牲进去了。原来这个老好人热爱园艺学，他同最著名的园艺爱好者都有通讯联系，他有创造新品种的雄心，他对植物学的新发现非常感兴趣，总之他生活在繁花的世界中。象所有爱种花的人一样，他对一种花有偏爱，他最爱的是天竺葵。法院呀，案件呀，他的现实生活呀，同老头子所过的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内心生活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他越来越爱他的纯洁无瑕的花朵。他费在花园里的心血，园艺匠的温和的劳动习惯，把老好人勃龙代拴在温室里了。如果没有这个嗜好，可能他在拿破仑称帝的时代就已经被任命为众议员，在立法机构里出足风头了。他的婚姻是使他不能出名的又一原因。到了四十岁，他竟然轻率地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婚后第一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瑟夫。三年以后，那时勃龙代太太是全城最标致的妇人，她使本省省长爱上了她，这段爱情直到她去世才告结束。她同省长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取名爱弥尔，这件事全城皆知，老勃龙代自己也知道。勃龙代太太本来可以刺激她丈夫的野心，本来可以使她的丈夫宠爱她而不宠爱那些花朵，可是她却鼓励她的丈夫爱好植物学，她再也不想离开本城，就象省长只要他的情妇活

着一天，就不愿意更换省份一样。法官年纪老迈，不能够同一个年轻的妇女展开斗争，只好在他的温室里寻求安慰，雇了一个标致的女佣人来帮助他照料那些时刻变幻无穷的美丽鲜花。法官种花，育苗，洒水，压条，接枝，移植，以及为他的花朵搞颜色杂交的时候，勃龙代太太则在挥霍他的财产，用来购置衣衫和赶时髦，以便在省里的各个客厅大出风头。唯一能使她在爱情之外有所关切的，便是爱弥尔的教育问题，其实这也属于她的爱情的一部分，全城的人到后来也赞赏起她对爱弥尔的关切了。爱弥尔这孩子是偷情所生，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而长子约瑟夫则长得又笨又丑。由于盲目的父爱，老法官喜欢约瑟夫，正如他的老婆疼爱爱弥尔一样。十二年间，老勃龙代完全忍受自己的命运，闭起眼睛对他妻子的私情不闻不问，采取一种高贵、尊严的态度，就象十八世纪的大贵族一样；可是他也象所有具有安静嗜好的人一样，对他的次子怀着极深的仇恨。一八一八年，他的妻子死了，他立即将这个外来人驱逐出去，打发他到巴黎去读法科，每年只给他一千二百法郎，无论他的儿子怎样哀告，绝不增加一个子儿。如果没有生父的帮助，爱弥尔·勃龙代也许早就活不成了。法官的房子是全城最美的建筑物之一。这所房子差不多坐落在省府公署的对面，房子前面有一个十分干净的小院子，面临大街，被一道铁栅栏门同马路隔开，铁门装在两根砖砌的半露柱之间。另外两道齐腰矮的砖墙，上面装着铁栅栏，分别把两根半露柱同左右邻屋连接起来。这院子宽二十公尺，长四十公尺，中间一条砖砌的走道从铁栅栏门直通房屋的大门，将院子隔开成为两

个花坛。主人对这两个花坛不时着意更新，一年四季都能够给人们欣赏鲜艳的花朵。从花坛脚下向两旁伸展出去的攀援植物，给邻近两所房子仿佛披上了两件壮观的绿大衣。门口两根砖柱有忍冬环绕，顶上放着两只陶制花盆，盆里的仙人掌已经适应环境，伸展着它们肥大多刺的茎叶，象是植物的病态生长，使无知的路人见了大为惊奇。房子是砖盖的，正面简单朴素，旁边窗户顶上也有砖砌的拱形结构作装饰，翠绿色的百叶窗使房子增添了一点欢快的气氛。通过玻璃门可以一直看到屋子里面的另一扇玻璃门，两扇门之间是一条很长的走廊，从玻璃门望过去，走廊尽头是一座花圃的主要通道，花圃面积约有两亩。客厅和饭厅的窗户同走廊的玻璃门一样，遥遥相对，通过这些窗户往往可以看到花圃里面的花丛。从马路上看过来，砖墙的颜色同鲜花和矮树的新鲜颜色已经相当协调，因为两个世纪以来，砖墙已经长满了苔藓，变成灰绿色了。凡是经过这座城市的旅客，都不能不爱上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四周这样优雅，鲜花盛开，苔藓一直遮没到屋顶，屋顶上还有两只陶制的鸽子作装饰。

除了这所一百年来丝毫没有改变的老宅子以外，法官还有大约四千法郎的地租收入。他的相当合情合理的报复，就是把这所房子、地产和他的职位，全都传给他的儿子约瑟夫，全城都知道他的意图。他立了一个对长子有利的遗嘱，在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剥夺另一个儿子的权益，把遗产全数留给长子。此外，这位老好人十五年来又积蓄了一笔钱，准备交给他的傻瓜儿子，以便向爱弥尔赎买依法必须留给次子

的财产。爱弥尔·勃龙代被逐出祖屋以后，在巴黎却挣得了一个可观的地位，不过主要是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得益不多。爱弥尔天性懒惰，自由放任，完全无忧无虑，这种性格使他的生父大为失望；他的生父由于复辟时代经常发生的内阁变更而丢了官，几乎等于破产而死，死前还忧虑着这孩子的前途，其实这孩子却极有才干。爱弥尔·勃龙代靠一位德·特雷维尔小姐的友谊支持，这位小姐嫁给德·蒙柯奈伯爵，爱弥尔在她婚前已认识她。特雷维尔家族从国外逃亡返回国内的时候，爱弥尔的母亲还活着。勃龙代太太同这个家族有点远亲关系，这点关系足够容她把爱弥尔介绍同他们认识。可怜的母亲预感到她儿子的前途，知道他即将成为孤儿，想到这里，她对死倍觉凄凉，因此她千方百计为他找寻保护人。她终于促成爱弥尔同特雷维尔家大小姐的密切关系，大小姐很喜欢他，可是不能嫁给他。他们俩的关系就象保尔和维吉妮的关系①。勃龙代太太尽量想办法延长他们之间的友情，向她的儿子指出特雷维尔家是他的一个靠山，然而这种类似小孩子过家家的爱情，终究要象童年的初恋那样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逝去。勃龙代太太病重垂危时，听说德·特雷维尔小姐要同蒙柯奈将军结婚，立刻赶去向德·特雷维尔小姐郑重地要求，叫她永远不要抛弃爱弥尔，要运

---

① 保尔和维吉妮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小说《保尔和维吉妮》中的男女主人公，自幼两小无猜，产生纯洁的爱情；女方后来沉船溺水而死，男方亦殉情而亡。

用她的声望在巴黎上流社会保护他，因为将军的万贯家财一定可以使她在巴黎出人头地。幸运得很，爱弥尔靠自己的力量立定了脚跟。他在二十岁时便成为文学界的一位大师。他的生父在开头几年供给他金钱，任他挥霍，把他抛入上层社会，他在交际方面也同样得到成功。或许是由于爱弥尔少年得志，风度翩翩，使得他同德·蒙柯奈伯爵夫人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她的母亲是赛布洛夫公主），本有可能抛弃她童年时代的朋友，那个贫穷的，以自己的全部才智在巴黎和文学界为战胜各种困难而奋斗的勃龙代；可是爱弥尔紧张的冒险生活开始以后，他们之间的友情并没有受到损害。这时候，勃龙代被公认为是新闻界的一颗明星，这就是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在巴黎吃第一顿饭遇见他的时候。他在政界有很大势力，他的势力超过他的名声。老好人勃龙代法官完全不知道立宪政府赋予新闻界以多大权力，谁也不愿意在他面前谈论他不愿意听人提起的儿子，因此老法官对这个被憎恨的儿子和他的势力一无所知。

老法官清廉的程度同他爱花的程度一样，他只知道有法学和植物学。他接见当事人，听他们申诉，同他们谈话，带他们去参观他的花儿；他接受他们送给他的贵重种子，可是一坐到公堂上他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公正的法官。他的工作方法已为众所周知，因此来找他的当事人只把能帮助他处理案件的文件交给他，谁也不敢欺骗他。他的学识，他的智慧，他对自己真正才干的不重视，使他成为杜·隆斯雷不能缺少的左右手，因此，即使没有儿子的婚姻问题，院长也会用尽方法来阻

挠老法官退休，不让他的儿子顶替，因为如果有学问的老法官离开了法院，院长就连一份判决书也写不出来。老好人勃龙代不知道，他的儿子爱弥尔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实现他的夙愿。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完全配得上普卢塔克的英雄们。他晚上研究案情，清晨照料花儿，白天审判。那个标致的女佣人已经上了年纪，脸上的皱纹象复活节的苹果一样。她负责照料家务，按照最严格的吝啬习惯来维持家庭开支。她的名字叫卡多，这位卡多小姐身上总带着食品柜和果品贮藏室的钥匙；她从来不知疲倦：她自己亲自到菜市场，打扫房间和烧饭，早上从来不忘记望弥撒。要对这个家庭的内部生活有一个概念，只要说出一件事就够了：法官父子俩从来只吃腐烂的水果，因为卡多小姐养成了习惯，在餐后果点时只拿出那些快要腐烂的水果；他们从来没有尝过新鲜面包的滋味，他们都遵从教会的规定按时斋戒和断食。园丁的食物象兵士那样配给，还经常受这位皇太后的监视，皇太后自己则备受尊敬，她同主人们一起吃饭。因此在吃饭时她总从饭厅到厨房奔来奔去。关于约瑟夫·勃龙代同布朗迪罗小姐的亲事，女方的父母已经提出条件：要这个可怜的没有主顾的律师被任命为候补推事才能结婚。法官为了使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职务，拼了老命把法学知识一课课地敲进他儿子的脑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能够依样画葫芦的法官。儿子勃龙代每天晚上都在他的未婚妻家里度过，法比安·杜·隆斯雷从巴黎回来以后，也被允许进入这家的客厅，可是老勃龙代同他的儿子对这件事丝毫不感到害怕。法官的家庭生活完全遵照节约原则，严

格到象热拉尔·道①所绘的《兑金币的人》一样，分毫不差，连一粒盐也不能多，任何利益都不忘记，然而遇到温室和园艺方面的开销，则变成了例外。"老爷爱花园爱疯了，"这是卡多小姐常说的一句话；她倒不认为法官对约瑟夫盲目的爱是发疯，她自己对这孩子也有偏爱：她纵容约瑟夫，替他补袜子，宁愿将花在园艺上的钱花到他的身上。这所花园，只有一个园丁，可是管理得非常出色，有许多铺着河边细沙的通道，不停地用耙梳整，小径两旁有或高或低的花坛，种满了奇花异草。这里有各种颜色和香味，有成千上万晒在太阳底下的小花盆，墙壁上有蜥蜴，还有成群结队的铁锹、铁锄，总之，一大堆有用而无害的东西，连同那些优美的心血结晶品，证明法官这个可爱的嗜好十分正当。在温室的末端，法官建造了一个广阔的半圆形梯台，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五千到六千盆天竺葵，这个花会非常壮观，也很出名，全城的人连邻近各省的人在开花时节都到这儿来参观。玛丽-路易丝皇后路过本城的时候，也曾光临温室参观，她对这奇景印象很深，以致她回去告诉了拿破仑皇帝，皇帝给老法官颁发了一枚勋章。这位有学问的园艺老人除了布朗迪罗家以外，从来不到其他交际场所去，所以根本不知道院长暗中进行的破坏。那些知道杜·隆斯雷的用心的人，却又过分害怕院长，不敢把真情告诉毫无害人之心的勃龙代父子。

至于年轻的米许，他有强大的靠山，五天鹅家族介绍他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他把大部分心思花在讨上流妇女的欢心上，

① 热拉尔·道（1613—1675），荷兰画家。

而很少过问一个外省法院的极其简单的事务。他有大约一万二千法郎的年收入，因此有女儿的母亲都奉承他，他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他在法院办案只是应付差事，就象在中学做功课一样，无论讨论什么他总是同意别人的意见，“是的，亲爱的院长，”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可是，他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隐藏着高超的才能，他在巴黎读过书，到外省以前，作为副检察官早已崭露锋芒。他习惯于大刀阔斧地处理一切事务，因此院长和老勃龙代要考虑许久的案件，他能迅速作出决断，他往往帮助他们把难以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遇到微妙的形势，院长和副院长总是征求这位候补推事的意见，把最棘手的问题向他提出，而他们总是很高兴地发觉米许很快就能提出解决办法，办法之妙连老勃龙代也无话可说。候补推事又年轻又有钱，又受到脾气最乖张的贵族阶级的保护，他完全不受外省勾心斗角和小家子器量的影响。他是郊游野餐所不能缺少的常客，他同年轻姑娘嬉戏，奉承她们的母亲，在舞会跳舞，赌起钱来象个银行家一样。总之，他扮演一个时髦的司法人员非常称职，同时丝毫不损害到他的尊严，他象所有的聪明人一样，懂得在必要时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用坦率的态度采纳了外省的风习而不加以批判，这一点很得大众的欢心。因此每一个人都千方百计使他在外省这段充军似的生活过得愉快。

检察官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可惜沉湎于高层政治斗争，院长有点怕他。他当时如果在场，维克蒂尼安的案子就不会发生了。他的精明，他的处事经验，足可以预见到要发生的一切。他当时正在巴黎下议院开会，他是代表司法部的最出

色的演说家之一。院长和杜·克鲁瓦谢利用他外出期间策划阴谋，他们狡猾地估计，一旦法院受理了案件，而且案件已经宣扬出去，要想挽回就太迟了。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法院，遇到控告王国一个贵族家庭的长子犯了伪造票据罪，检察署绝对不会不经过长时间的审查，更不会不征求检察长的意见就悍然起诉。遇到这种案件，司法界人员总会协同当权者千方百计设法为当事人调解，以免提起诉讼，以免将一个行为不慎的年轻人送到苦工船上去。也许对一个有地位的自由党家庭成员也会采取同样措施，只要这个家庭不是太公开的敌视王室和教会就行。因此杜·克鲁瓦谢的私诉和年轻伯爵的被捕，本来是没有这么容易实现的，原来院长和杜·克鲁瓦谢采取了下述办法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索瓦热先生是一个年轻的保王党律师，他全靠向大臣拍马奉承，才得到了第一副检察官的位置，在检察官离职期间，他在检察署里称王称霸。只要他肯接受杜·克鲁瓦谢的私诉，就能向年轻的伯爵提起公诉。索瓦热是一个既没有才干也没有财产的人，完全靠他的职位维持生活。因此，一个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的人，当权者是可以指望他的。院长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情况。杜·克鲁瓦谢拿到那张所谓伪造票据的当天晚上，杜·隆斯雷院长夫人在她丈夫的教唆下，去同索瓦热先生作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她向副检察官指出：站着的司法人员①同坐着的司法人员比较，职位太不稳定了，

① 检察官经常站着提起公诉，所以检察署人员是“站着的司法人员”；法官坐着审判，所以称为“坐着的司法人员”。

只要大臣看你有点不顺眼，或者你犯了一点小错误，一个人的前途就会断送掉。

“您要是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当局有错误的时候您就向当局提出，那您就整个毁了。”她对他说，“您现在可以利用您的职位来结一门好亲事，以后处境再怎么困难都不用发愁，您捞到一大笔财产就可以调到坐着的司法人员中间，安居乐业一辈子。这次机会很好。杜·克鲁瓦谢先生永远不会有孩子，全城人都知道为什么；他的财产同他老婆的财产都要遗留给他的外甥女杜瓦尔小姐。杜瓦尔先生是铁器制造业主，他的钱袋已经装得满满的，而杜瓦尔先生的父亲还活着，也有些财产。父子两人的财产加起来就有两百万，加上杜·克鲁瓦谢的帮助，又可以使财产加上一倍，因为杜·克鲁瓦谢同巴黎银行界和工业界的巨头都有联系。杜瓦尔先生和太太考虑到有两笔财产落到女儿手上，一定会把女儿嫁给舅父杜·克鲁瓦谢所介绍的男子，因为杜·克鲁瓦谢太太没有继承人，杜·克鲁瓦谢一定会用契约规定把他老婆的遗产也留给杜瓦尔小姐。您知道杜·克鲁瓦谢憎恨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请您帮杜·克鲁瓦谢一个忙，站在他一边，受理一张控告状，控告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伪造证券，这张诉状马上就会交到你手里，请您立刻诉追，不必征求检察官的意见。然后，祈祷天主让大臣革您的职，因为您违反当局的意愿充当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司法人员，如果他们这样做，您这笔财就发定了！您会得到一个可爱的妻子和三万法郎年金的嫁妆，还不算再等十年八年您还有希望得到四百万法郎的遗产。”

只花了两个晚上，第一副检察官就被争取过来了。院长和索瓦热先生把这件事对勃龙代老法官、候补推事和第二副检察官都保守秘密。院长肯定勃龙代在事实面前一定会公正无私，因此不算卡缪索，他也得到多数。可是预审推事如果出其不意背叛他们，那就一切都落了空。院长想在检察官没有得到消息以前就取得一个控诉成立的决定。卡缪索或者第二副检察官难道不会通知检察官吗？

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预审推事卡缪索的私生活，也许就能解释谢内尔为什么认为这个年轻的司法官肯定会站到德·埃斯格里尼翁一边，而且谢内尔为什么这样大胆，敢在大街上收买他。

卡缪索是布尔东奈街一个著名丝绸商的第一个妻子的儿子，他父亲想在他身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为司法人员。卡缪索娶了老婆，同时也取得了内廷办公室一个护门官的保护，这种保护是暗中进行的，可是很实惠，已经使他得到任命为民庭初审推事，后来又调任刑庭预审推事。他的父亲只给了他六千法郎年金作为他结婚成家之用，这笔钱是他母亲的遗产，他父亲从中已经扣除了丈夫应得的部分；他的老婆蒂里翁小姐给他带来的嫁妆不超过两万法郎，因此小两口的生活表面上过得去，实际上很穷困。外省法官的薪俸不会超过一千五百法郎。不过作为刑庭预审推事，他还有大约一千法郎的津贴，供他行使职权时作特殊开支之用。这个职位虽然十分劳累，倒有不少人羡慕，可惜不是终身职，是可以罢免的；因此卡缪索太太刚才就责骂她的丈夫不该向法院

院长暴露思想。

结婚三年以后，玛丽-塞西尔-阿美莉·蒂里翁感谢天主保佑，使她顺顺当当地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可是她也祈求天主不要再保佑她了，再多生几个孩子，她的家就会由拮据而变为贫穷。卡缪索还得等待多年才能得到他父亲的遗产；何况这个商人父亲虽说富有，却结过两次婚，一共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最多分到八千到一万法郎年金。等到一般媒人称为“指望”的事实现的时候，推事不是自己也有孩子要成家立业了吗？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一个有主见有决心的妇女所处的地位；卡缪索太太正是这样一个妇女。她不得不管起她丈夫的司法事务，因为她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她的丈夫只要在他的生涯中走错一步，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阿美莉·蒂里翁是国王路易十八一个旧仆的独女，这个旧仆曾经追随国王到过意大利、库尔朗德、英国；国王把这位旧仆在宫廷里唯一能够担任的职务赏了给他，这就是当内廷办公室的值勤护门官，因此阿美莉在家里也受到宫廷的影响。那些大贵族、各部大臣和其他大人物进宫，都由蒂里翁的父亲向国王禀报、引进，他看着他们进进出出。他经常在阿美莉面前描绘这些人物。这个少妇仿佛就在杜伊勒里宫门前长大，很自然地受到宫里推行的那套格言的熏陶，而且接受了绝对服从掌权当局的信条。所以她聪明地判断，如果她丈夫站到德·埃斯格里尼翁一边，他就可以得到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欢心，这样她的父亲必要时在国王面前就有两个有权势的家族给他撑腰了。只要机会一来，卡缪索就可以在巴黎辖区

以内担任法官，然后再调到巴黎去。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希望的升官计划一旦实现，就可以带来六千法郎的薪俸，可以甜滋滋地住在父亲的家里，或者在卡缪索的家里，享受着两家父亲财产带来的好处。如果“眼睛看不见，心里想不到”这句谚语适用于大多数女人的话，则尤其适用于家庭的感情和大臣或国王的宠爱方面。在任何时候，凡是亲自伺候国王的人，总是容易得宠的。因为凡是天天看见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奴仆，也容易叫人产生感情。

卡缪索太太认为自己在这座城里只不过是过客而已，因而只在天鹅街租了一所小房子。这座城来往的人不多，所以没有带家具出租的房子。这对夫妻也不够富有，不能象米许先生那样住在旅馆里。这位巴黎女人只好接受当地制造的家具。收入的微薄迫使她只能租这所十分丑陋的房屋，但在某些局部上这所房子还有点古雅。房子紧贴邻屋，因而一边临街，一边作为正门面临院子，临街那边每层楼只有一扇窗。院子左右两边的墙上饰有蔷薇花和泻鼠李，房子对面，院子的尽里头有一个敞棚，棚顶支在两个砖砌的拱形结构上。通过一个小小的便门可以进入这所阴暗的房子，由于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核桃树，屋子显得更加阴暗。便门前面有几级石阶，装有两排精工制作的铁栏干，可惜生满了锈。走上台阶进入底层，朝街那一面有一间饭厅，另一面是厨房。分隔这两个房间的走廊末端有一道木楼梯，通上二楼，二楼也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推事的办公室，另一间是卧房。三楼是顶楼，也有两个房间，一间给厨娘住，另一间是贴身女仆带着孩子们住着。这所

房子里的任何一间房都没有天花板，裸露的横梁涂上石灰，横梁与横梁之间涂上墙泥。二楼的两间房和楼下的饭厅，都有雕刻成螺旋形装饰的壁板，使上一世纪的细木工匠费了不少心血。这些壁板都漆成暗灰色，看起来使人心情更觉抑郁。法官的办公室是地道的外省律师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和一张桃花心木靠背椅，法科学生的书架子，从巴黎带来的几件破烂家具。太太的房间比较富于本地风味：有蓝色和白色的装饰物，有一块地毯，有些奇形怪状的家具，看起来好象很时髦，其实是巴黎人看不上眼的东西。至于底层的饭厅，那就完全是典型的外省厅堂：光秃秃、冷冰冰的毫无摆设，墙上糊的是潮湿和褪了色的糊壁纸。

就是在这等简陋的房间里，卡缪索太太大部分时间都孤孤单单地打发日子；从房间里望出去，除了那棵核桃树没有别的风景，最多只能看到墙上黑色的树叶和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而她却是一个相当活泼和轻佻的女人，习惯于巴黎的热闹和享乐；她有时也接待些讨厌而愚蠢的客人，他们唧唧喳喳，废话连篇，使她宁愿自己一个人清清静静过日子，因为在这些闲聊中，只要她无意中流露出一句聪明的话，就会惹来无止无休的评论，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她花了不少时间照顾孩子，这与其说是一种兴趣，不如说是在她那差不多完全孤寂的生活中，需要有点事让她操心。她的脑筋只能运用在对付周围的阴谋，外省人的诡计，以及他们关在狭小圈子里的野心上。因此她很快就猜出了德·埃斯格里尼翁案件的秘密，而她的丈夫却没有想到。她坐在卧房的窗前，手里拿着未做完的刺

绣，眼睛并没有望着那个堆满木柴的敞棚，也没有看见她的女仆正在里面洗衣服，她在凝望着巴黎。巴黎，那里到处充满快乐，充满生命，她多么向往那些节日，多么哀痛自己被关在外省这冷冰冰的监狱里。她伤心自己处在一个平静的地方，这里既没有叛国阴谋，也没有大的案件发生，她眼看自己还要在这株核桃树下居住很长一段时间。

卡缪索太太是个矮小、肥胖、脸色红润的女人，金色头发，前额突出，嘴巴缩进去，下巴向上翘，这些特点在年轻时还可以，可是很早就使她显得容貌衰老。她有一双晶亮而聪明的眼睛，可惜太明显地流露出她天真的向上爬的欲望，流露出她对自己目前地位低下的怨恨；这双眼睛象两盏灯，照亮了她平庸的面孔，衬托出的脸上有某种强烈的感情，后来，成功却使这种表情消失。那时候她在打扮上花了无数心血，自己创造了一些装饰品，自己刺绣，她还同她从巴黎带来的女仆研究服装式样，因此她在外省维持住了巴黎女人的声誉。她的嘴非常刻薄，人人怕她，不喜欢她。大凡无所事事的妇女都有一种聪明灵巧、善于侦察别人的本领，这样才能消磨她们的日子，卡缪索太太也不例外，她就是凭着这种本领终于发觉了院长的秘密思想。她劝卡缪索向院长宣战已经颇有些日子了。年轻伯爵的案件正是一个好机会。那天晚上去杜·克鲁瓦谢家作客以前，她就已经毫无困难地向她丈夫指出，在这桩案件里，第一副检察官的所作所为是违反他上司意愿的。卡缪索应该扮演的角色，难道不是通过袒护比杜·克鲁瓦谢一党更有权势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而将这件刑事案件当作

一块踏脚石吗？

"索瓦热永远也娶不了杜瓦尔小姐，尽管人家给了他这个希望，他最后要上瓦诺布勒河边的那些阴谋家的当，而且会丢掉他的官。卡缪索，这案件对德·埃斯格里尼翁家非常不利，是院长为了杜·克鲁瓦谢的利益而策划出来的，可是这只会对你有利，"回到家里时她对他说。

这个狡猾的巴黎女人同时也猜出了院长在向布朗迪罗秘密做工作，而且也猜出了他破坏老勃龙代的计划的动机，可是她看不出通知勃龙代父子、说明他们处境危险对她有什么好处；因此她心安理得地欣赏着这一幕已经开场的喜剧，她发觉谢内尔的接替者偷偷地为法比安·杜·隆斯雷向布朗迪罗家求婚，但是她不知道这个秘密对她说来有多么重要。如果院长威胁要撤她丈夫的职，卡缪索太太就可以反过来威胁院长：她要告诉那位园艺家，他想移植到他家里来的那朵花，人家已经在盘算着要抢走了。

谢内尔同卡缪索太太一样，也没有参透杜·克鲁瓦谢和院长用什么方法收买了第一副检察官，他只把环绕在法院国徽周围的人物以及这种种利害关系逐一加以研究，他认为可以依靠的是检察官、卡缪索和米许先生。只要有两个法官站在德·埃斯格里尼翁一边，就能使案件搁浅。最后，公证人对老勃龙代的愿望了解得十分清楚，他明白，如果老法官竟然不能做到大公无私，一定是为了他终生要做的一件大事、使他的儿子被任命为候补推事。因此谢内尔入睡时充满了希望，他准备到勃龙代先生那里去，向他揭穿杜·隆斯雷院长的恶毒

行为，建议帮助他实现他多年来的梦想。争取到老法官以后，他就要去跟预审推事谈判，希望能够证明维克蒂尼安无罪 纵使不能做到这一点，最低限度也要证明这是青年人一时的行为不慎，把案情缩小到只是年轻人的轻率行为。

可是谢内尔既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也睡不长久，因为天还没亮，他的女管家就进来叫醒他，叫他去会见这个故事里最迷人的人物，世界上最可爱的年轻女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她化装成男子，单独一个人坐了一辆四轮马车来找他。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救他，或者同他一道死去，"她对公证人说，老头儿还以为是在作梦。"我手里有十万法郎，是王上从他的金库里拿出来给我的，用来收买维克蒂尼安的敌人，如果他的敌人可以收买的话，维克蒂尼安就可以无罪释放。如果我们失败，我有毒药可以使他逃避一切诉追。可是我们不会失败的。我已经把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检察官，他跟在我后边就来；他不能同我一起来是因为他要到掌玺大臣那里去请示。"

谢内尔用同样的情景回报公爵夫人：他穿起睡衣，跪下来吻公爵夫人的脚，同时请求公爵夫人原谅他快活到忘乎所以。

"我们得救了，"他大声叫喊，同时命令布里吉特为公爵夫人准备一切，因为她在邮车上经过一夜劳顿十分需要照料。

他鼓起美丽的狄安娜的勇气，向她指出必须天不亮就到预审推事家里去，以便没有人能够发觉这一斡旋行动，甚至不

要让人猜到德·摩弗里纽斯夫人已经到这儿来了。

“我不是有一张合法的护照吗?”她一边说一边指着那张护照，在护照上她是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子爵，内阁审议员兼国王的私人秘书。“我扮男人不是扮得很出色吗?”她又说，同时把她的提图斯式① 假发向上挽了挽，手里挥舞着马鞭。

“啊! 公爵夫人，您真是天使!”谢内尔眼睛饱含着泪水大声说。(她永远是一位天使，甚至她扮做男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扣好您的大衣钮子，把您的斗篷一直遮到您的鼻子上，挽着我的臂膀，在没有人能见到我们之前，我们赶快跑到卡缪索家里去。”

“我要会见一个名叫卡缪索的男人吗?”她问。

“这个人的鼻子倒的确和他的姓一致。②”谢内尔回答。

年老的公证人虽然心如槁木死灰，但是仍然认为必须顺从公爵夫人的一切脾气，她笑他也笑，她哭他也哭。不过他也为女人的轻浮而叹息，这个女人在完成一件大事时，竟然还能找到开玩笑的资料。为了援救年轻的伯爵，他什么事情不愿干呢? 谢内尔穿衣服的时候，德·摩弗里纽斯夫人细细品尝布里吉特给她烧的牛奶咖啡，她不得不承认外省的厨娘比巴

---

① 提图斯式假发是极短的男式头发，于一七九三年由法国著名悲剧演员塔尔玛(1763—1826)在舞台上创始，当时塔尔玛在伏尔泰的剧本《布鲁图斯》中扮演布鲁图斯的儿子。

② 卡缪索(Camusot)出自形容词Camuo，意思是：鼻子短而扁平。

黎的大厨师更高明，巴黎的大厨师是看不起这一类小吃的，而这类小吃对于讲究吃喝的食客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由于主人讲究吃喝，布里吉特随时能够拿出一顿精美的早餐给公爵夫人享受。谢内尔同他高雅的同伴向卡缪索先生和夫人的家里走去。

“啊！还有一位卡缪索太太？”公爵夫人说，“那事情就好办了。”

“更妙的是，”谢内尔回答她说，“这位太太在我们这些外省人中间感到烦闷，她是从巴黎来的。”

“那么我们对她便不要保守什么秘密了。”

“到底什么要保守秘密，什么不要保守秘密，都由您作主吧，”谢内尔谦逊地说，“我相信她能接待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一定会觉得受宠若惊的。为了避免麻烦，您一定得呆在她家里直到天黑，除非您觉得不方便。”

“卡缪索太太，她长得标致吗？”公爵夫人带着轻浮子弟的神气问。

“她在她家里有点象个王后，”公证人回答。

“那她大概干预法院的事务了，”公爵夫人说，“亲爱的谢内尔先生，只有在法国，才能够看见一个女人如此彻底地嫁给她的丈夫，甚至嫁给丈夫的职务、买卖和工作。在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女人们认为让她们的丈夫单独在事业里挣扎才显得光彩；她们对丈夫的工作不闻不问，其坚决的程度正同法国小市民妇女坚决要过问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务一样。所谓夫妻共同财产，法律上不是这样称呼的吗？法国妇女在夫妻生

活上，有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妒忌心，她们什么都要知道。因此，在法国生活中只要你遇到任何微小的麻烦事，你总会感觉得出有一双女人的手在劝告、引导、指示她的丈夫。说真的，大多数男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英国，一个已婚男子如果由于欠债被关在监狱里二十四小时，回到家里他的老婆还会因为他一宿未归，醋性大发而跟他大闹一场。”

“我们已经到了，没有遇见任何人，”谢内尔说，“公爵夫人，您尽管在这里行使您的权威，因为卡缪索太太的父亲是王上办公室的护门官，姓蒂里翁。”

“可是王上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人！王上是什么也不会想到的，”她喊道，“蒂里翁曾经把我、德·卡迪央亲王和德·旺德奈斯先生引见王上！我们在这屋子里就是主人。我去同太太谈话，您去同丈夫安排一切。”

那个兼管洗衣服、替孩子们洗脸和穿衣的女仆，把两位客人带进一间没有生火的小客厅。

“拿这张名片去交给你的女主人，”公爵夫人凑到女仆的耳边说，“只能让她一个人看，如果你做得小心谨慎，姑娘，我会重赏你。”

女仆听见这副女人嗓音，看见的又是这么一位秀美的青年男子，不由得象触电似的惊呆了。

“去叫醒卡缪索先生，”谢内尔对她说，“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他。”

女仆上楼去了。几分钟以后，卡缪索夫人穿着睡衣冲下楼梯，把穿着衬衫的丈夫推进他的办公室，把衣服全抛给他，

命令他在办公室里穿好衣服等待，然后把那位标致的陌生人领进她的房间。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自然是那张名片产生的效果，那张名片上印着："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国王办公室护门官的女儿明白了一切。

"哎哟！谢内尔先生，这不象是这屋子里来了个晴天霹雳吗？"女仆低声说，"老爷在办公室里穿衣服，您可以上楼去看他。"

"这一切都不要对别人说，"公证人回答。

谢内尔现在明白有一位大贵族夫人在支持他，这位贵族夫人又得到国王口头同意采取措施来援救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他就神气起来了，他带着这样的神气去见卡缪索，比他孤立无援时带着谦恭的神气去见卡缪索，效果更好些。

"先生，"他对卡缪索说，"我昨天晚上对您说的话也许会使您吃惊，可是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家依靠您来明智地审讯这个案件，审讯的结果必须使这个人家不沾上一点污点。"

"先生，"法官回答，"我不准备挑剔您说话中损害到我和诋毁司法的地方，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您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地位可以使人原谅您。可是……"

"先生，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谢内尔说，"我刚才对您说的话是您的上级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聪明人应该猜得出来，而您是聪明人。就假定那个年轻人做事太轻率吧，难道您相信德·埃斯格里尼翁的姓氏在重罪法庭上出现，国王、宫廷、司法部会感到高兴吗？有悠久历史的家族衰败下来，这对王国、

对国家有利吗？平等，今天是反对党喊得震天响的口号，难道不需要存在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贵族阶级来给平等作保证吗？好吧，我告诉您，这里面不仅没有丝毫的轻率行为，而且我们是被陷害的无辜的人。”

“我倒很想知道怎么会是这样的？”法官说。

“先生，”谢内尔继续说，“两年以来，杜·克鲁瓦谢先生经常承担兑付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向他开出的巨额款项票据。我们可以拿出票面超过三十万法郎的票据，经常是由他承兑，由我归还垫款……您听清楚了吗？……归还时期有时在票据兑付期前，有时在后。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先生可以拿出一张收款凭证，日期是在所谓的伪造票据之前，这样您还看不出来这个控诉完全是出自仇恨和党派之争吗？这个控告难道不是最卑鄙的诽谤，是国王和教会最危险的敌人用来陷害一个阀阅门第的继承人的吗？在这个案件里没有伪造的票据，正如在我的事务所没有伪造的票据一样。您可以传讯杜·克鲁瓦谢夫人，她还不知道有伪造票据的控告这件事，她会告诉您我已经把款项交付给她，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她把款项收下来准备转交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没有向她要过这笔钱。您要审问杜·克鲁瓦谢吗？他准会告诉您他不知道我已经把钱交给杜·克鲁瓦谢太太了。”

“先生，”刑庭预审推事回答，“您这套说法只能在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家的客厅里说说，或者在任何没有办事经验的人家里说说，那些人会相信你；可是一个预审推事，除非他是个傻瓜，绝对不会相信象杜·克鲁瓦谢太太那样对丈夫百

依百顺的妇人，会在书桌里收藏着三十万法郎而不告诉她的丈夫，也不相信象您这样的老公证人等到杜·克鲁瓦谢先生回来以后，会不把事情经过告诉他。"

"那时候老公证人正在巴黎，先生，去阻止那个青年挥霍金钱。"

"我还没有审讯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法官又说，"他的回答可以使我明确我的责任是什么。"

"他关在密牢里吗?"公证人问。

"是的，"法官回答。

"先生，"谢内尔看出了当前危险就喊了起来，"预审判决可能对我们有利，也可能对我们不利；您可以在两条道路当中选择：或者根据杜·克鲁瓦谢太太的证言，确定款项在票据兑付以前已经交付给她；或者您去审问一个可怜的年轻人，他有犯罪嫌疑，头脑混乱，可能什么也想不起来而牵累了自己。您也可以研究一下哪一点更为可信：是一个对生意经一无所知的妇人遗忘了呢，还是德·埃斯格里尼翁伪造了一张票据?"

"这些都不是关键，"法官又说，"关键在于要知道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先生是否曾将杜·克鲁瓦谢寄给他的一封信的下半截改制成一张票据。"

"哼！他可以这样做，"突然快步走进来的卡缪索太太大声说，她身后跟着那个标致的陌生人。"谢内尔先生早已把钱付清了嘛……"她凑到丈夫的身边说，"一有空缺你就可以当巴黎的候补推事，在这件案子里你直接帮王上的忙，我有确实把握，人家不会忘记你，"她在丈夫的耳边低声说，"你看

见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你千万不要说你见过她，尽你的一切能力帮年轻伯爵的忙，大胆些。”

“两位先生，”法官说，“就算初审判决对年轻伯爵有利，宣判他无罪，但是我能够左右法院的判决吗？谢内尔先生同你，我的亲爱的，你们是知道院长先生的意图的。”

“啧！啧！啧！”卡缪索太太说，“今天早上你就亲自去见米许先生，告诉他年轻伯爵已经被捕，这样你们就二比二了，我敢担保。米许，他，是巴黎来的！你也知道他对贵族的忠诚。良种狗是生下来就会狩猎的。”

这时候，卡多小姐在门口大声叫嚷，说她带来一封紧急的信。法官走了出去，回来以后，他念信：

“法院副院长恳请卡缪索先生自今日起及以后数日出庭审判，使法院于院长先生离职期间仍能继续履行职务。至为感激。”

“德·埃斯格里尼翁案件不再进行刑庭预审了，”卡缪索太太叫起来，“我不是对你说过，他们要整你吗？院长到检察长和高等法院院长跟前说了你的坏话了。在你还没对这个案件进行预审以前，人家就撤换了你，这还不明白吗？”

“您不会被撤换的，先生，”公爵夫人说，“我希望检察官能够及时赶回来。”

“等到检察官赶回来，”卡缪索太太兴奋地说，“他会发现一切都完结了。是的，亲爱的，一点不错，”她望着她的吓呆了的丈夫说。“啊！你这老滑头院长，你跟我们耍花招，我也要叫你知道老娘的厉害！你亲手烹调一盆菜叫我们吃下去，老娘我，塞西尔-阿美莉·蒂里翁，要加倍奉还。可怜的老实人

勃龙代！院长出去活动，好设法撤我们的职，这对勃龙代说来是个好机会，他那个大白痴儿子可以娶布朗迪罗小姐了。我要把事情向勃龙代老爹全部兜底。你，卡缪索，你到米许先生家里去，公爵夫人和我去找老勃龙代。你等着瞧吧，全城都会传说我今天早上同我的情郎在外边溜达的。”

卡缪索太太挽着公爵夫人的臂膀，带着她穿过城里比较偏僻的街道，一路上没有遇见什么不愿意遇见的人，就到了老法官勃龙代的门口。卡缪索这时候正在悄悄地带领谢内尔去监狱里会见年轻的伯爵。在外省早起的厨娘、仆役和别的人都看见卡缪索太太和公爵夫人绕道行走，他们都认为这个青年男子是从巴黎来的情郎。果然不出塞西尔-阿美莉所料，到了晚上她的越轨行为便在城里流传，还添油加醋地传出不少坏话。卡缪索太太同她的所谓情郎在温室里找到了老勃龙代，法官向同僚的老婆和她的伴侣问好，却用不安和探索的眼光盯着那个漂亮的青年男子。

“我很荣幸地向您介绍，他是我丈夫的堂弟，”她指着公爵夫人对勃龙代先生说，“他是巴黎最杰出的园艺家之一，刚从布列塔尼回来，只能同我们一块儿过一天。他听说过您的花和树，我斗胆带他大清早就来了。”

“啊！这位先生是园艺家，”老法官说。

公爵夫人鞠躬，但是没有开口。

“这就是我的咖啡树和茶树，”法官说。

卡缪索太太说：“院长先生为什么走了呢？我敢打赌他离开此地同卡缪索先生有关。”

“一点不错。先生，这是一株最特殊的仙人掌，”他边说边指着一盆植物，这植物有点象发霉的棕榈，“它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先生，您当一个园艺家还太年轻。”

“不要再谈您的花儿了，亲爱的勃龙代先生，”卡缪索太太说，“现在的事情关系到您，关系到您的希望和您儿子同布朗迪罗小姐的婚事。您上了院长的当了。”

“是吗？”法官带着不相信的神气说。

“是的，”她继续说，“如果您多培植一下外边的事务，少培植一下您的花儿，您就会知道您花了心血去种植、灌溉、锄土、除草所培植出来的嫁妆和别的希望之花，就要给最阴险狡猾的手摘去了。”

“太太！……”

“啊！城里没有人敢同院长扯破脸皮来告诉你。我，我不是本城的人，而且谢谢这位年轻人帮忙，我不久就要回到巴黎去了；我来告诉您吧，谢内尔的受盘人已经正式为小杜·隆斯雷向克莱尔·布朗迪罗求婚了，她的父母给她十五万法郎陪嫁。至于法比安，他已经答应充当律师，以后争取被任命为法官。”

老法官正拿着一盆花要给公爵夫人看，听到这里，那盆花不禁失手跌落到地上。

“啊！我的仙人掌！啊！我的儿子！布朗迪罗小姐！……唉，仙人掌的花碰碎了！”

“不，一切还可以挽回，”卡缪索太太笑着对他说，“如果您愿意看见您儿子在一个月内当上法官，我们就来告诉您应该

怎样做……"

"先生，请走这边，您可以看看我的天竺葵，它们开花的时候真是奇妙的景象。"他又转过身来对卡缪索太太说，"为什么您要当着堂兄弟的面谈这些事？"

"因为一切全靠他的力量，"卡缪索太太回答，"关于这位年轻人，如果您对别人提起一个字，您儿子就永远失去了当法官的希望。"

"是吗？"

"这位年轻人是一朵花。"

"啊！"

"她是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由王上派来援救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昨天由于杜·克鲁瓦谢的控告以伪造票据嫌疑罪被捕。公爵夫人得到掌玺大臣的口头保证，他将批准她对我们许诺的一切……"

"我的仙人掌得救了！"法官端详着他那株珍贵的植物说，"请吧，我听你们说。"

"只要您同卡缪索和米许商量好，尽快把这桩案件压下来，您的儿子就能被任命为法官。他的任命状可以及时到达，使您能够揭穿杜·隆斯雷在布朗迪罗处玩弄的阴谋。令郎不仅可以任候补推事，他在一年以内还可以接替卡缪索先生的位置。检察官今天就回来，索瓦热先生由于在这桩案件中措置不当，非辞职不可。我的丈夫可以在法院给您看许多文件，这些文件能证明伯爵的清白，证明所谓伪造票据完全是杜·克鲁瓦谢所设的陷阱。"

老法官走进摆着六千天竺葵的环形阶梯，在那里向公爵夫人致了敬礼。

“先生，”他说，“如果您的要求是合法的，这可以办得到。”

“先生，”公爵夫人回答，“明天您就把您的辞职书交给谢内尔先生，我答应您一星期之内把令郎的任命状给您送来，但是在检察官先生向您证实我的话以前，请您不忙交上您的辞职书。因为你们司法人员之间更容易互相了解。您只要告诉他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答应过您，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来过这儿，”她说。

老法官吻了她的手，毫不惋惜地着手采摘几朵最美的花儿献给她。

“您怎么想的！应该把花送给这位太太，”公爵夫人对他说，“一个青年男子手挽着一位标致的太太时，手里不应该拿着花。”

“到法院去以前，”卡缪索太太对他说，“先到谢内尔的受盘人那里去，问问他代表杜·隆斯雷先生和夫人，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院长的两面派作风使老法官目瞪口呆，他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倚在铁栅栏门上，眼看着两位夫人绕着道走了。他眼看十年来他为心爱的儿子辛苦经营的大厦一下子坍倒了。这可能吗？他怀疑其中有诈，就奔到谢内尔的受盘人那里去。九点半钟，未开庭以前，副院长勃龙代，预审推事卡缪索和米许非常准时地在会议室里碰了头，老法官看见卡缪索和米许一同走进来，就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好呀！副院长先生，”米许说，“索瓦热先生不经过检察官同意就发出逮捕状逮捕一位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为的是满足一个名叫杜·克鲁瓦谢的人的欲望，这个人是王国政府的敌人。这真是胡来。院长却在这关键时刻离开法院，这样就使预审工作停顿下来！而我们对这案件还一无所知！是不是人家想逼我们照他们的安排办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谈起这个案件，”老法官非常气愤，因为他已经弄清了院长到布朗迪罗家奔走的目的。

谢内尔的受盘人是杜·隆斯雷一派的人，刚才老法官耍了一个狡计，把他骗了，他就一五一十地把真情说了出来。

“幸亏我们告诉了你，亲爱的副院长，”卡缪索对勃龙代说，“否则你就永远没有希望使你的儿子坐上法官席和娶布朗迪罗小姐了。”

“可是问题不在我的儿子，也不在他的婚姻，”法官说，“问题在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他到底有罪还是无罪？”

“据说，”米许先生说，“钱已经由谢内尔交还给杜·克鲁瓦谢夫人，人家是把手续不符当成了犯罪。根据控告状，这个年轻人似乎把有杜·克鲁瓦谢签名的下半截信纸，做成了一张要凯勒银行付款的票据。”

“轻率的行为！”卡缪索说。

“可是既然杜·克鲁瓦谢已经收到那笔垫付的款子，”勃龙代说，“那他为什么还要控告呢？”

“他还不知道那笔钱已经交给他的老婆，或者他假装不知道，”卡缪索说。

“这就是外省人报仇的方法，”米许说。

“我看倒象是伪造票据罪，”老勃龙代说，在他身上任何情感的激动都不能破坏他的司法良心所产生的明察秋毫。

“你这样想吗？”卡缪索说，“首先，假定年轻的伯爵没有权利向杜·克鲁瓦谢开出票据，那就没有伪造签名的事。就是由于谢内尔通知他已经交付了这笔款子，所以他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

“那么，伪造罪怎么能成立呢？”老法官说。“从民事上来说，伪造罪的本质在使别人蒙受损失。”

“啊！那就清楚了，即使杜·克鲁瓦谢的说法是事实，那也无非是把他的签名改作别用，用来支取一笔款子，而这笔款子是杜·克鲁瓦谢禁止他的银行家支付的，如此而已，”卡缪索说。

“先生们，”勃龙代说，“依我看来，这是一件小事，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收了我的钱，我也许要等你开一张票据给我，可是我，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我急着等钱用，我就……呸！你的控告完全出自私情，出自报仇的愿望！伪造罪要能成立，立法者规定必须有窃取一笔款项的企图，必须有意将自己无权占有的利益据为己有。而在我们的这件案子中，无论根据罗马法的规定也好，按照现行判例的精神也好，都不构成伪造罪；我们在这里指的始终是民事的范围，因为这里控告的不是伪造公文书罪。在民事范围，伪造罪必须有窃取款项的企图，在这案子里这个企图在哪里呢？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院长离开我们，使得应该结束的预审不能进行！我从

今天起才算认识清楚了院长先生，我要还清我对他错误认识所欠下的债；从今以后他要自己起草判决书了。卡缪索先生，你应该尽快结束这个案件。”

“对了，”米许说，“我的意见是：立即释放年轻伯爵，而不必要求交保释放。一切全看对杜·克鲁瓦谢和他老婆审问的结果。卡缪索先生，你可以在开庭时传讯他们，在四点钟以前录取他们的口供，今晚就拟出报告书，我们明天开庭前就可以作出决定。”

“在律师们辩论的当儿，我们可以商量进行的步骤，”勃龙代对卡缪索说。

于是三个法官穿上法衣，开庭去了。

中午，主教大人同阿尔芒德小姐到达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谢内尔和库蒂里耶先生早已在那里等待他们。杜·克鲁瓦谢太太的神师库蒂里耶神甫同主教大人经过短时间的商量以后，库蒂里耶马上启程到杜·克鲁瓦谢太太家里去。

上午十一点钟，杜·克鲁瓦谢收到一张传票，传唤他在下午一时到二时之间到刑庭预审推事的办公室去。他去了，心里当然充满了应有的怀疑。院长没能预见到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到来，也没有预见到检察官的突然返回，更不知道这三位法官会临时开会商量，他忘记了和杜·克鲁瓦谢商定应付预审开庭的行动计划。他们两人都不相信事情会这样急转直下。杜·克鲁瓦谢赶紧准时出庭，他想打听一下卡缪索先生的意向。因此他不得不回答问题。法官卡缪索向他简单地提出下述六个问题：——“被控为伪造的票据，上面的签名

是否真的?——在这张票据以前,他同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是否有过银钱往来?——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先生是否曾经事先通知或不通知向他开过票据?——他是不是曾经写信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授权他随时可以向他要求垫款?——谢内尔是不是曾经好几次把垫款归还给他?——在某段时期他是不是离家外出?"

杜·克鲁瓦谢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不管他怎样用语言解释,法官总要银行家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等到一问一答制成笔录以后,法官用晴天霹雳似的一个问句来结束这场审问:——"杜·克鲁瓦谢知道不知道,根据谢内尔的声明和这位谢内尔给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的通知书,所谓伪造票据的金额已由谢内尔在签发票据五天以前交到他家?"

最后一个问题使杜·克鲁瓦谢大为惊骇。他要求解释这样的讯问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他变成了罪犯,而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成了原告?他强调指出,如果那笔钱早已交到他家里,他就不会提出控告了。

"司法部门会弄清楚的,"法官说,同时把他最后的一句话记录下来便叫他走了。

"可是,先生,这笔钱……"

"这笔钱在你家里,"法官说。

谢内尔也被传讯,出庭把事情经过述说一遍。他的话自有杜·克鲁瓦谢太太的口供加以证实。法官早已审问过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他在谢内尔的授意之下,递上第一封信,

在信内杜·克鲁瓦谢叫他尽管对他开出票据，不必事先垫付款项，否则就是对他的侮辱。然后他又交出一封谢内尔写给他的信，信内通知他已经将三十万法郎送至杜·克鲁瓦谢家中。有了这些证据，年轻伯爵的无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杜·克鲁瓦谢从法院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愤怒得发白，嘴唇哆嗦，由于抑制住的气愤而泛着白沫。他发觉他的老婆坐在客厅壁炉的一个角落里，替他织一双拖鞋；她抬头看见他的样子便禁不住哆嗦起来，可是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夫人，"杜·克鲁瓦谢结结巴巴地叫嚷，"您在法官面前作了什么证言？您叫我丢脸，败诉，您出卖了我！"

"我救了您，先生，"她回答。"如果您终有一天能够荣幸地把您的外甥女嫁给年轻的伯爵，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家联姻，这就是我今天这样做的功劳。"

"奇迹！巴兰的母驴竟然开口说话了①，"他大声嚷道。"再出什么事我也不觉得奇怪了。那么卡缪索先生说已经交到我家的三十万法郎呢？"

"在这儿，"她边说边从她的长靠椅的靠垫下面拿出一扎钞票来。"我说谢内尔先生交给了我，我这样说并没有犯大罪。"

"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吗？"

"当时您不在场。"

---

① 《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载：摩押王巴勒派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巴兰骑的驴子中途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显形，三次避让，害主人受苦，因之三次挨打，便开口说话喊冤。

"您敢凭您的永生来发誓吗?"

"我敢,"她用平静的声音说。

"为什么一个字也不告诉我?"他问。

"这一点上我错了,"他的老婆回答;"可是我的错误会反过来对您有利。您的外甥女终有一天会成为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夫人,而您,如果您在这件可悲的事件里行为得体的话,您也可能当上议员。您做得太过分了,还是回头吧。"

杜·克鲁瓦谢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内心翻腾不已,他老婆的内心也同样翻腾,等待着他走来走去的结果。最后,杜·克鲁瓦谢拉响了铃。

"今晚我不接待任何人,把大门关上,"他对他的男仆说。"对所有的来客都说我同太太到乡下去了。我们吃过晚饭立刻动身,晚饭提早半个钟头开。"

当天晚上,所有客厅,小商人,穷人,乞丐,贵族,商界,总之,全城的人都在谈论这件重大新闻: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因伪造票据嫌疑被捕,将要送上重罪法庭,被判罪,在皮肤上烙印。大多数珍惜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荣誉的人都否认这件事。天黑以后,谢内尔到卡缪索太太家把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带到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阿尔芒德小姐在那里等她。可怜的姑娘把标致的摩弗里纽斯夫人带到自己的房间,她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客人。主教大人住了维克蒂尼安的房间。高贵的阿尔芒德一个人面对公爵夫人的时候,她用极其凄凉的眼光望着她。

"夫人,这孩子为您而牺牲,您应当帮这可怜孩子的忙,"

她说，"在这里人人都为这孩子而牺牲。"

公爵夫人早已用女人的眼光环视了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的房间，看到了这位高贵姑娘的生活景象：你看见这毫无装饰，又冷又没有任何奢华物品的房间，一定会说这简直象一间修女的居室。公爵夫人把这个女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都看见了，感动之情逐渐上升，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产生了何等鲜明的对比，禁不住两行眼泪流下双颊，这就代替了她的回答。

在阿尔芒德小姐身上基督徒的德性战胜了维克蒂尼安的姑姑的感情，她忙说："啊！我错了，请原谅我吧，公爵夫人！您不知道我们多穷，我的侄儿是不可能对您承认这一点的。不过，一看见您，我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犯罪也不足为奇！"

阿尔芒德小姐，又瘦又干瘪，脸色苍白，可是十分漂亮，惟有德国画家才能画出这种身段苗条而表情严肃的姑娘，她的眼睛也湿润了。

"您放心吧，亲爱的天使，"公爵夫人终于开口了，"他得救了。"

"得救了，可是名誉呢，前途呢？谢内尔告诉我说：王上已经知道事实真相了。"

"我们想办法来补救，"公爵夫人说。

阿尔芒德小姐下楼走进客厅，她发现古物陈列室的人已经全部到齐。常来的客人都已来到，既为了欢迎主教，也为了陪伴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谢内尔站在前厅，对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叮嘱他们绝对不要谈论那件大事，以便侯爵永远不

知道这件事。这个忠义的法兰克人很可能因此而杀死他的儿子，或者杀死杜·克鲁瓦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必须有一个该判死罪的人。巧得很，侯爵由于儿子从巴黎回来而感到高兴，谈论维克蒂尼安比平时更谈得起劲。王上不久就要安置维克蒂尼安，王上终于为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操心了。每个人心里怀着悲痛，极力赞扬维克蒂尼安的好品行。阿尔芒德小姐着手为她侄子的突然出现作好准备，她告诉哥哥维克蒂尼安一定回来看他们，他这时候可能已在路上了。

“呸！”侯爵站在壁炉前面说，“如果他在那儿干得好，他就应该留在那儿，而不应想到老父看见他会怎样快乐。为王上服务最要紧。”

大多数人听见这句话都打了一个寒噤。这件案子有可能把一个姓德·埃斯格里尼翁的人的肩膀交到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呢！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德·卡泰朗老侯爵夫人禁不住转过头去，一滴眼泪滴落在她的胭脂上。

第二天中午，天气好极了，全城的人三五成群分散在横越全城的大街上，唧唧哝哝，都在谈论那件大事。年轻的伯爵到底关没关在监狱里呢？这时候，人们所熟悉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的二轮轻便马车从省政府那边沿着圣布莱兹街驶下来。这辆马车由伯爵驾驶着，旁边还坐着一个英俊的陌生年轻人，他们俩都十分快活，笑着，谈着，钮扣上都别着孟加拉玫瑰花。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十点钟，一个不起诉处分的判决，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使年轻的伯爵

获得了自由。杜·克鲁瓦谢却挨了一个晴天霹雳，判决书上载明一条，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有权以诽谤罪诉追杜·克鲁瓦谢。老谢内尔象是偶然似的，从市中心大街走过，逢人便讲，杜·克鲁瓦谢怎样设置了最可耻的陷阱来破坏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声誉，他的诬告罪之所以没有被追究，那是由于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具有高贵的情操，给予宽容罢了。这个不寻常日子的晚上，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睡觉以后，年轻的伯爵、阿尔芒德小姐、骑士、和那个即将动身回巴黎的标致的小侍臣，一起聚集在客厅里。这位迷人的侍臣的性别，对骑士是无法隐瞒的。全城除了三个法官和卡缪索夫人，只有骑士一人知道公爵夫人到过这里。

“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得救了，”谢内尔说，“可是经过这次打击，它要再过一百年才能复兴。现在要做的事是偿还债务，而伯爵先生，您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同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结婚。”

“而且不管她是什么家庭都得娶她，”公爵夫人说。

“又是一个门户不相当的婚姻！”阿尔芒德小姐喊道。

公爵夫人笑了。

“结婚总比死了好，”她说，同时从她的背心口袋里拿出一瓶毒药来，那是杜伊勒里宫的药剂师给她的。

阿尔芒德小姐作了一个惊骇的动作，老谢内尔不等公爵夫人同意就拿起标致的摩弗里纽斯夫人的手来亲吻。

“你们这儿的人都疯了吗？”公爵夫人接下去说。“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而你们想停留在十五世纪吗？亲爱的孩子们，

贵族阶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贵族阶级的一点残余。拿破仑的民法已经消灭了贵族的称号，正如大炮摧毁了封建社会一样。只要他们有钱，他们就比贵族更贵族。维克蒂尼安，你爱娶谁就娶谁，你给你的妻子加上一个贵族封号，这就是法兰西贵族所保留下来的最切实的权利。德·塔莱朗先生不是娶了格朗特夫人而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吗？请你们记住，路易十四还娶了斯卡龙的寡妇呢！”

“可他娶她并不是为了她的钱，”阿尔芒德小姐说。

“如果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娶了杜·克鲁瓦谢的外甥女，您会接待她吗？”谢内尔说。

“也许会，”公爵夫人回答，“可是王上毫无疑问会很高兴地接见她。”她看见所有的脸上都表现出不胜惊异，就接下去说，“那么你们不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吗？维克蒂尼安到过巴黎，他知道那里的情况。我们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还比现在有势力。维克蒂尼安，您娶杜瓦尔小姐吧，您爱娶谁就娶谁，她将来就是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夫人，就同我是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一样。”

“一切都完了，连名气也完了，”骑士摆了摆手说。

“永别了，维克蒂尼安，”公爵夫人说，吻了吻他的额头，“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您最好还是居住在您的领地上，巴黎的空气对您毫不适宜。”

“狄安娜！”年轻的伯爵绝望地呼喊。

“先生，您过分忘记您的身分了，”公爵夫人冷冷地说，她已经脱离了她的男人身分和情妇身分，又变成了天使，不仅是

天使，而且是公爵夫人，不仅是公爵夫人，而且是莫里哀笔下的赛莉梅娜①了。

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很有身分地向这四个人行了一个礼，使得骑士流下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伺候女性的最后两滴钦佩的眼泪。

“她真象戈里扎公主！”骑士低声地叹息着说。

狄安娜走了。马车夫鞭子一响，向维克蒂尼安宣布他的初恋的美好浪漫史已经结束。在危险时刻，狄安娜还把年轻的伯爵视作她的情人；一旦他得救，公爵夫人就看不起象他那样懦怯的男子了。

半年以后，卡缪索被任命为巴黎的候补推事，后来又被任命为刑庭预审推事。米许当上了检察官。好好先生勃龙代成为高等法院的顾问，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然后回来居住在他美丽的小房子里。约瑟夫·勃龙代接替了他父亲在法院的职务，他终其一生也就只保住了这个位置，没有任何提升的机会；他娶了布朗迪罗小姐，这位小姐今天在这所堆满了花的砖砌房子里烦闷得就象一条鲤鱼在大理石的池子里一样。最后，米许、卡缪索得到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老勃龙代荣获荣誉勋位四级勋章。至于那位第一副检察官索瓦热先生，却被派到科西嘉岛上去，这使杜·克鲁瓦谢大为高兴，因为他实在不想把他的外甥女嫁给他。

杜·克鲁瓦谢在杜·隆斯雷院长的唆使下，向高等法院对不起诉处分提出抗诉，他败诉了。在全省，自由党人都说小

① 见本卷第556页注①。

德·埃斯格里尼翁伪造过票据。保王党人这一边却拼命讲述报复心怎样使无耻的杜·克鲁瓦谢布置阴险的陷阱。杜·克鲁瓦谢同维克蒂尼安进行了一场决斗。凡是动武总有偶然性，这次命运帮助了以前的供应商，他使年轻的伯爵受了危险的重伤，因而他能坚持他的说法。两党之间的斗争由于此事而加剧，自由党人一有机会就把这件事重新抖落一番。杜·克鲁瓦谢每次竞选议员总是失败，尤其经过那次决斗以后，他更看不出有任何希望把他的外甥女嫁给年轻的伯爵。

高等法院确认初审法院的判决以后一个月，谢内尔死了，他的死，是由于在这场可怕的斗争中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力量，但他是在胜利中死去的，宛如一只忠实的猎狗，紧紧盯着一只野猪，被野猪的牙齿刺进肚子里死了。他总算尽可能幸福地死去，撇下了濒于破产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年轻伯爵几乎一贫如洗，镇日闷闷不乐，毫无家道中兴的希望。想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加上体力上的衰竭，毫无疑问就使可怜的老头子谢内尔送了命。可是在种种破落、颓败的景象中，在千愁万绪的苦闷中，谢内尔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老侯爵应妹妹的请求，回报他的全部友情。这位大人物走进羊圈街那间小房子，坐在他的老仆的床头，他对这位老仆人为他所作的牺牲一无所知。谢内尔欠起半身，背诵了西面的感恩歌①，侯爵

① 《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载：耶路撒冷老人西面得圣灵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孩子进来，于是称颂道："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看到自己最宝贵的希望实现以后，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答应让他把自己埋葬在古堡的小圣堂里，棺材横放，那墓穴的最低处，便是这位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的准末代子孙得以安息的地方。

崇高伟大的忠仆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就这样死去了。“忠仆”这个字眼往往被人从贬义使用，我们在这里恢复它的原有意义，表明仆人对主人的封建忠诚关系。这种忠诚的感情除了在外省偏僻处所和国王的几个老仆身上以外，已经不再能找到了；然而它给激发这种感情的贵族和怀有这种感情的平民都带来了光荣。这种高贵而壮丽的忠诚今天已不可能存在。贵族家庭再也没有奴仆，就象法兰西再也没有国王一样，世袭的贵族院议员没有了，分给阀阅世家固定不变的领地也没有了，这些领地原来是要使国家的一些光辉灿烂的姓氏能够世代相传的。谢内尔不仅是私生活中一个不为人知的伟大人物，而且也象征着一件伟大的事物。他的连续不断的自我牺牲不是给了他一种难以形容的尊严和崇高的性质吗？不是超过了只要作一时的努力就可成就的英勇善行吗？谢内尔的道德基本上是属于中间阶级的，这个阶级处在贫苦的百姓和伟大的贵族之间，能够把资产者朴素的市民道德同贵族的崇高思想结合起来，借助于基础扎实的教育，使二者放出光彩。

宫廷对维克蒂尼安颇有看法，他再也找不到有钱的姑娘，也找不到一份差使。国王总是拒绝把德·埃斯格里尼翁家里人册封为贵族院议员，而受到册封是唯一能使维克蒂尼安脱离贫困的恩典。只要他的父亲还活着，年轻的伯爵就休想同

一个有钱的资产阶级女继承人结婚，他只好凄凄凉凉地住在祖传的宅子里，回想着他在巴黎度过的那两年光辉的生活和同一位贵族夫人的恋情。他又悲伤又忧郁，在绝望的父亲和忧闷的姑姑中间过着刻板闲静的生活，他的父亲见他如此，还以为他害的是因爱情而起的忧郁症。谢内尔已经不在人间。侯爵死于一八三〇年。在死前他还能同古物陈列室所有能走动的贵族赶到诺南库尔去向途经那里的查理十世致敬①，并且加入了追随倒台国王的稀稀拉拉的行列。这个勇敢的行动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而在当时的造反狂潮中，却是十分崇高的举动！

“高卢人胜利了！”这就是侯爵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杜·克鲁瓦谢完全胜利了，因为新继承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在他父亲死后一个星期就答应娶杜瓦尔小姐为妻，她有三百万法郎的陪嫁，杜·克鲁瓦谢和他老婆用契约保证把他们的财产遗留给杜瓦尔小姐。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杜·克鲁瓦谢说，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是法兰西所有贵族家庭中最体面的家族。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终有一天可以拥有三十万法郎年金的收入。每年冬天，你都可以看到侯爵在巴黎过着单身汉的快乐生活，从前大贵族的风度在他身上只剩下对他妻子漠不关心这一条了，他连想也不去想她。

“至于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爱弥尔·勃龙代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是由他提供的；“纵使她再也没

① 查理十世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被逐出巴黎。

有我儿童时代窥见的天仙似的容貌，她到了六十七岁高龄，肯定仍然是古物陈列室里最伤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在古物陈列室里仍然高踞着王后的宝座。我上次回乡寻找结婚用的证明文件时见过她一面。我父亲听说我要结婚，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来，等我告诉他我已经当了省长时，他才笑着开口说：

"'你生来就该当省长！'

"我在城里兜了个圈儿，遇见了阿尔芒德小姐，我觉得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大！我仿佛在迦太基的废墟上看见了马利乌斯①。她不是在她的宗教、她的信仰被摧毁以后仍然活下来了吗？她现在相信的只有上帝了。她惯常是沉默的、哀愁的，从她旧有的美貌上只剩下一双还闪耀着超凡光芒的眼睛。我看见她手里捧着经书去望弥撒，我禁不住想道：她在祈求上帝早日使她离开这个世界。"

一八三七年七月于雅尔迪。

郑永慧 译

---

① 马利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罗马名将，逃难至非洲迦太基城旧址时，利比亚的裁判官派人命令他离开该地。他对使者说："回复裁判官，说你看见了逃亡的马利乌斯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后人引用这句话来表现大富大贵后随之而来的极大不幸；也有垮台后的大人物仍然使人敬畏之意。

题　解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

一八三三年末，贝歇夫人即将出版巴尔扎克的《外省生活场景》第二卷。由于篇幅不够，巴尔扎克于十一月某日用了"一夜时间"（见致韩斯卡夫人函）赶写了《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刊印在该书的三〇五至三八九页。

小小的一篇作品，竟反映了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新观念的巨大威力，大企业的出现、广告的诞生、商品经济的发展、巴黎人到外省去开辟新的市场以及外省对这种"进步"的抵制，葡萄农从前的对手是游手好闲的贵族和波旁王朝政府，现在的对手是银行家和投机商。戈迪萨尔形象滑稽可笑，却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化身：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人间喜剧》中刻画得最生动的人物之一，象莫里哀的阿尔巴贡、答尔丢夫一样已成为法兰西文学人物画廊中著名的一员。此人后来又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邦斯舅舅》、《烟花女荣辱记》等作品中出现，并成为大富翁、银行总裁，当了部长。

外省的诗神

《外省的诗神》最初以《迪娜·皮耶德斐》为题，于一八四三年三月至四月在《信使报》上连载。同年五月，与《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合为一组，总称《巴黎人在外省》，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六卷"外省生活场景"，本篇篇名改为《外省的诗神》，比起原标题，这一标题显然更为生动和贴切。

这是巴尔扎克自觉体力衰竭，精神状态和创造力处于危机状态时，为清偿债务而挣扎着写出的一部小说，令人惊异的是，居然还不失为一部杰作。作者以嘲讽然而满怀同情的态度，刻画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外省女才子，这位出类拔萃的女子，尽管才智高人一头，却无处施展；尽管感情炽烈而细腻，却得不到呼应。她遇上的丈夫是个冷漠无情的理财家，她的情人是个用情不专的无行文人，她的优点长处在她所处的环境中只显得荒唐可笑。外省的"诗神"始终是一个与现实不协调的孤独的灵魂。

老姑娘

巴尔扎克于一八三四年开始酝酿《老姑娘》的主人公科尔蒙小姐的形象，并在《豌豆花》、《年轻人》等小说草稿中加以描绘。一八三六年九月，作者应吉拉尔丹之约着手写作《老姑娘》，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在《新闻报》上分三章连载，一八三七年收入威尔代版《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七卷，一八三九年收入夏庞蒂埃版《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七卷，属"外省生活场景"，与《古物陈

列室》构成一个系列，合称《竞争》。

小说围绕老姑娘科尔蒙小姐的婚事，着重刻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竞争对手：一个是破落贵族德·瓦卢瓦骑士，另一个是前商人杜·布斯基耶。瓦卢瓦骑士拥有社交场上的一切优势：他优雅、机智、举止得体、和蔼可亲，不乏聪明，但无所事事；杜·布斯基耶自私冷酷、举止粗俗、谈吐无情趣可言，却能推动全省的工业化，给外省带来繁荣。他不动声色地击败了贵族，贵族则毫无还手之力。作者仿佛在为贵族唱挽歌，却又无情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寿终正寝，人们没有一丝同情"。

古物陈列室

本篇第一部分最初以《古物陈列室》为题，于一八三六年三月六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后一部分以《外省的竞争》为题，于一八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八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三九年三月十三日，苏弗兰书屋印行本篇第一版，重新调整了章节，篇名定为《古物陈列室》，增加了作者序言；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七卷，列为"外省生活场景"，与《老姑娘》合称《竞争》，本版取消了原来划分的章节与标题，人名也作了某些改动。

本篇同样以贵族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为主题，但在人物性格的深入开掘和艺术手法的丰富性方面，较之《老姑娘》更胜一筹。作家无疑使用了种种褒词来颂扬埃斯格里尼翁等"伟大家族"，而当这些过时的显贵们思考和行动时，作者的讥刺和嘲笑却是无比辛辣的；相反，他以贬斥口吻描绘的暴发户

杜·克鲁瓦谢，则以雄辩的语言，义正词严地批判了那个迂腐无能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至于那位完整地体现了封建道德的忠仆谢内尔，在为主子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和毕生的精力之后，总算怀着满足的心情躺进了他所依附的那个家族的墓穴。

艾 珉　袁树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八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６４１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６１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１０８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